艾陵文鈔十六卷詩鈔二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

涇陽雷伯龢著

艾陵文鈔

莘樂草堂藏板

艾陵文鈔序

艾陵文鈔十六卷涇陽雷伯籲先生遺集也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垂四十年既沒其子毅鈔其文之可行世者請序於寧都易堂魏禧々癸卯歲獲交先生及築夫王先生嘗讀先生文詳而有法質樸敦厚一依於禮義自少年為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

志往々好論天下事所論事文工拙之故頗顓曾南豐既自放廢益肆力於古說經術考禮制傳記碑版所述其工者雖南豐得意之文何以過焉今天下古文大興其卓然能名一家者不少人獨先生為之於舉世不為之日先生倡之築夫和之數十年天下言古文者江淮之間必以雷王為

歸嗚呼豈虛也哉天下國家之壞不患於無文患於士無真氣而其文日趨於浮偽虛辭以擒意餖飣掇拾以為文此浮文之易見者也言依道德語關天下國家之故廉節則伯夷不讓經濟則賈誼鼂錯之徒無以過而退考其實殆與世之市儈猾儒無毫髮有異此偽文之不易見者也偽之

為害破國亡君而其禍方未有以止其端陰成於學術而顯發於文章是故文無真氣雖出入左史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率皆謂之浮偽而本身而發言乎真氣者雖不必盡合古人之矩度固已無不可傳矣先生於古人之法既銖兩悉合而為文一本於真氣其為近代作者無疑也方先生與

築夫訪予劉氏園曰曾見予叙李鏡月懿德録而好之予報謁先生亦出其所繕寫文集相示時予學古文方十六七年後此為文數變再過揚州欲以就正先生而先生死矣至今僅得叙先生集嗚呼先生死猶幸築夫之老且康强為文日益工先生之文其必有以論定也矣

康熙丁巳冬十月寧都魏禧撰

清處士雷君伯籲墓誌銘

白田茅王巖撰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為文章博辯質實根柢經術出入學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五社刊版行世既慨然念天下古文絶響久與友人王巖屏棄隱處日夕淬厲切劘著書明道窮討六經周禮諸史百氏之說究貫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泳沈浸貫穿縱横咀茹其華其見於文辭韓柳歐曾上遡馬班左國達於經閒參公穀考工之辭毋一構思鉥心劌目篇成琢削鑱劃改經四三歲既鋟梓毁版更易嗚呼處士於斯道可謂惨淡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陵文集二十卷詩六卷處士諱士俊字伯籲陝西西安涇陽人遷揚州初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擢第一補廩膳應鄉舉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遂棄廩貢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業立就毋秖事肆趺步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端纂經畫若可即見施措既自度素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饒皆已日益貧困多窮愁憤負氣剛簡爲已忤物言語氣象多與人異世益以是不合晚乃戢素異爲同人猶畏憚貌敬情疏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汊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鯤國子監生樸直坐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士自爲權厝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泰麟多多夭女二一嫁韓機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華女三皆幼處士既負才不試遇事慨慷踔厲風發爲人排難直前無回表公繼盛爲揚州兵備有馬中英者後母訟不孝欲寘之法寘則後母及二弟誅盡

存其產處士備其冤上書袁公庭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案辦情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辯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釋之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穀等卜葬江都艾陵湖橋墅之東原丁山癸向趙孺人韓孺人皆祔攢祔穀等再拜涕泣請銘嗚呼敢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椽莽泪雅馴劉賊叔剝何紛紛滑稽織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日昏比偶單行仍時文艾陵特起闢蒙屯驅放詖淫除霾雲用厲承學視貞珉

論雷伯籲先生文行七條　周斯盛際

伯籲先生古文三百年來所僅見者當在荊川遵巖之上宋潛江猶伯仲行也近日王魏李孫施汪不及遠甚世有識者決不以予言為河漢也

諸論力摹燕文得來自韓文後實為承祧繼起之篇

伯籲一生盡得力於曾子固之文惟論傳二體倘不學曾論步三蘇傳宗史漢如房兵部傳卓然班馬名篇如梁子武畫扇記都又似韓

築夫與雷至交前作墓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傳後俾後人景慕無窮僕久欲為作本傳而專詳實行以補王之缺畧

築夫初學古文其實受教於雷而[illegible]之指示方知入門後輩之只說與雷同時學古然其長在序文次在墓誌至傳論則繁碎拖帶矣先哲謂史才史學別是一家良然

伯籲固窮能辭某提督之金不為作戰功紀築夫為貧遽有不同處

賣文雖古人有行之者最多則蔡中郎然自以為有愧德也身行總宜得與歷世僕僕作文若貧無生計不如三家村裏訓蒙大務賣文與時俗競優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墓碣 墓表

苂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卷之二

浮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論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與其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

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

但主於孟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而不得遂以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曰人之性惡此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於其理矣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清濁純雜半者而以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守乎空虛寂滅此指理氣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知性則不知道不知道則教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無病學者深講

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之本原因以
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
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
一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
之不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
指則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無惑也識性相近
又習之不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
之儒不知氣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
近習之不移者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
則然矣人實有智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
善而人實不然空乎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

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
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既濁
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
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
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
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
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
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
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
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

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淸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爲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輾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

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既言性又不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覩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失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也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此篇原本荊公特增入釋氏見識力

喪禮論上

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爲獄門牆皆具而文書紙爲厲鬼四立而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間衆僧誦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爲子者號泣辟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者嗚呼佛之爲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鑿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反覆講論剖析豪釐以自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言之堅而辯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謬無義理

而同於戲世之薦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爲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其犯法而至拘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世之從浮屠而爲破獄之事者是以其親爲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而彰之又從而甚之卒歸無益皆有所不可嗚呼佛之治喪率威脅劫以恐惕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爲人其死也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塊然者而縛執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蚤翦髮鬚從而燒斫已不知畏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剉舂豈復知之其言最爲明僧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塟祭之式歷世既多太半雜亂澌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群趨焉曰是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塟之時月祭之

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止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苙有餘畜則稻粱毀肉雖彊之皮與紙而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敦喪禮以止佛教有關世道

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為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苫枕塊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既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既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為麗也而被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為甘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為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為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咎咎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剏為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為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絰杖帶冠屨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為怪人非不愛其親也始於一二倜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已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為耳目習貫狃為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顣不寧亦懼世之指訾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忘乎哀戚其文縣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此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喪止於齊疏飦粥二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絰杖帶冠屨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咈理儕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美為不可哉總

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解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俛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尚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衆俟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復古喪禮甚難特寬一步爲善誘法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斃瘁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其冠婚慶賀之禮旣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懼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況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難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予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

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貴富者非儒者之所尚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月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朞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奠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

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餕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餕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當吉祭而遂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群集則相親相親則冠昏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疎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爲訟以爭銖兩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

論葬祭不唯挽俗兼足羽翼禮經

承重論

家禮適孫父卒爲祖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祖母曾高祖母齊衰三年會典凡適孫承重爲祖父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祖父母同世無不違承重之義謂承重者父死而爲父服父母之喪又謂孫之父母死祖祖母畜之故服父母之喪又誤以子之妻所生之子皆爲適孫一子死及數子死者各以其妻所生之子服斬衰齊衰三年推其說曾高祖父母子孫衆而死者多曾高祖父母死遂至數十人皆爲承重皆服斬衰齊衰世頗道失訛以傳訛甚可笑也爲祖曾高祖承重者猶言爲之後云爾宗法大宗小宗相沿而下襲爵王侯之襲爲王侯者皆爲之後者父則爲父後祖曾高祖則爲祖曾高祖後也而適孫者言乎其爲一而已爲父後者之冢適謂之適孫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而曰有寵於僖公衣秩如適則無知不可以爲適也爲父後者無冢適則庶子一人進而爲適而父他子之適子不得與並石碏仲庶子六人石祁爲適楚共庶子五人棄疾爲適禮庶子之子爲父之母不杖期而爲祖後則不服蓋引而進之也由是言之適孫虛位或以適爲適或無適而以庶爲適然一而已喪無二孤故稱適孫以別之也嬴秦之餘宗法既亾冢適繼體皇帝而降僅行於王侯之襲爵者彼其尊卑長幼之屬貴賤相去絕遠有君臣之分勢固然也細民之家子則鈞子也孫則鈞孫也而尊屈於卑長屈於幼勢有所不可獨冢適承重喪猶存此所謂告朔之餼羊也宋孝宗崩光宗見制於后不出執喪人情騷動寧宗成服即位時紫陽在講筵奏白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可知陛下以世適承統承重之服著於禮典是時光宗猶在而紫陽引適孫承重告則承重固不論其父之在否也世儒目不覩諸史戴記春秋雖編於功令讀戴記則删凶儀讀春秋則廢全傳先聖之制一二僅存者不達其義則以其意之近似者當之其失有不可勝舉者世之初喪不啗肉飲酒猶食粥之遺義也人遂詁以佛氏之指謂爲父母求冥福嗚呼先聖之制不達其義而以意之近似者當之差繆豈啻千里乎

承重本於宗法補喪服所不逮

顏淵論一

理欲之說始於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後世講學之士爭談之而庸陋無志者厭其迂濶甚以爲訕詈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實孔孟之指不如此也欲雖曰人欲原於人乎抑原於天乎若原於人則理者如白欲者如黑理者如東欲者如西善惡異路發憤剪滅之不暇矣而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即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苟原於天則欲之於理如君之有臣將之有卒雖非其敵而亦不能相少也且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者理亦無從附以見而已然天下之人非欲不足之患理不足之患也率意徑行而不自止則繆戾恣睢廢倫敗常無所不至聖人知其然故因而節文以爲禮使飲食男女欣然皆得其願而不違於矩則欲亦理也顏淵問仁子告以克己復禮而克復之目則禁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皆由於此集註之訓之也以克爲勝勝則猶師之戰勝者矣以己爲身之私欲私欲則欲之違於理者矣欲之違於禮者勝之當禮不必勝也嗚呼精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以爲異端而不敢稱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云異於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理之制欲如君使臣將御卒爲其所驅役而無與抗者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失者哉集註於克己之言既如此釋之矣而釋曾點之言志又有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者此聖人所造之極其人欲皆天理不可以人欲言也非人欲可克之抵於盡而得無欲也世之儒者竊聞程朱之餘論而不得其義曰人不可以存欲也屏而去之踽踽斂衣疏飯離群索居斷棄嗜好爲槁木死灰天下始尊稱康阮籍於程朱之上而憚聖學爲可畏置之不講甚則群而笑之矣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顏淵之克己不如此也

欲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爲理此論闡諸儒所未發

顏淵論二

天下之患莫甚於斷棄耆好空虛寂滅懲欲得所不樂然而釋氏之徒有勉爲之者矣顏淵之克己眼耳鼻舌之欲未嘗言去也範圍不過務循於理云爾雖欲循於理則欲亦理而眼耳鼻舌之欲猶行也此非不近人情者而天下博聞多見之士卒無一有事於克己者也天下之人何厭之有耽耽於欲譬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惟窮量極數而後已故無欲不如有欲有欲不如多欲多欲不如縱橫放肆蕩然無復繩約之爲快也然則天下之大或能克己歟時而自克雖齊民亦有之齊民而不自克則刑戮不能威天下之變多矣以飲食男女二者而言今天下之貧民鰥寡無告藜糗不給則劫奪而求矣天下之富民歡酒啖肉家備妻妾而病不知足則淫侈無忌矣而天下爲劫奪爲淫侈者少而不劫奪不淫侈者往往而然豈其欲之寡與此無他屈於理之不可也屈於理之不可者輾轉反復屢起屢止豈可謂之非克己乎然則齊民時能克己矣而終非有事於克己者終無人至於顏淵之域則何也天下三綱淪九法斁如劫奪淫侈之行雖齊民能克也天下非三綱淪九法斁如劫奪淫侈之行雖知道之儒不能克也顏淵駸駸乎進於聖人不獨不爲劫奪淫侈而已故齊民時能克己而終非有事於克己終無人至於顏淵之域也吾嘗論之古之人其自治也嚴今之人其自治也寬自治嚴故堯舜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己責自治寬故桀跖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己矜思至於堯舜則惡如毫毛之細而不肯恕思僅不至於桀跖則非惡如丘山之巨而竟肯安古之人所以益高今之人所以日卑皆由此也嗚呼孔氏之門其著名者七十餘人獨號顏淵好學信乎克己之難也今之世無有顏淵矣談理談欲則掩口而笑或相與訕詈已矣乎顏淵之學終不可幾乎有人於此以堯舜自任平居之際大德旣飭小物必勤推而進之毋但曰不爲桀跖云者顏淵之學可得而興也

楚項羽論

取天下未有不以人材者也多材者强材相若者並立而不能以相一寡材者弱其國無材未有不亾者也何則國而無材其行事非有遠猷也僄勇而已其宿昔非有大志也鈔略而已彼意得氣悍雄於一時力盡技窮終歸於亾必無濟者矣漢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嗚呼增非三傑比也羽雖能用之亦無救於其亾耳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據要害之地而守之使無或搖而已後漢黃巾寇兖州刺史劉岱與戰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請往牧之資以收天下操從其言領兖州刺史操攻陶謙張邈等迎呂布叛郡縣皆應操還擊布布東走而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兖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一舉而布可破若舍布而東布乘虛入寇是無兖州也賢哉宮與彧也知取天下之大計矣是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以天下而言關中河內兖州漢魏居之以取天下矣以關中河內兖州言之則關中阻險四塞之國河內兖州殊不及也高帝已破咸陽羽使當陽君等擊關而得之乃拱手棄以與高帝而自竄於海隅漢之成楚之敗其勢已決於此矣斯時說羽都關中者一人耳增無一言以與羽爭羽雖百戰百勝終於顚頓狼狽以死此增之過也羽旣都彭城則彭城之於楚猶人之有腹心也腹心安寧四肢雖病可以無患當是時田榮以齊反並王三齊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而陳餘亦與齊並力擊常山而大破之復趙王歇於趙而自立爲代王彭城之患無過於此羽之破田榮軍榮走死田橫反城陽羽留連戰也而高帝部五諸侯兵東伐楚羽斯時不得不釋齊而自救耳及高帝兵破退歸滎陽爲羽計者先殲齊吞趙代斬彭越除其腹心之患而後與漢戰可矣羽不知此而乘勝逐北窮戰於滎陽之際使此數人有一知兵者發憤約盟攻拔彭城羽進不得意於漢過無所歸矣故羽之不亾於齊趙代諸國者幸也羽雖不亾於齊趙代諸國

而彭越屢陷梁地絕楚糧食羽疲於奔走羽致乎人而高帝致人高帝常佚而羽常勞羽之亾有必然者矣增年七十好奇計羽之舍齊趙代諸圍而乘勝逐北也增猶未死乃默默而已邪若高帝則不然既定三秦委蕭何關中而後出關矣兵破於彭城而歸身與羽距戰滎陽關以西可以無憂乃遣一將滅魏滅趙滅代滅燕滅齊耳羽死而天下一矣此三傑誘之也取天下之大計增不與羽爭而鴻門之飲增徒以高帝有天子氣而欲羽殺之嗚呼是聶政荊軻之所爲而豈王者之佐以事其

君乎漢軍滎陽食乏請和增欲因而取之愚矣彭越方議於其後羽安能以遂取漢哉楚急圍滎陽陳平謀間羽增因去而死後世莫不服平之智然增去且死滎陽之圍猶未解而脫高帝於滎陽者紀信也紀信之策聽雖有增高帝亦脫也羽瞋目攘臂以爭天下獨恃一范增而增又錄錄如此則楚無材矣嗚呼此羽之所以亾也

與子瞻論相表裏而審楚漢成敗之勢尤有識

艾陵文鈔卷之二

涇陽雷士俊伯顧著
同里劉　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

漢世祖論

古之創業帝王誠天縱也其時介冑之臣帷幄之士皆豪傑特起然雄材偉畧鞭撻驅役則有之矣未有能巍巍遠過者也創業帝王首稱漢高祖世祖吾謂高祖英武固超絕唐宋矣而世祖爲優高祖平三秦翦滅魏趙代燕齊楚多蕭韓張陳諸人之力也吾讀史記見高祖無識不至此而發之自人高祖亦無所齟齬當其時使蕭韓張陳諸人爲之豈可幾哉世祖則不然鄧禹馮異岑彭耿弇之徒能定郡陷陣者盡睿慮之獨斷耳鄧禹岑耿之徒如其言輒勝違其言輒敗然則高祖見用於人而世祖則能用人嗚呼此世祖之所以比高祖爲優歟彭寵反攻朱浮於薊世祖遣鄧隆助浮討之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世祖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彼兩軍相去百里世祖料其必不能相救而敗隆果敗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世祖敕曰可直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竟趨蘭陵因拔圍入城憲大出兵合圍延等遽出突走因往攻郯世祖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夫擣郯以救蘭陵孫子所謂擣大梁之虛而解趙之圍者也然從其不意而攻之與既走而攻之先後之間得失較殊矣世祖之言是也來歙襲取畧陽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世祖料隗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卒力頓敝乃可乘危而進追漢等還囂果自悉其大衆圍畧陽歙因死堅守囂攻之累月不能下世祖乃自征囂數道上隴囂衆皆降囂奔西城畧陽圍解囂師之氣方張漢等乘勝僥倖而不顧世祖獨追漢等還待其頓敝一舉而敗之世祖之與漢等其謀孰萬全邪吳漢破公孫述兵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世祖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拔廣都已而戒漢曰堅據

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乘利遠過成都阻江
北營使副將劉尙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世
祖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既輕敵深
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速引軍還廣都漢
引還廣都留尙拒述具以狀上世祖報曰公還廣
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尙而擊公也若述先攻
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
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每戰必克洛陽去成都
數千里地形兵情何其見之明而策之審也世祖
頤指群雄無不中節如此高祖但因人之長集而

行之豈世祖之智術愈於高祖抑鄧馮岑耿之徒
固不及蕭韓張陳諸人乎然鄧馮岑耿之徒皆人
傑也則創業帝王惟世祖魏魏遠過於一時佐命
者耳而馬援謂世祖不如高祖高祖無可無不可
世祖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帝王患不好
吏事不如節度而反爲世祖病乎且以喜飲酒爲
人君之盛美此不通之論也

論世祖用兵如指諸掌其優自見

唐高祖論

古之帝者飭已治人有不易之序大抵始於其身
由近以及遠故堯舜禹湯文武經傳所紀莫不朝
夕磨淬澡心砥性蹈繩矩防邪僻使其口無過言
躬無違動食飲寢興皆中乎法如此則身端矣而
被之於家誠慤肅雝父子兄弟夫婦驩然有恩相
愛粲然有儀相接然後舉而措之邦國削平兇姦
創典設制畫九州而生養訓誨之雖鳥獸魚鼈咸
賴以安故有聖賢在下位修身正家而不得見諸
政理推以及邦國者矣未有撥亂拯危功業爛然

而我先敗度敗禮宮梱嘻嘻詖詖取笑閭巷者也
周秦而後則不然帝者起於草莽目不覩詩書而
英毅天授適與時遇或混一區夏於數年之間而
肆情恣睢不能服其妻帑當其竭力開創臨鞭笞
群帥驅策多士可謂壯矣而志滿求遂以嬖妾嬰
兒之故顚倒繆戾識慮俱困雖愚者皆之此無他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不講而苟且欲速以就事施
之無其本得於遠而失於近無足怪也唐高祖肇
基晉陽除李密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其他強僭之
徒翦滅靡餘代隋而受命儁才偉氣晉宋以來無

其比亦一賢君也及宇內既定建成世民元吉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劍雜物其令教與詔敕並行甚則建成元吉曲奉諸妃嬪諂諛賂遺以圖媚世民緣信讒見疎致郤生怨構操戈相向建成元吉皆不獲其死而世民亦陷於不義君益不可以無學也小鄉小邑猶不可以無學者主之而況四海乎高祖天資優而不知學天資優故其雄睿之略統百萬精軍若使臂指役豪傑奚啻奴婢而邦圖以寧不知學故不能自克而身不脩身不修則廣寵倖私好惡而家不正雖五尺之童進退維谷而

無如之何矣其後太宗廢太子承乾許立魏王又欲立晉王而不能決至投於床抽佩刀以刺太宗才氣過於高祖而狠狠若是甚矣太宗之似高祖也嗚呼周秦而後帝者崛起率嗜酒嗜色無賴之徒也雖能用兵誅暴而麤厲輕佻皇極未協漢高惑於戚姬欲廢孝惠而立趙王如意類如斯耳古之帝者不然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邦國源委兼備有倫有次規模弘濶矣此非周秦而後之君所可及也

帝王不可不學自是喫緊至論

馬援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立言者衆矣而折中於孔氏之指則明確而無弊君子誠見於心未有不形於辭者也然造道不深則言之必不盡當子夏子張聖門之高弟也其言載於書者程朱猶或譏焉況去聖之世遠而足未至其門者乎且時趨勢激感世創艾矯枉過正言但舉於一端而非古今之通理者斷以孔氏遠論則無不合於道而衰世風俗之所尙流而不反亦未嘗不可以救馬援之誡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口不

可得語也嗚呼此長者之言也天下褊隘淺薄之夫繹於其義而懲於其偏則寬厚能容當無好訐爲直者矣宜腐儒誦以爲美談也雖然援亦鑒於杜保而垂教者耳天下將闒然媚於世而爲鄉原者皆援之言啟之也若孔子之言則不然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以自治則德日進以與人則量日弘庶幾孔子之所以敎人者歟天下之不賢何可勝數有吾雖未行之而動於意者矣有吾無此事而他事類於此者矣有今幸未之行而度德量力後殆莫可知

者矣見其人而以求諸已則愧且懼愧斯悔悔斯奮懼斯戒戒斯勉奮而勉不去不賢而賢將不休也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自治則德日進也醫之療人疾也共體固康寧也使醫而多疾將杜門不出矣安能舍已以爲人哉天下無無惡之人而喜斥人惡者於已未之思耳吾見人而以求諸已人之不善無一日不接於前已之不善非可易盡兢兢業業終其身而止其於人惡一不暇及也發人之隱人所甚忌而吾之竟投其所忌者以已之無惡已既不免則曲先在我其於人惡一不敢及也人

患不能容人而好刺譏吾於人惡一不暇及一不敢及則平且恕矣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與人則量日弘也嗚呼援之誡兄子嚴敦者腐儒誦以爲美談吾病其流爲鄉原而孔子所謂見不賢而自省攻其惡無攻人惡者蓋自治與與人之方也

借馬援一言折理甚細

楊震論

陳靈公通於夏姬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之竟殺洩冶胡傳責洩冶盡言無隱方諸比干未可同語而曰仕於昏亂若異姓者潔身而去嗚呼此孔孟之學時止則止之指也君子讀書講道身藏匡社稷救斯民之具而不遽起必叅之時之否泰而始斷焉如世主可以有爲則徐而以其孜孜求之於吾者驗之於官否則急引而遜以全其身身全道亦全矣自世之衰士大夫趨利如飴假拯溺之名以文其嗜進援匪躬之說以飾其寡耻耽耽

逐逐死而後休此孔孟之罪人也而有貪譽之士慕善甚篤重於憂國輕於愛已雖知時之不可爲奮然捐身而不計此其自視至高而舍生貌若蟪蟻類於聶政荆軻矣非孔孟本指也漢之楊震孤貧好學爲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夜懷金十觔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世爭誦爲美談由今觀之震近所謂誠意慎獨也雖宋之大儒不加此矣然安帝之朝外戚耿寶乳母王聖宦者江京李閏等用事震上疏極諫而帝不聽此其勢可知矣震不能見幾而

去乃爲太尉至耿寶薦李閏兄而閏顯亦薦所親厚震皆不從而輒直言糾斥群姦卒爲耿寶所誣飲酖而卒方寶與顯之各薦其黨也雖孔孟處之當亦不從矣震之失失於不蚤去耳此豈沉沒祿爵者乎。蓋憂國之過而不自愛者也東漢之人喜於節義之稱咸以誅戮爲奇烈正命而死爲平常誠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寢室之爲樂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者陽嘉漢安之際李固杜喬揚清抑濁無所畏憚以議廢立爲梁冀深忌固喬不悟冀卒誣害之二人相繼死於獄李固杜喬何其似震也其後鉤黨諸君子共相標榜赴死惟恐遲皆慕震之風而甚焉者死雖非君子之所懼亦非君子之所欲也。豈惟患不獲死乎此所謂病狂也周燮魏桓東漢之賢者也燮之言曰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聘之不至桓被徵鄉黨勸之桓歷數後宮之不可損廐馬之不可減權豪之不可除而歎曰使桓生往死歸何有哉不出燮桓可謂知退矣禍皆不及故於東漢深有取燮桓者以其明哲知止。不爲東漢之習俗所移其指則孔孟也。世之論者不然曰人之在下而不必過激以取禍是則然矣有位者皆知禍之將及而去惡所用臣愚謂君子之居其位所以售其道也不得售其道則不必居其位若尊寵而授之柄其志大展無願不遂國有不幸以身殉焉則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此非其倫也今謂臣不可慮禍之將及而去者彼繫志於祿爵而不能去以爲苟且自狃禍亦不及耳一日有變而以國與人不惜矣此所謂孔孟之罪人者而非震之徒也

東漢黨錮諸賢好名之偏此論足以正之

蔡邕論上

蔡邕漢之賢人也以吾觀之一亂賊之徒也吾嘗讀後漢書至邕傳覩其母病三年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其逸才盛爲天下之所稱而立朝言事敢觸忌諱又熟於國家之治體可不謂賢人乎而吾謂之爲亂賊之徒者董卓亂賊也黨於董卓者亦一亂賊也卓生天下皆恨之而邕被其寵榮卓誅天下共快而邕傷歎有動於色如曰邕非亂賊也吾不信矣今夫盜殺人取金闔里之良民操戈以從冀分其財盜獲刑於司敗因而涕泣焉猶可謂之良民乎如邕者良民而從於盜者也嗚呼邕學行殊絕而出處大義愧於其六世祖勲遠也勲於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歎曰吾策名漢室可事二姓哉逃入深山當是時卓茂孔休劉宣龔勝鮑宣五人者皆豪傑也勲與之齊聲不仕王莽一時重之邕之才似曾閔文類楊班識齊賈陸而出處大義愧於其祖勲惜哉君子逢季世不爲利所動而已齪齪無知流俗自安畧記誦詞章以取浮譽而汚濊庸劣之夫居高位

而嘔喻煦休以來之遂說於錙銖之利而爲之奔走雖怒詈加之而猶顧瞻不去者是又非邕比也然邕之就卓之辟實非動於利也邕初稱疾不就卓大怒懼以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而從耳嗟夫學行如邕不可不謂漢之賢人而畏於族誅之禍不得已而從卓遂爲亂賊之徒盛德之公卿不常遇而不肖者之志滿氣得者往往然也君子之逢季世亦愼其所從無見可畏而懼身入不善爲有道者之所非笑哉

伯喈心折

蔡邕論下

蔡邕漢之賢人而懼於董卓族人之言屈而從卓身死且辱後世之論賢人者捫舌不言邕矣吾謂邕之於卓失之就辟而猶幸得之事卓士處亂世而有盛名君子欲資之爲助小人亦欲援之爲重君子資之爲助吾所樂往也如志不願往君子猶恭禮好辭謝之不强奪人之志以成其高小人則不然不援之爲重則已如援之爲重威惕勢劫所不免也方卓之爲司空而辟邕也邕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當是時邕其難哉卓殘忍

之性海內所知也遺軍到陽城會二月社悉斷民之在社者頭暴很若是何難於蔡氏之族乎守一人之節而多累無辜仁人之所不忍也邕盍始佯就其辟而徐思自爲解脫之計乎當不或增卓之怒也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白之帝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佯行至偃師稱疾以歸卒亦獲全邕不若此初承命見拒既乃被脅遠應智於處璜悺而愚於處卓此邕之失也君子不幸而爲小人用亦委蛇以展其道幸則國家之福也邕之於卓多所匡益卓輒聽從世之鄙夫其依於小人也以謀利也君子在高位上而爲君下而爲民私恩所不樹也小人身享富貴保之惟恐不固而每市惠以結黨而爲之輔鄙夫徂於旦夕之利而諂諛百端以長其惡者有矣烏有進其所不欲聞而匡益之者哉是皆邕之罪人也若邕可謂無愧於卓矣此邕之得也然則邕既就卓之辟矣如之何善其後卓之不可依以有成明矣邕受卓恩盡忠於卓以報而假事以去曹操漢之賊也關羽之禽於操也操禮之甚厚白馬之戰羽斬顏良報操拜書告辭而奔惜乎邕懷安不

舍及邕以卓之性剛遂非終難以濟欲避匿山東而其從弟谷又止之邕獨其中之匡益乎卓者爲近正耳其於卓也殆失而終亦未爲得也

既就之復舍之處他人猶難况卓乎善事之論爲近道

祖逖論

善用兵者戰非所貴也被之以術懷之以恩示之以誠戰不必勝不苟戰也故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於衽席之上者有矣漢之賢將亾踰趙充國充國之征先零罕开岧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圖戰備止必固營壁尤持重倘計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雖璽書趣令進兵以便宜不往威德並用羌終潰壞而降充國之用兵也無智名無勇功兵法之所崇也白韓遠不及矣今有二人裸裎相鬬而一人敗敗雖不免於死而不敗亦有折臂傷肌之患矣善鬬者則能解鬬人之忿怒而求鬬也雍容談笑諭以理勢人將自服已亦無損或以其未嘗鬬也從而訾之然鬬者彼人之屈於我也今拱手而人已屈則其事有過於鬬者不謂之善鬬不可矣彼善用兵者與此無殊世之爲將不然曰將兵而出求一戰也不戰非夫也人亦責將以戰而譏其不戰故有朝而授軍夕與敵鬭動作無常如逐狐兎遂一奔而喪師者矣此世之通患也祖逖爲豫州刺史鎭西將軍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修逖母墓逖能使勒敬畏之若此而逖未嘗多與勒戰也逖伐陳川勒遣石虎領兵救川逖一戰而退耳虎徙川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而豹之遁走者蓋非以戰也豹屯東燕城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而逖鎭雍丘始數遣軍要擊勒然逖愛人禮士遇諸塢主與交强趙皆有方略彼其翦荆棘而收河南地豈偶然哉進之所以備勒者充國之所以備羌者也晉之遣戴淵爲都督逖怏怏而死也惜也使晉不遣淵而逖不死晉或能進取而一天下未可知也羊祜鎭襄陽輕裘緩帶身不被甲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信義吳邊人皆悅服祜死杜預代之以滅吳豪傑之儔前後繼起不必相效不必不相合兵情將算異世同揆耳蓋取天下有大將有小將仗鉞臨戎坐不下席而料敵決策此大將也躬倡衆卒而冒犯矢刄攻城陷陣此小將也小將以戰顯大將不與小將爭戰深思遠慮爲國家求全安而已嗚呼天下治少而亂多將不講於其道大將而任小將之事者數數然矣况小將而亦未能乎趙充國羊祜祖逖三君子可以爲世爲將者法也

將略

楊素論

煬帝始欲為太子問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煬帝用素以讒害太子勇代為太子文帝崩煬帝即位荒淫驕奢百姓貧困盜賊四起隋遂以亡雷子曰小人營身而不計天下之治亂安危也類如是哉李斯廢扶蘇而立胡亥以亡秦楊素廢勇而立廣以亡隋斯素二人者非獨扶蘇與勇之罪人秦隋之罪人也抑二人之為此蓋深結於胡亥與廣以營其身之富貴也其後斯為胡亥所殺而素亦為廣猜忌素之不殺於廣者幸也小人之廢立以見德而營其身之富貴者徒足亡人之社稷何益乎雖然素隋之名將也其權畧有足多者焉彼險而不可法者則亦不足法也人皆好生惡死今一將而驅衆以之死其誰肯從而兵法之所以能使衆就死不顧者惟刑賞也進而戰不必死可以邀厚利退而北無一得生人莫不力戰矣進戰有死之憂退北可以生人莫不畏戰矣素馭衆嚴整每對陳輒先遣二三百人赴敵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而從之行者微功必錄史稱素戰無不勝不亦宜乎然素之與達頭戰也令諸軍為騎陣則險道矣先是諸將慮突厥騎兵奔突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制而令騎陣達頭被重創遁而素獲勝嗚呼此晉荀吳之毀車以克狄者耳勝則一戰而威振敗則潰散不可收有以千萬殲於朝夕者矣王者之師當慎重以求全吾觀握機陣圖見其兵有居守者有調發者有出奇者居守之兵擁護根本者也調發之兵應敵者也出奇之兵往來迅疾乘敵之怒而使其不測者也一陣之中不戰者十之九戰者十之一而已可勝則戰不可勝則斂兵歸壁此全師之冊也素盡其軍以僥倖於一戰雖勝亦險矣後世天下久平將不講於兵言及古陣圖則掩口笑而精兵千萬聚散無常同兒童之鬭爭時或舉軍陷沒無匹馬數卒反者而素隋名將又以此取勝後世借為口實吾故曰素權畧足多險而不可法者亦不足法也嗚呼古之名將犯難以勝敵而不可法者多有之矣豈獨素也哉

論素瑕瑜不掩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伊尹之歌咏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也耻一物之不被澤終伐桀救民與湯定天下者皆有莘之畧也太公之釣於渭之陽本謀非小也卒佐武王伐商定天下無一出於居渭之陽者仲淹既用忠直敢諫待將卒以威德懷遠方以恩信而創制立法革弊除姦吾不知伊尹太公處此何以遠過當其往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而晝夜講誦也其磨淬於此久矣及其遭時遇主整理庶務舉其所素習而措置之耳故曰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嗚呼士賢不肖成於其志矣志之所在猶饑欲食渴欲飲更寒暑歷險阻而無能念者歟占之聖人雖伏處畎畝而皆有致天下於太平之意故其孜孜考問者窮則以爲學達則以爲業視世之榮辱利害無關其胸彼求彼志而已後世攻於聲病詞章之末以取科第父兄非此無教子弟非此無肄或有慕仁義之說者見小得失而遇焉終身役役箏於貫豐亦

足悲矣慶曆中仲淹條列時所宜急者十數事知不果行而請去也宜也其所條列十數事者少之時憤懣不滿於世揣摩其間至叅知政事而行之既不果行豈肯以爵祿而狐疑觀望也哉仲淹之志弘故其器偉也三代以下近於伊尹太公者諸葛亮而已漢之諸葛亮宋之范仲淹其人足相方也亮三顧乃出言聽計從而功不就天也仲淹以傀偉之人不便而罷矣夫伊尹太公不常有有亦不能用耳噬夫後世帝者非不銳於圖治也思得其人而屢更易大臣退一鄙夫進一鄙夫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也

一結寓慨

范仲淹論下

范仲淹語其子弟曰吾吳中同姓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子孫豈能不恤其饑寒仲淹輕財好施尤篤於范氏既顯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范氏之貧者嗚呼仲淹可謂知本矣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子之仕也以涖官行政而治民也天下未有薄於同姓而能厚於他人者九族之序先百姓曰親親而仁民仲淹之政所至人多立祠畫像而其惠愛同姓如此彼素賤微其仕也歲俸之外無所苟必顯而始能有以及之耳世之人之爲民上也其刻覈寡恩無怪也身居卿相之位帳御飲食如王者而諸父昆弟困苦無告者有矣況五世之下袒免之餘親屬既竭者乎天下功名之士善政盈口而其同姓歎於室者猶仲淹之罪人也而剝民附己無毫毛至於其同姓甚或從而勢陵威脇者王者有作當不容於誅矣世衰風偷縉紳大夫之徒乃有背聖教亂國法徇人之情而市恩沽譽於天下者既受賄鬻獄以肥其身豐其家而又以賄乎門生故吏交遊鄉黨彼其人曰某與我有

舊也富貴無相忘耳世之鄙儒小生狃於私恩而不察公義也群起頌之曰某眞人豪也富貴無相忘嗚呼是所謂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者也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與受非道之萬鍾而爲宮室妻妾等耳觀其事豈非卽仲淹之輕財好施而推廣之者乎而賢不肖相去甚遠也君子之施何常視其有餘不足耳如位高祿重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與焉德之盛也苟位卑祿少惡衣疏食自奉常苦匱不可謂非雖同姓安能以相責望哉且汎濫於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者皆有爲而爲有爲而爲無爲則不爲矣未有不儉於其同姓者也

借文正爲世俗下一砭

艾陵文鈔卷二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　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議辯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故生滅依乎理以適乎時時者理之所趨也時屢遷無定今夫心而時乎此或時乎彼矣然時爲理之所趨無定者亦未嘗無定也人見其寂也而名之曰靜矣見其感也而名之

曰動矣衆人之心不能嚴且一不嚴則懈懈則縱不一則雜雜則擾獨處而思慮迭起無所謂靜也無靜則其動者憧憧而已矣豈得謂其有動乎。朱子論動靜曰動靜如船之在水蓋船之高下因乎潮之進退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之說也愚中論其指謂非聖賢不足以語此而歸於心之嚴且一夫大將統十萬之兵震耀殺戮莫肯稍假者嚴也大將命之十萬之兵從之號令指揮莫有遲速出入者一也心亦若是而已矣心有道心聖賢奉道心以爲主廩廩師保君王謹肅整齊不使參差之念羣搆並爭故尸居淵默其心沈寥以清物至順而應之汩汩如也衆人不能主乎道心而惟心之所欲聽之心環轉不窮者也唯心之所欲聽之則須臾而其心有千百之繁者矣惡能望其靜也如是而臨物其心滯於豪芒亂於紛紜又惡能善其動也嗚呼聖賢之心如船之在水高下因乎潮可動可靜衆人之心如船之在地膠固徽纆靜不安動不獲動靜兩失而已矣聖賢知人之心難於靜也教人嚴一其心以求靜者曰敬以直內而靜則能

動動不失敬動亦未離乎靜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盡矣時者無定今時之理不同於昔時故謂之時然非心嚴且一則無靜無靜亦無動而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有靜有動動靜不失時如船之在水也學者循而求之可知所用力矣

密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天下不可以泛焉而圖之也泛焉而圖之耳目愈勞心志愈勤天下愈不治何則一人之智力足以辦一事而已天下之事日至於千萬之多一一而爲之祇見其形瘁慮殫而老且死不足以畢一事也故善爲天下者務其本本舉末舉猶綱振而目張一以貫之矣明道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斯亂今之所謂迂濶而實不易之確論也昔者聖王建設司徒訓人以六德六行六藝而使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登降周折拜跪坐立循循合於規矩當其時人遵其教而無淫僻邪侈之思家門之內肅雝有讓比閭族黨懽欣慈愛疾病相問急難相保好義樂輸親上死長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噫風俗何其淳歟陵夷至於魏晉嵇康阮籍之徒出曰孔孟之指六經之所陳皆妄也而相與高談老莊彈琴嗜酒散髮箕踞廢棄禮法以爲放達其流爲天下之禍不淺三代雖衰彝倫未斁一人踰閑群指其非自嵇阮倣儻怪奇而以雄文巧辯持之有故士之惡拘喜縱者肆欲敗度以託於此始曰彼豪傑也視禮法之士爲庸鄙鄉里教之侮世傲物觸犯禁網故唐宋之盛百姓富庶天下雖云小治而終不能等於堯舜禹湯之隆一有水旱兵戈則裂眥攘臂背叛簒弑而不以爲耻無他風俗之壞也四海之廣其間軍刑徭賦之屬非人不可而其人又必得賢才蓋賢才者其志依於理而不離其節廉於利而不苟任之弘艱而能勝試之繁劇而能應有天下者求其人而臣細授之皆當則官職飭而功業起矣且賢不賢才不才迭爲進退有賢才而失則其居尊位者何人乎必其不賢而不才者也豈田宅美妻妾作威作福一以自便其私而終身無所樹立官職豈有不廢功業豈有不隳者邪唐之開元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相繼登用天下晏安後李林甫楊國忠擅權怙勢馴致祿山反社稷幾危宋之慶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同時拔擢天下晏安後呂惠卿蔡京害政殃民馴致靖康國破君后北轅賢才輕重於此可見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彰彰矣愚因明道之言故備論之以爲鑒也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有天下者信莫如風俗賢才二者之爲急矣漢唐而降識此者少務此者尤少古之聖人之爲君者孜孜而念風俗未厚歟賢才未揚歟古之聖人之爲相者戚戚而憂今之風俗薄焉如之何而變也今之賢才隱焉如之何而出也一時君相之所究圖臨朝言論歎嗟與其損益張弛無非是者周康誥酒誥一曰不孝不友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一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而堯舜二典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有能典朕三禮疇若予工疇若予草木鳥獸聖人之治天下如此聖人豈不達於天下之政體而獨爲是疏拙者葢所謂風俗賢才皆其政也後世君相之所晝謀而夜思者無非理財訓兵決獄之事反復詢議左右督責罔不曰重要而風俗賢才類以爲緩雖間意於此亦以備數而已或進說曰治天下之本在正風俗得賢才也則以爲腐儒迂濶之談斥而去之耳鳴呼天下終不可幾於至治乎夫疲精竭竅寘寘以求怪誕之神僊其勢難其力勞秦始漢武猶甘心焉而風俗苟且廢壞祇坐而振起賢才退處因以搜羅拔擢其勢不難其力不勞三代之後鮮肯爲之此甚惑也後世之君相以爲迂濶而不爲者亦以其爲之無效也治天下如治病今夫醫藥載之詩而著施之世而驗此良方也治天下之具紀於簡冊而昭明試於國家而昌熾此善道也正風俗得賢才二者經傳所言非一而已也而從生民以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倍之則亾又何疑乎彼其志不欲爲耳甚矣樂於自狃也後世天下多故矣財豈可不理兵豈可不訓獄豈可不決然其末也風俗正賢才得則財可無費而亦不窮兵可無動而亦不弱獄可無繁而亦不寃此謂知本本擧末擧無煩更端者而規模宏遠矣覼近君相接踵襲卑陋非聰明睿智之聖烏能超絕漢唐之上而爲治哉

漢高帝斬丁公論

丁公爲項羽將逐高帝彭城西高帝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高帝解去高帝滅羽有天下丁公來謁斬之曰丁公爲臣不忠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司馬公曰高帝招亾納叛已多而丁公獨以不忠戮當群雄角逐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爲臣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予以爲不然丁公賣主縱敵楚以是失而漢以是得丁公不忠之罪誠大矣而高帝之斬丁公非人君之度也司馬公謂群雄角逐無定主來者宜受既爲天子而臣四海非示之大義無以勸忠夫丁公雖於高帝之滅羽有天下而來謁而其賣主縱敵不在於宇內既寧之日而在於宇內方爭之日也如在於宇內既寧之月主臣之分立天下之惡一也斬之可矣在於宇內方爭之月主臣之分未立百姓塗炭道以撥亂爲正是時主擇臣臣亦擇主釋之未爲不可也然則高帝宜如何封之而下詔曰嚮者漢楚之際東西南北割據哲人先見識天子於賤微非求有濟與以行權丁公活予理不可忘封之爵土以報厥德今誕膺天命遂通一統爲臣不忠者死如此則丁公之德與高帝之報德甚者而丁公之罪不可掩高帝敎爲臣者以忠之義亦明高帝計不出此乃從而斬之方高帝之逐急於彭城西也丁公不還高帝必死急賴以全滅羽有天下引以爲罪而斬之豈所謂人君之度乎高帝諸臣之有功者多出於亾叛陳平背楚而歸漢矣韓信背楚而歸漢矣黥布又背楚而歸漢矣丁公緩高帝於窘迫之中但不爲其主致用耳如陳平韓信黥布者不惟不爲其主致用且與其主之讐以攻其主也卒之楚滅於漢然則殺項羽者三人耳以斬丁公之義例之罪不止於誅矣而平封戶牖侯更封曲逆侯信封齊王更封楚王黥布蚤已封淮南王陳平韓信黥布丁公四人同情一狀或侯或王或不免於斬高帝英主也刑賞之間顚倒反覆如此當時帷幄之臣無有及之者亦可惜也人君言動非獨便於己營其私而已將以爲法而後世可復者也項羽既滅天下我有高帝無懼於人之不二心於其主而歸我但懼人之二心於我而去也故斬丁公以垂戒是高帝可爲之一身而後世

不可復者也天下初亂豪傑之士乘時樹勳或援高帝之斬丁公以爲畧不量智力不知廢興盡死於所從以逆天吏天下紛紛無時而息是高帝啟之也嗚呼司馬公世之所宗尚也而論高帝之斬丁公者如此朱子作綱目又取而附焉予獨以爲斬丁公高帝之過舉而司馬公之論誤也

封而下詔爲論甚公摹漢詔尤妙

增建兩淮運學議

淮揚濱海山西陝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先時天子聽大臣言推柔遠之義凡山西陝西鹽商之子學儒者得於其處考附淮揚兩府之學而徽州卽爲南直隸之所統以是不與崇禎五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攝鹽政具疏請建運學天子可其奏降旨盍運學建則凡商之業鹽者其子皆得入運學非我國家柔遠之初意矣山西陝西人以爲不便適譁於有司時史公已去而揚州知府張公晉人也力主其議斯事遂寢然山西陝西遠矣而由徽至淮揚亦千餘里其未入學也自縣而達於府以升提學焉未必一舉而盡當其遂也其既入學則三年之中有歲考有科考其子隨厥父以遊於茲土每試輒歸道塗往反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學矣余陝西人也卽以陝西論寧夏則有商學矣平凉則有苑學矣其嘗厠兩學者卽陝西人也山西陝西鹽商之子之許入淮揚府學也竈戶之子亦與而竈戶皆淮揚所屬之州縣人也以州縣之氓。得考乎州縣而歷於府矣。以署載竈版。又得考乎州縣而歷於運司矣何獨於徽州而疑之。然

則徽商之子不與西商之子同考淮揚者當時創議之臣之疎而謂徽州淮安揚州俱屬南直隸既考於彼不得考於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徽商援釁吉請西人復大誼譁爭訟不已然其說有二爲進取之棄者懼他人之侵其利也則稱舊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更變爲省費之算者則曰商今重困朝廷鹽課大虧尚可以作無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義應得考舊制不必拘者余既言之矣今所難者財用耳自軍務之興也每有一例商輒添課昔一引輸銀八錢今一引而倍於昔矣且商

之行鹽遲在納課四五年之後而朝廷之課每年必征以家訾萬兩之家計之萬兩之家姑只占窩一千引每歲輸銀一千六百兩累之四五年是有七八千兩在於朝廷也家所餘者二三千兩而買引資之買鹽資之一切雇役僦船資之養父母畜妻孥又資之捉衿露肘倉卒無措是其富者然耳而貧者枷棒在身每至催征血流階陛又獻忠之亂商船劫掠俱盡富者亦貧故鄉之好衣甘食者今猶患惡衣麤食之不能供也商之窮可知矣而建運學則必求建學之地初史公之疏議以疏理

遺址改爲運學也或者以爲不可欲舍而別求矣民之城居者屋室相連無尺寸之土而間隙焉其地可建學則毀垣壞廬而償其值乃設殿廡立齋堂造祠圖伐木鑿石米薪騰貴鳩聚工匠目前之費少亦數萬而又有長久無已之費者既建學則必擴生徒陳官僚充胥吏輿臺運學雖微亦必準於小縣官僚二員俸祿如之又有生徒之廩餼胥吏輿臺之常給而祭祀犧牲粢盛春秋不廢一歲而一千數十歲而數萬也今天下紛擾兵卒開口望哺豈可乞豪釐於朝廷乎勢不能不倚賴乎商

也而商重困矣商既重困而費之浩繁者又從而厲之此余之所以竊歎也且其學未可遽成也使即圖之自今日群議僉協纔以其事申請天子又降於禮部禮部覆奏始奉命速者猶待一二年然後求隙地辨方動衆財用不贍作而復止事畢乃告於京師以請置教諭訓導則學成而歷年已多人之幼者壯壯者老矣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學於外而建學之費商又不能支持則亦加商子入學之額凡業鹽者其子同得考淮揚另編册籍竈亦附焉而運司在揚州府治則使揚州府學兼領其

職而已昔者商竈之附淮揚兩學也入學之後不殊其為商竈今雖兼領於揚州府學猶存商竈之號為之定制科舉幾名廩餼幾石幾年而貢雖並聚一學而實與兩學無異也揚州府學之殿廡齋堂祠閣悉備無木石工匠等須則目前之費可省也而官僚胥吏與臺俸給咸仍舊貫但增生徒廩餼若干石祭祀犧牲粢盛如故則長久無已之費可省其十之八九也夫為商建運學費之長久無已者不論而目前之費數萬以殘敝之商而驟有數萬之費雖鞭撻不能足也若不建學但稍增廣

而領其職於揚州府學生徒廩餼之外無所加其費數百以數百之費俵散於商大商不過數兩則易辦也今財用匱竭豈可舍商之所易辦而就鞭撻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劄撥商竈列之冊籍後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為而夕就也或謂揚州府學州縣之入者且有其人矣而又繼以商竈無乃端緒紊雜而又病於苟簡乎余以為不然有聲之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建學於鎬京而四方之人皆來學而心服也雖辟廱國學不比鄉學者然學以明倫不異於

鄉國也東西南北條分類稽不可謂紊雜四方之人遐邇共集風之盛也化之美也不可謂苟簡且國子監有薦紳之廕子又有下第之舉人府州縣之恩歲貢及納粟上馬之士民其目不一近者武童皆入府州縣學揚州府學之有商竈也亦視此而已今議建學而爭訟聒聒巡鹽御史令各言所見故詳論之以俟採擇焉

今商竈子弟附郡學已如先生議但徵商之子弟尚格而未行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崇禎十三年五月丁未余弟淑度歿六月巳未余生日也余於是年三十矣廣陵之俗雖三十過必庀觴豆承筐篚以為壽如八九十者是日人咸壽余不以有弟喪而止余力卻之七月庚子余繼祖母春秋六十家君以其事問余余請罷祝而於來年行焉通國之士咸怪而駭余曰是不讀書故不與也乃援引古今以為議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外有期有大功有小功有緦麻非以飾觀也蓋哀動於內而服其服因以惡其飲食變其居處哀之有餘者非此無以安哀之不足者覩其服而勉以致焉所謂以故興物也而哀有不同服亦有差哀之重者其服重服何準乎準於哀也三年之外期為尤重其服在尊者不論卑者若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妻皆彝倫至戚而不能憖者乃死亾之際金石管絃不輟一家之中而胡越隔視一人之身而吉凶殊類恣睢錯亂猶可謂之禮乎今三年之喪世之失多矣或猶知其謬而不以為然也而期之喪未數月而壽辰或從而婚嫁鄉黨宗族往賀之遭喪者受賀恬不為怪是事也尊者於卑者尤甚雖粗有見識之輩莫覺其謬者其意但曰家統於尊尊者之慶不當以卑者止也吾謂其不可者七期之喪次於三年一等其冠絰之式衣裳之儀皆酌於三年之喪而稍輕焉既葬而始飲酒食肉矣而終其喪不與宴會今於其不宜飲酒食肉之時而遽宴會其不可一也飲酒食肉與宴會禮有其限而無分於尊卑也而期之喪莫重於父之服子何也父與子分之相去雖遠而其義則一父之於子如子之於父也子於父悲痛者累年父於子方死而嬉笑猶常無是理也故古禮父之服子有三年有不杖期國朝之禮長子眾子皆以不杖期依古之道推而祖之於孫亦有然者今以父而屈其子之喪又或以祖而屈其子服子之喪皆是聽說其不可二也賀必備音聲招賓客以為歡禮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父子之親非鄰里可比音聲之設踰於相歌其不可三也鋪几筵以招賓客而作音聲以悅之將服衰麻與而娛耳目快心志是廢其實將棄衰麻而不服與是又廢名也服與不服俱為舛乖其不可四也晉知悼子卒殯未葬而平公鼓鐘樂杜蕢揚觶爭之祖

父雖尊子孫雖卑不過君之於臣數月之喪殆猶
殯焉喪殯而樂是謂樂哀其不可五也禮爲殤服
降有長殤中殤下殤無服之殤非殤則服不降服
不降則其執喪之禮可知也今冠而有室年踰二
十不謂殤矣而齊於短折之嬰兒但服其服而已
是誣乎死者其不可六也會典期年喪服不許守
制凡律之所禁者其必有爲此者也先賢期喪令
之所著尙乞守制以伸其哀今禁守制矣禁之所
不及而猶違禮以便其私是何今不如古其不可
七也審於此七者則賀與受賀之非禮昭昭矣而
婚嫁者其失又不在賀與受賀也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若殘忍刻薄而
率意徑行幾何不爲禽獸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言人之所以生者以其有禮無禮者當速死也

三年喪服制辨

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
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
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
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
於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限起復之後猶謂未終
喪此三失也卑庸淺鄙人狃所見訛以傳訛雷同
公襲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句腐儒不識其謬莫
甚之陋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
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於一
時遷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時一年
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
三年加隆焉而倍之則再期矣故曰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
之有改也然大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
大祥皆用忌日取於月之周不主十二月有不計
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斬衰三年齊衰
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拾其文不解其指而
竊竊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

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踰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尚有兩月之禫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於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註有間月之詁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於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儻主十二月而不取於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闕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間月而禫爲二十七月二十七月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爲二十八月二十八月之失由於不計閏之誤也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緦麻禮殺則其數盈知期之喪爲二年卽知再期之喪爲三年矣世不達於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夫之起復爲未終喪而庶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禮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由於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在律勑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玄成於陳澔不爲無據至誤而爲二十八月爲三年此流俗相承之弊所謂無稽之說守禮君子宜校訂而歸於是者也或以爲禮貴從厚況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也豈可攻而之薄此竟不然無過不及之謂禮直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持之無其故求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讀喪禮矣且喪以哀爲本哀有發於容體者有發於聲音言語者有發於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盤遊無一不爲而獨衰麻被身越月淹時以表厚安在其爲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失若此又莫曉爲誤故備論之也

明晰

艾陵文鈔卷之三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好名辨

黃石齋先生以劾宰輔抵罪鄉邑爭述之余與客坐客有詆先生好名者嗚呼好名之說乃小人憎君子之不與同汚而巧以為訾者抑害莫烈於斯也士從其言必辱身卿大夫從其言必亡主之社稷爰作好名辨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姦邪以好名為傾陷正人之目咸託於此戰國時管晏申韓之徒方盛聖學王道不明假仁假義異言異行世鮮能察其失孟子以為必有不欲讓而讓不必讓而讓以干譽者蓋不欲讓而讓與欲讓而讓其相去豈不遠哉誠偽之殊王霸之分也以故忠信自盡不欺念之切切而見之於事事之切切而著之於衆乃無愧矣新莽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欺世孟子殆防其漸也君子務理之所當然而已理所不必然而踽踽以成高是炫奇之尤孟子不取也理所當然雖世皆不務而吾獨務之亦求協乎理已耳執云過者以讓國而論伯夷泰伯聖賢與之丁鴻劉愷乃病其激詭矣一其所當讓一其所不必讓也名非君子之可惡孔子曰揚名於後世又曰病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惡乎獨好之不可好之則有所謂假與異者矣或其不假不異周規折矩特立不懼天下心服而口頌宜如何以褒顯之豈反足詬厲予今一人忠而曰好名一人孝而曰好名推其意則苟且羣安不為忠孝而始快可以不為忠不為孝亦可以為不忠為不孝三綱九法如之何其不壞也好名孟子所賤不可執一而斷匿情如莽此為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慕於懿德而刻厲致力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為好名亦無傷者也激詭如鴻愷此為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經傳通尚前哲共由奮焉能勉於俗所公棄之餘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為好名亦無傷者也世之清議格物者區別而類析之則為善遂果而小人毋得借為辭矣

名為君子所重但病在一好字特為辨別挽回末俗人心使膚陋自棄反肆藉口一流無所逃避　庸菴

德說

天下有德者寡非錄錄不才者害之虛浮不實者害之也錄錄不才者與識仁義禮智之美也使告以仁義禮智而曉然於其理則奮猛果於用力矣而虛浮不實者有二。其一病在弛緩其一病在詐僞弛緩者鮮功詐僞者德之賊也論語曰主忠信徙義祟德也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而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德之有忠信如饑欲食渴欲飲必食飲而後快如色之白味之甘白受采甘受和故德。未。有。不。基。於。忠。信。者。也。今一善也務求其有得

於己無得於己而徒言之無益也務求有得不得不休斯忠信也善有於己無與於人已有其善人雖不知可也人稱吾善己竟無之不可也善不求知歸於自得斯忠信也苟或忠信則存心積慮無非為己而不為人又能盡己而非姑一試之時勤時倦也為己則毋欺己盡己則必成己夫如是則輝光變化臻於聖賢而後止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主忠信而徙義則德祟雖以學禮言而禮非忠信之人不可學也人之虛浮不實者則異乎是其弛緩者則亦志於善者也古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生民以來之所尊也嘐嘐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我可習而至也今日行之明日棄之矣圖其一則不希其二矣此其人益近正也稍有所獲而安耳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道而樂二者交戰未決此弛緩之病其患小也其詐僞者則小人之尤者也小人之惡則亦惡而已矣而。其。尤。者。則。惡。而。飾。之。以善佼儈險側渾敦窮奇而躬蹈周程口談詩書鄉國共賤之彼方矜機巧王莽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卽以婢奉子元此詐僞之病其患大也嗚

呼人不忠信而欲有德難矣余少好辭章長而未有述作德說以警吾友李艾山純質儒也而汪意聖賢可與入德者且以贈焉

有功道德文字

敬說

六經遭秦火遂滅漢興藏者久而漸出士相與誦詁講習通其句字曉其餙躬敷治之畧與制度名數而已精微妙蘊以試於心庶幾形而上者皆未及也濂溪周子乃得絕學於遺經程子充其類加詳而於汜濫浩渺之際得所措手之術曰敬後學進德始知要領抑敬不起於程子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然則敬者聖人發之而漢魏以來儒者但未之察也程子從千百世之下以聖人之語驗之已之心又以已心之所獲參之聖人之語覺進德

無踰敬者故終日矻矻而輒以告諸其徒蓋敬者一也一者不二之謂也心變而神忽彼忽此譬如電光之照奔馳飄揚不可拘持人之恃以為身之主者心恃以應物者心靜可制動而心動矣奚可役畢而心畢矣將何以安居獨裁無處而不當且心至靈通而憧憧擾亂何以云心治之莫如一一則可以有為可以合道天下莫大之患心務其事而又紛馳衆事心專於一不一則不專心不專則力不致力不致故事不成今深山茂林材木聚焉而兩人樵採甲舍斧斤無他圖也乙志在讀書尋

又志在圍棊尋又志在燕遊持斧斤四顧輒作輟止其所收不能比專於斧斤者勢則然也使去其讀書圍棊燕遊之私而專於樵採乙豈不能以如甲故曰可以有為也天下惟虛者萬端投之而入實則不入今有兩人宜刑或飲酒而醉或輾轉躊躇思其妻孥念其宮室財賄計其割裂傷殘愴焉悲惴焉懼醉者異乎是油油洩洩瘖而歌寐而寤已矣豈其識量之遠人醉則忘其死其所以能忘者何也酒實乎其中也實於酒者猶然而況實於理者乎心二則虛一則實一者所以實之也故曰

可以合道也程子之釋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嗚呼盡矣而又曰嚴威整肅則心一一則無非僻之干天下之並立而殊塗者其亦同歸而相資者也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矣而亦曰義以方外敬則內直義則外方斯其並立而殊塗者也外方則敬益篤內直則義自協斯其同歸而相資者（寫卷五自字大病宜索之）也天下無心存而袒裼踑踞者亦無袒裼踑踞而心尚存者學者兢兢業業心一而靡二而視聽言動皆循規矩其於敬過半矣聖人之道澗而難窮欲於汜濫浩渺之際而有所措手無踰於敬因推

程子之意而爲之說

學者入門下手之功在此

聖學工夫以格物致知爲首務敬是其中骨子也若易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確是兩條不得混說篇中殊途同歸之論泛而不的 庸菴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薦紳先生處於溷濁棼錯之世而孤潔自好不隨流俗困厄顛躓或濱於危而持正不回泣官臨政部民日可覩太平矣而爲讒邪所沮不克竟其施者豈非天下豪傑所鬪而志失氣喪蕁且望其復用以爲邦家之光四海九州之福者哉公性直方初提督山西學校以忤巡按逮捕繫獄會中丞鹿友吳公爲訟公寃始釋典兵武昌入以爲公之節義自此稍衰而公益壯勇敢任聲動天下廣陵鄉老咸嚮慕之請公爲海防兵備以私其鄉奏可頃

之公棹扁舟至整齊其屬而約束之當是時廣陵太守貪嗜酒荒治案牘之積以千百計而賄賂入輒置無辜於死民皆苦之公一日盛服詣廟召守與之誓守醉公厲色誓曰海防兵備某若有緣利肆虐者明神殛之守不得已局蹐而前公叱之悉指其枉憲受賕狀守恐懼不能出一辭公即辨死者而脫其桎梏時觀者如堵墻莫不讙呼共快焉士俊嘗誦烝民之詩及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每掩卷而歎曰不侮矜寡故不畏彊禦也聞者疑之一日適公堂見公訊鞫雖愚婦稚兒減畧威嚴語意

溫溫盡出於誠務察其實曲為區畫又在道見號訴於公每止車詢其詳公之於匹夫如此而高科顯爵同進之所黨朁御擅寵常情之所懼一以禮度繩之不肯假也則昔所云不侮矜寡故不畏彊禦者益信嗚呼世有君子有小人苟以革弊除姦爲心多便於君子而不便於小人必有喜有不喜者也世之喜公者奉職之循吏憂國之耆德而不喜公者殘猾之蠹賊壞法而亂紀怙侈之宦寺愛佞而惡剛者也故世之名卿碩儒雖與公有郄者亦於公無間言而心切憾公必去之然後已者類

爲醜徒也廣陵鹽漕重地朝廷遣中貴飭理羣僚傴僂趨拜於庭公揖之容貌甚莊談笑不苟中貴恨之無所發其怒乃劾公不敬上知公之直方不容而以鹽漕適倚仗之姑徵抑公不深罪也然公竟以此去士俊少而讀書樂窮討聖賢性理之蘊與古今廢興存亡之由有以天下爲任之志悼世居尊榮者率皆委瑣齷齪無弘遠器每因而自惑以爲學業雖崇慮有獨立之患也逮公之來見公之行事乃欣欣幸遇公爲師旦暮其有倣倣因以自堅而反顧學業未就兼之布衣之賤無從干於

公乃公至茲土纔數月而公解位矣雖然今寇盜倡狂郡縣殘破又屢告也上暫屈公尋不次徵擢虛宰輔以待文猷武功韓范富歐其身親之士俊亦奮厲磨淬極克其材薄有所建庶幾公之纖介獲齒於公之門也

袁公以清流被謫小人害正如此篇中欷歔惋惜

送王阮亭先生序

國家設官列職有一官必有一職以繫之故宅人於其官曰吾冀職之舉也人自居於其官曰吾冀職之舉也盡其職則能其官不盡其職則命之曠官曠官者瘝官瘝之爲義病也官曠而於官病矣阮亭先生以進士初試揚州府推官誠盡其職者乎推官刑官也凡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大獄於是訊鞫焉然執法者敢致法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而刑官之所以不執法者有二情賄賂也請託也賄賂請託者呂刑之惟貨惟來也賄賂甚（唐本云何待于甚）則輕重失而法瘝請託甚則曲直亂而法撓刑官亦以賄賂請託二者內愧於心故於法多所寬假雖元凶巨惡時有宥舍以樹陰德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豈不然乎刑官而不執法不致法豈得爲盡職乎先生交遊徧宇班荆飲食而絕其關說圖籍盈室稱貸講誦而禁其苞苴諸獄一斷以律揚州南北通衢姦盜窟穴罪之當死者不稍恕先生之所斷大獄視前官爲數倍嗚呼推官刑官先生執法以致法誠盡其職者也先生爲揚州推官之五年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余謂先生之爲刑官執法致法以盡其職者彰彰如此矣今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則勞瘁以盡其職者不問而知也余於先生之行言其大者爲先生贈　功令之罷八股而以論策取士也今之救弊之一務也然欲以論策取士而不造士猶不耕而求粟不織而求帛也八股之弊始於知名之士選八股之工者鏤版而以售於世士廢書不觀但熟記八股五六百篇則縱橫鄉會場矣黠者纂緝經史要語分門別類以供剽竊今　功令初更論策之選滋盛而割裂經史縫青綴白愈巧愈無用書坊祗此纂聚然則策論寧勝於八股乎余謂禮部宜以古論策之典雅可效者定爲程式頒士所應讀之書目於學繩提學課士以肄習非禮部著於　功令而私刊刻者有誅士不醉飽嬉戲則讀者經史矣禮部事之大者無過於此或曰先生於主客職在兩館此非其司也余謂造士取士禮部尚書之責也主事於尚書爲屬而屬有四司儀制祠祭精膳與主客爲四科貢雖儀制所掌而其中大沿革屬固可條議於其長官也先生到部乞以余言獻

明刑造士判然兩段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余讀詩及巷伯而竊疑於其言詩之語多溫厚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懟恚怒雖閭里詬詈莫踰於此烏在其爲溫厚邪孔子刪詩存之不去不惟存之不去而已且曰惡惡如巷伯蓋與之也世之有惡猶糞穢也遇而惡惡之而無不至安能餙僞以相欺巷伯之詩艮不云甚然而孔子嘗謂學易可以無過則易乃寡過之書也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有孚其九三則曰小人用壯君子用

罔貞厲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其九三則曰壯于頄有凶夫君子必樂善樂善必疾惡疾惡之極則猛很而取禍矣故易著之大壯夬兩卦以爲世戒也溧陽周盛際儒者也混跡浮屠渡江教授生徒余時避地輿化觀之樊汊盛際中有所不平於世每憤激以深詆其眦裂其顏赤恨不戮而肆之市朝者誦其文發姦擿伏世之傾險猾猾委瑣之狀無一逃於其訾議也盛際其所謂惡惡如巷伯者歟盛際別余而歸溧陽余愧無以贈初而學易但以易之指爲盛際規也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者剛處下而壯于進則凶剛難於有容下非宜逞之位君子伏其直方不量力而輕動自古至今未有全其後者也而九三之亂小人用壯者恕小人也君子用罔者罪君子也君子常舉趾高心不固卑視一切而藐之此其短也貞厲者雖正亦厲君子之所恃以無害者正耳雖正亦厲則正不足恃耳夬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與大壯初九同一義居下任剛無適不窮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壯見於面則凶矣君子疎而淺情有所拂輒見於面而小人或不堪或因以豫備數

數而致凶也卦之四陽而大壯五陽而夬其於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而易猶懼於君子之猛很不曰凶則曰厲曰咎無吉祥焉垂戒反復其諄詳也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雖柔聲愉色猶懼不免而況猛很于余之贈盛際者以此而已嗚呼儒者愛其死以有待也盛際豈不思乎

說詩學易眞實體認

送王槃夫之河間序

進士李屺瞻授河間推官以孫豹人爲紹介致辭吾友王槃夫而延之幕下槃夫年五十有六狼狽失意而有此役槃夫之窮可知也以槃夫之才而圖仕宦上之擢高科備侍從下亦貢於鄉校而作郡縣長貳矣乃棄如敝屣而僕僕於屺瞻不憚煩甚矣槃夫之窮也雖然學古懷道務有以及民不得施諸事必求見諸言言行而其事在人猶在已也河間距京師數百里屺瞻君子推官刑官以君子而於京師數百里之內爲刑官槃夫朝夕論說而斷之以經佐之以史余見河間之無冤民矣今天下大獄繁興他日有自河間來者道屺瞻之訊鞫多所平反余知屺瞻之德被於民而槃夫之言用於屺瞻也余告槃夫者惟揣時度勢毋泥古毋病今而已余既與槃夫善而又爲屺瞻所知於其別因以屬之

言簡而當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君子疾名不稱嗚呼士稱項黃馘老沒委巷而善聲不著於天下傳於後世譬諸物猶羊豕狐鼠也開闢以來羊豕狐鼠羣焉生死者不知其幾萬億矣今之人同謂之羊豕狐鼠而已不辨其爲何代何地其物爲某也士遊庠序談禮樂而錄錄無奇天下後世不呼其姓字別其州里頌其盛美浮沉起滅生且死於六合之間何以異於是雖然師曠扁鵲養叔公輸皆以一技顯於千百年之遠而莽操之簒杞檜之姦亦讙呶人口五尺童稚皆能說之君子固疾名之不稱矣又豈可以不慎擇所從而但名之云乎東漢之衰李膺杜密夏馥范滂等篤志厲氣好正惡邪見推當時當時亦慕之至被其容接以爲榮甚者椹質無畏而欲捐命以與之齒諸君子之名炳炳熠耀何如乎周程張朱譽盈海隅而廟祀久長豈其腐壞而名不稱者而動必中庸言必和平於孔氏庶幾矣東漢諸君子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意視周程張朱則有差焉然而先儒終取之者以其忠節高於唐宋而綱紀恃以不墜也自俗之重文藝而輕行誼始多剽竊

經史以要名足跡所至奔走投刺士之儇薄者咸附而樂助之交通郡縣顛倒邦治劫奪貨賂觸法禁喪廉耻反不及閭里無聞之徒而其人自視不啻王侯之尊嗚呼教化頹敗未有如斯之極者乃東漢君子之所訕詈而羞惡者也師曠扁鵲養叔公輸雖小技乎猶一手一足之烈也至今且崇尚之而永享其利矣是安能與之並哉蓋莽操杞檜之讙呶人口者耳雖人面而任冠帶無異於羊彘狐鼠也非特立之豪傑砥礪行誼輕抑文藝惡能成名六合乎吾友張孚聰性剛悄閉戶讀書不妄

交結燕閒論議薦紳之賢者懽笑喜形於色心願學之語及闒茸而富貴未嘗不髮指眦裂也其居喪講於古制父母病衣不解帶者數十夜晝則禱神求醫無所不至吁若吾孚聰敦本務實其東漢諸君子之匹儔邪惜乎其未知名而一鄉一國之外能識之者少也今余有益於孚聰者孔氏之道進德修業直內方外由心及身而溫溫如玉隤然處順誠有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宜其光於遐邇昭於簡冊也周程張朱孚聰上而求之李杜夏范諸君子姑舍是也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二十二卷武林孫佳儀編集余嘗欲撰次是書而不果喜佳儀之獲我心既讀而序曰天下雖甚難讀之書必有術以讀之自二帝三王以來篇帙萬億其間隤亂繁雜困人覩記者多矣而君子好奇愛博無畏於其難雖上林太玄及老佛諸書猶時觀而樂道況古今否泰得失之所存焉者乎視其所以為吾難而用吾所長以制之則警敏之士矻矻竟日者可安坐致焉亦未嘗不易也左傳號為難讀佳儀謂其書年經國緯

端緒紛出雖首尾貫通然諸國錯見覽者眩焉信乎其然矣孔子修春秋紀以魯之年而宋齊鄭衛諸國與魯同繫於其間一年而諸國會盟侵伐爭奪弑殺之匪一其反覆變易成敗利害之應近者二三年遠者一二十年而管仲子產叔向子家子之流嘉謀嘉猷亦寓於中左傳釋經因之故人之讀左傳也曉其卒而忘其初理之此而殺之彼紊擾乖隔不合不穿章句誦習所以不能無恨也宋建安袁樞創為通鑑紀事本末佳儀倣其法而為是書其編集雖有疏略而用心頗勤凡諸侯建邦

啓宇各私其土各子其民而禮樂刑政皆得專爲之迨儀既分之以國而又使其散列二三年與一二十年者棊布星羅義文相屬國之大故與公卿大夫言論功績比物醜類或一事而各爲源委或一人而自爲後先令讀其書舉目而賢否高下禍福興亡具覩焉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書燦然明白矣又何端緒之紛患於其不可讀也哉迨儀是書雖因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而有補於左氏非淺鮮也且春秋孔子之所筆削也褒貶予奪之義在焉儒生拘牽迷惑蹤跡曖昧而未關厥指豈少乎

迨儀授天下以讀左傳之術則左傳之所載如數計燭照矣因而進求於孔子褒貶予奪之義春秋重賴之則所以讀春秋者亦無過於此非獨有補左氏而已也

可爲讀書法

艾陵文鈔卷之四

艾陵文鈔卷之五

溧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杜子美七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訂也集既訂其詩若干首而別爲紀行述懷懷古及將相宮殿諸目凡三十二而詩各以類附又從而爲之註江陰朱熊鏤版以廣其傳余於市肆得此讀而悅焉既卒讀乃序之曰詩言

志人有喜怒哀懼愛惡之情而發爲話語溢爲嗟歎世之工文者以其話語嗟歎而形於詠歌人之情於是稍釋矣非詩之能釋人之情也情之鬱鬱者必得詩以道其隱告諸天下後世以爲吾之情於是釋也詩三百篇置其雅頌敷陳祖功宗德國風男女相戲謔者其忠臣孝子貞婦良友之愉快慟悼憂畏與夫褒揚譏誚余不知作者彼時情之所至何如而士君子讀於千百年之後猶動其喜怒哀懼愛惡而不能已者詩人之志切而其詩之言者曲盡也國家以詩造士而朱傳著於功令余見山水日星草木禽魚皆詳其名象而章句節絕之際續說補義使上下相屬作者深微之理亦見焉後生小子雖無師傳提命而坐得於三百篇之概者朱傳之功爲多也唐之詩人盛稱子美而子美七言律詩尤人所熟誦而爭效之者其渾雄富麗陶冶百氏豈待論乎而子美之忘身圖君樂善疾姦以至一家骨肉四海交遊合離死生歡笑悲泣咸於詩寓之集考繁徵賾貫穿辭指而子美之幽隱人不能曉者時亦爲之發明雖有不當而其當者已多矣子美之詩得三百篇之意而集之註

七言律猶朱子之傳三百篇也今覽於其書而音節神思具可見矣余觀集嘗議學校又嘗論海田古今利害較然不易可施諸政其構書合爲二室也左書陶淵明詩而題曰陶菴右書邵堯夫詩而題曰邵菴此其氣豈不偉哉而從事於杜詩者又如此嗚呼集之才行巍立當世之上不恃此以顯而於此亦可以見集之深於詩而開誨後學無窮也崇禎十三年春二月某日溧陽雷士俊序

以虞之註杜比于朱之註詩推尊至矣

正蒙紀要序

余嘗嘆古之君子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動適機宜而服人之心彼何以至此因求其故古之君子喜覽於書唐虞夏商而後賢公名卿之事迹心記而口道之時施於政其效可見矣今天下盜賊擾亂所過殘破强臣虎視持兩端以觀望覬在位諸君子之論議與其所以措置之者其史學可從而知也正蒙紀要吾友張孚聽撰孚聽舉史之大剛句修字飾倣諸銘贊之體以訓於蒙士而詳畧輕重皆有義存取易蒙以養正之意名曰正蒙紀要梁子奇鋟版以廣其傳於世嗚呼此非啻正蒙之書也書僅千餘言上自羲農下逮今茲嘉謨善績盡見於篇士之博聞强識者平生馳騁歷代百千卷間居持此吟咏由繹笑談而全史備具可無病於遺忘矣後生小子童而誦之長而各求其事之始終與其所以然之說如數往焉史學之興未必不繇此也史學興而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庶幾卓爾如古君子者跂予望之也故曰此非啻正蒙之書也孚聽爲文力蹷韓歐之成矩而折中於陽明良知之指戲謔之餘又編纂諸史刪繁歸簡非貫通而能若是乎孚聽患世不用耳覩孚聽之盡力於史學者如此則其馭人立政而爲世之所難爲者可從而知也崇禎十七年正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觀海集施子愚山提學山東撰詩二百一十有三篇文十有三篇詩之出入唐之初盛而新裁獨得具存世頗有知之者文則世之知之者少余不可不辨說以表其隱也愚山之文魁梧怪奇本於韓柳二家而余蔽之以二言曰構意高措辭古唐虞三代經傳備矣天德王道外內畢張而爾雅深厚非後世作者之所能及嬴秦而降文士輩興其上者亦於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指有所闡發又邪術弊政折中至理以告承學而操筆屬稾亦揣摩尚書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國語庶幾唐虞三代之遺文此豈不構意高措辭古乎今之博聞强識者所製疏議碑銘多至充棟宇然其於唐宋大家之著立纔為涉獵求能窮朝夕通老少而詠玩鮮矣況其進焉者邪則累牘連編皆瑣細虛華無用罕（此等字明人多用之）有逮於世之開物成務者而其字句亦自己而為之高近俚俗卑雜濃艷矣余是以於愚山特有取也愚山提學道題名記章丘學記厭薄八股忸怩難之而以教倫講藝為先以化民易俗為重夫八股功令之所載上下尊知河圖洛書者也而愚山

職考試矯枉如此至於鐵兵部平都督之忠李滄溟之才抑揚予奪有法而反復嗟嘆吞吐中節一何盛哉其誌禹廟與趵突泉來鶴橋者生創整鍊陳腐務去遠跨夏殷矣觀海集十三篇大抵然也其尤著舉之余故謂愚山之文構意高措辭古也或以為愚山之文旣本韓柳矣區區構意高措辭古不足以云也夫文莫隆於西漢西漢首推司馬子長班孟堅病其是非謬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賤貧由此言之是意有不高也蘇明允惜其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裂取六經傳記以破碎汩亂其體由此言之是辭有不古也構意高措辭古子長猶未之盡也嗚呼觀海集文纔十有三篇而構意高措辭古余辨說不置文之所貴者工耳惡在於多哉順治辛丑春正月艾陵居士甯士俊序

立言有體後一折尤自醒豁（肅菴）

宗鶴問山響集序

余論詩每謂詩當有詩人之意今持筆而咏者人有其指豈可稱詩而余所謂詩人之意詩三百之嘽諧澹泊發乎性情準乎義理者也古之豪傑不苟於富貴尹氏傾險頗僻居大師而秉國成至於天怒民怨而恬不爲怪也家父以節南山刺之幾於訕詈至今誦其篇猶切齒焉而衛之賢者思西方美人不得乃沉淪伶官夫俁俁碩人左籥右翟以承錫爵之寵而氣揚神怡不勝侈張者簡兮刺譽百氏而下咸嘉其趣操矣人之好賢固天授非

人爲也秋杜蒹葭白駒隰桑其於賢者涉風波犯險阻而往從不憚既見而樂留之恐其去愍懃綢繆雖昆弟之戚無以加者而記但曰好賢如緇衣何居其餘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所吟與文子文孫歌頌祖宗功德以薦諸清廟者可推而得也知此者謂之知詩能此者謂之能詩今五尺之童皆爭作詩然比物醜類致寫於煙雲禽魚而閨思宮詞流爲滑僻詼笑嫚戲失爲俳倡者有之格調雖高去詩人之意遠矣吾友宗鶴問工舉業知名一時年未四十歲貢於鄉蹙然告余幸勿言也簡兮之賢苟遇西方美人亦周召之亞匹也而兩伶官鶴問之文學足以擢科第爲公卿而以歲例貢京師彼尊榮自喜誇示於人（稍有知者當不知是）鶴問深欲藏匿惡人言之其迹雖殊其心則一也而鶴問近正矣辛卯壬辰之際余與江都葉博之辟地郡治東北之橋墅時鶴問在焉鶴問與博之及余朝夕飲酒分韻唱和後余攜家入城鶴問尋歸興化李平子李艾山自興化至鶴問又與余從之遊余迂拙何足算而博之平子艾山三人者今之隱君子也人之見之者望望然去耳而鶴問獨寄結分好雖所云中

心之好未有能過者也嗚呼簡兮緇衣秋杜蒹葭白駒隰桑鶴問身有其質矣而出入於漢魏上下於唐之初盛豈有不方軌三百者邪雖然鶴問通才諸體悉備所以抒其胸臆者不獨貧賤肆志之語懷友求助之音也山響集古律凡若干首以余說繹之則思過半矣今夫士惟患仕宦不至宰相耳天下哂之後世罵之彼不顧也自聲氣之道行士始不以讀書爲務而以交內爲急終日踵門投刺宴會相徵名其人類皆逐炎附熱之徒而端人遠矣乃呶呶談詩不絕口而余獨論於鶴問之詩

者如此順治庚子夏六月某日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頌中有規

談青令滁遊詩序

滁遊詩吾友談青令考貢於滁州而紀其征行及諸唱和之作也士之窮達得喪命也命授於天其取精掜美多寡有分遲速有期皆已豫定緣以成事舉而措之耳雖強有力者朝夕孳孳老至不知無益於故終亦止於其豫定者天啓七年青令與余方少入郡學後三年崇禎三年青令已見器重於督學李侍御而黜之其明年侍御又擢以爲郡士首當是時青令同郡士角技無能居其上者而青令又陶冶秦漢唐宋而爲舉業籍籍遠近所推

青令壯銳自謂鄉會高第計日可穫余亦度青令屈抑庠序不久而青令數試應天卒無所就始終二十六年中經二代歷九科乃貢於學膺　國家之榮豈可云非命乎人謂青令之才厄於明經將怏怏焉其心不快而青令見余色喜無異於人之擢鄉會高第者青令可謂知命君子矣滁州去江都三四百里往來不踰月而青令於其閒暇作爲古律詩十八首滁天下之名勝也方其步龍興寺登醉翁亭撫今追昔感慨繫之而思母懷歸亦見於辭有南陔白華遺意焉今對策殿陛遨遊　京

師其顧瞻山河關覽城闕詠詩見志不獨南陔白華之篇也順治七年孟春既望涇陽雷士俊序

結遠

三子惜別詩序

甲申秋余辟地興化日與平子艾山高談偉論上下古今非一朝夕也後余去茲五逢歷時六年而平子艾山纔一二見癸巳之春余將葬先考妣持誌文至興化求平子書因省艾山三人情好如故然余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纍纍衰憊幾同槁木而平子豪雄艾山朗遠氣志如昔對之輒慨嘆也語言既傾詩以識別各賦一章俾余題其首三月哉生明雷士俊題于興化僧舍

感時惜別無限低徊

文錄一集序

余性不喜制科之文而樂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夫制科之文士無賢愚莫不心專而口樂道之且學者求祿利之途在焉上則爲卿相下亦不失爲守令而獨以余性之不喜視之孌孌不能終日去之惟恐其遲也而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今一鄕一國士之通其首尾而按於口者少矣若反復諷誦而得其所以出言修辭與當時寄託微指天下幾人乎故其抑揚短長之節憂愁歡欣怨怒之意可自喻以悅其心而已舉以告人

罕有知者兼之功令之所不及而士之沉潛古學雖其持觚操筆追馬班而並韓歐無望於富貴也猶不得與苟且掇拾者比材絜藝矣然余之性樂此雖珍寶美麗莫之能易故終日閉戶觀玩於古之作者念其身之老而窮困也辛巳夏余於平生閱歷之書心偶念至每從而鈔之踰秋逮冬總寫漸多凡四十篇乃略以其類而編次分上下二卷以爲一集名曰文錄後之鈔者成帙輒編次如前兀兀窮年死而後已矣嗚呼余之樂在焉豈以人之罕知與功令之所不及而棄之又余數奇志屈而釋憤忘悶未必無取也崇禎十五年夏五月涇陽雷士俊序

艾陵爲文得力處在此

文錄二集序

余自十五年夏五月至今年之五月所鈔古今文凡一百五十有一篇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五代史莊子荀子孫子與漢唐宋及明文集而入以尚書禮記周禮去年秋時遂鄉試余既疲力殫氣拮据於干祿先是錄科擯棄不收溽暑乃渡江而南叫呼就試以圖一當中又喪妻葬祭之煩哭泣之哀顛頓狼狽怱遽未遑也故積日歷歲所鈔纔一百五十有一篇云乃分編五卷余稍晩周而後之文選莫有以經入者也間見好事

者取檀弓考工而扳其尤以雜次於疏議誌辨而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爾雅禮記檀弓周禮考工而外他繁重之篇則無口吟手披與文一視者經之入文選自余始而余之所錄又始於此故不得而不論也昔之聖賢學歸於道治己治人皆有要略之方正大之規朋友講習朝夕孜孜陶治淬濯奮自刻厲底於粹純其政刑法度內蓋情理外發觀聽非季世隨俗就功者之比而左右簪筆以紀者又皆聖賢之徒盛德偉業咸其躬行熟悉即所聞見而著之於簡詳密深厚使讀者坐而闚形上與

耿之蘊名數節目創設之故巍巍煌煌乾坤爲昭矣厥後至道衰熄能文之士不絕於世周秦之際雄剛質直盛矣兩漢以降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等焜燿繼起金聲玉振當時經營揣摩惟以修辭爲務而於堯舜禹湯所傳未嘗精思實踐故其是非頗或紕繆然貫穿馳騁有足多者千載之文宗之而周程張朱諸夫子生至道既泯之餘慨然鋭於興復搜求遺經表微闡幽而又述爲傳註以開示來茲然厥修辭之浮薄矯枉過甚經之斐然成章爲奕照人者亦未之究也須之學校歙焉嚴

尊與文家殊倫矣夫晩周而後之所著非獨以瀆麗類也其談說仁義雖未臻孔孟之室足履門庭者有矣而好善惡惡安民治吏可與經相發者往往皆然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通書曰美則愛愛則傳經所以垂久者其道既足尚亦存乎藻之助焉天道性命之秘後世方諺俚語而詁也出爲王言訓誡臣鄰如綸如綍矣而歌咏薦告祖廟者八音克諧也其山川州邑官職器制民風物宜綱布維陳譆一可覩非後世文士之可逮也嗚呼近之儒者貴周程張朱則賤馬班韓柳固其志不

在小亦晩周而後之意指有遠邇於唐虞三代者故謀道者懷淺陋之心生厭倦之念也苟世之作者本唐虞三代治己治人之術而曲中旁通廣有其文焉天下之士羣而諷之而考其淵源所自則至道賴之矣而又何病乎哉余將援諸經與古今之文各以類編懼天下之罪我而以此為經所由入之始故備論之見余非敢退儕經於晩周而後之所著乃欲世之作者進於唐虞三代也順治乙酉八月既望涇陽雷士俊序

以經入文選與艾陵獨得

有德必有言然聖賢所尚不在文詞玩物喪志有明訓矣是篇實先生畢生之志也而輕重本末失之矣　庸菴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人有動乎中必發諸聲詩撫事寓情之所為也而詩生於感亦復感人劉玉少雪懷二集成屬余序之余讀玉少詩而欷歔嗟嘆不能已矣昔余與玉少居相接也而家君素識玉少父耿邦先生往來慇懃其後余妹又許嫁玉少從弟敬修然余未嘗見玉少余之友於玉少由吾亡友鄭廷直己卯秋廷直為余言玉少乃締交通好當是時東南未見兵甲戶足里給百姓和樂士旦暮誦習而廷直博聞强識探周秦漢唐宋之英華而為制舉之文雄畧偉氣名滿江南北余亦方治舉業以求祿仕廷直誕疎濶深慕於韓歐蘇曾諸君子撰為書序論議誌記寢食揣摹左規右矩庶幾彼作者風指而玉少年未二十時耿邦先生雖沒然劉氏三晉巨室耿邦先生兄弟八人三舉於鄉徙居廣陵耿邦先生尤輕財好客交遊徧海內玉少俶儻豪放坐不安席輒狂躍大呼濡筆操紙旁若無人者玉少好學不倦辭章涌進姓字諠傳人口廣陵士之在庠序者必首推玉少公卿至其門恐後而廷直鬱鬱不得志困阨流離死者已久余又以朽材弱質自

棄遠遯窮郊荒野日與農夫牧豎酣嬉卒歲思余初友於玉少至今十有二年不獨日月易逝悼心遲暮而盛衰不常亦可悲矣玉少詩和柔澹泊得王孟之語意讀者所自知也先是已有雪懷初集今所作古律諸體益多乃刻爲二集嗚呼方玉少之慨然而賦也有目見耳聞而觸於其心者矣余讀之而搤捥彷徨如此所謂詩生於感亦復感人者也因述以著之篇讀玉少詩者覩余斯言其亦有悲哀廢詩而嘆者哉順治庚寅秋九月九日涇陽雷士俊序

似歐陽

直社分義序

直社與自中周良乙亥之春周良屬閔渭璜汪辰初王槃夫談青令鄭廷直張孚聰而爲文余以庸材獲與其事是時諸子志偉氣雄余亦嚴嚴卑視一世其相與論議皆有樹立不因循砥礪切劘以進於古人之意而其大指則確守程朱之傳註以達於孔孟中或有違者亦不甚遠也其年之秋得彼此互可者近二百篇梓譬成書後三年諸子窮凡而愈奮辭章日進余於其間遭大故然哀思之暇亦時勉於文也吾社之始爲文縱横奔放者多

有而猶蹈於規矩庶幾先民之軌至是出入左馬韓歐雖孔孟之微言寓焉滋弘肆矣初直社之未興也余與諸子先有見社楊顒若其舊交也後益以顒若自子及寅歲月又久故文增於前乃鐫爲二集嗚呼盛哉廷直以卷帙繁重自編其文首尾一家言青令周良繼之余因錄次先後集凡三十二篇使知我者可獨於其文以覩其學之所至也己卯秋雷士俊序

見一時人文之盛

近試卷序

今上卽位之初余年十七始入郡學三年拔於提學得與鄉試自是以來不爲大君子所鄙每試輒高等十年執母喪十二年夏免喪時科試已畢提學方聚諸生而錄其所遺余往赴之不遇踰年歲試又不遇余小試而困自此起矣乃合不遇之試卷梓之而序曰余遊於庠校者十有三年科歲之試七遺才之試一其中所遭提學五人而中心悅以爲知我惓惓不忘莫有如是役者也今有玉於此瑕瑜皆具人於其玉之美與所以爲不世出之

珍知道之而昧於疵纇見瑜不見瑕猶可謂之知玉乎余素好書吟咏於古人之篇未嘗一日暫廢然質鈍性拙力不稱志五經之章句粗誦習矣而牴滯惛耄前後遂失不能熟識以覩先聖之蘊奥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下及唐宋韓柳歐蘇王曾諸人之所著雖涉其流而據其華終不獲彼制義選言之妙以施之於論譔范曄而降史官之紀載治亂興亾之故存焉余曉其大略而未精詳也學庸語孟與周程張朱之指微乎難喻未暇講求矣此余之赧赧自愧而每試驚愕不敢與多士齒

今二試而二挫非知我之盡者烏能深窺至隱而服其心所以惓惓不忘也雖然斯文之盛莫盛於廣陵乎余將勉之矣以余之技藝生於窮鄉僻邑當必有所向無敵者而廣陵斯文爲海內之冠遺才試十取其一二而余擯棄至於歲試郡學諸生疾病事故而外占籍者七百人而廷直青令其英風浩氣余每歎以爲絕少至與同試者稽其優劣而定其次第十九人而及廷直矣三十人而及青令矣若周良式如渭璜皆嘐嘐道古耶乎身焉余則殿於四百人之後余生而廷疎然自期亦非庸

鶩今廣陵有十八人者遠勝於廷直有二十九人者遠勝於青令而較長絜短周良式如渭璜蓋又不乏余則遜者四百人余之技藝所謂車載而斗量也漢宣帝圖畫名臣麒麟閣始於博陸終以子卿或謂子卿之節外國所畏慕故抑之以顯漢室人才之盛吁子卿忠介窮然無與比明帝以相矜張若余之後多士則當於其實矣斯文之盛莫盛於廣陵乎余將勉之矣試卷具在觀者見余一日之知當必有爲余感泣者又余之文亦脫離流俗而退處無所表異不必讀廣陵多士之文而其盛

可因以思焉庶幾余梓此試卷之意也哉

怨而不怒

艾陵文鈔卷之五

艾陵文鈔卷之六

溧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嗚呼作人惟文王爲盛當其時緝熙敬止皇建有極詩書禮樂播之邦國周公召公左右將順遹遹丕變燦乎焜燿矣棫樸頌之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而一時髦士濟濟盈庭威儀言辭材藝之美猶可想見傳至武王畢榮閎散陳猷効力猗與盛哉非後世之能及 今上卽位宇內乂安偃武修文今年秋 詔罷八股造士以經史某時家食恭 詔讀之而歎曰此 聖天子雄偉之事也股肱大臣功爲多焉天下翕然鄉風豪傑之士承流宣化江都史以通校讐馬端臨文獻通考王圻續文獻通考鈔其尤者鏤版以行於世聲教訖於四海矣易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 上作人追蹤文王人文化成某引領以竢矣康熙癸卯某官謹序

西漢氣體

史際亭文獻通考鈔序

文獻通考鈔二十四卷江都史際亭删定杜岐公通典終筆天寶馬貴與補其闕略續至宋寧宗名文獻通考海鹽胡孝廉病其繁而難讀也著文獻通考纂際亭又删定爲此書會 功令罷時藝重論策際亭屬李杜若與其弟子仁校讐授梓古者仕學之道合士十五入大學閉戶誦習則取民人社稷之故而揣摩謀議諗以九年大成可謂久矣而非四十不得仕曰四十強而仕士自幼以至老凡二十五年日肆於治平之術其觀聞已熟循頭足不待別白而後識一朝登用推而施之無所疑者故其才皆奇偉之才也其政皆卓異之政也春秋公卿大夫智勇兼備居則冠裳應劇出則甲冑臨戎素之蓄積者然矣今仕學分而爲兩兒童學學有志科舉而所以立官者緘口不及也祇浮剽以求官是務裁四書五經之語爲題構辭吐意一放聖賢制非不善而巧便希世白首談孔孟詁義未曉累歲操翰墨簡札未閑況於其他乎幸而擢第膺 國家之重寄所謂美錦而學製者也敗事墮績勢固宜然際亭此書二十四卷而田賦錢幣

禮樂兵刑封建象緯諸類非其書本朝胡孝廉文獻通考纂而加詳矣士旦暮羣覽悉說之遇試以是發之言當職以是見之行沒齒不易也際亨此書豈可少哉貴與文獻通考元王壽衍進於延祐詔刊印以廣其傳際亨此書將有採訪如壽衍者上之固以編於　功令則此書非史氏之所能私也

康熙癸卯冬十月丁巳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救弊至論

仕學之分塗久矣一經比勘使蒙昧者怳然知其所關于天下國家之運會者不淺也　肅菴

孫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始自唐金吾萬登公迄今三十世近千年矣而其官爵地里卒葬日時以至其妻之名姓星列棊布無一遺者盛哉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堯舜禹湯文武古之帝王也而太史公詳其世次歐陽子議之其言曰唐虞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下傳其四世孫舜舜復上傳其四世祖禹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紂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帝王顯人太史公良史猶舛戾可笑而孫氏歷三十世近千年纍纍如貫珠奇矣吾友孫無言與其叔父去瑕等恐後人之蕃衍而散處不相識也乃自彥達公而下重修正之嘉語善行亦著於篇嗚呼無言交遊徧海內慷慨綢繆情義甚篤而其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如此康熙癸卯冬十月丙辰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以大證小

用畫家托背面法止言其舛戾者而孫譜之詳

析可知有結構文字 肅菴

閔渭璜壁帖序

東坡有言三代之衰聖人之道不明而所以猶賢後世者士未知科擧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爾可用出其意之誠然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狥人務爲射策之學其言不叛聖人而皆泛濫不適於用余因而論之申韓之書慘覈少恩於孔孟奚翅白黑然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起可措而效者見之明而計之熟也世羣聚一室講肄性命之理雖非科擧射策之倫而慕夫高美泥先民往迹步亦步趨亦趨揣摩億度退而筆之簡嘗試爲之能無踈乎欲去是弊也莫如不苟同志在不苟同則其發於言也或同或不同皆其意之誠然者矣陸子靜淳篤敬直海內所宗而鵝湖之會朱子與之反覆辯議勤至數十甚矣君子之不苟同也余友閔渭璜少則好道其子六政官按察司督學廣西渭璜有褒贈之寵乃絶遠公卿閉戶著書薄晚與故人飲酒醉則極詆先民摘其語以爲訴病雖太極圖說籍籍猶不慊焉渭璜可謂不苟同者然自其爲秀才時閒居有悟卽書之紙以黏於壁名曰壁帖旣貴屛人嘿坐得

肆力此思及輒記注言甘益多繕寫成集嗚呼渭璜不苟同如彼則此之紀錄其不同先民者己所持之有故也其同者亦不能不同者發於遂之誠然可知也莊子漁父盜跖胠篋諸篇嫚駡孔子東坡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曰楚公子微服出亾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駡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余謂渭璜之極詆先民蓋先民之一助云康熙甲辰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善于規諷

是亦先生之不肯苟同者言下有意然則壁帖可以想見矣 庸菴

焦山古鼎圖詩序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爲相國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人家壽惡其不祥捨於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有周鼎一驗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躬恤衛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譔其祖考之勤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顯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前烈者也而發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爲圖縱横尺寸備矣又叙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今之循吏且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丘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奇索幽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夙漏詩之雅頌之餘音矣康熙乙巳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摹左傳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世以西樵阮亭兩王先生比子瞻子由誠有同者子瞻子由少年登進士科又多才兄弟至京師赫然聲名動海內今讀其遺文子瞻之論語說易傳書傳東坡集子由之詩傳春秋傳古史欒城集莫可低昂者則當時金聲玉振連軌並驅極一時之盛西樵阮亭兩先生皆弱冠以甲科起家所至著述王氏之言滿天下學者翕然稱之信哉其有似於子瞻子由也然子瞻子由之剛氣直道侃侃獨立齟齬不合於世而子瞻之所遇有蹇乎子由者

子由於神宗朝謫監筠州鹽酒稅五載不得調哲宗朝落職知汝州耳乃官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而子瞻之爲御史李定舒亶輩媒蘖逮赴臺獄其不死者幾希矣阮亭先生今自揚州理刑爲禮部主客方大用而西樵先生以典試繫獄踰八月纔得釋何其似歟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先生之所爲詩也先生初仕國子監博士出使山西擢吏部考工稽勳尋以吏部典試而繫獄此博士出使及吏部典試繫獄之詩也先生與阮亭先生以詩聞遠邇而阮亭先生之詩雄傑瑰奇譬之子瞻之文先生之詩沖和澹泊譬之子由之文其比於子瞻子由同而異者又如此康熙乙巳七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論兩先生生平不爽毫黍

王幼華詩序

王幼華詩各體悉備亦各體皆善而余獨愛其五言古詩孫豹人詩之大家每談詩稱幼華不絕口余獨愛其五言古詩何也詩莫難於五言古用兵攻堅則瑕者堅幼華攻堅而堅瀉矣瑕之迎刃而解可知也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由余觀之子昂感遇諸作格韻去漢魏不遠已爲于鱗詬厲而唐之詩人首推杜子美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及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什尚髣髴漢魏可與子昂

感遇相頡頏而北征奉先詠懷雖淋漓詳盡風雅之道蕩然破壞矣此于鱗所謂唐無五言古詩也五言古詩之難如此幼華五言古詩簡勁閒遠意思俱在句字之外頗得漢魏遺矩其模杜者亦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類耳難者既工他體罔佳率人之所能爲者不足論也幼華生長秦中少登進士發憤治詩至廣陵以其甲辰乙巳兩年詩授梓而丙午春詩附之余撮其要義著於篇康熙丙午孟夏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品幼華詩極當而于鱗之論尚未足爲據

北歸錄別詩序

西樵先生旅於揚州者十有五月將告歸置酒城北之墅前期徧誡於交遊及期灑掃早治具再速頃之彙彙而至籩豆既列獻酬迭行酒半先生拱而請曰余之歸有日矣盍贈以詩於是取江文通之別賦三十六字人各鬮之體五言古限以十韻遂酣醉盡驩而退翼日群致其所爲詩者江南則王式之白仲調陳散木吳野人鄧孝威李若金卞雲郭宗梅岑華龍眉許師六汪左嚴汪叔定王仔園汪季甪蕭靈曦夏次功程穆倩孫無言汪長玉查二瞻吳西崖浙江則李山顏黃復仲孫介夫姚端木邵天自張礼能姜綺季江西則涂于山湖廣則許漱雪杜茶邨福建則黃帥先高雲客山東則孫道讓陝西則王槩夫雷伯顲而郭飲霞高小郤又自爲韻云名曰北歸錄別詩先生之留別必以來宇者諸君之離合不常冀其來以爲深幸也康熙丁未秋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擬韓

爲僧募修周墅廟序

由余草堂而西南五六百步有廟曰周墅其神東嶽古之王者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覲東后考其功罪而慶讓黜陟之廣陵固東諸侯之宇矣然則岱宗之神福善禍淫其於廣陵職所分司亦畫疆受地定理故廣陵多立廟以祀雖邨落皆然而周墅神威最著每春老農祈穀秋大熟衆釀金招俳優陳豆籩而賽日逢壬子閭里無子者什伍行禱朔望夫婦庀牲酒以報戛鐘擊鼓相繼也廟修於萬曆歲久寖圮丹雘黯昧牆棟傾欹僧普德欲創而新之將募於士人與鄉薦紳余所舉以告者二言而已神之職。有專司則義不可辭今州縣之長輸財槩供者職之司也況岱宗方伯之尊乎神之威。既著則事有必至今千金之家銖兩賞罰于奪小心敬畏者威之著也岱宗操生殺之權泯泯厭靈普德持此說以往當有勇於施者此廟坐見其成余翹足俟之康熙丙午冬十月艾陵居士雷士俊謹序

此等文最難作序特高古

孫介夫文鈔序

孫子介夫文鈔若干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逮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諸人起窮討而爲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事闡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於史漢者而布置谿嚴寄文之有法方圓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義之士乃倡説曰尭典義盡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疎寡學之徒幸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目未覩古人之誤著私智妄造詛贊聲誇蒙

稚須白閉戸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攺比股而充代咸嘐嘐示人曰此疏狀也此論議也此序記碑誌也斷木爲棋梡革爲鞠莫不有法六經之餘文僅在茲而荒繆無所準但自我圖之高於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之笑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罔羅舊聞援拾成語緦緦某字依於某篇某句採於某篇所謂疏狀所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浮華盈牘無一由己出公相剽襲卒歸於臭腐兩者鈞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終難復古乎介夫之於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於史漢發揮事理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纂甃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夫也抑左國精鍊沉奥可與史漢相輔而行八大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鑱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國且然況其他佶屈聱牙者邪文之詭怪譬食之昌歜羊棗性之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於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易天下舍粱肉而啗昌歜羊棗又欲人之舍粱肉而啗昌歜羊棗噫其近狂惑矣介夫之文間揣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詭

左國一正之以史漢八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於古人之文師其意而已遷周紀述武王入商紂宮之荷罕旗把鉞執劒者顧命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厠以武王再拜稽首固効之於霍光傳爲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不剽襲而祇師其意率可見耳愈宗元修諸人文之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者其不盡善者也余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爲文者康熙六年夏四月艾陵居士雷士俊書於莘樂堂

法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事有出於一身一家之私計而爲天下無窮之益雖傳所云甚公無以過之財不損其豪毛先後移置之間而功成人享其德者凡民猶爭爲焉况於豪傑之士慷慨而奇偉者乎夫義與利相爲重輕其上見義不顧利社稷之大故古今之大業奮勇獨任視棄萬鍾如敝屣此聖賢之徒而自爲者恒以爲難其次則義利常兼矣用資於人而效通於已人得以遂而國亦濟然不費之惠聖賢有取而顯名厚實歸焉雖自爲者猶樂稱之無庸訓誡而喻督責而趨也淮鹽之達於湖廣江西也必由儀眞而自江都以之儀眞則楊子橋太子溝舊牐口其必經也河涸水淺不能輸運舟抵此必分稅其所載於小舟商困且勞鄉人白公其意謀於家君欲斂富商之金開濬而使諸商徐償之他日設簿以紀之余爲之言余謂楊子橋太子溝舊牐口之不開濬也其害有三而商之身家之謀不與焉廣陵轉漕要地阻阨而難進疲徒衆竭府庫一害也南北之貨從水道至者皆止不得前二害也守支積滯交易愆期虧喪課例三害也役卒怨歎賈客傷嗟有司束手無措此其爲病豈一端而已乎苟發憤開而濬之則去三害而得三利矣漕艘遄行如履坦塗一利也百貨咸集戸困以饒二利也官課順時兵食兩足三利也問其本圖則爲鹽之赴儀眞而無淺涸勞困之患問其貲則豫貸於富商而衆商徐以償之此所謂計私而甚公財不損而人享德者乎嗚呼洪範有言既富方穀商之業於茲土者皆君子而富者也雖舍利就義猶起而爲之如斯之義利兼而顯名厚實之所歸者亦何畏忌而猶豫也哉巨萬之金可日致焉河之底績且立而俟也崇禎庚辰夏五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區畫利害鑿鑿似大蘇

義字旗會計簿序

商鹽自河入江達於湖廣江西而以旗稱余不知其何說大抵軍有旗以一觀視肅部伍察究愿鹽之爲利至溥且奢而其舟檣帆相望弊所從生樹旗用識而各有以命其旗絛理髮整一如軍然亦其勢也吾鄉田欽台李俊吾醵金鳩衆斂淮南之鹽還化湖廣江西其旗名爲義字旗夫欽台俊吾湖廣江西之役以謀利也而取於義字以相勸誡收支出内有簿綱紀源委具見於簿余亦以義字之意論著之首爲勸誡也憂國忘家之謂義慷慨信巳諾之謂義福不爭先禍不避後之謂義然聖賢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分宜如黑白香臭之各別而易傳言理財又曰義則義利殊塗同歸也士章甫逢掖耻生產作業不校其高論雅姿有足多者而閉戶窮經心切干祿及其擢科入仕聚貨貪得不知饜（猜帬云竟不必充）滿充其類蓋與販夫市兒異者幾希矣而農晨夜力穡以贍父母妻子殷周盛時溝洫之際廬舍連接供賦税習戰陣篤往來共緩急尊君敬長敦族睦隣恩至洽也至於工商末技見抑於王者而工飭材治器商通滞致遠修勤守法遐邇齊力上以奉公下以裕私不獨忠愛和樂見風俗政教之隆而名公碩卿如伊尹傅說膠鬲出於其中豈可謂非彬彬有道者邪兩淮鹽課甲於兩浙長蘆山東諸轉運司　朝廷食租衣税邊備兵儲大半辦於淮南北淮南爲最又於常額外時有以助不虞之急而商之富者貲累巨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則其倜儻慕義非閭巷細民所可幾也人之趨利如水走下傾牆壞隄防不可禁止故很狡者秘其蓄藏至鞭撻加身而不肯以輸於官而利之所在至冒刑禁以試之而不畏若此者爲姦平居握手言笑酒食相徵招歃血誓天定約兄弟生死不相背一旦患難流離則棄之而惟以相累而有利僅毫髮則匿以自與淮恐人之覺若此者爲偷姦與偷二者皆非義也是役而以義字名其志非苟而已者姦與偷二者有一焉則是以義名而其實不義矣豈非又與於不義之甚者乎嗚呼士汚穢凡庸至今而極物窮必變立賢無方將有名公碩卿如伊尹傅說膠鬲之儔出於農與工商者欽台俊吾勉旃廉正自好庶幾今日以義字名旗之意也順治八年季夏涇陽雷士俊題於

湖濱之莘樂草堂

先生痛惡挾勢利自私一流借題發已胸蘊亦足使鄙夫心洗　膚菴

程明宇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孔子於舜之大孝舉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世之言孝者始重祿爵矣天子而降公卿大夫類皆以官褒贈其親而奉糈之所入可無慮於大亨之養士俯首讀書一朝登科第積日累勞則為公卿大夫矣天下無不可致尊富於其父母也故為人父母者莫不以是望之子而為人子者莫不欲取之以順乎父母雖東漢毛義猶奉檄喜動顏色者而貪鄙之夫覬覦毀禮義喪廉恥無所不至亦以此為口實堅不可破余謂聖賢之言合其數說而論之乃於理可以無害孔子語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孔子之一說可與論舜孝者相左右也天下固有尊富而得親之歡者亦有尊富而不得親之歡貧賤而得親之歡者今之金印紫綬持粱刺肥列於宦籍者以千萬數未必皆孝子也甚則有乘危履險而二人詒罹者安能得親之歡乎孔子七十弟子之徒曾參閔損以孝著曾參終於魯閔損不仕季氏皆未聞其獲崇爵重祿也而孝彰於後世者能得其親之歡也由此觀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明年春吾父歲七十

矣今年吾母五十余與諸弟皆顛躓庠序燹頌相謂吾輩之負罪引慝者不在於因窮也憮然如有失既以自治因以論天下之爲子者苟能愉色婉容觴酒豆肉其親欣悅無所慽又何校於尊卑貧富之間乎舅氏靳君尙之爲余言庠生生慧且曰今年之冬生慧父明宇公母張孺人七十春秋矣同社諸君子稱觥以爲壽夫以生慧而在學補弟子無一命以爲公與孺人光榮余疑生慧將有不快於心而同社諸君子亦將爲生慧不快者今天下固多故矣。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使生慧建旌門賜弓矢鈇鉞貴顯極矣而依違苟且無所就生慧不屑。公與孺人不樂也若生慧捐軀犯難有所棄而不顧。斯則丈夫之雄略矣。公與孺人又不樂也。今生慧讀書大邦爲秀才而所與往來多廣陵一時名士公與孺人家温食厚而春秋七十步武強健備天下之福生慧拜手稽首進一巵於前同社諸君子述古昔而譽盛德公與孺人鬢髮皤然飲酣樂作相與道少壯時事吾不知生慧在高位其樂視此何如也而天下之興亡成敗無所與於其身若秦人之於越人雖公卿大夫不與易矣故余三復孔子訓子路之言而告生慧有進焉者生慧之於公與孺人同社諸君子之於生慧皆可大快於心也若余之所以壽吾父吾母者祿爵既曰有命矣而分所優爲者又未之能一焉此所以竊自愧也生慧壽公與孺人之辰余往賀之而徧觀生慧之壽公與孺人以盡歡者持以壽於吾父吾母也

聖人立言無所偏倚其論舜大孝處正是徹上下包顯微而言中庸拈出正以明庸行也明眼會心自無滯礙若說捐軀犯難親心不樂此則

常人之情文欲順人情以夾發未免長流俗苟且偷安之病所關甚大不敢不辨 庸菴

壽江母金孺人六十序

余與辰初同盟者十有三年同盟諸子淹滯顛頓
崇禎十二年辰初先諸子而舉於鄉是時母金孺
人春秋五十八人皆以爲孺人當喜不自勝者而
辰初從南幾燕鹿鳴而來也孺人正色誨之曰丈
夫不能重科名而以科名爲重非汝父志亦非吾
教汝讀書學古之志也後二年夏某月日孺人六
十初度矣四方交遊及同盟諸子群集以賀余揖
辰初而言曰辰初今世之士所朝夕營求者余知
之矣成童之日即揣摩記誦以要富貴其庸劣無

能黍辱於科名甚矣緣科名以爲異耳其既仕也
汙穢苟且恬不爲怪意謂吾假科名以致尊官厚
祿已足誇示於閭里炫燿於妻孥矣至令聖天子
厭薄進士之驁憤欲罷之而廣開他塗余在下竊
常非笑聽者以爲狂且謬觀子之舉於鄉而孺人
之所以訓誡於子者其意比之今之薦紳先生何
如哉孺人正位乎內故無所顯於世而獨諄諄以
（庸菴云以下深奮）
訓誡其子也子博聞多見文采爛然已卯之役人
莫不以爲南畿得人焉癸未禮部將復聚天下士
而試之子且掇高第則道德事業超卓一時以繼

國家賢公卿大夫之後者亦云有光科名而可矣
砥礪自今日始庶幾子爲養志而出於嘉殺旨酒
之外者乎余善孺人之言因以孺人意之所屬望
者爲壽

正色而談砭愚鍼頑此等文足見艾陵風骨而
氣體亦簡勁可愛　庸菴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養親言菽水其說始於孔子余考記之所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盖子路傷其貧而孔子聊爲是寛解之辭耳非通論也然世之公卿大夫富貴赫濯明發二人有憾者多矣而俯仰坐起融融洩洩者每在於匹夫然則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孔子非獨爲子路言之也今膴仕之家閨庭廣廡旁陳鐘鼓中列俳優羅鼎俎烹牛羊以爲宴會非不具美也而驅馳閩越瘴霧之鄉奔走燕晉風沙之地棲身萬里父母飲泣思一見惟艱又功巨者嫉衆位尊者身危禍害生於所忽深淵薄氷至重煩父母之慮而閭巷負販之徒糲粥菜羹晨昏左右疴癢抑搔出入扶持彼刑戮市朝流放要荒絡繹接踵而高枕安寢無所耿耿於懷者故曰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也今年春三月戊申張母童孺人七十初度宗族戚友稱觥以賀或以孺人仲子天民才雄氣盛尚蹭蹬科場莫爲孺人光榮孺人嘗有不懌者余曰不然孺人子象辰溥公書紳皆魁壘丈夫也居郡城之北隅衣輕乘肥翩翩都雅而天民構草堂湖濱誦詩講禮孺人往來就養進有市壆技巧之好退有田野雞黍之樂老幼群居燕處而脫遠憂患笑語達日夜此膴仕之家之所不能得者然則象辰諸君之所以養孺人者事親之極量也使天民而掇一第小之郡邑之任大之備員公孤必有以絶裾致勸孺人者而天民才雄氣盛觸忌招尤孺人其輾轉念茲不能一夕寧也宗族戚友稱觥余以斯言爲孺人獻

似震川

菽水承歡必定非事親極則艾陵故爲是言以矯世之高官顯秩反以辱親者耶若説孔子聊爲寛解子路之詞則又非是 庸菴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順治戊子九月之五日余鄉王某母侯孺人於是春秋六十矣孺人家於蒲州親舊之遊廣陵者謀製帛陳辭以爲孺人祝乃請言於余余稽求福之說始於詩人而人之望福無已雖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備極天地間之美未肯侈焉自足猶豫計於其來者曰如何如何也故人之頌禱者不以躬膺者爲慶而縱稱未然昌熾以夸矜其耳目恣逞其胸臆余何以爲孺人祝亦以孺人見今之福悉道之以爲孺人進一觴也世之震炫賢愚而使人傾慕愛悅之不厭者曰公卿大夫而已余嘗思其震炫而傾慕愛悅之實不過以其位尊多金而天下之珍奇盛麗欲無不獲又身宅將相而當世之薦紳與布衣韋帶締分好揚聲譽以爲觀聽光榮余持此以論王氏而公卿大夫之所震炫而傾慕愛悅王氏皆有之可爲孺人賀者孺人三子伯寓廣陵以鹽鹽爲業而仲季皆秀才干祿仕余所以謂其無異公卿大夫而爲孺人賀也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厥後建都於燕廢爲下國而器物工巧屋宇華壯猶有都人士之風巨族名家挾重貲以市淮南江南之所產轉而歸晉其珠玉綺縠等於姑蘇錢塘矣王氏世治生商賈而伯克紹先緒則其養志爲孺人窮歡盡娛者有一不備者乎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一也國家敦崇文教天下之士閭吟戶誦通經學古最於吳越十室之邑構社講藝士之出類拔萃者姓字溢童稚齔跡徧區夏趙魏之俗競相倣効士入鄉校以文會友數十爲羣歡如昆弟歲時伏臘車馬滿門王氏仲季彬彬儒服列於士林其肩摩轂擊相聚於其里者可知矣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二也天下之人相惑於其名而已不思其實也公卿大夫有其名而無其實人必不樂可知也有其實而又有其名人之所以樂也若孺人者有其實矣但無其名耳而又何慊乎余之所以爲孺人賀者此也雖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善降之百祥人之爲善者其致福也猶持券以收債於人以余所聞乎孺人事舅姑孝謹撫人之孤同已子此豈易及者歟蓄之厚者其流弘淮南貿易湖廣江西貴出賤取能者累財百萬伯心計過人陶朱猗頓未可量也仲季方以科舉進豈老於庠序者由是言之則伯仲季

之所以壽孺人與余鄉人之所以爲孺人壽曷有
艾哉余亦不敢祇以孺人見今之福爲孺人祝也
援公卿大夫爲此亦有激之言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自孔子有仁者壽之說世傳爲確不可易仁者之
壽靜故壽也人生而有欲而欲即以戕其生無欲
故靜其長生也如水之寒火之熱有必然者道家
煉養之方雖不本於正而靜以獲壽其指與孔子
略相似也然知者動動則樂樂則壽蚑虼喈膚通
夕不寐耿焉一心百憂攻其內一年而顏色枯三
年而鬚髮白矣解其紛釋其縛于予焉融融焉耄
而不衰豈足怪乎士俊持此論天下之人而以爲
吾妻叔父克念公之壽非偶然也公老甚矍鑠兩

目無昏花意步趨彊健夜坐夜闌不倦何術而若
此公性豪放在關中爲秀才時讀書之暇輒招友
朋飲酒市肆酣飲極醉狂呼大叫不可繩以禮法
及棄秀才而治鹺於廣陵也輒相誠羣飲胸次磊
落無一事入其靈臺者公之性於動爲多樂其宜
矣然而哲保身處物之嘉謀每錄以黏於壁黜浮
薄敦樸實則其厚重有足稱者焉公非無得於靜
者靜固壽動而樂亦壽是以矍鑠若此也康熙乙
巳九月十七日公八十初度士俊俯仰低回感修
短之不齊而重爲公賀者崇禎戊辰士俊年十八

歸娶於秦公繞四十餘侍御之風采猶籍籍人口趙氏聲聞未墜公又以文有名於學而公之兄子爾蘊能文工書者名遠邇涇陽知名之士與公輩構社爲文士俊執筆硯以隨其後見公作文戛戛陳言務去同社皆盛推許公自期甲科計日可取而至今三十六七年之間爾蘊久逝同社存者有幾士俊五十有五獨公在廣陵年踰八十矍鑠如世之四十者但未登第耳士俊既述公所以致壽之由而又以公之壽交遊罕覯者爲公賀

結處仿韓

孫鳳山四十壽序

士之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者其出也有所圖其處也有所樂矣世之腐儒以營衣食畜妻孥爲務拜一官効一職畏首畏尾慄慄懼不免及屏居田野垂頭蹙頞儳焉如不終日者是比閭市井之庸徒也武進鳳山先生者誠烈丈夫也先生爲秘書院檢討抗疏言事其目肅科場勅巡方自請補知縣順治初　世祖召侍御史之差遠者坐而賜以茶法語叮嚀京省侍御史皆中其選綱紀整飭四海有太平之望後陵夷衰微先生之議巡方蓋推本

上意而言者而丁酉之役　世祖痛恨科場之弊赫然震怒急欲掃除之殺戮流竄悉用重典由先生之言之啓也當其時優詔褒答然先生之自請補知縣也尤奇先生　朝廷內相憫兆民之阽危而願外宰百里刻期報政幾年無訟幾年家絃戶誦又援嚴助朱買臣之故蹟求宰其本邑　世祖降詔切責尋以狂疾放使南還先生於是逍遙林壑與朋友賦詩飲酒絕口不道仕宦初成化弘治嘉靖間羅圭峯李崆峒王遵巖唐荊川以文名先生從祖文介公錄其集以行於世先生御而刪之

而增以王陽明歸熙甫諸子伉儷斯文爲任矣康熙乙巳十月朔日先生四十設弧之辰舊遊先生之門者爲之乞祝辭余曰先生於禮宜賀伊川謂生日置燕張樂惟父母具慶乃可先生二十而登第主辛卯北直隸鄉試所獲英才徧天下位止檢討其抗疏敢言籍籍脣舌者若彼而太翁太夫人年纔六十有六戞鑠康寧金紫焜燿鋪几筵奏絲竹衆賓雜遝稱觥盡歡誰曰不宜余杜門已久不能遠賀先生述以爲太翁太夫人壽

風山行跡甚奇文特以抗疏爲重

朱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守義古今之大端也見於經者詩咏共姜春秋載紀叔姬而已衛世子共伯蚤卒其妻共姜毋欲嫁之共姜作栢舟以誓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言哀切而果斷百世而下讀者猶見其心齊欲滅紀紀季以酅入於齊請後五廟紀侯大去其國齊遂滅紀紀侯卒叔姬歸於酅是時紀亡叔姬以宗廟在酅當奉其祀不歸魯而歸酅春秋旣書其歸又書其卒及葬褒之者深矣余嘗論之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共姜叔姬立意堅確昭日月而貫金鐵兩人一揆也然而兩人之遇有常有變而其識量亦各異者共伯史記言代釐侯爲侯而爲武公所襲譜系釐侯之後卽繼以武公而無共伯維不可詳考總之共伯卒於衞之全盛社稷民土如故共姜貞潔不辱無愧共伯於九京已矣而紀侯之卒紀國旣亡社稷咸墟民土悉棄紀季以蕞爾邑入仇讐而爲附庸叔姬歸酅以承先祀紀之血食不存於季而存於叔姬巍巍烈丈夫也禹顏易地皆然共姜處此能不

能未可知也朱孺人鄉貢湯秉葵之母孝廉石臣之祖母孺人年十四而適太學某二十而寡時孺人之姑卒而秉葵纔四歲舅懼孺人苦節之難久而孤無人撫也孺人毀容自明平居啗蔬曰淡泊所以指志也此於共姜何讓焉石臣方娠孺人語秉葵曰吾聞陰德可以昌後會歲大凶貸不能償者竟燒其券已而生石臣崇禎末大疫死者相枕孺人爲櫝三千已歛舅沒秉葵幼或害湯孺人弗校其人構禍時秉葵嶄然頭角人曰盍報怨乎孺人曰毋助虐孺人左右湯氏才蓋有過人者余謂

可比紀叔姬而叔姬存紀於旣亾之餘孺人輔湯氏於將熸之始事固不必盡同也康熙乙巳正月十二日孺人六十初度戚友製錦屏以賀溧陽周盛際爲之請辭孺人守義著於州里頌於薦紳之口而秉葵石臣一鄉貢一孝廉交遊舉觴來賀者肩摩轂擊予故論次其事俾書于屏以志樂道之意

引經見議論

汪生伯六十壽序

新安汪生伯公崇尚太上感應篇持正戒邪燕居廪廪上帝監臨毋瀆語毋侈行嘗自述吾素無甚異於人者但不欺人三字反復無愧耳而德之被人尤著者妻帑朝夕甘蠡糲築庵歲發米煑飦粥徧食餓夫宇內鼎革嘗産零落見婦女鹵掠入軍伍給金贖還又於廣儲門外置義塚掩葬孤貧多歷年所施櫘千計公思人難里喻戶曉鏤太上感應篇版布之於世其証詳備而天之報公頗奇公子長玉大江遇風船覆僕從咸死神掖之出水會

援乃活幼子患痘幾死神告之醫其醫非痘科也承命驚愕公强之遂委舉藥投之乃瘳先是公以持咒招致神神至署曰汝爲善無欺吾救汝二子已而長玉船覆伏神幸脫免幼子痘病請醫於神神具告亦幸全人羣稱太上感應篇之效誠惟影響者夫太上感應篇不知何由始或曰舊存道藏中宋理宗刊梓不知何本其文若三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經傳絕無儒者罕談之然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悉感應之妙論而其云三

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者卽曾子十目十手之說而寓言之耳感應篇辭指質實譬猶穀克饑裘禦寒勢有必然者而楞嚴謂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傷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誕幻不可信然則公之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近於曾子愼獨而公之康寧輒獲祐助考於易書皆合道固殊塗而同歸也康熙甲辰公春秋六十正月二十日其生日宗黨庀觴賀乞言於余今方技之徵一試之而効者屢試之而無不効也公之善

與日俱進曩昔履險阻等於坦衢仁人愷悌之報既驗於前矣焉有不驗於後者乎公乎卅次好學工文遠邇豪傑之士爭與之遊立身揚名以爲公光榮者其在斯邪猶與邪與公之慶祥未有艾也

說感應之理合于經傳足以勸善不窩

艾陵文鈔七卷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賡載唐菴　評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袁公臨俟以兵備副使涖揚州奬廉抑貪扶善鋤姦循吏旌別異等獲自表見汙吏痛爲儆勅不敢恣虐而艮民有寃必訴恃公無患凶民斂跡避之相戒俟公去綱紀肅清莫干以私越數月揚州鄉大夫及士庶人皆頌公不釋口是時中官揚顯名

飭理兩淮鹽務天下冠盜縱橫財用匱乏而顯名除猾蠹竄財用増於舊上倚任隆專巡鹽御史俛首聽命轉運司以降跪拜趨謁而公談笑不苟顯名因損其威約束諸奄惟謹然卒不悅劾退公通國讙譁閉城門遮公者十餘日公慰諭之乃出公歷仕有聲方授揚州兵備而未至也吏民洗滌腹腸以待公之舉措或喜公之賢而黔疑過甚慮公之不然或悚愕屏息懼公之賢而僥倖公之不然也公潛遁市肆訪吏之貪啉與民之很賊者比至而張弛之郡守某守揚州受賂鬻獄守起家進士公召切責發其贓罪狀守慴伏駭顧胥吏强暴狀虐孤弱者公折以刑境內又安吏民之喜公之賢而慮不然者於是共慶懼公之賢而僥倖不然者於是股栗也公之見屬僚也謙恭和婉脫畧尊嚴其臨百姓也温語燠休猶父母而操憲章以整齊之者不以權貴移不以豪富寬如此揚州水陸要塗四方客宦之所往來而習俗薄惡搢紳雜遝公庭公悉拒絕不使其有所關說事不令而行弊不禁而止江北揚州號大府君子之仕於此邦者何可勝數伉直著聞者公一人而已嗚呼此豈可及

與而公之諸政有人之所易有人之所難皆人不能爲者以法繩編戶之豪武斷縣令則侵之此人之所易也郡守援進士之科今植以爲羽翼所不欲滚懲者也驛傳客宦與其郡之搢紳今緩急與同相依爲利者也而纖介不肯徇此人之所難也其難者今人不能爲矣而其易者或爲之而不盡或不爲焉公既銳意其難者而又殫力其易者賢於人遠矣天下之大冠蓋不少如公之巍然獨立者無其人余每觀公之仁心惠績輒歎爲不可及而求其故謂公之能如此者蓋以爵祿爲敝蹝視

乎富貴者輕故剛毅而無所畏也夫視乎富貴者重非仕至卿相不饜視乎富貴者輕雖匹夫而未始不適也况其上焉者乎公嘗繫刑部獄而甘如飴矣棄官而匹夫固其所最幸也余嘗問公於人而知公之詳公衣壞不易朝夕食無重肉嗜酒每沽僅足自給篤於交遊而燕饗不美多品和於妻妾而居處不尚紛華雖匹夫莫陋於此矣世之人非重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非卿相不備故卿相而裁快公非輕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雖匹夫已辦故匹夫而亦慊公無往不得匹夫而

又何忌憚乎漢諸葛孔明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自有餘饒不別營生以長尺寸甚矣其於世淡薄也斯所以繼伊周而並漢吳魏也古之賢者大抵如此公其孔明之儔歟公去揚州數月上翻然悔悟授公旄節巡撫荊楚題名亦罷還京師且思才幹宰輔而托之毀破格例廣爲拔擢舍公其誰而公以孔明之於蜀者布之天下也其所成就豈淺鮮哉余小子慕公之極而欲奉之爲師故於公治揚州之政詳紀而推論之一以自勉一以使承學有所感而興起焉公江西袁州之宜春人名繼咸臨侯其字也乙丑進士其以兵備副使治揚州也卿大夫乞而得之尋被劾治揚州纔四五月云崇禎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記

袁公治行卓然描寫盡致而文筆峯折酷似荊公

壬午試事記

崇禎十五年天下例當鄉試十四年秋巡按張公攝學政將聚所部之士而簡核其人場者乃先考自府余以落落不合於揚州知府馮公爲所擯不與提學試而王築夫就試提學叙第三等是時張孚聰喪未祥禫明年六月提學宗公考遺才於江陰余與築夫孚聰赴之築夫守正絶干謁孚聰疾世之奔競厲意矯枉余亦素奉二君子教心竊慕之皆以疎拙安命爲尚權要請託爲賤而遺才之試大抵公卿所關說雖有剛方提學執法不同或於歲科二試較文取士務於嚴平而至於錄遺則以徇當塗者之情當塗者亦明言之提學以爲斯固宜然人習覩之舉謂錄遺固如此矣而賄賂縱横恬不忌諱余所聞所見之提學能於錄遺較文取士如歲科二試者甘公一人而已或說余曰已卯之役時當科試子方宅母夫人憂既而往試錄遺以孤介遭棄今子如前將必復棄人壽幾何其六年而無圖於祿仕乎余曰遺才云者蓋士之有才者不在收羅之列將以搜而獲之也余果無才遺固其分也余苟有才主者見而喜可知也余豈終遺乎或曰子居其位則子爲政循名察實士之遺者終幸矣今子藐爾一士也而以實信之上卒以名應之子之才雖遠過今人子且没齒無能足踐於鄉場也余曰余固惡夫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也貪類盜贓而令曰毋好利暴似郅都甯威而令曰毋酷刑嗟乎其顔厚而不知愧也且上之於下不在形格勢禁而已貴其誠服也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未必人之不爲也吾居其位而循名察實無奪於威無阿於私其自今之秀才而不懷金求薦始或曰子之所爭者亦末矣錄遺細故直道而行不足顯子之高今雖稍枉亦無甚損於子何迂濶也余曰嗚呼是其至大者何云末也伊尹樂道有莘三聘而幡然改諸葛亮躬耕隆中三顧然後出韓信武人無頼然猶設壇場具禮纔爲將佐漢定天下古之人其重於始進如此故能有所樹立士生衰季承僨造廬之風泯滅已久非科目無緣而進已非古制而又不由其道無怪乎天下之患得患失多鄙夫而鮮功業也且事亦何論於小大乎以爲此細故也而可以權行之浸假而施之貢舉矣浸假而移之銓選矣一唱而和廉耻

貿亂賢不肖渾殽今夫隄防之於水也牢固而無隙故無水患潰但蟻穴洪波隨之騰涌漂蕩放乎千里而不知其所極也既考試而提學宗公所擢者某某凡若干人而余與築夫子聰三人皆不錄張公名懋爵山西某府某縣人廬鳳淮揚巡按御史兼攝學政馮公名文偉浙江某府某縣人治揚州一年餘爲巡撫劾去巡撫史公可法也宗公名敦一四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初公巡按江南張公巡按江北公與張公各攝其所屬學政而公遂攺爲提學御史甘公名學濶四

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後以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雷士俊記

祀竈記

順治丁亥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子以豚蹄巵酒再拜致祭於竈爨夫喋喋竊議之或曰吾未見以豚蹄祭者今自先生始雷子笑而應之曰余亦行古之道也曰見於何書雷子曰於傳有之滑稽傳淳于髡之言曰東方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但其持者狹而欲者奢故髡嗤之而未嘗非其祭用豚蹄也然則以豚蹄祭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將買田而爲農豚蹄巵酒農夫禮也余則効之祀典之失久矣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竈蓋庶士庶人之所得祀也祀竈廢而臘日之祭獨以陰子方成俗後世遂謂歲終竈神將升天以家人善惡之狀聞於上帝而具食送之以求媚者此閭巷之俚言君子所不道也嗚呼祀竈禮失而有臘日之祭野人目不覩書者不能明於其故遂流爲閭巷之俚言然竈火食以養人歲終而祭之雖非古禮於義亦無害也豚蹄巵酒吾行吾農夫之事而已是月二十六日記

遺今堂記

崇禎五年夏六月家君構爲學舍其北二室屬余兄弟肄習之所南則小堂會集賓客屋宇牆壁皆取堅固而無采飾余請於家君名堂曰遺今堂又舉其所以名之之意而述爲記朝夕觀覽以自勉因以勵諸弟曰韓退之有言志乎古必遺乎今然則遺今所以志古也今嘐嘐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吾深慕也而退察其所爲不離流俗烏在其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乎而誠有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者不然處流俗之中目覩衆之委瑣

卑鄙頸汗面赤而不屑蟬蛻泥塗無所顧惜其於今遠則其於古近矣有患病者於此精神昏耗肢體軟弱醫者覩其然也多方補益而不攻去其病精神肢體豈有强壯之理乎使一日發憤以善藥磨治則精神肢體强壯無疑也故遺今者余許其志古者也凡立身行已與涖官臨政至今而壞推其致弊之端耽溺逸樂而畏理道爲仇讐狃於淺陋而無宏遠之畧怠惰自廢而憚有所用其力大抵如此故程朱養性存心之祕與秦漢以來千百年得失興亡之迹捨而不求而沒齒所守祗四書

一經又不能考其傳註而各持荒謬無稽之說其發爲辭章作者剽竊襞積此今之材藝也農工商賈既不可責以禮義彬彬誦法先王者惟士而柔靡滑澤詭隨浮沉其褎冠博帶視之則士也而巧僞無耻有甚於農工南賈者此今之趨操也兒童八九歲粗曉句讀則就師閉戶講舉業以儌倖於科第而不肖者奔走公卿肆遺賄賂不以爲羞此今之仕進也彼之佔畢非眞知而踐之也作文而已彼之作文非眞垂而傳之也干祿而已鄉會既售則棄之恐遲而朝夕貯蓄貨財以肥其身以娛

其妻孥上無竭忠朝廷之意下不爲蒼生計安危者此今之功名也凡物之兩者必相反而亦盡於兩古也今也猶善也惡也君子也小人也皆相反者也然事善惡而盡人君子小人而盡世古今而盡蓋不惡則善矣不小人則君子矣違乎今則即乎古矣故志古必遺今而遺今所以志古也余晝而出夜而入食粟衣帛嬉遊笑語豈有異哉而委瑣卑鄙如今者則不敢不以戒苟余之材藝余之趣操余之仕進余之功名孤子特殊羣儒見之曰夫夫也與我不類者也可謂非古聖賢之徒與嗚

呼居斯堂者涖官臨政有待而規撫先定若立身行已則自斯始願以余言爲鑒十二年十二月某日雷士俊記

以今人爲戒以古人自勉後一段辣語尤精

易名記

君子生逢治平而安樂無憂讀書畎畝聲蕃烜赫天下熟其姓名及其擢科第而爲公卿人咸慶之傳言相告曰某遇主矣至於閶闔縱橫陽仁陰義功業溢於朝野威明著於區夏其姓名在天下始終昭昭如日月也若時勢多故君子處於其間詭奇譎詐匿跡晦光天下竟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以此免於死亾其事非得已而志氣深沉隱忍有烈丈夫之風焉昔越范蠡既爲句踐深謀滅吳而霸諸侯也恐句踐之害之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耕於海畔久之又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而魏昭王時范雎爲魏齊所笞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得出伏匿變姓名曰張祿去魏入秦此二范者深沉隱忍蓋同其後蠡不爲句踐所殺而雎卒以相秦可謂能焉然雎險側機變蘇秦張儀之徒而蠡扶危正傾功威身退既明且哲近於聖賢矣余爲兒時家君命余名以士俊以才德之過人望於余也十七試泰州有請於余師孫玉藩先生者曰可冠矣胡不字之玉藩先生字余以伯籲取書籲俊尊上帝也天下改革余既不欲占籍學

宮而惡以名字示人又俯仰數十口衣食取給思治生商賈以爲螽隱姓名而侯時逐利有相類者乃請於家君更名螽而字晌公余喜作爲序記論議碑誌先是讀韓退之志乎古必遺乎今之語喟然歎曰遺乎今所以志乎古也因題余堂爲遺今堂而號余所作爲遺今堂集及避兵與化與化瀕海伯夷太公俱居海濱遂號余自至與化以來之撰著爲海濱集嗚呼人生一鄉一邑之中而於其一鄉一邑問以姓名則有不知者矣足不歷郡國而天下賢士大夫羣口而爭述婦人孺子盡詳其

地里職官此世之所榮而慕也而余乃變其名字以自混於販夫市傭之間其意足悲矣今年春余習爲貿易顏忸怩而背發汗霑衣心厭薄之將買田河壖與二三朋友往來飲酒而賦詩屬文以追漢唐之一家則余之所以更余名字與號余集者猶未有已也順治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某記

莘樂草堂記

學優而遇主仕宦而濟世安民豈非君子之志而古今之所同愉快者乎士之側陋也褒食出人等於細氓也而乘時奮起將相之畧如其素習彼伏處畎畝巳揣摩天下强弱治亂之情勢而植綱敷紀與董官和衆豊財練兵講說考求深信灼識不煩蓍龜一朝用之取諸其懷故士之將相之畧定於窮居不但孑孑獨善而已也然將相之畧無其具則病也有其具無其事則不病也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見可潛有其具而用以其深信灼識

者措之不疑有其具而不用以其深信灼識者卷而藏之酣歌鼓琴由由然終其身巳矣古之人有爲之者伊尹是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伊尹輔湯以有天下戡罪誅暴功誠偉哉此同其素辦而始願非及此也樂道而巳矣假如伊尹急於伐夏與商方暑雨祁寒耒耜耕悲愁丧氣憤懣怨懟之不釋惡云其爲樂道也余碎地樊汉僦田鋤口因於場畔構棟葺茅爲堂二間其前一水横亘犂梆行列枝葉旁布覆屋如蓋開窓望遠村落竹樹明滅逶迤近在几席余名以

莘樂草堂取伊尹自勉亦且樂伊尹之樂也材之巨者其成必遲數仞之木歷百千年余獲聞放屏絶繁劇遂盡觀於漢唐以來君臣賢愚刑政臧否以爲儆鑒而法制語言之善可採以施行者一篇而反復致思効不必速期於有成余焉敢以朴鄙而遽棄也雖然聖賢之心坦平寬大無責於苟得無望於未至故曰樂天知命余有田畜養耘穫之暇誦詩讀書歲熟釀秫爲酒以飲日與農夫漁老談桑麻之盛衰問水旱之疏數既醉散髮逍遥雖王侯之適不以易此而又何羨于商周而降大道

風微人以爲伊尹之後無有伊尹諸葛孔明耕隆中吟梁父蓋伊尹之流也其後超吳並魏再復漢室以有天下三分之一者皆基於此嗚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伊尹之事亦爲之而已矣余以莘樂名余堂備述堂之形勝與名之之意順治戊子五月五日晉士俊記

順治戊子先君構草堂於樊汊西北隅顏曰莘樂堂志隱也十數年間疊羅水患己亥夏去樊汊五十里許遷於周墅廟北艾陵湖南軒楹堂構悉如舊制因仍其名其地土滋木茂遂奉先

大人窀穸于斯墓去草堂十餘步毅不肖坎坷萬狀糊口四方子孫未必能守廬墓後之人因記而尋墓於樊汊豈能得也哉毅因辯明於記後云爾

遊海池記

典化四望皆水數里非舟不達故舟之多莫如茲邑然造舟但求堅朴用之通往來載草穀而已若可乘以嬉樂者無有焉余於是知典化之民淳俗儉也余友李平子好學而喜事時當避逝無所快其志乃取小舟鑿其旁使受柱而於柱之上陳采施席以蔽雨日左右紉布爲帷張之如翼然庶幾都人遊舫之制以備燕飲焉費不耆而寄目寫憂其意無窮乎子此役於典化爲創始矣舟成平子從弟艾山沽酒設殽招余與平子遊於海池監史既立罰籌交行既醉論古今之治亂詩文之高下陶陶如也旁若無人者嗚呼盛事必由人而傳峴山登臨非羊叔子杜元凱豈不與牧童樵老之過於其間者共泯滅乎是遊也不可以弗識也同遊者江都曹特先平子之從祖父俞卿從叔父三石余弟季征順治丙戌三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梁子武畫扇記

梁子武舊扇寫人物甚工崇禎十一年張翀畫其略縱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内紅裹韜之外與琴比者卷軸二卷軸之外卣兩耳無蓋五分環而直其二缺一以貫乎耳而爲提次卷軸者觚與觚偶而次卣者壺鼎次觚（兩觚並出外）與壺鼎之下外小觚内一物似鼎而卑無耳卷軸當琴尾之綴絃處卣並卷軸而稍後鼎下二物皆當琴之首他則居其中而成列去琴首寸餘而有蓋若以覆夫似鼎而無耳者其下一物巍然高而巨圜口環足腹寬而較口爲殺細紋鼎有綠跡碁布如苔蘚而此亦有之或曰洗也或曰非壺則錙也畫者二人一人正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二手摩之而相告語又一瞽者傴僂趨來左手執視右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冊立於偶坐者之旁睨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略也考張翀所自記此本子武之意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造尊彝敦盤盡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僞已莫辨矣而瞽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摩而獲之世之短長其聞者類爲瞽者瞽不瞽不計其

目之存亡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眞僞莫辨而性道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賞罰黜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嫌疑而難別奚翅漢唐之尊彝敦盤世之度德量力者寡以泯泯夢夢無所見之胸從而是非予奪之豈有當乎此于武之所以屬翀而爲圖以寓其意也于武藏此扇已久今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既紀其人物而又推于武之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順治丙戌夏四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摹昌黎畫記而後段寓慨尤大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維揚府城居水陸往來之通衢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湖廣浙江江西薦紳大夫之仕於京師與他省者至此水則停檝繫纜盤遊拜謁裁去陸則捨舟易車馬從容就道薦紳大夫仕於諸省者亦然故客旁午交集留者信宿猶爲速而地又近海日本琉球朝貢由之先是城外有驛以館客　國家經大干戈棟宇傾圮棄爲曠土殘壁斷石塡委河壖客至羈於舸或僦屋以寓湫隘囂塵儀制不稱維揚習俗巧麗聲明文物甲天下客之冠蓋而臨者棲止無所倉卒荒陋同於僻壤取笑遐邇誠非細故晉隸垣羸鄭伯子產壞其館之垣單子過陳而司里不授館卜其有咎晉陳侯邦以館之如隸以館之不授爲子產單子詬議今天下一統四方剷平而維揚巨府冠蓋相屬倉卒荒陋苟簡遐邇傳笑豈得云無損余既宰江都之踰年鳩工構材創而置之驛儲然起者堂縱若干楹橫若干楹堂之前儀門又前大門中門敞辭左右夾門堂之後川堂川堂之後寢室輪奐侔察院矣凡工若干材木若干甎瓦若干始於康熙三年之春某月逮

於秋某月戊巳十之八九而余獲罪其費出於捐俸及貸助鄉先生及商民者不支庫一錢嗚呼江都百姓困窮極矣　國家用兵江都獨以貧困被戮訾財役軍而順治迄今二十餘年之間淮泗數漲溢隄堰崩决畎畝盡爲洪波無尺緫寸秸遺者王師連歲征討而作叛作服輒發禁旅屯戍循環迭更送迎絡繹蟻行不絕賦稅寖加富者粥賣田宅貧者輾轉溝壑矣初江都之見戮也譬之人之病元氣巳傷使靜養而休息之投以善藥輔以美食可望其瘳而彊壯復舊乃大寒大暑憔悴於烈

風暴雨從而攻伐之饑餓之死無幾矣今何以異於是薦紳大夫之往來者六部長貳有焉六科給事有焉都御史御史有焉具以入告我　后庻其稍蘇乎客至而館人牧之責也惠愛百姓而憐其困窮人牧之心也故紀其驛之廢興而以江都之疾苦爲往來薦紳大夫一言康熙三年某月日某官某記

作驛記寫出百姓困窮有關繫

克念趙公小像記

余妻叔父克念趙公小像梧桐四株直幹亭亭石檻逶虵縈紆梧桐夾檻植有松枝蟠結自外垂一石床倚檻床列書卷爐瓶公衰坐於床葛巾道服朱履右足踞床而展左足以一手撫膝一手據床童子煎茶水熟扇揷腰徐探覗旁則怪石錯置花竹叢生其間乙巳張翥畫也公於是八十矣公入三原學作文奇創不屑軟腐語覩者皆驚三秦豪傑爭從之遊每試在人前西安知府陳公應元器重推許擢冠多士汪公喬年提學陝西以嚴正聞

權貴莫敢請託獨指名問公卽擢高等然公性俶儻不可繩以苛節飲醉輒發酒狂藐若無人而客至雖村居開樽殺核須臾具庀旣屢困鄉塲闖中亦亂公乃寄寓揚州治家人產日與商賈伍矣老益縱酒爲樂月必誠期羣飲大燕會夜闌客半去公尚談笑不倦今觀張翥此圖雄心壯氣盡見於肖貌云康熙乙巳仲秋某記

雨遊記

遊何以紀雨遊也何爲乎雨遊通州陳散木旅於郡城北門外吳爾世偕孫介夫王棨夫及孫無言乘舟而訪散木遇同行天雨爾世曰紅橋勝地盍且遊乎爾世知余與介夫也棨夫也立必參步必隨坐必俱日請招之介夫曰雨雖招不來請紿之紿之而往是以爲此遊也放舟出水門清酒既酌嘉殽既設監置史備法嚴令具雨甚維舟隄柳之下不至而反余介夫皆醉介夫登岸蹶傷股復入大飲不省其傷也余據舷吐不省介夫之蹶也君子謂雨遊類癡雨遊醉介夫蹶不省其傷余不省介夫之蹶類狂故紀時康熙丁未三月二十七日也

古

艾陵文鈔卷之九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賡載庸菴 評

傳

郝太僕傳

太僕寺少卿郝公景春者江都人也字自古公始字和滿或謂公曰噫子不善今術公笑曰今有術乎吾乃從今矣公别號際明更號乃今頃之喟然歎曰吾終不能隨今以俯仰又更字自古公中萬曆壬子應天鄉科會試數不中除鹽城縣儒學教

諭貶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事擢黃州府照磨遷房縣知縣公節義得於天性平生嘗曰世以腐拙乘我天下事必我腐拙者而後可為也公喜作詩歌雖酣醉戲謔皆歸忠孝暇則以訓誡其子聚倂優佐酒輒好觀楊忠愍行迹素不作序獨為忠愍年譜製序閒居一日啓篋見泰昌錢而涕下指以告其子曰此聖明天子也公之節義蓋天性也賊魁張獻忠之措置於襄陽之穀城也授以遊擊將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當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是時朝廷從大臣言屈意安撫公獨主殺賊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廹房城公擊之多所斬馘賊懼訴於上官上官數責公諭以朝廷嚴旨公乃改圖安撫單騎到營與結盟約畫疆界遇以誠信三營畏懷而獻忠叛破穀城大肆劫掠乃率衆圍房時房兵少倉庾空虛賊碁布於境諸府聲問不通遣使求援者盡為賊獲公乃書寸紙繫卒足僞餙乞人以行凡四請終無一兵應者公同其子鳴鸞督兵固守部署僚

吏鎮將使守門而賊攻城掘墓剖其棺戴首公令城上然草下焚投石死者凡二三百計又設大礮雜以小銃躬臨監用斃三四隊長及數百人獻忠有一花馬愛出則常騎亦死賊掘城輒以火爇油灌之賊立梯登城輒以鉤引踣梯獻忠巡視攻不盡力者自刃其頸而公亦懸錢以定賞格日擊中賊一人者拔錢一千中者輒授民兵不奮勇志在殺賊也相厄五晝夜獻忠大恨然無可為欲解退而指揮張三錫縋賊而城陷張大經冠紅纓乘白馬手短槍入曰知縣何在大經者故九省監軍也

降賊爲賊指示方畧頃之獻忠亦至公面仰向叉
悍顔色莊厲獻忠讓公公與獻忠辨而羅汝才使
數十騎擁公上馬去至營汝才哭謂公曰事勢如
此奈何公曰無害時鳴鑾與公相失夜將半天雨
趣明鳴鑾至見公哭公呼鳴鑾謂之曰男子不幸
至此唯有一死耳乃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鑾
亦輟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
難也汝才從容說公降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
欲得公降以故嗾獻忠使汝才說公公不應汝才
知公不可屈欲曲活公令暫避之公曰天下有避

賊知縣乎乃與奴陳宜往見獻忠辭益倨獻忠怒
殺其丞以懼公公罵曰好賊又殺一帥公罵不已
大經教公觀變公曰何謂觀變大經不應獻忠指
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始見如何恭謹汝一知
縣而若此乎公曰彼雖監軍彼已降賊不直一錢
吾雖知縣吾不從賊也獻忠與大經盛怒叱曳公
出公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
賊爲伍我死必不恕汝時鳴鑾亦至公遂見殺鳴
鑾抱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賊抽刀殺鳴鑾因
殺宜鄖陽諸縣皆有山寨先時賊至諸縣知縣挾

印乘寨以免罪戍邊公曰丈夫死則死耳戍何爲
者獻忠圍房大經亦以書勸公乘寨指城與之公
曰汝欲招降可屯城外俟我上請若欲入城老郝
不許也城陷死之都御史御史以其事聞上贈公
大僕寺少卿建祠江都春秋致祀鳴鑾宜祔鳴鑾
之兄公長子明龍廕入國子監初公之請房也鳴
鑾從明龍留於家論曰自流賊擾亂天下苦兵者
十餘年郡破邑亾者不可勝數也封疆之臣牛酒
迎敵者有矣而棄城遠逃者多奮然以身殉者未
之聞及觀房陷郝氏父子皆死若是乎其忠且壯

也家奴陳宜亦就死而無畏色則奇矣論十餘年
以來斯人之高下吾必以陳宜居薦紳先生某某
之上嗚呼如薦紳先生某某者將何以處之哉

直逼昌黎

方武城傳

方立禮字武城徽州歙之聯墅里人少學舉業不成棄賈於揚州治鹽俶儻有奇氣崇禎十七年賊魁李自成巳猖狂據陝西國家財用匱乏烈皇遣官者王坤督理兩淮鹽務立禮蹙然曰商死矣赴京上疏論減課停征二者通政使孟公兆祥稱善然軍餉頻殷財用不給疏遂寢立禮去京未一月而京城陷烈皇崩於煤山高傑至揚州王坤遠遁初州縣流賊蠭起國家討伐累年其費大半資兩淮鹽賦後兩淮鹽政壞商盡窮困鞭撻血流階墀

不能得乃加稅於民民無以應盜蠭為賊而鹽政之所以壞者其弊有二一曰浮課一曰套搭洪永鹽政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至輕也萬曆而後一引鹽納銀八錢而引有價鹽有值矣自軍費日繁每一事輒附之於鹽或有官屬姦贓而俵於商鹽代辦者一引而名目數十條吏不能紀謂之浮課一名目增銀一二錢則增鹽一二十斤大至一引重二引故鹽多壅不行洪永鹽政傳言商朝輸粟夕受鹽至便也常股存積立而商病守支矣自軍費日繁朝廷連為斂括由甲及乙由乙

及丙無有已時謂之套搭商貲無貲遷運破家鬻產以完官不足此立禮所以有減課停征之議也課減則一引但輸正課八錢鹽無所增而鹽小商鹽萬引僅有五千鹽少不患於壅征停則商得悉化官所斂括者然後更始尋輸銀尋沽鹽朝出夕被其利崇禎中年天下勢猶可為使執政之臣能如其說庶鹽政稍救而鹽賦亦無所甚失陷雖未必能下蠲租之詔或可不加稅於民而驅之為賊也乃有司茍且自安而不肯計久長至立禮發憤論之而海內土崩巳無及矣此余所為深惜也立

禮性孝友而博愛父娶汪氏無子又娶魏氏生立禮汪氏卒繼室以汪氏生二子而虐遇立禮立禮奉承惟謹汪氏亦霽其威居喪致哀毀篤於兄弟為營婚葬衣食揚州漕渠要地其城西五里墩舊有椿錯立水中自墩西至太子港石碁布二十餘里舟觸之即壞立禮募水工拔去椿石舟往來無害江西湖廣遭兵火骼胔蔽江而下漂抵儀真立禮撈摝揜埋病革神色不亂口占詩以訓子

雷子曰余見巡鹽御史之按臨也文武官拜謁訖商數百人稽首堂下巡鹽問商疾苦凡利之當興

害之當除者商條疏畫一以進明日採而施設之嗚呼此祖宗遺御史行部之意所謂餼羊之存於告朔者也而其重巨者商又詣闕自陳若巡按至則坐臺府考察官吏審錄罪囚擅作威福而已父老有所欲言已不得望見顏色況其上焉者乎商於此伸而農於此屈也

可入食貨志

鄭廷直傳

鄭元弼字廷直其先徽州之歙縣人後徙江都元弼幼入揚州府學久之學生闕以高等升補右學每試輒第一而困於科場庚午應天鄉試元弼始冠即往赴之見黜癸酉又見黜丙子己卯連見黜壬午之試元弼幾當其選矣然亦不中元弼博聞强識上自經傳下至莊韓荀楊諸子與史官紀錄唐宋士大夫之所譔述無不闚覽面黃瘠而身長能談說每稠人廣坐元弼馳騁縱橫克口而出之聲既雄壯辭又明辨泉左右顧而不欲聽而磊落

奇偉者竦耳悅心然亦不能與爭是非可否也時與元弼交者偶覩一書見或以相語元弼應之如謦姓氏邑里皆無乞壹而觀其書者或反不及元弼工舉業其舉業一依於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法度而陵轢百家網羅羣籍助以己意光采爛然見者一望而氣奪當是時士喜建社各有名號而四方之士在江都者相與鳩合講習藝術謂之直社直社諸子如王巖張問達汪蛟申維翰談震德闕鼎金懷玉許承宣劉梁嵩許承家皆一時儁才誼著州縣而舉業必以元弼為尤元弼後游

江南江南諸府之士巧取聞譽而過相推許頗薄淮揚而輕之元弼至則見其弟子奉以為師投刺謁者足相繼其門不能稍詘矣是時士專務祿仕而古學廢絕間有知用力者又短於應主司之考元弼記誦弘多而制義贍雅每篇數千言世之中者少與之並五赴應天試而無成竟窮厄以卒卒時年三十五余亦舊列直社者也與元弼甚善

雷子曰余昔與元弼讀書攝山余悼時政因論上神聖英武近代以來無有倫比除姦革弊銳於致治而一時諸臣安於故常在朝腹誹心議退有後言惜哉元弼謂余曰嗚呼此非今之失也昔神宗志在包荒諸臣瑕垢多所含匿故中外滅義行私習為當然譬若愛子縱之而驕矣一日繩以禮法鮮不怨者世稱賢君必道神宗而國家之禍實成於此今先帝崩於亂而國統絕元弼斯語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寫鄭君如生

楊孺人傳

楊孺人生蕑寶應縣學生王公言綍之妻也父兵馬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王公父思賢高州府推官有廉操王公工舉業著聞於時提學御史輒擢第一家貧不能事生產以舉業教授自給孺人每出其粧奩質金助王公讀書孺人飯母家人來見盤惟菜羹歸語之母遺之金資肉食孺人復出以助王公喜交遊以故宴飲多豐厚人不知其貧也然孺人終歲一敝衫崇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上崩孺人泣謂其子巖等曰汝祖良吏汝父積學有名汝能隱遯不仕雖饑寒吾甘之矣是時王公已卒孺人三子皆隷學籍巖實應縣學生天佐天仁俱揚州府附生而巖長且賢實應新教諭至巖以病告教諭車蓋至門彊起之巖稱臥病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巖詣學乞衣帽久乃許之巖既廢退家自是益貧孺人怡然無怨凡十四五年而卒初高州以鄉舉為推官王公家雖貧性豪侈而孺人兵馬司指揮女楊氏又饒於貲支鹽淮南為大賈美服精膳日擁聲伎嬉笑佚樂孺人獨捐奢麗就儉約晚節或絕糧朝夕餐不辦

艾陵居士曰余少時卽與嚴善嚴爲余言孺人好讀書日手一編自覽其遇大故何持義如烈丈夫也方崇禎先帝升遐弘光卽位而孺人已誠其以隱遯者豈蚤有所見歟余靚嚴苦節每嘉尚之後聞之於嚴皆孺人之教。嗚呼世之耽爵祿隨俗沈浮者豈獨其人不肖哉

潔

吳節婦傳

士衣儒服稱先王而天步艱難國破主喪犯皆捐軀肥遯潔己者豈不鮮哉乃綽約處子少小閨閣之中婉娩父母之側而重以身許人煢苦自誓與焉長逝氣亦偉矣歸熙甫詆之熙甫之言曰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女不遽往也往則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人死與爲之守義六禮不具而奔者也熙甫表章貞烈其於長洲曹節婦德化章節婦孝豐吳節婦序次頗詳而以婦之無故死其夫比于秦三良之

殉穆公者何歟熙甫理學文辭赫赫嘉靖時彼是非輕重之閒析之精矣而持論若此豈婦人亦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賢者誠重其死乎丈夫陷陳而沒或隕命仇讐勢不獨生矣而强暴威脅汙辱斷頸刳腹所謂死而無悔者也至男子屬纊考終女正位乎內而接踵偕亾譬之君薨路寢臣伏劍就列斯闔寺之小諒黃鳥之所悲熙甫之所不取也况創鉅痛甚憤氣盈胸闔戶一經成名今古而鷄鳴風雨孤窮無告吞聲飲泣多歷年所勞心戮力撫幼送老斯爲難耳余所聞吳延支之母從容遂

志洗殺有能以育其子以濟其家益見多焉遂取著聞者列於篇云

節婦胡氏吳天明妻天明歙人明高皇帝取太平路其八世祖陽復以布衣謁軍門授當塗縣知縣祖應膳隱居不仕而應膳兄應明官至太常寺少卿吳甚顯於歙節婦父應第胡亦歙大姓也節婦年十七歸天明歸七年而天明卒天明有遺腹子延支天明之卒也節婦方娠節婦泣曰我何與一死今幸有身沽一時之名而斬人千百年之祀不可如所生男也吾夫有後矣踰四月而延支生長

教以讀書頭之李自成亂陝西張獻忠陷湖廣天下多故節婦命延支棄書賈淮海間延支既傥心計而節婦躬紉綴督耕織以故經兵火家業衰而復起初節婦歸于吳天明祖父母父母俱存節婦上有兩世舅姑而又有妾姑節婦得其懽心既而天明卒兩世舅姑及妾姑諸喪連繼殯葬盡厚節婦姑爲延支娶胡氏胡氏死又爲娶程氏皆所營辦天明名自誠工舉業

雷子曰余讀會典至旌表見其於婦未三十而寡五十而不改節者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同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於以嘆　皇恩之隆厚也天明卒時節婦纔二十三今行年六十協諸典而協矣微延支幾泯滅於無聞也生固有幸不幸哉

序論佳

孫節婦傳

節婦吳氏休寧孫遠慶之妻遠慶徙家揚州吳氏無子生一女遠慶早死吳氏時年二十餘家貧以女紅給衣食揚州城破吳氏巳寡居三十年女既嫁亦生女女年十五六矣宅近井吳氏挈其女女入井次及其女乃從容自投入先是井有人水淺不死其女母子相謂寒甚吳氏紿曰須臾兵去即起矣頃之其女母子死而吳氏久乃餓死井中

艾陵居士曰甲申京師失守上手刎貴妃公主數十人巳而與先后死煤山自古未之有也壯矣吳氏一婦人城破躬帥女外孫女偕死何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信哉是言也

論痛絕

里中婦女死節傳

夫忠孝節義雖云性成匪逢時變無以著顯李賊篡竊天下紛擾慷慨憤激致命捐軀者當後先繼起不絕而江淮之間誤於余文者男子華亭教諭莊明永女子今進士宋之儒妻張氏兩人而巳明永與典化李平菴友平菴口悉其狀俾余論次張氏乎聽女弟乎聽哀其烈私諡以貞備述始末屬余題之余自少喜倣馬班韓歐爲文鼎革大故江淮幅員千里而余之所錄寥寥如此然明永由平菴之儒妻由乎聽則磊落雄偉必有因而後能傳於世彼布衣潛德退不求名閭巷窮嫠從一靡他澌滅湮沒矣學者言文首推史遷史記本紀世家帝王將相詳於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與曩昔左右史之識及卿大夫之覩覩赫赫人耳目者七十列傳所載方術任俠俳優負販不知有爲之稱說者乎其傳荆軻盡循國策之舊而曰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則遷之列傳亦有有因而後傳者列傳七十而外遷交游不及莫爲之稱說其人雖賢姓字不獲知於百世者可勝歎哉癸巳冬涇陽張大力言於

余曰關西喪亂女子死者不少隣里可憶而舉者泰某妻楊氏墜樓不死投井乃死吾族祖禮吾女年十二避兵於樓從樓見被虜者醜之墜樓死從妹適韓某產蓐而貧兵至携孤避樓上樓陷棄孤亦墜樓死明永巍矣如大力所言三人者與之儒妻延衮焜燿相望何女子之多奇也士章甫逢掖誦詩讀書非孔孟不道高志壯氣多出於女子而覬覦祿爵乞活旦夕不以爲怪彼女子剛正自誓不欺其胸者宜其鄙而穢若糞土矣毋恬焉安之甚從而利之惟恐其夫之不入若者何居此一楊

三張者犯難之死不顧如此其視男子覬覦祿爵乞活旦夕者以爲然乎否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冬地不爲人惡遼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而輟行士篤信終身而已既有爲也既有守也吾以爲善人以爲誓不可得而奪也雖凍餓勞苦流離市井庸見詘謗唾罵嵬瑣凶險之徒相與擠之死豈肯中塗改易以自悔怨乎彼貪惏偷生與世軒輊沈浮而楊楊鳴豫者乃婢妾見金夫不有躬者耳楊張四女子之罪人也大力又曰吾鄉有王三遠爲人傭耕其妻兵欲汚之紿曰閉門投井竟死井中

錯綜得妙

焦應起傳

焦應起者王廷玉奴也廷玉淮南鹽賈應起嘗其家貌醜又泰人口作泰語然爲人廉不苟於利。揚州佛寺浮圖之西南火居民近火者懼火之及也置金十餘兩于橐篋卷橐篋去遺金於道應起見而拾之徧示於人其人見曰此吾之金也應起盡以授之無吝色其人喜願分金三兩謝應起曰吾匿而不言則得金十餘兩矣如誠利之乃以十餘兩易三兩乎卒卻而不納廷玉與李恒裕友恒裕亦淮南鹽賈嘗遣奴田有收債而以應起爲之副

田有謂負債者曰爾與吾金若干吾歸言之爲緩其償負債者以金與二人應起曰李公遇我何厚而受賄以敗彼事卒不受奴。讋惡之覘而佯譽曰。忠臣

雷子曰焦應起爲人奴又目未嘗覩書而臨財不苟雖古之所謂見利思義者何以加焉豈其主之德化使然歟以吾所聞於廷玉者考之與此大異何哉今之貴爲公卿及士之自矜博學者白日劫人之金矣不知耻也嗚呼應起非獨賢於世之爲人奴者也

陳處士傳

陳公貞慧字定生宜興人也其先止齋少保于廷天啓時以吏部侍郎攝尚書因會推忤宦者魏忠賢削籍爲民與楊左齊聲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擢南京都察院都御史遷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忤權相又削籍少保晚而產公聰警長貞貽好學有才纂錄性理彙編古今典册旁及稗說無不收紀蚤沒少保哭之慟回視覘公又喜曰此兒何必減若兄邪年十七入宜興學庚午鄉試已中式少保時爲南都御史主司以嫌曳置副榜公倜儻好士雲

間周勒卣嘗於邑以扇障面行公過之途竊聞其扇稱號覺之曰吾知有周君久矣揖而締交又於建業市見僂且跛者曰豈豫章鄧君乎公美髯僂而跛者亦見公之髯之絶倫也曰此必陽羨陳君也兩人大笑亦締交其好士。如此然身處布衣而旌淑別慝抗慨以天下爲已任與金沙周鹿溪貴池吳次尾錫山顧子方善倫品之臧否刑政之得失抵掌而談不釋於胸也崇禎十一年懷寧思起用公同次尾子方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既伏誅懷寧廢鋼至是其黨通賄賂以求復進朝宁有險

爲左右者次尾草揭子方首倡公助之揭未布或泄於懷寧懷寧恚恨酒酣曰陳某何人必欲殺余已而懷寧竟以是沮十二年己卯公赴應天鄉試東林名士多有在者每當宴集輙呼懷寧俳優佐酒公於冠蓋滿座大罵懷寧東林名士羣遊冶城標榜各有一目或謂公曰是人溫厚識議不阿昔人可作其魯肅乎十五年壬午公赴應天鄉試不中喟然太息曰不幸遭此亂世寇盜交橫四海壁壘相望吾輩未知死所尚弄柔翰與噲等伍乎頃之李自成入關尋破北京上崩弘光帝即位南京

而懷寧柄用矣是時少保已卒北京之陷也公之兄貞達爲順天府知事罵賊而死公上疏曰魏忠賢播虐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一及相某秉權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再臣父剛腸惡惡孤介寡容雖舛蹇於聖明亦屢黜於羣小人窮則呼疾痛則呼臣之情窮矣疾痛於心者幾載於茲矣臣不自訴終無可訴者矣臣兄貞達以小臣殉難臣不敢以臣兄之死溷瀆宸聽者以臣父直節未伸臣兄死亦未能瞑也惟乞追念前朝舊臣給賜應獲恩卹制可贈少保祭葬廕如例而懷寧切齒鹿溪已

下獄公晝則奔走通政司夜則詣獄餽食人爲公危公曰丈夫死耳何畏乎一日白轊校尉數入捕公及次尾次尾先亡而公下鎮撫獄適有救公者乃解會　大清兵南下公念家世膴仕釁時老成署盡杜門不出坐臥村之小樓樓設列卷帙晨夕佔嗶暇則安步逍遙於野而已順治十二年五月五日公與家入飲酒醉令兒輩維崧等誦屈原卜居文一席共爲楚歌意不樂越數日病遂卒有著述傳於世

艾陵居士曰其年世推工詩其年者維崧字也所

作五七言古及律雄渾鏗鏘入唐人之室爲余道其先德如此故論譔焉嗚呼朋黨之患自古記之東林之名起而天下多事雖然和而不同惟其是而已矣陳處士之言指風采發憤廢近於正云

摹寫生動載疏語尤多悲慨

王高州傳

王公思賢字霖佐揚州寶應人其先長安公好學書無不讀工詩中隆慶庚午鄉舉萬曆巳丑授高州府推官公體貌魁梧嚴整有威儀始至人望見驚曰刑官也成已慴伏矣及聽斷精敏推官掌一府獄繫不能鞫新舊相因案牘很藉叢積公剖決如流訟無停者疑獄讞不折公訊遽服或坐罪死繫歷三十年會錄囚徒公察其誣立白平反以是著聲遠邇攝化州旣又攝化州故事推官爲上官理刑而已考績槩以政治繩當是職者亦不以政

治置念其能者仁明無冤獄則署優考公志安靖百姓期於富而教之每涖其屬必問閭閻疾苦誠以綏懐行部縣徵科酷急公正色讓之曰爾閧爾絲保障之說乎游惰羣聚飲博爲郡蠹公嚴禁之豪猾主匿逋逃椎剽不法莫敢呵斥公痛究切卽散俗善淫妒很常相殺公訓以禮義而申陳律令犯無赦權要請託屏拒淫俗一變公爲推官專力政治如此及攝化州愈以此爲務州多盜捕獲則巇害良家無辜什伍連逮民苦之公獲盜但薮其首惡者餘釋不窮竟盜亦衰止州苦債造頻費公

創制財用省物克集歲饑賑粥公設饘城内外時潛出州舍訪粥厚薄與司粥者侵漁狀尋走視口害姦弊悉絕民活者億萬其直公所捐俸富室輸助海颶發壞州孔子廟公脩葺時往省之廟成進諸生課以文指示與𣥌世以攝官爲權久者朞月臧否無大損益例坐守簿籍以塞責而公之攝一如其眞凡可以致力者無不至也公解化州行化人擁衛不得前公多惠愛府缺官輒求公攝故兩攝化州又攝茂名縣攝茂名亦有聲爲提學某所陷譎廣西按察司知事初提學某從公索金公耻

諂賂且貧無由得未之應也嗛之是時公已屢爲都御史御史薦列風憲選提學某具揭言公見任官擅立碑遂謫高州人盡讙詣撫按乞留不許乃閉城門不使公去易衣裁脫人遮道號泣比過鄰境尚有千人追隨者乃構洗心亭於觀山寺勒碑紀公之績公之攝化州去也州人勒碑後攝茂名去縣人亦勒碑故提學擿爲公罪公去高州而民之構亭勒碑者莫之禦也在廣西項之卒卒後之四十五年揚州人有適蜀者遇粤人於逆旅問知其爲揚州也曰子在揚州高州推官王公揚州人

今其後有昌大者乎因言粤人至今思公廉吏尚有後也公一兄兩弟友誼甚篤方其之任高州嘗産及屋室盡讓與兄弟爲官廉在高州數年欲祿入買田又讓與兄弟謫官歸無舍以居卒於廣西士大夫賻然後歸櫬云

艾陵居士曰余與公之孫桀夫兄弟交知公能詩見稱於湯若士先生購而讀之果然其謫官廣西也以詩謝高州父老曰寄語高州諸父老從今愼勿須甘棠余誦而悲其志所謂傷禽惡弦驚者也夫召伯之德詩人思之著之於經至以此取罪且以此爲戒其衰世之意邪

直而法

王孺人傳

王孺人長者新城西樵公之女孺人兩女弟而於女爲長故名長嫁鄒平成弘發康熙初西樵公以典試下吏械繫彼甲者晝夜守視衆議洶洶孺人未嫁隨母在　京師是時重罪訊鞫論報行刑卽籍其家口母出二繩一以自備一以授孺人曰事急汝從吾死耳孺人曰父坐通國皆知其寃理終獲直雖然今日固有不可測者吾家世淸白也受之無畏色會事解西樵公遂脫免孺人婉婉有儀而能容年六七歲每嬉戲見西樵公則整齊莊立女弟狎侮輒退讓後隨至　京師年巳十三妮嬑幽靜識者信其閑於婦德也其明年西樵公乃下吏又明年乃嫁承順舅姑盡其歡心嫁一年餘竟卒卒之時西樵公方以困窘留滯揚州思親不得臥床而泣年纔十八

艾陵居士曰骨肉之變亦慘矣而其惓惓不能忘者尤其患難之人也韓退之以言佛貶潮州女拏病在席緣驚痛走道械頸而死宜乎其傷之也西樵下吏母予二繩致屬觀其辭意可謂臨大節不亂而其卒也又一訣爲艱然事不奇窮不能以傳

於世云

悲

艾陵文鈔卷之九

艾陵文鈔卷之十

涇陽雷士俊伯顴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貞廣載庸菴 評

書

上宰相史公書

六月二十日揚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自古唯非常之人然後能創非常之事亦唯非常之人然後能聽非常之言往夫委瑣小丈夫拘側牽俗所聞所見不出於案牘之務獄訟之情益案牘之務獄訟之情非誠合往法協

時宜有以大過人者庸奴所口傳耳受苟且便安者也委瑣小丈夫幼而講之長而踽踽奉以遵之號於世曰賢或有卓識宏才之士與之迹傳紀而說昔者豪傑之功績無不縮頸而笑詆其狂迂者矣埳井之鼃跳梁乎井幹退休乎缺甃而不知東海之淺闊也此不足怪其所據然也君子之有志者則異乎是必伊葛然後處必保傅然後就窮居誦讀猷猷盡覽漢唐宋君臣之事某朝如何而治某朝如何而亂某朝之治某如何以壞之則亂某朝之亂某如何以救之則治而斷之於其心每覩

篤吏之所尚陰鄙之而有不屑達則展平生之學而施之一切士有以此進言者歡然從之曰此卽某朝某事而於茲為當者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俱投然則創非常之事與聽非常之言者皆非非常之人不能也閣下之巡撫徇服也風采嚴厲彈劾不避權勢邑令之卑無論巍爾郡守以甲科知巨郡交遊親戚蟠結於要塗閣下遣胥徒持白牌指揮解印綬而去未嘗緩須臾閣下之威可謂著矣尋擢南京兵部尚書革除積弊澄汰冗員販豎市兒不獲汚爵級濫廩祿衆不免於憾閣下

執之益堅衆終以為是閣下之膽可謂奇矣逆賊犯京先帝遇害社稷之不絕者如縷閣下手擕皇帝璽授上載為皇帝使區夏有所繫屬而江西湖廣福建諸地幸賴無虞以為經營關陝之資閣下之忠可謂篤矣高鎮之兵荐至於江都也江都無貴賤智愚惴惴震恐至輒殺傷之兵見吾之不善過之也亦殺傷吾民民遂疾兵如讎助攻擊者為淳艮勸和好者為姦賊薦紳拱手坐視而無術閣下以宰相督師乃貶損其公卿之尊與兵民反復譬諭姁姁如父兄莫頑於細民莫悍於驕兵兵既

革面民亦漸解宿怨閤下之勢又可驗於此也閤下德器近代罕有其比故閤下猷畧超越於等夷如此也則謀王斷國之具昔人之已效而世人之所哂者不陳之閤下而誰陳冀其和顏色柔聲氣而納之乎四海土崩不可以太平之條貫理也乃循太平迭承之陋習尺寸而不移而庶幾於大有爲之業知其不能矣請以百姓之家而推之百姓之家貲產千金薪米布帛皇入爲出男耕女織旦夕不倦此保家之道也乃飽煖既久漸流佚樂驕奢邪放貲產半亾而欲舉其家而還之於故苦身

戮力痛爲改圖不可但懲曩者佚樂之失也今世官職內之六部六科都察院外之省府州縣諸司考其措置而律以祖宗之制或名存實亾或名實兩廢咸非其初矣更歷已久訛謬相沿日甚一日耆儒舊老不以爲駭壞政滋蠹不可勝悉今欲使內外之官各修葺祖宗之制又矯制得專於制之外非振而起之不可而振起之者權在閤下也士俊十歲肄八股之藝二十而涉獵於經史年三十有四身在草莽不爲世用而務堯之語本乎至誠不敢以祕謹呈甲申私議一篇其正位號新主今已登極而樹落衛飭紀綱二者不無可採伏乞留意士俊再拜獻

救時之文可當痛哭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雷士俊再拜獻書執事士俊前日出新城門外見死尸徧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氣息奄奄待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然矣聞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竊念身未遇時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歎而已若今之爲民父母者不知孜孜圖之而無能辦歟抑諉乎天菑而處之宴然但爲民父母而覩其赤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士俊聞陝西河南諸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江都米雖貴纔

斗二錢有奇江都米直僅陝西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江都米五斗而民之餓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末作依之而生兼之土號沃壤間苦嗛饉亦無大侵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倍艱非累日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歛手而斃無足怪者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祖宗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內須足一年之費

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諄諄勸諭釀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行之踰月而賑粥又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止嗟乎江都之民恃粥以延須臾之命止賑則民之死也必也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於亂撫按未之深察今所慮於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

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若使地著之民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數而給以米自今至麥熟若干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釁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倣李悝耿壽昌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糶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踴民免於饑以無虛祖宗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議此嫌於迂濶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條畫以進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月日某白某足下丙子之歲某初與足下相識後又蒙不鄙微賤辱收婚姻之列今葢六七年矣無隻字片言干於左右者固素性迂拙不喜關說人事亦氣志戆直恥於求人今諄諄陳訴不已迹雖似爲己之私而實天下之公且其事時久情見衆議纚定在足下一開口一舉筆之勞而無不遂所謂順風之呼也某親家韓太始者故鄒平知縣也諱文焯韓氏在敝邑爲名族世有顯人而太始乃尚書之姪論德之弟今成都守之兄也某原爲韓

氏婿而太始又以其子環薇爲某壻太始之治鄒平也秋毫無所利於民其在學校家貲數千衣食美好可以度日及出作吏盡攜其貲自給今家貲蕩然矣閭里喧譁謂人咸以官致富韓某以官窮兒童婦女相傳爲笑也然其人性過慈仁不忍加刑於民雖胥吏之壞法爲姦者亦不肯以刑痛懲之以此胥吏倚法行私無所畏忌而又疎傲寡合遂爲撫臺所劾汚以贓罪旨下覆鞫幸理刑丘公爲直其寃凡贓銀數千兩斷歸衙役但以重違撫臺之意仍存二百餘兩歸本官太始終銜寃卒於濟南家貧贓銀分毫無所辦柩遂留濟南會聖恩大赦凡有贓而死於官者皆得蠲除環薇與其弟環辰居山東援此恩例呈之按臺請以柩歸葬按臺下其事於府驗問將爲之奏於朝矣環薇兄弟以闕資用暫歸吾省太始之柩尚留濟南也今歲夏環薇來廣陵乞貸鄉黨之支鹽廣陵者以爲道塗費恐彼處見任之官從中禁格知某與足下爲至戚而按察山東爲風憲之職力可得之府縣有司而爭之撫按也每語之流涕欲某求救於足下者竊恐今之縣令貪聲盈耳蓄積巨萬而往往在

朝爲尊官太始貧苦如此獨以小不忍之故被寃兩死死又暴骸骨於千里之外環薇兄弟爲之哀痛奔走不休誠可憫也伏惟鑒廉吏之艱憐孝子之心有可以施力者無所愛惜灑去其贓罪使太始之柩朝夕歸葬吾省天地覆載之惠也況聖朝已有赦條按臺援例以請當無不獲斯事不獨爲某之私雖以天下之公論亦宜如此覼縷瀆聽惶恐無已不宜

爲韓歸葬并爲韓洗寃

與鄭廷直書

士俊白曩兄自無錫歸弟時方病目閉戶靜坐未獲朝夕晤談後目之腫痛漸減矓子猶患翳障阻居休養不欲目風屢出而兄巳放櫂之無錫矣弭濶如此猶可謂朋友之厚善乎兄旁寓山水勝地埶交江南英豪智識充廣日有增益如弟窮年蟄牖孤陋孰甚然弟之素志亦有不欲攺者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既久平生舊所記誦悉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入服遂錄錄空

疎無異天下之庸人弟近者謝卻賓客自恐蹈此更欲以爲吾社兄弟之戒吾輩相與十餘年矣雄姿偉畧信非偶然每一宴聚疾呼橫說其於歷代事勢得失治亂羣賢著述奇正工拙有倫有要皆可聽採他若親戚鄉黨竟日瑣瑣不外佚遊盤樂甚至里巷鄙俚之辭不離於口其中有能讀房稿千篇欲僥倖於春秋二楊者則矜傍不置甲視一切弟頗厭之或吐其所懷以示彼亦不願聞如捕捉魚鳥告之毛嫱麗姬之美不惟不聽且恐去之不速也舉以相比吾社兄弟魁梧卓絕眞不可及

別後序狀碑誌諸文必有所作吾輩作古文當師於其古人之可師者揣摩觀玩務求致精蓋變以至夫古人之域而止不可枉道以要近譽今之知名者調停於古人肥瘠之間爲一種似秦漢非秦漢似魏晉非魏晉之文其人自謂集大成遠過古人而叢雜濃濁貴不成章雖時流共推數年之後與腐草同滅弟所謂古文務求至夫古人之域者神氣態度當一一似古人不必陽尊秦漢陰又少之而欲取魏晉之浮華以補其未足如此時流雖未必盛稱或羣相詆訶終屬一家之言庶幾有傳

之者弟意已定兄以爲如何與歐陽父母論救荒書作之而未上弟心有所感筆之爲文自寫胸臆而已不須長跪上之求知於左右也其草呈覽抹之教之惟兄之望士俊白

箴文論文俱切時弊

與張天民書

士俊白弟胸中每欲言於兄每相見數語而別以故弟始終有所不達雖然猶欲一盡言之也弟譾薄庸材輒不揣量獨發狂談大抵謂君今之世席珍待聘豈可復得惟以文進勿由賄賂請託庶幾近道可以有立遂持此甚嚴府試擯棄乃已自取亦不足怪初以家君年將七十平生教子殷勤今年正試不與明年遺才之試弟復守前說必無能望於收錄壬午鄉場弟不獲同諸生角技上負家君責望之心下乖弟爲子者及時尊養之念未免

憤恚已而思聖賢之事親以道不敢辱親今穿窬之盜竊人之金苟有父母頗能備極美好以供賓是不孝今之仕進率從捷徑方其得志亦甚意氣揚揚俛首内反則所以致此者常恐人窺以弟觀之何異穿窬其親有知當不勝厭惡豈肯引以云榮也緣此終日拮据惟恐一無所成作世之棄人求立身行道揚名不徒以當貴榮親爲務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又曰出則事公卿雖郡守縣令不必絶跡不至於其庭吾輩之病病在疎畧然今之在位者匪人甚多豈可不擇今有穢行敗德之人涖官玆土士民交口訕詈而素號通經學古者乃往來奔走稱頌吾輩聞之赤而汗背而彼方矜張其盛恬不覺恥養者兄與弟言之常怒髮衝冠也弟因讀史假論寓諷謹錄呈正同聲相應其必有以教我助我不及士俊白

艾陵守身之學

與王築夫書

士俊白曩者進弔知吾兄慟哭至於失血而猶水漿不入口此雖人子之情揆之於聖賢中正之矩有不當然者禮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言君子居喪不可過毀以危其身使親無後也又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言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不可止遏聖人制禮節其哀而順以變之也又曰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言居喪之禮有疾則姑變飦粥以療其疾也歷觀禮記之語喪雖主哀而未嘗無節思親雖切而身未嘗不重過哀而傷生與不哀而淫樂者等此聖人中正之矩天下萬世之所法也今吾兄慟哭致失血蓋已甚而可慮也良藥精飯寢處依時使無大患庶乎居喪有疾之禮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觀吾兄之文章問學殆志不在細尊公先生積德隱善當待吾兄而彰可無念乎乞抑踰分之悲折中於禮絕哀毀之小不忍保全其身以成顯揚之大孝乃謂合理訓詁腐言似亦可採惟望留意

與王築夫第四書

士俊白夏初聞訃驚悼靡已天崩地坼爲人子者之皆有而吾兄窮老遇此內爲財所困外爲世所輕憂苦過於尋常遭喪者萬萬矣郡城去貴應數百里往來之人弟未嘗相接何所聞而云然乎緣弟之經驗者而知必然也力莫助之只垂頭竊歎而已雖然窮老遭喪而處窮處老亦自有道歛首足形還葬無椁此處窮之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愛其死以待此處老之道也腐儒常談果可備苫塊之助否耶鷄酒薄奠敬列禮狀惟乞鑒察

士俊白

觕而法

與李文山書

士俊白弟少習文章未達詩指避亂貴邑得交足下牖明砭愚多所開導今雖未能窺李杜之閫奧而畧辨其聲調工拙氣體高卑源流求源皆足下之賜而足下近時又進於此厭薄修辭勵志學道別後發憤料錢精深如有新得勿惜示及剡遷居樊汉違遠賢友朝夕索處寂寥頗甚達春暄暖足下泛舟來此辰發午至村酒野蔬願為十日之飲弟窮年靜坐一室自比廢人足下過愛謬有所取樂與之友從貴邑徙此會集飲餞寵以佳詩鄙私未將奉詩扇還荅子產季札春秋名流縞帶紵衣後世侈談兩人此意不知視古人何如欲語者彝鼎不能盡也朱天乳顧叔向葛緝公令兄籀史思慕之極未暇作書乞為弟一言士俊白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足下去歲十二月望後小兒從城攜足下臨行所留札至纔知月初仙舟已挂帆而西矣志失氣塞恚悶久之士之務結納以要名者一鄉一國皆不乏人彼名於世某能詩某能文某能詩兼能文而考師友淵源立言卓爾如古人一鄉無之一國無之也將或有一二能詩文者與之遇會則拱手宴則舉杯彼可亦可彼否亦否而已皆輒置之去則猶塗人之於塗人既多且況畧不省記而能者與能者遇始不必識面又不必有人為之紹介見則坐語移日深相傾動感而泣下樂而忘疲一日不見則思去則念茲在茲不釋於懷雖出處道異貴賤分殊而合若符節彼有其相傾動者不因纖介耿耿也緣此往冬倉卒定交足下既樂得僕與榮夫僕與榮夫亦以得足下為幸也觀海集序僕自索作之然不敢措筆晝食夜寢輾轉於心者兩月今春始書之成篇文未必佳亦不可不謂經營之苦矣僕往冬曾補作一送序此體韓曾多規少頌乃古人忠告之義創於顏仲二子序中聒聒非欲足下忽於事勢輕爭之而輕為之朐

厲須蓄此意乘機伺便可爭然後爭可爲然後爲
苟其說行有功於世不小二稾具呈足下何日至
廣陵僕雖窮困湖濱構有草堂又空懸一榻如煑
蔬炊糲雄談數朝夕亦甚快事辱在知己不禁交
淺而言僕也士俊白

叙定交有體

文陵又鈔卷一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先生閣下河干一別於今三年人生百歲弟已將六十先生宣城大賢而相知之晩相遇之疎奄以爲期能幾何晤語然自豫章至者稱先生杜門謝客一切請託之路塞遊思風采可敬可愛今之著述之士一旦莅官輒重聲氣其門擾擾雜遝是亦大蠹先生持守嚴厲終謂正理又非云矯枉之說也弟没齒甕牖目覩今天下之顯達最少竊觀薦紳大夫如先生與西樵阮亭兩先生者竟無其人阮亭司理揚州六載弟未一識而及

擢禮部乃見於安定書院出其詩數千篇滔滔汩汩未有津涯者之於古長短低昂無不合度但望洋驚歎而已去年夏西樵來游揚州所居相違咫尺至今朝夕會聚詩之多且工與阮亭等而先生之觀海集雄傑若彼然三先生終日兀坐讀書類秀才手不釋卷天下之廣薦紳大夫之衆而弟交遊之狹竊謂三先生今日罕有比者然乎不然乎先生近作料益富先生詩之體格高渾在今猶不難得每念七忠祠提學題名禹廟諸記典雅莊重雖韓柳不能遠過近者進步又如何恨未奉誦耳

弟去年歲友孫介夫介夫字內文人弟聞之已久殘冬方到此其文不離古不泥古盡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汪舟次弟之所畏其悔齋集爲已行世坊間爲之紙貴欲至豫章一登匡廬一謁愚山先生以爲殊幸昔人有往秦中者秦中人必問其登華嶽謁太青未也否則笑之匡廬之勝不減華嶽先生之文愈於太青今官豫章與匡廬誠推雙絕而舟次之慨然而賦必有當於先生者言不能盡顧瞻拳拳士俊白

不苟子品目

再答張天民書

士俊白睽別既久音信亦絕言者風波況於筆墨簡札反復狂語間出好事之口傳爲禍階弟以故於相知之友無一字連殷勤而相知有以累牘見寄者弟倂未之答也連年諸友亦無一字之及未必喻弟此意也從而罪我者有矣同志同道如吾兄獨不知察不察也弟不樂入城然樊汉俗惡殺無良朋出門所見皆販夫市兒離羣索居德業遂荒四十見惡甚可歎息而家君子以前歲大水徙歸郡城往來二百里定省頗艱間之路全橋墅號爲樂土避地者多在於此而與貴莊相違咫尺交遊中議論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敵得日夜常見聞教誨以切劘誠爲大幸又於郡城近覓舟問安朝去夕還其地有屋可居煩兄圖之僦屋之金一歲可二十兩望後弟即至貴莊同兄相視以爲遷計盛使促書弟言止此士俊白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祭朋友妻俗例用文亡妻之喪吾社諸兄醵金爲奠足下獨考古文集中無祭朋友妻之文欲罷其文不惟古人自視兼以古人視弟誠愛人以德者矣弟見古文之傳者婦人獨畧即墓誌銘纔一二數耳足下博學或持之有故也厚貺弟姑領之弟意禮既不當用文奠亦不可議定然後拜還也足下如有所見復以誨我士俊白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辱手札偶陳大略以答然其中有不盡者吾輩行事必求其是而後已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婦人之喪姑姊妹諸人而外皆弔生也非傷死也而具刺道名又書其所將之物爲狀再拜致物讀狀於靈座然後進慰斯自古至今之達禮也無殊於婦人若以其平昔避嫌之意推之則非姑姊妹諸人但當進慰生者不必設香燭投狀再拜而將於死者之前庶乎其可然自古至今已皆然矣則奠而用文於義似無大害古人之文不傳者

多矣而作婦人文尤爲窘筆作之苦不能工其工者類屬於骨肉非施之汎汎交遊之母及妻文不工則不傳傳者千百之二三諸體應不備也古人有爲婦人序其集者又有爲婦人撰墓誌銘者悉本其夫之所稱或云由於所傳聞識者譏之作婦人文固簡嚴有法也然寂寥無可觀矣傳者如此況不傳者邪足下以爲如何若弟言甚謬則此之非禮蓋在奠也不在文也諸兄之所賜弟將拜而返之矣庶彼我兩得其是也先母見背弟欲廢佛事而家人紛呶不能專決亡妻喪弟既可專決不

作佛事矣而其分雖卑在家君則爲長婦在弟則
所謂結髮妻也親戚朋友宗族臨棺一奠似亦不
可闕而弟之妻家在廣陵者寡少同姓非叔父則
叔祖耳與弟等夷者纔可指而數矣而又屈於義
之不可弟惟有抱幼子朝夕矣泣而遂已也無乃
太簡乎中心戚戚不宜繁言然事關大禮有不敢
不詳者伏惟鑒察士俊白

艾陵文鈔卷之十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涇陽雷士俊伯顴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蔡散庸菴 評

書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士俊白辱書稱譽籍籍赧然生愧恧豈非足下愛弟之過而然邪忖分量情不敢冒承書中極言詩文之可薄而自謂有志於道足下撰著雄偉冠世今鄙棄以爲不足爲非實見道之足好不能如此弟近年亦喜看性理每看有所感發因以爲聖賢之學其要在求放心而求放心莫善於主敬乃閒居心欲寂然不動而臨事心欲一於事事外無他念持守不踰時旋即頹廢及此心旣覺持守如前而頹廢又卽隨之數操數舍疎忽遺忘遂如平日矣一月中此意不幾舉一舉不過如此志之不立誠可笑也孔門文學首推游夏詩文文學之屬由此而觀使孔子在今未嘗輕詩文也然玩物喪志（蕭菴云若然則孔子隨波逐流矣恐不然）耽廷詩文先儒等之玩物蓋務詩文者其氣必浮其行必縱其意必傲雖不盡然而世俗之務詩文者十如此六七氣浮行縱加以意之傲入於惡不難此所謂喪志也又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者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脫離炎熱得休息於淸涼樂何如之而又無世俗務詩文者氣浮行縱意傲之病氣不浮必沉行不縱必謹意不傲必謙此卽可以入道弟之所知之而不能爲也吾輩窮愁已極足下如何又有喪子之戚天命如此實不可解張彤菴詩序承命已久至今未作弟之罪也急當構成以寄自樊汉徙家至管莊方搬運什物草草不盡士俊白

講道理處頗切直

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辱書示諭待我者重僕酷好經史長不習事庸賈豎儒貌順心誹而赫赫名人如足下者乃見推許稱長匿短以相聚爲幸以不相見爲恨困塗有此用以自堅僕寄跡貴邑者三年一旦從家樊汉百端新創經營旬月甑甕釜竈纔定雖父子昆弟俯仰歡暢而出無良朋又未免有索居離羣之歎矣僕誅鋤田百畝力耕以足食因於其地構草堂三間爲朝夕誦讀之所如此志獲遂明年春深足下與艾山扁舟到此一雞一黍相與是非古

今詩文亦足稱快佇立以俟惟無節棄聖賢問學守義安命貧賤而啗蔬飯糲暑無愠色若將終身故富貴而封侯食邑不動其心也若事不必可爲而舍生僥倖其本皆起於貪功好利可富貴而不可貧賤而不可貧賤者亦必不可富貴也昔賢去國贈與處皆有教誡之語愚者一得竊附於此荒鎭無他異產蠃扇濁酒以將愚誠易宅事具別簡言不盡意神馳左右士俊白

後段得友朋教誡之誼

再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陸蕙畝至知有如君之變窮愁寂寞內失良匹侍此偕老天又奪之僕聞而爲鬱鬱不樂者累日僕斬焉衰絰之餘繼室去冬暴沒因思士之在淮南讀書自好者平子築夫盛際艾山伯顏五人而已皇天貧乏之顛躋之困苦之而盛際喪妻吾兄喪妻喪妾僕三歲之中喪父喪母喪弟喪妹今又喪妻創鉅痛甚愴神刺骨視築夫艾山爲輒而僕遭家多難尤人情之所不堪天高難問如此知命不憂聖賢之道於斯爲至平子平子勉旃

自畬佳詩格韻日進別後僕亦作詩三十餘首項稼與內筆墨久停欲作悼亡詩亦未能也拙刻具請例正相別經年艾山返棹不覺言之盈紙士俊白

答陳伯幾書

士俊白辱手札論文裒裒數百言讀之大快今世工詩頗多而文之一道能者固少雖可與談者亦難其人得吾伯幾僕不孤矣然謂僕論文當從周秦以上入則僕說之未詳足下聽之未審也僕意欲作者考於文之本末源委自兩漢以至唐虞其本源而末委則唐宋大家也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辯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歐陽之於司馬遷老蘇之於荀孟大蘇之於戰國策曾之於劉向誠所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莊雅深厚不但無淺易衰弱之病亦未嘗句險字棘刺喉刮目其他降及宋調卽不足觀而在唐則此病猶鮮也然則上自唐虞下至唐宋殊途而同歸不可判絕為二周秦之後尚有兩漢古來所推不可獨遺之也梁魯望詩在嘉隆間亦一作手僕生長廣陵竟不知前輩有魯望非足下表章之幾謂秦無人矣牧齋作朋集序風度既好又吞吐中節鏗鏘有餘音九日後須到城餘不盡答士俊白

論唐宋大家文上合唐虞人所未發

答孫介夫書

士俊白弟自去臘以來得與足下朝夕相見見則談談則議論合者十之八九交遊中未有如是之快者也別後鬱鬱不樂胸懷常似少一人弟與西樵言之讀手書知彼此一狀西樵方鬬其喪女欲歸不得秋末冬初纔能還里固知窮途之哭爲官者亦然不獨我輩也足下居勝地幸遇龔介眉董文友弟既無緣見之卽欲以拙作請教乃鈔寫惟艱昔託李硯齋寄數十首竟鳳留濡可笑可笑足下何日至金陵乎倘見櫟園稍有機會爲弟言若

前所語者焦山諸詩高者之極直造唐人之室矣令郎到京口幾時盛使促書不能覼縷士俊白

答王西樵書

士俊白先生居揚州幾二年寓園距吾廬咫尺每過從談先生輒留飲遊則呼與偕一時高賢輻湊如介夫散木無數日不相見者眞平昔快事雖弟在窮愁之中亦忘其困也先生到家二人矍鑠稱觥祝壽昆季今世名人說詩論文有友生之樂雖哭妹哭女豈能減此弟近者尤困甚腐儒專守儒術不能爲商賈可資以取衣食者惟教授舉業一塗耳今師道卑極其家類皆富貴之人爲之師者諂諛求媚賢者不免強將笑語供主人履之而後

知也弟拙直不諳於俗故此不及弟卽及亦不久望望去之矣阮籍之悲曷足怪乎介夫春初渡江北來尋別而南其意深念先生也散木病狀絕無消息間遇通州人問之彼亦套辭枝梧大抵此病恐難猝瘳壽序弟所厭作而先生命之自不敢卻服當一構思承諭詩切聊具述云爾嫌於瑣瑣也會面無期臨紙悵然士俊白

答李映碧書

士俊白曩以兵亂投止貴縣始主有聲後主平菴郎聞先生閉戶讀史留意著述未獲贍仰顏色尋因事去爰歷五六遷復歸郡城迄今十七八年四方豪傑言先生史學今世所少心切鄉往而欲見無緣今年夏公子九畹手濬寧齋史論示及披而讀之奇識卓議發前人所未發不但涉獵已也今又辱手札兼惠集摘二十年之思慕快慰過半矣而士俊更願進於此舊之薦紳大夫多不自愛惜其賢者畏首畏尾持兩端觀望而杜門絕客如先生罕覯其人碩果不食尤宜慎重區區文字以虛名而取實禍可戒可戒葉子吉曾一會而質樸若書生其所作頗得古人之正路而由之矣尒使督促草草裁復士俊白

答孫大宗書

士俊白辱論過稱弟文愧不敢當然王介甫有語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弟服膺其語每披古人之籍輒以是爲念一遇作文持簡操筆從而寫之今乃蒙見稱益知弟自信之不謬弟近日來頗聞屯留諸善理秋友言碁去歲嚴而與民姁姁如父子豹老言墾稻田開畎井爲民計久遠如經紀家務今之縣官病在太尊而不任事斯古循吏之風而於今覯之弟之文但書之策而已如吾兄且被之屯留之民矣承惠拜受循吏之賜何必在多違別累年北望不勝眷戀士俊白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余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道余甚疎嬾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張天民

余以十分理直之事重違仁兄處分降心曲從仍有此舉余移鑒仁兄之惓惓愛我也然華元告病不蒙憐察惟鋌而走險耳昨晚安豐歸來數日即有金陵之行意欲屈駕偕往此事公道在仁兄口雖誼重渭陽而二十年文章道德之友想亦不能不留意也

與鄭小白

今春始得尊公凶問吾社諸友以學業文章相勸勉者十五六年持節操筆頗各有長而雄辭博辨可進之於古而能有成立如尊公者僕意中不過二三數尊公與僕同年遂一病而卒天乎誠難知也因不自量小傳紀事作不必工譬之老農談歲述其所見聞而已凶問至時即欲致奠而避地海隅不與都人士相通邇之至今淸酒一壺俚語侑觴以生推死亦班荊而與食言之意也望南神馳甚哀且愧

結語甚悲

與許力臣

甲申秋郡城解嚴吾社諸兄弟散竄人各一方聲音笑貌隔不相接其中遂有一別而死如吾廷直者誠可悼也俚辭薄奠聊以告哀乞吾兄爲弟進一觴以斯文徐徐讀於前廷直當必不吐之也

與李平子

天時初暑足下風曠敞之地而讀奇書對良友信甚樂也弟郵居無惡事日前稻苗滿望若獲有秋今歲衣食可麤備吾願足矣弟茅屋已成名曰莘樂草堂欲大字以題於楹非足下不可君子樂成人之美知不惜一揮毫也春杪艾山過我爲累日之談快何如之獨少平子一人耳艾山到家料言及此

與王築夫

弟於四月杪徙家邵伯之東以孤立無友此地去天民不過二里得朝夕相見以話言頗爲愉快然至此地而天民有小訟弟亦遭亡弟之喪各以事忙不得相見如故豈良朋會集亦自有命不可彊邪近者郵居寂寥思父子昆季一室聚處復欲徙入城若果能徙雖屬天倫之樂亦大違本志矣仁兄何由數來予違別既久賦詩見志留滯簏笥自冬及秋天民詣淮書以奉呈義淺辭鄙亦嚶鳴求友之聲也老伯母無恙仁兄才德日進臨紙悵然

與孫豹人

不腆餅餚弟婦具以饋問盟嫂此吾輩同社兄弟往來之常禮耳非世俗所行於婦家者仁兄亦以格外納之居安豐半月餘日與鹽賈爲伍樂乎不也然坐臥一小樓朝夕讀書作詩旅況亦自不惡

艾山稿乞撿付暇卽圖晤

與張天民

數年疎濶晤言信宿意猶未足而廚珍疊疊重煩中饋矣懷不能已作詩紀事僦屋蒙仁兄曲成弟遭多難又拙於謀生省一分卽受一分之益仁兄能爲弟減於三十金乎諸郵偷盜四起貴莊左右如何弟恐不能安居徒煩費耳此事須面議乃定仁兄毋他適弟於三五日內復至貴莊決此也詩箋盟兄誤寫社兄然盟社二字明末惡習俗儒重之吾輩所爭不在此相見甚邇餘不覼陳

與張天民

前日盛饌佳言飫我心腹釆臣歸弟沽一尊屈仁兄過茅齋雄談一日也弟胷中擾擾唯居處靡定昨因欲遷入城乃以周易筮之遇頤之復又筮此地則否變屯耳仁兄作何解大抵鬼謀亦不甚遠人意也

短扎乃摹左傳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杜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鵰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吾兄覩之其或繹於斯義也

莊理

與李艾山

嚮者吾兄過我其明晨卽詣館舍省覲蚤已放舟去矣爲之憮然讀平子詩知吾兄有草堂之役弟於田畔亦搆茅屋二間惟淡於勢利者能爲此閒事也佳篇偕筆其說詳於評語中天暑會座有客言之不悉

與孫豹人

衰絰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瀏别經旬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留坐說禮貧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具禮經意

與孫豹人

臨況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徧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嬲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視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畧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瘖瘂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詩源暫歸高齋其中尚多欲覽者裝裁成書可分數本與弟也紙狹言不能盡

與周盛際

去冬一見遽別度今春之大橋路必經郡城跂望久之不至後聞已從江路達彼處矣弟生斯世晁爲孤子求同志同學同道如兄者絕少而相見之艱如此能不悵恨二人幸已安厝當先事啓聞得兄一辱臨如曾子之弔負夏光榮不小然往來二百里車驢皆非兄慣習恐未免風塵僕僕也緣是而止兄或鑒察此情也誌文呈覽多者更乞廣布之聲氣中友足見錫類不匱之意拙詩鄙俚可笑既已鋟版矣能自匿乎惟痛教正翔九兄弟煩代致候短札不盡

與孫豹人

築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簋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與孫豹人

妝奩過盛過盛或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兩親家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慚愧兼至此後一切饔餼省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於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高論軼乎流俗胸臆見地之不同也噫求此言於今日難矣勿謂家常語忽之也士一節用而品不難立原本之論不可不審 肩菴

與平子艾山

相別日久目不覩博覽如平子工詩如艾山者覩往年朝夕談古說今猶唐宋以後思義農時之事遠不可追不知兩兄亦念弟否也別後學問必益精進弟近從郡城齋中攜來舊所藏性理大方日輒觀數條自愧自勵雖不能如其言然頗以身試之試之或可漸爲之耳兩兄當亦有以教我

與貞漢生

弟僻處小邑朋友故舊終年不相接談至厚至戚如兄欲到郡城一見言別後所欲言而勢不可去雖吾甥蚤殀兄哭泣至於髪貌俱變而弟亦唯異地慟悼尺牘以慰而已百里之間何啻千萬里之遠乎吾甥兄之賢子也幼而警慧善讀書日可望其有成而一旦至此甚爲兄惜又爲先姊惜矣兄如之何其不傷也昔子夏喪子喪明曾子罪之抑情合禮是在學道者耳愛無可助聊進斯言兄不可不深念也

與柳裴卿

蘧者兄遠至浩生館而過門不入何見疎之甚也彭菴詩序盛際前書未之及得兄札始知有是命耳俟緩圖之并錄匏客詩以復郡城之舟日至而傳聞漸減不能不憂料兄亦懷此情也

與張六息

十餘年濶絕蕪城握手徧易寒暑殊出意外而千里遠別未得平山一送每念及之戚戚不樂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玄圃跬把酒詼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讀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者不止骨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屬

與石殿周

弟歸來略酊矣仁兄何日至弟草堂也昨從孔芳老索竹業已見許雨後正可掘移放船裝取草堂種竹五六竿每恨其少再得長大者數本則蒼翠蕭軒楹矣孔芳老園內竹頗多捐其棄餘成弟斯美亦一快事也煩即致意

與孫無言

拙稿已定呈政方武城傳亦書送贊五矣鹽政國家大事方公之言於鹽政甚爲切中故述之最詳而浮課奎搭常股存積等字叙事語應如此質實質則明實則信也至於小論絕不與本人但因上疏言鹽政而旁及之耳史傳有此體文雖不工却非妄作者兄與贊五一道此施尚白序表二作欲得一覽館事須廣向人言之然歲已暮矣恐亦無濟也

與王築夫

舌耕生理與坐店講命占數者等耳以三十年閉戶讀書之人竟求之不得信乎遇之窮也仁兄讀至此哭邪笑邪拙作呈政此等題終不可不作昨艾山亦到弟草堂爲一夕之談集中又當添一艾山見過詩矣拙集已刻者多所點竄作文眞如治玉器須刮磨細密然後美觀也

與陳伯璣

村居寂寥念我良友不知宿恙得脫體否也古文一道弟從事於此者三十年至今愈覺其難如食蓼之蟲開口俱是苦味每悔少年失計而爲之然其中自得處則以爲古人亦不能遠過九日前後終當相見一暢言始快拙詩亦欲呈覽殆就政有道之意耳非望先生選入國雅也與尚白書目前求卽爲弟寄去緣停滯已久更不可遲小兒到城短札述懷并致糕鴨二種餘容面悉

與王西樵

索書毋乃重勞乎雖然先生詩日工名將益喧片紙數年藏去爲榮正恐辭此不獲耳每笑東坡有言得罪來深自閉塞醉人推駡漸不爲人識東坡名盛一時兒童婦女皆知顛狂之甚故作此輕薄語也南史留艾陵草堂如必欲一看當圖借之昨座有客未卽裁答

答李平子

令弟來連承前後兩乎札及九日見懷詩讀之慨嘆大抵君子不得志窮苦自是吾輩分定弟家事狼狽日甚重以骨肉之慘孟冬又喪一五歲之兒如此胷懷樂乎不邪仁兄何日得到郡城弟欲與言者多築夫思慕如渴望得一見來則傾囊爲竟夕之飲也艾山不暇作書其所著文在築夫處索得寄之乞爲道及會晤不遠入關事容面議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弟家器皿簪珥俱歸之當店然弟寧當而不向人說者仁兄宜思其故矣處今之時勢惟有痛加裁減一法竭忠盡歡自古所戒今人并未嘗忠未嘗歡也察言觀色即知之耳雖然吾輩貧窮日甚一日不可不憂不可不慮

答李艾山

儒者以生理為重耳衣食麤饒飲酒讀書不知年數之不足分外之事未必然之想忘去過半矣又何歎老嗟窮乎平子詩集弟急欲一觀了因何日幾擕來館事弟自當留意弟將卜居安豐如於此地為兄覓得一館弟不寂寞矣

答李屺瞻

小兒至承惠手札及詩扇展讀氣勢倍增弟於今世甚是錄錄鄉黨笑之莫與友者辱在同里謬有所取念之不已誠可謂知己但句酬答書之請正施尚老久已到家矣貧士贈人但有文章耳竟無一字之及深為悵悵然文章務在工而可存不論遲速也尚老或踰弟此意遠行當在明春改歲即到城縱飲雄談竟日始快餘不悉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廣載庸菴　評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大信字順甫別號太乙姓邢氏涇陽人幼聰警把筆出語驚人十六入縣學十八提學擢第一補學生缺每試輒第一知名關西萬曆天啓間士白首專四書及所占經講習舉業以希祿利而已先生獨準古作者製為狀記傳箋諸大篇三水

文太青以博學為海內所宗甚奇其才而尼鄉場屢試不中年四十乃歲貢於學除太康教諭攝洧川縣調莊浪教授遷瀋府教授棄去益肆力文其文老更健某年某月某日卒將卒為遊仙詩曰青鳥儵而至殷勤前致辭歸來太乙子桃熟已多時享年九十有一洪永以後科目日重卿相無不出於此塗而士纔弱冠持方尺之紙取之如寄士之魁梧雄傑者沒齒顛頓庠序多矣先生之才世盛推許自臺省迄守令咸願與之交而竟不能舉於鄉先生之在太康也河南提學根遂曹公燕見先生而問以姓字先是曹公父墓誌銘屬先生所譔稱其有西漢風指不知為先生也先生具告曹公愕然竟欲致先生科目會河南鄉試教職例得應試曹公徧諭有司之分試者以先生在場欲其留意教職庶幾一當凡中數教職而先生不與老於歲貢以教授終其子祥中順治丙戌舉人知金鄉縣乃贈金鄉知縣然先生才高失志胸亦鬱鬱不平頗倨侮其在莊浪也土官魯某擁兵十萬勢焰赫奕照灼學舍淡薄類趨拜階下卑諂以乞升斗先生厲色抗禮絕不顧而先生工文亦長於政理

治洧川有威愛巨猾滑匿上官遣指以捕先生名隸署其臂立擒獲先生行百姓泣止不肯捨先生政理優裕而限資格其張施祇如此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娶王氏贈孺人繼娶文氏朱氏子男五人清府學生允儒士祥其三也欽慎縣附生清允蚤死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人惟素惟樸惟恕惟簡惟艮孫女四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曾孫三人于壯于宇于陛先生任氣好俠李自成索餉秦中諸搢紳刑戮慘刻呂某窖極跨一竊一僕步蹈投先生先生館食踰歲以故

脫於害先生事親孝親沒蔬果薦而後嘗忌日不樂奉兄謹弟有過杖之某年某月某日祥等葬先生某所而以孺人王氏暨文氏朱氏祔余為之銘

銘曰

先生著述揚名秦川考其槩譜肇自河間爰徙及涇亦久歷年由祖逮禰世受一塵先生崛起有道而文援筆嘔吟宏章百篇頻刖於鄉數奇屯邅兩經教職卒以王官我紀其績渤澥漫

稱其工文善政而以始終不遇為感慨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言孝字德音姓王氏豐頤潤顏容貌甚偉喜議論崇禎初賊起陝西亘十餘年蔓延日繁山東山西河南湖廣與京畿諸郡邑至郎破驚皇陵屠藩府無所畏憚當是時推轂專征之臣不能戰也而增兵市馬造器咸以戰藉口未有熟思審慮為國家拔幟脅沮折衝衽席者先生曰滅賊之道有三而戰不與一曰致疑畀楚失劇孟條侯料其無成朱克融歸本軍而唐之河朔無安土蓋才智之輩之去來兵之勝敗所由也今賊之姦詭桀驁

必有才智如劇孟朱克融者吾之術惟疏離之而已疏離云者遣使招徠之佯曰彼叛而降我矣又宣言曰彼賣其主也又通問以札詐飾結好狀使其上下相猜釁開變興乃可圖矣一曰散黨賊紏合東西南北之衆苟無以制縛之恐肯竭力効死彼之能驅其衆者乃迫之萬無一赦之罪而置之死也故捐軀以徇絕其他志令使人竄入賊營與其衆深交告以朝廷神聖雖云討伐終無盡誅之理而又傳檄曉諭曰渠魁如某法在難赦愚氓脅從情頗可矜或誠革而投降悉許寬宥如此則賊

必散雖不即散其心已貳窺其貳而擊之潰破之勢也一曰用闒庸儒之夫無能偵伺也明矣而勇黠者不與以厚利又不能以養其心今擇勇黠之士委千金以養之使探得賊陰事輒以報彼或設一策出一語我庶幾先備每動必中其所忌矣自賊之起十有餘年毒徧海内大臣之授節鉞者冠蓋相屬皆首鼠兩端雖曰殺賊實持虛名以應詔而先生以匹夫為天下謀如此十三年十四年歲比大旱民饑無食先生曰今坐俟遠處米商價滋騰踊又民饑且斃不能待若守令借官銀糴於豐

熟之地平其價以糶糶畢輒如前米價必減官無豪釐之費而民之食者過半矣是時守令相視無措或煑粥以食餓者無益徒悉擾而已莫有以先生之計告之人牧者而人牧亦莫之察民之餓莩不可勝數也先生揚州江都人曾祖諱鵠未仕祖諱蓁贈高州府推官父諱思賢隆慶庚午應天舉人高州府推官以廉惠稱娶楊氏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之女子男三人長巖寶應縣學生次天佐次天仁皆揚州府附生女三人長適子璡次字汪毓祥次字孫居仁孫五人來庭來宗來王來同來寧先生幼喪父母而篤於兄嫂見兄退讓惟謹嫂没棺椁衾紷不能猝辦出服物質金以助其喪遇人有思雖童僕未嘗加以厲色疾辭讀書喜蘇老泉文集而舉業之文務於闡道不屑彫琢剽賊而一依於歸震川十五年九月戊辰朔卒享年五十有五素性豁如不治家人產然婚嫁宴會務極華美及其卒也家無一錢以十六年十月一日葬於揚州城北淮子河傳家橋之南原先生實應縣學生提學御史嘗擢第一每試多高等六赴應天試不中而以布衣終故先生之除亂救災者

但發於議論而未施於政理也假如貴顯豈獨空談而已哉嗚呼賈誼於漢文帝之時疏請諸侯王子孫各受祖之分地文帝不聽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奏行之漢室以寧今賊猶猖獗也四方頻患歲凶公卿大夫有以先生之議論而行之者先生之志天下之福也銘曰

學則在人議論孔彰命定乎天乃艱其數淮子河壖環五十步樵採毋近先生之墓

誌諸生無奇專擇其議論表之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父病禱神割臂啗之已而母病醫窮無措割臂爲羹以進每父母病藥必躬嘗晝夜時冠帶父母卒哭泣辟踊動其鄰里既葬搆廬墓側以處喪禮廢壞世臣故家習於目見溺便狎習甚則親喪未練而朋比宴樂者有矣公五六十鬢髮皤然而忌日猶必設遺像鋪筵布几陳俎豆跪拜薦之是日不飲酒食肉三秦賢士大夫齒布離次親喪類以流俗從事獨公爲近禮公有從父同居金號十萬出入從父掌握老當傳公挈

半以授公默不言畜聚蕃滋四十祀中爲辦婚嫁贍衣糧終兩分之以其一與從父弟宗族之讀書而貧者厚給以金歲有常數已貴輒負公公絕口不道遇下有恩雖童稚愉怡嘔嘔不加以忿言怒色嘗自南歸奴路疾載以所乘輿而跨其驢嗚呼公豈非古所謂有德君子邪崇禎九年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於三原享年六十有五後十八年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公之子葬公於三原楊杜村公諱希贇字君參別號宰玄陝西西安之三原人曾祖諱一山祖諱遐榎考諱煒公入三原學

數爲督學所擢飫以廩餼而阨於鄉舉或已見薦經房矣典試擢之以副舉者公困佚而當世有聲初三原周公仕薛公大中來公復皆知名一時而公與並駕齊軌著聞郡邑及三公登第周公以進士官至河南參政薛公以進士官刑科給事中來公亦以進士累官大同兵備副使三公皆已沒而後生小子猶捋高科歷榮仕公獨老貢監知公者爲公惜公亦不能無慊乃以嘗爲武英殿中書舍人夫人袁氏王氏李氏子男六人女四人男鉉鉞錡鑑鐸鐔鉉監生鍼鐸庠生而鑑揚州城破遇害

女長適庠生楊士琳蚤亾次適庠生來嗣芳次適庠生武某次適庠生尚袞公輕財如涕唾勇於濟人關中秦漢稱沃野及古渠堙滅磽瘠相望民艱溉浸決水入田然杳測晷過輒相毆詈或千百爲訟三原有渠其源發自清峪水卑渠高阻不上涌公捐三千金列石爲堰壅水以注渠三原被其利公之仁孝可以矯薄起衰一堰之興不足爲公表見然此公之功德在人甚爲久大而欲見樵豎口傳謠頌者也既卜葬鉞請銘士俊士俊妹適鉞知公爲審銘曰

孝友睦婣古所殖大比爲卿大夫職族論黨議定
黜陟一善必顯無隱匿制舉盛起古道熄屈賈氣
揚曾閔抑獨行如公民可則井渫不食行路惻一
穴窆窆長夜黑銘以昭美石之刻

孝親友弟輿堰三事段落楚楚

吏部汪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公諱文英字鳳池張姓其先崑山人明時徙江都
公少習科舉業閭里姦猾詭以逋稅移之公公詣
縣訴令知其儒也試之文得紙筆立成令奇之爲
正其稅已去爲縣吏典司刑獄會計徭賦㯺亂以
棘頗有能聲考績公爲多吏部汪授主簿棄不就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以
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邵伯鎮艾陵鄉
繞成塘張家莊之南公年十三而孤長則戮力以
殖其家弟不事家人產分以與弟弟數亾其貲輒
分與之二從弟幼孤亦依於公公給以財歲凶爲
粥食餓者宜與漕運通塗河渠所在濟涉惟艱公
造二石橋行者便利公不喜佛僧尼募乞誡閽以
絕而惠德及人者如此公娶童氏子問政問達問
道問行問達問道庠生問達能屬文有名於時與
余厚善銘曰

以指測河河不可識以戈舂黍黍不可食河窆黍
堅指瘦戈蝕豈人之罪乃器之忒嗚呼揉矣聊勤
於職

銘古

李全初墓誌銘

嗚呼公可謂子克家矣公之子克家奈何家無賈無以遷貨財則貧而家病無儒無以敦詩書則鄙而家又病二者為其一則失其一兼為之則不得其一而二者皆喪公始市鎮江既而市淮南去家三千里閱歷三十年而其母弟如初涇陽縣學附生誦讀里中口不言買賣故衣食饒足而彬彬稱禮門公可謂子克家矣兄弟儒賈交易常耳奚貴焉以兄弟儒賈之不相為則此之儒賈相為者貴也以兄弟儒賈之或相為或不相為則此之儒賈相為久而不變者尤貴也公諱本棟字全初涇陽人祖諱時輝父諱芬母秦氏公兄弟三人長完初季即如初公其次也娶雷氏吾族祖某女繼娶劉氏子男二人瓊質裔完初無子以質裔為後女二人長適郭某次適楊某公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五十九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涇鄉之先塋而以雷氏祔公平生儉樸崇禎十三年陝西歲凶米石至銀二十五兩公減食以飫族人之餓者其親屬計口給糧凡一月三給以待歲熟銘曰

仲也走趨季也居守一儒一賈如左右手用告後

人此道可久

本無可誌全以虛寫入妙判公有此儉樸而能周族可誌者當即於此　庸菴

李如初墓誌銘

公諱本生字如初涇陽人其母兄即今初貿於江淮供公讀書士俊誌其墓以爲子克家者也天啓初公入涇陽縣學爲附生公素重厚每月合族人而進之言其可法可戒者癸未大亂兵肆鹵掠秦俗富民多邨居家累甃爲樓子高五六丈公家居臨涇鄉是時遠近避於公家之樓子者男女數百戶公發家積糧給之。攻圍二十日。不能破尋退。賊西用兵賦徭繁興族人欲棄田逋逃公爲設法貸借。官無欠負。人得保聚。其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一初公之父連菴公在廣陵與先君同一邸舍時萬曆四十三四年士俊纔七八歲連菴公以審潰胡桃肉盛柳函挂壁上日挑下取啖連菴公年已老齒半落頤左右推轉士俊睨其旁輒分以啗遇啜則戲逢食則呼後士俊既長而歸連菴公亦終老於家王父性嚴整子孫有過輒怒臥不起怒即請救連菴公連菴公至則解雷李里門對峙而雷李之習舉業隸庠序者數人以故公至士俊館談論移日士俊亦時過公館今公之子質醇守支淮南與吾弟士倬厚善士俊朝夕接也然俯仰四十

餘年之間。連菴公卒已三十年。公之卒七八年。惟質醇方壯。而士俊將老矣。公娶吾雷氏子男四人長質醇也次質馥質禍質穮女一人適張士謙其年某月某日公母兄全初葬於臨涇鄉之先塋而質醇葬公於其次士俊既銘全初。而又銘公。銘曰

嗚呼士非文之難而質之難公性誠樸履謹行端卜兆於斯百世孔安

情事淡婉類歐陽公

月樓秦公墓誌銘

郯城知縣秦君之父月樓公諱甲業祖某父某母某氏公二十而卒郯城之生八月矣其妻雒孺人賢撫之使成人敎之經中萬曆戊午陝西鄉舉崇禎辛未授郯城知縣坐徵科不及額罷有循吏聲然亦坐是故不得贈公與孺人以其官秦三原巨家公倜儻耻與庸衆伍是時耀州王從諫輩頗以行相高公與之善號爲十友孺人中丞之裔讀書知道公既蚤没苦節五六十載天啓時詔旌其門某年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公之卒某年月日也

嗚呼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貴本之說公之奇偉孺人之貞烈所以垂裕者著矣則郯城之以鄉舉爲循吏者有以也夫譬之於水源淸而流淸豈可誣哉公二子長四表公卒纔四歲次四器卽郯城也孫若干曾孫若干某年月日公之孫某葬公於某阡孺人祔銘曰

闒茸之與處兮公不屑也孺人之守義兮孰大節也有子而賢兮徵科拙也官雖不顯兮民所悅也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崇禎十六年流賊李自成入關其明年甲申下令民間停柩不葬者罪不赦是時公與其配孔孺人殯東園公之孫燦然炳然烜然曾孫習周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公與孔孺人於李晉匯西祖塋西之新阡初公之卒也孔孺人已久卒公卒天啓二年八月九日孔孺人卒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已卜葬會公之季子君可公没不果葬公四子而三入鄉學君一公庠生而先公逝君錫公庠生又繼君可公而没君式公會方壯隽才

有名於庠思擢科第乃窆爲公光榮而遷延久之家道衰落至是賊僞令下然大河南北爲賊界君式公旅揚州不得歸遂葬公趙姓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涇陽夏鄉里人肄舉業勤誦讀從叔父大理爲御史交遊雜遝筆札皆出其手甚愛近之以例入國子監爲人敦樸家已數世同居比分爨昔財田宅器物聽衆擇取絕不校家世守支廣陵公與弟議或主門戶或營鹽務終其身無異說他弟時睚眦承以退讓親戚朋友困急輒捐賑享年六十九孔孺人仁孝家具數世人食口繁孺人處

之盡善大理丁艱晨謝弔客鷄鳴孺人卮饘粥以進與徒飽飫既行娣姒臥未起王姑育之等嬰兒藏果餅以啗舅偯紿簪瑱獨厚梱內不以為偏私享年五十三祖諱嘉言某官父諱應魁光祿寺署丞子君錫公有待君一公有節君式公有範君可公有曾孫男六燿然𤋮然爍然炳然葉然烜然女八長適張元京次適郭如儀次許郭某而殤次適余士俊次適韓某次適韓環辰次適李日生次適張星煒皆秦中名家子曾孫男四習周習閔之斗之奎女二一適人一尚幼燿然爍然炳然咸入學

為諸生而燿然尤異善書工文遐邇知名年未三十遂死歷歲既多迨公之葬男女已婚嫁凋零不存者往往而有葬後之二十三年康熙丙午君式公過余而泣屬余銘銘曰

趙來至秦遠在元前自元迄明散布希傳降及嘉隆厥聲闐闐大理特起繡衣秉權公弘丕祉作法罔愆刻此玄石以著其賢

以遷延不即葬及迨于僞令乃葬見悲慨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順治初郡邑半被流寇所蹂躪而松滋守無城郭居無官室浮寓湖之鐵鸒崗百姓之編蘆荻籬障處者容若星置環之以水公晷分位絕煩苛莅之然五日聽事事無留者即有黠猾亦咸與屏息曰此固敗魏宦者也初公之令遊平也翰林侍讀學士魏天賞其叔父調化倚勢橫甚孟習孔亦縣胥劾者也爭至構訟調化懷重賂賂公公拒之因斥胥調化慚恨訐公巡撫諸生秦瑞芝李宗周等救公巡撫鞫實杖徒有差豪奴死者接踵魏惡宦也

而公推折之故松滋之人猶舉以懼云然政務之暇則攜酒殽與數交好遊於菱角渡荷花蕩一柱觀三休臺之間盤桓晝夜樂而忘倦聯屬名士開風來者皆盡歡愛而士之工琴棊者亦不棄也久之擢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會有海兵是時效用軍前修葺戰舸省良程廠衆功鳩輯府關理刑公署理刑訊滯囚決疑獄境內稱明允鎮江關丹徒公署丹徒息繁咻罷能聲籍籍久之擢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其明年雲南典試又明年轉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権稅西新關丁母雷氏憂營葬兩

雩公宿於墓疾發康熙五年正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公諱紘字秉三陝西延安之洛川人長額豐準體貌魁梧操紙千言立就中順治丙戌陝西鄉試第一己丑中會試授遂平縣丁母郝氏憂遇調化之誣服除爲松滋縣公晚而學書以爲文辭美矣而書法未精亦足爲累於是廣購古帖而臨摹至廢寢食公輕財而惜人之才表章之恐後視人之急同己之私與君傳業則有太史集李君楷則有霧堂集嚴君首昇則有瀨園集公惟慮其集之散失也鏤版以行於世砦破屈彩鳳子見

仔脫妻之簪珥贖還齊國假喪子代買妾及其死不克葬共輕財不計家之多少如此高祖諱玹玹弟琦正德甲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贈光祿少卿曾祖諱虔祖諱語考諱夢筆母景氏贈宜人繼母郝氏未贈生母雷氏贈宜人娶龐氏亦贈以其官無子立某爲嗣女一適庠生賀際聖其嗣子某以某年月日葬公於郭家溝南阜先塋銘曰

景賢占籍嚳跡洪武起家孝廉爲劉始祖爰相墳地世貴以五逮至給事昭昭可數五傳至公毋忝厥矩後有典者其視此譜

叙遂平事逆入妙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廣載庸菴　評

墓誌銘墓碣墓表

郟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嗚呼郟城知縣秦公諱非其罪有才而不盡施閭里惜之崇禎初國家多故宇內苦兵軍餉不給邑宰例以賦課殿最賦虧額雖六載考績不得遷甚有已履清華以賦之拖欠猶退還其職徵催者法之嚴若此郟城南北要衝公治郟城會歲歉民罷

且饑公憐之緩其程限賦額坐虧撫按劾奏被旨降級調用時流賊猖狂所在城破邑宰聞風奔竄公著城守策有司頗採其說賴以保全而公廢是可悲也公諱四器字成寰西安之三原人秦於三原巨族世饒甲科公中萬曆戊午舉人屢試禮部不中崇禎辛未授郟城知縣癸酉遂謫公詣京改選貧無以資公之弟樂天爲天津兵備副使其胥賂公求差遣公拒之戚友勸盍姑受而資以選公曰祿爵自有定分竟謝絕遂一謫而廢公蒞官廉惠其居鄉也謙謹敦柔遇童稚無失容公性靜默而忼慨拯人之急同僚丞免去道死公解衣買棺以殮或冤繫獄公力救脫終其身口不及公之先有鹽場久而荒頹冢星布棊列人謂公訊理可以復業公曰掩骼埋胔義也發掘吾何安乎置不校曾祖某祖某父某母雒孺人公生八月而孤事兄如父事母孝妻仇孺人卒再娶余雷皆具婦德子男延齡長齡椿齡喬齡崑齡岱齡長齡椿齡亾女一適某一適某孫男繼祖述祖正宗光祖耀宗亢宗大宗振宗女一適某一許嫁某餘幼公既謫僑寓揚州賊陷潼關公聞傷慟致疾疾瘳拜祝於神

誓滅此賊伏地涕泣不能興賊陷燕都煤山凶問至公涕泣不言人語頷之數月卒崇禎甲申六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後二十三年康熙乙巳雷孺人亦卒享年六十有六丁未某月某日延齡喬齡等歸葬公與孺人於三原之某村銘曰

科厄於乙官止於令一謫而廢乃緣民病積善匪小以昌其慶

僑勤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嗚呼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稱其不忘本而許以仁我雷氏世家陝西西安之涇陽大父而上宅兆碁列里錯阡陌而顯考太學府君卒於江都欲歸葬不可日月有時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一日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北楊孺人祔支系行迹待葬誌且銘焉而小子士俊乃叙述府君所以敎與端嚴淳質啓佑後人者用刻於石府君六男子士俊士傑士倬士儀士倫士儼士儀士儼先府君没府君少遊淮南樂之壯留

家江都自懲齟齬無成銳志訓子士俊士傑士倬方總角餘子長者在襁抱而士倬又依母楊孺人居涇陽舊里故士俊士傑兩人之承訓爲多而府君獨屬望士俊是以哽咽流涕歔欷不禁也天啓初士俊士傑兩人十二三歲府君於庭隅張館延師誨之禁往來者晝輒竊探於館門夜閉窻然鐙擧讀緩步至窻以舌舐破窻紙自外窬闚見其目佔口吟則喜徐去不使知或左瞻右顧念有他馳則怒瞋喝已而復至每夜如是五六其肄習爲文授版創稾翹足以竢稾就未鈔寫促取觀卽持版

以覘親戚交遊一得之善喜見顏色羨逢舛逆疾怒寢食自訟嘗夜課以文作不合意府君嘿然入忽思得其故急趨出夜晦不辨簷階額抵於柱以一手撫額遽呼曰吾意云云乎明額之抵柱者青紫高踊如核塡之士俊從府君之陝西在塗手乙止書使輿中讀宿旅舍府君坐上坐俾讀書案側須臾問讀果熟乎曰熟始已久之江西袁晦若先生試禮部過江都先生知名當世府君遣士俊士傑兩人往師是時士之舉業類勦襲臭腐以欺有司白首講誦者考亭四書及所占經句釋字詁粗

解其說而已先生告以支之源流上自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周禮儀禮孝經爾雅中至史漢下及韓柳歐蘇王曾諸家之指士俊聞而慕之慨然有事於古然府君頗慊之嘗倚門立士俊侍謂曰學庸語孟辭約理盡不深求力索而但務博覽此先民所恥以爲記問之學者也府君爲人樸直不苟談笑尤愼於取財族有家累萬金而無後者衆語籍籍號爲伎公陰欲聱牙其中因有所獲府君兩言決曰某當立某不當立無纖介覬覦者而鄉黨亦信府君之正直爭以重金託府君不輒

諾諾則終始可復府君常訓諸子吾家未肯利人之財可質鬼神病革遺命曰毋以佛誣我府君强健老而不衰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府君年七十矣暮與衆賓燒燭飲酒達旦無倦容後八年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孺人府君繼室事舅姑孝謹府君六女男女十二人惟士倬孺人所生孺人煦濡覆翼躬營嫁娶無所別異享年五十有九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通詩數試督學不中選以貲入順天國子監小子士俊拜手稽首曰嗚呼父之愛子篤不可解今夫師教其徒也耳[illegible]而示之不聽則已耳而父於子不然懃懃懇懇至無可奈何而猶不能離諸懷也觀府君之教余小子者此爲人父者之心也豈獨余小子之悲慟切怛凡天下後世之爲子者觀余小子之所叙述必有感之欲泣孝敬油然而生者矣而府君之端嚴淳質雖古人何以異也才與不才捨此安法哉男士俊誌

一結可以教孝

亡妻趙氏權厝誌

嗚呼君以從余於廣陵而母死不得一訣又以母之別離而死痛悼憤懣至於嘔血年三十遽卒此余之所深悲也余世涇陽人而君趙氏考庠生諱有符字惺念與余同邑娶張孺人生二男二女長男燿然娶何氏生男習周習閔次燠然娶蔣氏無男獨有一女長女適郭如儀君惺念公少女年十六而嫁於余君之嫁以崇禎元年也惺念公既卒張孺人寡君嫁余三年兄燿然之妻何氏亡何氏亡踰年燿然亡燿然亡數月而君從余於廣陵抵廣陵數月君之姊適郭如儀者亡頃之兄燠然亦亡燠然於是絕嗣矣張孺人以習閔爲之後燠然之妻蔣氏之父母皆旅於廣陵蔣氏既喪厥夫乃千里往依頃之蔣氏又亡張孺人之所存者在于惟君在孫惟習周習閔與孫女而君又居廣陵則侍側者孫習周習閔及孫女纔三人耳而三人又皆幼習周十五六歲習閔十餘歲孫女六七歲初惺念公之壯也家貲盈萬而君之從曾祖方以御史繡衣持節惺念公甘食美服家僮數十所與交遊皆公卿貴人終日彈琴飲酒内則張孺人相敬

愛而子子婦女與孫共聚一室晚節燿然鄉學有名娛然亦讀書肄舉業極一時之盛吾邑之稱巨族者必以君家爲稱也後悝念公卒家寖衰及君之二兄相繼歿沒家計王於張孺人器物悉以易薪米猶不給矣家僮散去而張孺人老又病數年之中子子婦女大半已死悲憐不勝君遠在廣陵思君一見終莫可得於是兩目咸失其明每出入或習周習閔或孫女扶持而行秦中人來君輒求謁之訊張孺人哀苦余必先誡其無盡語但告以張孺人微老而已君家有書余每藏之俟君一日

開俟見書大哭是後每飯必涕泣求西歸一覲醫藥余數諭以盜賊盈路不可歸狀君口塞然猶時訪盜賊進進人云賊平則喜如云賊亂則怒朝夕常涕泣一歲之間其不涕泣者可指也十一年夏君始嘔血七月吾兒毅生是月張孺人在秦病革將卒君心動中夜必起被衣而哭余勸慰之不能止十月張孺人凶問至廣陵君因患積聚纍昔癥盛自是氣血漸弱矣十二年嘔血十三年十四年比年嘔血其明年四月嘔血數升肌膚盡枯尫羸骨立十月初九日卒於廣陵嗚呼君之嘔血至於大故者蓋以母也君之不得志於母者蓋以從余也途人聞其事者猶將悲之而況余邪君智識過人於道無所不窺壬午鎖科余府試卽以迂拙爲太守所棄余念親之老也意怏怏不快君曰君素期弘濶而今若此恐反爲競進者笑也且太守之爲人兒童婦嫗皆知之而君獨不合則君之爲君可知矣余意乃解余嘗觀五代史馮道傳而君自矜視之余謂君曰馮道長樂老叙歐陽文忠嘗其無廉耻而引王凝妻李氏以愧之遂爲之述李氏斷臂事君曰妻非臣之並也臣如道之受殊恩於

國者鮮矣師保而外類以文例相拘其於君實淡如也若妻則多受夫之殊恩者其失節蓋罪加於臣一等矣因言婦人有能節而遇夫之壽者靡所見者亦有無節而遇夫之壽考莫顯其惡者無節而夭輒死亦斯人之不幸如馮道是也余論馮道謂道固不肖亦不幸而生五代之世其說姑之君君之言可紀者多其通於道皆此類也君事舅姑孝謹而尤善承姑之意姑雖怒辭厲色君柔聲溫顏貌不變必俟姑之喜而後退與諸娣伲和好未嘗一訾其短君又不獨智識之過人也余家涇陽

先世之墓在焉家君欲葬君先墓之側而不能遂歸乃以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權厝於江都之河西鄉屈姚二莊西余舉君之鬱悒蚤卒與平生大畧以誌之

誌趙氏乃詳其兄弟及兄弟之妻若子初似無涉及後一一層次出之總以形其母張孺人之悲苦而趙因悲其母之悲遂至嘔血而死此為可痛通篇白描千古至文

亡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君余繼室也姓韓氏西安之涇陽人順治癸巳冬十二月庚辰卒於江都其夕發篋得嫁時衣衣之且日弟士傑弟士偉弟士倫匄貸買棺徹臥榻余襚以斂其明年四月乙酉權厝江都雙墩先夫人之墓左君之嫁在弘光初已而江南破余既疎拙不能治家產又迂濶輒自放廢以故窮愁失志君啗蔬啜粥陶然意滿永夜余掩卷罷讀君猶紉箴縫綴恒有飢色韓於涇陽為著姓君考諱鼎陞生十七年而歸余歸九年而卒年二十六子二男一女君卒女生纔七日男泰麟君為婦順雖細故不敢專必以白私有短之者聞知絕口不及銘曰

伯鸞肥遯德曜是恃靖節高風成諸翟氏嗚呼天不祐余而君遂死

用梅聖俞一語更增數言遂悲凉無限

誌趙孺人用長篇此則墨不盈幅而烟波萬頃俱堪不朽　肅菴

顯妣趙孺人墓碣

孺人趙姓父禹門公母鄭氏禹門公山西洪洞人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禹門公旣饒於貲而性豪蕩日擁妓集俳優歌吹飲酒每夜必達旦寢至午方起又飲如前金五百兩爲纍每取其一輒盡璧以汜貲盡輒取不復問府君亦治鹽筴淮南禹門公以孺人歸於府君是時府君繼室楊孺人尚未生士倬明年士俊生後二年楊孺人生士倬府君六男而孺人所出者五人士俊及士傑士儀士倫士儆也府君六女而三出於孺人長適梁鉞次適

劉冀鑛次適左千之梁劉左皆著姓世有顯人孺人素慈仁見人之老窮者則曰我爲之棺人之有疾病者則曰其存於世也幾何矣嘔嘔泣下然治家嚴整奴婢犯者鞭撲不稍廢也府君樸直尚寬簡而孺人佐之以威人咸畏之後孺人卒二十餘年僕嫗年五六十鬢髮皤然而當時嘗見役於孺人者自循循有規矩也孺人以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時士傑赴試涇陽士儀病瘵孺人之卒也用是爲恨年四十有五李賊陷京師上死社稷士俊奔告府君曰天下土崩矣兵將起盡急葬乃以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於江都之某鄉某原孺人之葬事成倉猝墓未有銘後二十三年康熙甲辰士俊流涕而書於石

外祖豪侈固可傳而嫌與趙孺人少闗合

參戎劉公墓表

參戎公諱紀字約吾世居洛川之城新里公幼聰警無不涉獵獨不喜舉業棄而從戎防禦以軍功驟後又棄去公胸次開豁而不修飾邊幅雖田野之叟蓬戶甕牖蔬食菜羹邀之輒往而春社秋賽俳優之觀穀抵之戲招輒赴也是時公之弟秉三巳中甲科公之子雲門巳中鄉科而樂易如此將卒取曆視之曰某年月日吾將死矣順治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既卒其友白天成麥公爲延安知府以其兄天錫嘗書記須之天錫沒人以

爲知府盎府城隍云曾祖諱虔祖諱語父諱麥聿娶屈氏子男五人生韻戊子鄉試第三生德生直生心生琭女一適景大光孫男芳庠生其卒也葬於郭家溝南阜先塋公精通音律凡吹笙彈筝以倚曲清濁高下有不中節即指其舛繆而酒館茶肆妓樓伶坊以至武士走卒傭兒販夫有不歌者歌皆公所製曲也四季行樂辭歲月如毀少壯難再慘悽傷懷者彝彝太息薦紳家多傳誦之君子以是知公之不乘於世矣康熙丁未士役乃表於其墓曰

嗚呼公豈所謂莊周列禦寇之徒邪富貴貧賤死亾壽考不以入於其中陶陶焉洩洩焉故足稱也雖然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終其身有不釋於意者矣然此非道也此近於道也亦異於患得而患失者也

寫達生有致

太學趙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趙始宋山西平陽之洪洞宋末徙涇陽至元有晟晟子崑明初從禮敬禮得禮兄弟三人從禮居斜里得禮居廟前敬禮居辛晉匯公敬禮之後也敬禮生克誠克誠生景先景先生順順生鋭鋭生卿卿於公為曾祖自敬禮至公曾祖五傳而趙宗興曾祖二子一諱嘉言一諱嘉行嘉言生公之父應魁嘉行生公之叔父應元嘉靖中公之叔父登進士宰郯擢監察御史官至大理寺丞而公之父仕京師為光

祿署丞當是時家治鹺淮南巨富以訾雄於邑而公四子三入郷學體貌頎頎裘馬輕肥君式公才尤奇偉謂甲科可指顧取其後孫之隸府縣學籍者踵相接也長公君錫公子燿然工文能為右軍書名於時與君式公出則連騎交遊盡賢豪涇陽論族姓必推辛晉匯趙氏云嗚呼余讀史記趙世家至季勝孟增之初起必乎難稽由微而著裂地定國為侯王與晉衛齊晉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有以也夫物無不起於細寖以巨終於盛天地之常理也趙氏去洪洞徙涇陽不知其詳久乃有

晟崑敬禮而下昭昭可譜傳大理光祿益顯古今一揆矣公既葬君式公命誌而銘之又表其墓公之仁心善績與本支之宜紀者列之誌矣述其世系鑱於石俾有考焉

代作處士顯祖考府君墓表

處士雷公諱汪字犨我西安之涇陽人父邦成年九十餘强健同少壯者公亦老而不衰年八十輒令人控馬已以手撫鞭奮騰上騎之策鞭而去從者歸欠伸跛倚皆有倦色而公意氣自如從容下馬以鞭授人而趨行雖杖急挾杖走諸幼孫追之不及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七公元配秦孺人先公卒距此十三年矣公子國學某儒士某以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公與秦孺人於涇陽仁讓里之西南余好覽傳紀觀

古人往迹每怪今之天下無奇氣偉節卓然如古人者因歎今尊官顯仕專以豐殖財貨田宅遠計妻孥為務貪利無恥大畧如商賈則世之豪傑當必有不屑辟病剽竊以隱於商賈其俶儻特立不同污俗有古賢卿相之風者今世患不讀書或有博聞强識其放蕩狠猾反不如庸鄙之寡過當必有能讀書知義而為篤實長者余持此以求之天下之人又未之見此甚可歎也崇禎七年夏余從京師過江都與公孫國學之子交十三年春奉其父國學之命叙公德業與鄭中丞所撰之墓誌以

貽余故余詳公平生公少習八股已而棄之從兄伯仲遊揚州營鹽為產公時客遊而於父母以孝著每出歲歸省嘗居揚州聞親之疾奔馳不避風雨盜賊又嘗收債揚州已裝而遇親疾即留視疾輕千金不稍顧公慷慨好施陝西頻凶公捐金賑濟後流賊橫恣殘破延安慶陽諸地重臣承旨安集募民輸金構屋廬買牛種公又捐金公雖廢八股暇則執一編誦之而於明之事尤能記憶治亂得失災變妖異可稱而述也公身不列搢紳而託足商賈考其素履方正重厚不違於理而今之崇

高富貴者多不如今知名之徒口談經史不休而文含秦漢唐宋不道至其苟賤言之污口而公動準軌度又未嘗多讀書也余自臨川至京師水陸數千里所與友以千百數心竊少之惜天下之無人也嗚呼公豈非吾之所謂卓然如古人者邪公孫八人士傑士倬士儀士倫士儼士偉士化余所交者士俊也

崇禎十二年春家君將歸葬我大父秦中命士俊作書以墓表請於羅文止先生先生答書曰以能踰子數請卒不易其言乃為之寄以質先

生書曰可持復家君授刻於石

虛寫妙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賡載庸菴評

行狀祭文

王孺人行狀

王孺人順天大興人餘姚舉人邵公翰義之繼妻父王公世爵北京旗手衛指揮使王公有四女孺人其季也王公以任俠雄鄉里每與侯伯貴人爲樗蒲戲及校射日輒得錢十萬分給女掌之王公問驗三姊多亾失孺人出諸櫝中封識如舊王公奇之王公死孺人尚幼哭泣成禮邵公旣舉於鄉妻兩喪居京師請婚於王王公妻陶恭人長女遠嫁有難色孺人夢雙月入懷邵公字不朋朋字雙月乃許婚而嫁於邵公初邵公娶於李李孺人生一男一女男之亨也李孺人卒娶於丁丁孺人父占籍京師方在太學於是僑居京師丁孺人生四女丁孺人卒繼室以孺人孺人生二男以貫之時又貳室李孺人生二男以發以成以發長於以貫而以成長於之時貳室李孺人蚤卒四人同育孺人初邵公館榆林巡撫鄭公汝璧徧交良將一代人傑如杜將軍松劉將軍綎握手醼酒誓爲兄弟邵公累會試下第萬曆泰昌間馳驅邊塞遣之亨攜家反餘姚慮孺人生燕不樂越土而孺人頗無留意遂行途遇盜之亨有客陳弁拔劍斬盜頭孺人端坐誦經客貌自如盜驚去從邵公至餘姚四方之士樂從之遊之亨等又爲世知名賓客雜遝孺人共具豐潔孺人北人未習南人製食法魚鮓鹽豉嘗試爲之無能出其上者邵氏巨族春秋祭祀常千人會食孺人辦給中條理孺人之至邵也舅姑已沒而歲薦尤謹邵述明世有顯人莊敎公

蕃以進士爲順天提學御史曾祖漳以進士爲陝西布政司叅議而父夢蘭歸德衛經歷故邵公婦壻皆縉紳大家孺人未歸邵而李孺人所生男之亨娶於長史高景明女嫁都御史張龍峯之孫鼎孺人旣歸邵而丁孺人所生女長嫁布政袁文海之孫象垣次嫁布政鄒龍望之孫敬安次嫁山陰沈某沈亦山陰著姓次嫁刑部主事孫齡山之孫電是時邵公尚存邵公旣卒而爲貳室李孺人所生男以發娶於崇安知縣錢明易爲已之所生男以貫娶於鷹揚衛經歷韓珹如爲二室李孺人所

生男以成娶於貢生史魯唯爲巳之所生男之時娶於舉人朱虞庠之亨死又爲之亨子星環娶於淇縣知縣諸百揆邵公五男五女所產之母四又有孤孫婦婿成出縉紳家而孺人太半拮据於嫁娶者如此餘姚近海海兵起兩浙騷動諸子奉孺人避雙髻山堂山堂蕭然孺人朝夕誦佛書斷絕紛華某年月日卒於蕺園之故廬先是微疾猶强飯孺人素性厭醫藥曰命宜死良醫能生人乎臨疾以貫跪進藥卻勿受卒之日以貫徵言佛指孺人顧之笑是夜怡然而卒享年六十九康熙癸卯冬以貫持哀紀一編至揚州求言於余余按哀紀序定而爲狀

偏於前後子女婚嫁錯綜次第爲波折遂成至文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公諱汪字望崑世爲陝西西安之涇陽人陝西府以八數而西安爲大府賦稅戶口甲於諸府西安州縣以三十七數小者窮瘠大者殷富而涇陽尤大縣風俗侈麗與都邑等涇陽大族以百數而雷氏獨著隆萬間雷公齊與張高樓俱號貲巨萬任俠倜儻自雄至今言涇陽之大族者必曰張雷縣令多異視焉考諱邦成年九十餘人稱九十翁娶李孺人生三子長諱滾次諱澤公其少者幼讀書已而棄之與兩兄遊公雖廢書暇輒取書以觀於是書頗能記識而熟國家典故凡國之治亂類之臧否政之得失以及水旱蝗疫星隕地震之屬無所不曉天啓崇禎之際陝西多災異人咸驚愕不知所指公曰此不足怪本朝某時嘗如此每於常坐立處取二祖列宗訓誡庶人之辭手鈔黏於壁出入覩之公老好施與崇禎元年涇陽歲凶餓死者枕藉於道公捐金內之於官捐金者相繼官爲之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四年陝西流賊橫甚歲連飢狗彘食人之肉延安慶陽諸郡皆破上遣重臣勞來至則募民量家產輸銀爲之買牛鑄犁貰

積招撫流亾公慷慨語曰延慶諸郡與西安如唇齒彼破此獨無全理遽執筆署銀若干以倡公磊落不羣而敦大節公母李孺人病會公與伯兄客揚州而伯兄偶適儀真公接書即僦舟詣儀真流涕告伯兄以母病狀即與伯兄裝治奔馳晝不足繼之以夜惟恐不獲一訣其後公將往揚州持券以取所貸於人者而公父九十翁又病人勸公行公曰吾不行而所喪不過息錢吾行而父病愈父雖不憾吾能無愧於心乎或父病不起遂成幽明之隔也乃止不行而託於素所善崔愛亭曰息錢

之事一以煩公及愛亭反自揚州復公而公已寢苫九十翁之亾殆四日矣公於兩兄昆少臨財輒讓公孝友之節大畧如此當公之捐金賑濟也路公振飛知涇陽縣嘉公義表其宅里路公詣京師見搢紳先生每道雷某之義也公之應募輸銀時吳公甡以御史承命往都公之輕利重義身先百姓也亦旌公而以其名聞天子公初娶秦孺人孺人嚴整自勵言笑不苟閨門之內肅然繼娶孫孺人子長國子監生某吾父也次禮部儒士某享年八十有七卒以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秦

孺人已卒十三年矣孺人之卒某年某月某日也公老而強健不衰年幾九十夜猶書細字乘馬竟日無倦色孫士俊謹述

起結摹史記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雷氏之先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徙陝西西安涇陽之甘張里北去三里為示昌屯張氏居焉雷與張皆著姓以貲雄於邑祖考諱邦成祖妣李孺人考諱汪妣秦孺人府君幼讀書屢試提學不中是時朝廷開納粟上馬之例親戚有官京師者勸府君遊太學遂補國子監生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府君樸質與人無虛飾人合於意輒傾肺肝不匿其私而人不合於意輒怒見顏色不能僞為巧語婉容以就市兒衣冠作止輕

佻者望望然去之避不稍留也府君平居寡談笑而秉心端正甚重於宗黨人有相爭每以其曲直請決府君歷數人處之而不能服府君開口乃服曰公無妄言違即取禍敗雖守令折獄多採之族人某富無子没而其嗣猶未定族之利彼厚財者羣欲以子為之後也致興大訟府君勃然變色曰某無後某以次當立囂囂者何為也幸人之禍而樂人之亾吾豈肯為衆不聽而訟不休及得為後者之立也竟以訟破其家而不得為後者所獲亦盡於訟咸驚顧自失始歎府君之方終慕其智也

族人某以家財託於人其人為之經畫增進數倍已反之十餘年矣一旦喪之乃誣以所託之未還也告之揚州府知府馬公馬公時有神明之號問其本末如何受賄者誣證其人恐怖曰非雷某不足信也馬公立名府君府君固辭馬公謂所遣人曰吾知某之不輕與人一切也但此必得某纔定耳府君至為之詳遂其故馬公曰某是也其後衡量兩造之論一一準府君所道以斷也府君身為布衣而公正重於宗黨以服人之心者類如此府君壹諸人臨財尤不苟薦紳大夫每以金寄多者

累千府君必卻受則無負高傑兵屯揚州擕家避興化遂移金置其地塗遇兵刼府君曰彼金之屬人寄者吾必署其封撿之祇有若干他皆屬已金即紀於簿纖介不以欺也府君疎濶而持大體弟見龍公短於慧貲產半亾考妣殯秦中未葬時秦俗重葬儀祭燕悉極侈麗考妣之葬貲用繁巨皆府君獨辦繼母孫孺人府君迎而養之孫孺人没喪具亦辦於府君曰毋以煩吾弟府君少不得志有司老於國子監銳厲訓子廣購書以使之讀曰遇否命也庶幾有成吾聽之矣是時江西衷瞻若

先生知名於世過府君遣子士俊往師士方勛龔陳爾以為舉業四書與所占經之外絕不及先生告以唐虞而來文章之源流士俊慨然務於古矣然府君莫以為可也謂士俊曰學庸語孟聖人傳授精微不知講求而但誇博此所謂記問之儒也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於江都將卒遺命曰毋作佛事享年七十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府君初娶韓孺人韓孺人卒繼娶李孺人李孺人卒繼室乃以孺人孺人有賢稱奉舅姑孝謹朝夕饔必身自烹炊舅姑怒寒暑立門外府君男女十

二人孺人惟生一男拊循皆如己出躬營婚嫁備極勞苦享年五十九男長士俊也揚州府學生次士傑涇陽縣附生次士偉平凉苑馬寺學生楊孺人生次士儀士儀蚤死次士倫次士儼士儼亦蚤死女長適庠生張閎南次適庠生貢沛次適庠生韓垣次適庠生梁鉞次適劉冀鑛次適左千之孫十人孫女八人雷氏家涇陽士俊等欲葬府君與孺人於涇陽故里不果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朔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孺人祔士俊既述府君與孺人大畧誌之乃詳叙世系行述而為狀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遊擊將軍李公之靈曰嗚呼世孰不死身死名敝獨公之亾塗路流涕猛將悍卒懷恩思惠薦紳大夫往哭於第物號千萬終以其艷在昔士氓暨侯王帝武壽或天瞑焉皆逝磨滅無稱祇同狗彘茲如公者於傳誰類嗚呼廣陵樂土富賈爰萃姦宄所藏盜賊所伺武臣來臨戲豫寡備鬪孰畏之虺蜴是易公處於茲虎據於窟嘽嘽焞焞威聲遠屆天不福善而公卽世郡守州牧前箸靡議長城其壞哲謀

云墜嗚呼閒居讀史中疑且悸廉頗白起盛推賢帥枘不量鑿古法今泥何公之雄師彼之智使人人服行事事治時有古今道無同異馬班文章韓范識器周程張朱性命微義崛起倡言羣小閧詈有為可若公其先試志堅氣定賴公不偏嗚呼生雖未見死則心刺屋折梁棟摧崩立至三灌柩前以寫余意尚饗

祭王德音先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其之靈曰嗚呼公乎今之天道忒難知矣凡鄙之夫委瑣之見享尊爵厚祿志滿氣溢而又臻壽耇年皆耄期矣多聞而賢者衣敝食疏守庠序以終而歷年又不永矣薦紳巨家蒙倜童穉菽麥不辨式以蔭補而致官或取高科履膴仕世濟其美而其父祖又久執政柄倚勢作威罔窮極矣士素貧空蹇不遇時安居樂業以娛其親俯仰自適也在人已竊慨而併此不獲竟亦奪去矣嗚呼公乎貿亂渾殺者

天下皆是也余於公而增悼痛矣公之文學彰於鄉里公之行迹稱於戚友而天厄之以一士之微也豈惟厄之又短促之年五十有五而一病不起矣公有三子而伯氏桀夫尤異才德為衆所推天既使顛頓狼狽則已矣復使之嬛嬛失怙不得從公以承歡愛矣君子小人相為消長困苦者如公輩則揚揚快意者誰矣嗚呼公乎今之天道安可深論矣無乃順逆禍福都不省記任其貴賤死生矣抑有理數之確乎不易者天且因之而莫能違矣不然則衰季之鬼神亦如衰季之君相賞罰舛錯黜陟差謬忿其愛憎通其賄賂矣嗚呼公乎于膽於申包胥天定之說而謂善惡之報數僻而後定桀夫豈同儕類等夷者達則建功社稷窮亦著書留篇籍以照耀身後公於是可無恨矣嗚呼公乎事有必至理有因然然驗於古者不驗於今也天道戕變頗難知矣鞠躬再拜哦其嘆矣余有何言惟進斯觴矣尚饗

祭張主簿文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主簿張公之靈曰嗚呼公之幹畧誠爲錚錚困於科目一長莫鳴奇跡胥史以沒其生幸產賢子氣雄才秀祿養可待年厄中壽公昔少時斐焉能文操筆成篇吐辭縝紛同藝之兒無可與羣里有逋負吏呼至門公諸縣訴服儒質惇令窮以甕心驚聲吞零幼而孤饑寒莫存老母弱弟俯仰饔飧屈辱就椽垂翅孤鶱揚袂揮斧錯節盤根二子特起弱冠與遊孚聰志古希韓比歐溥公英異士林之尤譽彼力穡乃亦有秋今巳卯試遭公方疾受命南行心戰股栗大孝奪親桑榆暮日二子應舉不幸遭一罷試來歸疾革在牀試歸未幾屬纊於堂數日榜揭落魄衰裳嗚呼今歲春莫二子錄科公巳臥病進退蹉跎奉易以筮禍福云何孚聰所占同人之五至於溥公受命如覩萃卦上爻疾在厥爻謂筮告逆公將不久號咷後笑休隨諸咎應於秋試孚聰其取孚聰如遇公纔初殯死尚有知喜子未擯乃筮驗凶而吉難訊嗚呼人道無假惟數之奇公其不忍我又奚悲陳籩致言情則然而尚饗

祭鄭廷直文

維亡友故揚州府學生廷直鄭君既卒於秣陵之明年歲次順治丙戌八月十六日同學友雷士俊乃於興化寓書屬君之甥許承宣具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君之靈嗚呼崇禎之初受業東門惟君與余少而志存始授馬班江漢欲吞氣求聲應朋儔日多隨肩名彥相觀善摩揮筆千言通邑詠歌序記大篇我爾二人君才雄傑軼揚轢荀余篤信古踐跡先民余一文就必諮廷直君曰余善喜形於色有不吾可改圖是力嗚呼于祿習行古道幾墟起衰救敝與君共振猶未強仕哀哀客殯昔在攝山論議崢嶸掩卷罷讀百壺滿傾月夜狂叫空谷應聲小儒震駭吐舌縮頸疾若仇讐視若疣瘿笑敖四顧佯爲不省春秋代序忽十餘年邗城攜手君後我前意壯數奇舉足屯邅余來興化君往江南兵革塞野近事未探凶問遽至痛所不堪嗚呼余之學術與君畧同君志無成蚤夭其躬余譬舟流安識所終古人有傳載在簡冊踰千萬歲姓字赫赫極蹟闡幽余敢謝責嗚呼死不知日葬不知時縈身僻邑頃步難之陳辭致觴涕泣漣洏尚饗

祭李平子文

維順治丙申夏閏五月庚申興化隱君李平子卒於家巳九日其從弟沂來郡城涇陽執友雷士俊聞計而哭之六月癸卯始以斗酒隻雞再拜屬沂致奠嗚呼平子富貴有命余不敢為子鞅鞅矣坎壈顛躓固其宜也至於一夫一婦畎畝耕耨市井負販之徒人而有之如耳目口鼻不以為異也子老而喪妻乃一婢侍執巾櫛又喪落魄江淮栖遲寺觀孤苦無告而死古所謂窮民平子當之天乎平子何罪去歲之春子在郡城日從余飲或有招子飲者輒呼余往飲必賦詩論文傾壺而醉子白髮皤然而意興豪雄余雖哀子之老且窮猶幸子之壯也余既别子請安豐子亦尋歸項之子寓書郡城與余曰吾一病幾死竟獲安全且寄以詩文曰病狀悉詩文中余雖憐子之老窮而病猶喜子病之瘳也歲杪子一家奴來郡城赴余言曰主人翁將適關中欲得一彊有力者為之依余問以子之餐飯曰食不下咽狀類翻胃余曰此病非老人衰弱所宜關中未可輕適余雖憂子猶未忍料子之死也春三月艾山來自興化謂子雖病尚能食

夏閏五月艾山復來而子之死九日矣嗚呼予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遂如此死乎以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坎壈顛躓而死曩昔豪傑或爾以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孤苦無告而死不得與畎畝耕耨市井販負者覬覦其一夫一婦之樂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者邪天乎平子何罪嗚呼余肜焉寡儔近十餘年同志同業同行者棨夫盛際艾山豹人與子為五交遊既不多茲子又死則所謂五者秪有其四譬如數大鳥沙漠之野風雪之夕飛相接豚相俱忽亾其一能無反廵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輾轉不能遂巳邪方聞子之計即請棨夫而謂之曰泰君子道長否君子道消類以時升降無獨為消長之理平子如此而死則余四人者可知矣平子死吾不獨為平子悲且為余四人者悲也棨夫聽之愀然皋以告予不以予為死也余既聞計輒欲往興化撫棺一哭然二百里而遥力不能僦舟以往屬艾山銜辭奠子嗚呼平子亦聽余言而悲矣尚饗

悲

祭鄭次巖文

維年月日舅氏雷士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廣東道監察御史次巖鄭君之靈嗚呼次巖之爲侍御也紀綱可望其整飭政刑可望其治理疲民可望其蘇息薦紳交口稱頌姦猾羅禍而詛呪次巖之死也紀綱毋望其整飭政刑毋望其治理疲民毋望其蘇息薦紳奪氣歎嗟姦猾脫禍而歡慶嗚呼次巖遇人直坦似嬰兒無機事無機心而入臺未一年抗疏六七紙諄諄以百姓之休戚進告皆人之所不欲亦人之所不敢者賢者固難測

識如此乎次巖卒於　京師凶問未至時阮亭先生以揚州推官擢禮部主客吾友郭奇玉送至高郵始得訃歸而語人曰洪水滔天人之溺死者以千數畝畝盡化巨浸余詳繪一圖并作書以寄次巖庶幾　上聞既而知次巖死料今誰肯言此者悉焚以火嗚呼百姓之休戚次巖爲侍御而言之次巖死而無能言之次巖之爲侍御足重乎不足重乎次巖之死足惜乎不足惜乎吾弟之子嫁於次巖年方二十一而遽云未亡人撫棺一奠而涕泣沾頤者秖以悼天下之公而不及吾私尚饗

摹大蘇祭歐陽公文

祭負漢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邑庠生負漢生之靈君今云亾矣一酒友近歲窮愁斂金飲酒靡月不集靡集不久君與尤豪輒起被肘令去我死此事如何君性曠達悲少樂多死喪接踵白髮蹉跎客至酩酊笑語歡歌神集之夜溽暑之夕冷風砭肌臭汗霑腋耽盡更燭觥籌絡繹從者癲罵坐飲說懌年五十九一病不痊昔戲謂君死我祭旃車過腹痛文倣襲賢乃遽至此垂涕漣漣尚饗

似韓

祭孫用所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庠生用所孫公之靈嗚呼公子二岳歸來自燕余馳往候足趼心懸門者致言公病不痊朝粥暮藥坐立榻前距茲二日囚問巳傳五十曰艾公猶壯年子纔鄉舉胡遽棄捐嗚呼齊大非耦在昔而然余家賤微世受一廛公家昆弟高飛聯翩豹人雄才棲志雲煙仁山定宇先後比肩余實朽廢豈敢云賢謬引偕隱誓約秦川重以婚姻倡和百篇悼遭不造死喪紛連辱公弔止吞聲嗚咽如何今者公又逝焉悲多喜少古所共憐銜哀一奠涕淚潺湲尚饗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維丙戌之季月吳孺人之無祿走鯉辱於通家遠竄迹於河濱兒士俊之邑居交令子以在夙篤仲冬之庚申使持觴而奠哭嗚呼蹇余生之不辰遭羣雄之逐鹿違故里以北奔苦進退之維谷幸主人之仁賢庶幾慰於惸獨平子蚤以知名俊兒識之素慤痛羈旅之無依爰投止於夏屋臨患難之與共情靡殊於骨肉方海氛之環攻危孤城之一蹴連舳艫以相接紛千檣之盈目鉤衝備以兼施湧大石而飛鏃婦女憂於色辭恐無辜之刑劓母

遣婢以勞問嗟鮮計之能轂及圍城之既解喜窮寇之自戢始聞聲而趨告勉朝飯而暮粥余去茲以郇適項吉凶之未卜俊自邑而就省言母疾以頻顧念玉體之矍鑠宜永膺於多福雖眠食之暫乖卒令終以有假豈死生之由命遂一病而不復憶疇昔之會飲夜將半而未諼令子酣而耳熱顧吾兒以傾腹道古今而驅騁言雖盡於更僕老夫耄而竊聽嘗長歌而擊筑謂兩家之交歡如兄弟之方睦即若母之吾母時升堂而拜祝乃睽離之幾何奪聖善之甚速遐寓驚而俯辭冀神來之肅

肅侑饗

平子之母是以足重

寫情義健極祭文之第一格也 肅菴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艾陵文鈔卷之十五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三原貟廣載庸菴

祭文誄雜著

代家君祭亾弟淑度文

維年月日兄士儀之亾三十五日矣汝父具淸酒庶羞告汝士儀之靈曰嗚呼余年衰老遭家不造丁丑之春汝母中道即世余與汝輩哭汝母今汝輩免喪未逾年汝又蚤殀余與汝兄弟哭汝汝母與汝之亾者遠焉長逝矣獨余年近七十志慮昏耄氣體倦疲三載之餘重罹閔凶何以爲心汝素尫羸多疾汝母輒顧汝涕泣曰是豈能久於世者汝母病革其致訣之辭執手惓惓猶以汝之疾爲言汝母旣卒汝日就醫療治二年以來疾亦漸愈今春體强神王整理舊業試於提學余思汝母之憂汝今汝疾已可勝讀書朝夕廁於庠序也汝母之亾久矣未嘗不隱痛也乃淹蹇不遇是區區者何足道又臥牀月餘而竟隕其命汝母之死者不可復生則汝之疾已余幸以爲無虞憐汝母之憂汝今汝母死汝獲生者汝亦將死乎汝二女而無男汝之歿也汝婦有身將彌月矣幸天不絕汝後汝婦產男余名曰永祥汝之歿五月二十七日永祥之生六月二十三日也嗚呼二女之幼喪其父而不知哀反以爲嬉戲心竊傷之則此呱呱遺腹之孤如之何其可使襁負於余前也余之欲與汝言者無窮而不能盡也余言之心悲矣嗚呼哀哉

尚饗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維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鼻具清酒庶羞率汝夫士俊及汝幼兒毅以祭於汝趙氏之靈嗚呼天之禍余也十年春喪汝姑趙孺人十三年夏又喪汝叔氏士儀余亦年既耄矣骨肉之慘四年兩見每遇一人之喪慟悼號呼尪瘠日增以為自茲託天之祐長相保聚以終老今年之冬乃又喪汝惟汝和柔頳色多材多藝承余與汝之二姑而得其催心又能導衆婦以致孝使衆婦皆能得余與汝二姑之懽心七十老而傳余去七十僅二年當

傳家政於汝夫汝夫素性疎拙不事生產可恃以左右無闕者惟汝孰料汝年三十而遽亡乎嗚呼天之禍余也余與汝父約為婚姻時汝家勢昌熾汝父既士林偉人汝之伯兄方年少為秀才有名於時仲兄亦讀書學屬文務於應科汝之姊嫁吾鄉巨族斯時汝母安康子女盈前備天下之福後汝父既卒汝方嫁嫁數年而遂從汝夫於南是時汝伯兄雖歿仲兄與姊皆朝夕汝母側也汝南來不逾年而姊死仲兄亦殀汝母遂哭之失其明汝輒涕泣求歸寧汝母余念千里遠途汝夫既不能離余而西歸汝屈於從夫之義又不可離汝夫而千里歸省於母汝母病卒汝數吐血而汝亡矣汝之南來汝伯兄既死未如之何矣使一兒一姊尚在汝母獲汝兄姊以養當有壽耇之理汝母既存汝雖思之當亦不至於病而遂亡也嗟夫天之奪汝兄姊乃所以喪汝母也天之奪汝母乃所以喪汝也天之奪汝乃喪助汝夫者使余不得恃汝以盡其天年也嗚呼天之禍余也嗚呼汝今已矣汝其有知從汝母於地下矣而蚩蚩無識之兒斬焉衰絰明年當出就傅寒煖饑飽專賴於祖父祖母

也余桑榆暮年方倚諸孫扶持抑搔以隨余乃爲汝撫幼嗚呼天之禍余也尚饗

得體

告顯考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倬士倫敢昭告於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人孰無父父孰能與子齊齒鈞壽孝焉以生班焉以死然而平居則察視饑飽冷煖之節有疾則延醫進藥至於數終勢極人莫能為此天實亾之猶哭泣辟踊克克如有窮瞿瞿如有求弗得若夫饑飽冷煖之不時以致疾疾而不延醫不進藥及病入膏肓不可救療扁鵲倉公之無可奈何乃廣招內外之科徧驗溫凉之方以求中此男等之罪上通於天而悼憾罔已也庚寅夏

吾父始病病則寒熱迭興男等以醫藥請於父父曰吾但患火火發不過一日火降而愈其明日果愈是後父輒病火男等輒請醫藥父輒拒不納然亦一二日復故男等狃以為常遂不深憂也今年春父病大漸口舌瘡起癰瘠骨文似柴男等考之於書肉脫者殂泣訴於父男為見病男惡飲藥父反覆譬說強之飲而後已父病至此醫不踵門藥不濡唇男等豈安於心乎亦豈免詬罵於鄉黨乎父領之詰朝聽男等延醫醫者浦頤菴切脈謂男等是脈弱甚五臟皆傷藥草根樹皮耳惡能大有

所益譬之於木息者灌漑之滋長枯者雖灌漑之無補也男等憂之而湯合春謂父脈雖弱尚無大害藥用連理湯王克符謂父脈弱於老年宜以八味丸作湯服之自劾男等質諸醫書多合雖以浦頤菴之言為憂不能不惑於湯合春王克符之說猶冀父病之瘳數日而父屬纊嗚呼父病不瘳由於診治遲緩而所以診治遲緩之故由男等誠不能格父心言不能動父聽坐視父病之成也使男等誠能格父心言能動父聽蚤得良醫以服善藥父病當不至此而或九十或百歲未有艾也父之

沒男等實為之於天乎何尤嗚呼父今卒矣男等所欲致力殫心於父者無從而致之殫之矣惟仰承父意順而行之以逭罪於萬一而已矣祖母孫孺人客葬郡城西郎圓扶櫬歸葬母老多病敢不事母如父存日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庶母張孺人奉之加謹弟士儼無嗣議兒弟之子立之後此數者父心其在於此邪其不在於此邪男等如此其有當邪其無當邪菽水盡歡斯之謂孝有酒盈尊幽明永隔尚饗

告顯妣文

維順治壬辰七月己亥母楊孺人卒於寢距父之沒八十有五日九月庚辰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謹以朝奠敢昭告於孺人之靈曰考古子喪父母之辭負罪引慝曰繫己之由嗚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前人有善福流於後然則後人有不善禍及於前理勢固然士俊等不孝不友于神鬼之怒夏五月吾父捐館舍秋七月吾母見背士俊等罪大惡極出尋常之外故皇天構害亦備斯世之慘有靦靦人將復何言嗚呼父遺命詔士俊等曰老

夫六子存者四人淺爲可傷今三月之間父母不祿相繼而妹之適劉氏者先父兩月而死六弟士儼婦朱氏又遲母旬日而亾雖四子纍纍氣息僅屬而俯仰零落何以爲心嗚呼母盛德著於鄉里諸子十二人凡母所出與非母所出者皆母躬營嫁娶俾有家室諸孫出於母所出與不出於母所出者俱母提攜鞠養而孫穀幼失恃尤賴母分甘綴飴使之成立今母溘焉長逝則煢煢在疚者豈獨諸子切怛而悲號尚饗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嗚呼閭門咫尺高曾墳墓纍纍相接也今負櫬歸葬道途阻遠井邑荒殘勢有不能然葬必以三月爲斷喪久不葬禮不除喪閔親之無所歸也男等乃卜四月一日權厝考妣柩於善應鄉雙墩西後十餘年男等攜妻孥還故里然後遷葬先人之兆次嗚呼考妣之卒廣陵而留葬廣陵罪也喪經年在殯又罪也進退計窮出於權厝豈男等之所得

已邪嗚呼哀哉尚饗

權厝二字遺誤不小讀者鑒之勿以爲兩便良策也　庸菴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嗚呼考捐館舍將一年而妣之卒亦八踰月矣男等朝夕靈几猶在側也撫柩以哭猶云不遠也而今已矣考妣往卽荒野男等抱木主而長號已矣嗚呼哀哉

尚饗

喪未葬曰奠不曰祭先生重言之想必有據耶 肅菴

祭亡妻韓氏文

嗚呼余初失怙恃自期偕老惟吾妻是依乃中道棄捐則此嬛嬛者孤苦無告何以存活嗚呼余生不辰國家多故險阻艱難吾妻同之今厭矣長逝此余所以悼痛無窮也日月有赫兵火戒心卜是月二十六日權厝於雙墩先夫人墓側嗚呼汝少余十有七年人世常理汝當葬余今送汝葬尚饗

錢烈女誄并序

揚州城破鎭江錢應式女淑賢死越十二年應式流涕而告南昌王于一寶應王箓夫以女之死狀且曰曩昔死義多有未有如吾兒之烈者也人之自殺者五刎溺蒸縊酖吾兒死而五物具焉嗚呼烈矣于一次爲銘箓夫述爲傳乃過余而道其事持銘傳示余因誄以哀之其辭曰錢氏大姓世家潤州徙居於揚醫世用售後先繼跡應式云尤應式有女身逝名留其女維何女節孔修待年於梱一死莫救其死維何遭國多難孤城重圍蟻登魚

貫礮聲雷震鳥獸奔竄從容言笑誓死旦旦有刃者乃剚犀萬段爰淬其鋒就刭靡憚應式奪之光芒電爍有錟者火燎原四散爰灼其薪安寢靡患應式撲之閃爍星爛乃結徽纆引領受絆介馬橫馳慈窣懸斷跪泣致詞兵近至門有死無二殺身成仁遷延授藥聲吞色憐藥飲不死庭水淸淺赴水淺止解帶繫頸須臾瞑目竟隕其命秉畀罔祿肉骨灰燼嗚呼哀哉莫惡非死莫好非生生甘如飴嗜不肯捐死畏如虎避恐不遠舍生取死氣至能然一鼓而竭再則惟艱相彼覥覥豈盡無賢臨

難忼慨指日叶天揮釰抵掌涕淚潺湲斃而獲蘇有靦彈冠百死不同義高丘山著名巾幗君子惜旃嗚呼哀哉

寫得從容

讀大學

大學章句作於朱子先儒未有非之者而蔡虛齋取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合之聽訟一章結以此謂知之至也爲格物致知之傳以爲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考訂者失其序耳虛齋之說因於方正學所題大學纂書正文初觀之似爲近理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詳畧相依巨細互貫而知止定靜安慮得上不屬綱領下不屬條目章句之釋終始先後承之强列於此如人之胸腹而塊然蠹瘤其中上下隔絶今去此二節則以

綱冠目以目繫綱所謂有倫有要者也久而熟讀精思滚知其不然大學之綱領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條目之於綱領也簡者取簡焉繁者取繁焉少一不可猶耳目鼻口各具一用然其緩急輕重聖人未嘗不指以示人平治齊修正誠必自格致始故曰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也得者欲平治齊而得欲修正誠而得也知止者平治齊修正誠皆有止而格物以致知也而治天下有原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故獨舉身而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於身之外舉家而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緩急輕重或提之於前或挈之於後古文錯綜變化如此學者識八條目之不可少一又識八條目之有緩急輕重殆庶幾矣故大學當以章句折中而纂書正文甚爲訛謬正學不審而助成其書虛齋又不審而信正學之言也

大學之八條目緜牽繩連譬如木然自根及枝自枝及葉雖名爲八其實一事也作傳者分爲十傳

章斷類别而其中緜牽繩連者未嘗不存朱子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也讀者於每傳每事探其所起究其所至使十傳如一傳斯得之矣如修身齊家一傳親愛賤惡之辟有由於意之不誠者有由於心之不正者其爲滛亂爲弑殺念慮之動惟恐人覺則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此親愛賤惡之入於惡而由於意之不誠者也其喜怒之合宜而未免溢喜溢怒則忿懥好樂之不得其正者此親愛賤惡之未入於惡而由於心之不正者也身之不修如此施之國與天下則所令反所

好甚則好惡之辟而為僇矣齊家君子於親愛賤
惡之辟必窮其始於心意終於國與天下者所謂
格物以致其知也夫傳之章斷類別於本傳所釋
無遺義言之所及也而緜牽纏連文理接續血脉
貫通者在讀者自得之言之所未及也然則讀者
當如何講誦於其本傳所釋者而繹以孔子之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則十傳
如一傳矣嗚呼此讀大學之法也
心兼動靜正心亦兼動靜正心修身章心有所忿
懥恐懼好樂憂患此靜之不正者也心有此四者

而四者皆不得其正此動之不正者也靜不正而
動亦不正失則俱失也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承
上接下之辭耳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則指不
得其正也而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未之解
也乃於下節補之而曰敬以直之君子察乎心之
無以撿其身而敬以直內則不至於有所忿懥恐
懼好樂憂患矣其詳見大全小註心繫於物者有
三事未來先有期待之心或事已應又留在心下
不能忘或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所繫縛便是
有這箇物則其於有所云云明且盡矣事未來而

先有期待之心者靜之失也應事時意有偏重者
方動之失也事已應而留在心下不能忘者終則
有始動之失而又為靜之失者也皆不能敬以直
內之過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遂
以心之不正舉而納之於動故其說窒礙不通至
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然則虛
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正心之與存養與省察
相半常人先差之於存養耳如虛齋之說謂常人
能存養不合謂聖賢廢存養又不合且心之正有
動靜不正有動靜如虛齋之說心但有動之不正

無靜之不正故曰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也
夫常人之心未見於用時無不正之可言乎一心
作主不定雖閉戶獨坐一念未滅一念又起同於
翻車流轉撼搖無須臾停其暫得休息者昏耗欲
瞑耳故明道言性靜者可以為學伊川每見人靜
坐便歎其善學緣常人之心不能一刻得靜也不
靜則憧憧往來可以為正乎今謂心未見於用雖
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是以常人之心為靜而寂
然虛明與聖賢同狀何待常人之厚也蒙引泥於
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其說窒礙不通至於如

此
文章史記爲近古如游俠滑稽酷吏諸傳每人偶
指其平生所爲一二而其人之形狀容貌性情畢
覩嗚呼斯其所以云工也學庸語孟尤有進於是
者說事闡理約畧而已具夫兩者畢夫一遺乎彼
者見乎此參伍錯綜由其言之所及以推其言之
所未及聖賢之大用畢矣齊家治國平天下兼化
之處之二義。化之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處之者。已
欲立達而立達人者也。假如後人作治國平天下
二傳如何化如何處闕一不可矣而處之化之畧

牘盈篇終不盡也而傳太學者不然治國但詳其
孝弟慈之成教者耳平天下但論其好惡之同民
者耳葢國於天子也近。笑語嬉遊。朝發於宮中而
暮聞於畿內。不能欺也。故化之爲難。天下於天子
也遠。鰥寡孤獨。抱冤於海隅。而見抑於縣令。不能
訴也。故處之爲難。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然
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承上章孝弟慈而爲言
則義固相通也而平天下者孝弟慈不出國而成
教於天下傳者粗言之矣治國者上下前後左右
有絜矩之道傳者竟未之言也引而伸之存乎其

人耳然則齊家一傳何所言乎言其化之處之者
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一家羣而効之
化之者失也親愛賤惡長敬哀矜敖惰之辟而作
止舛謬賞罰顛倒處之者失也唐高祖剗除僭亂
四海爲一妃嬪招權納賄建成世民元吉人自爲
政詔敕令敎並行爭奪紛起其爲能化之邪其爲
能處之邪

可入註疏

讀大學樞要言簡而意該可謂另具隻眼矣其
論治平處之化之之道體會入微印証分明脉
絡一系不走若修齊傳中親愛等之由乎心意
與論心之動靜處尚須參以大註或問語類集
義精思得之　庸菴

讀孟子

道精於事之熟而神於力之強今夫君子之志道也踽踽而步之矻矻而趨之措之於口襲名號蹈規矩倉皇辨析而前瞻後顧恐一語之乖於其說故其言拘而不快言者甚勞而聽者易厭此無他事之不熟而力之不強也若其人之具有強力而熟乎其事者不然博備貫通雖夢戲醉謔而皆歸於道出以告人隨物觸類從容指畫揭其小而大者不踰叩其顯而微者不遺言之約畧而已使人入於其範圍斯可謂天下之精而神者矣吾讀孟

子書至保民章竊謂孟子庶幾於此而以為事之熟力之強孟子嘗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此治心之要法也人雖渾敦窮奇昏暴嵬瑣不才而歷歲月遇紛紜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未有不動於中者旦馳暮逐一不省察同於浮漚自起自滅此莫大之害是故貴於知也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髮一絲之善雖正且誠不過一髮一絲而止自細以至巨自少以至多則不可勝用是故貴於擴而充之也雖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惡見其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擴之充

之者譬如瞽者倀倀何之有一善未嘗不知知則其端可引是故擴充之必由於知也世之學道者不能不務於治心苟務於治心必不能捨斯法孟子與齊宣王論保民即其以羊易牛旁導曲喻至於千餘言大抵不外知與擴而充之以羊易牛者不忍也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也明以羊易牛之為不忍又明其為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則知之盡也以羊易牛者思及禽獸也百姓重於禽獸而吾之老幼重於百姓老老幼幼推而及於百姓又推而及於禽獸則擴克

之盡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動而不省察其患在不知知而止於此則其患在不擴克不在不知也人之病也必有其所以病者體熱頭痛者感乎霜雪嘔泄霍亂者傷乎暑濕知而不擴克其病之本在欲也霜雪為殃散其寒則愈暑濕為禍去其邪則瘳知而不擴克欲為之患勝欲則無不擴無不克也宣王之欲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則不能不興兵危士興兵危士則其勢不能及百姓豈但勢不能及而已利令智昏必有從而困苦之者而辟

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區區一牛無所損益成敗故於其觳觫而不忍以羊易牛談笑行之無所牽制此如山林餓夫見路人貧窶者慈形於色悲哀流涕或盜人之狗而烹之屠殺剝割欣欣如矣宣王之欲若火燎原不可撲滅而持以勝之者孟子所云緣木求魚後必有災是也而人不覺耳宣王念其欲之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興兵危士之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而反致災則欲自釋欲釋而其愛民之心當油然而生此目畏尖物反復百方以克其畏者耳目畏

尖物以其物之刺人雖不交於目而亦畏之也門戶几筵皆置尖物焉習知其不能入目則不足畏矣心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以其樂之可欲也揣長度短知興兵危士而不得反以致災則不足欲矣後之儒者奉一先生之敎言心則標理氣言治心則曰敬義危坐厲色而訓於人曰如何知如何擴克如何勝欲而孟子不然疇昔纖介末節尋常忿爭粗跡婉挑直示一一寓焉何其精而神也信乎事之熟力之强事熟力强則左之右之咸宜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楞嚴一書

佛與阿難於講堂林園之屬剖繹奧眇袞袞不窮有孟子意焉然佛以闡其禪孟子所論皆聖賢天德之蘊彼邪而此正彼幻而此實故孟子爲深於道也

文勢特似大蘇

孟子與齊王言正是標理氣月敬義處正是危坐厲色而訓處非欄柄在手改頭換面一派野狐禪也後語雖詘佛然已浸浸乎入之矣　庸菴

文陵文鈔卷之十五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貟賡載庸菴　評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士俊繼室劉氏信佛說每遇朔望蔬食默持數珠誦佛士俊與劉言汝學佛易所以者何世間衆生皆以憎愛沉溺苦海造無邊業婦人瞋恚叢起囘緣業果相續無過妾及子非已出與夫羣婢汝今遇妾以恩諸子一視小婢終歲不聞疾言此結旣

解諸餘應解圓脫竟可成佛劉答曰諾順治辛丑之歲劉年三十六月十五日其生日士俊於新安孫無言處乞得舊藏觀世音像裝飾成軸爲劉祈年因宜此義說偈以授毅婦孫氏豹人女也亦信佛者授使誦之

衆生種種業憎愛二苦造吾覩世間人無不知愛已緣愛遂有憎皆以已私故利已爲親厚病已爲仇讐同室相賊殺慘酷千萬狀婦人性悍毒其最則在妾次者他母子次者惟婢兒晨夕飲食間無端生惡怒胸若火燄燄灼弗可撲滅挺擊刀斲割

須臾備諸苦負命與還債百刧在生死云何除此業方便有一捨捨則已愛去因得無所憎今遇鄰人妾整衣前懽迎如遇鄰人子笑語手提攜如遇鄰人婦坐與之酒肉云何無惡怒鄰不關已故誠能捨去已愛念從此滅無愛即無憎已亦作鄰觀煩惱旣不起六根成淸淨一結解如是諸結如是解塵垢二遠離應證菩提義是歲中元日艾陵居士雷士俊題

偈語雖東坡爲之不是過

何崑白眞贊 并叙

順治辛丑九月九日妻弟韓三接招余飲崑白何公其外舅也酒酣愀然謂余曰老夫無男而有二女今六十餘矣作一小像遺之子盍爲之贊其明日公攜其像同三接過余展而觀之碧梧峭蒨參天公坐其下一石疊髮榻帽道士服頸懸數珠其右童子吹籥發火煎茶其左童子執爐焚香嗚呼公蓋嘉隆之時逸老邪贊曰

岸遷谷變公不改移刑繁歛重公罔聞知冠裳都雜秦風漢儀焚香煎茶俯仰以嬉我思嘉隆撫髯從之

書離騷經後

古之盛世非天下之皆君子爵祿以勸善刑誅以懲惡朝廷彰癉黜陟無有不當天下之安富尊榮常在君子而人之慕利者求思獲欲思遂而不爲小人也及世之衰亦非天下之皆小人賞罰渾亂賢不肖顛倒士之潔身潔行而死亾貧苦者類皆然也人非曾冉亦何樂死亾貧苦而切切於善而不爲惡哉故昔之君子今之小人也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嗚

呼此秦漢以來之通患也人之於善也勞心戮力其勢常難人之於惡也縱欲逞意其勢常易善則剛正寡容而每失志焉惡則巧佞希合而每快志焉夫人善善惡惡雖性生而有之中人以下沉浮苟且豈肯終蹈其所難而甘於失志者世之君子執德不堅半塗而廢其人不足論矣然世衰道微而致其如此亦在上者之過也離騷曰旣予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此又君子之深病可爲重戒者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而人之所畏服者以其有不可爲者而不爲也若不可爲者亦爲則

將無不爲。又奚在其異於衆人而人所畏服也。近者制科賄賂縱横錄錄者無怪矣豪傑之士亦羣效之從而爲之説曰哲人貴乎趨時生斯世也雖孔孟不能不由斯以進也又錄錄之徒靡所挾持山林終老則已耳豪傑之士多材多藝平治天下舍之其誰矣奚能守細節而没齒淪棄也嗚呼暮夜殺人以金而買官者是患得之鄙夫也君子而爲此則亦鄙夫矣其所謂材藝猶糞土也人有家藏千金者欣喜之不勝而擔以人市栩栩矜侉過盗而喪其金猶欣喜矜侉之不已五尺之童皆笑之矣世之君子三復于進之言毋爲天下笑也崇禎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書

借離騷以發其慨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次山後更玉少

癸巳秋吟次山述懷而作也次山葬其先貧愁落魄心竊傷之寓物見意嗚呼詩必窮者後工況爲悲秋之辭也宜乎慷慨悽惋頻顧而歎息矣次山之詩如此然則世之遭時志得者其詩之工不工可從而知也順治甲午仲春涇陽雷士俊書於大隱堂

書宋貞婦誄後

人之所難莫甚於死今夫人飲食寢處安寧無恙也苟遇醫者切脉望色期以必死則戚然終日不樂人壽考雖至八九十歲一朝病革將死顧其妻帑涕泣沾襟夫有疾而死事之無可逃者也以無可逃之事而猶恇懼畏避若夫義不可生非勢之不得生也不死則生其事在我誰肯棄生全之樂而就死傷之慘乎天下齷齪之徒所以包羞忍詬而有靦相視也惟學道者然後蹈鋒刃赴水火而不辭何也學道則知輕重君父之倫重一身之患輕其講之已審一也學道則具大度淡於禍害雖亭臨殺戮不動其心二也有此二可死故死不足爲之難也至於閨門女子與夫猛將悍卒目未覩經史躬未親師友而臨難慷慨舍生取義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此宋貞婦之死有足嘉而吾友張問達誄辭之所以作也貞婦江都宋之儒之妻問達之妹也　大淸兵圍揚州貞婦在圍中城破貞婦恐不免於辱以幼女授之儒投諸水自赴河而死其節烈炳蔚天地間問達反復論述揚美悼躬一唱三歎者問達善讀書少卽與余學爲古文凡

序記誌銘自問達爲者多有法度可觀嗚呼揚州城破女子之死義者頗有而姓名不著遂以泯滅零落余甚惜焉貞婦得問達乃彰矣余讀貞婦誄而有感故備言之以見貞婦之節烈不可没而貞婦之有問達亦貞婦之幸也順治戊子春三月逸民雷士俊書於莘樂草堂

書亾弟淑度稿後

余弟淑度既亾余集其平居課習之文凡五十六篇而泣然流涕不能卒觀嗚呼此余弟淑度疾時所踐須撫膺勉强持筆而爲之者也淑度少遘疾弱不勝衣寢食失宜輒肺熱而欬欬則求治於醫輒愈愈未數日而欬又大作頻作頻愈如是者四五年淑度既冠而學於余余與之共處一室見其無十日而無數日之疾疾已而藥無一日輟於口者淑度狃以爲常不知其苦余亦狎覩之不知其可憂也今年二月疾去十之七就試泰州爲督學

所擯余慰之曰士不患不遭時惟患無學也淑度然余語方聚周秦兩漢之典籍與唐宋諸君子之所論著者而誦之夏初疾發而遂亾矣年二十二淑度天資最美喜春秋左傳之文手錄爲帙誦之數徧則能記憶余恒嘉之而愧不如焉獨以疾之故一歲所誦不滿三五月也然覩疾小瘳即據几吟咏須臾欬甚氣喘不得休息則掩卷而坐比欬稍止復開卷默識之其文遇題起義不踰於矩一依先正王唐而言之所竟疎宕朗適觀者自喩於無言而鏗爾有餘意余持其文以質王槃夫談靑令申周貝鄭廷直皆以爲文之風姿似余然素多疾而又蚤死故所譔之文少而不克充其才無所顯以終余生而勤敏古今之書矻矻窮年未嘗朝夕暫廢而天資魯鈍長而無可表異者淑度天資穎敏乃以多疾蚤死故但似余使其强健無疾而殫心斯道雖不免於疾或至壽考而積以遲久其湥造當不可量豈余之所能及也余志潤大動慕古人而鄙今人之卑陋世皆譏笑之淑度不以爲非所趨畧與余同余每狂言曰古之聖賢其仕重始進必以其正今席珍待聘若莘野隆中之事泯

矣惟以文進不由他途是亦正也余守此頗堅淑度適試絕未奔走公卿之門求其關說故屢試齟齬而無慍色然亦以是不得補郡邑庠序弟子而亾淑度名士儀其孤嗀亾後始生嗚呼余弟之談笑欬息之聲毀不可得而聞矣斯文若干篇余弟之遺音也余慮其散失故序次以藏焉而又備述其本末使嗀長而讀之知其父羸躬短折已能如此而亦以羸躬短折其才有所未盡不至於成當發憤好學以承繼其德業使人喜余弟有子而亦無憾於余弟也崇禎十三年七月丁亥涇陽雷士

俊書於遺令堂

悽惋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計甫草喪其長子孺子隼構亭題以思子汪若文為之記米紫來圖之而若文書其記於左若文之記其畧謂先王之喪殤視成喪特降甫草哀思近於無節而先王制禮不敢過者余謂不然先王喪禮長子三年降而期又降而大功小功使甫草喪孺子衰絰踰時不除是為壞禮不可也若除衰絰而春露秋霜履之悽愴怵惕亦無已之情禮之遺意未為不可也子之於父也致喪三年及祭思死者如不欲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不樂情之所在誠無已也而何疑於父乎且禮殤稱陽童字而不名又為殤後者以其服服先王之於殤立字表之立後繼之庶幾進於成喪者也余幼見多十三歲殀平昔脫粟之飯其病也貧不能療治其没也不能具殺紟以歛其殯也不能買地以葬余怬怛飲泣頗嗛於心乃哭之之詩曰貧家為人父所愧誰云無參苓艱醫藥麤糲恨庖厨桐棺荒山頂悵望一號呼昔子夏見短於曾子因念創（兩府叔侍也）鉅痛甚患不切膚罕有瘉者曰緬惟西河氏喪明安可責至情所苑結苛禮惡能抑悔

味良苦酸食者幾自識覲甫草爲孺子而構亭則其推慈父之心盡隆於孺子者得無憾矣余以貧之故嗛於吾兒多矣今耿耿茗文不與甫草豈與余邪嗟予曾子不知子夏之悲茗文不知甫草之悲亦不知余之悲余以余之悲知甫草之悲言之獨異於茗文（兩卷云結。語卒斷子正）雖然樂正子傷其足而有憂色子夏之喪明繩之禮爲過而其情爲可憫也

眞摯

代論科場事宜疏

臣見會試中式文字腐臭濫惡空疎悖謬其稿初出人疑其僞作訪之乃是眞稿遼邇駭惑謗訕沸騰愚婦稚兒匡以爲笑遽走忽覩高第之念且懷廢書不讀坐待僥倖之思陛下以文字爲取士之故事而存之不去抑以文字爲徵於士子之學問驗於士子後日之政治而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如以爲取士之故事京師觀美存之不去今師旅煩費屢患無財何爲倒竭府庫營此套儀比至三年例値鄉會二試只聽妄點若干人布在庶司縱不得人其謭劣寡聞至茲極矣料無再加如以爲士子之學問畧徵於此士子後日之政治豫驗於此欲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奈何委之鄙陋斗筲之夫而收此學問錄錄之徒敗政壞治荼毒陛下之百姓傾覆陛下之國家臣惟文字一塗近於無用士子晝夜講聖德談王道既仕曷嘗有其緒餘涉獵曉大畧者沈敏著稱徧覽羣籍馳騁賈董者迂誕可歎而祖宗三百年試士竟以此者固敷奏以言肇端唐虞由來已久亦天下有知而不能行絕無不知而能辦四書五經先民揣義度理猶衡權之

於輕重丈尺之於長短縱橫低昂不爽秋毫苟其人七藝淹通則義理貫穿推而達於天下之務必能同傳不疑之援引春秋而斷獄古昔否泰典亾之異鹽屯茶馬之宜雜散於歷代之史與國家之典制或論表策判疏暢曉悉則考究習熟識能應劇豈有涖官而無所建立鄉會咸得斯人天下何憂於亂今中式經書之藝臣不敢繩以孔孟之微意傳註之與指但令其人各句自爲解釋首尾舛乖不成其說至於後場記誦八股之詞改易體格便名論策而表判公相鈔寫弊愈匪淺優者塡列

（淹八故事）（八補挂漏）

秦漢往蹟累積唐宋陳話自號奇博未嘗胸臆洞徹開口了然今流賊尚未殄滅征戍繁興糧餉匱乏兼以郡邑蝗旱民半逃竄偶邊衛門鉄人輒以此輩充位沿邊之防彼如何壁畫軍卒之須彼如何供億殘破之蒼生彼如何安集不過貪利守祿全置不校日甚一日將不可救每計及此頗爲寒心臣願陛下詔自今以後獨碩彥弘儒海內所屬望者纔許主試一榜獲才倍蓰尋即超陞若所擢非其尤細者降罰互則議罪士子雖已中式禮部禮科嚴爲磨勘果其卷不合中者仍爲革黜革黜雖盡一榜無傷陛下方闢保舉諸路科目數少以保舉等人補之其磨勘失實不當者仍責禮部禮科某科鄉試禮部禮科亦以磨勘退幾人所較彰響枝梧無怪乎囂囂招訾誠發擿妥確革黜雖衆人自悅服寂焉無譁夫中者皆才士則俱厲千年之後豪傑充滿豈啻人文之隆抑亦萬職修飭宗廟社稷之福況文字虛器其傳匪遠若辭氣醜穢播之外國不謂工贍者之不取乃謂取拔多士者云爾且哂天下之無人陛下只爲文字一塗亦宜慎圖而盛衰又不啻在文字大兵大刑將因於斯

其有利有害都歸宗廟社稷臣狂愚昧死伏俟誅戮

切直

防江

臣觀魏史魏主丕以水師伐吳親御龍舟時江水盛漲丕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飄蕩幾覆沒乃旋師甚矣江之險可以固國也魏土潤軍雄丕席其父操攻戰餘威輿師窺吳見江而氣沮膽奪逡巡不敢前堂堂大魏不畏吳而畏江濤之洶湧則江之險勝於黃河之壯殽函之峻遠矣然晉王濬滅吳易如破竹橫江鐵鎖皆爲燒斷順流進棹莫有遏者而宋曹彬滅唐以絲纜度江作浮梁渡師梁成宋師馳驅而逍

遥也江之不可恃如此吳唐之君當其倚江自狃也以爲洪波天塹子孫世傳不壞之業亦何戾乎及其亡也晉宋之師如履坦途則向之所恃者秖以爲誤也蓋山川丘陵雖云地險宜有以備而守之備則險不備則不險也非獨不險而已敵乘其虛而憑焉且爲敵資敵恐其險之不完也三里之城既令明肅貴賤一志雖圍以數重之師堅持數十晝夜而不能陷矣帝王之都金城百丈限以長江恃江而不修備則敵之侵也江不足爲之阻乃倉皇相顧莫曉所措不亦陋乎今兩京兩北並置

應天創造與順天鈞陵廟茲處宮殿茲存豈不重歟而陝西之賊未殄絕也湖廣招撫强賊屯之一旦猖狂復叛舳艫絡繹以犯應天陝西之賊出而相犄角則岌岌乎其危矣夫應天陵寢之所處宮殿之所存有長江可恃而使有極危之勢可謂無具何能垂拱端坐而遂已也然京城枕江遊談聚謀未嘗不備也備之而不得其所備幸得其所備而上下襲爲格例非誠有意捍禦也若此者豈愈於不備賊來潰敗不可收與不備等今自九江以迄應天建布監司其府並同知衛立指揮鎮立把

總口立巡檢統以文武操江御史歲一察視由此言之江之尺寸之地分卒以戍可謂密矣而議者且欲於顆和諸地防賊之所從入也制非不詳策非不善皆不能以有濟何也備之而不得所備者無論矣備之而得所備者又格例也上曰舊有此事也吾胡獨廢姑額衆而舉焉下亦曰舊有此事也吾姑遵之以塞責承平耗竭廩祿劫奪財賄有急則掉臂而去朝廷焉賴於此哉易傳曰蠱則飭也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沿江列官陳兵歲久弛廢循名

求實以扶傾背散權歸文武操江文武操江慎擇其人更改規模而整理之使我有患難可託之將將有患難可依之士賊未至雖使蹈白刃而不辭賊至而追逐救援皆有方法庶幾長江首尾相助如一身一體有痛兩手不呼自赴所謂備而守之之道也淡嚴巨谷牛馬充牣其中樵兒收豎嬉戲無所懼虎豹穴居猛夫過而變色猶是嚴谷也據者異則強弱殊矣王公設險伊闕羊腸孟門太行自古在守內何設焉壁壘精嚴牢不可拔故謂之設也而世之鄙儒不達治畧見四方變起憂應天

之不能安寢也緦緦議曰官慮少耳兵慮寡耳夫官已曠矣不求其盡職而又增官官增有官之厲而功不建兵已冗矣不求其致命而又加兵兵加有兵之擾而冠不殲官增兵加不戢暴而滋暴可勝歎哉嗚呼官不建功兵不殲寇於社稷未聞毫髮之益而徒萬億之損今世之通患也

艾陵經濟之學

起復項補廩缺呈子

具呈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呈爲奉文另詳以便項補事前月本學廩生楊允弼缺出士俊起復年月考案次第俱在舊廩生吳汝恭先允弼缺士俊當項補本學具文申本府本府轉申督學監察御史宗蒙督學監察御史宗批雷士俊起復考案雖俱在吳汝恭之先但三等序補有先丁憂次病痊之例則士俊固病痊考復者也詎得超汝恭而上之仰再查確另詳竊查欽定教條舊廩幇補有四項一丁憂起復一病痊考復與停降考復緣

事辯復二項爲四教條云如考後有起復准復者序於與考之後不得攙越缺出該學次日即查係廩生某人見缺應補申提調官覆勘無礙申文詳奪此丁憂起復見於幇補一條者也若病痊考復則告病補考違限而任廩後已補考准復者非起復准復無缺而適遇患病依限補考者教條云凡患病者提調官取該學及醫生甘給按臨半年前開報限三月內補考違限者廩任作曠始以告病違限任廩後以病痊補考准復此病痊考復見於服闋告假諸件一條者也士俊於崇禎十年丁母

憂十二年起復久因無缺未得實補只緣士俊前於歲考偶遇病目實屬補考今缺出申文請補疑於病痊考復士俊補考在限前廩任本因丁憂不因告病既非以告病之故而任廩今亦不以病痊之考而復則士俊乃是丁憂起復中雖經告病補考却無違限任廩等情終非病痊考復而以一人兼荷廩幇補四項之二也又查欽條凡批限補考者違限半月雖考附一二等不准幇補督學監察御史宗於今年二月內按臨士俊於四月初旬補考計月未滿兩月又不得附違限不准幇補者之倒士俊與汝恭俱屬丁憂起復而起復年月考案次第士俊實居先當補允弼缺敕條備在可據伏乞依文另詳申請施行

訟馬中英冤稟帖

具稟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稟爲無知可矜仰希天鑒俯徇微情以全骨肉事竊見婦人爲人後母而响濡顧復能愛前母之子者世之所少後母不愛前母之子而其子能恭順唯謹不失其子職者世之所難苟非讀書知道而行之有方鮮不陷於大惡馬中英西秦之小商也被後母武氏訟其不孝衆口囂囂中英罪不容誅矣然事之本末有足憐者自其父在時徒手至揚州爲人奔走服勞起家至金千兩號稱五六千兩而一家老幼皆取給及其父亾痛武氏與武氏所生二弟之無依迎至揚州朝夕供奉大概與己畧同二弟不遜致望大過每爲睚眦之語武氏助之此中英見疾於其母之本末也中英凡庸而千兩之金閱歷數十載饑渴寒暑備嘗慎重吝惜人之常態也親友爲之排釋者但合量力度德令其母弟衣食不闕而二弟年方壯亦令習買同養厥母庶稍稍平中英之氣而通以遇天下之中人矣彼親友不識此乃有苛刻之求命其二弟三分分中英之所有中英父昔曾負債近千兩又命之獨償賢士大夫之高

義而責之銖銖之凡庸中英勢窮莫支遂逃歸陝西以避之此親友不善排釋激中英成兕頑之本末也中英被母告之後已蒙師臺委親友爲之議處矣中英即以陝西兄弟三人公共之祖業讓於二弟又許之金一二百兩其母弟貪利無厭覬覦愈奢又欲速得之數日內中英連年生計漸困毫釐無可加而所有多屬故紙之貲財豈遽索之人以付彼此親友爲中英議處旬月不决之本末也昔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昆弟訟田自言延壽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兩昆弟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骨肉殘賊昆弟猶然而况母子子惟乞師臺思法兩藂開悔其慈仁已絶之母曲保其愚癡可矜之子誠調和人骨肉之盛事也士俊閉門讀書者十餘年豈敢一旦以匹夫之賤出而冒試明威如師臺存心同於天地而士俊無私可質鬼神根世之薄劣萬狀見中英於武氏不爲甚非而親友之所責母弟之所望中英有死而已故敢以其狀悉陳於前如所言或誣士俊以庠序之人巧庇不孝之子罪在中英上矣當與連坐伏惟

鑒察

具昆胞與情切文亦段落分明出入銖錙悉稱

庸菴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終

序

鼎革初雷子避亂珞陽與先兄平菴及余爲莫逆交旣雷子返楊州杜門掃軌余時過之卽治餅餌酌酒歡笑談古今事竟日不倦三徑蕭然不知門外車馬闐擁也雷子美才博學取巍科易易耳而雷子夷然不屑甘爲農夫以終其身雷子之心苦矣生平文章與王巖齊名世稱雷王云閒爲詩歌有山榛隰苓之意肯深詞婉本之性情與世之競浮響趨纖靡者天壤後遷艾陵湖畔築莘樂草堂居之三餐外惟以吟咏送日而已雷子歿其子雷毅日持其父之詩文求人爲之剞劂行世而貞子庸菴則當今慷慨好義之士也曰雷子名譟於世已久而文章未得傳後譬沉珠玉於湖海爰出槖金梓之雷毅因乞詩序於余以余知雷子也然余老矣今年七十有九矣泊焉靜守謝絶一切應酧之文然於雷子則不敢辭故述其梗

槩如此嗟乎世之能詩者苟不及其生前付梓身歿而遺其子往往湮沒不可復覩余旣序雷子之詩而尤羨雷子之有子也甲戌季春壺菴李浙書

艾陵詩鈔卷之上目錄

艾陵詩鈔卷上目錄

艾陵詩鈔卷之上

涇陽雷士俊伯顴著

昭陽李沂壺菴
三原貞廣載庸菴　較

樂府

結交行

娶婦莫娶娼家女交友莫交都人士娼家態度非端良彼都人士輕薄子　聖朝偃武四海同文圜冠句屨六七爲羣指天誓日高誼屬雲觥籌交錯飲酒半醺握手言笑吐辭繡紋易地改轍道殊志分孤鳥遠來號日暮中道徘徊失其路奈何彎弓

向天射垂翼縮頸避深樹滔滔斯人後接前開闢至今幾萬年何世何人無交遊管鮑之子稱獨賢鮑叔牙管夷吾安得黃泉起復生齊鑣連茵與之俱

短歌行

汎彼中河逝無停波容華坐零來日幾何倏忽四十咄唶悲歌顧瞻高堂涕淚沾裳清風飄飄素帷交張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闢道崆峒上有仙僮持藥一丸光耀殷紅服之身覆輕舉乘風延年益壽與天罔窮

貞婦歌

貞婦歌雷子爲吳延支母胡氏作也胡氏二十三而寡延支其遺腹子也庚子胡氏春秋六十延支三十八矣

黃檗何鬱鬱誰知苦味多妾心如皦日歲寒傷女蘿　女蘿繞長松自應先憔悴豈知後松彫終非貞霜質　歲月何乃駛離君今已老纖纖白髮垂似彼霜下草　歲月何乃駛驚看老大兒憶兒懸弧日是君卒哭時

冬夏行樂歌

冬夏行樂歌雷子爲鄭子士介而作也己亥之歲士介暨其夫人汪氏年俱五十六月三日汪生辰十一月十四日士介生辰賦此佐酒

風凄凄兮窮陰驕雪皎兮遠岑百卉彫兮無餘庭柯寮兮蕭森彤堂爛兮洞啟日杲杲兮暉侵爐光明兮獸炭之子擁兮素琴頎而長兮髮黑狐裘輕兮潔白金紫灼兮纓簪

氣鬱蒸兮日永朱光流兮修景高樓扁兮造天洞房慄兮風冷沈瓜李兮玉盤活火煎兮龍餅縐絺

歎兮颯纚淑人嬉兮貞靜下女從之如雲蛾眉曲
兮豐頤鬒髮垂兮齊領
鋪几筵兮辰良綴藻繡兮襄墻蕭鼓振兮喧闐賓
客集兮滿堂才莫才兮盧駱貴莫貴兮金張美如
玉兮誰氏公子愉兮翱翔衣五色兮渥彩長跪進
兮旨酒曲徐奏兮霓裳
宅近市兮白屋冠黃冠兮草服飯脫粟兮菜羹經
三月兮無肉家藏書兮千卷每坐臥兮披讀幸衆
賢兮滿朝余得容兮碌碌有何物兮相遺終朝游
兮芳洲采蕙蘭兮盈匊

四言

胡燕 并序

胡燕悼失養也歲不我與劬勞堪念追悔
既往涕淚沾襟

翼翼胡燕載語載飛頡頏庭際翩変春暉雛鳴於
巢呢喃苦饑逝彼遠林薄暮忘歸
翼翼胡燕載飛載語銜蟲來哺無忝厥序鼓翅荒
遐見企伊佇心乎愛之匪德於汝
毋曰百年日月于征特聿云邁溘不可爭我思古
人菽水垂聲盡歡無憾豈必公卿

五言古

舟行感懷

鄙人安迂拙作事寡成謀應舉昔見黜上書今不
收兩載奔走軀終日但孤舟青草岸邊秀白骨水
中流萬家盡燒毀短墻委荒丘我心何怫鬱涼風
冷颼颼騎馬誰氏子連鑣過未休腰插大羽箭身
被狐白裘諸君宜努力慎毋忘寇讐

苦雨

小漏尚可塞大漏從何補浩浩恐懷山無復有下
土聞道神農時甘霖日可數五行鮮愆叙休徵見

暘雨皇天不愛人近事異前古城郭血流赤那堪
繼歲凶隴麥青青秀動搖水光中敵亂將如掃偃
仆萬里同蹙蹙無所騁咫尺路不通吟咏有書卷
談笑喜隣翁目前且快意遠慮安可窮

哀廣陵

哀廣陵悼弘光以後之亂而作也即事傷
懷情見于辭

竹西一都會佳氣常氤氳簫鼓喧月夜甲第接天
雲酒肉臭充塞霧殺起輕紋輿臺擁素娥泛舟日
紛紛

遺將從西至裹騎滿乎原鎧甲金銀耀旌旗日月昏市兒敵王愾空拳出郭門議者身萬叚公卿不敢論

皇恩念倒懸督師勞相公能敵張儀舌驅馳諸葛躬紫泥拜封爵新綸下褒功從來中原患豈在敵國中

長安豪俠子紫髯七尺軀青驄黃金勒馳走洞達衢膜月髮上指叱咤輕文儒繫馬入酒肆笑敖留歡娛

西郊千幕列六月猶被裘飲馬邗溝裡立馬蜀岡

顛哀角夜幽咽近畿饒邊愁迷樓古昔盛烟花萬重凋

王師遲不進頻煩督府催轅門傾太白哀詔撫嬰孩三軍咸縞素痛哭奠金罍愚夫快目前歡聲喧如雷

金城高萬丈峻嶒漢封疆蟻登如乎地萬戶列旗鎗血流道路赤兒童盡國殤將士抱鬼妾飲酒歌笙簧

枯骨昨收葬妻孥今願歸焜燿明光錦稱身短袖衣高館張燈曉清歌拂塵飛太盛物所禁堅城潰重圍

月夜

皎皎雲際月流光照街衢隣人當門立相就語諸途仰觀月半滿清輝苦寒癯錦雲四環繞潤潔好如珠乎子不冠來亂髮黑白殊四望暮蒼然鬚眉乍有無會面問消息垂頭但長吁故人可見訪攜手相與俱張燈設酒殺附耳雜讙呼歸來秋風冽蕭瑟砭肌膚

贈李艾山

大行捐萬國綱維忽弛絕風霾白晝昏匈隱天柱

折蕪城當孔道悍師爭窺竊虐甚洪波湯憂同猛火爇避地東海濱震驚處嵫嵲李子溫如玉落落當世傑定交杵臼際每談永日徹笑彼人間友開險在晚節惟君淡若水耐久義不滅吐辭諧宮商道德相磨切憶曩全盛時冠蓋如鱗列高館聚英賢廣路走駟驖馳騁班馬文縱橫韓范烈俛仰三五年事與往昔別人士半零落感嘆氣嗚咽寒冬衆木枯松栢傲霜雪甘貧且著書辭榮就巖穴

寄王桀夫

旅食度永日惻惻懷頁朋死別念已絕生別情難

勝王子既志道居家孝友稱文章豈不美微細未足矜舉步欲汝即趨走力不能長堤抱曲水春淺寒氣凝村墟逢多雨塗泥兼鬱蒸干戈多離散索居固其恒

相地構草堂

亂世求食急腐儒治生難陶令晉高士力耕以營餐吾性尤疎拙種田河之干草堂雖朴陋豈不碩人寬葺茅為小屋材寡費亦繁乘興搖舟至庶幾夢所安鑿窗眺遠野開門向淺瀾溪邊數株柳颯颯舞風寒

張浩生見過

淮南信多士衣冠號喧赫我與子同里偕泉隸學籍慘澹滄桑變高人奮遠翮樊汶奇水濱雜遝諸儒迹蹐乎各散去與子永作客吾家稱素封中道苦遭厄落魄一敝袍詩文聊自適之子蚤坎壈舌耕賴師席家無擔石儲妻孥咸怡懌地幽俗近淳溪回水凝碧枉駕過荒齋明窗列簡策開卷析疑義斯須日已夕呼兒羅酒漿耳熱面盡赤郡中極富侈暴殄敵王石萬錢恣一餐相顧色不惜書生寡識知無端泉憂迫悲涕灑衆郊風塵饒長戟

訪李自弘

昔別君秦中弱齡潔白皙廣陵今相遇紫髯貌枯寂會面不可辨蒼黃驚未覩中更二十年慘變滋愁蹙六合雷硠壞天地忽崩拆憶曩故里遊連村僅咫尺聖人坐垂衣海內無鋒鏑逢掖冠裘裘話言永朝夕

其二

道路阻參驥念君徒勞瘁按轡過蕪城懷人從天至長揖道無恙先問里中事甲第昔連雲絡繹如鱗次今來長荊棘一椽不復置所幸汝宅存終賣

應縣吏去鄉既已久側聽增驚悸滄桑瞬日變區區何足異

懷古

窮嫠知恤緯尚憂宗周隕如何伍子胥覆楚遺世洒父仇雖已復蛇豕踐封畛包胥奇男子孤忠心可憫徒步求秦救揮涕哭殿楯白日為之昏涇渭風凄緊遂使楚社稷徑逮狂秦盡浩氣橫九州名與天壤準

其二

吾慕陶元亮衰季秉素心力耕類貧鄙嗜酒似浮

沉口誦會意書手揮無絃琴俯仰成自適佳句獨
長吟蔣移金莚改英賢盡朝簪張良新借箸傳說
舊作霖寂寞晉徵士高飛遯遠林龍性誰能降淸
風誠可欽

述憂

腐儒多拙爲兵凶何太驟俛仰二十人豈能辭訕
詬無田望有秋升斗向市購十斛所値金編戸可
云富傾囊取克糴乏絶憂莫救憶昔神熹問倉廩
穀輻湊玉粒餘盤缶痕藉及駝馳豈知世中變饑
饉艱華冑酏粥施野蔬三陷虔淸晝新炊脫粟飯

啼哭爭童幼上天頗好殺積潦驚罕覯洪濤逝滯
膝逮春未耕耨同首憐妻孥將恐緣肌瘦

春日詠懷 并序

大功誦可親喪廢詩明矣然蓼莪之篇何
居鄙諺無章猶孺子泣也

窗前有小樹嚴霜凋華滋徘徊獨行行攀條折其
枝沉吟不欲折枝折心恐披豈伊愛此樹二人手
植之墻頭餘落日嫋嫋夕風吹乳鵶飛鳴過鳴咽
涕漣洏

靑靑道旁柳潺潺澗中水柳枯春復榮逝水流如
駛人生百年間一死無活理佇立臨岐路悠然念
君子焉能乘雲翔阻絶動盈咫登高望丘墓前後
長荊杞聖愚固皆然鮮民悲天地孤鳥齊寒樹向
夕鳴不已

步登蜀岡上遙望廣陵城獨立衣縹緲飈灑起風
聲大道何盤盤匹馬自孤征荒逕埋瓦礫山寺空
崢嶸日光乍有無白雲樹杪生回首睇吾廬兩眼
淚縱横

朝泛平望湖暮宿城東寺輾轉不能寐哭聲遠而
至傷鳥惡茲驚天明起往視靈柩即玄宅乾紼長

歎喟素旐何翩翩輀車行不遲逝逝從此歸强笑
且拭淚

詠史

翦桂氣芳辛枯朽未云已松栢遇霜雪亭亭常孤
峙秉性本自天摧折猶如此衞律王丁靈數馬一
何駛李陵爲右校貴重連戚里擁衆數萬人畜牧
彌山趾子卿大窖中杖節獨臥起

達人志遠大所期在成事小儒謹細行蹉跎恐名
累梁公社稷臣恭順苦不易拜手女主前委蛇似
邪媚屈節就功名隱忍何其至奬拔置當塗魁梧

皆國器大厦一木支天業頹不墜孔明無雙士中道結主知草廬枉三顧龠爲王者師抵掌論孫曹聘脥決雄雌留前羅輿馬門外駐旌麾閭里驚喧傳奔走襄陽兒寂寞躬耕際一耒常自持英雄方未遇迍邅固不辭

訓李叔則

平生患迂濶動輒效古人歔羨希文壯文慕子長眞項因滄海變閉戶經十春落落道難合頗取衆怒嗔夫了關中傑氣志何嶙峋小鮮潟一割隱忍事艱辛掛冠蹈東海幅巾垂釣綸作賦擬屈賈著

書準揚荀蹉跎未識面幸承佳句新青田劉誠意假儀佐命臣去就半淸濁悠然念先民回首終南山把臂共入秦

送王休菴歸秦

余亦關中人君今關中去心隨君奮飛先到舊遊處三秦號有年凶歎何太遠知君餐霞性把酒百千慮衆雲滿山谷霜霰飄如絮遊子大道間鷄鳴天欲曙斗酒與君別羣飲不辭醵

戲贈孫豹人

築夫吾老友少與共經史近者新結婚豹人無雙士三子與床同出入肩相倚築夫既歸去良朋豹人耳一月不數見疎濶有如此吾家雖云貧會飲未爲侈十錢沽濁酒嘗之每稱旨及今不對飲坐看已暮齒昨讀樂天詩贈內有至理所志在淸白變薪何足耻君妻匹孟光意不望君仕吾妻亦能賢中道恨蚤死老妾安吾拙一飽萬事已書詩勗諸弟重以訓小子窮苦聊自勉庶幾存風旨

寄王築夫

飛鳥鳴過屋暇日照南軒掩卷起彷徨寂寞無與言王子素心人曩昔共晨昏自予歸去後雖數到

草門寶應號小邑城市數家村生理應寡少吾廬在郵舍子貢頗饒益結駟何騰騫著古有術亦不碍桃源雨鬢漸已白壯志今仍存思子不可見寫憂惟芳樽

泊泰州城南

我生逢亂離中路妻又卒五載小兒女嫚嫚如有失黽勉娶一婦出入成家室有妻累亦增四壁轉蕭瑟溽暑遠行邁蒼茫求口實海陵生菑蘩炊煙縈落日維舟水中央光芒月東出靜坐憂思多岸草鳴蟋蟀去家纔百里消息未能悉

河洛并序

戊戌秋七月十三日余自泰州冒暑至海安腑臆煩懣氣幾不能息浮河而浴清凉殊甚彼千金富兒安自矜重衣冠俗儒踽踽不敢爲此失之者多矣詩以歌之

鳬鷖循眞性逍遥乘清波顧瞻每樂此今亦浴於河飄飄自來去浩浩意如何緬思嵇阮輩柳下聖之和

八月十五夜草堂簷下獨立

輕雲飄如絮散布自成圍中有月照之燦燦吐光輝孤鳥鳴何急中夜過我飛停立心不樂徘徊長歎欷凉風從北來蕭瑟吹葛衣聊展千里目微茫樹影稀

待王築夫不至

兒從城中來言君尋過此望望無消息行行看流水荒村去市遠昨日買尺鯉更沽酒一壺共酌待之子獨坐展書讀斯須四五起伊昔同心交一室講經史亂離會面稀頹顔及暮齒凉風響霜林蕭瑟吹不止

喜王築夫見過

薄暮罷讀書聊至湖邊眺吾兒從君來曠野聞遥叫昏黑入柴門握手發歡笑張燈羅盤餐餘光四壁照時已値晚秋殘荷飄熠燿清晨天氣爽赤日升海徼開軒見楓林雲外隱孤嶠草木半搖落地籟起萬竅解裝出新篇竟日賞高調

王築夫又見過

昔君秋盡來飄零霜葉亂今來春已深遶樹花燦燦側麥穿田畦細草縈池岸見君喜忘寐然燈語夜半我恨君亦悲垂頭再三嘆腐儒不知量謬作千年筭蜉蝣命短促暮死何能旦明發君欲去驚起催朝爨今春苦多雨鳩聲日相喚村徑溼未乾送君至橋畔

送河間司理李屺瞻赴任

去歲纔識面君尋作南遊至此無幾日一官之瀛州憶昔論文飲客舍成獻酧門外車馬喧君行不可留築夫吾老友笑傲臥山丘今又隨君往索居誰與儔蕭條北風厲氷雪滿道周握手難爲別濁醪盡更籌河間近京畿動輒羅愆尤虎狼恣窺盤彷徨使人愁何以垂令名勞民庶小休誦彼小宛詩懷古悵悠悠

送王阮亭先生之任禮部兼呈任茗文

先生理揚州六載未識面解組去廨宇倉皇纔一
見雖守庶人職自愧頗疎懶每讀先生詩字字喜
精鍊鮮艷娛我目芙蓉色初綻惜別何太促顧望
常眷戀孟秋淮泗漲浩蕩無畔岸孤舟進不前篙
師恐遭譴屈指八月杪始得到畿甸楓林葉已凋
霜空叫寒鴈賢豪集京都笑語窮日旻汪公昌黎
匹經史筆貫穿謬承索余文老苦繕寫倦昨呈十
六篇一覽思過半胠篋還出覩聊可慰繾綣

送王幼華歸秦

故人西歸去五月天方熱中途多險艱單車向崤
嵲火雲熾烈日逆子正饑渴庭樹綠陰濃執手難
為別近詩推秦風高古比駟驖我友有新篇字字
皆白雪

哭兒多

嚴冬盛冰雪栗烈墮人指大火流金石寒凍蚤從
始禍福相倚伏糾纆無時止家貧安蹄稷未來誰
能論吾兒素苦病去歲霍然已坐即讀詩書行即
隨杖履豈知二豎侵一臥遂不起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高潔物所忌君子慎厥

初獨行招怨怒出入困窮途貧家為人父所愧豈
云無參苓艱醫藥饑禰根庖廚桐棺荒山頂悵望
一號呼
吾兒去我死忽忽如有失傾耳聞音聲閉目見容
色執書方在手嗔焉三嘆息緬思西河氏喪明安
足責至情所苑結小禮不能抑延陵吳季子曠誕
非經術

贈周櫟園先生

憶昔避地初湖居一土室夫子臨是邦風雅饒道
術高識定國疑刑罰用畫律倉卒紛紜際百姓獲
寧壹時思聞緒論予生志願畢迄今二十年未得
望顏色旌麾復泣止枉駕到蓬蓽
驊騮馳千里粲麗以衛城大材小用之物不得其
平夫子嚴廊器巍巍稱國楨左遷十餘載飄零邊
帝京轉漕給軍食斯任今匪輕緬懷積薪言自古
傷人情
先達與後進相須左右手昌黎著之書豈云無所
取上下各自矜此道亦罕有夫子詩文富當今推
耆耇獎拔後賤士竟日不去口秦中漂泊儒白首
愧老醜長鳴向知己終期共不朽

初夏邀李硯齋王西樵孫介夫王梁夫陳散
木孫豹人泛舟紅橋得魚字
晨起客未至梳頭且讀書斯須衆雜遝次第問吾
廬貧家無異味呼童命煑魚脫粟忝一飽乘輿往
西嵎扁舟繫廬側左右開綺疏解纜遡遊去浩浩
如馮虛水門豁遠野徐出風吹裙銜杯雜談笑夕
照落平蕪回舟園林下花紅勝芙蕖登岸延清覽
縱飲及投壺平生多愁苦常困擔石儲今日爲此
樂高置身華胥遲擢酒未闌移尊向庭除
仲夏王西樵招飲寓園

積雨久未止寂寂倦長日汪君挂冠歸幽居饒道
術困敝寓蕪城每日燕儔匹座少車馬賓汎愛及
賤退斯時天初霽亭後竹樹密開戶絲入筵銜杯
興超軼夜深苦死留交臂恐相失鄙人志迂闊竊
年耽書帙老去昧生理百憂在口實對君懷抱舒
聊足破愁疾
將進酒壽江太夫人
兩浙多巨族嚴氏比金張甲第連雲起蘭室桂爲
粱車馬日盈門觀者如堵牆長子都給事長孫御
史郎少孫投兵法擢科維鷹揚白髮聖善母冠帔
何煌煌夫壻亦佳士伊昔文太常
今日良宴會綺筵列高堂嘉賓集南北賦詩齊座
王交口譽盛德飲酒吹笙簧長子都給事長孫御
史郎少孫投兵法擢科維鷹揚五綵衣斑斕玉椀
進天漿清歌奏未歇拜手祝無疆
王考功歸山東置酒李氏園話別得珪字
涼風梧桐起皎皎月似珪王子倦作客感此難久
稽老親倚閭望出入常杖藜弱女病臥床思余只
哀啼俯仰慰憂苦殷勤賴山妻置酒北園亭告言
還三齊君來幾二載僦屋近幽栖坐泣共歡笑竟

日無乖睽今去一分手終歲各東西持觴不盡歡
相對意慘悽
贈汪季甪　後更蛟門
昨夜條風吹冰斷亦云久白縱法曹梅黃暗隨堤
柳汪子逢初度延客爲置酒汪子詩篇徧天壤閒
年今纔三十春猶憶去歲曲江會一榜爭推知名
人揚州繁華罕有匹元夕張燈歡未畢階前火樹
百尺高笙歌喧喧振蘭室綺筵盛鋪開金尊滿堂
衆賓如椽筆老儒濩落無所用銜杯酣飲醉斜日
汪季甪擢飲分賦得心字

貰酒見山樓春日恣招尋嘉賓集南北頗佚宿昔
心樓上陳書卷高言滌煩襟樓下敛瓊筵森列對
狄岑座中吳許子平生好苦吟拈韻且共賦主人
爲我斟皎月東方出光射竹樹林

七言古

夜泊永安獨坐板橋上

樹下板橋行人稀河水徐流去不歸兩岸大聲競
喧雜滿天明月自光輝憂來獨坐向誰語嘆息人
間事事非人間事事真可笑鳳凰遠飛鴟鴞叫一
木獨支大廈傾百孔千瘡誰能療僻地寂寥一閉

身飲酒賦詩且垂釣

贈孫將軍秉法

宇内如沸又如羹民今疲病虎縱橫室專掌虐且
肝食宰相出師急羣英市上販米賣菜兒抵掌裂
眦爭請纓誰能實辦中興業玉帶錦衣有餘榮將
軍三秦名將家將軍之兄古頗者殺賊擒王猶取
攜婦人孺子稱孫翁李廣何比衛與霍才大數奇
久嘆嗟史公忠誠志匡君排患解紛重將軍危言
不避王侯貴斯須利害黑白分滿座青紫側目視
小聲唧唧同飛蚊予知將軍惜不蚤傾蓋立談勝

舊好銀燭庭前杯酒間我唱汝和盡懷抱酒酣耳
熱忽狂叫拔劍起舞衆驚倒語罷惆悵月下照人
生駒過身易老

醉歌行

淮陰漂泊未知名屠中少年皆見輕國人誰識無
雙士王孫垂憐乳下嬰漢王設壇拜大將定齊滅
趙六合并漢飛將軍奮猿臂北平匈奴俱退避射
石沒鏃更射虎衛霍功高徒寵嬖家居夜飲一騎
還霸陵小吏敢嫚詈犖犖奇男兒放歌且莫悲當
春草木發萬物自有時君不見猛虎在山澗兩睛

閃爍怒嘷嗷百獸遠匿歸荒嶠一朝失勢檻阱裏
俛首求食同鷹鸇

醉歌贈葉博之

懶性不愛入城市往往卜居河之涘衣敝屨穿說
詩書亂髮如蓬垂過耳城市白面輕薄兒刲羊宰
牛奏宮徵貂帽斑爛纓殷紅文龍錦袍水毧裹過
我擲衡拍手笑相與名我書癡子邪上葉君著高
風蹤跡直可追黃綺囊無一錢壟無田避地舌耕
於鄉里葉君且莫悲我竊爲君比韓信寄食俛移
下陳餘監門強受箠燕雀安知鴻鵠志酩酊傾杯

醉深蟲

王無異嘯月樓歌　後號山

五嶽雄鎮皆名山太華樵堯聳秦關巨靈掌蹠遺跡在三峯直上難躋攀蒼翠明滅遠天外驚濤飛薄流潺潺古今幾人能樂此前有圖南後王子負笈築室向山麓高樓千尺摩雲起落雁參差照窗牖玉女鬱盤歸履屐乘月倚樓發清嘯翁習長風生萬里憶昔弱齡入關中遙望暫駐青海兜登臨至今留遺恨絕壁疊秀空龍拏漂泊從忽三十載海濱轉徙如飄蓬誓將攜手尋白帝援蘿捫葛登

危峯

三壽歌壽叔岳翁趙克念翁與張侍玄李承明為老友

天高風清錦堂開絲管啾咋佳氣來吳歌楚舞謹未歇坐上三老笑銜杯三老崢嶸九尺軀鬚眉堪入商山圖張李關中推名族丈人才雄舊在徒蕪城客舍閒無事烹羊沽酒日相呼憶昔少年妻兒子吾妻南來遠母姊迢迢別離泣羅裙羈孤一身依叔耳歲時見叔喜且悲緩聲慇懃問鄉里悼亡詩作又幾年丈人七十見華顛見大解執外孫禮我前見我拜隨肩從來矍鑠稱伏波一飯斗米有廉頗如今丈人老猶壯方之古人孰為多張侯素封頗好菊五色星繁爛盈屋乘興手攜仙李往年年籬下醉千斛小子簪筆歌三壽一曲遐進一杯酒

酬李叔則余與孫豹人攜酒過飲叔則以詩贈

河濱逆老五十餘蕪城作客喜著書孫子舊遊稱莫逆相與攜酒過庭除主人迎我歡且笑皂帽布衣似居釣數出佳篇席上珍舉杯吟咏須臾斯

須然燭酒半酣余氣滿膺發狂談聞者竊笑恬不顧李侯聽我言甚甘夜闌餅餌促膝久主人呼僮復沽酒笑謂空同彼丈夫三人雖跡亦何有扶醉出門燈火殘李侯握手更盤桓朝來念我贈我詩展讀字字青琅玕嘆彼肉食子誰解丈字飲肥鮮羅雕盤舉杯輒口噤吾輩把酒每論文俗兒掩耳不欲聞寒食江村足花柳溪邊尊酒還待君

送族叔雨化歸秦

君又去我歸故鄉攜酒追送平山堂麥浪青青一望裏孤鳥高飛晴空長秦中道遠何可詰舉頭却

見秦中日丘墓荒𤍠荊棘生廬舍摧頹蟰蛸落垂涕傾杯不堪頻我今去此三十春中經兵火數轉徙漂泊天涯未免貪吞聲拭淚勸君酒山下岐路即分手須臾相對不盡歡寂寞應悔別離後到家計已入朱明門前綠樹盡敷榮父兄朝夕或相見爲我徧道思歸情

眄柯園歌贈孫豹人 豹人四十貧弧之歲

眄柯園寄蕪城裏安貧著書有吾子古樹參天百尺高每眄庭柯庭前倚蓬門客至一何多共向庭中眄庭柯談詩啜茗坐移日參差樹影搖碧波主

人倏忽今四十四月十九初度及蝶舞蜂宣日正長衣冠雜遝衆賓集是時紅藥開已殘庭柯如蓋鬱盤盤橫條悉帶新翠色直幹還餘蒼鱗瘢夜闌我起勸子酒子方強仕已白首風光易逝須盡歡幾回相對成老叟

送陳伯璣歸金陵

江天萬里風不絕楊人敲冰冰屑結良朋卷書欲南歸南望石頭寒凜冽蕪城昔逢杯酒同綺筵金尊燭殿紅名賢夜集喜滿座雄談濶論氣如虹今秋稍見古寺裏一病臥床久未起牀下賓客共言笑牀上揮毫書幾紙惟余白首常離羣倉卒無人爲解紛感君高義重知己嘯咤吹散等浮雲惜此分手難再遇遊子思家悲歲暮孤帆日落寒江遠鐙鐙雪徧江邊樹

貞靖歌贈房輿公

秦中遠客老天涯痛哭輒比賈長沙每與故鄉故人遇好問往事永嘆嗟故鄉今去三十載關城落日半吹笳與公甲科同作吏迢迢遠自秦中至修刺候余涕淚垂告余癸未冬間事癸未冬戰血玄黃白日天黑沙礫飄莽操黠猾賊巢狂寇窺仁義

晝飛揚搢紳刲剔猶犬羊卿士獄衣錦繡裘鷄鳴猶笏朝建章奉表勸進臣含香稱王邁於湯武光輿公嚴君高臥床竟脫亭臨號智囊烈皇乘龍上翱翔憔悴孤吟荒澤旁吞聲就死神悲傷易名貞靖死不亾貞靖久已登鬼錄墓邊春草年年綠輿公爲圖身後傳解裝贈言盡珠玉須臾桑田改厚顏何爲乎古人重委質王魏非丈夫嗚呼臣如貞靖安可無臣如貞靖安可無

和閔渭璜兼呈鄭侍御父子

僻居湖濱六七年日啗萊蕪甑鬴一入城市經

酒舞鼻嗅香氣口流涎淳醪故人有開樽清酒汩汩湧如泉客至每喜留客飲酩酊未厭意纏綿我往必飲飲必醉一石豈愁囊無錢今夏攜家城市裏十日五過飲不已乘興援筆贈我詩且道仕隱只一理中國之在四海內太倉稊米乃其此伯夷餓死伊尹聘二人樹名止此矣醉後甚作等閑看庶幾殆惟我與爾封君鄭公吾姻親令子繡衣車朱輪夔龍巢由皆同調勿怪江頭餘釣綸

題趙公克念九秋圖

嵩嶽古圖大松樹特立堂裏出烟霧雕梁偃有霹靂飛虬龍神物神所護巨壑噴瀑歎崖懸紅紫芋綿縈石邊九月末高滴光好桂花開遍菊花連主人張筵延嘉客抵掌歡酒心莫逆酒酣回首鬱悠悠杳然身在山墅中夜闌歌舞絲管哄鉦鼓喧闐花枝動晴空廓落涼風鳴席上蕭瑟開松聲㕥入且飲坐勿起今之園林誰其比小子秋興從此始小子秋興從此始

今夕行 同孫介夫陳散木守歲王考功寓賦杜韻

江城歲莫驚纖烏沿街家家換桃符日落吞聲哭老夫今夕守歲一子無 少子多是年三月初十三歲而殤 愁對三

子獨向隅不覺泣下紛如珠考功亦是高陽徒慇懃折簡蚤且呼蕭條客舍恨羈孤置酒延賓相歡娛孫子文章春華敷工齊韓歐兼三蘇陳子名士詞甚都長歌短吟勝吳趨是夕一席羣與俱銜杯雄論人人殊監史既立令欄拘慘澹經營競撚鬚人世生涯只酒盧考功何必思鄉菰海內知已輩鴻儒琵琶佐酒有秀奴男兒初志射桑弧不出戶庭胡為乎歸來慨嘆心鬱紆悲此清夜還半徂旿朝長說飲屠蘇

送孫介夫之京 兼呈邵天自

介夫文筆追韓歐去冬重作廣陵遊僦屋陋巷只環堵與余俱近文選樓朝既過暮夕又集握手談論輕公侯介夫鄉人邵天自翩翩遠從浙中至少同閭里洪相知十聲五聲口未置天自僑寓李氏園怪石崚嶒竹樹繁主人平生不好客天自延客常傍鐏山東王君有詩癖炮鱉炙熊日不惜攜酒輒就此園飲滿堂喧聒爭舉白余與介夫招即往相視而笑心莫逆介夫舍余江南行天自聞亦將北征西秦漂泊索居子淚眼泫然歸柴荊

送孫無言歸黃山

孫子舊家黃山陂逢人即言吾此之海內詩文積盈篋無人不送歸山辭我問孫子何未去答言風塵百千慮及今裝治且蚤旋巳卜三十二峯處溪流濺濺白日寒容成浮丘古竈發君身宿昔具仙骨今去喜又獲還丹世事紛紜豈足恤不須顧戀久盤桓緬思大隱隱朝市草莽枯槁亦徒耳伯夷老聃俱賢者一餓首陽一柱史願君終老邗江邊四方朋好相隨肩坎壈餐尚乏升斗此行安得買山錢

歲莫歎

昔曾斗米值千錢家家不饜粥與饘今幸十載遭豐熟家家反偪屢有年艾陵老儒江干立歲莫只向空倉泣穀賤如土糶皆盡百石還無一金入艾陵老儒江干立歲暮只向空倉泣穀賤如土糶皆盡百石曾無一金入平糴古法廢已久湖田百畝空兩手親戚相視益相輕世變窮居成老醜

艾陵詩鈔卷之上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

五言律

鼎揚即事感懷

翌日又集玉栗書齋分韻得五歌

正月十五日平子艾山過飲賦詩見贈

登世外樓漫賦贈龔半千

第五泉

春遠

村居雨後簷下晚望

村居攜兒穀訪張二孚聰

梁二子武邀至醒園觀荷遇雨尋晴

戲贈貞漢生

貞漢生年五十有八余戲贈以詩有君今年已老白髮久盈頭之句恐其以悲老之故傷壯心作此解之

安豐簡顏宜子

春晴李穡史過訪留飲

舟行懷王築夫

燕至草堂定巢

恨

遣懷

在城阻雨

晚柳

雨後述懷

贈史岩求

除夜

次韻送吳爾世奉母歸新安

除夜 僑寓李氏宅

送梁江都之京

和梁昭性飲梁氏城北別業

酬顧湜潛

五言排律 廿首

懷從弟子奇

行經郤伯

七言律

暮遊河畔

寄同社諸子

舟行因憶周盛際曉即相見

樓居望雪

寄李平子

過張孚聰莊留二日

張二孚聰雨中觀稼有作即韻賦之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終

艾陵詩鈔卷之下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昭陽李沂壺菴
三原貞廣載庸菴較

五言律

登城晚望

薄暮城頭望千檣水際停微波風自起落日草愈青木盛誰持斧泉寒莫有缾空弦驚痛鳥說亂即傾聽

弔黃石齋先生

瓌藻靈均賦孤忠晉室臣臨烹前定事談笑晢存身涕泣悲田叟歌謠起敵人文山應不愧狂吠自狺狺

蚊

微生依溽暑晚節借良時欲飽幾忘死趨腥竟若飴羣飛千輩合衆和一聲隨但恐凉風起咸同腐草萎

過郡城學舍

宮墻新戢後白日氣重陰厲鬼荒堦聚高堂蔓草侵蕭條亡國恨悽惻野人心俯憶當年事淒凉已古今

寄李文山

思君不易得羈旅見交情體弱常多病詩工蚤擅
名高枝棲野雀涸水蟄神鯨日落荒村遠離愁白
髮生

曉寢

曙色侵窗紙人聲自近鄰高吟還永夜穩睡忽清
晨覓食聞兒哭披衣嘆世屯茅簷多野雀喧噪亦
何嗔

從弟元長自金陵至樊汊留宿不得一見而
去悵不能已作詩以寄

感汝思余意孤舟故遠尋滄江秋浪闊丹嶂曉楓
深圃韭猶堪薊村醪且共斟歸帆留不得竟夕獨
哀吟

褊急何辭責私心負忸怩空談濂洛理頗愧鶺鴒
詩箭衆應難折枝連豈可披雲中南去鴈大小亦
參差

近歲衰微甚他年比素封爲詩工二陸吾族有雙
龍季世耽文翰前賢重友恭願思昆弟好攜手豁
心胸

風夜

寒風動地來勃鬱襲牆隈野火時明滅柴門自閉
開著書淹歲月爲客長嬰孩枯竹垂新葉颼颼弄
響哀

愁

一身常旅邸五載困戎兵畏禍趨卑吏思歸念太
平枯枝吟敗葉遠碓搗新秔傳語夜來寇無錢橐
久輕

寄王粲夫

寂寞荒村靜端居念遠朋天寒空樹木水落見溝
塍姱節今人罪奇窮吾道應琴書敦宿好高步蹈

顏曾

懲難思開道孤蹤莫與同願言懷舊友伊昔坐春
風厦棟頻羅斲荆珍待琢礱詩文徒喪志洛德達
淵冲

盈盈幾一水相別動經年分好慚連璧疎狂懶佩
弦崎嶇斯世險創痏此身愆盼處思回路殷勤照
囊篇

冬至曉發港口

旭日含雲霧橫舟古樹斜天空翔鴈鶩澗冷蟄龍
蛇破屋臨危岸荒墳散遠沙千官朝北闕禮異舊

王家

哭六弟敬直

今日吾昆弟堂前少一人姓名登鬼錄魂魄寄江濆素幔侵寒月丹旌落暗塵應門惟一女嗚咽淚沾巾

死至何能救空談附後方延醫方隱几入哭遽帷堂淚眼悲遺腹憂心檢遊囊甄歌安忍聽六月禍飛霜

閒寂門常閉潺湲水自深遺弓猶挂壁好鳥復歸林兒戲時披彩盧成會得金蓋棺斯事已秋盡遍

寒砧

高堂垂白父老力已難支每飯常防饐衰年再哭兒蕭蕭秋葉落淅淅曉風吹稻熟新應薦愁看滑滿匙

郡城遇雨

入城常苦雨盡夜守庭除遣興還須酒忘愁只有書深泥迷道路積水起溝渠安得驕陽石斜暉照碧疎

小至夜同諸社友飲葉博之客舍

明朝南至日久客共艱虞學遍三冬盡愁隨一線俱寒風鳴樹杪冷氣靜庭隅燒燭斟村酒高談永夜徂

欲雪

今歲愁多雨冥冥此夜陰風依寒樹起月隱暮雲深已覺河冰合遍看柳絮侵酒酣應有作自付惠連吟

除夕 同諸社友作得朝字

令節何頻至椒觴進詰朝衰年貪守歲久客羨歸霄爆竹村原少兒童戲自囂旅愁良友共元白許相邀

與化留別平菴艾山二子

與君分袂久握手意悽然詭行人同棄窮交晚更堅壯心悲舊國病眼泣新阡孤艇明朝去蒼茫鏁酒前

送王築夫歸寶應

別離何遽老兩鬢素絲生憤世霜天劍論交雨夜檠淵明貧貰酒考叔食停羹苦節知難尚悽愴後代名

握手難爲別思君眼欲穿雲連秋水濶岸隱暮帆偏老去書千卷悲來詩百篇丹心仍未死且擬祖

生鞭

王築夫有郡城九日之作即事和韻

又過登高節險風動海涯良朋歌白雪孤子泣黃
花舫遊初返山樓飲正譁城西荆棘裏颯颯起
悲笳　倚盧作

晚次泰州

孤舟天際去昏黑泊荒城角鼙當年事長歌此日
情餘生逢世亂拙計有躬耕處處憂衣食逢人說
太平

安豐述懷兼寄諸弟

誤學陶朱術飄零到海涯艱難貧入骨老幼命如
絲半世儒冠恨殘生戰角悲從來兄弟好坐詠鶺
鴒詩

涼蓬

王家新制異隼笠作涼蓬細草縱橫織輕絲歷亂
紅團圓承烈日冷冷引清風莫說冠烏角車書四
海同

煖帽

髮禿何愁冷輕溫勝幅巾深毛環額軟亂緒拂簷
新舊制更前帝均恩及小臣天寒氷凍日卒土戴

王春

貽孫豹人

知君名已久握手締婚姻短札踰千紙高談輒十
旬情堪同管鮑世自擬朱陳送老干戈際秦川兩
釣綸
老去憂兒女奔馳恨歷年聊思婚嫁畢盡舉利名
捐米貴常甘粥囊空重惜錢珠裝懷古道雅慕戴
良賢
笑傲齊嵯賈逃名反近名交遊連楚越過訪走公
卿節比陶徵士詩推阮步兵著書言道德終日掩

柴荆
逕跡誰偕隱安貧羨孟光門前塵遠市屋外樹遮
檣永日調琴瑟高岡駐鳳凰君家歡樂事縱飲只
濟狂
謭劣安兒拙聲名愧婦翁誰云追老叟設道有神
童苦節還繩武遺經且繫蒙昌黎文自振在昔蚤
稱雄

送孫無言

憐君不得意歲暮向窮溟雨至煙雲黑潮回島嶼
青良朋常寂寞晚節更凋零誰信乘槎地輝輝處

士星

過鄭廷直故宅

壁壞開岐徑門存向故池只今來往地憶昔送迎時旅櫬寒江遠新阡宿草遲孤魂歸未得灑淚獨題詩

登堂思宿昔燒燭幾銜杯莫挽嵇康逝徒勤向秀哀艱難遺老叟羸瘵長嬰孩坎壈何堪問嗟君命世才

汩汩豬雄辨悠悠屈壯圖文章兼兩漢姓字徧三吳幻世山河變浮生歲月徂鄰人無在者屋角夜啼烏

雪後寫懷

薄暮雪猶殘無風氣自寒人皆占歲熟我獨怨衣單亂水侵簷滴輕鹽向砌攤淮陰褲下子憤懣望登壇

夢妻

思君猶未了入夢又尋思翠幌沉吟際匡牀穩睡時半愁魂更痛孤苦覺還疑會面應難得幽明永別離

壽劉介生母孺人六十

閲閲推三晉簪纓甲兩淮妝瞻新鶴髮猶擁舊荊釵繞砌衣方爛升堂拜與偕通家思父執戚友在吾儕

悼亡二首

十載爲夫婦馳驅困甲兵頻經鬭戰角幾度出圍城在昔同甘苦如今判死生兒童堂下嶽飄泊恐無成

死去歸何處孤棲念汝賢寡言遺俗陋順德有人傳斷續塵奩裏殘粧暗鏡邊三冬氷雪夜回首意悽然

月夜同築夫社兄教場乘凉時築夫令子季止吾兒毅與偕

緩步行空濶青天遠去低風吹衣嫋嫋月照草萋萋教子思千卷營生志一犂鄉人分隊語散坐任東西

喜雨

屋霤水潺湲翻盆驟雨懸貧家猶八口赤地已三年凶歲無餘粟濱湖有薄田秋來香稻熟飽飯誦詩篇

安豐晚步海河感賦

村橋濁水邊莽莽積鹽連雪嶺摩雲起銀花染土
堅濱河留破屋傍岸繫空船東市羣商宴金尊照
綺筵

除夕之二

光然村落火宿舸夜停橈有與還操筆無心復須
椒百千愁貰酒四十謾垂髫借老傷裴度長歌到
早朝

廣陵送姊夫張六息歸關中

君又故鄉去惟予尚未歸丹楓颯颯白露冷霏
霏歲月衰容改兵戈短札稀三杯歧路別相對淚

沾衣
楚塞風塵聸秦關道路長離情同此日會面更何
方警急新烽火齋條舊戰場中原經到處眺望幾
凄涼
海國飄零弟開書得姊憐遥知添老病只願丞生
還隔絕三千里淹留二十年高堂相顧盡兩地涕
潺湲

安豐九日即事兼寄王蔡夫

無處登高去柴門只晝關遥知同學侶應已上平
山僻地黃花少佳辰濁酒艱牀頭書幾卷坐誦破
愁顏

鹽塲即事感懷

連舟歷水盈老質百煎成映日黃金色投碓白石
聲迹窮甘殖貨意拙望調羮賈客無知識終身肉
食情

翌日又集玉渠書齋分韻得五歌

又與劉郎飲今朝我再歌還衡詩與少已覺酒杯
多戶外揺青竹庭前映碧波君家兒弟好不醉欲
如何

正月十五日平子艾山過飲賦詩見貽

雪後逢君至論交有酒杯殘蔬還舊剪好句自新
裁戶外春風冷城頭暮角哀回思全盛日燈火徹
明開

登世外樓漫賦贈龔半千

危樓天際起四望何冥冥煙寺低虛壁江城入畫
欞途窮那免哭衆醉更誰醒牢落風塵裏狂歌眼
自青

第五泉

古寺枕城邊知名第五泉虛含山月照冽動邑人
傳小逕埋春草頹垣傍阪田從來稱勝跡俯仰事

悽然

春速

野老悲春速俄驚三月天迎風隄柳拂映水岸花鮮暖日啼黃鳥晴郊散綠烟呼兒沽濁酒一醉草堂前

村居雨後簷下晩望

獨立倚柴門牆頭見遠村寒雲天際起晩樹雨餘昏烽火何能斷蓬蒿已自繁忘憂惟有酒長嘯酌清尊

村居攜兒敎訪張二李聰

爲訪幽棲處攜兒到草堂窓中斜日影戸外野花香近市還村酒新炊只困梁君家三子好少一自成行

梁二子武邀至醒園觀荷遇雨尋晴

憶與中書飮招尋今有君荒樓垂影暗遠鳥送聲陰水絲浮輕雨花紅帶落曛江城歸已醉握手惜離羣

戯贈貧漢生

君今年未老白髮久盈頭穩臥朝忘起酣歌夜不休笑談多戯謔出處半沉浮每月攜錢至邀余上酒樓

貧漢生年五十有八余戯贈以詩有君今年已老白髮久盈頭之句恐其以悲老之故遂傷壯心作此解之

君年踰半百猶是服官年白髮雖云久丹心却更堅朝朝持酒盞夜夜檢詩篇指使期還遠應須緩着鞭

安豐簡顔宜子

天涯卑濕地旅食已多年行處常求友逢君只覺賢秋初晨苦熱坐久晝思眠好月頻攜手高談綠

柳邊

春晴李穉史過訪留飮

今春常苦雨昨夜喜初晴開卷纔安坐逢君更笑迎持錢沽濁酒汲水煮香秔此世誰知己高言移我情

舟行懐王築夫

君寓江城裏我行東海邊相離纔幾日共學已多年鳥語臨河岸鷄聲到客船前途何渺渺百里一忛懸

燕至草堂定巣

無處堪移老臨湖構小堂聊供吾偃息更任汝翱翔戶外煙遮樹窓前柳映塘新巢須改卜甲第有雕梁

恨

打麥村村急攤書只自怡徐風播弱柳好鳥囀高桑身否緣時亂途窮坐我狂斯文何所用謾說久升堂

遣懷

世亂安貧賤孤村飯一盂如何臨晩暮還覺更艱虞天道時明晦人生命有無今年潮浪發春雨滿

江湖

在城阻雨

淸晨雨不絕細細亂如絲旭日何曾見陰風只自吹蕭條垂死麥浩蕩半沉陂回首茅堂遠花殘已滿枝

院柳

獨柳牆頭起娑娑映板扉隨風搖弱絮帶日散淸暉片片龍鱗布團團翠蓋飛溪邊栽幾樹五歳未成圍

雨後述懷

雨歇涼風至蕭蕭短葛衣花枝臨岸折菊葉傍林肥老去名心在貧添生事微干戈尋半世自古太平稀

贈史岩求

君居斯世裏獨慕古人賢俠氣追長孺高風並仲連蹉跎灰壯志笑傲送餘年雨雪殘冬盡相逢卻埭邊

除夜

卜宅湖邊地驚心五改年常從除夜夕悵望反春天道否如今事言傳在昔賢衰頹猶可勉歳歳有

新篇

次韻送吳爾世奉母歸新安

君今將母往汎汎一舟行故里思桑梓離亭悵友生堂前烏鵲報戶外小童迎日出黃山曉應添白髮明

除夜　僑寓李氏宅

守歳蕪城宅于今已二年能安堂宇潤幸賴主人賢半世詩書老終身戰伐連窮愁仍不改搔首問蒼天

送梁江都之京

微官易得罪在昔已云然竟坐他人誚誰知我令賢淹遲重改歳臨莅只踰年灑復 皇恩厚低頭意正縣

滔才非百里此去宰何方況愛存書癖寬容到酒狂餘杯應暫把初政更難忘幾見催租吏爭輸自滿倉

前冬幾識面今歳又相離深感風寒夕歡留夜半時傳呼聞吉酒次第出新詩一別何年會淒涼歎角悲

和梁將性飲梁氏城北別業

寒花開未歇瘦日冷梧楸幸遇林泉好相將水竹遊鳴弓岐路側説劍故岡頭此夜應須醉移尊到小舟

酬顧思濬

君何相見晩下筆比琳球漫棵塗人説承推國士儔爲文慚賈董賦句愧曹劉白首逢知已窮居慰老愁

五言排律

懷從弟子奇後更字漁山

天高何可問漂泊赤窮身道與憑書卷涙遊老客

塵邪滿流恨滿蜀嶺與愁頻阮籍能無哭屈平意自嗔然爐煎雀舌掃地坐花茵處困聊忘悶揮毫覺有神卜遷三易地悵別兩更春志惡喧車馬心違咲鱠尊卑庸愴俗物鹿藻念懿親安得同風雨聯牀話苦辛

行經郤伯

晩節湖濱隱時時在此過隄開千室合天畔萬檣羅市肆沿斜岸漁舟聞遠波感懷晉代邈撥亂謝公多築埭恩猶頌推奉績未磨低頭雙涙墮四海尚干戈

七言律

暮遊河畔

輕雲含日暮城西舟子停舟繫水隄小岸荒蕪存草屋長河曲折傍花蹊平生舊友何爲散異地新詩且自題擊楫中流無祖逖皇天豈不念烝黎

寄同社諸子

郷園昨遇亂兵鈔海邑常思總角交握筆文成心獨喜停杯耳熱語相嘲憂時抵掌悲棲燕壯志彎弓欲射蛟腸斷蕭條人事日蓬門幾處掛蟏蛸

屈指交遊已十春一朝散竄逐風塵山陽有賦誰

堪作邢上相知只幾人絶客杜門還展卷吞聲息
事且垂綸從來世變眞如奕勝負須臾亦已頻

舟行因憶周盛際晩即相見

湖上滔滔水接天西風吹浪片帆懸舟人縣背暫
停櫓野老題詩時扣舷髮短常衝皂帽裏劒長欲
倚白雲邊湖濱有客方捫蝨薄暮銜杯月正圓

樓居望雪

飄飖素雪舞寒空徙倚無方漫逐風萬里雲霄馳
快馬千家茅屋轉飛蓬凶年市酒誠難得久客裁
詩可易工每憶才名如阮籍倡狂輒自哭途窮

寄李平子

衡宇相連日夜過飄零無奈別離何黃冠冉冉心
猶壯短髮蕭蕭興自多三載晤言惟左史一朝阻
絶在兵戈古人避世歸東海腸斷狂飈萬丈波

過張孚聽莊留二日

茅齋闃寂寄湖隈竟日狂風匝地來野鳥棲林聊
自語名花繞架爲誰開歡迎父執煩兒輩閒話交
情有酒杯數載迍邅言不盡平生壯志未曾灰
魁梧壯志正堪陳暫向河干理釣緡聖主何能忘
側席迂儒有意待蒲輪巳驚白髮生衰鬢還恐黃
冠老逸民自古英雄深內結魯周二子正相親

張二孚聽雨中觀稼有作即韻賦之

鍼水新秋色轉黃滿天風雨氣茫茫田翁踏淖千
簑動牧豎驅牛一徑蒼衆柳近雲青草岸孤山遠
濕白雲鄉孔明遇主曾三顧猶自躬耕志稻粱

清明獨酌

千村茅屋起新烟風物淒淒宿雨天露濕鞦韆遲
綵索銜泥蹴踘沒羅鶉窮愁有志成迂濶老大無
才久棄捐鑽火呼童煖濁酒佳辰獨酌杖頭錢

次周盛際韻辛卯孟冬盛際過訪先是盛際
連喪二子余亦喪弟敬直

蕭蕭細雨塞寒林綠樹天邊極望陰破屋依微浮
木角孤舟摇曳出波心開尊道舊聊烹鴨燒竈炊
新欲爨琴滿目悲辛何可問柴門雀噪晩楓深

晩與張無功葉博之石殿周宗鶴間同飲即
事限東字

爽燈影射素屏東四壁蕭條爐火紅釣渭淹留老
呂叟請纓遲暮愧終童讙譁酒醉傾金斗唱和詩
成付錦筒巳信窮愁甘著述他年謾道碧紗籠

蠟梅

古樹參差雪似銀疎疎燃蠟自天眞羞將老幹移
官廨故弄芳姿向海堧明月嶺頭松作伴陰風溪
曲竹爲鄰烟花爛熳青春好鐵骨爰寒那待春

村居課兒讀書

一水縈村脈脈斜沿溪茅屋幾人家穿庭野雀羣
爭粟傍閫窮蛩自績麻斷簡橫攤隨徒倚佳言謏
誦任咿啞休將墨帳還相示老懲無人識伯牙

夜飲遇燈花

詩文幾回過重論春夜短樂酒一尊暈裏疎疎排
紫粒蛸頭颯颯動風旛著書李老遊函谷采藥屋

公隱鹿門自信幽居無喜事何須錦蕚報東軒

春初同李平子宗鶴問諸子集劉次山草堂

分韻得十一尤

春庭細雨氣如秋寂寞荒城訪舊遊俯仰橫餘千
古恨飄零又是一年愁良朋聚散添詩帙亂世行
藏問酒樓高會由來稱最少顛狂李白去難留

平子艾山到郡城阻雪不得數見郎事寫懷

十年濶絕罷論文握手春城意更殷作客凄涼應
念我臨詩慘澹只思君窗間片片霑青簡屋上輝
輝映白雲安得明朝逢雪霽銜泥酣飲盡餘醺

社集得開字

茅堂白晝一尊開把酒論文幾度來自昔著書常
閉戶于今乘興每銜杯風光已惜殘春遠燕賞還
愁落日催大雅何曾淪蔓草曹劉知是不凡才

贈王克符親家

曩日相交樊水東蕪城今日又相逢遲籌我遜良
平遠療病若齊盧扁工肘後方書幽處撿囊中藥
物靜時烘傳聞少小師袁氏憶昔神醫一世雄

村居夜坐承李屺瞻寄詩因寄酬謝

幽棲日夕閉柴門坐看見童燹晚飧斜布牆頭星

皎皎重遮屋外樹昏昏淚傳姓氏聞之子漫寫詩
篇寄遠村輕薄人情何足問知君高義滿乾坤

贈汪舟次兼述懷

功名四十未爲遲三十君今正壯時邗上師傳縱
絕學坊間紙貴好新詩曾思勝算齊安石尚賴知
音有子期半世窮愁戎馬裏飄飄短鬢已如絲

和梁江都蜀崗懷古

山頭獨坐且長吟咫尺迷樓尚可尋水外重重連
郭屋雲間渺渺隔江岑寒花妍質經霜雪老樹蒼
顏歷古今傳語揚人休墮淚羊公此地正登臨

宴王吏部旅館有妓周秀善歌限燈字

如今擗得幾多錢一曲歌來酒一升吏部新栽皆白雪佳人舊繫有朱繩小堂檻際霜初落枯樹枝頭月已昇好友論文眞樂事停杯酩酊對殘燈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即席賦得中字

佳辰正喜一尊同刻燭題詩客舍中滾滾還應推漢史介夫工文泱泱自合讓齊風考功工詩江天雨後星逾白寒夜更長火不紅旣醉何妨相別去明朝倡和兩三筒

白仲調孫介夫李希韓邰天自招飲泚北李氏園亭有妓得仙字

淮南作客敞瓊筵雲鬟行杯側翠鈿弱柳隨風飄綠絮新荷出水點青錢舟中擊筑悽遊子座上題詩讓謫僊五日江干多競渡還期共泛木蘭船

五言絕句

擬古

望歡歡不至何日是佳期可恨紅顏改已非年少特

蕙茝生幽谷芳非滿蚚香誰人來采采昨夜已飛霜

傳語歡來久停舟滄海隈江干幾幾里何事空徘徊

淚傳無實語虛喜亦何頻今不爲人誑甘心悍獨人

村曉

蒼然薄暮天樹裏蟬聲亂欲語恨無人行行吟澤畔

紫薇

水裏流紅影只疑天上霞回頭看蚚側滿樹紫薇花

郎事贈汪生伯二首

一曲歌方罷高堂醉未醒光芒春樹裏疑是老人星

堂上嘉賓滿新詩半夜裁遙聞簫鼓起何處踏歌來

題孫無言歸黃山圖

杖屐意難留君今何處去黃山隱士多已卜山中住

七言絕句

和李平菴迎春之作
傷春不欲見梅花夾道旌旗起磔沙傑休新聲天下少喧喧競看萬人家

五月五日
嘉節嘉貧似昔時菖蒲懶把泛金巵揚州久罷龍舟戲澤畔長吟屈子辭

寄柳裴卿四首
溪頭綠樹繞雲烟避地幽人久未還几上琴書淸晝永柴門日到泛湖船（裴卿寓樊汉教授生徒）

蕭條四壁餘書在努力終身只舌耕汨汨文章傳

弟子詹詹聲欬作公卿（裴卿門徒有登第者）

項斯標格自無倫又喜楊公頌說頻相馬從來推伯樂因君識得幾騏驎（盛際高士裴卿言於余遂爲莫逆交）

綠鵲趨庭晨省日高軒把臂晤言時河干解袂經三月雨夜陰風菽菽吹（家君子寓樊汉後移典化）

梅花嶺
日暮寒鴉繞樹鳴荒丘寂寞對蕪城官梅老幹埋枯草雨夜啾啾鬼哭聲

郭外踏青三五羣環姿豔逸女如雲高樓百尺連雲起只有濤流依舊聞

城邊戰地起黃塵往日風流本絕倫日夕嶺頭簫鼓奏山公酩酊正留賓

題堂中夏森紫薇花
嬋娟斜枝壓釣磯一輪皓月散淸輝趙昌自有寫生手也使老儒伴紫薇

春堂白晝月朦朧嬌鳥深眠錦繡叢萬朶繁花吹影落半鋪地上半池中

晚行海陵道中
寒燈一點傍城紅雲影波光咫尺中日暮孤舟檣檣急鳴蛩唧唧蚚西東

仙降詠梅見贈次韻和之
風和日暖已春深寂寞仙蹤何處尋蚚蚚芳菲沿水遶空餘瘦影映波心

冬夜仙降席中即事限一先韻
江城歲晚遇神仙羽蓋遙臨尊酒前永夜銜杯永夜語人間別有一壺天

題方爾止愛姬小像姬被寃不得其死
一紙丹青寫入神蕭蕭蘭質絕風塵江城逆旅寒燈下猶見深閨笑語人

牢落江湖恨未休雞鳴高枕淚長流只今秀色圖

中見誰道君家無嘆愁

春夜別王菜夫

嗟君五十尚蹉跎白髮高堂奈若何樹裏孤帆天外去蒼茫水際野雲多

江城春雨一燈殘幾卷韓歐客舍攤此夜良朋相對語愁看別路水漫漫

春遠述懷

白髮前朝拔一莖今朝白髮已重生春深三月殘花盡怕見春來花又明

寒食花紅二月天荒郊斗酒酹花前風光倏忽今

三月猶憶傷春是去年

暮鴉次韻

二月昏昏薄暮天歸鴉來自海雲邊羣啼枝上作何語知汝高飛倦欲眠

牧人歸去緩驅牛滿樹寒鴉噪樹頭飄泊書生晚悵望南冠猶自學鍾囚

鴈來紅最大者一本爲風所折

清秋景色鴈來紅此本婆娑號鬱葱姑我皇天風折損雲昏八表雨橫空

端午日從閔渭璜封君覓燒酒

欲炬舊瀟燒酒好君家此酒勝醽醁呼童手捧瓮壺乞且與妻兒酌幾卮

壽許仲容先生

黃花楚楚傍屏開詞客登高醉正同甘谷甘泉持作酒誼呼共上萬年杯

君家兩子似珠連誤出文章錦樣鮮江北才名推二許雙雙長跪祝堂前

詩筒寄到遠來詩執素書成光陸離秋夜酒酣燒燭讀人人白雪好新辭

題王阮亭先生執書圖二首

高風傲骨有誰儔一卷殘書讀未休筆硯堂堪驅使慣揚州詩興自悠悠

白眼猖狂看碧霄飄飄短髮裹輕綃人傳梅福神仙吏鐵案如山不可搖

題王西樵三桐圖

聊持一卷破愁顏身爲無官日日閒逸興還馳滄海外孤吟且向碧梧間

岸幘持書憶阮亭風流髣髴見丹青清狂畢卓何曾醉一卷常披未肯停

和梁昭性泊舟樓下觀燈

燈船燈似水晶毬今夜誰憑水上樓天際笙簫連
地起風流自古只揚州

久閉柴門老薜蘿看燈樓下小船過搖搖水褭光
難定一斛明珠散綠波

幾樹銀花出畹軒鬱凝翦彩是隋園樓中一部笙
簫起十月蕪城有上元

梁家兄弟本翩翩近日新詩李謫仙佳句經營知
慘澹吟留景物動人傳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即席賦得中
字

相傳文字在山東元美于鱗本並雄今夜西樵王
吏部詩篇即席疾書中

艾陵詩鈔卷之下終

嚴逸山先生文集十三卷附家乘後編一卷(原缺卷十二)

〔清〕嚴書開撰

清初寧德堂刻本

歸安嚴三求先生著

逸山集
寧德堂藏板

序

孝廉之科始于西漢文帝而武帝覽董仲舒策因詔郡國舉孝廉嗣後相沿不變然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曹操亦嘗舉孝廉而其人則亂世之奸雄若桓靈之時乃有察孝廉而其父別居者至與濁泥怯雞不知書者同譏遂

此葉北圖配補

爲兒童婦笑此亡他其所譏孝者非真孝而所謂廉者非真廉也以余所睹聞當吾世而克稱真孝廉者有兩先生焉其一爲秣陵之元倬王潢一爲苕溪之三采嚴書開元倬以崇禎丙子舉於南闈三采原名胤昌與余同登癸酉賢書但有燕浙之分兩先生皆

獨行君子積學有聲値改
玉後即杜門却埽謹謝公
車發爲詩文並堪不朽今
兩君俱齋志歿矣余今年
秋秣陵過王先生故居得
讀其南陔詩選卯覩壁間
仍大署其生前一聯云范
車管榻謝髮鄭心爲之欷
歔流涕徘徊之不能去仲
冬抵潯溪又得讀嚴先生

逸山遺集因先生次子述
曾操舟過訪出此帙見示
且屬余弁其首余受而卒
業焉則見其爲文齋齋嶽
嶽韡韡森森或奥崛如周
秦或典巖如漢魏或雄奇
如韓柳或閎肆如歐蘇豈
非體倫衆美不名一長者
耶而余尤賞其文心之秀
與服其理學之精純至性

深情纏綿婉轉蓋仁義之
言忠孝之旨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令觀者流連往復
而不能已已以如是之人
生如是之時處如是之境
作如是之文誠所謂人位
不足天爵有餘言爲典章
行成坊表固可以不歉佩
而榮華不爯鐘而壽考矣
而況其高風勁節志潔行

芳又足以抗跡風霜爭光
日月耶猶憶丙午歲余薄
遊茗中有老友張君南邨
語余曰此中有嚴三求先
生者茗溪高士也因備述
先生生平孝友睦婣忠君
信友及抹薔積德諸善狀
余聞而心嚮往之因詢南
邨曰先生可得見乎南邨
曰先生[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也余固

先生雖不見客當必不拒我輩南郵日唯唯當徐圖之已而雪鴻東西遂負斯約嗚呼今先生豈復可得見哉昔宋纖有遠操沉靜

隱居不與世交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作頌曰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不見岌曰名可聞

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乃入中之龍也先生其毋乃是耶今先生雖往而先生之節義文章不與俱往爲之子若孫者但

寶護此集傳之後世正不必以高言孟行相夸詡也請以一言紀其實曰有明一代之眞孝廉而已倘九原有知與王先生邂逅于

山水之間其亦相視莫逆而欣然把臂也哉

鍾山年弟黃周星拜題

序九

嚴逸山先生文集目錄

歸安嚴書開原名胤昌三莱甫著

卷之一

歸安嚴書開原名胤昌三求甫著

韓文定本序

書契而後濂雒以前寥寥千五六百年之間吾思一人如古所稱聖人賢人者端拜而誦之厥惟艱哉乃于唐得大君子曰昌黎韓愈彼其以英偉之才剛大之氣卒起于正學委悴之餘志孔子而師之高矣即其文準游夏辨宗子輿雖未云其體不亦彬彬希聖之流亞歟世之尊韓者徒矜其山立霆擊之奇引而置之唐宋文學之林嗚呼失其本矣予故錄其秉經衛道之書若干首章疏而句釋之名曰韓子其他鴻篇巨製擠在藝林不必盡繫于儒術者別爲一集名曰韓文以見公之所以孤行獨立于千五六百年之中上接周衰下啟有宋者在此不在彼也

古文簡篇序

記曰天下無道言有枝葉易曰吉人之辭寡然則世之崇華其辭者與矣古有至人主靜立極不離于宗何已即不得已而臨文必也簡簡者道之源泉事之紀制文之鵠的也後有作者其弗思闡道述事垂文則已否則莫若以簡于故錄古典要之篇足傳其人且可與世者都爲一集藏以爲世法云

古文大篇序

上採莊左下訖有宋諸家蒐其軌于法者百篇表以爲蓍述之則雖日太簡然文章之準繩斤斧理色波瀾于是乎悉備古之博大鴻文哉然則法如是止乎曰未也以擬以議以變以化則存夫後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

明選詩抄序

予攬乎原湯氏所輯李何諸家五言古詩若干首大約採其原本選體者依類而條次之彬彬乎綺麗之觀宮商之諧矣然亦其辭與文依放近似已耳求其深探漢魏以來蒼崇儁永之旨泝洪而時出之以成其變化者幾乎未之逮也予美云熟精文選理如以辭與文而已何理之有夫惟澄湜之以國風雅頌濫客之以離騷九歌而選之理始出則可以作選詩則可以進退後之君子作選詩者

展親親什序

展親雅什者予家自叔祖徵君公已下所各爲詩以壽表叔禹芝陳先生竊比于古祝頌之什者也先生性敦厚於睦婣篤與人交恬淡無競然嶔清自好重然諾愼去就取予獨好爲詩歌風雨草歌陶然吟唱如秋潭獨鶴野菊孤芳淸音足尚今歲季秋二旬有六日爲先生七旬攬揆之辰予于是予家自尊屬以逮卑幼各賦詩一章或二章都爲一集蓋從先生所好云集中所載予大父行一人即叔祖徵君公諸父行四人長爲訓導公其次爲我自兼三六

馭二公兄弟行九人長即小子書開其次爲君嶔古生霓群修人晚生其後爲書成徵弘徵艮以幼故未敢以字行子侄行三人長即豚犬子奕曾其次爲德潤德嶔凡一十有七人其人長幼尊卑弗同而其于先生稱觴咸也無弗同其所賦詩五七言古三首五七言律十二首五七言絕四首詩餘一首凡詩若詞一十有九首其詩短長工拙弗同而其原本展親之義贊述先生德行文章之美祝先生百千歲屑壽難老也無弗同書閒猶憶兒時見先生侁侁于我朱太安人太安人撫視之若諸孫然稍長從先大人宦遊歸見先生侁侁于我大父母如父母也退而與先大人暨諸父把臂淸談斗酒相勞賦詩述志爲歡永日竟若親兄弟云蓋自予祖姑之嬪于陳明經公至是垂百年矣先生明經冢嗣以中表周親往來予家閱予家升沉今昔之故又已七十年予以卑屬後進撰履請事尚猶及見先生壯盛時顏色冉冉迄于今茲亦且五十年矣先生至性爲粹陶孟程栽之感老而不替茲集所載長歌小咏要皆先生厚德之所興起辭雖不盡工或亦足以冀淳風而維雅道乎繼自今先生五福百祿如日之升著撰且益富

致古道以風厲來者其感發彌廣而予家于姓亦或漸蕃更十年若二三十年壽先生者詩益多予雖不文請數數銓次之一如此日所叙展親雅什者矣

張興公先生梅花詩序

詩不云乎標有梅其實七兮傷古道之零落也其卒章曰標有梅其實三兮蓋不勝荒澗蘋蘩之感矣夫實之不存華于何有于張子于是乎咏嘆之泄泆之其思古也夫其感歲寒也夫若其詞之高耆義之淵頴即以緇經可也

孫君羽詩序

孫君羽先生以雲吻霧吸虎鬭龍攫之才鬱而托諸寒岩峻壑淒風谷雨之間故其胸中英如昂如納孤嶽日月之偉觀震雷霆天漢之奇變而其魁梧嶄岸之氣盡見于詩驚瀾激湍不足以爲怒也長鯨蓋虬不足以爲矯也憭慄兮此非寒岩峻壑淒風谷雨之爲資深者乎使先生蚤歲奮揚遠引而登之翹琳華騎之林吾恐其詩翩翩僊僊已耳能奇磊致此哉

僧持詩小序

僧持詩幽秀有氣骨予嘗亟稱之以其美不勝述爲倣小序體每章各綴一語亦曰疏其義而已無評辭也乃其風肯有執此可求者善讀斯得爾

簡巫樹稱思先人也僧虔感山月也瞽訪梧落葉也撫山取友也辛巳孝子之志也懷徐招隱也訪汲師陜山阻雪也山以雪空足助幽人道韵也飲酒孤憤也雪寒桀與賢也山中蛩起風流泚泚也哭臣道也感懷刺不壹也矧先師汪文烈公殺世也二九生歌秦山梁木也三公皆大

賢石頭談經耿山弘覺虛雲蘊親感于僧持有當也菊梅錄興也沙地憶溪雲雞犬也可紫冷逸也瑞吳汝爲琢令名也清蕭翩翩良足念也十燈懷明德也山昆欽朝銳也其人奇今之樵蜺也湖夢杞杭遊也杭無詩非遺也甚名巖觀君子卽變亦侃然也贈皮嘉良朋也天啓嘆江水也攸龍忠厚也悽然吞舜孤鶱可以風也飲王穆如思古也懷劉風雨氷雪之心也野卒而下十章印公一門各詩見朴聊先無拘候林達宗運印悲裴馬兕瑊也挽汪懷木末也柳飲夜緒也懸谷揚善也厥子賢推其本以明有報也訪巫尚淡也贈戴瑩空善也和磯女傷遇合也悼亡簡闕而寫燈庵香梵之思也佳人幽素遺碑灑灑以逝其訪有聞儒焉楊道南先生也梅栢刺時也贈方美歸雲也遺方游藝也然杳杳不作矣表之古也訪鄒猶方志也句曲而下六章稿山道承興二章鐵山二章眺覽自得也七子標舉會也列其目而秘其詞蓋言愼也懷鐵發鐘省也寄徐子星取寒香也寒薔香衆伊人有之也答陳拂苔蕭于斷碑也贈邢陪盛過吳落落幽貞也古意識好色也鍾山陳王宗也數詩賦南村紀伯紫也過鞠覩于九京也深柳命宿吝賢士也半峰莊秋聲也山秋夜

磬逸逸起人情性也古恭興也寄吾友閔東阜廣益也幽君菊節繽陶志也贈嚴子期我于孤峰也送嚴子劼嚴子也

稱師書姓稱諡稱公者一爲先師汪文烈公稱師者一爲圓通大師稱先生稱公者齋者三爲石頭余廬雲李耿山黄青姓書號稱先生者一爲楊道南前三公不書姓茲表淑人所自出故不以例稱別號者一爲懸谷戴稱姓書字者五爲王穆如吳汝爲紀伯紫巫樹稱徐于星其餘多君子然五人嘗與余文稱友

背姓稱地者一爲閔東皐僧持未覩京皐以予故思之書嚴子者三爲不倣舊昌以序錄昌作名字已列于簡末故卽依詩題所載夫尊賢取友詩之所由感發而興起者也僧持于此中尤有深性恐後之覽者謂予所傳述雜出無條貫乃別立一說以自解

范龍公南澗近詠序　代

表兄范龍公彬彬文行温粹君子也家伯兄蓮菴氏嘗序其全集而亟稱之曰是其事親順交友忠學敏而優才肆而法吾愛之重之夫以龍公德誼之懋醇篤章之華富譽遍鄉國詎惟是伯氏所樂道而已然以予師事伯氏日久習見伯氏無溢美其于獎許至愼也然則伯氏之亟稱之也其諸異乎人之知之也歟龍公於文無所不工尤喜爲詩自伯氏刪定而後恒持重不苟作間一爲之亦多散佚存稿不及什一其帳中弟子私錄而梓之龍公不能禁

也因自題其卷端曰南澗近詠蓋志所嘗舒嘯處云伯氏旣深知龍公龍公亦謂惟伯氏知我凡所撰著必以伯氏一言是正茲編之出則以伯氏方止靜山齋屛謝文事故不復爲之辭而假手于予屬詮次焉予受而覩之如和風飛響舒雲垂蔭章什雖不多然其藹惻之思雍雅之韻油油盎盎隨在流溢望而知其孝慈忠敬蘊以爲也豈曰此其小者近者未足以盡彬彬君子之夫觀哉龍公家在澗上諸以澗喻山泉始芽一葦可渡然而三江九澤體性淵源盡在是矣是爲序

費得珫詩序

予嘗出杏水西見平疇烟渚中脩竹一叢蓊然青茂又有老梅疏淡與竹色相資依其下丈室楚楚墅莽殘英籍藉簷上予卒然呼曰此中有詩人乎忽林間應聲曰唯唯其在斯其在斯則費子得珫乎一編詩飄然而出矣予挽之大致峻絜幽遠其有逸恢疏離遯立塵表而托於國風小雅以自吟暢者歟若是而稱日之人也詩人也其誰曰不可然予頎先得於梅夾竹翠之間則何也

鄭鍾秀詩序

新安鄭君善書書入神品一日出其所為詩屬予作序予謂君詩必雅必簡必幽逸必蒼蒼浩浩或問何也曰詩發于情情發于興興發于高山流水野樹寒烟怪石幽溪荒臺古嚶鳴之鳥偏反之花裘馬之英冰紈之秀尋彝之琰古仙鬼之精奇日月雲漢之貞觀風雨霜雪之變化而鄭君一一取而思之而悟之而靈飄然揮灑點次之其與興情有不超逸自得者乎興超矣情逸矣其詩有不雅不簡不幽逸不蒼蒼浩浩者乎既以語鄭君因次第品題其詩果雅果簡果幽逸果蒼蒼浩浩是為序

詩止序

新齋之詩美矣高矣逸山子曰止乎必無作詩或問何也逸山子曰夫化俗者雅人也一唱一詠飄飄然遺世而獨立矣化雅者儒人也以興以觀澄濟兮光風明明兮霽月矣若夫化儒之轍轍而寓之於肅者其惟大人乎無言也無隱也動成文而聲爲律矣張新齋二之中一之下也

贊閑仲無邪齋詩集序

蘇周以前未聞有詩人也何則其能作詩者大都上聖大賢忠臣孝子節士貞姬也槩其詩乎人可也槩其人于詩可乎漢魏而降乃有所謂詩人者誠不知其所著視古何如然至使人指而目之曰之人也詩人也予蓋深悲之予友贊閑仲清苦有風節放懷松林之下時時作詩自寫其疎澹蒼涼之致觀其意亦期爲詩人而已然吾聞閑仲座右皆大書思無邪三字大矣哉此古聖賢忠孝貞節之徒所繇歌永聲依言出爲經至于今列在學官者也自漢以來作者蔚起豈不亦彬彬乎贊有其文哉然而鮮識此義矣

六先生文稿序

予自年十二學爲時文家大人先後聘六先生俾從遊指授機節理法悉備比長遊學于四方于諸先生之門不獲時時質正深惟隕越是懼徵輯諸先生金玉之章錄爲一册以時存肄卽諸先生雷聲電舌儼然也諸先生文雖不同然同歸于美善葉先生諱雲祈號奕之烏程人受業在癸亥甲子王華重雙溪先生諱有紀受業在乙丑至己巳王才軸以古法好觀莊子及太史公書楊先生諱來號公門烏人受業在丙寅王平雅成先生諱弘功嫌錦佑祠門人受業在丙寅王奇逸多逍遙軼絕之思王先生諱麻中號允廣烏程人受門郵庚寅

業在己巳王深造閔先生諱鑄元受業在庚午至癸酉王浩麗介時宜諸於次如左甲戌春日題

賀葵性制義序

葵性自負其氣而中立予嘗作序稱其涯于理而茂于詞已復使予序其制義足以盡葵性哉夫制義者文之一支文者道之一支也名巖窮竊際天地以萬數于此有人遊目數峯之間未嘗辭苑所云岱華恒霍也者猥云觀止矣烏乎可況于數峰中視一木一石之幽秀以自雄勝乎夫以制義盡葵性奚以異此然吾聞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葵性負才性觀閱受侮刻苦爲學廓廓然有問道之心盡去王謝華靡習俗而與古之魁梧瑰偉者共語千載之上其文安得不越絕哉文絕矣其於文之一

支又安得不浩浩然如江河之東注耶予將三復葵性制義彼其孝弟仁智中和之氣鬱鬱芊芊發于方幅之內焉文也至道也卽以此盡葵性亦何不可語云寸之山足以起霧吾安知一木一石之不爲岱華恒霍也哉

范黽生近篇後序

庚辰冬范子黽生梓其近義使予序之俛予有採薪之憂辭不逮范子于是屬社友之能文章者代予作焉予取而覆之詞致斐然非予可望顧予自有所耿耿于范子者雖使逮周謀篇亦訴如取諸其懷而予之也於是爲范子近篇後序序曰予登菁山蓋猶覩祭酒書策琴瑟云琴酒顯于嘉靖間言論風采蔚爲帝師炳乎蔚烈矣三傳而黽生以文行淑聞彬彬布武諺云前有名源後有洪流下有盤根上有茂葉信夫生之母予之姑也姑歸而遭家中落凡

其相君子延後人者粹然瑩彙于内則予少也賤姑之撫予視生予固謂姑爲母云繇是少而嬉遊長而觀志蓋靡所勿與生偕癸酉以來予或游京師百粤然不踰時即合合必各稱其所懷歷幾寒暑靡于不衰也何如中表已生少負雋才水退春茁爲文汪洋自恣合才與法而臻于敘妙世之言文者咸標表之英華奕奕矣雖然文士可爲而不可爲也予聞諸師曰文以貫道其籍則經其人則思孟者周其事者仲仁義忠信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所謂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不在茲乎斐然流以往苟弗止雖犯險阻必道何往游生其放焉以達之即爲聖賢無難豈惟祭酒之澤于斯勿替而已若夫舉其美使有名章徹者友之事也顯其良爲當世得一士之用者有司之職也于兄弟乎何有兄弟之誼以求則明以勤則義予知此已矣生亦當謝予工文辭者立名字者狃然弟之哉

瑞石山誌畧序

壬寅秋日逸山子游于杭之紫陽洞巖岫窈窕霸勝幽邃渺渺焉逸逸焉如將遺世獨立以與古之採眞抱一者相視一笑也而羽士丁梅石者野鶴之裔也爲予言野鶴仙去事甚奇又言野鶴之師曰徐洞陽舊館丹爐依其在目予益爽然自失云因索山誌覽之爲誌其槩如左然予竊疑二仙名跡俱著于有元而其所栖遯處又爲稱國故都殆論之遺蹤其或有托而逃焉者歟抑亦否歟人間世眞自有丹丘歟

古劄序

劄木爲劄存古也加綸事焉凡奏記則書之受書者洒濯而復之一曰節東箋之濫一曰塞毀牘之源一曰滌諂文之孔

[illegible]少醉策序

醉不莊大庭少黙醉無儀飾古之人庶其監之于故喜醉醉則覧所繙閱汎濫諸家爲殊簡淡不式于準然特自喜曰此吾所以醉心者雖或臨大篇其言浩浩如淵海亦第取一二三策而止

昪山生物錄序

昪山之西溪流活活魚麗于網忽躍在渦主之者殷龐先生佐之者吳亦一而金客生實勤其事是其爲心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客生頗疑其言大而近夸逡巡曰是不然設一物于此命懸于刀俎矣而予惻然欲生之此與天地生物之心有異乎而此一物之方罹刀俎也忽遇予而脫于難此與受生于天地有異乎故謂予之心不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可謂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則不可謂物物之予子不盡如此一物之以予爲天地

也則可謂此一物之[illegible]爲天地也則不可然則予無疑于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其亦盡予之心使盡如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幾矣子又無疑于此一物之于予不以爲天地也其亦使物物之于予盡如此一物之于予而以爲天地也則幾矣旣以語客生逡巡而稽于古訓弁及設實所述錄著于後以辨疑廣善云

[illegible]詩逸品序

夫學者聿慎於哲苟非折衷於孔子孟子之旨哉何其刎悖於大道也然其折定亦難矣彼其歷聘晉衛齊梁之庭莫一得志然斯世於陶虞何遑遑也然孔子述逸民尊龍陽王虞虞於遯世君子稱慎聖能之而孟子書獨亟稱伯夷柳下惠兩人一則云聖再則云聖雖其不出於中行如狂狷者尙慨焉繫思不倦獨于顯赫之大列國所號名卿大夫者比於斗筲妾婦鄙勿論夫以行事則若彼以稱尙則若此其將奚所折衷耶此其所以折定者難也雖然皆

試論之孔子孟子之道天道也君道也主倡主美利利天下逸民若火患之徒地道也臣道也主代有終主亦天特行罰使孔子孟子朝諸侯有天下彼皆師師然亮有邦宜有家不則亦教在學官備三百六十之屬而傳所云不變移鄭不變移遂意門斗筲妾婦之儔匹歟予於是稽古以來絕塵長往者上不及虞夏下止於遜兩得百五十二人依孔孟之古列以爲三品其上曰逸聖其德純其才足以制世其志在三綱九法因竊聯以爲晏息因顚霜殺草以爲閉藏蓋遯世不悔者也師百世者也其次曰逸賢騶白

豈若并初疊上責己殷物獨立無望撥其意亦斂有獨趨於中正者然或孤持風紀或俯遁聖文其蘊於世殊大抑亦狂狷之亞乎又其次曰逸士抹於丘釣於淸借景物蕩慎思甚則僴佚名教務自愉樂而止然若璞於此固執之弗剖烏知其中可珍與否然責於世之携持珉珷日走五都之市自北於瓏琰璿璜卒至碎裂不肯俯仰彼斯赫而沉溺者蓋亦遠矣惜乎生當衰季無有如孔子孟子者㩗起在位登庸之長育之使其上者不幸而不得發其潛確之光其次者其又次者不幸而不得成其魁梧倜儻之材

也然其光美鄭弗雅其材㫁或未遑於粹全而自迫衰世衰以來摻黠頎飛汚庸寒路君父之倫廉恥之節所不遑斬賊斷爛如以一絲懸九鼎至於今猶有起而追繹其緒者伊誰之力也然則雖其孤亢已甚猶有足取況其與道伏藏及夫奇偉不可湮沒者乎此孔子孟子所爲流連慨歎於其人而予竊取其旨妄論次之以爲康樂哉其於大道勿剌謬也然予又有感矣山樵市販冥冥悠悠其姓字窮如其軼事窈如或間遺一二詠歌或遇有心者偶識其語言氣象如流雲飛風邈不可逮若空谷伊人已下二十

凡人者更使予悵悵遐徊無從定其聖與賢若士矣天况
并此不少概見哉

逸存

罰堯之時有許繇巢父華封人莊子至以許繇爲堯之師
又稱繇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及其
他伯成子高之倫太史公亦言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惚其
信然耶抑空語無事實耶是未可定也未可定故存其名
弗論亦猶帝王世紀之有無懷葛天氏而已

逸聖一

商孤竹君子伯夷叔齊　岐歷分予庚仲
周魯楙下忠子名鵲　東夷少連子　魯周子名豐　黔
康先生名婁
漢楚司馬先生名季主　蜀嚴先生名遵字君平　平輿
廖北郭先生名扶字文起　茂陵馬牧先生名琨　豫
章徐先生名穉字孺子　陳留申先生名屠蟠　鉅野
張先生名翔字子明
六朝晉南安朱先生名沖字巨容　會稽夏先生名統字
仲御　潯陽陶靖節處士名潛字淵明　梁陳留阮先
生名孝緒字士宗　瑯琊諸葛先生名璩字幼玟
唐京兆華原孫先生名思邈　廣陵宗邑翔陳貞觀先生
名融
後五代亳州陳希夷先生名搏字圖南
宋涪陵譙先子名定字天投　廣陰龔先生名雲翔　宋
遺民三山鄭先生名思肖字所南　宋遺民婺源汪古
逸先生名炎昶
明崑山龔安節先生名詡　臨海東湖樵夫

逸賢二

周衣蕰諸之後戎逸氏　朱子仍氏名張　楚狂接輿氏
陸通　魯太師摯氏亞飯干氏三飯繚氏四飯缺氏鼓
方叔氏播鞀武氏少師陽氏擊磬襄氏　晉介子推
氏　魯榮啟期先生　楚屠羊氏名說
漢商山四皓西園公綺里先生夏黃公甪里先生　張釋
之之師王生　谷口鄭子眞氏名樸　餘姚嚴子陵氏
名光　扶風梁伯鸞氏名鴻（附京兆高恢）　蘭陵韓庚伯氏
名休　南陽樊氏名英　蜀李仲元氏名弘　北海龐
氏名萌　豫章徐季登氏名雁　汝南桓氏名閎　安

滎陽魏氏名桓　扶風二周氏名贊名縱　扶風法氏名
眞稱玄德先生　南陽馮氏名良　峴山龐氏名德公
潁川胡仲明氏名[illegible]　潁川焦氏名先
六朝晉汲郡孫公和氏名登稱蘇門山人　安定皇甫士
安氏名謐稱玄晏先生　董氏名京　江夏孟氏名陋
廬江何氏名琦　潯陽翟氏名商　燉煌索偉祖氏
名襲　譙郡戴安道先生名逵附二子名勃名顒　南陽宗少
文氏名炳　南郡枝江劉氏名凝之　京口關氏名康
之　東莞臧氏名榮緒　吳興鹽官顧玄平氏名歡

山陰孔氏名祐　吳興武康沈氏名麟士　新安庾彥
寶氏名詵　秣陵陶弘景氏名通明謚貞白先生　絳
州龍門仲長氏名子光
唐洛州司馬氏名承禎　徐州王氏名希夷　邢州李氏
名元愷　蒲解衞氏名大任　當塗王氏名君巖
五代燕張氏名薦明
宋燕張少愚氏名俞　成都章隱之氏名詧　海寧孫氏
名嵩　婺源許氏名月卿　閩謝皐羽氏名翱
元撫州危見心氏名復之

明潯陽高氏名賢寧

遯士三

周長沮桀溺
漢王君公平原人　王良王成東海人　向長字子平河
內朝歌人　禽慶北海人　臺佟字孝威鄴人　矯愼
字仲虞茂陵人　袁弘袁仲皆閎弟　扈累京兆人
石德林定陵人
六朝張翰字季鷹吳人　郭文　翟莊潯陽人附子
矯　郭麟武昌人　劉麟之南陽人　楊軻天水人

陶淡潯陽人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　宗尚之宗武之
俱少文弟　朱百年會稽人　諸伯玉錢塘人　杜京
產吳興人附子栖　劉歊字元光及弟訂平原人　陸孝
高邑人　韋夐字敬遠杜陵人
唐王績字無功河汾人　朱桃椎成都人　吳筠華陰人
盧鴻范陽人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　王承福長安
人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　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人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　趙遯字雲叟滑州人　王體
靜稱野人同州人　譚峭字景升居南岳

宋林逋字君復諡和靖先生錢塘人　魏野字仲先陜人
明子　周　高悍張蕘許劭稱終南三友　王鎬澧淵人
杜五郎陽翟人　陳慥字季常隱江夏　呂倦之仙居
人
元杜顏字文正覇州人　杜本字伯原臨江人
古之逸人無姓名不可定其爲何人者槩名之曰古之逸人
周空谷伊人　衛賦簡兮者　晉賦十畝之閒者　秦秋
水伊人　檜賦匪風者　曹賦下泉者　衛儀封人
晨門　荷蕢者　荷蓧丈人　嗟不食嗟來之食以死
者　齊麥丘野人　楚漢陰丈人
漢魯兩生　野王老者
六朝荊湖老父　汾亭釣者　負苓者　夏城牧者
唐益州老父
宋郭吹笛生　松江漁翁　南安翁
明河西傭　補鍋匠　焉翁　雪菴和尚

吳興闡幽錄序

風化首重女貞貞而烈尤爲世教所倚賴自兵興以來婦女之以一死自靖者所在多有予嘗欲闡述幽芳先之以吾郡因以感發世之同好者各就其鄉紀述所聞大書特書垂于久遠向札門人李世俊沈鳴皋竊搜遍訪又恭之於予友朱念時之所傳叙得三十餘人其事非屬於吾郡者槩未錄其事雖不屬於吾郡而其人出自吾郡者則錄其人雖不出於吾郡而死事於吾郡者則亦錄然所可表見者僅此而已其他投淵赴水烈烈英英事迹飄零久族戚無能爲之稽實而指實之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蓋兵燹之餘搜之者竊無論窮村下里盡爲丘墟即名族華匠亦半成灰燼故老凋謝採詢末由芳躅莫湮徒鄒觀慕予惟此復歲月愈遲編錄或疎示難傳信因存大槩用俟表揚徵有紀闡幽增新帙

谿漢二烈

寺氏　倦氏

[illegible]氏者歸安花溪名門女嶽州節復溫實忠公璜之妻[illegible]居烏程之谿溪以文章德行推重鄉邦者二十

□部癸未登第授教理有惠政乙酉冬北兵入婺公散
鄉兵士堅守數月度不支遂自刎死死之先茅氏孺人
曰必先殺我有女年十六亦曰必先殺我俱先公死子
三郊瑞祁瑞世其家學

泮水二烈

陸氏　紀氏

府學訓導維揚紀公其有女未字乙酉孟秋某日關節
聲四起曰事急矣亟呼㕑母陸氏投身經關前池中自
盡鄉先生沈器東公戢教有詩以紀之

菱湖七烈

乙酉八月廿一日子丑關寺邑菱湖霸山之關死者
甚多又甚慘其可考據者菱湖五人霸山二人

俞氏

俞氏者路安文學俞世康之女同邑文學費焯之妻也
焯家菱湖阜亭氏孀居四載號痛不絕聲乙酉夏兵避
居庄舍八月廿一日兵突至急赴魚蕩死越三日始獲
□俞者易其衣上下縫紉甚不可解

□氏

朱氏者邑文學胡維京之妻也自關兵亂即語其子北
明之婦王氏及幼女觀姐云不幸遭變惟一死而已乙
酉八月廿一日避舟霸山之場橋兵忽至觀姐曰此其
時矣即赴水朱氏隨率王氏俱溺死時幼子其避及孫
瑞麟同沒於水

沈氏

沈氏者任祖谈之妻也兵至赴水死

任氏

任氏者沈之姑文學任邦憲之女也適同邑張梧梧因
避兵致病任氏與俱歸菱瑞兵至任氏守梧病不出從
沈氏俱赴水死殮時背斷膺裂然顏色如生衣裢俱重
重縫固

朱氏

朱氏者村民吳愛山之妻也避兵田關遇數卒欲污之
奮力躍入河中死兵退其家搜索之於林麓間不得薄
暮忽見一婦人卓立水面就視之即氏也握拳怒目鬚
髮有猶猶者然

□□其氏

[illegible]証者備工也妻美而少被擄强脫遭斫數刀而死死時狀甚烈惜不許其姓

梅溪四烈

毛氏

毛氏者當湖文學毛仲璜之女安吉州文學胡伯子端之妻也伯子家梅溪乙酉十月初九日北兵掠梅溪胡氏所居舍後有大沼將壞伯子與其弟仲子率諸內人乘小舟避沼中忽飛騎擁至露刃脅毛氏氏躍入沼中騎兵舁其髮而登將引其臂氏曰吾臂可斷誓不污他人手兵揮利鋒中臂遂令隨行曰汝尚能倔强耶氏罵重傷者卻詬厲曰速殺我兵忿甚揮刀割其脈脈裂時出沼色俱丹時年二十九歲一子名澡承

韋氏

韋氏者長興文學韋善之女其先有南茗公商臣者嘉靖朝理學名臣也適胡仲子運與姒毛氏同避兵水中自念女力綿尾恐一遭辱挽則不及赴水遂急躍詣敵欲死[illegible]時有所欲故兵擄以登舟死尚著持不釋[illegible]

[illegible]

陳氏

陳氏者茗城名狀女長興孝廉瑀孝行邁祖之妻也孝行與胡有連乙酉攜陳氏避兵梅溪十月初九日之難攜幼女與毛韋二烈同時赴沼中兵遷孝行昇置樟樹尚存微喘忽睜目視孝行奄然而逝

栢氏

胡伯子兄弟有伯父曰文學胡毓奇毓奇之妾栢氏偕毛韋二烈先從赴水死有子僅九齡悲號隨流而逝

長興烈孝

濮氏

濮氏者桐川文學仲存之女長興文學孫昇之妻也乙酉夏秋昇奉母挈妻避亂於韓村時桐川守將郭虎縱兵掠婦女與動脈得厚利九月初三日猝至韓村是時婦女兒稚者百餘人氏與姑與焉有得卒舉刃加姑頸曰汝等不從我行我當先殺此嫗氏愴然曰釋我姑我從汝往遂脫簪珥畀昇脈卒顧語昇曰我行矣子躍以姑歸遂偕遣幼兒行行一里許見一水泓登故望遙[illegible]日懷兒難行奈何卒遣奉兒置田間氏乘間躍[illegible]

爲李書舉赴水搖首沒身而死村民有耆老者從門隙
窺之悉其狀李去出視之見氏僵立水中昂然不屈因
爲收掩并求田間見獲之歸屍氏死時年二十一歲

德清東橫四節

沈氏

沈氏者劉婦也遇敵不屈罵曰亦死

沈洪源妻范氏

沈洪源妻范氏者予友沈儒一之族婦也見兵至赴水
死

姚氏

姚氏者章茂明之妻也被獲强脫憤甚閉戶自縊死沈
洪源害者三烈傳青謂其妻及劉婦章婦也

葛山女沈氏

去東橫數里許爲葛山沈氏沈龍淵之女劉蘇妻年方
十九美姿容與其姊避蘆葦中如德厚氏憤爲過害血
衢殤如碧閨之沈儒一云

右嶽士三烈婦

[illegible]氏　沈氏

費氏者京衛參軍費用周之女適萊陽縣尉莫如仁居
湖城獄官之東乙酉閏六月十八日黎明聞城累聲四
徹氏即束身與夫訣曰死畢我志會有數騎從獄官西
墻突上氏從容躍入井中死同時殉節者有經歷汪君
源子婦張氏府椽張孔白妾沈氏

蕭山孫門二節

孫氏　費氏

孫氏者予舅祖孫懷王公懋東之女適麥溪朱君六如
費氏者懷王公子天駁若而竊之妻也甲午春過盜遇
之奔投山下泉源同死

二無名氏

孝豐小子之母某氏

戊戌之秋李生世俊偶過黄沙路訾舖遇友人語以閩
幽大指適一小子可十六七歲竊聽之忽潸然淚下曰
我孝豐山中人也三四歲時見我母爲兵所掠不屈被
殺我至今思念不忘語已復大慟詢其族姓則曰不知
也

蘇村[illegible]生之族婦某氏

己亥之春予友嚴韻生語予曰酉冬兵過吾里有族嫱某氏死最烈俟歸而錄其槩示子役竟忘之皆作字微之不報

湖濵一烈

孫氏

孫氏父齊環精醫道適皇甫氏賢而有姿丙戌春清兵掠之大罵不絕口掠者愛其色不忍殺縛之樹下將強汚焉罵轉厲剜腹磨腸而死有寄初道人者與齊環遊得其詳爲之作歌曰孫氏之女字皇甫遊兵掠得歡欲舞仰天大罵誓不從子顏豈受狂且侮狡童變色未忍殺縛繫長報樹陰午四股雖被縲紲丹心轉激罵如虎剜腹磨腸自一時英風義烈流千古

秤錘潭諸烈

吾郡東門之內有潭曰秤錘潭方廣數畝乙酉閏六月北兵入城時婦女投潭死者百十輩潭爲之塞倉卒莫知爲何人即其時親屬亦大都死亡轉徙略盡矣又何從辨其里居與姓氏乎予友朱念時曰秤錘權義也而婦女之死於此者皆經道也蓋[illegible]其殉節於亂離而氏族

文復湮沒也悲夫

海陵小品集序

大人之筮仕海門也携小子于官署署有亭有小水池水亭之間有橋又有竹籬遶之籬間茶蘼待美蕓亭後有荒圃圃有小山于誦讀之暇嬉遊其中樂甚踰年大人教予作文往往率已意爲之師長時或稱善大人亦間有喜色丙寅之冬大人遷南儀曹將行予竊私輯所作文藏之笥中文雖不工然小山小水之間亦可念也夫丙寅除夕題于海陵署之芸暉堂

白下草小引

始丁卯春迄庚午之秋爲文百餘篇無不縴以清思潤以芳青有得之橫塘川上者（湖郡芋氏之宅丁卯夏五止焉）有得之秋遠樓者（丁卯六月大人卜居郡西門）有得之風簷者（戊辰冬司理胡公賞拔已秋督學江公取補弟子員午秋督學翁公傑高等廩于庠）有得之空濛瀲灩之間者（午秋竊西湖）緊而名以白下何也於時爲久（先後二十四月）於所著最多債於斯贊陶於斯鷄鳴風雨之際豈不可懷也哉且夫鍾山巖巖大江滔滔宮廟百官之巨麗在焉予聞之曰君子志其大者

庚午季秋題

盧陽集序

自予習爲制義以來所以嘔膽刳腎者不知幾千萬狀矣初時好爲美蔓樂易之辭纚纚自足辛未獲交夏子（廬江名士）（名景曜字闇軒）于泖水夏子文特雄高有奇氣間與予論作者風旨予始大悔盡棄其學濯濯惟新是圖嘗其興屬而起奮厲焦苦不鉅鹿之天地震動不崑陽之虎豹股慄飢相牟不下蓋若是者久之而魁博通幽之思佶然以生予文于是一變家大人則檄諸名士博選近時名章俾予得以宏覽極勝云明年歸試闕黃公闕予卷則大喜曰是圖且晚

摩齊蹊矣已復返于廬大人則集諸知名士作文課課罷則召吏胥錄之隱其名雜予作其中屬諸邑長暨四方來遊之彥品題高下之時熊塏堂戚石生兩先生亂稱知文願于儕類中亟賞予見以爲奔軼絕塵予益踔厲喜自負丞幾而柴式蘇先生自武林來則痛斥予作曰過奇傷雅勿雅勿取過刻傷骨勿骨勿取方予自喜時槧圖斯語承勿懈爲悵悵者累日曰悟矣悟矣吾其遊心于空山靜夜之間乎于是乎廣若忘行若遺羅穽矣長如扃上帝若是者又沈思魂自有清純之思蒼凉之風而予文抑又一變

嗚呼可謂苦矣亦惟斯道無盡烏知後時不又並此棄遺之耶抑二三年來所爲嘔膽刳腎于斯也然此特焯焯者者其他朝披夕振月亦有變日亦有變如江河之波濤焉或起或伏渺渺不可致詰矣癸酉仲春題于廬署之讀書堂

湖上篇序

予聞之夏子曰文不期同期適已而止適已則感人者至矣豈不信哉頃自六月入武林坐一小舫出沒于西泠孤嶼之間胸中有山水而無文章偶一為之淡適自得而已入闈遂不為意殊無異于觀山觀水之時乃不圖輒冠一軍或曰文章之道與聲音通惟昔鼓琴而相知已者不曰峩峩乎高山不曰洋洋乎流水乎甚矣其言有類我夏子也因次以為湖上篇序癸酉重九月題

北征草序

嚴子既舉于鄉溯大江涉淮泗覽燕齊魯之都極目吳北之丘自昔靈巖神宿古碣遺臺存墓名于邦甸徒彷彿于丘夷至于往哲高光之績英俠忼慨之圖亦復湮沒蕩滌空遺故墟感慨亦不可勝道哉況乎六街九陌仙狀曉鐘舞斥胸懷憑陵氣槩者也嚴子曰嗚呼是所謂天下之綱領阨塞也湛懷篤古之士至此有深思焉使所蓄不因是感憤奮發有所表樹起壘壑之化矣貴乎即不得已而藉之文詞抑豈不可窮侈極麗曠百代而相感也嚴子于是極志竭才大放厥詞于頃所見名山大川偉人神物瑰異高壯幽奇怪俠之事一遂之于文章以為自此挾讓入主之前湖談亮采施名號予無窮也然不意竟為考官所斥嗚呼是必吾業之未工才之未逮也不然彼考官者皆當世名公鄉其心欲為國家得士不啻如飢渴其忍棄予如遺使予俟再晉抑鬱勿試已耶繼自今去古人始仕之歲尚十有八年歸而浮游于周公孔子之道以其餘力出入經史百家務辨綜無涯涘俟吾學大成一旦出而立于廷汕云聞之上不大愉快乎哉然所著具在嘗試燃笑而觀之

吾見山川人物爲者顯者高者壯者幽者奇者怪者俠者蒼蒼茫茫出没于頻篇墨瀋之間矣甲戌季春望日題于臨清舟次

粤遊稿序

夙昔聽仰韓昌黎蘇子瞻如雷電鬼神不可度思乙亥大人奉簡書備兵惠潮予得歷覧其風土諸父老時時爲予言二公貶斥時事斷碑遺簡猶有存者予于是飄飄然如遇二公于藍關鳳水之間也二公以直道不容于時謫遐茲土不久亦即徙去劬使予稱至其地頻志最所云處仰者耶蓋昔之懷賢尚古者不惟讀其書尤考其行事而已彼其忽然而興起者或往往得之遊觀之際也因取二公在惠潮時詩文數首裒其意而畀其詞其他爲二公而作者雖非爲二公而作而屬首不舛于二公者附爲一集云樹于夏玉題

金山集序

登妙高臺訪覓韓蘄王伏兵驚走金人故蹟退坐悟影樓望江海飛湧或風雨激射之奇矣于月益奇于雪蓋又奇吾輩不敏能不滔滔然決而注諸長章大册之間乎癸未正月既望題

小石齋初集序

吾讀韓文見苦蓋亦得其廉悍之趣與其剪錞之神然終以習韓爲其于經于史殊淵畧故多不振譬之觀水者立于江漢之墟見其浡放頹洞而已未嘗泝荆襄上三峽而窺岷嶓之源也必也飄詠周漢書數年然後裁以韓法庶乎萋蒼渾渾與李翺皇甫湜匹休耳戊寅九月題

逸篇序

庚辰嚴子被放林惕長衢絕何期辨颺冠日炙憐乎夏畦三閭不云乎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鹿門五覎栖靜十秊蓋將寡以之矣既而僴覵僕中得剬義數百大抵憤然自放之音也以感以嘅弗能自已于是梓其什一命曰逸篇或曰猶詩之有逸章也嚴子者書浦家此其騑枝耳或曰嚴子殆將枕流陟巘慕古逸民之遐舉矣斯篇所以志也嚴子聞之莞而曰固哉是烏知逸意庚辰夏五題

秋音序

憭慄兮若在遠行登高臨水兮送將歸此非宋大夫悲秋之句乎繼又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息何其哀也然考其意蓋將極天下憯悽之狀以言乎秋之蕭瑟可悲云耳非謂方秋時上寒山涉野水又遭失職百端交集也如使方秋時又上寒山涉野水且失職其爲憯悽蕭瑟更何如哉癸未九月嚴子既放將自燕山冒風霧犯波濤以數千里歷豫兗徐揚之墟以返于越吁嗟乎子時非秋耶抑不謂之失職耶非登高臨水耶誠以宋大夫之論律之斯亦人世哀凉之極致矣然子絕不知有憯悽蕭瑟者何也寄竊覵于時可憂者方大擭如鹽鮪潛逸于淵幸矣子亦奚悲然子又聞古之君子感哀樂而形世風故其詩曰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豈與夫十畝之閒閑閑泄泄者等乎如是則子之惻愴于懷者又何能已也子于是取項所爲文詮次之以志子悲且以志子悲非已之悲其曰秋音者悲音也癸未季秋朔趣于遐州舟次

岑峰集序

嚴子自戊寅去東粵而懸于邑之岑峰峰固小阜崛起于平疇烟渚之間不假勢于層巒不藉名于碑版而荒寒古澹之趣翳然自遠大似古逸士在世落落孤立也數年來雖閒有事于燕粵齊魯于心終不忘每自他所歸輒携一二益友徜徉舒嘯于其中時時有所撰詠久遂成集因輯而藏之以明予之眷眷于茲峰也然特多清激蒼莽之音與山之孤窈殊相似何哉甲申長至日題

漣水散錄序

吾郡茅公鹿門以文學稱最獻其次有若施公璉川稱公川南亦奕奕有令名此三人者皆漣産也漣之水予斯爲可懷乙酉春夏讀書其地意所至輒溢爲古今文詞尋亂作他徙多所散棄然無如此三君子之思耿耿何矣于是錄其有爲而作者數篇暇時出而覽之卸晴昔風義愁然也漣之水乃益爲可懷乙酉七月既望題

懷友集序

予採藥東遊兩經白下悲凉懷悴之餘與翁張夫子嘉與而誘進之令子偕持才至高幽𠑽有道氣尤甚耿耿子于初于冒兵燹入粵同人咸阻之偕持毅然曰吾子第往毋以險自餒即險不當避卓然古人哉一去二百日幸再相見見即病病即頓偕持以起起即歸有日矣雖吳越連壤而別離可念乃館視笥中得素所寄贈偕持尺牘詩賦數章書以爲二笑名曰懷友集一携歸一寘偕持几上風晨雨夕取而觀之庶幾偏友非遙條苓如覩爾且夫悲凉懷悴之感在焉予又何能一日去諸其懷也甲申中秋序

此葉北圖配補

壽温甔庵序

予聞人言人生少壯以後所遇覺換之辰如與生年干支相値當増壽一紀其說不知何所本然驗之已往頗信予與甔庵温子締交四十年矣予以壬子九月十一日生而昨歳丁未九月十一日爲壬子温子以丙辰正月十七日生而今歳戊申正月十七日爲丙辰信如所聞自今予兩人雞鳴風雨之狀又十有二年也豈不快哉且增之爲言謂加于其所自有者云耳如使七十所自有則增而至於八十有二矣八十所自有則增而至於九十有二矣是其

爲狀又非僅十有二年而已豈不更快哉然温子之氣静而予躁温子之神佾而予脺温子固宜壽其所自有者少多予壽固宜遜温子其所自有者必少壽所宜有者既多又益之十二年自茲德益新道益進其福履必益無有艾壽所宜有者既少而既已假之十二年歳其從事于温子之學躁者平脺者釋或亦未可量乎予故本其說以祝温子而又相與壯其志期進于自强不息焉是爲序

此葉北圖配補

壽母丁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門人朱生子揚嘗爲予言其母丁太孺人之賢予歸德縣聞然也又言孺人有令子曰方服者佩三君俱有學行與交遊其于師友最隆篤能受善不倦方服賢世佩之特是道不變其子姓彬彬與起殆未有艾予固已心儀之今春某日爲孺人七十帨辰佩三率方服𧉮嗣令圖介朱生訪予文爲壽予辭不敏佩三請益固朱生于是出其尊人念時翁所爲衆胥絲緯圖序視予絲緯圖者佩三念母氏勤劬繪其事以表德垂裕者也序稱孺人少歸宴衡

公家故屢空孺人辛苦治生累銖寸以來家然致厚如大義宮庭壽耳佐翁衡承先志代李父償宦遺先後累千餘金衆幹何弊勢歳時追呼絡繹交曆萬狀孺人安之晝夜紡織不輟拮据幾三十年而事始坡然生是聲其矣廼孺人督諸子就學益力自其先世隱于耕織至是而教始昌殊歳游庠孺人朝夕代人治絲枲日受値三十錢沽酒市餉供師勝群謹而自食蔬糲野蔬克儉節爲常以故諸子若孫咸庠癸有聞廩廩然稱於鄉衡云其他懿行不具篤其大者耕此云曰美哉備矣予聞之也德備者福備朱生

則又覩予沈尹同氏所爲壽序其所贊頌亦與閭序畧同
然文特詳贍而其要歸于孺人之自爲壽予曰美哉自求
多福詩志之尹同見之矣朱生曰未也丕長沈先生有序
考夫張先生亦有序予請得寓目焉丕長之言曰孺人之
德盛矣孝而勤恭而儉惠而有禮雖然著作者期于善成
于身養志學成而名立以酬後昆是在珮三予考夫之言
曰珮三將以人之言壽其母乎則曷若已之德業益脩爲
足壽其母乎昔者子朱子壽母有詩矣珮三肄業及之乎
道義無窮乎焉由焉以康太孺人矣晉進金罍而祝祺壽

乎予曰美哉祝不忘規其斯以爲古之道歟然則諸君子
之述盡矣予何能贅一辭且予於諸君子猶培塿之望喬
嶽也或則案所職事或則聞風而嚮慕娓娓糊帙有道之
言儼然在列精使不揣固陋襲倣摳于文綺珮三知言而
善聽其胡斯何庶惟誦說諸君子之成章而申且繹之以
俯太孺人康爵而廣珮三不匱之仁或者稍有當乎然朱
生亦善言德行矣即其所稱道觀于諸賢詞不益信耶夫
內有賢母而外親君子受盡言其慶必篤其家聲必振獨
以自此肄期願而飭世澤如川之方至諸君子祝頌氣已

時予之誦述亦無有已時矣是爲序

孺人之慶在丁未三月二十四日予適避跡遠山謝筆
札久之而拙稿始成至戊申三月二十四日始投朱生
致觴焉則壽又加一矣開之袠以紀筭蓋倒箸數之而
麻取其一遇一則曰開若干袠遇十則曰滿若干袠七
十加一則開八袠矣序題特存其舊故云七袠然實已
邁之又非僅貫七袠而已繼此而開九袠開十袠以至
于周十二袠而復始當亦如之然則予之鈍于文而息
于期也其孺人延年之徵乎詩以是謝需緩之愆

送閔未孩歸隱東皋序

東皋者吾郡東北之僻壤也氣象清淑可喜友人閔子徜徉其中甚自得旣又得異處于皋之北數里徙而家焉然不忘最所游止仍其名曰東皋意以爲所處變矣而其淸淑自得者雖至于高陵平深谷峯確乎其不變也云耳嘗讀書開慕其風而遊之以序曰古之抗志銜聚者予聞其人矣逍遥乎蒲莊茫洋乎瀞瀨飽薇朮狎東猨依雲霧泊風月其視璆瑣銜牙飄紳褚袂脱脱然如在于纆繳也邈矣悠哉然而君子歎之豈不以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

于世落落無攸慕耶若夫懷瑾瑜遘陽九障流波于履貞植大義于崧埏山林藪澤以爲其膠庠哭嘯號以爲其靖獻蓋禮樂所以不崩滅三才九疇所以不斷壞恆必由之故予嘗推尊靖節處士古逸先生等以爲其功比朱諸儒其才似諸葛亮而其大節不在李侍郎文丞相已下也特以道在伏藏如嚴霜大雪苞芽萌物而無迹漠然徒見寒殺之與木堅而已今東皋伊人其猶前賢之風哉少而英氣蓋天下詩文凌轢韓杜遭世變遂斂其雲壑避禍患不出與窮居歌以寫其鬱寄上六精之重亦時有悲慨憤怨奇偉之辭以寫其所思所謂紹明世猶春秋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大法未墜必有奇人傀績之者何論闢剝荃化即巍巍之上瀟灑之間傲然以爲天下之樂其在于己也亦爲足與語閔子確乎不拔之旨哉

送賀葵恍序

予兩遊浙下得一人焯然以文學自任者曰陳子百史稱一人英然有風骨足長者曰賀生葵恍百史刻工古文詞其所著播在耗亥勿具論賀生年甚少有幽奇之性沉鬱之思貧予數爲言蹤羈風發美哉未可量也百史雅自負今之昌黎亦恒以黎湜期葵恍謂云朝氣銳諫夫然予兩遊俱與百史弗偕予文百史蓋在浮玉山中特以其瀕江所產故樂道之云耳討客深特耿耿予懷者一葵恍而已而葵恍又爲雲陽華胄深之人非得而有也然使予他日追叙葵恍交誼所由始必曰于其所得之予不敢忘葵恍敢忘瀕上哉予故亟稱之以誌兩遊之勝且以見山川風物之美其鍾于名人魁士之發聞者如是其重雖游其地不遇其人而游者必舉其人以爲快雖非其地之產而偶一至焉已足令考風于其地者悵然延廻而不忍去矣而爲名人魁士者其亦無忘所自重矣哉

送章金之序

一英者一樸者一慧者一和者一幽者一整嚴模區者此六君子皆立階庭之上翦五公非朵如羅草之徵若動人後二公瀟灑爾落落爾人皆有近者即近之亦第動暮如致于是人益重前五公而疎從一公嚴生曰是草若等所知前五公厥美不亦然大要皆有氣色動人夫惟聖賢爲能觀表以測真吾與若等亦蒙也其能挹江水而辨嶼泉哉必如從一公乃真貫無媿傳即有大事惟此公足任然吾嘗過求之而不一遇乃今見章公焉公性剛簡少時即一意師法古聖賢不以浮渠文樻爲事其文章浩浩自得也嘗受生從于閩門之南從游皆名儁一日詔諸生曰二三子從吾于深山即諸生不敢不之深山居歲半暮則詔諸生曰二三子于此毋動即又無一人地自山寺言歸者是不亦整嚴乎公與予同師嘗其志所不可離素所嚴憚必兢兢持已見不少折其于予有所不足必立振之或間月不相見則必詰予數日來對何事翻何書于心何所忌于道何所得予欲況公未嘗不戰戰慄慄是不亦樸直乎嚴生曰然哉章公是可以相天子拘邦國矣被其克貫不可

以巳是惟無竹作則雲清虱鼎山立水行豈爰大事哉若
其眞逸則奕妙淋則悲洒洒無滓則曠忘崖岸則和窮理
盡性至命則幽五公之勝彼皆一一有之然終不可指目
之曰此其英者悲者曠者和者幽者也此以知整嚴模範
足以集天下之美而當世方盛譽五公蓋亦不察其本矣
公友鄰于荊古風高致可敬公門人吳生高生能甘枯淡
從公讀書穀谷于昔從公所見之爲附書云

送宗弟子先序

子先英秀樂發爲吾宗神駿頃遇予于瀫江爲予言近日
雙溪馮子事甚奇俠可聽馮子生而慧與一女子約至
同泛清波以死予聞而悵焉以爲如馮子者舍生從好一
往之情可與入道惜乎無有以忠孝節烈之大業徵授之
者而使其挾過人之性小用于淸流也然已足以助詞苑
之波瀾動雅人之癖欸矣子先弱齡美質樂道雙溪之事
豈非以其舍生從好之意爲可以興可以怨乎夫舍生從
好此古孤竹汨羅張雎陽顏平原之所以剛㓡百世者也
而用之一女子不亦明珠抵鵲哉吾願乎先慎之

送苓山戒斧上人序

韓昌黎雅不喜釋氏然嘗爲文以序浮屠令縱曰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蓋亦深識釋氏洞脱皓杳之恣焉惜乎縱之行事不少概見也然後之習韓氏之書者猶得因斯語以興懷雖使縱之風義卓然可以自見亦安能如載諸韓氏之書者動聞風之感爲悠永無疆也予雅抱微尚緬想幽人每邅遘世之炎未嘗不嘉與而樂道之然如戒上人之緊予思者蓋亦夥矣上人惡于苓山之麓涯于理而潔于志以其逍化山之習佛者使無荒心無詖行晤其人如遠山在望深我遙矚聞其言如秋風過物邈不可追至其溢爲詩歌則蘭菊之沖寂也烟嵐之杳潛也豈惟予哉即昌黎在者亦下拜矣然縱之名則藉昌黎以傳而予之文或托上人而著則人文之影響誠有間焉又不可執一論也

送善生上人序

杭之山類多妹麗容可愛而不可褻也東行數十里巘洞蒼翠正正奇奇望之儼然者皋亭山也峰迴勢合香城霞起古佛重來光青縈繞者佛日寺也寺之東有室翛然藏于林泉之間者予之所寓也雲澹淡而微茫樹蔓迷而寒色翠竹青松脩妍孤嬌者秋冬之際也濤院寒潭參差影合或聲喋喋瀞瀞度烟際而去者月幾望也素心對服蔬然而來所謂伊人于焉觀止也餐花佩　葉入蘭室而譚玄拖露披霞敘幽爽而散貲塵外之人其言廓如也詞條異葉久坐忽覺颯颯以輕舉情郁郁其更新伊人樂也其樂維何托風期于山水感知音之難惟也伊人之志如冰如雪伊人之文如江如海伊人不知嚴子獨知之也已而梵唄哀婉殘月歸林漏沉落而聽風鳴鈴而轉香杳不知其所之也迺有妙韻潛符合幽叫獨吟吟悠悠非絲非竹者流泉也泉之流不自今夕始也至今夕而始聞者觸而失之靜而後能得也境無靜于山候無靜于夜人無靜于同心者之相與悅怡自今夕以前對而不察若斯泉之顛末瀦如其殊千萬種而思不可竟也境寂人十一燈

可歎念聚會之無常聊宜之予短翰者伊人往而予志之也伊人爲誰予之友曰善生也善生爲誰此日東阜野衲昔年廣山名士也

送雪庵和尚序

遯山子曰吾聞遜國時蓋有雪庵和尚云和尚不知爲何人隱居松栢灘好觀楚詞時時袖楚詞登小舟棹急灘中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復讀讀終卷如是乃已嗚何其悲也然予嘗疑之以彼其人旣已遺世獨立蟬蛻埃壒之外矣亦奚所發其憤懣鬱激也者因以爲當日或未必實有斯人殆其時忠憤之流寓言于此以自抒其愛君憂國綣綣悽惻之至意者歟乙酉春有頭陀來李峰自稱雪庵和尚予覩其人異甚其奇苦之思隴峭之縣予勿忍諱然大致在遠近天闕之間矣遯山子曰予今而知遜國時其必有雪菴其人無疑也雪菴在山水間其必讀離騷讀離騷其必痛哭無疑也因嘆兵興已來梵香瓢笠之中蓋多有絶志孤懷持大義磊落自靖者矣

曹溪正統序

若稽古佛眞傳厥華聯聲尭爾宰宜元元本本祇適無厥旻及曹溪繼承東西土列祖丕緒若舉金若振玉張英韶而登九奏之庭洪惟宗教欽繫五世其昌臨濟嶠起學林一宗傳三十有二代慧命繫于金槃乃弘敷舊服俗敬殺人曰咨爾天水克見聖亦克由聖予嘉乃心懋乃明德先聖人之大道在汝躬汝襲法位水公下拜登受願精堂構兢然深懼迸伏前人光遂紹宗曾心法曰惟佛惟祖宗所以傳付予者丕顯哉于今有成書上焉者厥統無紊不及

大林不及霄曰惟曹溪正其於下焉者厥統無紊不主南嶽不主臨濟曰惟曹溪正其始著于册投諸其人曰曹溪正統而公弟子碧溪空有友嚴書開拜手稽首爲之

雜言禪師語錄序

予觀弁峰一枝法音震吼何其龍驚虎變也蓋洞上玄風予斯復見矣而雜言義禪師尤于予有叩擊之感師旣沒其徒裒師機語偈頌俾予序以垂遠夫是烏可序且亦烏可錄也不見緊山之明月與雲水之烟波乎此孰非師之展演也者其又能悉取而纂諸簡册矣乎如將執此以爲觀也則何異于春林而拳一葉巨浸而挹涓流乎雖然庸詎知一葉之不爲紫翠紛紛而涓流之不爲銀濤雪浪乎看此一機節可與語於弁峰前龍驚虎變之奇矣

續四家頌古序

昔我禪師以靈祧价木之妙叶階秋竹積雪之清音其在遷巷之二年取天童雪竇投子丹霞禪林所稱四家頌古者芟其評詞廣其元韻洋洋乎啟唱無聲空外有響也予于是序而梓之序曰頌古尊古乎志古也廣頌存頌乎志頌也忘古則曷爲乎頌忘頌則曷爲乎廣古聖垂機雷聲電舌火烈烈也劍嶄嶄也獅吼豹蕃咆哮震震也彼假手挑楷額目睇眉揚須臾形除骨化矣四家者頌乃邐邐舒嘯于其間神矣乎且夫以古機語爲火之炎劍之鋩獅豹

之威怒而翺翔其中自如是其頌也于古乎何有故曰忘古且夫以四家頌爲火之炎劍之鋩獅豹之怒威而騰躍而上自如是其廣也于頌乎何有故曰忘頌惟忘也以觀其新惟新也以入乎化蓋三累而至作師魏然而已矣然則予齋盥香嚴端拜而嗣諸乎者寘分震霧于里矣法林菁蔚來者雖匡山碩水紛眥少有人莞而自怡其更以斯爲烈烈者嶄嶄者靈震者而予焉翺翔騰躍也是又忘廣頌靈淵啟闢天與海蕩其有盡乎否耶

碧涙禪師語錄序

師瓜削如寒巖然爽懌潛如秋水然温以厚汪汪浩浩如江淮河漢然有法度準繩予與師相與乎無相與者九年求一事如毫髮銖黍可以論議者無有也嗚呼予知師止此矣其或進乎此則予勿敢言蓋予聞諸知聖斯聖知賢斯賢予非禪師烏知禪師勿敢知矧敢言然有錄在如其悟也雖無言當自喻否即使予能言其亦奚取此予所以落落然勿設一詞也其有皆予太簡者慣無關斯錄無益祗河漢耳

碧浪禪師江上草序

長江奔注至京口瓜洲之間其勢將盡而入于海夫物之奇者其將盡也則益奇于頃者過而樂焉以爲此非恒觀意必有魁奇潛密之人浩然得意于其間而一出其淳古勁樸之音以澹宕于無窮者而予未之見也已而歸卧岑寂忽遇碧浪于杏水相與叙述遊事知所遊歷與予同特先後異耳然碧浪獨能以其抗氣寓思著爲詩歌以見志其詩之美盛人亦多傳道之至于浩然得意之際灼然能名其所以者碧浪門非他人必嚴子也夫天下大矣江上之人與江上之詩其可盡乎顧予所爲有憾未遂者近取于碧浪若此然則魁奇潛密之人雖不多有亦不至往往而絶也而世咸莫名其所以負詩僻閒曠士聯藏可勝嘆哉

嘉靖乙丑科世講錄跋語

自洪武中設制科垂二百年當嘉靖乙丑而吾郡范大司成公以博學鴻才應廷對擢　首擢第一　旋翰褒寵天下榮之其年予高伯祖朝列大夫西岩公亦登第予頃者有事于家乘訪求朝列之官績于其裔胤而紀載闕如矣予表弟明經范鼉生司成之曾孫也一日出其所藏乙丑世講錄示予凡是科諸先達邑里氏族師友淵源官爵之崇卑年壽之遐促以至贈封之優絀武之英靡不犁然畢具其中如歸德沈公鯉之相業昆山歸公有光之文章固自設科以來所僅有者至其他文經武緯以政事節槩論風采吏治邊功焯焯表見一時者指不勝屈也蓋嘉靖朝壽考作人雲談大奇之盛于是乎觀成豈偶然而已哉而是錄則自諸公釋褐而後隨時修葺至于萬曆乙卯丙辰之間歷三朝閱五紀諸公之以耆德爲世瑞者如晨星矣而其嗣賢尚爲之廣續訂正勤勤不少替因嘆數隆盛時士大夫大抵崇尚古雅篤于世誼其敦厚蓋如此今鼉[illegible]矣而鼉生實其兆朝于兵燹殘闕之餘守護如珠[illegible]失[illegible]開卷而可攷已下則有人榮名勉[illegible]

如指掌即家藏刻之官業籍以勿湮泯匪生亦賢矣哉可
謂克家者已因濡毫其後以志仰止云已酉七月二日後
學嚴嵩頓首拜謹書

闢史通特書

自道喪義作有敢上傷先聖犯罪無等者二人其一爲秦
丞相李斯其一爲唐鳳閣舍人劉知幾斯燔燒六經身死
族滅其罪已暴于天下知幾謂史才虛名所著史通一書
有疑古惑經等篇其設心險賊殘險其言悖惡不道雖世
之狂夫頑豎苟其天理民彝不至澌斷無餘者聞之亦必
目皆盡裂而其書竟流傳到今未聞有正其罪而滅其跡
者嘉靖中某督非翻刻于西蜀萬曆中某學士以此爲題
考試庶吉士嗚呼何其好惡與狂夫頑豎特異也狂夫頑

豎苟其天理民彝不至澌斷無餘者見其書目皆盡裂而
爲事學士或刻其書或以其書試士此三綱之所以淪九
法之所以斁而斯文之所以掃地也敬告有衆凡有是書
者請急投之水火而不必問其說之云何如或溺其浮辭
姑寄目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矣

讀艾南英書四部稿後

艾南英書王世貞四部稿後云以肅皇帝之英武威廉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于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一則曰世蕃是譏其君如漢獻子嬰也又曰近代文人以修怨而無君者大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又曰才相英君千載知遇又曰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羅狀相嵩獨可信乎肾竊觀世貞敘述嘉隆間事誠或有失實者然相嵩父子罪狀昭昭然如白黑豈待世貞振筆哉至謂譏世廟如獻子嬰尤非確論史料具在可覆也若夫譽嵩材桷以嵩之訛退特寵領爲千載知遇則是王世貞固當與李贄同罪揚權盛又當與世貞併按也眞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章金之舉業題詞

章金之予之畏友爲艾南廊有聞甞其志在性道不樂仕進一日示予以令先子樵長公集集中有家詞數十條似謂金之行誼才學焯焯矣惟闕一第以爲憾其論凡爲人子不可不脩身删起悉本愛君憂國讀書弘道大旨侃侃言之予戚戚然告金之曰僞無志經世哉金之稽首曰某之罪也抑何以起我敢請予因與論應制準則而金之雅好非生有聞文之汪洋自恣適己者相譖宕子無涯視時所宗尙棄勿道夫時義非他天王之令典也傳曰君臣主敬我后聿懷上治命公卿大夫簡才俊登之而班其文式來者誰勿廩廩焉獨一儒生菽然放意于其間日是奚足哉敬乎否也且夫韓愈歐陽修非此道觴酌哉歐陽遇合擬甚鮮抑韓公少時徒倚孤苦四舉三選咸形章牘豈其文詞或勿逮歟抑時命有限歟何其相懸殊甚也闕甞考歐公與人應科目書獨標顯時二字相進益且云已亦以此得之而韓公修皆禮部所試詩賦策等輒于作惡爲之顏忸怩而心不寧二公所爲不同蓋如此然歐公未甞以是貶韓而予竊怪當韓公孤憤論隊上書宰執時獨不

念以彼其才使偕奉特王體制而降志以從之亦奚難早
自登用以至抒其化偕安遐之策乃必俯首嗚號扁育才
錫祿之義于斯者門牆而吐握之寵爵命之榮終亦宴寂
亡聞徒使其駢儷駢如不終日者哉唐文應制雖卑然觀
英華諸書所載自有英渾正大足采者公一切傲之獨高
特其氣槩謂不學可能故予厭體不無少疎如省試不載
過論幾于枯竭不可成章錄者猶然所指可思蓋惟其作
意慚忽心厭勿和乃卒然併其所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
之氣槩悉亡失之至于若斯也今天下有幾韓公哉自韓

公不能持其蘶然故意者與近體角勝其在予今則又奚
說予亦唯是本队公廟時之指取近日兩闈入格之篇銓
其神理醇深風規華整者若干首都爲一集再拜而獻于
金之足下曰嗚呼美哉此忠孝之書也紹志事而崇國典
斯焉取諸廟金之觀玩詳復咏歌之嗟歎之擬議變化之
以爲金之忠告庶幾哉予于友道爲勿失矣乎繼此而有
爲予道也臣道也金之事也然大要在勉强而已

書丁鼇周先生傳畧後

青渦既叙大周先生行畧私諦其友習先生久者曰先生
之行儒行也先生之學禪學也友曰先生束修端飭章教
惇倫及其老一旦薙髮衣緇號泣蒼烟野麓之間受浮屠
法自稱弟子某某見人輙膜拜甚角求其後委遺髮荒廬
中毋以禮歛毋祀祖宗祠篇旁此其行疑於名教若蕭颯
越獻然烏乎儒曰此先生之所以儒也友又曰先生之學
宗經翼聖務自得合於魯鄒濂雒心傳其所闡繹四子易
書詩諸微旨莫不發覆鈎深本其自得者洽貫之沒前數

月猶繇道性理書勿倦其于吾道如泝洪津溯幽壑而挹
其淵沈也極若英華芳幹而攬其根荄也烏乎禪曰此先
生之所以禪也彼其憤慭鬱積視天地之大不足以當其
歌哭四民之籍不足以寄其髮膚姑放棄于雲林荒梵以
附于古之廢中權者抉大義而韞藏之蓋一絲而九鼎也
非儒行乎彼其卓倍退觀山光溪影靚商而彭舉竹黃花
當機無隱以是爲孔曾心法其言猶觸荐超而不可以率
推中下換于猶猶傳豹之指似關有間也非禪學乎友曰
[illegible]與歟曰異曰烏乎異曰孫闢拼之矣予烏乎贊

然則先生之道異於古之道歟曰學也者以制行也行也者以明學也學同矣行異也可謂同乎學異矣行同也可謂異乎然則異固無害歟曰先生則可學先生者則不可然則表先生之行可矣烏又辨其學曰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源泉也觀水者必於其源觀人者必于其學區巷東萊均之樂貧彼曰高蹤此曰誠復源殊也中牟晉城均之良宰彼曰吏績此曰體仁源殊也源殊則流別明教者愼焉是烏可無辨然則先生之爲人也其在于古也亦有足擬其倫者歟曰其高黎三山也其超證蒼翁也其以

宗魏證聖典無疵也其反經合道古之虞逸楚狂沂之點漆雪廬也之數者有一焉足以示世先生兼之豈非蒼下精英之氣間世而一萃者乎

書徐乙鍾者元行紀略後

予友周子理臣家邑之八里店里中有然國聖者家貧世以織紝爲業比鄰有陸生燦如遺腹子也陸母鍾氏爲郡中名家女歸陸若某不族歲輒寡居厲志自矢長育燦如教之讀書迨壯頗知自守奉孀母能盡其歡然窶甚今年孟春陸母病卒燦如祖跣悲號無以爲喪國聖見之惻然亟歸取錢米暨所織紗來喪事不足則質新縑以繼之猶不足復徹帷帳質錢備衍以拔之使成禮而後已具解周子所爲紀略中予惟先正有云自周禮睦婣任恤列六行

而保受賓敬周窮感自比閭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大利也觀近世不講久矣國聖以一貧工盡心力以之不亦異乎抑予更有感焉陸母苦節育遺孤比成立迄數十年燦如以遺孤力貧奉栽木考終是固惠鮮所宜首被而旌揚彰表所惟恐後者今皆闃然獨草野一貧工惻惻若此其所謂于天理民彝者豈曰小補之哉而周子又言燦如有族叔某娶于馮村嚴氏某早卒氏時年僅二十矣姑以貧家難守屢屢彼嫁之氏勞而不怨以死自誓敬養盡[illegible]某成人有室今五十歲矣焉乎何周子於[illegible]

之多艱行也周子孚候戀懸樂道人之書與起正未有艾
里仁爲美於斯爲驗矣予故牽連書之以質于采風者

費開仲松林讀書冊題詞

士廷可險可怪可癡可惟俗不可予觀費子蓋灑然遺俗
人也何以明其然也拈蒼者松也松下有書茂對也讀書
樂也圖之悠遠也觀子圖者鮮不歌也鴻篇也麥言也諷
諷乎備矣感人者深也子觀費子眞可謂遺俗人也遺俗
則其中空空然踏而有守使其在職必有可觀然予竊概
冊中賦詩諸公多昔所稱名卿大夫其勢足爲國家登攬
遺逸者顧無一人省此人忘儁異俗亟文雅可勝嘆哉

時曲題詞

范子礎生几案間有特賢樂府五册予覩之其情緒之輕
鮮辭句之妙壓摩曼香渺極悵惘萃矣然求之于濃至雅
淡之間何論中郎拜月遜邈龢部郎牡丹亭邯鄲夢蓋已
不勝氣裁疏逸之感嗚呼可以覩世矣

甕山集　　三十七

高叔祖望陵公輯修家譜題詞

吾宗自竹堂府君以洪武初年遷于石溪再傳而至中大
夫如弦府君以永樂辛丑甲第起家至于嘉靖己亥而北
城兵馬東洲公偕其弟濟理二房公始有事于譜牒云北
城兵馬者亞中府君第三子尚義公之孫也上距始遷六
世矣又其後當萬曆甲戌而北城之子文學望陵公重脩
北城簒理二公已下宗系餘支則皆缺而不書是册蓋望
陵手澤也傳至其孫俊卿公寶藏之惟謙俊卿殁而其書
歸於尚義之五世孫光甫公書開頂頫同堂叔秉三公冬

甕山集　卷二　三十三

舍曾問從矣前得此編肅拜而展閱之竊嘆北城兄弟多
子之篤本追遠永思無已也因爲謀議其梨以申樞慕而
又以闕所當參先務政遺指緝紀系略附書于後以就正
于族之年高德邵習于故而詳于傳遠者庶幾正其疏繆
而補其闕遺或猶可以勸爲完書垂于奕葉乎蓋自北城
而來百數十年矣即自望陵公而來亦垂百年矣事遠人
遙時移世易可勝道哉己酉重午日十一代孫書開百拜

書叔祖錦涵公手抄詩稿冊後

是冊爲叔祖錦涵公手抄崇禎乙亥春先叅政以粵藩祝釐肅覲道歸省從公乞此本以行又屬公按致吏系班班辨備先叅政手自裁定將有成書擬登梨棗不虞火警架上手澤卷帙庶有遺者所編新譜亦與焉嗣後屢思脩訂會遭世變兵燹迫易簀時猶以爲念而是冊則以先期被寄他所幸免于厄然年歲浸遠雜置敝帙中幾于遺忘眘閼塡從舊箱篋而出之追憶嶺東官舍先叅政嘗于公餘丙夜繙閱此編點定則倒手不停披數月而事始竣其情景依

其在目展而肅閱不知涕泗之横集也方公繕寫是冊在天啓辛酉之仲夏其時先叅政尚未登第先大父亦始入仕諸父太學令尹而下司訓而上長者甫垂髫少者僅舞象距今曾幾何時遂已後先捐逝獨公以耆年碩德巋然如魯靈光世澤施風猶幸藉以不墜觀冊中公所自著序言諄諄以踵續前賢爲期其意念深矣而其手澤往返浙粵萬餘里入火不爇閱歷數十載顏輸如新殆非偶然者嗣于是隆加裝褫箭肯曾祖暨公已下三世封章及續補世系紀畧于[illegible]以復于公以志先叅政之篤本惇翕季于家乘光于爾留弗替蓋若此因以識開之不孝不肖意惰慨忽焉無能纘于其緒罪戾莫逭而又慶公眉壽無有艾後生小子庶幾有所聽儆諸誨以敬于前聞而先德不與于無斁也乎是乎書己丙午月侄孫孝開謹書

朱太安人榮哀錄題詞

人之言曰汝曾孫述事曾祖妣幸甚其述事者至于十年二十年抑又幸甚闕高祖贈刑部公之妣贊安人也時也六十三歲矣比除服有句曰子老執親喪千愁或一喜贈刑部公孺孝過人其爲此言也哀也非幸也矧乎小子自幼事曾祖妣朱太安人習太安人懿範至于今歷三十八歲而大父已及七十大人亦已五十執杖率子姓擗踊蹕次必誠必謹其忍曰此其足幸者方在殯時或引禮所稱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爲大父

勸大父曰是于心孰弗安抑所自盡也何泥乎禮文終苦塊僻說裂底勿替其又忍言此其足幸者然而邦之大夫四方之縉紳長者冢之內外姻戚無不曰無憂哉太安人太安人之德純一樸粹若此慶發若此壽考若此子孫衆多貴且孝若此無憂哉太安人雖俱去說或亦有所取耶否耶于是大人命于小子集諸與弔之章名曰榮哀錄且紀其事以繼從編子孫俾嗣仰焉

大母丘夫人[illegible]册題詞

宋大母丘夫人令德令儀表著于鄉里其聿懷乾竺一瑤久[illegible]一日盡徽宗旨機偈淵翻濤湧似不從人間來寶林相傳以爲麗姿再出也丙戌仲春下旬二日爲六十誕辰大父[illegible][illegible]詩一闋大意謂數十年來相與參究法書以香光爲案而已于是懿戚子姓靡不有序諸法苑尊宿亦皆以詩壽小子昔聞樂而讀之浩浩高廓之思淵淵妙湛之旨奚止盛北文言所云安期之棗西王母之桃迂幻不經者等乎抑尚宋張魏公母秦國夫人嘗問道于徑

山徑山杲示秦國圜悟說論宗趣其後而秦國之孫曰南軒先生竟時爲朱名儒所許者如原道之一如東西歷觀秦國道孫何其異也矛入安知其所爲眷眷鄭姬之意不無自秦國所以成有入者歟今大母超倍諭秦國而大人嘗著[illegible]寄外使之展措亦嘗試觀公所作乎小子于儒與釋嘗也[illegible]權衡[illegible]不亦河漢而無極哉然大母取論未若而大[illegible]方寰[illegible]覺[illegible]鄭鄭行不與其徽承王教數十年庶其[illegible]

題瑞寧樓積善祈嗣書録

祈嗣之禮始于簡狄之郊禖而其最彰灼今古者爲尼山之禱近自袁坤儀先生著立命之說而世之祈無子者慮無不以積行當禪祀于丙子施氏聞其說而信悅之奉持惟謹此其日課册子也計發願時爲甲午仲秋下旬之二日至丙申之夏又皮脩顥客儀軌七晝夜以昭誠信明年孟夏九日遂産次兒述曾蓋亦神矣丙子既受持此册嘗陳之于淨几夜則稽簡功過劄記之偶一日散褫他帙遍索弗獲戊申元宵後二日予偕丙子聽禮室中所供大士

畫像忽有鼠銜此册置于供室椅上惟前二葉稍損餘則完好如故相與驚喜篇閲回思十五年前殷重懇切之意依依如昨也今述兒已十有二歲授經書粗畢漸次課誦左國秦漢古文且將習學制義矣亦知母氏曉昔禱禰之精虔積累之勤勉有若此乎觀册中所載祈辭甚悉其畧云願得佳兒生而仁厚所遇康寧貴而善慶其恩富而好行其德具智慧而無傷于渾璞工文章而弗炫夫才華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壽命綿永嗣續賢昌夫曰康寧曰貴曰富曰慧而文曰壽是期之也不惟祈之而已曰仁厚曰德

善曰渾璞而弗炫曰益家益國是教之也又不惟期之而已至于嗣續賢昌則又推而及于子之子庶弗爲之計深遠焉夫子生而期且教之舉世皆然若夫期之于裳衣在笥之日而教之于熊羆協夢之先則述也獨當之矣如使無以副所期而率所教比于凡爲子者其獲戾不較重歟或疑此非幼稚所及知是大不然勤課讀戒嬉浮畏師長受責誨于霄之木始于萌芽汪洋之水源于涓滴在勉之而已予既喜得此册于散佚之餘而又以其適當述兒從師習學文理之始故特書其概如此其意念良深矣即日

善餘堂主人題於瑞寧樓左室

答周身爲先生書

書開賦資孱儒結習昏愚觕性雖切責請茫然仰惟先生懿矩精嚴神明洞達眞修眞悟眞禪眞儒自慚下劣鞭策無資日夜惡怍如刀刃之刺屑去冬俯于俗塵驕塞熾然煩熱之中忽覺稍稍安帖從前動靜取舍膠擾糾紛之苦一時暫息然亦偶然而已不詡苓山師過於獎借致煩先生手教徵訊訓詞深婉謙光下逮誘諭有加也不敢當不敢當又辱垂示行所無事與敦厚惻怛大關鍵且舉舜禹諸聖人全體大用相詔教字字金鍼言言丹藥何幸須愚

得聞語上敢不刳腸剖臟仰與指南耶竊惟行所無事云者自孟子之論性昉也夫以智言性以行所無事言智以大禹之疏瀹決排于天成地爲行所無事其大指居然可覩已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宗至是畢露而又奚疑于至誠惻怛之爲分內乎惟是幾微所關異同攸係行所無事之與簡略高超也辨在毫末而實不啻千里萬里之遙隔也敦厚惻怛之與愛戀纏綿也介於鍼芒而實不啻東西黑白之背反也然高明之流與謹重之士各持所見鬬于反求其能別涇渭而定一宗者蓋亦鮮矣愚則以爲中

下根性固殊學問從入亦異及所向而矯革之其勢維艱順其勢而剝落之爲功差易今有人于此自以爲敦厚惻怛矣然而非也殆愛戀纏綿者也之人也大抵謹重之士也若是而驟語以行所無事之說不惟茫茫然罔知所措且恐弁其誠篤之美而悉暴棄之矣不若即其所自以爲敦厚惻怛者使之深求夫敦厚惻怛之實理求之既久則必胥然悔向之愛戀者非其發根于情欲即其萌芽于意氣者也夫情欲者幻妄之影可云敦厚乎意氣者虛假之種可云惻怛乎情欲與意氣既不可云敦厚惻怛則必去

之融之而後敦厚惻怛之實理透露無餘也去之又去融之又融而無思無爲之體即在深慈厚愛之中矣又有人于此自以爲行所無事矣然而非也殆簡畧高超者也之人也大抵高明之士也若是而驟語以敦厚惻怛之說不惟扞格不相入且恐弁其洒脫之趣而亦損夫之矣不若就其自以爲行所無事者使之深求夫行所無事之實際求之既久則必胥然悔向之超簡者非其有離事自全之思則其有貴我賤物之意者也夫一體之中自生尊貴可云無事乎大化之內妄起厭離可云行所無事乎尊貴與

厭離既不可云行所無事也　志之既之而後其所云行所無事者圓徧兼瀹也[illegible]丈志既之又既而周浹該洽之用即在不識不知之內矣所以書開自求學以來七上與愚朴者處即與之爲愚朴而未敢遽與之窮微與簡脫者處即與之爲簡脫而未敢遽與之微實蓋妄謂以無破有不如就其所執以爲有者令彼豁徧夫至有之妙之爲易入也以有破無不如就其所見以爲無者令彼遇盡夫至無之難之蘊易徹也恐涉虛論測略見於斯極知鹵莽有間戯論然承先生諄諄懇加意引下　致匿其偏陂

卷三

鄙抒明問益持莛叩鐘希發洪響不自其詞之繁複也伏惟先生釋其曲成摘其瑕纇示以端的俾有洪岸臨時之可循泊其爲惑激詎有涯涘耶臨啟悚切

不宣

答韋金之求先誌書

辱示令先子樵長公集乃命披覽尋繹反覆數四有時起舞有時下拜其其筆力莫能名狀大抵曾閔之爲行韓柳節之潛修子長之文太白之詩濂洛之傳學詳說兼總而行啟之乃爲溧水章樵長先生也高山景仰常思附名簡末用昭仰止而後矣則猶如有所覆耽而不敢稍措一詞其間者何哉譬于樵長公威神耳譬如詩人詠物遇小峯曲澗野戍荒臺雄豪拙者或忽有靈氣遠登泰山望渤海即皇皇如有失徒令才子嚼嚼不得祗堰所從來久矣然竊

卷二一

聞之長老云凡宇宙名山大川就其中寸雲片石勺水微潮無非大者即并是而遊之亦無非大者而皆是繁稱博舉以爲工乎抑此有二道或則覩于其小或則立於其外觀於其小者子思子也其言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如撮土之爲華岳河海也可以登高而望矣立於其外者子孟子尹吉甫也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吉甫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知小天下之爲登泰山也知駿極降神之爲嶽嵩瀹也可以登高而望矣然則世華有作者苟弄

其實皆驟慎卓然不為外物所侵亂一旦大觀在上其能
見於賞驚惶感而歌咏擧揚如落落不經意者哉及讀金
之家書曰以先君為有道而以吾于為中郎或表其行或
叙其文而後知金之蓋亦至性深思又澤之詩書六藝之
華以樺其趣而得其意于辭氣唾徑之表故所見與古賢
皆無殊而其孝思敦厚惟顧樵長先生一經點遣忽若生
存不僅如世俗以誇張無緻暑為能也夫親有美而不稱
比於傍亂然亟亟圖傳其先美者自非仁人孝子不能而
仁人孝子哀慕迫深尚未暇肆力于文章以求得聖賢之

心則又以表章失當徒取揚厲無遺而反使先人真氣否
喪與日星江漢並流行于天地之間蓋往往而有也夫文
學不深而遂使其親之真氣不復流行天地間為人後者
其可忽文章為末技哉以金之之孝思敦厚而又肆力于
文章而其所亟圖傳道之先賢又為樵長先生豈非曠百
代一遇合者歟然猶抑然不忍自足復虔虔于不佞胤昌
而舉有道中郎之事以相奬勵佞雖暑窺金之風旨前此
書歲從意適已于今二三年而任重責怨其又何敢辱然承
命[illegible]辭須題以贈金之[illegible]至和[illegible]得[illegible]刻金之

昌何人其可比論然間嘗讀有道碑文原伴與有楷式如
所云聰叡明哲孝友温恭砥節厲行直道正詞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等語豈有一字不似林宗者豈林宗
之為人自于此外別有殊尤絕跡者然正如風工之繪畫
像毫髮已無留惟但不能出聲吐氣欬與齒濡與親咸故
人翻參如風昔耳文章有神正補生救咸其自主籍金已
枯之骨必不可朽之惶起則自昔惶賢懷古之號但須師
法與道于夏雨玉章盡月描眉已畢異行之氣亦奚取於
執簡君子散帶千金相矜以不朽盛事為往惟左史紀

入化姑無暇遠引即如世說所載有道一二逸事如云林
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
日信宿又云郭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後人至見之曰此
必郭有道昨宿處也此與邕碑殊書何如然卒爾一讀不
覺然見一郭先生謦咳旋折立坐指揮忽而披澄月滿忽
而舉起暴貴死死命于載下人肅肅雕仰耶鮮斯以言有
道惟中郎耶中郎惟有道耶賞惟其作意矜憶先自以激
揚發猶阻來其意氣是故平日沉贊雅淡之思如弁伏壓
盡而不能書發舉飛揚辨騁慕于其斷也中郎且然況又

出其下者而其所贊叙者則又渫水章樵長先生也其又
奚能勝任而愉快以無貽執事羞抑僕于是竊有請也其
亦推本執事表章雅意而引而伸之可乎則請無以樵長
公爲有道無以不佞爲中郎又請無表其行之盡善而或
著其一善二善又請無叙其文之備美而或舉其一美二
美且也著其善爲樵長公之善而不必盡如古人之善叙
其美爲樵長公之美而不必盡如古文之美則昌也請執
簡而隨其後矣

孔子大聖人也思孟則其流亞泰山崧高華嶽河海皆
天下大觀大雅中庸孟子經也林宗高士蔡邕嫻雅新
語亦史家者流微昌因景仰樵長公之才性文章而乃
得于其中一一弘覽極論焉即樵長公可知矣

[illegible]甲申秋南中寄友人書

別來幾周歲序追惟夙昔夢寐爲勞抑同此耿耿也從前
所以不通一字者以所爲極難恐相聞高堂動倚閭悲念
耳幸已脫險即夷乃敢略佈艱心非以自暴夫亦曰望有
非則相與拯救之耳夫僕之不克扶持承奉以拯老父殷
憂之疾而登諸康樂也十年于茲矣夫無病不有藥無治
病者不以藥此至理篤論也病自粵來安知粵地名醫神
術不有異術靈丸可使霍然者而或乃云不遠遊聖訓也
可奈何且亦尚在游恭無益徒試不測耳僕謂舍是則寧
覲無術矣惟此事庶其可冀乃遂攜其無濟避險避自逃
我則何忍遂於仲冬二日告于神于天于祖宗遂翹白下
擬踰江入粵備述婣戚張袁吉告譽皆居古剎時有異人
飄使而言子但洗心研慮猶見父母未生前氣象即親疾
冰消水渙矣爰自鳳臺訪覺湛禪師于鍾山氣稚力銳允
彩書闕然竟絕與治病無關旋叙取道浙河又避許都飆
鶴潛隱海濱旬日事稍平即變名微服潮錢塘騎常玉歷
覽章經章貢荒獎餘猛對望匠燈時射兇悍少年數才華
[illegible]

浮氣勢使人望影攝喪然此猶影影者暮夜則忍陵棘辮
百倍如前而使靜邈有天幸當左右鋒鏃激注嘗獨以身
免自孟夏而往連日達而如瀉然往往崩傾擊折竟日不能
具烟火喪衣敝濕久而腐如落花片片隨風飄墮舟底恒積
木數尺大似廢卧于池塘矣旋上十八灘將水溜礁峭舟
觸巨石幾碎又灘流諾大逆上如登太行一日風急纜絕
須臾間倒落三十餘里所恃者一老長年而長年忽墜死
悄然一小艙待盡乃竟不就矣由得脫也盖自春徂夏崎
嶇六十餘日如度大庾嶺于五嶺路高嶽大堅靡不慄

尋高嶺蓮流靡不咨訪咨嗟之餘非無一遇然正如乘偷
舟往往將至三山輒爲風引去已乃忽聞國難天末寒生
舉舞其蹇一慟幾死尋地山捺土冠乘機抄掠商旅不行
城廓盡爲然僕浩然勿顧奔馳嶺外山谷千三百里崩岩深
壑車馬不通或終日不見廬舍或數十里無樹木可蔭矣
方盛夏灼烈如矢力盡則飯草藉石啜澗水嘆野菜以充
饑渴夜則猢虎豕爲虎穿敝鋪攢入廟裡幾與廓殉夫夫
冠裳冥冥偶邊祈石祇桑梓爲孫絕嶂而猶爲救墾沃派
猶存邈想盡歸客洛淼然漸清浼翻竟命矣復然而出旋瀟

行橫騎風馭水疾日行三四百里五月即達南昌而嗣時
猶邈俱云大江兵盜蠭起慎毋往往即必殆然僕嘗以來
未秋試麥京師邑廟問寧親奚馳中夜忱惚聞九華山三
字倘趣內地瞰與此路相違乃乘一小舫挺曳于軍壘橋
影雲翔前轟之中雁楚孫倏巳又扶杖躋廬山絕頂行蛇
徑鳥道中所謂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
竟不圖身入其中其在長江一遭怪風于池口一犯巨夏
子烏江童子悲啼花工地袂已作絕命詞一首又投二絕
以告重瞳公然竟不死天也非人也九華山萬仞一壁斬

新值上以中元前後五六日盤旋九十九峯間峭削則攀
錚銜鐵炎蒸則登䃭赴阨每望一峯孤邈接青叢道峻且
隘左右皆深潭暴澗不可俯視行者匍匐而進喘息欲斷
如造峰頂少頃徑轉出一峰即又孤邈如前回望向所歷
峰脊亦一皓皚矣如是歷百十轉乃至九十九峰巔嶺也
至若毒蛇横道怪獸負嵎徑窅路廓雲迷屋壞所云寸寸
膚都步步鬼谷者矣嗚呼飯所謂捐軀命蒙衆謗悖登萬
仞深淵之大戒孤立獨行一意者亦冀日月之廻照乎指之
有物與而語斯未信後效難知至未易遵達此言忽忽矣

頃已抵南中訪先師汪公猶道本來時刻失聲哭同時死難者二十公死于城陷月僅三公三公中賦詩絕命尤顯獨人從容中道先師一人而已擬就其家一致生芻之奠而貧窶身病難行又僮亦病勢難遽歸大約重九爲期也悲夫閒關萬里九死一生粗陳大槩以慰遠懷採藥如來另候面陳

上叔父草廬公

與人論詩雅俗也思君子而不得即見則爲文以傳道之亦古之志也侄爲文艮苦三四年來抑鬱弗得志所謂持是形骸之外去之更遠耳近讀唐宋大家畧得其意于行止變化之間但不至關天眷地又不知深詣其至者更何如也

又

文章當適意特其爲道也屢遷有時蔚蔚莽莽覺古人一字半句都不進一入便不佳者有時言思躍起偶舉古人一語一義與本文邈不相關自然妙合者就其妙合所歸亦絕弄古人本指也山中無事恍惚遇之亦慊慊有所發之心當今雖復作者如林惟叔父可以聞此言惟侄可以此言進耳

又

疑夏既其讀遠托林阜不敢下山一步叔父以出門有礙況不果來由斯綿渺之中若有間隔之者然不隔則相見不眞隔而後知往日之所謂耿耿依依當機覿面者皆形骸之論非我昔登高而望烟嵐之杳靄當月之飄遽則見

叔父靜坐而聽梵唄之清妙飛泉之激湍則見叔父閱古
而見往烈之崇壯幽峻文字之靈宕恍惚則見叔父寅中
間隔之者能使姪不下山叔父不果來必不能使我兩人
不相見則間隔之技窮于此矣深山靜夜滌念歛起著雜
說五篇篇各一意直是妄思妄想無所用之姑泄于此非
有感而云然也然勿以示他人

上叔父調甫公三

自仲冬初旬接叔父手教嗣後久疎候問懸念之極想叔
父母起居自康勝倍常也嘉第入泮從此并理秋闈功夫
綽綽有餘聲望之望之又聞舉二姪女此瑋棠之先兆也
姪比來多病時時著跡東路姪婦則病症較前增劇而兒
輩讀書亡一事又荒無畔岸無無一善狀可慰叔父母慈念
至于家鄉見景真有江河日下之感此固合郡之所同然
而一家一人之運則又獨當危疑震撼之秋姪今已決意
傳家遠避冀得一仁里仰法竹室公始遷成寬節未審果
能[illegible]得爾否稍延風氣宜擇叔父亦宜留心稍更恒康以樽
不虞盡石拔旺氣已盡矣難永保康寧譬之老樹獨存枝
葉摧殘必無之枝獨茂之理庶幾貞下起元如所謂根蒂
既落根種而生此至理也若再同朔不決鮮不及矣叔父
以為然否柴餅魚鳳味儲永食之加餐恨易盡耳今寄慣
三星乞市其最佳者更乞一二淨磁罌貯之覓便擲付不啻
大京之賜也頭自吳門山中暫返杏溪見文舞云日內有
滬[illegible]將批佈帳奶其花紗二端以㝡獻朴又古擬廿
[illegible]旺丈亂公[illegible]

山中與孫大公

某未入山時不知身之病與否也及來此月餘外無近事中無嬰累恬澹飄逸若虛空然浮氣旣往種種病體病相因時發露故曰治病非難知病爲難彼其株根盤繞所係來者至渙建絶不使人知惟其不知所以轉渙轉適也不獨養生爲然即做人亦如此發榮茂美之日虧損必多疾壯引退然後知不足耳公固深于斯二者也耶相與言之

與六弟

吾弟行時不俟遞汎事固不及候送正欲一棹過吳門悉達所懷不意廿二日未申之間所居屋後不戒于火雖藉庇反風然殆驚極矣屋之毀者不必言其幸而存者又因撲救損傷勢不可不稍爲繕治當此歲暮奇窘債利逼迫之時又有此意外之費心緒甚苦孚行在一衣帶水欲飛無翼耿耿何如吾弟倥傯惟成敬愼爲贊見事明敏經舞肯深其于獲上宜民成政奏最臺省清華可以權券而取不俟迂愚眛于時勢奚能出一言相贊耶惟是切稱時隨

侍先大人于漳陵所見祖父從筮寧任所寄示訓誨及稚長親聆于先大人之所詰誡至今猶能記憶其槩敬錄列如左幸垂意焉祖父之訓曰吾輩幸叨科第爲朝廷牧民一方凡一舉念一啟口一動筆必思無忝祖先貽蔭後代不可草草放過又曰清愼勤爲居官三字符難今昔事務紛此紀無他退愼勿戒于時趨又曰寡慾則心清氣定而惠事有力又曰官稱大 毋須時時體察父母二字必使痰疾注民保全瘝瘳之意誠中形外根于心見乎所施于四鄰因惟不德而嘆又曰勿執成見勿矜能快事毋忽勿行

刑大寒大暑勿行刑疾病老幼勿行刑勿濫准呈狀
勿濫出牌票勿濫拿簽號先大人之訓曰居官能使左右
屏息思過半矣凡事詢于老成人而審斷之于心必不可
使左右窺測意旨得進一語所謂進言者必弄鬚鬚然有
所指陳也此輩最神通最機警竝透悉主人情性有莊語
有冷語有顯語有隱語有順適之語有危激之語有有語
之語有無語之語自非英斷禁遏者鮮不墮其術中又曰
嚴以御下寬以牧民嚴非刑威也不使作弊而已寬非姑
息也不使勞擾而已又曰撫字心勞古今一理催科在古

爲拙在今貴巧巧則法行巧則弊絕巧則民無濫費官有
省刑又曰任所宅家和調則署中之人俱有所畏憚而弊
自息又曰古稱使民無訟爲官而害民之訟必殃及子孫
慎之慎之又曰居官最忌塵案一日之事必須一日中決
之但不可簡畧塞責又憶甲戌之秋謁牛伯焉大司馬于
蘇承公嘗爲粵令治行爲天下第一一日語不佞曰子若
出仕作縣體察下情最急又曰幕賓最宜審御雖亦易辨
大凡我意之所便安合者之人所共稱許者未必爲益友
也須毋爲所欺凡我意所勿便安合者之人所共詆非無

矣者必益友也必須益敬信聽從毋使不安其身又曰內
外關防最重三年而竟慎不與書吏交談可以爲稱卓異
矣又曰躁急最害事往往殺人于死而已不如息緩最害
事往往殺人于死而已亦不知不可不慎也又曰囹圄最
宜體察尤不可輕易拘禁又曰事有突然而至使人驚愕
莫措者此時大須鎮定鎮定而應用出矣又曰吾輩數千
里遠宦縣中賓友傔家從我游相聯爲理所係最重必須
待一片真誠心與之浹洽凡起居服食疾病痾癢俱須自
已留察體悉庶幾可得其力否則僕輩得而疏間同輩或

致參商僕事不諧矣又曰凡僕僕既任者但嚴禁其串通
外役播行欺弊而已家必加恩撫御勿使不得與所或懷
憾怨此非細故也又曰士紳把持惟持正可以彈壓然禮
意不可疏慢彼所切身之事不可不爲申理其間有才賢
有心地方者尤宜出格待之又曰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常
有思此循良之極致也蓋不佞所得于前聞者如此此固
吾弟之所習熟且不過布帛菽粟之言未必有當于時務
第自念家計乾劑吾弟實千里宦游既不能爲弟效尉箴
又不贈弟以言而所知僅此舍是則無言可贈矣譬之舉

業家新聲雅調固宜與時高下矣然而昆陵震澤之遺音
亦當有追繹之而無害于進取者則前之所云雖無當于
今之急務而或可竊比于芹曝之義也數日前手諭殷殷
讀之淚下所示自當留心花漢非亦造人執役矣明歲北
游假道青齊聞絃歌之聲而聽夷人之誦樂可知也天寒
道道惟珍攝爲祝

[illegible]春朱念將

家祠設高曾祖考四代主四時作享而祧主則送總祠春
秋一享酌古準今按情合理委曲周詳盡倫盡制先儒復
起不易斯言矣第在家有總祠廟宇者此說最當若夫創
始背建者似猶有可疑何則大凡家祠卑隘總祠弘敞實
敞堂宇崇供祧主似乎簡親廟而崇祧廟於古禮漸違漸
疎本旨殊不契合若總祠特尊始祖爲不祧之位而祧主
則各以其班祔則又似乎僭擬七廟五廟之制而非大夫
士庶之家之所克安更祈道兄特賜裁酌務期至當俾弟

與南所葉字度切度切

又

承教具見吾兄精審審慎至意但周時以子月爲春則鄙
見實有所未安王者立教施事各有所建可也至于生長
收藏之序元亨利貞之理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分
也其可以意爲取易乎即漢書說及急督固有明據然漢
書乃周以後之言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註
云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illegible]月
建寅之月亦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

日一月也據此則泰誓武城皆未嘗以十一月爲春也且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必在永清大定之後當觀兵孟津尙尸位武王固臣子也急急然取六百祀所共奉之朔而改之恐于情理事勢俱有所未安也其改十一月爲正月蓋必在定鼎垂拱之後無疑也夫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于論孟尙書禮記尙書之言旣已彰彰矣孟子云七八月之閒旱其爲五六月無疑也則周之以十一月爲正月可知也論語云莫春者云云若以十一月爲正月則暮春乃今之正月氷雪餘寒豈童冠風浴之時乎禮記月令云仲冬

之月齋戒掩身云云又曰日短至云云其又將何以置解耶凡此皆弟所爲耿耿然不得于心者故斷以王文成之言爲近是也吾兄于此當必有定議謹陳愚見伏祈垂教

附念府復書

來教王者改正朔必在永清大定之後故武城泰誓猶用商時未嘗以十一月爲春無疑也但據春秋所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程子云十月建酉之月也若使非建酉之月則冬十月雨雪未爲大異何以書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建子之月也使非建子之月則正月無氷亦未爲大異何以書其他皆然似乎改時無疑也但弟疑冠夏時于周月以爲夫子之筆則恐有未必然者夫子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豈有以匹夫而輕易時令之事卽辭乎免于今之世矣商以十二月爲歲首未嘗改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則旣改月矣來教所述孟子七八月爲夏六月無疑也夫旣改乃安知不卽改時先儒云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則春氣動矣言春似無不可今亦據所聞言之未敢有定見也若夫暮春云云則詩三百篇所稱時月皆夏時也蓋王者改朔大都則以朝會

祭享頒朔大政教之施而民間則仍用夏之時月者多如來教所云斷以王文成之言爲近是者亦無疑也經書疑義不得不參互考訂伏祈裁答勿謂不食馬肝無害而笑置之也

柬張僧持

苓山敝邑一荒阜耳然弟頗樂之昨歲更以嘉名曰逸山擬建一祠於山頂祠孤竹以來肥遯長往之賢下暨近代湘鄉匠聖菴和尚韋約得百數十人花朝月夕擷芳草挹清致譜離騷九章絃歌而俎豆之山麓有破屋數椽即苓山誌中所稱少山圃紫竹崖舊址昨冬棲息其下扁其室曰逸山草廬其後石壁磷磷則曰逸峰其右有泉一泓其味可味則曰逸泉又其右有池可二畝四面竹樹環合則曰逸池廬東西皆竹也則曰逸林其前有地數畝可植松栢檟楸則曰逸圃圃前有田塍下可耕之以絶往來則曰逸濟僧持視此數者吾舉豈不足耶顧惟僧持可稱逸友耳詩不云乎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柬閔東阜

弟與范匪生連宵徹晝一無所事舌之所之手之所之意之所之夢之所之無非公也倘公亦有然耶夫悲樂人之所時有也至如弟者竟不復知人間有樂事半年以來蓋有五悲焉曰悲病曰悲逝曰悲山曰悲書曰悲師悲病者何十一月十二月之間幾令吾公賦山鬼也悲逝者何爲昌也妻者一瞑而萬世不覩也悲山者何㶚㶚苓峰可望而不可即也悲書者何山之藏書乎餘卷盡飽白蟻之腹也悲師者何少之時有弱予以青冥之翔者竟與顏平原張睢陽爭烈也此五事者豈非傺鬱哀凉之極致耶人壽幾何可令此等事絡繹奔赴一波未平又一波耶嗚呼傷矣闌夜無聊漫賦五悲詩詩數如其悲數中有隱語須歸時出之今未敢寄也

答揚東范龍生

非有書論揣摩之說甚脩然僕藐自愧也足下之才可容
僕等數百輩僕之言何足以益足下而不憚煩若是昔鄰
鄰之姬媸麗絕世其將嫁也鄰之婦惡而嫉者教之以取
媚爭憐之法旁人且笑且駡曰若亦引鏡自照于惡而嫉
者曰吾竟吾嫁時之閟于人者而已僕今者實有類于是
乃如之人其以爲何如也

柬葉伯如

館穀一事雖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然所居之位
即古者曾孟程朱之位所傳述之書即古者曾孟程朱傳
述之書其任甚大其位甚尊諸凡婦作威儀言論風采必
須一一執于正可法可道使主人欽僕學者嚮企此即與時
立朝臨民本領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之
謂也至于主人延師委托意必有在須時時體貼念茲在
茲課督有恒教導有法非有大事勿輒告歸歸一二日速
來同館時時以弟子學業之長進氣質之開豁爲念尼實
立身行己大端不可不加之意也若夫自己功夫亦可畧
其引伸益嚴於課督僕于執筆則放心自收放心既收則
神類清明以此心者書旨自然融徹以此心看文字文
之精義自然洽貫從此執筆爲文必有左右逢源得心應
手之樂斯亦己物類成之義也幸勿以爲迂遠而忽之

柬吳子嘉

頃者其嵗兄極稱足下溫醇端雅之美不佞聞之甚喜一則喜足下少年老成文行並茂從此日進無疆何患不臻于至善一則不佞自喜獲藉是有知人之稱受薦賢之賞也慰甚慰甚尊作汪洋疏越有一息千里之勢此春氣也進之于清真醞藉則全粹矣至于教習大端足下已自得之無俟煩言不佞童年受書時嘗見一前輩與敝業師期陳訓誨之法至今猶能記其梗概大約謂爲師者務期端嚴精密諸凡耳目心思必端一注射于學者之身覡于無形聽于無聲方爲不愧師職凡與學者講誦不得干涉之事目不可濫耳不可聽口不可言至如燕飲閒談交接必客傳奕賭猥褻事必須深懲而痛絕之其每日工課不可以意爲增減有疾病毋得輟業若爲師者欲自用功須于清晨學生未起之先及燈下畢課之後乃始及之溫于日間肄業之時只須以學者之課爲課如講某書則將所講之書精心研究教某書某文即將所教某書之文精求玩味學者之課書漸進卽先生之學問日新月盛如是則必思則定氣靜神凝爲己爲人左宜右有此一貫之至理而全之妙道也若使一心爲人又欲一心爲己終日十二時中祗見有紛紜躁亂之苦毫無雍容整靜之樂徒損于人何益于己所當審思而深戒者也此不佞少時所習聞于長老至今思之殊覺其言頗合于大道乃敢爲足下略陳其槩足下識詣高明必不至河漢于斯言也丹次卿卿幸惟垂亮

來書氣機充旖可甚進一格矣此時功夫貴簡要自得其就也所擅長處使其勝境躍然于心手又取名稿之最愜我心者諷咏而好樂之務在得趣于有意無意之間取益子不即不離之際至凡字句之庸濫者費重者不穩貼者賭文再一簡點至足矣希一一簡數作俱不得手新作殊有神韻來意欲取機趣之文數首時時揣摩其妙筆行文切忌太朴太淡太率意揣摩時欲得其機趣須先玩其風調明乎風調則諸病自化也度汪新舊篇俱圓美流麗然有

清靜處再于動節綿密圍加之意則盡美矣三賢之文品格功力推足下風骨推希一筆性推度汪兩浙髯風集于一堂豈不快哉未輸等淳季念希一度汪又皆庭皮于我我何以當之病中不能盡吾道意爲囑極欲入省觀光奈屏病日甚神氣奄奄不得不遲覓一靜地稍爲調攝計老弟初能强起則或力疾前驅否則當于望推讀元魁新墨進赤一木及另字所欲言者備東巳詳之惟願罄賢入闈心靈手敏下筆有神如花斯飛如泉斯湧十奪而得連登升斯前塵之十日硯末所存是不佞所爲禱祝而未昔少度切度切觀望觀望

又

病卧旬月不會晤亦旬日病者雖甚苦然揣知吾姪必甚樂也何則三日之別人有新我況旬日耶度吾姪必及是時大暢其才以利吾曰使老夫病趣聽讀得未曾有也此以知其必甚樂也然老夫一病是以當亡發則甚苦亦化爲甚樂矣附不赴避貢之試此高凡也但遇試則應分也理也且借此縱覽江山之勝亦足以開闊眼界助發文興幸一質之于希一各前正于尊大人以決行止何如

答徐蘊卿

僕棲托深山塵思飄隔仰生于一念亦復氷清水冷謝庭王樹今安在哉前者所說特以兩大人慈命不敢違逆聊相與言之非本懷也不圖左右未諒欲使僕頻丧其所守亦可駭矣此兄與僕曾無半面然是同郡英俊恒圖儀想而叢蘭早折美人在帷良可痛悼空林靜夜每念及此等事顏盍信遲謝無恒禪思轉勝何至如來東云云乎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理弱而媒拙兮非予心之所急也適看楚詞戲書四語以復

與門人李望之 一

吾郡城河護生勝事實始創自顏魯公蘇文忠公遺文可考二十年來賴寶蓮苦心篤願冒嫌忌謗甘以一身攖衆怒先群疑稍復其舊而二三同志善友又從而左右之翊贊之其間終始所謂維夾輔偹嘗勞悴者推吾望之為首功盖顏蘇往矣非寶蓮大聲疾呼獨立不懼特起而是願之彼其仁心遺愛固久已荒湮泯沒誰復有記憶之者又安能復振往烈于千百年之後使人知有二公流風軼事哉然使寶蓮非得諸善友為之贊佐而諸善友又非得吾

望之為之鼓舞聯絡如臂之使指歷歲月不敗俾寶蓮得叅獨行其志亦如孤掌之難鳴終歸於無濟而已故不佞斷以此事推吾望之為首功非虛語也今天下生生之氣漸滅盡矣吞噬戕賊之禍幾於塞窮彼遍而吾郡城河環一十八里之界清波浩渺鱗介充牣不知其幾萬萬游泳濡沫悠揚自如網罟之所不及鷹鸇之所不驚如人民生長於化國樂土至老死不識其兵革者然是直天地間廣生大生流衍千世而漸滅之殆盡者猶幸而獨留於吾湖環二十八里名界清波浩渺之間也豈非顏蘇遺烈於茲乎

昔已貫天下之事創始難而承填易往者吾弟既已倡率
諸善從協濟賓運為其難者矣繼自今當續守護迄於永
久特易易者耳然時不再來善緣多障屈指兩三年內賓
運西逝經坊遷化現今雖賴則師行願深誠庶幾克守而
年踰耳順來者難期時事推移總難逆料且以顏蘇二公
藉邦伯之尊嚴揚九重之德意沛為仁澤誰不敬應而又
救其倚義文章之烈震耀古今宜其流風歟事積久而不
墜然不轉盼而已荒湮泯滅無復有能稍次之者況後此
者耶吾弟必及是時經畫遠圖料集同人聞之當事勒石

河演大書深刻永禁採捕罾網等事如或違犯許護生主
僧及社中人士得以便宜驅逐若不悛者白於當而央責
之而又必得名手為文以記其事其文必推原顏蘇往蹟
為權輿而逮近同善諸公自士大夫以及方外高流各賦
詩一章以附其後至於入石又必資佳翰自羽麟公沒後
吾郡檀此長者寥寥有會當有其人是在吾弟慎擇之庶
幾其事與其文與其書輸互相薰藉以傳使其小人畏法
懾刑[illegible]不敢或犯而吾等自是可慰賓運於常寂而
林逃奔或狃於物偏習見滓穢無禁以相狙難亦得以潛

運二公節義文章流風歟事衆其戶而壓服其心此百世
之功也吾弟其必速圖之度此事勞費俱不少然事頼人
為果有一人毅然起而倡之天地間廣生大生之心之理
終難澌滅當必有開風協助者我雖遯跡遐方請歸而孝
觀厥成矣至囑至囑

答友

吟覽來翰淒淒抱悲如幽泉微瀉清徹遼引斯其模托遯矣僕更欲子稍滓以章采知此語頗爲子所不屑亦聊以考爭瑟之變耳柳州小石潭記云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此言也用之山水頗不能韻以語於榮世之業則大善也好爲之毋使爲柳州所去

柬友

虎之餌毒蛟之飲鍼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足以快其咆怒之氣君子取之於以飛權疆場揚武蓺林可耳與人執事之際奚所賴焉曷亦深省之

又

承示某公贈言端冊美矣盡矣乃復使弟續爲之濁壁豈待晨露哉敢辭

又

弟行矣兄其悠然高雲耶所謂鶱鸞冥鴻一僊一飛遠心遠意於其超遠耳

又

悲哉世事乎然僕方高卧山泉魚鳥之樂灑然自若也

又

弟固善病頃者兄亦善病諺云同病相憐然歟非歟兄病如浮雲之點綴河漢何可憐之與有弟病如秋霜之侵凌柯葉斯爲可憐耳然弟不自憐落葉枯枝頹然古趣固自佳

又

盼月弗晤悵想爲勞不佞日内焚心悄悄惟晨夕論君子懷刑四字以自省惕蓋天降之殃數固難逃而自取之禍理宜審慎也吾等二三老友自今以往讀書課子樂志棲玄遊于方內方外之間勿輕接一人勿輕涉一事庶乎其可也何如何如

又

武林山中靜坐甚適乃有時賢旌旄時時適我山非不幽也泉非不清也爲其郊於大國也幾有終南捷徑之嫌因復悵然兼去語云山不厭高諒夫

孫兖州公小傳

益聞正德朝吾郡有清潔剛毅之君子曰孫龍溪公公諱漆字時實家邑之菱溪世有嘉德然力田不務學至公始發憤爲學自其諸生時手骨峻鑿恒服儒世之柔謹華悅者則爲使我得志必盡反所爲庶幾有立弱冠成弘治乙丑進士釋褐爲刑部郎風義嶄嶄然同輩敬憚如嚴師奉簡書欽恤江以南疑獄皆且視脂務期原本情實稱朝廷好生至意凡所縱釋千餘人悉以律斷有大囚某走千金于公之密友與戚有公退而按籍則囚在矜側矣召囚與語曰汝罪誠枉奈何以賄其速死汝千金否則有汝辟而鞫之行賕之典已復移書公友俟金歸而後釋之其介挺如此秩滿出守成都潔己勤政有清惠聲踰年以母艱去仕喪畢哀毁骨立宣率禮經服闋補兖州守借康陵南狩道齊魯宵趣饗恐失業公宣言曰汝何懼今上倣古巡太岳狩方岳蓋爲采風舉黜疾苦辦汝等于仁壽耳汝何懼旋從步而鞫守浦之用事者曰兖民疲不堪殺兖之財賦領司關濃覓經費益取供億人巨爲丞于守土奉典章極者綢而起與記太守請以身役而率僚屬而下捐一歲已祿

祿食以資輿從一朝之餐歸梢間上下亦不以罪公爲物從官疾馳而去嗚呼公之守道不回士之屈已徇下其猶盛代君臣遺烈乎何其交與有成也然公竟以勤瘁死當是時公守兖州同郡蔣恭靖公守楊州禦之出邦江也蔣公以身衛民彷彿兖事禁族主相戒云君人難犯主今楊州之績赫赫若非日事竟存有紀述兖州者益蔣公以孤卿者壽勛伐垂於史冊而公中年賫志未竟厥施辟之卉木蒔茂而霜飛音始作而徽絶也人固不可以無年哉公立志寧潔其將寸最恪慎兩爲二千石一介無所取即俸入不以入私羣卒之日同官簡視篋中圖書數十卷承衣數事而已若是而稱曰斯所謂清潔剛毅之君子也其謹曰不可也公于某孫某成以清德世其家于大母等安人爲公曾孫女于因淑公大節而公玄孫文學謙數爲予言公懊疎漏略屬予詮次其集予故忘其固陋別爲小傳以附後志仰止云

贊曰予嘗著菱溪三碩菱溪者邑之西南墟也以余所聞其地有三賢其一爲公其一爲恭靖其一則公之從孫[illegible]也當正德時士習[illegible]

勁節閒後三十年一羽流挾持浮誑踵致上卿乘傳請郡國變老僧如奴隸中惡以州郡吏面詬之即其風義高壯壯烈哉夫清挺介立之士曠世而有一焉猶之絕武也廷則里閈時不數紀所表見如此生其鄉者可不為之感發謳思與言景企也哉然余聞正嘉之際吾郡有駱公文盛陳公恪陸公崑嚴公鳳陳公霆施公儒陸公澂戚公應奎顧公應祥韋公商臣施公侃唐公樞許公子謩張公禾朋郡公南李公樂陳公良謨韓公紹皆厲廉隅敦直道言文行律卓爾可傳其閒繼支州而作者什九豈所云聞風興起者耶彬彬君子于斯為盛矣

施貞烈傳贊 代大父作

貞烈施氏者余再從叔洪臺公之繼室也洪臺諱正竟與予同出于高祖慕閑公貞烈年十六于歸歸踰年而嫡家豈不能具饘粥毀容厲志舉動必以禮適里人有無行者欲闖狙忽一日醉甚儀不莊貞烈大聲疾呼遍告宗黨遂自刎死死時年二十七為萬曆丙午歲時方炎暑越三日而氣色如生予為訟其事于郡守錢塘陳公陳公遣官賜棺殮焉而余從兄弟中忽有異議者謂彼罪誠不赦然于嫡節固無損奈何以禽獸行汙閭黨不若無竟其獄可以兩全以故訟不竟余時被甚[illegible]之亦竟不果今且五十年矣所著傳亦構亂散失疇昔之夜恍惚見貞烈伏地哭不止余瞿然曰嫡之節烈不光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且嫡以烈死死而無後祀典缺然宜乎貞魂不泯歷數十祀而辱褻如將可接也同時與議諸昆弟俱溘先朝露而予獨存且製固有志于鳴冤舉惡者猶自傷少之時見義不勇也乃補志其畧以告我宗人子弟稍稍豐潤逢傳瑞臺公姪九世之孫某奉其世祀焉[illegible]

贊曰金可鍊不可變玉可碎不可玷吁嗟貞烈含生輕[illegible]

爲毛赴虎重于圭璧蓋其痛憤者一時之抑侮而其取義者萬古之綱常是以愈久而彌章

先妣閻安人墓誌銘

嗚呼以人子而述人母之懿行淑問以著於文以告于來世曰吾母賢吾母善吾母有聖性信乎否也否也世有仁人詎忍曰此其僞者妄也信也是家賢而人聖善也夫賢善以聖之不代有明矣觀於其子之言稱鮮勿賢也聖善也信乎否也且其卑不越閨幃幽靖中非如男子有功德材行志義焯然在耳目可聯仰乃惟足取徵於厥子也信乎否也厥子則哀詞臚帶以見於當世之有道而名能文章者乞銘以圖長存以庶幾來者徵信而有道能文章者

大率闇世十出蓋昌黎死二百年而有廬陵假爲人子不幸而生於二百年之間而其母實賢善以聖其壽忽焉歿歿已乎嗚呼觀有美而不稱是悖亂之行也厥害則於是爲先母閻安人墓誌銘誌曰先母姓閻氏系出善時公損南宋壽仕郎其始居烏程之晨會則正嘉間有大司冦同子大宗伯諱啟羅相繼登顯號大小宗伯青宗伯公子諱道孚贈刑廣布政使贈布政公子諱世耀仕上林苑監丞上林公娶徐安人生七男二女先母其少女也生十九年歸我大人歸十三年歲在辛酉大人舉於鄉明年大人第進

辛癸亥隨任海門秋霜誥封孺人丁卯隨任南河部明年
遇覃恩進封安人庚午隨任廬州府癸酉隨任廣東司道
丙子大人遷江西泰藩前予告安人隨歸歸九年而歿嗚
呼吾母賢吾母賢善吾母賢有聖性母生而和粹溫順
事上林公徐安人得其懽逮事曾祖母朱安人大父比部
公大母丘夫人一如所以事上林公徐安人者時外家殷
盛先母生長[illegible][illegible]綺紈中又外祖父母絕憐愛珍惜如掌
中珠而家大父方隱約爽素蕭蕭壁立人謂先母勿堪其
憂乃先母則怡怡僕僕從事於鹽米浣飪惟謹大母丘安

人樂也雖隱之先母溫恪以承時對益氣愈益柔婉緩大
母色霽乃專否則悚悚不食已而思曰吾懼吾其將其事
其詳有過姑不樂殆為北則亟侍大母所請蕭大母有時
勿省也先母則時時宛勸侍勝筆勿使徐安人知諸純行
類如此方大父之筮仕於浙也留大人家居家故寠至是
愈蕭瑟先母則盡脫簪珥珠觸佐大人讀歷歲業如爭若
將終身已而大人貴有官爵安人翟冠霞帔勤靡逸嘗以
觀瞞舉安人弥色喜願惟以節儉相大人使所至有聲勇
大人前觀第安人歟富庶母真廣饑撫養飢收中有四十

無子以俾聞者一日猶安人偕諸庶母萬萬無間然則大
自傷責歸而眾小星矣大人家法嚴整閨閫之內儼若朝
典安人雍雍肅肅左右無違人或咎之曰精縱婦胡寧有
若此安人曰否否婦道固然安人自身歸亦既兩佩綸封
擁婦抱孫垂老矣顧愈小心抑畏朝夕候大父母顏色飭
七箸供事益虔丘夫人語人曰二十年誥命夫人亦只是
新來媳婦耳蓋深異安人素榮寵自中年多病然齋恪
無惰容服則手自紡績疏食布衣泊如也其天懷愷悌雖
大忤勿較遇內外姻親下逮婢媵曲盡恩禮待子若女若

子婦慈而溥有過則翟示意隅俾自省悟晚歲庶母舉弟
書成則大喜且日往視得孫固喜然何如老年生兒更難
耶嗚呼予小子侍安人忽忽三十餘年矣蓋絕勿記安人
有急疾之詞與不平之色也然深靖有明識或事幾突來
權嘆禁劇如矛衝機發霆裂電閃猝不可當安人愁靜自
如行所無事已而脫卷雲收濤然以定嗚呼可學而至哉
予小子言止此矣不敢多也不敢備也不敢曰吾母賢吾
母善吾母有聖性也然大節若此細行若此賢耶善耶聖
耶古所謂君子其必曰人子而謂人母固然其未可信

也然毋實賢實善實聖惜乎予小子不孝不肖不克予擔於當世之有道能文章者以取徵於末世也嗚呼痛哉安人萬曆辛卯年十月十二日寅時生乙酉年八月初一日辰時卒壽五十五歲于丁亥年十二月初六日辰時葬於歸安縣荻港村六塋之原子二長郎書開原名毓昌中崇禎癸酉鄉試娶溫氏繼娶施氏次書成庠母蔡紙娶周氏女三長適閔亥生孝廉次適姚延濟文學次適徐位文學孫二奕曾道曾孫女一許字閔玠俱書開出當附誌銘曰予不敢知曰毋兮賢只嗚呼毋兮賢只予不敢知曰毋兮

聖只嗚呼毋兮聖只毋兮毋兮億萬斯年永永在此

先室孺人純懷溫氏權厝壙誌銘

吳興逸民嚴書開曰嗚呼此非予亡妻溫氏權厝之壙乎妻生于萬曆乙卯年十月初七日卯時父諱于正太學生母皇甫氏生母錢氏世居烏程之七里村生十五年適歸安嚴書開後三年生一女又一年嚴子舉於鄉又八年庠妻生子智弘又一年而嘗崇禎壬午二月廿八日巳時卒於內寢書開稽古禮義謚之曰純懷又三年而嘗乙酉十二月十八日權所于歸安縣念字五塋苓山之麓東南向嗚呼妻之貞孝純潔敬肅慈和其于女道婦道母道庶幾哉所耕纂閒然者此非書開之言自尊親以暨孫隸庶

羞人殊而言一也且又觀幽苦其借予從傷悲惻于妻縣然兩之中者若而年矣而今瑀悇悇宅茲土乎嗚呼此非予亡妻溫氏權厝之壙乎是為誌銘曰小山巖巖有泌其泉去雉簾之香蕩與林谷之幽寒以篋若彼奈何予其然

題廣德夏氏宗祠碑石

宋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鶴山先生云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油翼翼不能自已乙巳季秋遊跡廣德寓於州之東門去州三里為夏氏世居稍東有夏氏宗祠祠有碑碑文為嘉靖中大宗伯餘姚孫公鏦所撰中載夏之先有東橋處士者割腴田百畝以供祭周族其經畫頗詳善蓋亦猶范公之志也第彼以名公鄉而此以韋布故規模有所弗逮耳然文正又嘗云祖先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何顏以入家廟蓋謂為大官力足以恤族而弗之恤則不可以對越祖先云耳如使文正不為大官則亦徒有其心而已矣嘗考文正義莊之建在皇祐庚寅以資政守杭之歲是時公去政府已五六年又三年而公歿矣然則使終身為大官而其年或不待去位而終則亦未必悉行所懷如今所備也夫以文正之熟德猶然其篤於一本至矣然後世為大官不必俟謝政五六年乃始克展之其事或因襲此擁富貴以宗處士家產不過中人一旦割其生產尺寸積累之業以惠洽宗枝歷百餘年不廢廬所營蓋僅此文正之什一而其水木之仁維系之教則猶有未易經涉者宜其發及苗裔代有顯者至今廣人指數桐川華胄必以夏為稱首亦足以徵處士之澤久而弗替矣然以予論矣其事則又有所悄然以悲僾然以感不第如聞風者之聞慕而已則以人之興起于斯特其彝好之公而未必盡有私心之慨若予之不可以自釋者也憶予自奉先人遺教實素切於敦本睦族頻季多故有志弗就彼歲壁嘗經始祀室公田然亦奚足埀遠頃以侮難紛紜生計耗削

甚謝將友族展墓山自今以往將家不獲自盡于宗黨矣以其意望之來者與其或稍自立庶幾毋忘此志復自念盡阨矣之於偃蹇之昔茲又何能必之於耗敝之後則亦於黍之于遲遲無所據已耳而顧瞻處士之高蹤遙嘗予一笠飄蕭淒風凍雨悵悵何之之月其羇於日而惻於心為何如也者能弗為之彷徨旅嘆乎斯人也難蓋予以八月五十四日去君城次於舜山又自舜山經梅溪少憩於濟鎮塘訪異人於重崖再歸之雨而以九月之七日自南[illegible]思[illegible]邇近復碣悉夏氏宗儀其特爲辞之[illegible]

十有四日矣則登獨岡風而誦義者不必盡如予之有慨
予是而予假或前此其力尚可以勉其難尚可以為恕焉
而帙覽及之亦奚至悽愴嗟顧若此日之悲固而不恕去
哉予于是濡墨碑石後方以志一時之懷想又以見予之
輕去其鄉非得已也祠墓之感黨族之思念茲而在釋茲
而在也嗚呼文正遠矣得見如處士者斯可矣處士諱熊
字天威有五子七孫祠中供禮部郎中思兵部尚書仁吾
二公遺像卯日逸叟題

予素不工文間一為之殊憚剞劂率自遂而已獨為
此文四易稿而後脫草今所存者第四稿也時有□□
□人顧號如文謂第四稿曉折盡致然第一稿有簡質
之風第二稿有淡遠之趣而第三稿亦和平可謂宜并
存之以見予作文變化之功予謂此文實不工一之為
甚其可再乎再且不可况三四乎第予時違鄉侯儀白
□雲蒼靄蕭蕭野館道輪申慎佪其光景有是觀者而文
詞之正抑可不論也遂并錄之如左願予于能文多應者
□數去獨此則已棄之稿亦筆而存之幾僅以示時光無
十當所把玩耶

第一稿

廣德城東三里為夏氏世居稱東有祠祠有碑碑文為孫
文恪公蕢所供中稱夏之先有東橋處士者割腴田百畝
以供祭問族予嘗聞之范文正公云宗族固有親疏吾祖
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今觀處士所經畫
殆亦猶范公之志也第彼以名公鄉而此以穿布故規模
有所不逮耳然文正又嘗云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
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予族何顏以人家廟蓋
謂為大官食厚祿而不恤族則無以對祖先云耳如使
文正不為大官則亦徒有其心而已矣東橋固處士未嘗
官予朝家產又不過中人一旦猶其平日尺寸後累之產
以惠洽宗枝歷百餘年不廢雖其所營盡不及文正之什
一而其本末之仁桑梓之敬則固有卒易優劣者矣然予
之于處士不能誦之慕之而已蓋有所愴然而不自釋者
竊予自奉先人遺訓實素切于敬先睦族有志弗就伸敦
夭慎興以多難辭家放情山水自茲以往恐永不獲盡心
□宗黨徒以此意望之異時所不知者何人冀其釋思而
□□述所歷傷矣而概想夏祠碑輪適當予絶塵以往□

巖族塋之時蓋予以八月二十四日去君城次于屏山矣自屏山經梅溪少憩于廣德而以九月之七日自廣德東行忽從道旁遺碣誦處士之高風其觸于目而惻于心爲何如也者予故敬書碑石之後以志一時之感且以明予之非忽然于父母之邦也嗚呼文正固不可作矣假令東橋而在予亦願爲之執鞭焉

第二編

廣德城東三里（下同第一編至）予自奉先人遺教實素切于敬先聯族遂年多故有志弗逮頃以閔侮孫至桑家行道自玆度往甞承不蒙書心于宗黨徒以其意望之後昆冀[illegible]能自樹立則必無忘此志而道夢處士之遺風乎[illegible]修德雖發巖族塋之始能弗爲之後發感惻于斯也哉蓋予于八月二十四日出君城宿于屏山遂自屏山經梅溪假塗于廣德者訪道于舊峰之頂忽從道左誦夏祠碑翰實九月之初七日也道濡墨其後以志一時之感嗚呼爲公卿而文正爲處士而東橋孝于慈孫惟所自靖而已毋論爲處士羨東橋其處士乎毋謂爲公卿易由文正以來公卿[illegible]

後者卿雖其于爲文正也何有從爲處士者因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而節用其于爲東橋也何有患無其志耳患知有已而不知有祖先耳患無以興起之耳誠錄東橋之志以釋文正祖先子孫之語而孝敬忠愛之心不亦可以油然而興起矣乎

第三編

廣德夏東橋公（下）處士耳家庭僅中人一旦割腴田百畝嘉惠族屬其規畫裁及范文正公義莊什一觀孫文恪公所稿碑文其稱予之者至矣而其福澤流貽世載其慶歷百餘年不替嗚呼休哉何其遺澤之盛也得非其時尙善而崇義在位者咸以南陵行葺之懸聯示于上故布衣韋帶之士有所興感油油然自遂其本支之愛歟又豈其時吏治隆蕭天道昭明故庶人之賤得以肩行其德至勤館閣大臣道美敎辭而申佑之報又如桴鼓鳴和若斯之不爽歟誠如是善誰不勸而惡誰不懲風俗何爲而不偉人心何爲而不厚賢者何爲而失所萬物何爲而不遂雨暘寒燠何爲而乖舛書詩禮樂何爲而廢墜故曰處士之以義田也遺澤之盛也設使所遺及是百畝之子褒目並[illegible]

有其人田所錄增益殆非一人之力是否不可知總之世濟其美矣

是日予既悉田疇于部人山祠十餘步復入而問租額則曰田腴美水旱常熟租二百四十石有奇吾州斗斛大實收三百石有奇又從稅甚輕輸納僅四五十石猶記二三十年前官吏寬平田無蕪穢每見一歲所入供祭可四五十石周給貧宗可二百石辨辨有餘祠皆以青黃未接之時輪推二三人為主凡族之窮苦者畢集于祠下按籍分散各稽首祠前致謝而去予頗疑田三頃豈贍何遽至是殆觸于戚客可歎故為誇辭以相矜耀耳然亦必不盡妄要之賢士之流風依稀可見也

范莊本末誌畧

予既釋道夏東橋事竊有感于范莊本末曰是烏可不誌其畧也謹按錢公輔義田記云買郛常稔之田千畝又曰歲入粳稻八百斛而文正集後附載理宗嘉熙四年免科糶帖吳縣田八百九十七畝長洲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三角實共三千一百餘畝與錢記所載不合又義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亦當為千餘畝而記亦不之及然據劉平園記云忠宣以下復增廣之則知畝額非僅守文正之舊矣晉考文正初定規條在仁宗皇祐庚寅十月其所

言計口給米絹并助婚葬及節府婚禮事其十三條而不及于教學後書云右仰諸房院同共遵守又具銜云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後二年為皇祐壬辰五月公薨于徐州又二十二年為神宗熙寧癸丑六月續定三條乃始諄諄于勸學崇教後書二相公指揮僃定蓋謂忠宣也又十一年為元豐癸亥七月續定四條又十三年為哲宗紹聖乙亥二月續定四條是年四月又續定四條已上皆書二相公僃定其所言皆禁約懲飭之事大抵年漸遠則所防亦漸密云又四年為元符戊寅六月續定十

實在其側乞賜一額奉勅賜名白雲寺蓋宋制大臣塋所許置寺度僧也後忠宣于元祐閒爲相旣于洛陽文正葬所置功德褒賢禪院請依例每年度一人文請白雲亦如之隋意續約云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奏請追福祖先之地爲子孫者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即指此也所謂義莊義宅義學之規式大約盡之于此矣恐覽者不盡識文正弘遠稠大之模及其子孫世守之孝故括而誌之以俟世之願學范公者

元至大中年陵陽獻肯爲范氏義學記其畧曰考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質直尚義宗族貧乏則賑給之喪則賻䘏之不殖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評陵陽之意似謂文正義風淵源於同文第欲以無待之家尊文正故但云義之一字與公意合耳夫以文正之倫盡性而又早習于師資之觀感宜其舉而措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也然則嘉[illegible]推行之所成發講習討論之所興起於爲益豈有涯哉[illegible]所著記弗[illegible]複疏使世之君子咸覽而厚感而有觀感興焉文正者是序雖不能稍法文正而獨有竊比于獻公也

序辛壬之間置遺僻產所棄先人遺產其值可五千餘金計三歲所入自輸賦外以金聚相權願足當范莊八百斛之額至其他所爲我皆刻儉自奉所稍稍節儲以至一杯一箸十年二年一衣一服凡可以變易貨賣者悉索庶有剩餘又稱貸而益之子母之累耗削無已總計之蓋天倍于室值之數矣向能于于辛壬之先早見及此獨斷于已告之先靈畢前所云五千金之業悉捐以爲義產而以他所爲我皆刻儉之貲爲增廣規制及與建義學義倉義塋等費是雖不能及忠宣以後恢廓之模而于文正創始規畫亦庶幾無憾矣不惟如此而已即使欲推此意達于比鄰如嶽國文公社倉遺法行之于故鄉石杏荊溪之間當亦優爲之蓋竊學諸役所須可二千餘金而文公崇安社穀則曰三千餘石試預以所僻產者克斯二事豈遂不足以廣而義先人親親仁民孜孜素志不亦足以稍慰乎奈何見[illegible]猶[illegible]徒使于今者愧恨靡及也悲夫悲夫或曰子之[illegible]其欲也[illegible]先事而[illegible]

之而僥倖又不免則若之何曰是不然天道虧盈人惡好謙先事而豫自虧損者謙之道也且夫以遊雲斯水必不可恃守之浮財一變而爲親親仁民百世永賴之實利天與人必交耶之又何僥倖之有夫惟昧此犯其所虧而違其所好故僥倖及之耳劉平國有云近世名門鮮克永世獨范公之後餘數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斷在今何獨不然耶或曰是則微矣然子嘗云匹夫有善或不幸而至于父母兄弟妻子離散抑又何歟曰斯言也語其變也今茲所言語其常也乎閼之曰君子之論事也論其常者而已矣

常平倉義倉廣惠倉社倉預備倉記畧

三代以下備荒良策不出四者曰常平倉曰義倉曰廣惠倉曰社倉其初固皆本遺人縣都委積之意而酌時宜以損益之後乃漸弛其詳未易悉數也姑志其畧焉常平始乎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其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必平糴使民無傷而農勸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一夫百畝計歲終所食餘米四百石官糴三百石）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而糶之雖遇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漢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司農丞耿壽昌奏請令邊郡皆

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糶之名曰常平倉然漢世止行于北邊至唐而制浸廣自軍興而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歉斃道贄言之于德宗下令脩復然亦不及淮以南至宋而其法遂被于天下特置提擧之官與仁之世戸口蕃庶田野日闢論者多歸功于常平惠民二倉良有以也義倉始乎隋開皇中長孫平言古者水旱凶災人無菜色由勸導有方而蓄積備豫也請令諸州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勸課民隨貧産出粟及麥于當社

造倉窖貯之郎委當社歲斷較收積若本社年饑以所儲分給散之文帝從之終帝世得無饑饉唐貞觀中用戴胄言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歲不登以貸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六千萬餘石至五代而盡廢宋慶曆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于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于是詔天下咸立義倉然其後漸爲官吏移用甚至轉充軍食或資他用于荒收竟無濟爲廣惠倉始于嘉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

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民之孤老癃疾貧不能自存者而不責其償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熙寧更制廣惠倉田常平倉粟悉舉以爲青苗本而其法始壞南宋修提之然利濟不逮于前矣社倉本淳熙中朱文公熹上言臣里中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先年饑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于倉冬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積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法

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郎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悅下其法于諸路至理宗時官務用其數本至無可給而欠負拘催曾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判官黃震請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爲弊固宜乃于本社創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倣義倉法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云洪武中鑒于前代常平義社諸法各有利弊悉罷不設特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凶荒曰預備倉諭有司遇歲饑先發廩賑貸後乃聞永樂中令天下州縣于四鄉各置倉官出鈔糴粟若民願罪入粟收貯備賑貸

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成化中勅布按二司取實四倉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信各處在官贓贖銀績糴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粮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又添設各省參政一員各府同知一員專管農務及預備倉經糴賈勸借弘治中定制州縣所儲粟務三年息則十里之倉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而于勸懲甚嚴特嚴詞是倉數催督有罪者出之而鄉倉漸衰罷稍歸併于公廩嘉隆以來司牧往往藉歸廩爲鋪設然鄉倉舊名尚存嘉靖中勅廣饑賑散各倉預備

倉穀至八十二萬石銀四萬兩則以其法簡易可遵守率
過豪能吏悉心節用爲一方防禦災害裕如也迨至歉歲
之際而其益始微矣總按諸法常平斂散爰益酌劑至當
矣然第惠及中戶能措金錢糴粟者稍寬購貴之患耳不
幸值奇荒何以處極貧垂斃不能輸一錢之人于義倉爲
民積儲誠得餘三餘九遺意顧民苦重斂極矣正賦外增
加升合亦不堪也廢惠卹合古先患鮮鰥寡之義亦其時
戶絕田悉歸于官故可收其租今也不然亦何所得田而
佃之社倉惠糴無窮本徽國綢畫成效章章然使連遭水

旱無所取償則澤已竭矣奚以繼其後賦至于斂發在官
勢必等于青苗之爲厲則自變法者之過而非法之咎也
若夫握平糶之權而思逮于下戶做義倉之儲而事異于
征科有廣惠社倉之利賴而無營用之費無竭澤之虞其
惟預備倉乎何則取之于罰贖則事不擾且可糶也積之
以漸矣則勢不迫且易集也計百里之邑一歲贖值約入
穀數千石誠得良有司實心綜核無乾沒無借支乎歲則
于夏秋準時值糴之至穀賤時易新者以克來年復然率
而演歲量給五六年間可積數萬石少歉則視時值量減
以糴而糶其尤貧苦者中歉則賑加廣大歉則賑益廣大
率小歉糶九而賑一中歉糶七而賑三大歉糶五而賑五
果能持久不變即歲有饑凶而可使野無餓殍成法具在
所貴化裁通變歸于盡善而已至若鄉人士君子有志爲
宗族里黨謀一鄉之永利而力或又足以勝任則必兼採
諸法而經緯之有如願捐若干金爲桑梓公儲則以十之
六法廣惠遺制買腴產收租每歲所取若干給助無告而
貯其餘以備凶荒以十之三準常平法冬糴而夏糶以十
之一仿社倉故事秋貸而冬收而又參用義倉預備之意

勸募鄉之慕義者當收穫時量輸升斗以佐糴本庶其永
有濟乎抑末也古法雖良要之以得人爲本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要之以克廣善端爲本則發非難要之以師儒教
化感發興起爲本

[illegible][illegible]縣官馬牧港新修石道碑記

辨為平康正直之道于涇漫險惡之區則必耆貨財勤工役麋散不貲曠日持久或潤違而無成勢或必世而後奏績蓋衆不可一又時詘難舉也如砥如矢厥惟艱哉然則涇漫者必不可為周道險惡者終無繇為安衢乎曰烏不可也爲之有道耳夷險者勢也經營之者才也感人者誠也傳而永之者思也患勿得其人而致之耳其人存則其道立六合之遐利有攸往九夷之陋示我周行尚何涇漫之懼而險惡之艱耶以予所聞縣官馬牧港可慨焉港故

當海潮衝突之會滲淚蕩颺兩岸泥塗深滑遵循十有餘里每風雨載道瀕蓋樵負之徒跟滓滅趾而嘆行路艱者肩相摩趾相偶也此其勢與長坳被岸桃李成蹊者緩急異矣乃人寧豈彼商此紆道旁所日費千金無遵毫顧倚遵獨此泥淖者未嘗一過而問也豈不以其介在邊鄙僻處修途鬼蜮貴遊之彥無所拜車騎乎故夏官司險令何不然耶龍居寺僧明徹緊衛慈惠人也愴然悲焉已而嘆曰吾教度心崎嶇在前而吾不顧乎于何有具心平剷地平等誰是艱難闢非頓道捐相集其材伐石募厚勞勤勞經營奢厲辯從衆材咸集越三年工乃成明徹非樂有爲也審爽塽險而以爲其勢孔亟不可旦夕需也然其才可觀矣今天下自兵興以來所果庳亡民力凋弊雖以縣官之所督責搢紳大夫之所經緯補苴利不酬害什伯一舉往亏道五嶺百粵之墟沿海陂塘歲耗金錢亡算有司者治之詎嘗成效竊嘆以爲古今人才不相及擧歸爲雲央渠成爾竟得專美往代蓋不勝需泥之畏鮑子之悲焉夫明徹者塵外之流而山林逸尚之侶非有率作興事之任也非有徵發期會之權也不煩州縣一役不糜度支一錢安

夷靜鎮成百代之功于荒阻絶鬼之濱其必有相感以天相觀以道者矣非至誠其孰當之傳曰誠能動物動則思思則永兩晨霄夕行過是途者俯而思曰此昔之所懷遠而不敢度者也茲何以夷也吾師之賜也鳳日載和行違是途者俯而思曰此昔之所忻喜而不可與者也茲何以忘也吾師之濟也是故鏤板鐫石不可以十世要歌徹誦不可以百世惟此感物之志綿綿若存歷陵谷而難鬼經滄桑而不變此無他其心可永而其道可傳也夫相事以勢救弊以才易才以韓之故募績彰誠以本之散聚謀附利

導而人思故悠遠可久四者經世之實具稜猷之大畧也而淵夷曠寂之人體俗而弘修之不渭之趣軼絕倫哉予每怪今人漸不喜事動曰衆難一時訓難舉夫人也遺世越俗所云淵夷澹寂者也顧循若此果衆難一耶時訓難舉耶遺世越俗之士不言躬行淳流汞懋而當塗所托民社依經反闢然不講或迺才志薄靡誠意淵衰甚者不察夷險之勢高高下下以疲民力于無用猶且鏤板鐫石要歌徵詞以汲汲流今而信後也問明徹之風亦可以興起矣明徹名智恒杭州仁和縣人今住持龍居寺

硯山文藏碑記

神聖精英典籍秘與具在六書點畫之中乃或委棄之于溝滄街巷之間也忍矣乎吾郡向有維摩不昧諸上人拾而焚之其用意良苦然亦微類咸陽之炬頃乃謀于同志取諸上人所拾幾章擦輶于中摘其字畫明淨足成文義者或百餘言或數十言列爲一則以類哀集用新褚附綴爲裝潢成冊以散示來者俾如肅慎其餘零雜糊壞已甚者卜地於硯山之陽文昌祠之右昔賢所品題谿山第一者掘地數丈納諸其中加築砌而瓷以石名之曰文藏是役也經始于成戊中秋越三旬乃告成事後之覽者其亦怵惕曰字之嚴重如是夫且彼所毀敗者字形耳又況乎幾剝其神理或假之以濟其邪行邪說是使六書八體填瀆見褻于豺狼犬豕之心腹腎腸而莫之畏惜也其穢惡不彌甚乎吾又安能悉取而濯之清冷之淵以告無罪于蒼蒼諸聖矣哉

秋水菴畧記

吾邪内外皆澗也名川數十龍溪冠之循溪而西十有九曲而至於李村村故樹李又李氏家焉故名李村云厥村一水清輝自引碧流逶之逓山映之李之先有高士者逸其名施宅爲禪苑相傳爲斷所禪師別業名蹟既遷勝事遂湮嘉靖間爲風雨所飄搖崇禎壬申聞踦上人更新焉庚辰之夏復厄於火古德靈光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秋冬之際碧師過之荒榭日開士棲山而予樂木且予不稱碧浪乎固宜宛在此中也然椽不我假奈何特則有衲子令明者潔脩自好入理泓然與師相遇予空潔蕭蓼之中則日予必復之庀村飭工有如有卒遂使水漲學城地闢寶林明月鏡於安流思風吟于秀木數百年遐事復光著若斯業矣此秋水菴之大畧也師字碧浪名性空劉之烏程人家世有大勳蔚然弃法門所重故不書

忠疆碑記

忠疆者何嚴子治圃發石得蟻穴寶之嘉名以表善也善則曷爲乎稱忠大之也何大乎爾大君臣也君臣者道法之綱紀雖微物而已有尊王之義焉故稱忠以大之也稱疆者何別其封域以異之如經界然若曰美哉是使獨也舍是則忠與不忠弗可知焉爾曷言乎弗可知也嚴子法然曰嗚呼昔者天下之無王也吾見有若被紳綏者矣有若誦説詩書六藝者矣有若執干戈衛社稷者矣靡然指佹儺而北面之容無怍也悲哉乎乃此猶彬彬也雖微物而已其足敬也夫其足愧也夫時盖讀歐陽五代史云

觀婚禮偶記

嚴子飲乎族之新婚者歸語弟子曰美哉觀於婚禮而肅莊和雅之志油油以生矣赫然天地神明以肅之儼然祖宗父母臨之煌煌然大禮以儀之大樂以合之敢勿敬乎其可以燕私情感斯淇闘也況其可以淫泆失度遷變律而瀆乎婚匹也是以古之君子雖處燂褻之中會祠之際其必有天神之昭事焉其必有祖考之貫異焉其必有禮樂之齋肅焉故其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言其靜愉平中和肆詩書絃誦云耳又其詩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言其廣大清明如在法宮清廟云耳且夫玉風儒行悉本此爲樞機其忽諸其忽諸

石溪嚴氏小宗公田記

先參政府君生平加意宗黨甚篤厚嘗欲建祠買田垂裕無疆自子告後甫經營始祖墓産遽遂捐華賫恨九京嘗聞兄弟恒思紹承先訓稍少屢叢連年多故有志未逮丁酉之夏奉卽楊氏兆毀其故居其地距始祖墓塋之陰一里而近我宗人咸謂是祖塋滯屏撤之勿忍嘗聞達聞其事於大父比部公比部公諄諄命之曰是汝父之志也予是嘗聞兄弟昔成捐金咸勞已遂營構之爲飲福公宇自今以往每春秋祀事畢則少長咸集載歌燕宜或惝以緻

日書開自率親子弟演書習禮于其中已有遵奉參政府君所分授遐卒實伏等圩田地蕩七十五畝有奇爲小宗公田其閒收發事宜具如後條所載因志其槩以告於族之尊者長者以遂於來賢冀貽請示久云已亥季夏穀旦恭記

一祠堂關於合族風氣未敢輕議今弟以爲飲福講學之所故稱公室

一公田稱小宗者以參政府君爲繼祖小宗也權祖之祖以叢遷於石溪公爵從親叢累數祖入自佐供墓祭

外其所補助惟及本支之貧者而五服以外則擇孤苦
無告尤甚者稍濟之蓋合族雖云一本親疏亦有天則
非敢有意厚薄於其間也
一畝租收發供辦許叔公和總理永守勿替
一我宗祭田自三支封兵馬公置小洋圩田十四畝後
參政府君又續置川三圩田一十畝向俱立入嚴祖戶
內今所新增之產擬另立一戶每年賦役俱書開支當
與舊戶不敢相涉蓋向所置者爲大宗祀產而此所立
者爲小宗公田其享祀則上逮於始遷而周給則惟逮
於五服也

積善堂社倉規約記畧　代族長
吾宗自竹堂府君肇厥家再傳亞中府君以甲第歷華要
偉猷直節聲施到今列胤紹休世載其德二三百年間書
香綿延習尚敦醇稱邑中文獻家然素風寒儉鮮或有
積儲之饒一遇水旱災荒輒憂艱食在昔亟如大參貴感
時當欲法古社倉規畫行之于宗黨于所著善餘堂筆乘
中三致意焉惜遺尚未遑展措其嗣人亦嘗追繹先志
小試之而弗效非歲洪潦滔天爲百餘年所僅見今茲又
苦亢旱比戶嗷嗷莫必其命向使大參得遂其志推行至
今九族之廣豈憂饑饉哉今大參不可作矣其嗣人又頻
遭患難貲產頗耗已甚自顧几不勝然推本大參敦睦宗
族遺意當不以貧約自委於是群相勸勉之俾倡率其本
支昆季及南支各分共措米七十六斛以十六斛爲別助
之需而以六十斛倣社倉古法稍稍變通之擇展事息远
于有成此日狹小之規模未必非他年豐蓄之端兆也第
其間收發事宜務在講求審慎庶幾永終無弊久大可期
特將衆議酌定條約十餘則詳列如左

益二圩祭田永遠納辦戶册記畧 代族長

自我始祖竹堂府君至三世祖亞中府君塋墓向惟柘屏文林公於嘉靖壬辰置小岸圩田十四畝永供祀事後孫如大參於崇禎辛巳增置川三圩田十畝而璞庵令尹又嘗仰體克涵公孝享至意欲以所受益二圩田九畝增益之而未果茲已克成厥志又子佩廣大亦有遺命以川三圩稅田二畝四分襄助焉總計之爲田僅三十有餘畝而吾里又非沃壤雖上產畝租不過一石而有贏供納之外餘剩無幾祖德隆厚子姓繁衍每歲春秋三祀飲福者日

多司祭恒苦不給今議遵祁墓地舊例將祭產分派通族戶下辦稅則族屬均輸賦役免繁苛之累承祀則租資優贍蒸嘗斷匱乏之虞詢謀僉同幽明協順所有田畝號數及分立戶名具詳於後庶幾永久遵守以俟後之敦本追遠善繼善述者恢弘而光大之康熙辛亥中元日族長某公議

之三圩東塋祭田納辦戶册記畧 代支長

我高祖石溪府君之明德遠矣而祀產殊未豐腴其在琉二圩者二畝南川府君之續置也在川四圩者四畝在廣二者二畝靜菴府君支下諸先人之協助也新增松五圩五畝三分有奇孫如大參之素志也新增之四圩三畝七分有奇子佩廣文之遺命也會計租額歲不及四十斛而賦稅又耗其大半其何以供粢盛伏惟始祖恭用新定均攤則例今議做而行之籍較畝額零星派歸本支各分戶下多則一畝少僅二分升斗之輸納無多而久長之享祀

不匱雖未云宏遠之成模抑亦簡易之良法也世澤高深地靈毓秀必有英賢丕振前烈擴充光大慶衍無疆請引領而望之矣康熙辛亥中元日支長某某公議

外大父閔承德公番塘墓供田記

嗚呼我先安人秉德寄行盖贊頌所不得而書焉乙酉八月一病永逝先參政公追念不已因時時以外大父閔承德公坐地非吉爲念庚寅六月參政公又捐背弗及改圖辛卯之春書開兄弟追惟治命敬從中表諸兄之後卜地番塘擇期啟窆大舅九舅兩公附焉癸巳之夏又稍爲經營祀產及封樹等事邇年書開疾病侵凌體氣衰弊昔思脫棄塵累息影林皋從此世事日疎恐永不獲盡意于謚祝閔孟程稹之感戚戚于心乃復協謀于弟書戌謹以質

年所買上林村根字圩田二十五畝爲承德公墓供田每歲收其租入稍佐春秋祀事用以其餘贍母黨諸戚屬以寓古祭法兩祔遺意雖太簡乎抑所自盡也且使後嗣子孫永無忘先安人發祥所自云戊戌季夏穀旦恭記

用人策

蓋聞三代以上之人才君制之三代以下之人才天制之何則自虞廷虞官至周大備當是時舉天下之俊秀而翹之以德行道藝而其間才能之異或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工虞則使之終身久于其職以畢展其猷爲而其不逮者則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夫是以能鼓舞翕受以奏師師之績故曰君制之漢時選辟並行猶遵斯軌隋唐而降古先王養士取士之典蕩然漸盡徒以其權聽諸典銓者之進退激揚世亦見一時所稱豪特奇崛之材多

鬻名其間而日事如是適矣假不必匿匪綦古之爲者拘不知非由後之法教之叙之如古盛時者然特天所產豪特奇崛之材不終絕于時于是乎稍稍用也故曰天制之今擬未能大復古然庠序成均具在謂宜聚傳士弟子及諸以恩叙入仕者悉肄之學宮略倣鄉三物遺意月夕誦習之其不率者禁弗入試弗詔選如是則其源清矣下至椽史之屬亦必察其質行端愨者而始辟之在官又必積有年勞邀其案已奉法者而始榮以一命如是則其源亦清矣迨其服官也則又悉本六計兩典以廉爲衡舉而時黜陟之若此者廣搜擢以勵天下于功名精考核以懲天下之倖濫搜擢廣而野無留良矣考核精而官方澄肅矣至于優擢需次猶之儲才若選途壅滯則實亦非計易曰利用爲大作元吉言望仕者貴及其銳而用之也望伺久而其精已銷士矣至是而始任使之其害不可悉數愚有策于此請集天下之選士而書試之以事在內者分隸諸部寺在外者分隸諸藩臬內官自郎屬以下外官自郡佐以下遇有闕員輒使之攝其職而察其能否其有殊勞異績亟疏于朝超資而投之其次循資而投之又其次罷歸

弗錄在銓法則無增官之縻而于儲材實有展采之虞蓋即近時觀政歷事之成模及麻諸府自辟參佐遺制也或亦富疏通于湮叙之一得乎

擬上理財策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之籌國計者曰如是而兵可備如是而餉可節如是而鹽筴可釐錢法可裕屯田可興開墾可廣爲此言者非迂則誕何則度支告匱久矣公卿大夫仰屋而咨不餘力矣然而豊豫未臻也草野何知勦陳言復煩費即使言析秋毫大亦奚補無已請誦素所熟習于孔子孟子者聽言之間之丁與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蔑之者謂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總盡之矣而又進而及于仁賢禮義意者用人爲理財要務采禮揆義

爲制節善道乎孔子三陳九經爲百王大法其制國用詳矣于親親而尊其祿位也則有費于大臣而官盛也則有費于勸士而重祿也則又費于百工而稱餼廩也則又費于柔遠而矜寡于諸侯而厚往而興舉廢絶也則又費若是乎出之不貲也至核其所以入之惟曰薄斂何其予之豊而取之嗇也意者敬身貴德爲節愼大經重慰恤下爲盡阜本計乎稽古周官九式均節必寧于道揆之大臣而汰必并于六典八則八法之證以施九貢九賦九功之法蓋猶之冢宰書諸使府掌之上儀乃儉德寡欲清心寡與衆

元輕徭薄賦凡自宮中服御器用以逮軍國百需悉委之大司農會計出納惟所約制又必優以事核略如周宰漢相雖在貴近戒弗踰越庶幾通融綜覈以漸復古者餘三餘九之規至其他鹽筴錢法屯田開墾諸大計凡可以代田賦而弛民力者則亦愼選廉忠知大體有心計重臣審勢利導之務先博散其利于下而後徐竟其權于上在易損上益下曰益久遠宏綱殆不越此舍是不圖則必有無藝之征匪正之供其始也小益于上而重損于下其既也前損于下而一無益于上何則彼所損者非他即左藏之

源屋玉食之元命也其亦愼之哉

士習民風策

人主之所恃乎天下者在乎天下之人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今天下士軼而民囂法已極于無可加而禮亦竆于無所用然且滔溢不止長此安竆矣夫士民者盡乎天下之人之辭也苟如是則是胥天下而無一之可與爲善也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必大有以蒸變之而非可僅恃夫黜革萃之威與鄉約比閭之具文已也譬之治病急則先標爲亦稍遣士之敎行者恂恂奉法者民之婣睦者孝弟力田目不識公府者尊顯一二以風厲之可乎夫善

惡之勢如寒暑然此長則彼消是豈一道也乃若其本則挽士習者莫急于重師儒維民風者莫重乎假守令易言之古之立師蓋必以樹之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經術倦于仕而不敢知以政者俾專著其模而又優以不臣之禮而其所以爲教則不出乎六德六行六藝之數是故趨向端而風聲一而士之從善也易古者郡守尊娩九卿即官出宰百里舉一方教養之任委諸材且賢者聽其日進斯民而廸之以六禮七教于以節性而坊淫而無復繁文苛禮以趣束牽制其經猷是故條章畫而勅戒親而民之去惡也易今師儒類甚矣守令卑尉甚矣以叢古明倫章教佐天子宣猷敷化之官至使承事奔走于數十大吏之庭苟旦夕幸無罪遷徙去足矣又何暇語風教之任乎今即使驟而優尊之而亦必有所不可何則勢不行也誠如是將何以廣厲學宮而必奬善俗耶夫矯積輕者必持之以尉重請倣宋宰執守郡及侍從請祠祿故事舉自今自閣部大臣以迄院寺長貳諸凡才德懋著以禮去位者引年者特命以爲一郡守又或命以爲郡學師俱以原銜領之假以便宜優游坐鎭以講舉庶富教之大綱而興起一方

菁莪之化其要在于崇禮教勵倖修厚生而正德而弗重煩以吏事又俾擇選所屬令長右學職咸聽採錄名賢毋或限以格例而又令時表其異等者擢以不次督撫而下戒勿侵焉如是則師儒與守令咸重即其他由恒資除授不必盡自耆德奇祿者亦必咸知自重于以登進淳風挽囂變而納之軌物其轉移化導之機竟微而效是又一道也乃若其本則又在正朝廷以正百官如

汰兵節餉策

今天下兵制詳矣然諸郡國有官騎士似所以匪盡之者
未盡善也夫既已糜億萬金錢以豢養之迨有事輙又呼
禁旅是重困也且人孰不曰兵以衛民衛盛而民安今綜
其實殊不然增一兵則益一餉十夫之田而不償也又師
徒徵發之需視正賦倍蓰鬻妻子如恐後矣顧猶可解曰
彼固出死力捍蔽我所剝膚及髓甘之然且綠林之猖恣
不敢一矢加遺殺越人于貨焚居剽悍自如也顧亦猶可
解曰賊雄而兵懦彼猶畏死耳乃賊去則又蜂擁至矣其

殘虐尤厲于賊于是有甘忍屠掠而噤弗鳴者輙又加
之大逆曰柰何弗請兵是爲賊黨從而孥僇之甚且獻其
馘以爲功此其勢固不盡驅民于盜不止矣愚竊以爲今
籌者諸要害之不可撤備也固也至如內地草澤竊發一
廉幹郡佐足任之所在將士星羅碁布何爲者耶謂宜一
切罷去聽民自爲守然勢重難亟返姑且汰冗旅以省饟
餉抑亦中策也雖然要亦難言之何則使帥之爲利于虛
伍也舊矣雖臣綜覈亦必不及察大約隸籍者十人點操
者六七人而止汰之而伍且益虛率有發謁奚所給之患
一況彼其餅衣飽食久矣一旦絕其餼糧必忿而思逞小
者譁大者亂亦事之不可知者患二卽不然其能屈首髒
私歛衣食于工賈歟夫其驕悍成習以禦盜則瑕以從盜
則猶之驍勇兵倚盜爲窟盜藉兵深悉我虛實勢且益張
其害且不測患三此老成持重之士所爲蒿目而籌畫
追計者也然則將遂已乎曰烏可已也在得其人而整理
之耳誠委部院重臣悉民情知兵事者精白一心胥勞怨
而覈其實虛伍汰則軍容爾振何慮匱備簡本乘以宣國
威孰敢譁且亂卒簡而銳因之選將厲士申明紀律壁壘

旌旗一變賊鼠竄不暇何害之足慮由是而民可猶蘇于
盜又稍弛于餉即有小警亦不至頻煩禁旅故曰中策若
夫政平訟理嘉與斯民休養生息使各愛護其鄉里而無
歎息愁恨之聲此又息兵弭盜之本賢有司之責也

五郡穀粟議之說

今天下穀粟近則宜興溧陽之粳米遠則江廣湖南河北之秈米麥豆輸轉相聯集于蘇州者歲不下千萬石然受其委輸者僅僅蘇松杭嘉湖五郡而已則是以五郡之人歲食天下千萬石之穀粟而不見其有餘也其所以缺食至斯者由田功之未盡也田功之所以未盡者由水利之廢壞也宋范文正公疏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最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宜水患于時

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偃農政而不脩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皆民困國貧固其所也近時毛節水利書云錢氏有國趙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逮元古法漸廢水旱相仍歲課不入云二公之言箇而盡矣夫古今同此天時在古百年一災在今荒祲疊見亦同此地利在古自食其田而不匱在今受天下千萬石之

委輸而儀給人力其可忽乎人力舉而五郡之田蒙益且千萬石人力弛而五郡之田歲損亦千萬石柰之何弗思也課爾錢米故制不恤勞費大治圩塘大濬太湖入海水道廣其可恃賴乎或曰于言出于平歲可耳今大浸稽天矣三吳饑民嗷嗷就死矣爲此言者何異于苦熱而始擷粟畏寒而始蚕繅于曰不然此固百世永賴之利也而亦即目前濟急之方所謂上下兩益而本標兼治者也何以言之昔者海忠介公撫吳営前疏治吳淞江其略曰吳淞江畫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水利不修潮泥日積

通道壅淤太湖因之奔溢四郡稼沒米穀臣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一萬四千三百餘丈原江面闊三十丈議開十五丈今二麥未登饑民動以千百告賑臣已計將積年導河夫銀及贓罰倉儲并紳縉賑穀率此告賑饑民按工給與銀穀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哉矣又曰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彼處饑民亦雜至士工就食吳淞江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得銀米之需而荒歉可濟救此殆非所謂百世永賴之利即目前濟

急之方乎非所謂上下兩盡而本標兼治者乎誠做此意
選强幹廉能吏按行諸郡與紳士耆老博詢練達熟悉水
道利害者講求精當履勘覩視何圍圩宜築何塘浦宜浚
何江湖宜開何閘竇宜設孰爲急務孰爲緩圖人工幾何
夫價幾何確有成畫尅日糾工不過費少府金錢數十萬
而積久廢墜之法可興億萬壟畝之民可活亂萌不作邪
本無處自是汚潦盡成沃土蕪穢化爲膏腴輸納爭先尸
口繁息其爲惠賴悠遠無疆所以利言孰大于此何則以
區區數郡土田歲智穀聚千萬石而其民有不富且庶者

乎既富且庶尚有逋欠納煩有司之敲朴督促夜以繼
日勞擾不休息者乎要其所以致此者數十萬金錢而已
惜此不爲魚計甚矣民亡盜起戶絕田荒雖有知者亦無
以策其後矣

救荒治標說

或曰賑荒在救困已然何容易有如儲積蕭然又值司農
告匱減賑無多億萬饑民不轉于溝壑則去爲寇盜矣急
則治標亦有權宜以處此乎曰景泰中山東諸省荒令所
在有力罪犯納米賑濟免罪自六十石以下有差其法可
行也或曰否今之犴狴有力者大事耗其家于獄案未成
而貲財毀盡矣安所得有力者曰嘉靖中諭積糧之家尚
義輸賑出穀自二十石至五十石銀自二十兩至五十兩
給冠帶授散官自正九品至正七品有差俱免雜泛差徭

滿五百石五百兩者旌門出糶粟麥石減價一錢至五百
石者給冠帶千石者旌門其法可行也或曰否以官吏之
眈眈于富室也義名著而患害作矣藏稍平誅求百出矣
以虛榮易實禍誰則甘之曰仁人君子爲善于鄉如眉山
蘇杲賣田以賑鄰里鄉黨其事可行也或曰否彼尚屢者
得旌于朝然且有後患况陰行善乎小者借他事困後勸
衆之大者誣以練衆倡亂矣曰誠如是則易易也但使犯
罪借者不耗其家于獄尚義者免于誅求賊倉爲善于鄉
者不[illegible]困辱富[illegible]而荒政可舉矣當事者不費一錢不煩

一籌而民亦少甦矣何難而不爲或人默然已而日迂月
然則子意云何或曰爲政而至于治標必相其時衆所趨
赴易于招徠者亦流利導之庶足以集事今天下獨太學
府縣學進身一路差可鼓舞耳誠減輸納之額以風動之
令生童入粟在賑率以百金爲限生員入太學童生入府
縣學生員本由考取其文義可無論童生則學道課試之
其間才質可造者充附學生其次充青衣生教之三年俟
成章而列于附學又其次充社學生教之六年俟成章而
列于附學非有罪勿黜革此令一下百里之邑旬日之間

可致穀粟萬餘石惠活災黎無算勸誘之方莫易于此子
以爲可乎曰可也在昔宋大儒排釋老不遺力至于救荒
給僧牒藉其貲以賑貸則未嘗斥其非豈不以億萬生靈
立而視其死且猶賄入不軌苟可以軌援之即從俗不違
恤耶況于名爲學校增廣生徒雖非鄭惠之大經抑亦濟
急之權術也然念標症補救之術孰愈信病源療治之宜
爲補偏救弊之劑暫用可耳豈堪屢試哉

救荒輸納說

陳惕菴先生著論謂歲荒富民輸粟者旌門蠲役則可若
納粟入監是以名器假人也他年早者承籍高者別駕出
本市官因官罔利貽害厲民豈治術乎其言似矣然昔者
宋隆興中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著令凡出米賑濟
者係崇尚風義與進納不同丘文莊深以爲是謂爵非
國家美事然用之于他則不可用之以救荒則是爲民恤
災非利之也而文公朱子亦嘗上書宰相論荒政其一曰
速行賞典激勵富室又曰國家官爵布滿天下上自報政
于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結吏附

託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厮里之輩大者荷旄杖節
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
此建功文學敕劄數十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愚不知其
爲何說也觀此而名器之疑可釋矣且國家取士取其德
與才耳使既有惠民之實德矣酬以一官庸何傷至若梟
官以後因官罔利自有考功之法在矣早慮爲卻曰不然
則況科甲舉者將恐貪遷者其能悉保不爲民厲耶

阜俗說

弘治宁從郁御史林俊請類民各以其私立義倉俟學義塚府阜俗三義得識門夫三義非他蓋即周禮孝友睦婣任恤之遺古先王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俾以表門示旌似非所以勸善而廣化也在宋皇佑中韓魏公請置廣惠倉每千戶以租百石為率蓋推恤其煢獨無告者故百石而足又其租取之戶絕田俱官自經畫故不得不倫千百石耳有如千戶之鄉幸而有敦本尚義而力又足以勝任者次第營置千石租產示為一鄉公儲歲斂其息以十之四周惠族黨以次及于閭里之孤寡老疾者窮厄無以自存者力不足以給婚喪具條牒者以十之二做社倉成法夏貸冬收通融補濟于青黃不接之時而以十之四節財以待水旱凶祲有餘則增益奇羨又以暇日寓鄉約讀法之意于其間庶幾天變無虞人力有貸羅使可息禮教可興誠得如是之人大縣三四十輩中縣二十餘輩小縣十餘輩吳難齊天下而孫于仁壽于宰世者誠本周禮賓興遺意俟有其人不吝高爵以風勸之其或才能優長則立事而効之于華要次亦量能給以一職又或錄其嗣人

肆之于太學於以鼓動義風備僻鼓也不出數十年太和元氣浮溢宇宙間矣

師說

或問巖子曰聞學而師古與曰否師者師其傳也其所有貴者其人純懿者也今聞者也然而勿習于其傳也勿謂之師六藝之華三才之與親指授之先益于已者謂之師曰吾聞子之師楊子有諸曰然習其傳與曰否親授受與曰否然則焉乎師楊子曰乎固言之矣先益于已者謂之師性乎遊藝闡顧自奮有歎純之志矜慎不苟發已而憾時人所作辭詭意者惟楊子之篇爲近古（指美以爲質實）要其體而加變焉而是將窮安夫子方以與復古文爲已任閱

乎卷則嘆然曰大雅作矣即皆江禰清兩師亦謂是咸英之奏也不可以武閒日擬與俗變勿熱乃登俞子俞子乎同梁也牧事甬甬前五人學有同業者因相與悅惜而抑置五人已下三師所稱大雅及咸英之奏云云實指乎巻中規摹楊子語也若是而禮于其廬以志嚮昔一朝之甚意余可鄉或又曰吾知者謂子之甚矣庶幾哉卓自樹並者而曰青氷乎他氏是乎之過也曰不然乎雖不與楊子之時測之而滌其瀧固赤益已者火世陵上交為甚熟寔其說他窮個然攻剌之雖榜曾之賢且不免乎以爲害乎

近族勿爲也然乎剛楊子大訢焯焯言動有準足法又不惟其文詞壹稟乎古昔矣

新齋說

張子登于郡之峴山慨然曰天下之道新而已矣此日之風雨非前日之風雨也此刻之晦暝非前刻之晦暝也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新之謂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新之謂歟遯山子曰雖然請循其本夫茂有大矣抑先師所以贊無妄也川上之嘆浩浩淵淵矣而子程子以為其要在慎獨也張子曰唯唯吾其以新名齋乎去吾之妄志與妄事則庶幾者乎則曰新者乎

單子湜字說

單生張子之門人名正賢美好學以嚴子為張子老友請字于嚴子嚴子字之曰子湜請義嚴子曰詩云湜湜其沚湜湜者清也道未有不清于始而克正其終者以吾所聞曾孟而下道德如濂洛關閩文章如左史韓歐正矣然使其先之所以辯乎此者少有未清其能不惑于莊列之玄虛荀楊之晦辭澁陸盧王之繁奧流宕而卓然得其所歸者蓋亦鮮矣單子乎亦清于其所辯哉抑唐之時有聞人皇甫氏者厥名湜厥字持正適與單生相合皇甫氏嘗師事韓文公其文學質行能守古法克自表樹此于厥名厥字殆庶乎無愧者亦其時風教下衰文公特起而倡率之是故豪傑之士有所瞻仰感發而齊厥興起于其間也吾非以皇甫表單生亦欲其由此而進之與曾孟諸聖賢並臻于盛大而又喜其遭遇名師為得所依據蓋儼然以文公期張子矣

楚客說

楚之客闊覽而博辨西入秦值秦相妨侯用事力與賢士為仇妨侯三年妨侯左倚詼容右陳羅舞倡坐召客廷立而辱之客大喜退見秦王曰臣楚人也慕義而來候于妨侯之門三年弗獲命及見又廷辱臣然臣竊自喜也王曰異哉子所謂喜者客曰士者國之幹也大臣者集群材以棟天下者也今妨侯恃勢而崇傲所愛在前而賢人在後士不勝其憤將求其可以報怨者而陳力焉必入楚夫楚王賢主耶賜賢相也及此時收天下之豪傑待時而動戮力西向一舉而破咸陽再舉而虜王之大臣辱王之宗廟廟塵游于王之寢殿當是時楚威振于殊俗臣楚人也不為其主耳臣故喜秦王驚而起長跪謝客曰寡人之國不亡者如髮立誅妨侯而命以為上相

賓說

延賓之家潔館宇盛威儀南面而舉之徵歌選舞為吉陳芳肅如也翼如也賓亦隆貴矣哉然使為賓者稍不嫻於度俯仰失節進進舛錯則竊笑之辭而呼鮮有應者已稍詬厲之則反唇而稽曰若豈我主乎駭而走矣嵇子曰嗚呼今舉天下皆賓也賓隱名存聲聞相冒衆蒙驚翼以高翔石藉玉顏而待價華丹援援本色蕩然何異據賓席而叫囂狂走觀者掩口過之而其人有自視以為得計悲夫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乎懼夫賓之弱喪而不知歸也

作賓說

執政說

唐開元中執政驕悍操刀鋸以威天下身之狂生聲其罪於廷執政憤然欲加之法客有笑于列者曰是奚足哉僕攝執事之威久矣堦除之下如妓者如婢者如兒子者如牛馬者如鷹者如蠅者非天子之公卿則其大夫士也身生起田間不忘溝壑獨行扞當世之網彼誠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適貽諸嘉名非所以報怨而塞憤也公誠有憾于彼何不賜卑禮之祿以千鍾之粟崇以百司之長使天下賢人君子怒其生名節掃地是非飈起唾駡無窮其

爲辱也大矣且夫物窮則變物盛而衰一旦風起塵合波蕩翻湧土上崩在位者驕而成風芟夷而剪伐之越生無所逃罪名掛奸人之籍而身膏斧鑕執事由是以報怨而塞憤不大愉快乎哉執政嘿然已而曰先生休矣

醫說

余覽誠意集載醫緩事尹說未竟也因足之云趙王之太子病不醫緩緩至曰病華矣必得代之耕荊之玉珣瑾之沙禹同青蛉之空曾　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鑒無閭之珣玗琪合禾鉻而煉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王笑曰誠哉所謂醫緩矣醫緩曰不然智者治未病不治已病故曰有備無患大苛脩之與時有病如太子者操而往茂不濟矣且父母愛子必爲之計深遠

其何不求臣於未病而忽忽泄泄使有今日王誠天下之醫君也臣緩乎哉

瞽說

瞽于邑中有瞽夫業卜筮智足以知禍福其說罔不應家由是富一日有富而禱者問曰子何卜曰將以新財瞽者筮之曰吉無不利時哉不可失禱者謝之至中夜有盜數輩排闥而進瞽者號泣求免盜叱曰與者我謀於子子告我曰無不利矣于術是靈此言猶妄乎因辱百端且匿據囊而去由此言之智者盜之本也竭智於人者身之災也向使瞽夫守其頑愚佃而視不知天地之與乎纖微放而行不知九折之與乎安衢逆人而嫁不知哀他之與乎姜

姬其爲恬惕怡愀何極不務出此而勞思苦志召盜自殃亦不善用其短也夫

貴說

世何貴乎曰山水山水何貴乎曰以其教人而不致於人也是以貴之名卑神跡靈窟嘉泉叢於短歌載於圖記見者神怡閑者色飛蓋有遐方絶域之倫手摹心想庶幾一遇而遇渦深阻終身勿得一覩者矣然其爲物也立于塵垢之表必不悅人之慕己而始遷其勝以就之也異哉洋洋曠代爲帝登覧何樂與寂何傷古之貴人間有涉八荒而遐邈者矣未聞有致山水者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自其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樂之耳能此者所謂不召

之臣也

戒說

殺人者死法也昆吾之劍斷首數萬而有司不戀其兇伊其相謔風人之所譏也羅衣輕裾縷寄於柔肌曼體而守禮者不病衣及裾烹鮮飫肥禪律之所禁也庖之器迴閱甘肥濺郁之饌而持律之士未嘗執器而訾之曰斯所謂饕餮者彼何以嚴於因裙乎此何以寬於爹廝乎之數者誠何以異於人人乎噫吾安得化口以爲器化身以爲衣裾化手以爲劍羅至味於前極靡曼之奉生殺自如莫敢誰何也哉口必不可以爲器身必不可以爲衣裾手必不

可以爲劍其斯以爲戒之始化口爲器赤子之食乳也化身爲衣裾赤子之在襁褓也化手爲劍赤子之撕尾磔也其斯以爲戒之中饑食渴飲何取乎器而化諸琴瑟鐘鼓何取乎衣裾而化諸四鼻兩觀何取乎劍而化諸其斯以爲戒之終

金說

五行之中金獨好殺木火亦嘗有之未若金之專壹也然報亦甚烈焉出于山卽入于火矣出于火或擊之或拆之矣未幾則又入于火人亦蚤鑑于金無逢其報哉或云古稱厥貢惟金三品金之利于世久矣而子梟以好殺尤之可乎曰噫此予所以深尤之也民之初生殺機未起彼乃先爲可利以誘致之使天下之人廉耻相冒禮義消滅然後竪硎露亦以大肆其毒非恬澹寡慾之士鮮有獲免者金始之而金終之嗚呼其亦不仁矣哉麗翁知之

故以歎水飄然遠逝古來不嗜殺人者惟麗翁之金而已然金亦猶是以免報至今湘流之下安金沉冥永無鉗鎚摧折之患云

樂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而近於樂中非樂也近之也非中近樂也樂近之也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是也青黃蒼素之不立者空也而近於素空非素也近之也非空近素也素近之也萬物依空而立萬色又依素而立也

遠近說

至近者至遠者也眉目之間分寸耳明者不察也至遠者至近者也悠悠蒼天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然而引領可望也孰謂日星雲漢遠于耳目口鼻哉

補陀僧理聖募錫小引

嚴于既度大庾嶺于五羊間日將入白雲山道逢浮屠理聖與語奇之稍益近之即曰吾補陀山僧也以往曹溪故至此擬募造錫具百十勵携至海上爇名香而上之烟光如霧亦如電即大士聲響可即而衆方務爲豐碩不我與柰何嚴于曰易也其在于今則尤易夫自補陀之名之在典乘也而人直以爲大士之所都居也庶幾一至其處以爲幸盖儼然須彌兕率矣今語人曰某所有賢者能執世所有而登之于妙高之頂補處之宮鮮勿樂者故曰易且夫廣南多產珠璣犀象南金玳瑁奇好之屬錫雖具其餘產也上客賈遊素封巨賈攘諸奇好者恣靡曼之樂後巨麗之觀而稍以其餘薦于名山翰法供譬如飛一葉于鄧林烏見其能舍也然吾聞法門弘獎是惟無舍舍則必報報則必越所舍萬等繇是財益濫貨益豊珠璣犀象南金玳瑁愈益克牣委積厥利亡筭于觀今天下尤尚利故曰其在于今則尤易師笑曰淳于纓絕矣𨚫請匪是用勸耶嚴于不應出羊城望白雲山竟失

苓山放生社引

[illegible]酉秋冬之間殺氣窮塞苓山者吾邑之荒址也且不免狙之人疾威相告曰傷哉造物者其將以吾徒爲物爲醢爲膾爲鮓耶何其厲也嚴于曰子以爲人之愛其生也有異于物之愛其生乎凡今之人顧日取古所稱益育不害者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鮓之亦嘗反而自省曰吾實不仁矣于則將曰我貴而物賤彼固可犧可醢可膾可鮓乎夫人貴于物于是乎取天下之物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鮓之即不曰此人之過歟則天尤貴于人于是乎假手焉而取天下之人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鮓之獨可曰此天之過乎嗚呼至于今日而爲犧爲醢爲膾爲鮓之者斯人其亦知之矣顧猶勿省其將倖免于天之所犧所醢所膾所鮓也庸可得乎苓山之人聞斯言也油油然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山之高僧戒公又從而勸相之使各出金錢一月一會以救物之危阽殘傷而莫必其命者今而後苓山之人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爲膾爲鮓矣遂此而推之于天下天下之人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

募修報恩橋小引

嘗讀我世祖居易府君墓表云里有橋曰報恩公捐貲率衆葺之夫府君明德達矣適行事不少槪見斯非焯焯在人耳目到于今利賴弗墜者歟今此橋已甚行者側目而過之竊于心戚戚然遂協謀于昆季子姓輸金經始而因以告夫里之好義者咸襄贊之俾克成事焉

岑山重修佛閣小引

岑山之頂古廟屹立曰聚靈殿殿左側向有精舍三楹不戒于火乎嚮地甋故基顧語山之僧省悬曰易新之乎新之則無沿舊觀必于遺址建一佛閣以時梵誦其中而于閣後別搆一小廊洞開來窗俯瞰巖壑枝枝峨峨盡見數十里內疇陂汀沚烟木雲樹微茫蒼莽之槩斯亦茲山之曠致也曠斯靜靜斯樂世之夏畦于埃壒之區而不知適者其忽焉而登此也不有惝然以悲灑然以悟飄飄然遺世獨立而實綢亘儞如將可即者乎胡爲至今勿經始也省悬曰善前書之以風來者乎于是乎書

西圓寺募建關帝祠小疏

浮屠雲峻募祠關帝于邑之瑤溪西圓之精舍以告遯山子遯山子曰大帝之廟貌之徧于中國也非諂佞彼其純忠大義天日鑒之青史書之華夏蠻貊莫不震聳之洋洋赫赫矣然稽古咸秩之典必在其桑梓之鄉及生平功烈所暨被如江陵荊漢素皆躍馬提戈所稱威震華夏之遺蹟然後與祀法相準若夫下里荒墟僧隣叢豆仙廬梵宇濫列弁儀其甚之也乃其所以褻之也歟如是則雲峻斯役于雖秉古義毅然正告之其詞曰至可抑又聞之禮也者順於情而起者也群中國之人而祀之歷百世而不變也無他安之也其安之者何也情之至也群中國之人而祀之而安之而邑之瑤溪西圓之精舍獨關有闕也其必有戚然不安者其不安者何也亦情之至也于是乎順于情而起之可以教忠可以興義我又安知其褻之也非即其所以尊之也歟于是乎書

超果寺募建養老堂疏

昔我禪師本世胄能文章有聲譽一旦去而之佛輒能盡佛之道嗣其法爲獅爲猊爲龍爲象天下之言佛者必歸之與幹山者吾郡之西南山也有殘碑古楡云其寺曰超果其先德曰嵩谷麻谷鹿之神僧然千餘年往矣巍巍之宮夷爲鳳草矣禪師曰古哉懷哉吾將胥新之建一堂其上飲食供事諸浮屠師年六十以上者因若爲說以告來賢其古逸其規畫盡善嚴子曰大矣哉此上下庠道興也蓋先師皆有志焉故以老者安之四代而後其國有闕也豈禪師少時聞道鄒魯贊而勿試乃舉記所稱燕禮饗鐘變而邁諸雲鐘香積間乎抑此有三懿焉人興孝人興弟一也自是爲崔浩傅奕之說者不必昌言曰佛之道使人不興孝不興弟二也豈惟如此而已必將反而思之之人也圖進世者今若此吾等其益興孝益興弟三也予于是拜手稽首曰公稱先聖先師之大禮以尊不佞不佞敢不拜已又趨拜致詞當世諸仁人君子曰惟諸公命道備釋揭粥金錢饋贄擧觀厥成乎如是則項所擧三懿悉歸諸公錄諸公而使與禮不墜此亦諸公之名實也禪師益有

朔焉若夫爵蹟未遐流風如在懷賢道古之士又必徘
徊瞻顧遲回而不忍去矣

卷附

苕山渡船募油疏

苕山之硯義溪猶左藏也舉用藉之食貨藉之過工事易
有無藉之環山而家者所藉僕僕矣夷者其道蓋陸藉而
水徑越陌度阡去十里而遙涉水則當度五之一一棹而
已有俗本然者介而慈喟然曰輿梁則吾不能使察遷徑
之勢爲二舟以待其克有濟乎偉之命工餝焉舟成而工
請曰技美材良所以利用也然膩脂不具則不能傳合疏
鏬乎于是述其志以告山之好義者與尋財者俾女成事
焉善乎不欲有其善且使環山而家者咸輸闗士之誠以

卷附 三七八

庶幾永敝厥後云屬歲大祲有以尋納規者乎謂不爾其
亦有荒政之遺思也夫荒事有恤有備斯民也薦饑而萎
餒偃其力不足以勝違逆故節之者恤之也且農事
間則禾不登不登無備曷亦使如市者遠反而畢功乎若
然者非惠也政也如之何其弗舉

問道祇告先聖文

惟某等幸稟五行之秀氣獲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受心思耳目之靈共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習染物蔽不克自强厥德以敬承上帝篤生初意爰大附于厥躬某等雖不敏夙肖古遺訓詎曰罔知愧畏乃上希儒哲聿懷堅緖于今有永圖是用告始事于天地神聖其將晝資夕省孫一日二口一善二義以至于悠久光大若陵山雖萬仞必自於麓若流泉苟勿止雖涓涓必曲折而注海庶幾對越諸聖人罔有所怍畔自今日磬闢之後某或不震不興無能改于其舊于人曰兩德下神曰不辭明明赫赫其懲某等是斜其惟某等是歷謹告

祭閔中介文

嗚呼吾公遽止于此耶猶憶月奚言别晏笑風生曾月月之幾何遂飄飄而上征是耶非耶雲黯波驚遽庭大夢譜朕㳂雩惟公家世簪紱盈庭玉階甡甡赫赫厥聲惟公肯氣電發雷行共姿傳紹無妙筆精翩翩倚待登賦鹿苹旋登驥駿圖莊馳名鳴珂珮玉齊月疎星奕鵷明允績奏彤庭迨夫五龍泥而地裂六龘紫而天傾雲慕倦嶺日射考亭閭山登舉闔水空明觀焉偕友會齋伯淸泰京秉鐸豫章提銜職世同撰先賢後奕洎山庭之廻駕美初服之屣

貞謝冠冕履閭狀一樹探玄摘與蔡笈理經樓神三晶渥魄七庚乘偃綠綺瑤琴閒幽靜遐邈乎凌霄之逸氣飄飄乎太上之志各盡其孤謝自悵恂休有托而非匿匿泰嘆之長生嗟乎迋拙斂誠無成夙附中表蚤締姻盟嘆雲泥之邈覡攤仰愧于高闕何叢蘭之飄忽委英風于霧零痛五內之崩摧嗟奚能以爲情惟公家嗣賁于館甥家學洪世錯發青莘爰及叔氏苞朵和鳴世澤遐益如丹斯萌公其遊嬉遄觀化會笑九京乎又何爲悽惻而摸膺惟是悲戀系從遊疾傷世事之榛荊能弗臨風興感涙泗潛纓

壓山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崇淨淨兮儀觀齊齊兮音聲聊
傾耳而布悃若明信于爽窮鳴呼哀哉尙饗

與人篇

或問與人有道乎嚴子曰有勉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弗使感曰孰能之曰宋先生草菴曰可得聞乎曰先生豫于妙喜霞幕之間折枝嬌枯飄然自適其爲人也深廣如叔度神悅似子韶爲文風馳雨驟倏忽萬狀頰蘇子瞻非卓越奇偉衆爭稍微之士不獲一見始予之從于先生遊也予友學子因予以見先生先生不許一旦學子冒不測之罪度已無可奈何先生使予援之予辭以不逮先生怫然曰夫人之交子也豈惟是飲食晏樂是崇是議亦謂其不保

而溺人子雖則振救之予與我衆之所覩也交子而勿獲其蔭人將奚藉焉古道之不復也非一日矣向者有望于子今弗及夫予忸怩不敢對先生枝予以方退而經營其事三晝夜而事定先生戒以勿泄曰凡吾所以云者豈私一學子哉子之于我也無間我不克輔子以道其過也均我誠不欲悅子有過亦不欲使我有過于子豈私一學子哉也曰學子踰謝予予以先生之戒以勿泄也不語之故[illegible]而有言先生者予聞學子曰何如學子曰美哉猶有鹹[illegible]落落然無親人之色也予聞之退而歷曰斯所謂

古之學者歟古之學爲己不爲人不言而信不期而同豈
有意于聲音笑貌者哉故曰拯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勿使
感蓋言己也故不務修己而日從事于聲音笑貌之間以
求所謂與人之道我見其身之所遇口之所觸耳口手足
之所携所依皆深林幽谷刀劍鴆毒也岌岌乎殆哉

原姓

嚴本春秋末晉公族羊氏之别其得姓在周之中葉是一
宗也又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姓莊氏後避漢明帝諱改
莊爲嚴其更姓在東漢之初是又一宗也自子陵隱居桐
江高風清節百世瞻仰至以其氏名州後遂附托爲重于
是天下之言嚴者多舊言姓所自更而不知自周衰迄于
西漢固自别有嚴氏也吾宗之先其果出于桐江而爲祝融
氏之苗裔者歟抑亦唐叔之後受姓于姬周者歟是未敢
知也所知者我竹堂府君遷自嘉定而已即嘉定之系所
知者府君之祖曰宇巖端考曰諱得明而已然生卒墓葬
氏並闕如也況敢援附千餘年以前所不能知者臆爲吾
祖所自出乎竊聞古之遷于他國者謂之别子秋即以爲
宗然則謂吾宗者其必自竹堂府君始矣謹述世系尊竹
堂府君爲吳興歸安石谿嚴氏第一世始祖嚴燕己酉重
午日十二代孫書闕百拜謹書

義門鄭翁延齡問答

義門鄭氏有賢翁曰遡仙先生齒高而德懋里黨推爲長者然無子先生孫不息意或問先生豈有親兄弟之子可以爲後者歟先生曰吾宗自國初家爽錄嗣即渴萎吾挪一一身不啻如魯靈光矣然則先生得無衰颯不任香粉瑕劉歟先生曰吾孫稍悍不減廉將軍對趙使躍馬瞰聆時也然則先生之壽於似積也命爲之賦先生曰否衛者謂吾命宜男視古西伯猶曹公子之較短長也然則先生行年六十有三矣胡爲璋裳之賦至今杳如歟先生笑曰

公亦聞渭濱八十而鷹揚乎蓋所遇遲耳固然今吾有化育之才然彼姊者予弗與吾邁譽之孤菝能協律呂哉公誠以先義門爲念何不爲我購奇麗好女子十餘人如高唐洛神所賦綵者彼之歌舞管絃備以翠羽明珠衣之以冰綃之綺更爲我擇芳洲勝地構數十畝之宮樓榭亭沼及玩巧珍御畢具又予宅畔闢田十餘頃以足我金繒甘脆之需使我與前所云十餘人者恣意騁放於其中暇則缺芳觴一斛以自怡暢公等亦時載酒儕訪我于香飛花塊之圃如是者十年當必有百斯之慶自此繩繩繩繩其昶不憶然後採藥煅珠丹華樓鏡陵玄圃逍遙三島飄飄先羅道協樞極齊丹崗鸞爰棲憩於淨妙聊稅駕于實華之網羅即公等之功餘行僞衣無疆矣或曰善雖然此盛事也其胡可崇美敬約同志百人歲捐一金十年可致千金則屬有心計如陶朱白圭者營其業而息之又十年可巨萬然後爲先生次第營之務稱先生本指乃已先生樂乎先生曰快哉然則先生亦飾性閑情慎思省欲需之二十年其可也先生曰然丁是乎書

為長枝延甫公娶婚告語

吾宗自亞中府君以名御史起家循理公其冢嗣也由循理公而下大抵皆單傳蓋至於今已歷六代其爲之後者惟延甫公一人而已然又鮮居三百年遥遥之胄不啻千鈞一髮危矣哉敬告宗黨資其嘉禮庶幾綿綿之福薪以兆堅豈惟冢枝祀事是賴卽亞中公如在之靈式憑有慶矣

殷康施生加冠附言九則

美哉施子冠矣有室矣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無疆之鋕始基之矣亦思令顯祖侍御公光融之盛烈積累之厚澤乎

周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念之哉念之哉

昔者侍御公之捐館舍也令先尊甫十七歲耳于時內侮外閧如予衛弋擊風雨四集令祖妣濟孺人甘荼如薺以保有而家此固予所身親見之者若大許令人姚令人所鞠育吾子亦靡所弗用摯其愼毋有所遺忘

予獲交于令先尊八九年英敏奕奕叢蘭早萎終天之恨與繼述之孝衆衆于吾子一身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子鞠之內于日令尊堂最賢寡十載氷霜歷試危苦恩勤撫字以莅于有今日心力竭矣血淚枯矣天下無不慈之母亦無不苦之母而孤子之母爲尤苦則亦爲尤慈繼使異時承之以五花之誥隆之以列鼎之儀亦何足酬恩于萬一也繼自今可無日三省于斯

孝田若不敢忘父母一動作不敢忘父母此守身之至德[illegible]

[illegible]非難[illegible]天合協順不易[illegible]

爲男子者第必悉制委宛誘勸務有不至于拂戾者若夫
節制之方誘勸之法則前所云一言一動不忘父母盡之
矣尚其深體而篤行之
世風漸下士習日渝事無大小須斷以大義決之尊親萬
勿隨俗靡靡馴致永終貽悔
家務殷繁今尊堂賢能明習內外手綰已久自今凡事仍
聽尊堂裁制吾子悉心稟承人惟求舊事戒更張即或理
宜通變亦必咨請奉行愼勿稍少有所專擅
詩序云白華美孝子之絜白也夫不佯曰美孝子而必曰

美孝子之絜白此即守身爲本之義也蓋此身惟絜惟白
勵持可以官守否則污矣辱矣烏乎守絜白維何曰讀書
曰明理曰勤苦曰節愼曰寡嗜欲曰安淡薄曰擇交遊僕
曰尊師傅長長上

泥塑子贊

人如之人兮鳥如厥初矣所于生也當其未生遍地皆是
也範之陶之出成不遺也巧笑兮勿倩也美目兮勿盼也
素以爲絢兮餙服以華其躬也不逆如愬空空如也成毀
由人亦固或克壽也譏不忘其本旨乃復歸于土也

身游記□二十餘則失稿止存其二

自晉山達玉山風雨載道過吉州程步之安之故未常識予忽從稠人中顧余而言曰子非吳興嚴先乎吾觀子一似重有戚感也者夫何故而栖栖至此予哽咽勿答也爰作歌曰巍巍復澗道路参差兮美人觀止怨予邈思兮白雲高鄉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嘆旁人莫測也時宿雨未收烟嵐杳瀰泉聲浩浩長風怒號如助余兩人之悲吟悱惻云

其二

抵玉山之明[illegible]助和[illegible]雨南下行者[illegible]携舟蓐暮雨勢益張迅見雲雷森鄉中有孤烟杳杳經林端直上者舟子曰此吾家也去前山百武山各雷打石云強止焉然終宵戰戰也俟晨瞻望不辨巖巒如從河底行水氣無分于上下然至此亦不復畏雨不畏雨者忘雨也惟過岸崩則震又湍急而砂注有聲琴瑟然大類雪夜風樹之音雖淆厖激發乎乃其幽響自出以其靜清而易延也然亦惟靜者聞之

荒政記畧

姚承菴先生家訓載烏程前輩曹浴泉公諱胥當麗惺庵公出巡將行府率諸生稟謁云聞老大人下車有均徭之令此法甚美爲何中止惺菴公曰各司道云縉紳以爲不便遂中止曹應聲曰縉紳以爲不便民以爲甚便且自古聖君賢相所重惟在懷保小民惺庵公首肯者久之于是具疏請寬交代之期斷然行之通之各省皆然保全閭閻身家無算浴泉年六十無子後以明經選崇明訓導一日會余于路問曰公今幾子矣余曰五子曹曰可喜也余曰先生亦有子矣曹問何故余曰先生有仁人之言使澤被于一省而通于天下仁者有後古人不我欺也後在任連舉二子而歸蓋天道之可必如此庚戌江浙洪水滔天吾湖受災最重撫道臨湖訪荒政士紳以改折漕粮及糴糶充漕之說進與情概謂改折恐難取必不如主糴糶爲有濟歸安德介甫棟習知倉庾利弊特遵衆議條陳改折三大利糴糶三大害上之當道撫軍范公據其說入告部議依允嘉湖十二縣計共改折米二十二萬四千石零貫省正漕米三十五萬石省耗贈餘米約十萬石又省遠糴買

此葉北圖配補

補裝運盤剝曬洋等費約省米五萬石統計之所省正贈
米及補費不下五十萬石眞所爲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以
曹公之事推之顧君後福正未可量也畧述其議如左
改折本色有三大利焉漕米每石正供祗六斗三升一經
改折則京倉耗米隨舡餘米石歲餘糧盡行裁汰是不獨
之獨也其利一漕運截頭銀每石約正贈三錢七分旣已
改折本色則截頭舊例免徵是獨不在國而實已在民也
其利二漕米上倉監守勒取耗贈加二有至加三者改折
旣無加贈每石所省可給一夫匝月之糧又無載米水脚

等費每石所省可充八卜一日之糧是不販之賑也其利
三若謂糶籼充漕則有三大害焉本色照常徵應月耗米
不可免截頭銀不可免倉費斛頭淋尖踢斛順風貼色俱
不可免是名爲救荒而實與不救並屬也其害一本地原
無籼米必須買之江楚小民何能遠涉自應問之販夫一
有充漕之令商牙視爲奇貨目下籼米每石賣銀一兩當
軍兌火迫之時其價必騰縱或不騰而無反賤以銀一兩
買正米以三錢買贈米再加行用脚錢又截頭仍舊無減
較之改折每石實徵六斗三升價銀六錢三分亦大相懸

絕矣其害二倉夫運丁蠶食小民膏血習以爲常如使不
能全折而從半徵之說將有一半改折一半糶籼之議故及之勢必由少取
盈不饜不休如運丁索倉夫之陋規不論米之多寡倉夫
勒根民之耗用自可照舊倍增是半徵而有全徵之害矣
其害三當此災黎凋瘵之際稍有便宜實惠得寸則民之
寸得尺則民之尺何忍以三大害更此三大利乎或者曰
民旣便矣其如所衛之運軍何不知閩二屆改折之漕艘
祗四百八十隻閩衆艘之丁夫祗六千二百四十八較之
十二縣什伯萬億之生靈孰多孰少孰重孰輕況兌運旣

竣官軍自逸或鼓櫂或肩挑或習竹木之工藝即所衛之
屯粮不算亦可自食其力免江河風浪之勞而僅爲一身
餬口計軍何爲不便也或又曰明崇禎十三年閩陞郡侯
糶籼充漕之請民甚便之何也不知當年漕充有贈而無
截兼之米色濫惡青黴白臁而外無非糠粞穀秕至于雜
籼則蘆䕭草子石屑泥沙皆充上粒是有籼之名無米之
實乘太倉之粟腐陳相因糊塗了事而已今自二十年來
漕米之上倉愈出愈精籼則爲種最繁色猶不等詢之老
牙謂此種計有十餘若以充漕則赤白班黄一任刁軍之

高下是截頭既苦而貼色倍加烏可以今昔概論也或又曰改折之年米價必賤反以貴直而請折實爲厲階矣不知歲値奇荒江浙幾半本地收穫無多外方輸運亦少冬間買糴必無較短于舊冬之價卽使照舊六錢亦祗以十一斗行糶完六斗三升折額而有餘而截頭一項總之實實沾惠者況今歲米價亦斷無六錢之理乎　是冬米價每石一兩一錢若非改折價必倍增死亡亂掠種種情形不忍殫述當溺殘疲弊之餘遭此奇歉幸全軀命幸保室家伊誰之賜歟語云無德不酬今知之者鮮矣況圖報乎予故亟望乎造物者之大酬之也

吾湖田糧宋元舊額無稽然據畢士安奏免爲額及楊東里■岩集序俱謂吳越有土時將一應泒料泥入糧額每畝稅至五斗倍臣江漢臣沉僞僭之藉于河畢士安守台州將舊額上奏乃命補古閣王永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遷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　一本作王方贄蓋方贄卽永也然則宋世畝稅實僅止一斗矣其餘重額係職用及買似道所買公田與抄沒田循之例巨室田者之

納租而已非正賦也今以吾邑清糧條折總計之每畝較五斗而更浮而里役之費不與焉其何以堪安得仁人在位吕言于朝一爲釐正耶

北學雜錄

逸山子在燕不携書策又鮮友朋危坐一室中自知自信而已倘心有所開則疾書之庋其他日貿成於君子耳然散無紀叙故雜抑傳有云雜而不越亦不越於學也夫或問子北何也不答賦偷兮其日北學文何也不答賦風雨

舉一身中官骸肢節知覺運動盡付之天理中任其自舒自止自顯自藏而一無有造設于其間其斯曰主敬曰存誠曰行所無事曰無極而太極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illegible]幾之多非也蓋言逸欲之猶緒萌芽自朝至夕潛引潛[illegible]不可以筭數知夫惟兢業則能審幾幾審則克則化則心與天一而惇庸命討之極以立

習俗移人舊矣况生世風靡潰中斯須伭娩不可也斯須聽盼不可也必先嶄嶄落落使胸次廓然如威鳳神龍翔翔于碧天滄海之間視世所云榮名利祿才智勇功震[illegible]不可奠者斥鷃之蓬蒿也青蠅之樊棘也此惟憫悼之不暇何異乎流靡遷轉耶

此葉北圖配補

今天下何時也其將奮然特起奉賢聖師儒爲法準斯其詬辱譏彈也固宜韓子曰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斯言也用之以省身程學其可也

眞定道中賦詩云月落寒山瘦風木政其候蕭蕭者樵子歌過山之右從者曰感世變歟思古人歟抑與言樵者耶朝市城郭可知矣

忿也慾也安佚也深根固蔕于心腹神髓之間其將易拔之妙識之難矣哉誦法言親端友恪居處持視聽終吾身

而已矣

客氣最不易化曾論表不遷怒爲學鵠的定性書以忘怒觀理立大公順應之準蓋其難也至讀書無逸篇總述四聖迪哲繼之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曰㳙洋融化矣純天理矣蓋所無逸之極功聖學於斯爲盛于是乎心廣體弘安安祇祇[illegible]于祈天永命

一飲食也一啟處也聖曰道也賢曰學也小人曰惡也飢厭庶民曰飲也食也啟也處也夫非有顚節殊行也然此

此葉北圖配補

四人者秩秩然其弗可越也書云無在大亦無在
讀韓子與李翱書曰學之二十年矣非聖人之志
處若志行若遺儼乎其若思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
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嚴生曰以彼
其渥惜以彼其持恒宜紹曾孟可也僅以文學止子語云
金層巔乃勝于翠微望海洋洋適至渤澥之墟諒夫
今之善交者吾知之矣佽佽其色是婦容也婉婉其聲是
婦言也詩不云乎以謹繾綣

貴諦子云已死矣已滅裂矣卽隱弗仕其亦奚補

之曰予聞上士擇善其次擇福又其次擇禍于善于禍罔
已抑勿思擇禍賊諂有之擇禍莫如輕

或問云甚矣家之人勿易將也幾于廻履未同置諸已乎
曰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朱訓至精曰涵育薰
陶俟其自化而已涵以容之育以長之薰以風之陶以成
之雍雍温温純純勉勉彼其性情功用在勿忘勿助之間
審矣辨矣于弟無與也未悟則反之于身曰其必有勿審
勿辨者乎矩其化也則若其子弟自淑自民矣見無與也
寔是乎教自而化矣蓋古君子養民養賢于其養本此處

與曰敬敷五教在寬
盤庚誕告勿率曰各設中于乃心蔡傳云中者極至之理
此備宗精言後世中材以下有未易驟語此者乃于遷徙
期會之際諄諄爲有與昌言之豈其特民風質諄易啟廸
歟非也蓋司徒之敷援先之矣至若帝世民協于中則是
胥天下畢登于聖域也猗歟休哉

對大賓臨大衆或失言失色則大自悔責愧恥如將勿可
釋至于燕私寢處卽所失有什百此者或茫弗之覺覺矣
況況如也然則向所云悔且恥者以賓也以衆也易曰震
無咎者有乎悔夫悔善幾也敬其內自訟也若是外矣爲
人矣

苟非灼知篤信吾自有其尊自有其榮自有其安富未有
不緣物流徙者然不經嚴鍾苦鍛决無雖知無雖信也

知不如好好不如樂爲己知者言也格矣致矣好則齊壹
乎其行之矣意誠之事也樂則油油然不疑所行矣無所
矣無餘矣心正身修之極致也

鄰曰發佚而已似不如貪淫憤肆之毒烈也然雖此而之
澀厲狀大會歡而不知者多也

元者善之長何作少長之長愚謂此篇對謝而言蓋曰自此而善其滋長無已也

僩逸乎康里見粉黛如林喟然曰是豈無一人弗失其本心者乃惟一念濡忍遂至于此也嗚呼曷其柰何勿敬

聖道華靡悅樂交戰商賢猶然于何人斯敢遂云履道坦坦也尙其趣果毅以持之庶幾克勝乎

自省志氣云爲之間有死同禽獸者矣甚則有勿逮禽獸者矣可不謂大哀耶或曰何其甚歟曰如饑之于食也渴之于飮也彼然吾亦然于中察其當飮食與否此吾之所以不同乎彼也其猶未能察之至乎盡也則何以異至于貪饕恣肆極美自奉不過則罷以恣睢斯其罪惡不又有大于彼者乎推之愛惡攻取靡所不然嗚呼柰之何勿寅

有所柔滯則思仰爽有所忿厲則思柳下惠饑無食則思顏淵寒無衣則思曾參愿慤思之斯友之卽未必遽如古人然庶越今人一等矣

有人曰吾必爲聖君必爲賢似迂且妄然俄頃細微之閒猶有願若其次之心卽流毒有不可致詰者是故君子氣欲尙夫謙和而志必存乎高大也

易謙和樂也卦以謙爲吉又自九四外俱以豫爲凶本義云衆樂故吉自樂則凶蓋卽孟子論樂之旨也因是可悟孔顏樂處其殆忘己之至者歟

自省心氣之間有時似以爲靜定其實旻逸而已有時似以爲勤厲其實勞擾而已要皆欲之爲累也柰何

讀君子偕老之詩說者曰其詞巽非也曰副曰翟曰展儼然稱神以歸之稱祀以質之稱君以怵惕之矣法其大焉爲乎巽

易損先而益後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玩其辭何艱苦也蓋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安行自得而已使未嘗實用懲窒之功卽眞知善之當遷與過之當改其不爲氣習禁制者鮮矣

使非其制于目也卽有美色爲乎好使非其制于耳也卽有淫辭爲乎聽善事心者亦曰制身而不制于身斯已矣弃強也如王然中正無爲而萬國六服惟所號令焉之謂制

吉凶不及持取快悅一時耳吾見有片語失簡致極心討欣覩之餔之歎之讚之者矣苦莫大焉何快悅之與有乎

于重大所圖其失又自别論

習染自有生來漸漬纏綿即已覺悔未易一朝滌洗除其
華華勉勉習以制習乎隨則習于肅戾則習于雍柔則習
于果毅始也歛應既也實服此息則彼消此蒸則彼化其
間分數即銖黍絲忽不可逕也

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蓋言天人合一之極致也言天
而至于道天在人中矣言人而至于聖人在天中矣

兩儀四象列卦重爻天也有人焉君乎不謂天也何也曰
盡其在已之宜而已經禮曲禮三百三千人也有天焉君

子不謂人也何也曰安其固然之則而已

大哉時之義乎自前古後今以至幾微邈忽浩浩乎其流
識也渾渾乎勿測其端兆也蓄之發之而靡所于遺也生
之新之而靡所于積也吾不知其為有也無也動也靜也
始也終也至人之心體殆亦若斯已矣

持古道處今世孤遯吾弗能垢辱吾弗忍用晦斯可矣蓋
有隱客者僞名姝以侑其一人望望然去此孤遯者一人
神色漠然徐以事辭遁歸此用晦者一人卒飲極歡則曰
吾能為我舉觴爲我亂也此垢辱者[illegible]

古人處亂世之末流有以終身弗仕傳者向頗易之今而
知其傳也有以也

易首龍德龍首隱德隱之時義大矣哉

易遯世逸民之事繫于上爻者為多觀上曰觀其生君子
無咎蠱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遯上曰肥遯無不利漸
上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夫五君位也越五而有
上是尊而加之于君人者之上也其故何也愚意上者時
位之極于世為衰末凡夫禮樂政教人君所以治天下之
具至此悉廢壞不脩惟藉一二隱君子特立獨行脩身見

于世庶幾風俗人心咸有慕賴是故因其位而尊之明師
傚崇于君位云

易象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已耳至于困乃質言之
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錄此出困之盖大矣外此則
惟謙象質言君子盖亦此意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之復亦惟以其覺見也傳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不善斯見善見斯復矣然其端緒至微
亦在覺以脩以休以中乃臍于敦觀厥成也否則迷鮮有
[illegible]能復之復其于也忽焉而已

天在人中性在情中理在事中微在顯中聖在同然之符也人中見天情中見性事中見理顯中見微日用精察之事也人與天一情與性一事與理一顯與微一德盛化神之極也

靜夜誦西銘忽覺意思悠然有無入不自得之意

古云通天地人曰儒通乎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而已矣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之私曰通謂聖人賢人邈不可測者非也一念之微純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念與聖賢不二矣一刻之頃純乎

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刻與聖賢不二矣一言一動之間純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卽此一言一動與聖賢不二矣惟夫始也弗之察雖其偶合而不知所以自信旣也弗之持弗之廓卽明信夫聖所以聖賢所以賢的然不越諸此然卒無能流動充滿積而躋于光明廣大之域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凡智力計謀變詐取舍種種造作之事則皆人之有以爲之也若夫理也者自然當然而已者所爲耶遂不相入故學之以求欲乎其所自然當然而循以是種種者造設于其間命之曰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之私之所謂先天之學也

書戒危微易著知幾學庸慎隱微孔顏心學曰克己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宋大儒表不遠復爲入道三字符凡皆後天之學也

幾在意先幾露而後形于意意動而後成于心非幾之來也或忽發于無端或倏生于有感其端緒在有無滅忽之間尙孤尙弱能了此際廓然掃除爲力甚簡其功至大少焉成意漸已得勢得氣又少焉成心勢遂壯大氣遂蕃衍

非百倍之勇不能降制矣

忽覺昏陷卽與精明忽覺怠慢卽與齊恪忽覺虛假卽與篤摯忽覺蒙住卽與震勵忽覺散亂卽與斂飭忽覺流蕩卽與節制忽覺安偷卽與勤惕忽覺壅滯卽與疏豁忽覺憤躁卽與和平忽覺驕矜卽與靜簡剋自飲食晏處大至經世酬物隨事觀省卽念剋融時時盡後天之功卽時時得先天之主矣以爲謀其豫于此以爲約其約于此[illegible]亦覺卽轉灑然也浩然也何爲乎留滯亦何爲于沮喪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種人欲

之驗也以爲子斯孝以爲臣斯忠以治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性之德也曾子曰忠恕云云則是隨幾體認天理之功也學之事也

程純正公每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又嘗語上蔡云賢輩相從于此學其言語耳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李延平從羅仲素遊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乎是也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夫自程而楊至于李爲宋學嫡系乃其所致力有如此此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最精要之功今輒指爲禪寂誤矣

靜說未發氣象其功視先天差後視後天差先蓋先後天渾合璣錦之學

耳之聞也目之見也心之思也自有欲有私而自然之用俱窒矣純天理而無私則自不蔽聲色則自不惑偏激自不敢計謀自不作機慧自並觀公默自異心入微故曰聰曰明曰睿如于是乎如其理之當容者而我一無所欲求其間則自弗雜于憒于急而寬裕而溫柔如其理之當執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弗雜于怯于靡而發強而剛毅如其理之當敬者別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弗雜于偷于肆于躁忽而齊莊而中正而文理而密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德也行夏之時服周之冕乘殷之輅樂則韶舞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明天德全即王道得也此孔顏授受之大經

或問太極如何而動如何而靜曰太極者理而已矣凡氣

機之動也靜也一出于理之自然而無有所爲動之無有所爲靜之者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仁者萬物一體忘己之至也墨氏兼愛狥物之至也正如東西之相反

人未知學膠緒流轉求心之妙必持其志使向之流轉于物者日清日損迨夫消矣損矣中有主矣乃或隱隱有靜以自保之意抱持勿釋猶之有己耳更復于此脫化開展天然發廓然大公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

其哀與共吾之心欲與萬物一體也無伐無施吾與萬物

至誠矣老安友信少懷吾無體以萬物爲體矣皆心學也
美而大大而化耳
每見內功未純喜言及物大抵從情欲意氣發根以觀不
豚不已之實德奚啻逕庭
大學明新之要止于至善而已格物物格者舉吾身吾心
與天下國家內外感應之事一一審察之如何爲惡如何
爲善如何爲至善精之至于極也致知知至者明徹道體
如是爲惡如是爲善如是爲至善無有纖微之惑也義本
顯易諸說雲擾過深過鑿耳

格致惟精誠意惟一正心修身允執厥中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格物也思之已得辨之已明致知也
篤行則誠意以下兼舉之也
家大父嘗燕居呼小子書開曰汝來前易冊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節錄以鳴鶴七爻汝知其有深旨乎對曰未
也大父曰此示用易之法也夫鳴鶴于和而忽悟其故于
居室出言千里應違至于加民見遠動天地也不由居室
而忽悟其故于不密階亂至于失臣失身幾事皆成也此
豈區區擬議可此類而通者乎蓋是則三百八十四爻盡
之而無盡也用之而無窮跡也夫然始可與言易矣關雎
然而起曰其斯謂之擬議以成變化乎否則固矣其變奚
其化令而知吾子書凡所稱引詩書語多與本文逸然異
指蓋志也夫甚矣哉其于古之辭之意廣大變通也溫故
知新也大父曰然汝識之己丑春讀易燕山謹述
關雎之詩序云后妃思得賢媛以配君子是也此自其聖
德固然然令文王在宮雍雍時少有意欲如毫髮許未臻
于化其能使忘己至是乎于此詩見文王誠正之功純粹
以精無斁關用故每以爲風首

人能居室之間純乎理而勿雜于欲則其推而放之也無
非天理流行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學論見在而已即時即事接于理而勿合就前此有崇高
之善無能爲此時此事之補救即時即事接于理而無弗
合就前此有滔天之惡無能爲此時此事之羈絆
凡人未動于意欲之時飢食而渴飲哭笑而悲啼何往而
非贊天地之化育者歟
同此事爲同此言語述者無之非欲覺者無之非理如數
千里十地人民今日屬楚某一屋一舍一草一木皆有之

日楚明月爲漢則一壓一含一草一石皆名之曰漢
否之體即泰也損之體即益也未濟之體即旣濟也無俟
變革無俟消長一轉移之閒耳

凡患難之來微有驚皇錯亂之意即同流俗之醉夢微有
委心任運之意即同莊列之玄虛繇前則不知味之夫婦
也繇後則無忌憚之小人也然則如之何曰夭壽不貳戒
愼恐懼以俟之庶其可乎

坎陷險也蹇難也困窮而不能自振也繫之心亨與之利
吉繫之亨吉無咎亦何入而不自得矣乎

予嘗迷路問津于野人野人卒然曰候矣程有餘步矣從
其所過某所可也予謝之野人曰無謝日暮矣子必亟行
予旣而思之之人也一酬答質而仁義禮智同然其畢具
矣恒若是不旣聖矣乎

今人動云不讀盡十三經廿一史恥也考其意矜高傲恣
好大喜名而已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郁自見楊龜
山踏取論孟書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
得以亡子讀書之法較今世後生新學不數歲輒稱卒業

經史者皦然殊絕矣抑吾不知其庶幾覩古二子何如

易太極生兩儀自乾初至復初三十二爻總一陽儀也自
姤初至坤初三十二爻總一陰儀也旣已謂之一矣何其
閒吉凶悔吝有萬不齊至此蓋因乎上之所加以爲遷變
耳譬如平地加之以蓬蓽則蓬蓽矣加之以館宇則館宇
矣加之以瓊臺瑤榭則臺榭矣

文如羲易然有畫無文文實始自堯典虞矣太矣以言乎
三才則備以言乎五倫則正變具矣欽若曆象經天也宅
嵎夷南交宅西朔伊乂洪水緯地也平章協和敬授理人

也疇咨都俞君臣乎龕未敬明頑嚚克諧父子乎虞象也
二女也昆弟乎釐降夫婦乎驩共也師錫也朋友乎之五
者莫不有變焉變而一之于正斯世法世則而尊之以爲
典乃終始惟欽其諸三才五倫之貫歟

予嘗不得已與世俗人同處偎肩紛瑣雜籍于前予浩然
自適或終日不發一言若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語也者
向以爲殊得和而不同之旨今而知其不可也蓋傲也斯
人若與因其機節而利導之不亦可乎

先儒出處之際吳幼清不如劉夢吉劉夢吉不如許魯齋

可衣自言爲程子心常在腔子裏一語有害答云甚善祇
此語不善體會亦能爲病夫心活物也頃刻之內上下古
今幾微之介綸經宙合豈可向七尺血肉之軀求棲泊安
頓之所耶所云常在腔子弟惟是卓然有主不隨聲色臭
味遷轉耳若認定腔子二字在于軀殼之間反從此逆折
其生機沮喪其靈氣不亦雲山萬里矣乎
朋友講習尙屬學問思辨未及措于躬行也然當是時非
幾雜猪自葩萌芽雖逆順之緣實如其來亦必肅而能制
如是即行在其中矣故曰以友輔仁

西銘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讀其書者應無不有汪洋浩大
之思即聖域如將可躋也至于東銘藐藐于戲言過言戲
動過動長傲且遂非則惟庸罔念闘矣不知二銘並列張
子實有深指夫惟精察于言動微忽之間然後可語于事
天如親之實學也乃置此不省則其所爲汪洋浩大者相
于虛而已
孰且辨論祠異爭朱陸優劣極論太極以前後陳記載
支辭何益爲討即今躬行何如心得何如
古本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

地而猿以爲講學者告
足之所履尺餘耳渡三尺之橋而瞿戲身所俯仰八九尺
耳入方丈之室而踞踏此周書屢以爲訓也歟
尹和靖年二十以東周非是退不復就舉劉勉之踰冠入
太學時禁士毋得挾元祐書遂厭科舉之學棄隸錄竟歸
李延平少游鄉校從羅于學有得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
竹之間簞瓢屢空餘四十年蔡仲然年三十即棄舉子業
一以聖賢爲師之數君子者考其世猶之可以祿仕也然
且若此況所遭彌下其又奚說

即在盛世可罷言祿仕罷朱文公論程門高弟云諸子不
久親炙不曾盡心理會遂各奔走仕宦所以不能得透此
近日東侯白沙箴齋心齋諸名鉅所爲逆遇明時龍潛遯
斯者歟
吾友穎生子曰無論非道之榮決不可處即悍然悖道而
魂之曰苟富貴追恆其能也其亦如定命何悲矣夫蘋爲
而馬逐蠅營而狗苟者也予甚韙其言
以文觀乎漢唐諸臣如劉者無論已若賈誼柳宗元諸匡
流而論之倫恐折節卒辱其名以必行其志者夫

至聖東渤襟夫爲人諄靖難將事載衷薪摧哭投淵冰中
何所爲而爲之哉安于心而已矣聖人復起卽曰是求仁
得仁者足師百世者其何間然抑士不幸至賜九未嚴職
任又或有親長弗可以徑遂卽能如崑山冀翊亦足矣翊
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大哭出還鄉久之以行誼聞
周廷徵薦于朝則曰某仕無害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
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諡安節先生云夫城門之慟胥
天下之人而有之其有勿然者非人也猶之乍見怵惕之
心不學而能不期而得豈有意于聲音笑貌哉乃少焉則

將有繼又少焉則如有家少焉則曰兒孺耳富貴非所有
少焉則曰非富貴必及于難奈何少焉則曰清其質滑其
文古之人亦有行之者卽富貴卽何傷于丈乎城門之慟
如在九霄之上隔世以前杳杳茫茫不可復認識矣是故
見善端之類也然則確而持更歲月而不變卽其人不婚
翁者奇節被所自立豈苟焉而已哉
德丙寅歲家大人迎孫左議太翁至海陵署祝翁八袠翁
一日獨侍翁翁言本七歲時翁居金寺山有王老翁者能
[illegible]山中[illegible]時年九十七歲矣問[illegible]何[illegible]則曰君先

祖之志也吾祖少業儒已棄爲農耕于此山之麓其爲人
異甚時時上峯頂踞盤石南鄉作歌曰式于皇常上帝皇
皇其九綱汝世不忘歌竟長號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翁
百歲且卒顧于父云汝必無忘此歌矣時甫五歲不知此
歌何爲者第效其音節爲唱嘆而已父九十二始生于亦
以命于是歌也傳百數十年矣今雖耄勿敢失墜也已丑
燕邸偶遇孫翁忽憶翁此語因識之此亦一遺事孫爲可
悵
自古大聖大賢恒于彝倫中有大變大疑忘父之見殺而

受之辭也殊其君也致辟于兄弟也出其妻也不謂之大
變乎抑不謂之大疑乎變而不失其正者何也純于理而
不雜于欲也疑而不失其信者何也極天下萬世諸所爲
意欲之私援之于數聖人之身而遂無當也
人期自進自修自信自得而已諸凡毀譽疑信與吾學損
益得失之關杳不相入先儒云真爲性命之人卽被惡名
埋沒一生亦無分毫掛帶
象山云世事不必論雖使自卽今奮拔卽今奮拔何論其
與孔如此則雖[illegible]青襟夜河共期勿登[illegible]老矣[illegible]

己性自汨則非學必以己化汨人則非教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者
也此非邵子謂乎今人忽日用飲食動靜云爲之事不加
察乃馳心象數曆年月以之攷是爲知天且云邵子實然
弗思而已
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一時之中有之一事一物之中有
之一念之中有之靜而觀之近而取之樂哉
宋儒切近篤實明儒自從祀數先生而外微似有虛高之
迹後學景儀惟日不足其敢窺測預成書具在覺一開卷

遂見有盡言之意一開卷遂見有創建之意一開卷遂見
有任師統之意遂見有尊己說持不下之意抑明道謂可
無言道日新何傷于創先覺覺後覺亦詎容無任不得已
而辨則尊己因宜第取兼羅昔伏諸之乃覺平質稍勿類
此抑又何歟
明文學尙古雖擬變不離古成法明儒學尙自得人有新
知不主故常
試剛六經中與先儒所講論異同幾于聚訟去聖久遠矣
所折衷歟曰古人以青垂世務俾後之人心明理得而已

俾使返之于心而安體之于身而順要自弗悖于聖意即
有小異無害大同不則騰口說耳雖精當奚取乎
與人約不度于勢不審于力乃假柔俞唯日困于情之難
已耳卒之勢與力有必不可强爲者其傷于情也不滋甚
乎于恒病此其諦之
有體無用之說非也于嘗代他人策事雖至煩大者至深
曲繁苦者據于所見直爲區畫亦或灑灑無疑滯是于宋
嘗無用也及于有事自謀即極渺小易斷往往遲疑迷惑
至于悔咎則已抑又何也事之在人我于其間無所欲也

無欲則體立故明故果事之在我我于其間有所欲也有
欲則體失故惑故柔執于其在我者亦如在人者蕩蕩乎
其無私繫也豈惟大事哉是故無體也有則何患乎用向
其敬小而愼微哉
伯夷古之溫厚人也柳下惠古之高邁人也彼其心視天
下之人之衆必也皆至于賢聖而後即安也不亦溫厚乎
彼其心惟以賢聖自爲而已其視于天下之人之衆若曰
鬼乘混與責也不亦高邁乎
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王道參乎哉不

多也
程純公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也不如內外之兩忘其御吟
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歟
正公四箴終身誦之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進于道化則無成心矣抑如之何
斯入于化也必也譁乎
朱子曰存此心于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
際允若茲敬義立德不孤矣于作聖何有
薛文清公曰功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

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離是矣嘗竊
觀四子六經之書大言深言渾渾浩浩矣抑其指趣有越
斯數語者乎
胡先生曰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神矣乎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陳先生曰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夫自
然本大禘何思何慮忘己本孔顏克復無欲本周元公主
靜豈外極致德之旨歟易乎可
羅文成公局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

思不能改耳遽伯玉大賢也惟日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
孔子大聖人也亦惟日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古之
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
異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至哉言
乎乃妄測公謂學本禪悟過超處不則曰天資高未易學
將又後學畏難棄而熟化輒假託公自解觀此有一于
是夫
先師汪文烈公一日而經綸三大經君臣夫婦不必言謙吳公之兄弟公成之提汝遊也人見以為忠義烈烈矣不知實自聖學精微澄鍊

而來居恒揚論治心制事以無為為主以無為為用又言
一日論避寇至避官不敬非孝也戰陣不勇非孝也忽悟
孔曾一貫之旨從此傳極群書自見左右逢源之意嘗手
詩經史子集百餘卷多後肯惜遺變不傳

乙未東遊日記

歙乙未遊山子自越歷吳會渡大江經淮北以至于燕日有記已序而藏之矣其自燕適齊以至返于越亦日有記記曰東遊何也曰識其大也何大乎爾曰大闕里也又附遊附焉蓋學者大觀止此矣

二月辛未出都次張家灣壬申次紅廟乘舟過汀州伍銘勲癸酉次河西務夜雷雨從枕上聽濤聲甲戌定舟諫舟停不進與銘勲坐談竟日銘勲道其鄉九龍湖木蘭崖瀕嶂極濟瀾峻嶮之勝

乙亥停舟丙子長洲顧開度來丁丑論舟子啟行拒不眾戊寅錄鹿門文粹成己卯觀于城

御爵舞營憶李空同嘗推舟河西務徵其流風遺韻或有足資搜討者及登城訪覧惟見流水瀰漫雉堞冉冉如將崩墜而已

庚辰錄郝詩舟子徉解纜是日患風疰始辛巳錄震川文粹成壬午停坐樂甚癸未齋中甲申清明齋樓愴竟日乙酉舟舫次許東王峯三人來曰孫百源闕若韓顧瀛選是日手錄告詩潤書將付序齋子者以所親蓮廊之僅得其半

三月丙戌朔閱卧龍編丁亥銘勲去戊子錄遇岩文粹成己丑開度去使僕買舟辛卯舟至送行出河西關壬辰次楊村癸巳雨停舟甲午次天津錄荊川文粹成乙未次楊柳青兩岸麥葉萋萋夜微雨丙申錄選體詩成風疰稍苦次獨流丁酉經靜海次陳淮屯戊戌次青縣夜聞遙傍孤見哭甚哀使僕解衣衣之屬舵工馬龍攜之行己亥經興濟次滄州拜長蘆公署

吾高祖桂史府君以永樂辛丑起家歷任四朝廉介挺勁稱名御史者二十餘年正統十二年建節以監決吳

非藉臺班才望者臨傍之不可遂擢公長蘆都轉運使數月遷捐館舍蓋至於今二百十餘年矣嘗考郡誌稱公好詩所著如絲集行世今子孫乃不識其偏詞隻簡爲知公退食餘閒望渤海之驚濤訪九河之故道懷木門城清風樓之古蹟不有慨然賦詠或荒臺野戍之間尙遺一二辭徉躬瞻足濟家乘之闕累子萬一者乎惜乎予之行亟不能停橈而訪縱觀公所爲風禾焰耀之蓮開祭長嘆得所願而歸也

庚子風和大斜舊聯編草詩辛丑經東光訪呂望困於津

棘處又連見窩春色依依登岸折桃花數朶壬寅雨次兗
陵作選體詩序癸卯次德州風症日劇使僕問岱遂簡畏
騎以行
甲辰風雨齊策騎自德州東南行翠碧彌望經平原次二
十里舖乙巳風症增劇經禹城是爲古祝國黃帝之後封
壤在焉次晏城鎭
自平原來恒苦水嚙蕪圯其民俗殊敎朴然時見少
婦服綺縞坐驢背丈夫被衣草屨執鞭而隨其後
丙午雨行淖泥中度齊河過五峰次張里

蚤起望遠山杳靄二十里至齊河河瀕縣治兩岸可一
里有石梁數十丈跨其上今圮矣土人曰向時河瀰漫
靜自荊隆口決遂渾洪滂瀉云濟河後三十里過五峰
山山有闢道碑稱石崖峩斧痕嶄嶄自此層崖疊嶺轉
疊綿亘往往有鑿山爲家其中者又二十里自高坡直
下一泉泓然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又數里兩邊危溪索
湍浩然與谿影相盪又數里至張夏極目荒凄彤祠斷
館縻壘殘村彌望而是殊使人悽𢡟或曰此昔時渠賊
某某竊踞剽劫處也

丁未行萬山中經青城舖至泰安州遊天書觀
自張夏蚤行登降層陵千峰叢秀俯瞰幽泉乘崖注壑
壑底林巒綿亘交柯雲蔚樹影泉聲杳杳在下又時有
好禽鳴和其間數里渉澗林麓晴原青蒼錯落四圍僅
岫烟雲間之然勢夷衍無登頓之勞大似在故鄉乘小
舫泛碧浪湖望南山積翠時也行三十里曰青城十里
曰界首又十里忽群峰畢伏如坡陀塢以內益曠爽惟
震巽隅巇嶽雄峻上逼青霄積雪皚皚然或曰此名徠
徠山蓋岱之布幛然其高不至翠微云又數里地漸高

時時上坡崎阪數十步上已則坦邊如前已又上一坡
上已復然如是者又十里乃抵泰安州然所見亂高峰
不當岱翠微者崗巍巍然其積過處不能咫尺也既次
旅館將以次日登岱忽有索香稅者予不應旁人曰此
有厲禁乃稅遂至天書體觀有鐵塔其天貺殿後有殿
曰天慶供九蓮菩薩蓋肖孝太后遺像有殿曰哲上供
哲上菩薩蓋肖叡皇帝生母追謚其皇后遺像也謂已
儼然因以殿前左側敕碑文有聖孝格天布文母以普
薩之號增青山以黃屋之尊請詔而土人又爲予言甲

佛心一切其日像自京來來數日識府矣
戊申錄七十二君韋道經水簾洞上回馬嶺觀諸嶺觀御
帳崖憩秦松下歷大小龍口上十八盤抵天門至昭眞宮
謁嶽祠觀磨崖碑踏泰山主峰訪秦碑漢柏遂蹐登封臺
拜孔子小天下碑登日觀及秦觀越觀周觀諸峰東窺日
窟西望河源南眺江淮北臨恒代
于何人也如日記泰山烏乎敢姑敘自山麓登頂道里
於左自泰安西關行五里進紅門翼崖疎峙水環崖鳴
濺濺從崖壁詰曲而上二里至望仙樓五里過斗母祠

至高老橋稍前爲水簾洞有泉乘巖而下如垂簾然其
左曰巖巖亭三里至歇馬崖石漸峭四里經玉皇閣稍
後曰迴馬嶺石益削五里至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
下下已復上如是者三以里計者亦三盤屈而舒坦俗
名快活三又五里至朱眞宗東封止仗衞處曰御帳巖
稍上有松卽秦皇帝封五大夫避雨其下者然非古樹
矣自此越巖飛瀑石得水瀨瀨之益奇徑遂陡最歷石
級經朝陽洞側有磴至大小龍口水從峽中瀉爲瀑
而嶽磴之益奇又五里至十八盤石壁直削如屏等梯
援上級乃置下級其既也如倚空然仰則背眥直上如
必不可上俯則崭崭直下如必不可下乃款橫以蹐左
上數武廻崖則右右上數武廻崖則左心目熒熒似不
知有上下者然猶前後牽觀時時攬崖間絙索傴僂進
也如是者又五里乃抵峽口最高峭處曰天門門有白
衣祠一里過御香亭今毀又上百餘步曰昭眞宮宮有
天仙殿殊瑰麗然漸圮有司封識之四方祈福者襁負
金繒無算側有李斯篆及玉女泉或曰卽玉女洗頭盆
也又東北數百步謁東嶽廟廟圮其後峭壁造天鐫開

元泰山銘于上曰摩崖碑隸大如手闊二丈餘高可五
丈稍西有稱神泉又西十餘步孤石聳峙高丈餘曰泰
山主峰後亦削崖刻擁翅東封頌爲閩人林焊鐫削易
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西上百餘步曰青帝祠亦毀又西
百餘步曰天仙毀殿北上百餘步爲泰里無字碑高二
丈方廣四尺黃潤犖然古色熠耀稍北曰登封臺臺後
曰玉帝宮此爲泰山絕頂又東百餘步至挾僊宮址有
孔子小天下碑又東南百餘步曰日觀峰稍北有臺基
漢武皇帝乘金泥玉簡處其西曰秦觀峰望長安如兆

紫南曰身觀峰望嵩高如指掌又南曰捷觀峰望岱背
如標帶峰下嶄嶄壁立者曰捨身崖蹬崖峻嶮俯臨深
黑者曰僊人梁其下萬峰偃伏若丈人見雁蓮花明星
尼父雌徠及東西神霄諸以崇高怪偉稱者若培塿然
汶水湯湯一綫而已時天宇澄霽坐望海石上上瞻青
漢下覽八荒喟然曰不圖人間世有此大觀矣已仰天
大笑聲振崖壁
既登峰頂復歷嶽祠僊宮西觀白雲洞念此爲九州第
一山當必有高賢逸聖棲遁其間西巖幽寂庶幾遇之

因獨立巖下者移時已又出天門折而西至西天門稍
南有石座方廣數丈偃卧其上忽忽忘返已又東抵嶽
祠讀訪秦碑復攀援上峰頂至昏黑乃宿館舍
自少豺慕岱宗之名如在九天乃今得至巔俯嘯歌偃
仰其上不敢曰登覽也曰瞻仰而已不敢曰與會也曰
猶夜而已亦不敢曰天作高山也曰駿育峻極而已蓋
夙所懷抱奇峰傑嶂怪石嘉泉窮高蒼邈巢之類施超
踶峻峭之想至於此而窅然俱喪惟覺天清氣肅迥而
精神盈溢氣蕭之而廓落皒氣入之而襟深泳氣盎之而

嵩珠洮洋所爲喟然而思而不敢于山之名勝稍少數
其詞其詞也
以予所遊歷江以南名嶽其高奇處大抵皆在山以內
此獨不然其高也在山以上其奇也在山以外山以上
日月星雲也如將逍遙乎其外山以外四海九州也若
在莽蒼郊苑之間
昭眞宮祠天僊亦曰碧霞元君不知昉于何代或曰即
西華玉女或曰大士化身而祠東有石屋相傳元君煉
眞所崖上手印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其偃息處蓋亦

參邈冥濛矣岱爲嶽之長祀典載自上古而其主神乃
一女子何歟豈東方物之始生于時爲春于理氣爲柔
和爲苗媖神故象之以表示厥德歟每歲春秋奔走河
南北士女億萬人人賦金背及童稚又各持金錢緡帛
暨諸珍貝雜投祠中有司者治之歲入數十萬計而羽
流乞錢祠下至有饑色祠亦圮壞豈神之靈足以富國
而不足庇其徒及所居之館歟又豈經國者特托于神
以濟其國詞是不必實有主者無事山所視金稍稍緩
武侯筋其棟宇歟然考封禪儀賓漢武封所以爲與漢

物境上詔書謂離殿褒裂精散處數百幣帛具道武帝至泰山百官爲上號拜罷梨衆錢求福云登元封而後娛庶孜之新走輸財其來已久自昭眞祠建遂移其置封所者置祠所歟又豈其後財度而姦作官識之繼因籍爲國賦遂相沿至于今不變歟然無從稽證矣泰王無字碑或曰代違字磨滅不存或曰秦無碑此爲石表或日中有碑石冒其外此皆非也昭眞宮李斯所篆非秦碑乎又其特跡建武僅二百餘年豈字蹟已遂磨滅應劭書獨闕不載乎且碑石方廣僅四尺如更鑴其中如組櫃然度其廓不過尺餘又傷琢已甚其能鑿千年植立不仆且崩裂乎然則立石之意何居千聞此即縣泰蕭湘山故智也嘗始皇封泰山從千乘萬騎上中坂遇暴風雨彼其虎狼之性少恣睢驁廣如湘江風雨特乃伐石以鎮之使高壓嶺頂以抒其憤赫之怒耳蓋岱體純石最高者登封臺石立臺南又高出臺甚數尺云而山中人又言萬曆中有中使召工登碑鑿而觀之忽風沙起工墜死不果

古封所忽動曰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遊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登上有壇方一丈二尺蓋即今登封臺址也又言東山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蓋即日觀峰北臺址也十年前石室尚存中有鑿巨石蓋方丈年深可鑑或云成化中雨水衝決得玉簡以獻疑爲宋東封祀泰山文命中使瘞舊所即此或云宋石函玉簡在登封臺北玉皇殿中然俱無復親見者矣秦碑南向有廟古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今亦濯濯惟片石在耳

成化中李太宰裕記云岱崖碑距東十數步有秦皇封泰山刻李斯所篆其石境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體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字遍訪弗覩聞山中老道士亦皆茫然豈百六七十年間遂已彫渾泯滅歟然歐陽文忠公嘗言古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爲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雖泰山爲李斯眞篆似正指今所存歟眞[illegible]李斯篆石也其行封泰山刻置勿論矣歐陽公雅好

集古金石遺文其爲辨守去東嶽僅數百里豈以秦碑
三百六十四字行書完整如彼顧稱遺棄不一訪搨求
著之歟姑識之以俟博物閎覽者
自山麓至封所古云共四十里碑輸鮮砌有鐫山壁者
有鐫石面如布几筵者然鮮可採錄其稍古者多蘚蝕
又遭鑱削顏魯公題名抵於方元煥詩他可知已憶鍾
伯子稱峰頂有不勒其先輩詩云登泰山兮光色莫紀
想太古兮山生之始頗服其高簡亦已泯沒矣東封頌
字形嫩秀尚可辨林焯本末無可考閱其初蕟唐碑髣

忠孝康節四大字蒼勁自得招其友往觀其友至笑曰
吾發此其覽古蹟耳几四字書冊頗有之不必鐫崎
廣延漢碑之閒始悉其點畫也焯不悅罷去殆一迂儒
強作解事者
己酉雞初鳴登日觀峰觀日出遂自峰頂下山返泰安拜
石孫兩先生祠
四鼓自館舍東南行望山麓士女絡繹登進燈光萬點
瑩瑩然如聚螢如繁星時方將晨有斫攀振舞數里乃
達日觀峰攀衆俯視石表刻坐觀氣識舉身山遠際如
在大海中從舟隙望水平溝無涯淡遠見天際白光匝
匝白下紅黃間之綿亘東方遂漸辨色如陰晴薄暮氣
候久之忽從黯靄中透赤光一灣飛湧而上頂之圓明
旭艷大可數丈蓋衣裙已洞赤俯視山頂已下向昧時
也惟見烟雲之氣飄搖吹落自高而下層疊墜一峰
雲散光滿一峰半山雲散光滿半山山麓雲散光滿山
麓于是城郭田疇澄澈奕赫萬俯如一色矣因憶太史
公所云雞一鳴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殊屬矜詞惟邵
伯溫泰山錄謂日輪從大壑中湧出騰起數十丈半至

明處半有光全至明處全有光其下亦尚暗似爲得之
然謂峰頂日出下方五鼓三四點則殊謬以予所驗上
辨色時下方五鼓上赤色飛湧時下方昧爽上視日出
時下方辨色至日出後烟雲飄落自頂墜麓蓋吾歐疾
矣
觀日畢趨名石上曰此逸山子東遊觀日從海底騰起
處也恨不攜故鄉某某等恐覽其闊然諸子來必苦吟
吟罷必大書深刻登山點壁無完膚固不如逸山子獨
激不羈行其所無事耳已又南里大學曰吾所處最公

等高萬仞公等䃗䃗萬仞下亦聞雲中嘯呼聲不
自峰頂降故道經御帳崖懸盤不觀泉流飛激從澗底
擇小石十餘枚携以行候歸逸山齋以盆爲沼聚石作
小峰立沼中書其上曰泰山卷石云
出紅門稍南爲洪壽亭候廟又南一里左爲鄭都城右
爲青帝祠又南爲白衣觀廟棲複道殊稱特雅又數里
入城謁明復徂徠兩先生廟嗚呼泰和淡簡霞爛今古
矣孰與兩先生道浮流風山高水長也
庚戌經東向村渡汶水宿新安店是日風疵瘃

自泰安西南行眺望徂徠遠見培塿數點其東南一峰
隱隱突起者徂徠山也六十里次東向村又二十里度
汶水兩岸可五六里河水清淺湍激日影砂光瑩然瀝
映金波岩漾如錦縠然兩岸數峰宛宛碧翠岸北多垂
楊低枝青茂穿林中數里乃折而南又十里至新安店
明堂遺址在泰山東南數十里嘗疑岱南本魯地孟子
書載齊宣欲毁明堂似又屬齊境禮曰名山大川不以
封明堂爲天子東巡覲群后大位當不屬齊魯封域意
者岱以北屬齊其距岱徂徠以南者屬魯歟遠後齊與
衛侯魯界至於汶陽今汶水去岱百里而近與閔于汶
上之言豈汶以北鄆爲齊疆又其時周衰曠不巡狩卽
明堂亦據而有之歟然則季氏之旅泰山也其殆望祭
也不則越國以往或如後世自他所禮方嶽者然不必
其爲邦域之內歟
辛亥經寧陽渡泗河遂謁聖林入曲阜城拜大成殿瞻杏
壇觀夫子手植檜出謁周公廟歸舍館
自新店西南行二十里至寧陽縣縣爲魯闞邑西行二
十餘里渡一河河多積砂又二十里渡泗河兩岸可一

里波光澄靜如鑑滸岸多梅樹垂實離離南望鳧嶧諸
峰出沒雲表又十餘里遙瞻聖林蔚蔚蒼蒼青葱之氣
上映碧漢又數里恭詣林門遂入林關經洙水橋入享殿
謁至聖墓退謁泗水述聖兩墓拜子貢室出觀思堂登
林閣四望爽塏自南環東北三面皆山隱約迴抱正南
曰鄒山其外曰鳧山山麓爲伏羲畫卦處東南曰防山
其外曰尼山沂水出焉尼山之南曰黃山良泉出焉又
其外曰顏母山曰嶧山曰三峰山正東曰東山其外曰
九龍山曰鳳凰山曰陪尾山泗水出焉曰蒙山山之南

曰夾谷東北曰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制述所其外曰臨樂山泳水山焉曰昌平山又其外曰龜山正北曰九峰山其外曰甑山曰杏山又其外曰梁父曰云亭曰徂徠又其外則泰山七十二峰也盖皆聳伏綿紆擁衛屛翼于百十里之間其水則群流之所滙萃望之如溝澮就其著者其內曰沂曰洙曰泗曰艮泉其外曰漕曰洸又其外曰汶曰濟盖皆透迤浸注導東北而流西南其西則平疇坦衍博敞渺[illegible]洪津濟流汪洋澔迤任其所之而無有巉巖複嶂以阻礙其間然皆總會於濟折

而東潆洄濟赴于百十里之外若衛凡然然後經于徐入於淮而注于海

下林閣西南行五里止舊館人孔氏撰家錄曲阜西城經縣治東行二里望宮墻巍煥周廻五六里進觀德門東至金聲門歷東階恭詣大成殿行謁廟禮畢降階謁寢殿畢西謁啟聖殿及啟聖寢殿畢仍詣大成殿庭瞻仰廟貌肅肅不忍去者久之殿制七楹高十丈東西十餘丈南北五六丈神座供至聖先師像塑左側有顏孫孟子西配十哲諸賢亦皆塑像儼若聯對兩廡則帷設木主殿廊礎以石柱柱皆雕龍圍徑丈餘殿角置獸時方架木脩葺守者曰此第易瓦然費金四萬殿庭深廣數百步其古樹上摩青漢有閣徑數丈者殿南百步爲杏壇壇上有亭宏麗敞豁壇前數十步稍東有石欄中有孤幹挺傑色蒼古若虬旋起高四丈餘者夫子手植檜也檜南數步即大成門門五楹左翼曰金聲門右翼曰玉振門門三楹又其左曰燕申門右曰啟聖門門三楹啟聖門內有金絲堂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處大成門庭縱廣亦數百步左右碑亭四高六七丈又二亭

稍亞之亭內碑高五丈濶六七尺皆唐宋以來詔書及御製祭廟文碑亭南數百步爲奎文閣甚壯麗或曰閣上藏秘圖古典億萬卷自閣至大中門可數百步左右皆國朝碑亭然扃閉不得入遂出毓粹門稍東至衍聖府第拜其門

自衍聖府第東北一里出城又三里謁周文公廟廟前青松夾道可二三里殿供周公像左供魯公神主殿制向亦宏敞今墻垣門廡殘圮殆盡即當神座處殊不足蔽風雨惟唐宋舊碑猶有存者相傳廟東南有卓[illegible]井

廟北有雙石梁井俱述其處聞公後有東野氏世居於
土殊廖落亦無從諮訪時已薄暮日光頹濛悠悠而出
愴予己丑年三月二十五日謁聖林二十六日將入廟
阻于闕門悵悵然返閱六年所不意獲遂瞻拜之誠而
其時又適爲暮春二十六日顧自惟德不加脩業不加
進無異曩己丑時年踰四十見惡無聞將對宮牆涕泗
如雨
夫子所居鄉名闕里或據酈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
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

基又其東有兩觀闕謂里所錄若然靈光建於漢世未
足爲據意雙石本魯宮故闕漢特因其址倣之以營學
歟今郡邑變遷欲求閟宮兩觀諸遺蹟無復能指次之
者卽杏壇與所稱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處亦或猜非其
舊然先師所手植檜孤幹特存正在今杏壇稍南然則
壇之前後左右其爲聖人之居無疑也嗚呼此非二千
年前吾夫子寢興飲食於斯所與七十子鳴琴論道其
間者乎肅肅示愼俙其在目
讀易書詩周禮周公于道敎集三王之大成矣夫子蓋
憲遺彩今大成廟規撫九重雲稱爵邑比子上公元侯
神人歡洽謂是尙未足稱德而報功而公爵亂零落嗟
挂一祠至不勝孤豆且魯又公故國也先師在天靈爽
得無有感然者燕考孟子宗系出魯孟孫實公遲肯記
曰聖廢痛有王者起情訪孟氏子孫擇其支屬次于
今博士者在以世爵爵于聖公數等給田授祿俾承
廟祀攻亦昭明勸學之典也
舊爵人孔家侯年六十餘亦長者其子貞俗尙少秀穎
能文有劉堂河者老習禮事爲予言聖公宮擬王者然

世有嘉德嗣公年僅二十餘賢而才恒婣黨敬賓客子
恩禮甚隆自聖公外翰林博士二人國子學正一人太
常博士一人俱世職其曲阜令則於孔氏諸生擇行誼
者領之有久任至三十餘年者大都愛護其民如家人
子其民亦愛而敬之雖宗長無敢稍少伉倨者聖公固
躬與民事然稍遇水旱災荒嘉輿補助如不及以故田
野鮮蕪廢者四境鮮啼號者賦役鮮逋逃者父子兄弟
相戒以恭和勤儉鮮有遊惰恣睢而鬥爭者畿生則然
曰吾聞盛古時黃唐虞夏之亂壓一三二千年今其國家

上下順之甚非其遡制歟彼謂封建不可復者特矣明
聖在御脩舉墜典宜博求古帝王及三代已下大一統
施德于民此久者諸胄裔咸使之統承祀事其殷後即
擇孔氏子孫一人爵以公侯俾祀契與成湯暨六七賢
聖君其唐虞夏后周漢唐宋則亦代選一人咸錫封爵
給田百十頃使各建國[illegible]至若元臣碩
輔賢哲師儒其間贊相王猷羽翼聖統者自世襲諸賢
裔儒裔而外代不數人亦宜訪錄嗣孫命爲常博國博
等官授田數頃俾綿世澤度費國家廪祿不逾一小縣

稅糧遂以弘刱令模光悳久遠豈非載十年已來盛德
爲獻考三王而不謬俟百聖而不惑者歟
壬子拜大成門詣陋巷謁復聖于顏子廟觀樂亭遂行經
兗府顏雕翁蒲府第宿二十里舖
五更雨甚至辰不已冒雨入城謁大成門看首出觀辨
門東北行二里至復聖廟廟前有坊曰陋巷舜廟左門
復經兩門遂詣復聖殿前行禮殿供兗國復聖公顏子
爲寢殿右爲杞國公殿亦設像後爲杞國夫人殿左爲
顏氏祠堂前爲亭堂復聖殿前數步有亭曰樂亭左
廡供二世祖魯大夫像右廡供三世祖魯大夫像樂亭
前數十步即儀門門外有碑亭有井曰顏井其規制亦
瑋煥當大成廟三之一廟東宅一區即顏氏世博士第
也
將謁廟時遂蕭縣郝大千自言來此旬日將盡覽齊魯
勝概乃歸其亦雅士也而穿暘道中有客呂某殊逸邁
自言頃登太山得句云寸雲潤九野片石傲千山
癸丑抵濟寧州是爲古任國孟子見季任處
任蓋殷後也環其地數十里皆魯境其亦郁滕之屬歟

其城模爽暗可遠眺相傳賀知章觴李白于此
甲寅我舟自德州來遂返于舟
是日糧艘集于州南門外運丁故武夫也每發兌時乘
勢恣睢所至輒挾妓呼盧其所狼籍皆窮黎膏血耳嘗
考運料加耗本末永樂十二年令運官軍赴于北平此
料運之始也十三年議徵運料每石供兩平斛斗收放
官軍借運止一尖一平定爲例矣至宣德七年始立兌
運發官軍領兌定爲加耗腳米則例又給以輕齎銀爲
供擇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爲沿途衣食之費所以

價値旗軍者亦至矣至正德十年准兌運米江西湖廣浙江每正糧米一石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米四斗共正耗米七斗六升矣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米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齎萬曆四年題准各處輕齎每年先期徵完隨糧起解漕司遲悞分別降罰又具題糧船淺阻者准于隨帮輕齎銀內動支起剝又照嘉靖十二年例兌米二石該蘆蓆一領折銀一分共行料儧糧每帮一十五石每石折色陸錢此自宣德至嘉靖末迄萬曆初年行之不變嗣後法久例更萬曆

中年閭閻困瘁而連綿仁和錢塘兩縣米浥爛復增濕潤米每百石加九石八斗又在前加耗之外矣至崇禎十四年湖郡水患災傷米價騰踊每石四金郡守陸公酌處裁頭銀一十八兩以代九石八斗之折色此不過一時通融之法而蠹丁遂執爲定例嗣是橫加無已增至三十七兩六錢四分又零䃮使費不可悉數總計正米一百石止解京倉六十三石而加耗之重至此又前所未輕齎銀兩及月糧行糧俱不與焉此施君所自來亦壬辰閒條議也蓋糧稅之重于斯爲極矣今當事者有旗意軫恤卽不敢過望竟減然九石八斗之定例斷宜復舊何至一時恤民之權宜反釀百世厲民之大害也

夏四月乙卯朔至嘉祥經孔子聞絃歌處謁宗聖子曾子祠出博士君遣使追及郭外固辭乃歸丙辰過仲里謁先賢子路廟

自濟寧行三里至安濟臺臺西十餘步爲安濟橋向西北沿河行河南岸有堤堤處卽濟河浩蕩無涯渙行十餘里折而西又十餘里經新挑河有石梁長十餘丈自曲阜來百四十里無山至此始望見山山坡陀耳然蜿

蜒自南環而北縹緲數十里雖高不踰數十仞然聳伏層複居然有連崗斷嶺之勢又二十里至嘉祥縣縣有山曰南武卽古武城地城外有孔子聞絃歌碑又有澹臺山爲子羽所家城在山塢殊蕭瑟城門盡扃門卒潘其引入宗聖祠祠殘圮正室差完整遂恭謁宗聖像左配則述聖子思子右配則亞聖孟夫子俱塑像予不覺俯而嘆曰師之道尊嚴如是夫吾頃謁顏廟配食者闕其無人也又憶少時謁孟廟坐殿上者一樂正子耳獨子曾子儼然當尊位而大賢遺容纍纍列侍也子曾子

其斯道之文考于已入後堂有石刻宗聖小像聽訟罷
山西南行一里觀世博士君第遂出城行一里忽博士君
遣使固留將繹于路云博士君已登車出逆且酒掃治
飲具矣予念士相見不執贄非禮且何敢煩賢奇館粲
乃策馬先歸命僮往辭之至予再三乃已遂返于舟矢
日自濟寧行四十餘里訪仲里里為仲氏世居仲廟臨
河供先賢子路遺像亦世襲翰林博士一人博士第距
廟南百餘步
甲子次桃源遂渡河越十日返于茬

嚴子渡河歎怖稽首曰嗚呼黃河清矣或曰非也蓋河
徙也因憶春初經封丘時方君歐餘方為工塞荊隆口
其事有足慨者因附記于此云荊隆亦曰金龍塞口處
河流浩瀚兩岸可數里裁牛之其法用楊稍百十萬個
捆束以麻長十餘丈高徑二三丈名曰掃牛一牛之費
可千餘金度工成非萬牛不可數年來往往垂成輒潰
決費金錢七新按漢王延世有言作竹落而下以石而
元賈魯謂水工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
生泥泥與草并力甚其崇忽與予因屬考叔問方君河

所錄從及治河之法所錄必訓漢以來群策如所言或
疏河之流而疏之或去河之淤而濬之及賈讓所云穿
水門以殺水勢謝收所云尋九河故道諸處盡而專主
于塞道道水性勞費無已耳出漢臣毋下策其故獨何
歟考叔道歐餘言古治河惟二法一則順其性導之就
甲出于禹一則為堤灞遏之使高出于縣自漢已來言
河者大抵不宗禹而宗鯀何則三代城郭少且不資漕
可任其徜漫後世資漕不得已遏水而從人蓋從水必
嚙壞城郭且悞漕從人厭保城郭且利漕又曰黃河入

中國經二大折自龍門至華陰一折而東兩岸皆山其
勢不能潰決下入鄭州原武之境悉高就下勢遂橫潰
直東至封丘之荊隆口則又一大折也一片平沙古稱
名險然禹時從此折而北其勢順後折而南其勢逆歷
代為患若荊隆不塞則大名之長垣東明河間之滄州
吳橋山東之兖東濟南諸郡邑勢必歲歲衝嚙四五十
名城盡諸逆波矣且海運陸運美談耳漕固不可廢不
塞則漕渠淺涸歲運必且不繼或閘董口而下無賴于
河竟不思頃年河決汶泗淮沂白洋洪澤諸水因無甚

也運糧矣爲阻滯耶又謂塞荆隆不如塞張秋竟不思決在上流非中道可遏絶昔劉忠宣等塞張秋五年不成仍從荆隆奏功可鑒也又謂宜從低處疏濬竟不思低莫低于長垣與東昌其能捐城以洩水乎必將創擧一河是仍從高處疏非低處疏矣諸說皆夢夢固不如并力塞荆隆爲得要領耳劉徐蓋身習河事最久故其言鑿鑿中名實若此然詳其指大抵在便漕耳如以衝嚙則河所至害即隨之豫徐與青兗均也蓋予嘗考禹之導河其勢自西而東而北以入于海自周定王時河

徙已非其舊漢元光中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經決頓丘〔頓丘貝丘皆在大名開州境內〕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並行元帝永光中又分流于博州屯氏河遂塞後又決平原入濟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中又分爲兩派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二瀆之合自此始然淮第受河少半耳元人皆排河入海故道亦尚未泯洪武中河決原武之黑陽山遂東經開封城北南至項城入潁壽全注于淮嗣後雖有疏決要皆全合于淮以南入于海而東北入海之舊瀆遂淤自荆隆口決其勢復自西而東而北蓋將還九河古道也天其意者厭東南轉輸之艱姑殺其猖獗使漕渠中梗使謀國者思所以變計乎又意者以東北多曠土姑沃以洪流使得隨地勢穿渠引河分殺水怒因如丘文莊書所言擇便利墾種藝處依江南圩田法引水灌漑可使足食無所藉漕轉于誠委心計重臣順其性導之入海毋惜金錢捐數歲治河者於東北溝洫順理可也

鳳山寓言

丁酉游金陵棲止鳳山旬日意所至輒投筆久之成帙
命曰鳳山寓言

司馬懿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豫有所剖棄此眞英雄
深明取舍之言秦昭王曰寡人下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漢高祖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皆此意也項羽矜愍故鄉
黥布身歸長沙李敬業謝魏思溫聽薛重璋取常潤爲巢
穴近世寧庶人除反顧南昌與公孫淵先後如一轍其不
足有爲明矣余作此以爲文之道亦然故曰謝朝華于已

披立身之道亦然故曰舍魚而取熊掌

呂舜徒之斡旋于僞楚也與狄梁公同遇同道顧其機節
視梁公尤亟而其成事又最歛考古者或衰或斧似非平
衡之論也

或問漢德孝文爲盛其後世祖重光昭烈纘緒皆其苗裔
宋德仁宗爲盛乃不克延世何歟逸山子曰不知也蓋亍
聞之君子之言天也言其可知者而已

晉陸喜因評薛瑩論吳士當孫皓時沈默其體潛而勿用
者第一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侃然體國執政不懼
者第三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溫恭慎脩不爲諂首
者第五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
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吉哉言也復之君子思遠悔吝矣
乃又不甘于沉沒旣棄聲位矣乃又祈免于禍殃世間豈
眞有揚州鶴乎何沒沒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子謂南容有道不廢無道免于刑
戮諸葛武侯自陳不求聞達苟全性命慇難言之矣中郎
遁于董卓卒罹大戾李業王皓王艮等拯于公孫述或鴆
死或伏劍死則惟其德之弗儉故也梅福吳市哀閼土室

夏馥變形林慮申屠蟠絕跡梁碭庶幾哉鴻飛冥冥弋人篡
當董卓擅主時申屠亦嘗被徵假令其以加中郎者加申
屠亦且奈之何哉靖節陶然一樽自謂羲皇上人何已然
使其時稱孕者悍戾不效子賜而又如魏文齊祖附賜華
篤好辭賦一旦以能詩見徵其又能笑傲東籬自怡悅乎
則亦未可云儉德之至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又曰不見
是而無悶夫以觭世爲高而又有文斯見是矣見是斯有
譽矣有譽斯可榮以祿矣可榮斯不免于難矣吁惟之哉
倘與客談三國時事客曰孫吳有臣五千人惟一心逆藏

晉而璽佚于仰之乎予曰未之前聞也豈出自稗官耶客
曰非也蓋正史實云予益愕然客笑曰晉武雖非智辟然
頗善謀斷自庚子三月平吳至辛丑二月詔選吳宮美女
五千人入宮嗣是荒于萬幾牢東燕逸九年而殂一敗塗
地蓋非五千人一心之效歟
沈水之功成于朱序劉牢之謝玄因人成事者耳表而出
之以勸後之臣子不幸而陷身于敵國者
唐莊頗有英氣稍令不稱哥乎梁之後退歸藩服據晉陽
山河之勝高枕而王于里此桓文之業也而又有顯名且

其尊大何遽不如小朝廷作天于耶惜乎其少算也
古帝王受命必首歷勝國嗣祀上公賓禮繼承一王與立
禮樂永世弗替豈惟是追崇往烈慰臣民而已蓋亦若
為後嗣計深遠云暴秦變古此禮遂廢然趙王獻地猶使
考終周室且與東周君陽人地奉其祭祀迨夫漢德弘浮
承休紹嘉續墜修舉魏氏篡遜猶遷斯執山陽一郡嶒崛
于魏晉誅屠雲擾之間保其祭祀帝制于國中者垂及百
載司馬氏王僅戾矣安樂邵陵歸命三公亦皆爵邑永年
自劉宋首惡啟害故主繇此篡奪故事然而仁暴之報不

猶如響試為略著其槩備觀覽焉劉裕以篡故弒安帝弒
恭帝然猶位不再傳于孫屠夷殆盡後數十年蕭道成效
之弒蒼梧弒順帝後二十餘年蕭衍又效之弒東昏弒和
帝後四十餘年侯景又效之弒衎弒簡文父子凡侯王在
建康者悉不免五代朱溫弒唐哀宗弒昭宗及其子九人
未幾身弒于子子誅友貞立未幾唐兵入梁友貞亦死靖
康之禍二帝六宮諸王俱北完顏亮大殺宋遼宗室在其
國者百三十三人後數世金師崔立降元執其梁王荊王
太后皇后及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

二王及族屬遷后妃等于和林在道僇辱萬狀金主守緒
傳位承麟自縊死承麟亦死宋理宗皇帝端平元年四月
獻金俘于太廟至其他草竊割據族相屠滅不可勝數然
昆暴者莫甚于愍懷之變當是時淵聰父子以雄驍悍
鷙之材逼古今僥戰暑奄有秦晉據河山百二之險擁衆
數十餘萬虜至如拉枯朽至屠執中華共主行酒執蓋明
得意豈非自謂百世帝石之基乎然考愍帝于建元丁丑
十二月遇害懷于戊年戊寅六月死其臣靳準勒兵入宮
殺其偽后及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

其宗廟㒸大典禮開百里鳴呼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若夫隋文帝之克陳也其待長城公甚有禮初至給賜優
渥令班同三品每預宴勑有司勿奏吳樂恐傷其心優游
二十餘年乃卒故其後雖猶內如廣尙能保其嗣人唐受
禪卽封恭帝鄰國以壽終又錄用隋宗室智積等悉授高
爵宋太祖之代周也命宗正郭圯祀周陵廟奉周主為鄭
王紹封勿絕至立碑禁中誡子孫世世優禮周後卽有罪
勿刑戮故其後炎祚告終元終不敢以無禮加少帝𩔗瀛
國之封已襲朕爲女胙田延及後昆其視左國完顏之恭

惡無忌以自速其凶禍者蓋亦有閒矣夫興廢者勢數所
必有也以暴則若彼以仁則若此故曰先王之致隆于賓
恪也亦若爲後嗣計深遠云夫非謂先王之賓有其意也
然觀於虞賓孝保之孝以及王子抵器之仁卽謂其意實
然亦無不可語云鑒往則知來斯亦百代得失之林也若
夫洪武受命奉天弔伐紀元主君長沙漠弗猶追封其孫
買的里八喇爲崇禮侯優厚有加已復貽書元主令遣使
通聘永承國祀此與箕子朝鮮之封何異乎大哉聖謨可
謂超邁三代垂式萬禩者矣

梁祖受吳禪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奉和帝居之康幾祀
宋遠意沮子沈約古今殊事一語遂使和帝不免及約將
死夢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
張子房爲韓報秦鳳義凛然然功成後稱不可以至備告
高祖劉留封數于戶稗韓公室子俾奉蒸嘗世世不乏祀
唐初封魏後韓公周後介公隋後鄴公天寶九載李林甫
爲相處士崔昌上言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俱
閏位不可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學士薛包
贊之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鄴公十二載林

甫卒楊國忠欲攻林甫之短廢三恪復魏周隋後封國校
昌所稱以土代火誠淺乎誕朕訪求殷周漢後以備三恪
實合典禮借乎以人廢言嗣後竟未有講議及此者
宋自藝祖以仁武受命懸陵建金匱之誓武功內終天人
宛憤再傳至仁宗寬恭寅畏爲漢以來令辟不幸前星飛
耀乃其時眞廟支庶亦漸凋瘁天其意者將以幹盤啟之
精令眷自庚斷慎簡太祖賢裔告廟冊建豈非至德昭鬷
格淵明而光四表者乎如是則熙豐之變法章蔡之紹述
禩濡涓萌芽何至使偏頁禍假乎卷發嗚及完顏兆艱

太宗孫子悉殲之乃始孤立邦覩横封安定卒紹丕業也

予觀翟度最作且折劉子建鑄大計元老丞相連章論河邊回不免甚或撲孔光傳讖其不逮漢成亦復與交

弗置一詞其忽當自有所矛盾者抑畏不敢而已矣賴前人懸諸將僕外廷自發其端因優容採納之耳惜乎

忠獻報古如韓富歐馬諸君子乃成弗論此意何也

漢以下自魏迄陳雖神器得于篡竊然亦皆以武功興非

魏武則漢不祚非君非用兵不三年無論已即宋祖自破

孫恩誅桓玄擒慕容於南燕斬姚泓于漢京三秦父老

王流涕挽留諸咸陽宮殿爲公家室宅謂非武定勳不可

也齊祖單車白服出新亭殲桂陽王劉休範振旅凱入百

姓綵遂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至于陳祖擊走侯景爲

蕭梁報數世戴天之讎蓋亦偉矣獨梁祖無尺寸功其始

佐齊明恭爵林廢執寄謀獲都督雍州後因兄懿被誅遂

起兵弒東昏自帝其視宋齊陳爾殘脉負乘矣卒身弒國

亡求如宋齊諸祖考終命且不可得孰謂皇天夢夢哉

程嬰杵臼存孤焯焯矣前此周召共和殺己子以代王子

采芑斯干之業由斯綿焉然周召世臣也道固然至如春

秋傳所載魯孝公稱毋臧氏當公幼郁惠作難臧毋以其

子易公因與鮑廣父梁買子負公奔于周遂誅郁惠亦云

奇矣今人于共和事不甚膾炙況臧氏女子乎

漢祖功臣紀信第一光武功臣大司徒賜第一無紀信無

高祖矣無司徒賜無光武矣無丙吉無宣帝矣無宗澤汪

伯彥無宋高宗矣

當朱軷朱鮪等忌光武帝兄弟威名從諫更始殺齊武王

演也帝方有昆陽之功自父城覲詣宛謝譬諸蛟龍在于

原陸矣帝雖委宛用賜能使更始自愍然新市平林諸將

日航航焉自大司徒賜建言文叔可大用乃以帝行司馬

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于是乎如縱大壑而遇順風馮

鄧諸英一時畢集數月之間拔廣武拔邯鄲遂殪王郎更

始于時立帝爲蕭王令罷兵蓋獨之鮪軷詭謀也賴耿弇

持大義昌言辭不就徵帝業遂大定向使其先非賜左右

之使得將兵在外其軷非弇激勵之勿束手歸長安雖雲

臺諸將相矣隊奇蓋亦寔所用之然邯鄲甫下忽餌以王

爵且徵入朝雖愚人知其不可微弇言帝當亦弗就固不

如大司徒賜當白龍豫且豢養之使翱翔于碧天滄海

之闊尤符勝算耳

宋諸王入金無一人保首領者靖康丙午康王自金營蓋

有天幸不數月因王雲言詔康王復如金師磁州守宗澤
力沮之知相州汪伯彥部兵迎王如相當此時事機間不
容髮澤固忠智無間然即伯彥之功亦烏可沒哉
天寶庚寅諸貴戚競進水陸珍羞日至數千盤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產時命宦官姚思藝爲簡較進食使後六年丙
申倉卒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午尚未食宰相楊國忠自市
胡餅以獻父老進糲餅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須
臾立盡不知明皇當此亦念及簡較進食時事否
王莽篡攝謂漢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名

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于是更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
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宋理宗
開慶癸亥賈似道用劉良貴吳勢策買公田于浙西六郡
之人莫不破家一則劫民以悅民譬如斷右臂益左臂也
一則劫民以利己譬如斷骨肉充口腹也不亡何待然善
居室者自當預鑒于茲愼無務豐殖職爲雖使富而好禮
固不如貧而樂者淡漠無累也
唐肅宗在東宮時以仁孝聞代宗爲廣平王嘗其拜郗護
爲前華戎屬目咸以爲眞華夷主宋高宗爲康王僧張邦
昌質于金金人責遣甚邦昌恐懼失措王不爲動又嘗與
較射連發中的疑爲將家子釋還乃更以肅王樞爲質三
宗蓋亦英傑也及履大位俱不滿人意覺渭城之曲違乎
天子耶
新堂之孫王太后釀成之然非其志也即恭維四父輔政
歸爲謙約時亦未必遽有將心也自成帝崩哀帝以支庶
承統太后固謂是雖非己出然猶之孝元之孫且建爲皇
嗣者然載其子孝成不啻親父子及即位一旦尊崇定陶
所生母傅婕妤右于王太后又以婕妤宿怨遣中謁者案

治中山王馮太后迫令自殺其弟宜鄉侯參有賢名亦自
殺同時馮氏支屬以無罪死者十七人當是時王太后蓋
岌岌然不保朝夕矣其心以爲中山太后固帝祖庶母也
跡其所爲何難無禮于祖嫡母于是帝自少育宮中猶不
測如是其自藩國承統者又庸足恃乎庶幾倚藉內戚或
可稍自觸衛耳所以孝哀既崩何武公孫祿各言外戚不
宜持權舉弗省特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蓋其意不過
鑒于中山將以免過侮保禮壽氏宗枝而已竟不思新都
迎莽于是乎資藉無忌迫王諸璽綬廟乃始怨恚淚泣嗚

呼晚矣壽國最饒不深論太后婦人老荒亦不足責哀帝紹丕基賊害祖廉毋致祖瀦毋長禍釀叢戕嗟于韓言之矣

以秦始之悍暴而莽爾衛尚得保其宗祀爲氏保巴蜀寡婦清俱以富自衛不見侵犯然則秦法衛寛也

漢文帝十二年除田半租次年盡除田税越十三年至景帝改元始復收田半租三十一而税終漢世不改說者謂當是時郡國貢献十八九爲諸侯王封邑且匈奴爲邊患數遣將出擊又苦河決築塞無已時出多而入少求其故

不得乃歸功于儉德似矣然亦薄斂可耳乃悉取田賦蠲除之即宗廟祭祀之禮百官有司幣帛饗餼大司農奚所給諸蓋自十三年用鼂錯畫詔民入粟于邊拜爵免罪于是廪庾克牣粟紅而貫朽且其時税商人頗重又以錯法莞利權故雖去田賦亦足以制用雖然入粟苟道也帝以寛靜濟之是故見其利不見其害要之不可以垂世故曰什一天下之正中也

自古良將以明哲壽考令終者推汾陽稱首前此信陵君自趙歸秋醇酒多近婦人尉遲敬德晚年閉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後此韓蘄王自罷帥即杜門謝客時跨驢携酒縱游西湖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如是者十餘年乃卒此三公固皆汾陽流亞也然予獨多蘄王當賊檜賣國脅主屠戮忠良時王與少保唇齒也雖遜賊猶懼不免既而折其奸又屢疏論列特國是侃侃夫肅代兵燹不亞于宋高輔國元振朝恩元載等其媢忌祖惡亦奚所與檜殊科以汾陽勲望尚怵惕不敢發一語蘄王獨不以孤兇爲疑大聲疾呼跟京爽于度外推其心方且以不偕郭王覩于九京爲永恨豈復計生死禍福哉其所獲優游

牖下蓋若天所爲云嗚呼賢于汾陽遠等矣

項羽王高祖漢中外鬭中地王秦降將高祖怒謀攻羽蕭相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因勸命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三復愈于死三語眞如疾雷破聵吾見世之人爭小利僅如毛髮比往往至于殺身苟能以三語爲杜韋可以業儀可以如命可以尊生可以進德

秦二世甲午八月願爲黔首不可得距辛卯七月矯殺扶蘇三年耳當此時其覬長爲秦公子耽樂又十年項羽誅子嬰于咸陽距始皇崩展矣亦十五年耳當此時其亂

世守西陲稱秦伯孰槩如此類不可勝數嗚呼後之視今
猶今視昔也
古遯世君子潛深伏隩如晨門荷蕢以迄汾亭釣者吹箎
生諸人彼其立意固不欲以其名傳無論已至如新城三
老董公道說漢高數語即平艮之稚籌弗逮也然史逸其
名壺關三老茂白發江充姦罪其忠悃出在廷公卿之右
然史逸其姓霍氏誅滅有爲徐福訟功者曲突燋灼之喻
委巷中人俱傳道之然不著上書者何人又如信陵客沮
受五城者勸歸國者王艮之友責艮屑屑不憚煩者苑茉

公門生勸公稱疾求外補發乾祐天書之詐者其言多合
于大道然其名皆不傳予嘗彙錄正史旁及稗乘共得二
百七十餘人編曰無名公傳尋復散佚因誌其槩云
符秦滅燕太史令張孟言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後
燕當滅秦諸慕容氏布列朝廷者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
秦王堅曰惟脩德可以禳灾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害拔
孟言與唐宗欲盡殺宮中疑似及柴宗撤殿前點檢同意
符秦雖偏霸不終然其識量高于二主遠矣
王猛汲汲于殺慕容垂至乃爲市井鬻貝之行此與范增
召項莊舞劍何異彼其所以得脫似俱有天意然羽卒斃
斃無成符秦頗磊落恢廓有雄才有大度成敗不足論
要自湖五中翹翹崛燁者也
王景略謂慕容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斯誠幾先之
鑒矣然福德在燕必殄滅之是不知天也曷亦捐鄴以北
釋燕以爲外懼且可以潛消其主黷武之雄心乎至如秦
王臧燕遷鮮卑四萬戶于長安及徙丁零翟斌等于新安
澠池諸處雖愚人且知其召亂與尉遲水一瀕垂萇等若
鷙鳥猛獸之發卒用丁零鮮卑集事不兩載暴亡藉令當

平燕時爲猛者發一言條畫之可指顧而綢繆也何至貽
他年藉寇之資乎
漢世人主多聰慧昭帝十四辨燕書明帝十二辨雒陽吏
順和帝十四誅竇憲皆所謂天授也至如孝元即位之二
年蓋二十有八歲矣尚不省召致廷尉爲繫獄然元帝天
頗好學何渾噩若此耶
太史公載沙丘之事記胡亥及李斯所拒趙高之語甚繁
悉或以爲枝詞不知其垂戒深切讀史者不可不日三省
也今試舉取其言觀之似乎亥之可以爲孝子也似乎斯

之可以爲忠臣也可以爲孝子而卒至于大不孝可以爲忠臣而卒至于大不忠似乎皆出於高之所爲而非二子者之爲之也然而斷沙丘之獄者可得謂其也戎首不赦其也脅從可矜乎雖至愚者亦知其悖謬矣凡人執德不固往往濟亂于羣言逡夷于末路多自悔非其本心又或謂其某誤我何不取斯高事反覆尋繹之也後淮南王傳中錄伍被誅書亦此意

王敦桓温之不得爲魏武與司馬昭父子也王導郗鑒温嶠謝安王坦之諸公之幸也謂諸公眞有愷崇之畧制御

之功非情實也其所以不同于曹魏司馬氏者曹魏司馬氏在朝敦與温在鎭在朝故廢㨿由已在鎭故機勢濶畧耳使敦于壬午三月擁石頭帝命公卿百官詣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將使温于辛未十月入朝廢帝奕立會稽王進大司馬留京輔政將自作九錫禪文不識諸公尙能談笑而道之以其身係晉室存亡否

桓温頗有識畧又顧惜物望卽王敦于廟逆之閫亦其了了觀其語錢鳳以釋兵歸朝保全門戶爲上計爰亦非妄人也鳳等輔以癬惡卒致殞滅亦若天奪其智焉温死猶

第冲領其衆盡忠王室解鎭求外出桓氏族黨以失勢爲憂冲獨處之澹然蓋印教之上計也亦可稱明于吉凶消長者矣

文士一喜囂然博名高慕遊俠趣聲勢如𤾀稍摧折之卽垂丧如不欲生亦惑矣桑嶠詩書百家語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漢鈎黨之禍伏重誅者不勝計進引收捕遍天下禁錮及于五屬武氏銅匭告密周興來俊臣等捃摭羅織鍛鍊居㦸無辜惟一人必株連數十百人剗除一官親戚爲之涕泣往往不旬日輒遭掩捕族誅韓侂胄禁僞學

士以尊經明道爲諱元非江南人爲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天道之變亦何所不有採于山釣于渚以不材終其天年不亦善乎伶人者天下之賤工也長壽中或告皇嗣有異謀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安祿山陷長安晏羣臣于凝碧池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賊露刄脅之樂工雷海青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遂遭支解後世士君子平居談說詩書忠義語及太丘之委蛇于中貴狄梁之局旋于女主若將凂焉一旦臨事變求一人如梨園子弟欷歔泣下者猶將以義士目之何論剖心擲器耶聞之先

正六古賢人多隱于伶官其然豈其然歟

中唐再祚梁公取日于虞淵尙矣其他若李邪德安金藏蘇安恒之倫皆赤心王室不以死生動其心卽吉頊說二張立廬陵王慰人望雖諂諛然亦大有裨助耶稱之曰遇于巷可也

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静正色拒之下制獄棄市唐祚之際正氣純忠一人而已李敬業本以失職怨望舉事跡是而心非取其跡可也劉偉之泄密議于賈大隱有心而無術取其心可也虢州楊初庶嬌

制迎帝于房州志節凛于秋霜然輕率寡謀當是時廬陵之不死者如髮錄其事爲億萬世教忠勸義可也

趙武靈王探雀鷇于沙丘之宮梁武帝荷荷臺城唐玄宗糲飯麥豆唐德宗食蕪菁根彼皆富有爲國威福王食自如一旦困餓至此吾輩蔬食菜羹晩食以當肉以布衣而享梁祖唐宗所不可冀之福是亦足矣尙忍言無下箸處耶

貞元中市有醉人以爲嘉瑞痛飲者不可不知

唐自安史亂後戶口十亡七八九州郡多爲藩鎭割據租賦不入朝廷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劉晏用平準法斡山海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用兵數十年不加賦而國用足建中庚申晏以楊炎讒死壬戌兩河用兵府庫不支用韋都賓陳京言括富商錢括僦櫃質錢百姓罷市所得僅二萬緡癸亥軍興費益不給用趙贊言稅間架除陌錢愁怨盈然是年涇原兵鼓譟入京師百姓駭走賊大呼曰汝曹弗驚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當是時唐祚幾覆距晏賜死時僅三年耳括富商錢者凡商人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括僦櫃質錢者凡民間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

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舍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者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除陌錢所與百通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隱錢一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

宋高南渡太宗之澤斬矣婁寅亮一言悟主遂延美祚百五六十年嘗與梁公存唐媲美

孝獻初年中關東諸將韓馥袁紹等以朝廷幼沖逼于董卓遂隔關塞存否不可知推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議上虞尊號此與黃袍加身何異虞正色叱之至欲奔匈奴以自絕自許由洗耳以後此爲匹休矣

憲宗時妖僧李歡奴結韓欽結等謀作亂上命內官侍
推鞫李西平聞之驚仆于地曰晟中外家人于餘脫有一
人在黨者族矣時李鄴侯泌爲宰相請出付臺推乃斬首
惡八人及北軍從逆者數百人朝臣無一波及者欽緒爲
奉天功臣游瓌子游瓌委官請闕謝又械送欽緒二子上
俱宥之泌又奏北軍逆黨尚有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
遂赦天下此德宗朝第一美政也建武中因壽光侯之難
詔郡縣收捕諸侯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永平中
罪治楚獄死徙尤多楚王皆陰疏天下名士上按其錄徵

詣廷尉多所連坐近世豈有之黨亦然其時所遭逢皆聖
明不世出之主矣宵觀德宗百千倍惜在廷諸臣無有公
忠識治體如鄴侯其人者稍救于其間然猶以見鄴侯保
護之功殊絕百代矣西平驚仆蓋身在凶咎之間固然無
足怪由斯以觀士君子生于道政齊刑之世計惟有杜門
課子弟使日錄焉援誠兒子書一遍從二三村僮執耒畬
灌蔬蓺以供菽水或間與素心者說畝畝中事外此弗識
一人弗發一語弗著一詩一文庶幾既明且哲不虛耳…
或語予曰某某自負超曠欣慕而好慕欲利而好於彼爾
有以籠天下之名與實而兼有之而不知人之視之洞如
觀火也予笑曰此鑽李核執牙籌者所以爲賤蹇也登江
左風流固然耶然猶愈于南塘一出矣
偶閱秣陵逸事于與翁張師師云往者頗少宰時初公曾
薛紀其槩因遺示數則感慨係之謹錄如左○舊京太廟
所祀者六室一爲德祖帝后二爲懿祖帝后三爲熙祖帝
后四爲仁祖帝后五爲太祖帝后六爲仁孝皇后蓋仁孝
祔廟時尚未遷都故祀于南廟後長陵肇建太廟立于京
師南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所祀惟后一位○

舊制南京文武官每年上陵凡八次北京則惟清明與霜
降耳萬壽聖節百官于禮部拜賀後隨詣孝陵行香北京
亦無此禮蓋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高皇后
忌辰故拜賀畢即詣陵行禮隆慶中遵而行之遂成故事
○南京陵祭禮正旦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閏
五月初十日劉月　五月一八月初十日　行皆中元日祭萬壽節行香十一月
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俱百官陪祭遣
守備武臣行禮其後俱遣司香勛臣行禮懿文陵正旦祭
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二十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

畢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皇帝御名謹遣其官致祭于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人稱東陵孝陵大祭一歲止三祭餘惟行香而東陵大祭者九隆殺相懸不知何故○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于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于震電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洞出叟叟如彈指聲○南都在嘉隆間殊苦于重役然閭里尚多殷實自條編之法行而厯征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

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瘠瘦之累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給蓋役累重將人多畏禍衣飾室宇婚娶宴會槩從儉素今則服舍婚晏爭相誇耀華靡耗蠹勢所固然且往時頹務營殖往往得厚息今多折閱似造物者黙有裁抑于其間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顧尚書璘云南都氣習亢朗克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沃壤之儒藝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浮習傲誕集麻衣驕侮之風士操淑甚節也又嘗著鄉正篇曰太宗伯董公軒擇

進而謟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執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樹事君以忠行己以義亢而不剛困而彌貞嬌嬌乎藎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不苟合一介不以取與入翰墨之精醫諸鋒鋩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舞莫當矣其介而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藏士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南都册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科部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鑰匙以一監生往請于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匙槩以黃紙索傳爲高皇后手製一生佩掛過宮其妻謂

繩舊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璫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湖册戶口數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十五年戶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萬曆丁未南少宰葉臺山公因祠部既葺祀滕公議建先賢祠于耆德後山所祀者四十一

人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居且游于斯其遺跡畧志于後

云吳大伯（初逃句曲山中）范蠡（築越城在長千里）嚴光（結廬溧水縣）諸葛亮（來駐說吳又勸孫權定都）張昭（宅在長干道北有張侯橋）周瑜（周郎橋在句容縣）是儀（字子羽宅在西明門）王祥（墓在江寧化城寺北）周處（子隱臺在虎花寺）王導（宅在烏衣巷）陶侃（事在石頭城）卞壼（廟在冶城南）謝安（宅在烏衣巷）王羲之（事見冶城樓）吳隱之（茅屋故居在城東）雷次宗（開館雞籠山）劉瓛（居檀橋）陶弘景（居茅山）蕭統（讀書臺在定林寺後）顏眞卿（昇州刺史其家居多在江寧）李白（往來金陵）孟郊（溧陽尉）李建勳（葬鍾山）潘佑（見江南錄）曹彬（昇州行營統帥）張詠（知昇州）李及（昇州觀察推官）包拯（知江寧府）范純仁（江東運判）程顥（上元主簿）鄭俠（清涼寺有祠）楊時（嘗宰溧陽）李光（宦寓）張浚（留守都督）楊邦乂（知溧陽縣丞通判）虞允文（督府參謀）張栻（督府機宜文字）朱熹（江東轉運）吳柔勝（牛下余陵）眞德秀（江東轉運）○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始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洪武定都大建城闕惟南門大西小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門三山增建十門其南曰通濟曰正陽其東曰朝陽其北曰太平曰神策曰金川其西北曰鍾阜曰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曰定淮曰清涼周廻九十六里○金陵名勝最著者二十處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凰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余公舉峯與焦公澹園朱公蘭嵎顧公鄰初各著詩紀之都爲一集曰雅遊篇○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紞自經于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今第言皆中黄公觀夫人二女與藏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苟息謀矣○南都正統中延客即于本日蚤起令一童子要客

及巳則客已畢集客或六人八人止用大八僊卓一張殽止四大盤四圍置小菜四碟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卓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桌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又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闊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桌殽如前又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寸摺長五六寸闊二寸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菓殽七八器然亦巳刻入席申末即散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劳廚

人之事矣○江寧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月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淸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一城皆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李後主在圍中猶作知長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寞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當時江南徵鬪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始破○南都徭役煩重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弊并質舖之困利與樓

富戶之非法者顧少率質于前關叔狀曰寄在戶者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自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賴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者必以牛與種與之又作室以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不惟于民無害也而且有利即日逃所陷其佃給者不當衆也何以尤其衆弁也又曰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鄰里鄉黨能賑恤者幾何人哉當困阨時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趨質焉可以立辦則是質庫者窮民之莞庫

也又曰往海中丞在吳中意主于鋤富一時刁訐四起凡富室悉破壞此大非是夫邑之中有富民焉其依以衣食者必衆假令椎剝富民即富者亦必貧閭百千萬室而皆貧焉之上者其能獨富乎○倪文毅公岳草于忠肅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以公之所關者大也蓋先輩奉家諱嚴愼如此○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小市口宋元嘉鳳凰臺在驍騎倉南上元官寺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

今太乙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墓在新亭南齊之尢月墓在鍾山梁之李耕墓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溪漁子王顒江寧人少服習不拘讀書不肯帖括諸生間自雄其才志皆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捐髀若有意從之遊者爲文章奇偉伉健狀耶以自名嘗曰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京兆鄺公埜之裔有諸生名典者訓童子于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群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挾典令呼以入典曰不可盜以刃恐之

與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掠之此豈復有人理耶欲殺則殺吾戶不可開也盜不得已掠牛豕被而縛之○鄭先輩卿侍御淯李副使重俱有清望御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逮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假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蔡公乘嘗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桄李號蓮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居官清介毫不將一物歸夫人曾于任所置耳環一雙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甲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立命僕毀及原任乃已

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公教其子史念公貧私以修資爲置子錢比歲祿進之公止受修金餘悉卻之不納○金陵有二無字碑一爲梅岡晉大傅謝安石墓碑以其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一爲牧牛亭秦檜墓碑葬時立石將求作者撰述而能文之士咸莫之肯爲故有石而無辭○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蓋在鍾山復築石頭城于右猶師以守善如古人遵營之制今城乃江府李氏所築殊失守險之宜後曹武惠登長千兀木上兩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遁○秦嶧山碑與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大發神讖碑一曰天璽碑顏魯公放生池碑顏氏大宗碑俱存府學○嘉靖中江寧富民王冠以採生術遍交諸貴戚吾宗溪亭公時爲刑部郎擒寘于法亭叢文衡山公所爲墓誌甚悉南中紀述乃俱歸美京兆其公竟鮮有知溪亭公者古今事傳聞失實如此類可勝道哉

偶閱張子韶先生心傳錄載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舉舜蹠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遂復入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嘗曰子何其敏也盍爲吾言之剛曰自早及暮孜孜

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及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蹠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辭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以利作善會耳剛憮然因念吾等終日言善而不知其以利爲善也蓋亦多矣其尚三復子斯言

藝蘅直書李彥達所編其詩後云自今當屏棄筆硯每過勝日有好懷嘆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寄懶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己物此與予意正合其辭其穎剩葉然吾前半詩三十年晚始悔之子生平未嘗作詩乃耳爲此語或曰子殆假修辭池氏之修篤其說以自備其少文

者耶予唯唯或曰子與養直同趣然無養直數十年鍾孫之苦豈養直固知子固生知耶予唯唯

宋馬永卿大年為元城先生弟子其自記初執贄時首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家屬單曰賢倖祿薄當量入以為出蓋世未有不能儉而能不妄取者身名瓦裂大率由此此先生所以惓惓也然能儉正難自非見道有觀德者未易語此

予稟賦素餒氣懦而神頹兼之病肺多年散誕痛其療惟偃仰一室之中終日不發一語不接一人意王荊公謂古

人治心養氣之言數則以自怡暢然亦興盡則已往往不能卒讀即子弟僮僕臨接稍頻便覺形神渙漫搖搖如懸旌因憶昔人有云某某好淡一日不對客則病某某苦淡一日對客則病凡人體氣殊絕固有如此者又嘗讀宋潛溪答其郡守書云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茲以疎頑不耐脩飾亂髮披肩累日不冠又云解衣偃臥看白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逝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又云閉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大篇不使之近即近輒搖几大呼人咸以為狂予每三復斯言竊幸獲與昔賢同病殊自喜然潛溪杜門撰著卒能以其道賛文德為儒宗而予素業放失文質無所底德與夫朝菌春華同其凋悴乃輒援潛溪氏解嘲抑亦旨之不侔矣

滁上遺言

予于乙巳孟冬三日寓居滁上時時焚香靜坐或苦太寂則從道侶借書觀之取其淺易可以曉衆者附綴數語于其後久之成帙丙午上元後三日從滁上過屏山此帙久已置之寒食後閑居無事偶從行笥篇得念其時錄此亦有所寓意不忍棄也因益次而存之如左

南宋羅願字端良嘗取馬援戒兄子書及卓茂劉寬等傳益摭取前世所爲者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其序略云長者之名起于世衰道微時論好臨相與角短長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衆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變無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御利害無定論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未必盡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恥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掩昧者則亦恬然處之而不屑辯昔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稍聞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稱所能以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又曰爲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

告語寧以其身少恐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嘆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爲之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罪在我不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乎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耳此羅公務乎閱世之言也予秉心褊激豈能無澆薄所謂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恐而容之實有樂于予心其弗至使人無所懲而或陷于不義者往往而有盍自愉責欲友其所爲其如勢不能何攬此而知昔人與感之由若合一契也

謝疊山送黃六有序云太公年百有餘辭三公而就國逆旅無嚴徹途人盤亦可通夜闔閭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候昧爽覽衣宵行何其壯也予氣體孱衰恒苦不能振屬寒月卧禪室聽堂中梵誦娓娓尚慵被不寐起念此殊自慷然

予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又曰宰相有日日可行之善乞丐有日日可行之善由此觀之宰相固可以爲天地乞丐亦可以爲天

馬伏波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而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
吾所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有龍伯高敦厚周
愼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伏波顯于東京極
盛時建功名于絶塞許其立言之旨若豫知有百餘年後
君宗顧俊厨聲氣習刑僇殄齊之慘而諄諄告誡之若此
者豈當建武敦勵風節之始遂已鑒其末流而發其勢之

所必至因以教子者風世獻亦可謂先幾卓識矣
謝疊山公上留忠齋夢炎書節畧云江南無人才未有如
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求一人如瑕
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近觀某某將吉來
南根尋好人根尋不獲而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
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紂之亡也以八百國
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
繼滅興絶謝天下多士多方倀倀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
士曰殷遁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側視之豈非殷之舊國
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楚懷王一王愚極闇之主
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
悲其親戚楚滅矣義陵一邑倦倦乎舊君者懷一心扶老
携幼肥遯桃源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
人乎女直之破汴京也刦二帝擄中原地土人民皆其有
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
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後南北戰者六七年
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忍忘也今年遣使祈

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
使死于斯一使繼于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
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
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受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
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
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識孟子齊宣王章謀救
燕一章和聲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
幾何時容投秦檜以藩國震幣之說而息兵養民養女直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明年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姧人猶有正當人乎釋其意似謂是時求一王倫且不可得其則求一秦檜亦不可得也此固有激之言乃其辭指益慘惻矣其所爲寬假于檜者猶夫昔之切齒于檜也蓋無聊之思也欲麥炎之爲檜也若曰地廣人稠未易心服當如秘罕思一策以處之也否則求如女眞安處中原百有八年必不可得也江南漠北冢帝萬餘里江浙閩粤之間護遲故地以存趙

孤安遺播是依地而行仁政也兩利俱存之道也元主尙可與言也故國舊臣尙左右其間也譏以威之明利害以導之其事尙可爲也使麥炎輩而知此則猶不失爲姧人爲正當人也故曰欲其爲檜也至于求其如檜且不可得尙何言哉然當是時少帝以童年遜位終免零陵故陰之事亦粗食稅納女延世比于周子南君漢山陽公者垂五六十年豈亦麥炎諸人迂身調護之力乎論世者術或有所取焉也矣

桃子厚之以比匪獲罪也予深悲之然頗疑其事與世之倚權要冒進者殊科似不宜見絕于大君子然卒未見有一人稍爲申雪之甚至不得比于美新之莽大夫倖國之舒王何也近讀范文正公道燮得詩序乃始釋然于懷因錄其槩及子厚所倚許京兆書道列之以俟後之闡幽者參觀而裁正焉寄許書畧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京路厄塞兀事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罪傷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安大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范序畧云劉與郴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稍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等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

意弄忠乎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黨宗辭皐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于諸君子乎

陳椿巷名無叢江都人曰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斯誠廣益之要言矣然自古能敢於人者必恕人者也不恕未有能取者也

留于固論經費劄子云皇祐治平歲入俱一億萬以上歲

費亦一億萬以上所謂一億萬者俱以錢言第未審一億萬文乎一億萬貫乎以今世銀錢相准文則爲一百萬金其數太少貫則爲十萬萬金其數過多及考理宗時吳玠爲四川制置使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及四總領所共四千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額不預焉則所謂億萬者緡也然緡額亦不可考如以貫爲緡則前問所云嫌于過多即以百文爲緡亦當爲一萬萬金以十文爲緡亦當爲一千萬金又考賈似道買公田法租一石給錢四十緡若以百爲緡則是四千錢也正與一石租價相酬大約百文爲一緡者近是第歲賦不宜至萬萬金或宋時錢賤于錢因不足抵一金耶然唐德宗建中元年天下錢穀之數稅錢二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則是宋時歲入稅額五十倍于唐唐時天下稅額不及宋西蜀一路稅額也又考李文饒爲浙西觀察使時當巡稱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軍用褊急若以百爲緡則僅止五萬金何以給一道軍需又德宗時有除陌錢凡公稅交易每一緡官留五十錢則一緡實不止于百錢矣意者緡額無定在宋則以百在唐則以千乎姑識之以俟博考者

邵氏子曾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不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歿後遂以安且成終一篇之大指未文公曰東坡作韓文公碑不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遍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合二事觀之可惜作者意在筆先

旨趣

文之浮而傷質者齊梁以下四六駢儷之作也文之僞而失真者正嘉以來摹襲秦漢之篇也揚子學曰為文之士多濫觴前作我賦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篡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此指浮而傷質者昔有士人持所作請正于王文成文成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似公穀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假傍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則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飭衿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被

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此謂偽而失真者

國制兩闈取士首制義次論表以觀其學識者謂是空言耳終之以策則所問所答皆當時急務矣或又謂此強弩之末非所重也至于廷對所試惟一策而已其及第者自釋褐即簪帷幄親臣不十餘年輒躋卿貳稍有聲者入綸扉秉國鈞若固有之是必其所條答者卓然經世之猷救時之畫也然數百年來從未聞有用某某大對策舉一政釐一事興一利革一弊者亦實所取之而寵命之優隆之至于斯極也頃偶讀司馬文正集載乞施行制策劄子略云國家本策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為士人設此以為仕進之階也臣昨差覆考舉人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甚有可採擇者伏望取正本留置左右省覽以為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擇其所言合于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因嘆先宋風規端朴亦猶行古之道于今何獨不然也又憶正嘉間楊文襄當國偶閱席太傅河南省試黃河策大善之時文襄遷官貴州特留治河見貴州之行亦可謂深知治

體者矣

今天下財利惟銀司其命不知昉自何時也自漢迄洪永制祿俱以穀粟故曰月俸若干石未嘗曰若干銀也制賦俱以錢故曰錢從未嘗曰惟糧也考虞夏三幣曰黃曰白曰赤然刀布之用惟錢最廣至周而其法大備蓋用銀甚罕也秦以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而銀不為諸幣與珠玉龜貝之屬為器飾寶藏而已漢興之鑄錢益廣王莽更漢法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而銀貨次于金其品二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

銀之爲用始此然銀一兩準錢不及二百文亦以素非習用不可以多其値也迨莽誅仍税舊制自茲迄唐宋制國用者惟穀粟錢絹三者而已粟絹則出之下而供之上錢則上布之下而下又輸之上唐建中元年天下錢穀之數税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宋皇祐治平中歲入俱錢一億萬以上固未嘗以銀充賦税給經費也唐太宗時税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可得錢數百萬緡不日得若干萬金而日得若干萬錢猶金之言今珠者口値銀若干以其爲希有之珍也唐敬宗時詔浙西上脂盝妝具覲

察使李德裕奏言本道存錢惟五十萬緡今所須妝具度用税二萬三千兩金一千三百兩物非土產營索不逮夫銷金銀非土產則卸銀于是時如今粤東之珠滇南之金出之有地取之有制其非恒用之物明矣宋自澶淵原兵聯契丹歲幣而銀遂爲軍國所必需然其歲額絹則二十萬疋銀則十萬兩蓋以絹爲主而銀佐之其後賜予臣下多用銀然必與絹同之曰賜銀絹幾百兩疋不專以銀也徽宗時助金滅遼求燕地于金許遼人舊歲幣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税錢一百萬緡亦不以銀代税也靖康之禍

金人大索金銀搜括無算及和議成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亦不專以銀也至于税民則始終搜取米粟緡錢絹帛各郡邑誌紀載頗詳而銀則第爲額外之供如前所云其出有地其取有制非如後之履畝而税也理宗淳祐中余玠爲四川制置使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而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此其徵也若夫制祿養兵百需亦始終惟用米粟錢絹而銀則第以交躍闕及補助經費之所不足而已孝宗淳祐戊申因春寒雨雪占主金鐵倍貴權罷錢冶鼓鑄官吏

軍兵月請並以銀折估價既高市價隨長遂仍復冶鑄理宗開慶中詔諸路出師禦蒙古大出內帑錢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疋買似道抑買公田法祖一石償錢四十緡償稍多給銀絹及度牒告身此其徵也然則宋以前之銀其不專載于世也彰彰矣銀之專重其始于遼而極于金元之際李燾南北文製不同花各得南錢無所用載其所刹惟在于銀是時帑藏殷富歲出一百二十萬金稱如也故遼輕責之及靖康失守劫取獨斡不離宋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括借不及倡錢得金二十萬銀四百

萬緡又捜括咸亞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
三十萬八千銀六百萬後又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復得金
七萬銀二百十四萬猶以數不足救捜畢官殺兵再括盡
食暴極矣然猶不足以當今時一歲徵銀常額也蒙古太
祖于理宗約定中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北以丁蒙古以爲
用耶律楚材之計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
利立十路課稅所歲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
萬不及河南降戶口滋息銀額增至一百二十萬兩而賦
稅徵銀始此然稽其詳大約以粟絹充地稅而以銀代錢

充商稅及鹽鐵諸利亦未必盡數而徵銀也然世祖甫定
天下即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
物之直並從絲例終元世特重鈔法蓋亦有見于銀之不
可專恃矣洪武初錢鈔兼行夏稅徵絲綿及麥秋糧徵米
關權鹽茶雜課俱徵本色及鈔詔金銀弗用即賜予用銀
亦皆以鈔爲重而銀第副之永樂中至禁金銀交易違者
以姦惡論竟不知其何所自而啓天下之財幣一之于銀
也以予邑爲程一縣言之洪武初額絲米麥俱徵本色至
崇禎年間米則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不零銀則八萬四

千四百二兩零幾爾小邑戶丁僅六萬五千九百有奇田
僅七千二百七十頃有奇地僅八百三十頃有奇山僅二
千六百八十頃有奇蕩僅四百五十頃有奇歲輸米正耗
幾于十有五萬又科銀正耗幾于十萬嗣後增加并漕截
之銀又不啻五六萬其何以堪舉一邑而天下可知已然
其間所由變更之故詢諸博聞者俱不得其詳意者其在
宣德正統之間乎蓋洪武中諸稅悉徵本色實有深意自
遷都北平距州賦之區歲遠而上與下遂俱利于輕賫何
則世廟豊豫視裝舉劑財經制漸廢衍又數價賤鈔法多

阻閣自改折而所入倍之此上之利也初制精嚴又最悉
下情官吏凜凜畏慎不敢役御諸稅戶重入彙于實解後
浸失其意自服食器用之細一物足以破家逆敗折而害
息息異此又下之利也于是官民田本色本大約酌十之
三四折銀輸京或入內庫或入太倉至正統中周文襄恍
撫吳疏請分別南浙額秋五等田糧輕重四等有金折者
有米折相半者有米三折七米九折一者而入銀益廣嗣
役粧聚厨料亦多徵銀閘稅鹽課盡更故制而銀之爲用
遂獨貴于天下自前世未之有也然其初折銀甚輕據予

邑田稅嘉隆以前不可考萬曆十六年以後每畝輸條銀五分二厘而已自萬曆末年以至于今條銀一錢三分二厘矣又增漕截銀約七分矣而加耗不與焉是四倍于前而又過之也夫米粟出于土田絲綿本之蚕織卽多取之猶之任土制賦也獨銀之爲物不從天降不由地出不自人爲當其耗竭孰從而給之今人徒見徵銀之日久若爲固然不足深慮不知幾時所以未至匱絶者以其斂而隨發灌輸如環故猶可支耳今事勢稍異矣而徵之愈亟率此不變必有臨變不知持籌者將恃何術以善其後也

甲子之冬孫君沖公至通州署中語及是年秋闈中式府賢先大夫同斗山先生尚嘉試否孫公曰家斗山年已六十有七志頗不衰今秋策馬赴北闈下第南還意氣精悍無幾微沮屈語人曰吾願以場屋就正于朱平涵相國相國曰子文甚佳但苦生疎再加三年功力自然純熟必登上第此言深中吾病吾今當日夕揣摩轉盼丁卯請復之必得當而後已予時年十有三歲從學于吳葉兩先生兩先生聞之俱大笑先大夫曰不然斗翁文壇尊宿高第自其分內事又世有高壽其先屏石憲副公偕其夫人俱踰九十若使斗翁七十中鄉榜七十一中會榜如在首甲十年可至學士宮詹卽其次以部曹筮仕又其次以中行推知起家爲朝廷宣力十年高可望京卿次亦當參副藩憲其官不爲小矣然往引年告歸優游林下爲鄉士大夫之表率如是者又十餘年乃始與屏石公齊壽耳其於素志不已酬乎人兩未可量何笑爲兩先生憮然曰然後斗翁屢試不遇然文日益有名著述甚富八十二歲應己卯鄉試幾列而復失遂罷舉詣選授四川某州同知有惠政三載報最擬擢別駕翁慨然曰牛刀一試乎是罷矣將再試

之于雞兎乎遂致爲臣而歸歸又垂十年乃卒子孫蕃俱以文學世其家

有禪人寄天界杖人所著智證傳允一則示予云二六時中依此造履可以入道因緣如左運源觀曰由于塵相念念過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卽是涅槃傳曰于色聲等法念念分別名爲變遷觀此色聲等法起滅無從當處解脫是曰一切衆生但欠一個返觀耳初祖云諸佛心印不從人得一念旋機還同本有若能自觀念念生滅爲離則一了一切了又誰奈汝何哉

憶丙申仲冬叅金侻和尙于天湖宗垂示云先介山禪師有示隱願上人語一則學禪者不可不知其畧曰師云汝但不生心不動念與一聲塵一聲且道不是汝本來面目是箇甚麼又云見色聞聲歷歷孤明不生分別者曰眞曰智生心動念思量分別者曰妄曰識又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只爲你不信所以教你叅話頭做工夫做來做去做到結角羅紋處偷心淨盡忽爾觸著自己本來面目方始信得及也你若當下肯信何用許多週遮與他三二十年做功夫信的總是一般願曰弟子信得及怎柰無始

以來妄想流注何歸云汝與甚麼做妄想古人云識得不爲冤曾非别人雖山閑嶽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云咄是誰起滅當知妄想全體是自己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塵境之有哉汝今于妄想既不能全體擔荷當以智力治之一觀妄想當體全空了不可得一于妄想起時莫生厭心斷他心亦莫隨順他去古人云但有念起即莫隨之則久久工夫純熟自然成一眞法界矣是時予頗疑之因作一偈曰從門數寶豈家珍自有風光透體新若使口傳心可了當年擊竹是何人乙巳冬日舟過天湖追憶往事因筆記之以俟予過

古初禦寒惟取獸之皮毛慮不足以給也故不得已而教民以蠶蓋是時所謂布者麻葛而已未有本綿也而民雖時以充貢而中國實無其種至宋元間而其種始至閩陝閩廣首得其利迨洪永之際遂遍播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絲枲自此而天下之務蠶桑者日漸以少以故數時無地不產絲綿而今則否獨惟予郡以地土卑濕不宜于木綿又田瘠稅重不得不資以營生故仍其業不變耳然則木綿之功大矣若使其種蚤入中國古帝王豈忍以蠶事

導民垂法哉周家以農桑肇基而周禮禁原蠶原蠶者郎今割禬之二蠶他一歲再收非不利也而王制禁之其故可思也一夫授田百畝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墻下之桑度不能半畝是其于用使二百分之一也地非不廣也而王制限之其故又可思也

朱念時見嘗言少時聞諸長老云古染采諸色皆借資物類惟粹赤必取之于猩紅做書彌山谷而蒐捕之至其屠殺之法尤爲慘酷嘗剖割時號呼震天有老翁家于居所惻然哀之朝夕祝天祈以地種代之數十年拜禱不輟忽

守猩骨藏埋處甲析一株産花甚赤取以染繒緗帛其色
廻類猩紅蓋即今之紅花也蒯是猩紅之用日希而猩猩
漸得全其生命于窮崖絶嶂之間噫亦異矣自西陵氏教
民爲蠶而吾郡獨勤於其業蓋地卑田寡瘠而稅課又
最重非蠶桑絲綿之利則民皆廹于饑寒死于道此矣然蠶
百千萬億有功之物命而烹煮之使受刳酷之苦歲以爲
常雖至忍者亦必動念其將柰之何哉予竊以爲絲本出
自桑中蠶第成其變化而已誠得神人挾靈術于草木
中擇品物之相制相化者和柔而製之使自成機緒無藉

繭繅其利既可資生而又不致酷害物命以所聞紅花之
事律之固似事所難期或亦理所宜有也
成都記云雒州淨慧寺近地有大池居人多捕魚爲生有
僧惠寬以殺生因果曉諭之或使受戒禁勿復取且曰吾
能令汝輩所得不減于舊已而池畔盡生茴草漁人採之
力省而利多俗人呼爲和尚草此與紅花一理也吾郡魚
蕩甚廣其業起于土甲汚下有逃年穀米不收者而稅糧
里甲之需無取裁米乞不省公于是掘田之累者填
爲乘池滿其最低窪者掘以爲池蓄魚木蒲之息與蠶桑

相参庶幾一歲之中或失之于此則獲之于彼是豈得已
哉然殺業亦太甚矣豈淨慧之慈心神力能試于一池而
不可以遍于浦澤乎其自茴草及菱芡蓮藕蒲葦芹而外惟
產佳蔬珍菓長養于沼沚之中視力之勤惰爲所收豐約
此固理所宜有而亦非事所甚難湖民其引領而望之
或問予蠶漁之說則曰予意良善然事涉奇詭豈別無道
以處此乎曰有吾郡田糧問唐時畝僅五升宋初亦止一
斗此外無他擾也今即未能復唐制但如宋額再加五升
充襍供及徭役計畝總賦一斗五升而勿復徵銀官吏不

得觧盜緣毫錙如是則民自專其力于穀菜矣或曰國用
得無不足乎曰竊計天下土田共八百餘萬頃上賦畝一
斗中賦畝五六升下賦畝二三升以中賦權之每頃糧五
石八百餘萬頃當爲四千餘萬石即使荒棄者過半亦當
爲二千餘萬石砕伍有法勸相有道度支有經是亦足矣
或又曰專民力于穀果似矣然章服可廢乎蠶蘇可已乎
繁朱養老可無具乎曰不欣栽之以禮殺之以分制其數
而坊其濫庶乎其可也
與西山言嘗與留參將侍坐于王參嚴元公戎帳極言賦

史之害開當事行書與縣隸役入之始快某亦深贊其言竊觀公若有微哂者頃之茂猶退某獨留從容請問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嘗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汚習自中世後殆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敢常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而眼前者言之易也嘗聞萬曆中有少年新入垄班昌言犯某罪者宜用宮刑犯某罪者宜用劓刑剕刑庶幾人心整肅聞者哂之少年憤甚將疏其議于朝禍已具矣適過書

肆偶取洪武祖訓閱之見其中有云後世臣下有請用律外之刑者凌遲處死全家遷徙充軍少年驚悸後死疾取疏草焚之此與前事頗類然而眞公深遠矣

王三原公秉銓時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母老不能萬里就養若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乞就本處教職便養王公覆議本官辭尊居卑情實可矜宜授以附近府學教授俟親終仍除僉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之勸得旨除常州府學教授想見其時上下之際眞有藹然一體之意若在徵廢必以爲變亂銓法矣

雖臧丁長孺先生撰顧涇陽公傳載公嘗戒長君曰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我始終不欲以汝名問于主者非恝然于汝也汝質性可進步非棄汝而不屑也就義理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開口道個敢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守的行狀里今讀之肯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即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個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取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道化亦炎涼矣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倖傳一第再仕再不效猶眾暇衣俟食安享太平在昔太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流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嘗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功夫透徹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成大個又何有于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恝眾子汝耶抑愛汝以德正汝而遠之道且大耶汝能識得省多少閑心腸多少鬬氣力多少閑悲喜便是一生眞受康也子守先訓于

况曹試事嚴範倖竇致訊侯交集終不爲變閣此意甚凡
余所欲言者公已悉言之無容贅一辭矣適聞予郡有試
事將錄此以示兒曹使日三複焉
關尹子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其言似未盡也
宋儒曰凡與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盡之矣而
王文成則又云君子論事當先去有我之私一動于我則
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忘其本矣其言
尤覺精切服世未有有我之私未去而其言能盡合于理
者又未有言不合理而能以訥服辯者三言固一致也予

最不利乎口言此以自省
劉元城述溫公語曰祖宗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
末年似乎綏靡不振其實于天下根本牢固神廟天資絕
人讀書一覽輒解大意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議論有拂然不平之色當時
執政從官中有識者咸謂當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
睦田野開闢屋舍牢壯僕妾樸魯但屋宇少設飾無用之
精巧又或有鄰里交侵氣時未免以財物與之其來已久
實自與大體無傷御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遂謂仁
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遂內則太后
外則顧命大臣尙不能回何况臺諫侍從乎夫自漢文以
後守成令辟孰有出宋仁之右者百世之後追想韓范文
富諸賢在事時恨不身親見之而劇其盛者反謂爲不治
之朝乃其言實出于博學強敎之名儒而篤信其說堅持
不變者則又天資卓絕求治若渴之英主也豈非天哉
孔門高第如顏之早入聖域無論矣家語載曾子少孔子
四十七歲是一貫之唯年僅二十五六而已然且目之曰
魯其他如游夏之少于夫子俱四十六歲公西則四十二

歲顏孫則四十八歲當兩楹夢奠之時長者不過三十少
者僅二十有四而學已成名已立遂爲千秋殊絕之品從
之矜詡早慧者視此何如也

東皋雜記序

予雅思遯世志在高山寒巖幽壑怡情以之丁丑棲遲東皋久與相依遐徐有得也于是作而言曰夫山至靜定也然其爲道屢遷氣象爽廓則遷萬物華悴則遷天時風月冰雪則遷三者之遷自遷爾山無與也山之聲山之色未始不以三者遷矣三者遷而山自住其必有立乎聲色之外者也立乎聲色之外者山之道也山不變則道亦不變故曰仁者樂山然則易言乎屢遷也曰人遷斯遷耳人淺山額人愁山古人㥕山靈人奇山險一日之內一峰之間幻化推移不知其幾千萬變也自予入山以來始而相遇以情山爲主而我爲賓既而相引以意邈然移我 予猶微浩然移我于廣大人遷山耶山遷人耶意之所極能而辨之耶雖然猶有待也至于今我無意矣山無意矣相與于無相與矣然而有所不能已者存于詩歌序記之間非曰能之夫亦聊寄之爾于斯龜矣故山之爲道與予之性情日新而日化是亦可紀也已丁丑十二月望日題

與越谿叢數百樓東皋何也曰山幽以遠泉冽以清有剡中意焉夫予狷士也

山記誌勝也然不情不靈故受之以詩詩人地相感而事生焉故受之以散錄山空入靜事于何依我尚不有遊詎可得故受之以夢紀終焉

以越山之多異也紀不兼勝何也曰闕疑也不敢盡也爲可繼也

登茲山者有賴于滕有秦少遊合此無人矣非無人也山之寧故闕如也嗟乎自有此山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而後有予滕少游孫予滕少遊以來又五百年而後有予孰謂遊人易得哉

東皐紀勝

皐亭諸峰○武林山水婉麗名世然大都淺淺依依可定情不可攝性可目成不可下拜東行四五十里冶致零散古色崢嶸延望皐亭諸峰如逸流羽客王塵霓裳逍遙竦肅原夫蒼碧環特開括深秀或鋭而截或窮而風或繞而馳或峻而折使人氣靜神逸而不自知也若以西湖比東山是使玉環飛燕靚粧袪服與冰霜刻斸之操娟斂聲情爭佳惡也探真之士當有辨之者然未可爲溺惑之夫道也

佛日寺○群峰環攢脩林蔚起爲古佛日寺唐本空禪師法乾也振響承機妙燈代最年世湮遠爰歸荒寒天啟癸亥開法師金公尋覽偶及烟翳頓朗香霧成堂山開淨國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楞嚴壇○壇式具如教中所載弘麗香嚴聯對蕭穆莊惟天台五臺有之今兩地已就烟蕪巍然霝光惟此而已

香上菴○楞嚴壇東北數百步爲香上菴菴傍有玉髓泉精深蒨綠一庭鬼趣相傳爲子瞻讀書處云亨人山百丞于日香雲聰水塵枝不最雖有優文移冊到此都成俗物矣不知子瞻所讀者何書也

窪窪池○殿東南二十步爲窪窪池周迴二畝泉味甘芬可挹嚴冬溫然中有古石蒼秀蜿蜒如龍石上有窪窪二字苔蘚蔓翳亦稱子瞻手筆云

一擊軒○窪窪池上故有一擊軒今遺址荒蔓惟冊修竹千挺蕭瑟風嘯碧瀾而已

天衣石○寺東北數百步爲天衣禪師塔塔依古樹有老藤從石隙透出綿蔓樹杪婉若遊龍千年枯骨葛藤未了亦幻怪矣哉

松篁橋○群泉奔赴泉以小橋望之雹飛聽之風起蕭蕭樹林交蔭幽翠蕭森寸寸秋色亂松三林鬱鬱葱葱藹藹師手植也

介泉○繇松篁橋而下溪流潺湲一泉泓然周迴一尺許溫清芳洌有色有香外乾介寸則輕重溫涼殊等矣夏月時雨驟至群泉奔溢洪流泥混勿能亂也錫以嘉名豈偶然哉

神樹○寺之東北隅有古榆蒼鬱上繞青雲初土人替地於青獻伐此樹以泵之老僧確菴募得二十金易歸祖庭

越數日土人忽失所市金老僧歸啟禪舍則金在篋中矣
僧與土人益相去數百里而遙也

其露泉○山故乏泉自金師振錫以來群泉雲集其所以給蔬水供朝夕者爲其露泉編竹承注曲屈東達幽響清霧如琴風樹雨日聞浩浩鮮有覺者夜深靜聽乃始得之

黃鶴洞○物未有不疑而奇者也疑則不可知不可知則指而神之曰此中有異不必其中之果有異也夫山水者天下之至奇者也水之奇者曰蛟宮曰龍窟立于浩浩茫茫之間而謂其有宮室臺榭珍御之幻不可信也然而疑

之矣山雖奇可望而知可攬而盡有洞焉邃始不測也人之攬之者多畏懼又鮮窮理遂相與不測之矣故山之佳者無不洞也無不洞故無不疑無不疑故無不奇也皐亭之有黃鶴洞蓋亦其類洞窮而折遊人燔柴而入行二一里許遇一石門寒涼蕭殺不敢復進予謂至此而山之奇盡矣此內當不復洞即洞亦不復異也而好事者遂妄謂此中大有不可知亦誣矣哉予于天下事雅不喜闕疑因欲三刀聚糧命家僮數十輩鑿而窺之會客有止予者遂不果云

雙髻峰○予以丁丑冬日登皐亭之雙峰古木荒丘群山迎合迎騎江流俯睥省會雲物澹澹白日欲暮乃有孤雁哀哦繞別峰而徑度于是慨然嘆息顧謂從者曰子亦知茲丘之遺事乎通鑑云元伯顏兵次皐亭山即此地也當是江山唇斷北騎長驅五更鴈卜世之期千年碧義士之血遂復草木成兵青山雲擾至今秋葉凄迷荀帶蘆花之怨鴻音嘹嚦猶聞笳鼓之悲者也嗟于山湖羈懷撫膺動今古之思風景依然回首是春宵之夢曾幾何時而蕭條淪喪之感悲陵瓶驟之槊盡隨以飄風委諸蔓草杳不知

其所往矣山靈有知方且觀而笑之曷爲也塵埃也遽泉之一去一來而曾不可以一宿也而予猶欲尋攬遺蹤睠懷空谷下泣乎無情之地與哀乎已散之塵氛乃逐方內之遊而未達逍桑之變乎

龍藏石○斷崖百尺凹劚斷斷割石爲洞雲濤飛湧其槩乎莫能名大約似龍而非者二以泉之窟宅焉龍則削岸之雄峭嶔崟所無也以石崖之夭矯爲龍則中流之領洞合深藏勿泉也東山之怪龍以喻此

木心石○玲瓏嵌空橫塞洞道流水悠悠洩石心而徵瀉

石翠瀾清光色選勝得翻風書宅更多褒賞當是東山小品第一

龍洞○在黄鶴山足深廣數十丈石覆泉溜空寒應心盛夏之月纖暑不來

蓮花峰○緣龍洞西上亂山盤折如波翻濤湧四五里而達蓮花峰則群山俯列矣石壁蒼翠小池碧淵氣象古澹可喜予一歲尤勞頹然自放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閒他年稍畢世緣終當假一椽于此山絕頂耳

石鼓亭○亭在山南石臨平岸崩得石鼓張華以蜀中桐材扣之響聞數里即此地然遺蹟杳然矣

鳩內外諸勝○鳩內外多奇予所夢詩三之一耳其他泉石之勝不能盡亦不能名大致幽寒蒼邃彌望無非朴野之趣故其俗敦素約而厭紛華其人多樸愚而少靈秀千金之子必衣敝襖勤南畝不爲遊俠流浪之事夫考風問俗觀人察實游之大者也予故志之

東皋開士錄

皐亭大師古佛現身英霛畢萃入大冶而辭金躍起游一華林而珠樹青葱罕舉所知以志欽想

物生靜質遠心棲神淨妙如絕頂孤松乘渾止水予無以名其所至也實林多賢此爲喬楚

畢牧聖先傳繇三乘古道沉幾如屹立高峯俯臨烟雨窈然深蔚不可端倪

寂生日謙傳閒妙悟華實浩爵其發爲詩歌則清秋之山也寒浦之波也

譽生本自名流絕塵長往如雪山倚空冰壑照人予自畢十一二時即慎此志今二十六矣甞覺有待之爲煩：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石戒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靜照其人

去非鉄牛靈利英俊來自天童昔人云長松下當有清風果然

融然含章志行清邵每與之言若置我于深秋夜之間

[illegible]亦如此而詩似蓮之

[illegible]

飄飄然使我有凌雲之想予爲賦辯才法師十二韻云

東皐雜錄

丙子之冬家大人自粵歸來以故所莅爲滇南游揭陽之地亘益特恣遊山窟海剔居縣邑大人草薙而禽獮之海以永寧然以克詰維勤又感嶂烟蒸濕之氣積久成疾不肯且晚視湯藥枕閣之外遨若河山其明年爲丁丑大人命赴公車不忍也以神明之所扶持大人𢖍棄有喜未幾不肯忽遘痱症良苦大人曰汝以朝夕左右我棄功名之[illegible]不起我[illegible]今日愈矣汝爲亦[illegible]于以[illegible]心而却疾乎吾固皐漘之山有畸人焉其往觀之不肯于是有東皐之遊

予以丁丑上元入山寒食而返新夏重集僅三十日長至前復來涉春廼歸雲山不來我是泉石不負我非聞花而後知春迎暑而後知夏雪霰而後知冬惟秋也不可知以意度之當自佳耳

正月習天台小止觀二月聽金師提唱法音五月入禪堂同參者庭裕靜照物生澈戒發泉利見十一月入淨業堂同參者去非鐵牛部林本明等三十四人十二月入楞嚴壇去纖者金大師同禮者必融法師及自謙隱玉等八人

八八日[illegible]禮戒壇開示則養泉陽至教授則利見卜生尊
證則寂生無竭佛因內觀來臺平實雪萍義凡同時付大
戒者諦殊登空潤慈平雄弁宗一兩性道轉不如止夢觀
敬明善起吾明宗傳
正月闢古拙師偕予入山三日而別其人高簡有古致可
懷
自正月至五月覺海師爲慧業諸賢上座十二月心融師
自龍井代之二師行慧卓越皆法王也淑其緒旨如秋水
秋山清空明霽

三月[illegible]師入山一宿示予偈語五月幻倫師寄予以
[illegible]
自二月至十一月黃鞏序先生唐存憶先生魯瑞星先生
丁卯趙先生玉瓣仲先生丁前含沈蘊公兩年兄暮君冀
之卓君昌頑君范東鹽崑山兩顧君先後至或飯罷即
[illegible]一[illegible]止數夕歸有樓逸過旬日者
至月黃寅花來雁千贋同登靈峰絕頂各賦詩四韻三篇
而[illegible]
正[illegible]季父草庵公來[illegible]而[illegible]

公來二月淳之公往徑山三月重來稍數月遂行
三月叔父子佩公來留十日和坡公五絕而去
二月季父草庵公寄予山居六咏五月范姻生書予新詩
二章十一月草庵公贈予雜說五篇序
仲父仲玉公以書至者七叔父琪庵公以書至者六張大
愚年見范姻生表弟溫其旋內兄各一以書來草菴公東
予者十一
三月甬東楊公開師訪予不遇留書爲別
四月予與灌戒卯牧[illegible]杖雲莊上人約爲兄弟迭爲北

面一之日諸上人再宿焉予論華嚴惟識微義二之日予
升座爲諸上人說莊易諸書大意
自正月至十二月時見方士沈旨如演乩德術亦頗有驗
者
十一月李子世俊來從予遊年甚少志甚遠與李爽欽樂
善不倦爲文亦能濯濯自振異時當是名士
予入山後即衣一袭夏五自山歸衣一褐十一月山中復
衣[illegible]二月予舅閔厚弘先生相期上山後不果來六月
而死五月同金師胃雨入武林訪周子青霞所持九序而

予將死十一月朔持又死人行于世其速疾若飄風也亦
早自勉哉
二月晨起看雲自山頂直上歷歷濟濟白㶁徹者已而幻
杳殊特朵翠朔翥化爲龍蛇宮闕之狀月亦即散三月同
梵雲濯戒尋鶩聲行四五里四月時雨驟至予親率二僕
清理介泉五月既望乘月吊第諸泉十一月雪壓群山一
塢白玉
正月閱楞嚴經二月閱蓮宗諸典三月閱石門文字禪五
月閱正法眼藏十一月閱宗鏡錄十二月閱梵網經

二月作荔支小疏作稻月梵雲兩上人墓[illegible]
所荔序五月爲倚雲徹作石道碑記十一月十五月作[illegible]
人篇作醮說十篇作送蒼生上人序作東皐記勝作倚評
作散錄夢記作東皐醮記序自二月至十二月訂正韓文
卒業
十二月朔予示疾東室數日不食病中著水菴淨儀一卷
予病六七日耳便似離丈夫不有嬰遊憐絕水火刀兵什
百千萬于予者乎予有師友足以慰藉僮僕足以使令不
更有下戚孤苦靡室靡家寒凝離逃神魂哀斷者乎予

三寶地可以周床褥備藥餌不更有道旁旅舍塞外圍中
凄㾓楚楚委七尺以喪風塵草者乎哀我人斯百感交集
於一念須諸苦歷然願以我之爪髮鬚眉變爲玄霜石英
之屑充諸病者之口願以我之支脉身皆分爲億萬廝役
繞諸病者之前願以我之腑臟骨髓幻爲幽堂靜室床帳
供具適諸病者之體願以我之性情志氣化爲甚深微妙
法喜禪悅樂諸病者之心此水菴淨儀之所繇著也
予十年三病庚午十一月病于金陵之天界寺甲戌十月
病于武林之鼎慶寺與此爲三於地則盡禪院以時則值

歲冬殊不知其故何也
我在山中得七功道品一曰微疾二曰午夜泉音悠悠[illegible]
落三曰得人謝世初若不信已而果然四曰聽老衲說四
五十年以前人物繁華哀悴如且暮間事五曰見諸素業
禍服誦懺翻經六曰五夜梟呼微曙七曰隔垣鬧禮大悲
聲哀婉欲泣是皆塵昏之鈴鐸解脫之先鞭也外此則有
二障一曰眺聽方怡而家兩忽至二曰夜坐正佳而東坊
已眺
三月之初有傳春開小錄示予者山中人爭閱之自正[illegible]

十年不下禪床之老宿以逮樵夫牧豎莫不驚嘆其其[illegible]
第嘗已必流連嘆詫欲罷不能竟不知其何所爲也予仰
天大笑退而嘆曰嗚呼向使予也不幸早披剃名於此方
且冤嘗粟斯甲靡濟溲逆部華于險道鑠靈根於短名役
役沉沉迷心失理辭欲求分寸之暇若今日之淸宗聽寂
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東皐偶書

文不足言言不足志猶衣蘭爲舟翠羽爲楫玩之於陛而
無涉川之用獨孤及言之未既也若夫妖娃之說迂怪之
音飈扇波委自溺溺人是鑄金爲舟俐石爲楫而以之浮
於江海也吾見其沈淪漂沒而莫能自出矣

十一月偶與禪生上人言及鍾律事上人因舉太史公書
謂黃鍾九寸以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
奇太簇又減三分奇夾鍾又減五分奇姑洗又減三分奇
仲呂又減五分奇蕤賓又減三分奇自蕤賓至林鍾猶增

分奇夷則又增四分奇南呂又增二分奇無射又增四分
奇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爲九寸近
教授李文利所著律呂書本之劉氏外紀及呂氏春秋之
黃鍾三寸九分謂以司馬遷九寸之數準之一氣或短二
分奇又或短三分奇短四分奇短五分奇短六分奇而自
應鍾至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三分有奇何以均節
候而和音聲也且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減則氣有
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
管有餘矣文利所主其增減皆以九分推黃鍾之子大呂

蕤賓之于林鍾增損各六分蓋一當陰盛陽生陽雖進而尙弱一當陽盛陰生陽雖退而尙强也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蓋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淸以譏宮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音律循環無端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楊蔡氏推服以爲獨見神授夫黃鍾爲制律之本或云九寸或云三寸九分茫無可據將安所折衷耶予謂古樂淪廢

已久此非可以臆斷也古候氣法具在茲又適届南至請截竹爲管一九寸者一三寸九分者按古成法實以葭灰埋密室中至期吾與公躬帥之以決此疑良快因遂率意爲之是月六之日申初初刻一陽生予與上人候視終日二管竟無一灰飛者因相與大笑而罷然予竊疑司馬氏九寸之說當必不妄何則冬至陽氣始升自是而大寒而雨水而春分而穀雨小滿夏至陽氣以漸而升則距地以漸而淺故自黃鍾而大呂而太簇而夾鍾而姑洗而仲呂蕤賓律管以漸而短夏至陽氣始降自是而大暑而處暑

而秋分而霜降而小雪冬至陽氣以漸而降則距地以漸而深故自蕤賓而林鍾而夷則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鍾黃鍾律管以漸而長交利所乳氣有餘而管不足氣不足而管有餘似非通論也姑志之以俟質諸有識者十一月初七書

山中偶見有施錢者稱生上人審予近時錢價較十年前漸減何也予謂今天下有兩大事理勢極數十年間必變必反上人問何爲兩大事予謂人主之大權馭富與馭貴而已今也舉天下之貴而一之于科目舉天下之富而

一之于朱提無論往代即國初若中葉以前亦然也錢非其論昔之言富者悉以錢即惟正之供亦曰錢糧不曰銀糧也未有貴銀賤錢如今日之甚者其原在課稅徵銀不徵錢而姦貪之吏蓋藏之家又各自便其私圖于是國法重誶而國家亦遂失其馭富之柄公私交困職由此故大物窮則變勢極而反倘其所也公其志之十二月初四日書

倘與禪友說左傳因憶少時披書至周鄭交質朱晃補之識之謂稱二國非誠心竊疑之謂周鄭之不可並列一童子辨之皮左氏必自有說豈貞昧昧焉補之簡黙耶一日

偶讀繁露云春秋多微辭忽𨅡然曰傳爲此言蓋所以深
著天王之失馭自儕于侯國也而又托之知禮君子若將
習而安焉忘其爲君若臣也者而直責之以友邦之誼其
垂警之意獨婉而彌切矣自今思之眞所謂小兒强作解
事也姑附記之

胸襟看月脚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是惟深于文者知之
聞人之詩諸險語而申說之是聽犬吠而效其狺狺也其
可乎

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國馬以爲千里馬不常有勤

甚相無所用之故治天下者可以不知神人眞人而不知
以不知賢宰才傑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
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晉愍帝時米斗二金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谷石至
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梁侯景
食石頗常平倉糶米一斗七八萬錢自古米貴未有如是
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唐太宗貞觀間米斗三
錢東魏元象間谷斛九錢趙充國得金城湟中谷斛八錢

漢宣紀谷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民以粟
爲天太貴固由儲備之無策太賤亦因斂散之失經三代
以前穀價無稱蓋餘三餘九人主有法以制之必非任其
自貴而自賤若後世之已甚也

周禮廩人中歲人月食三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是日食米
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是日食米五升也
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嘗竊推言
人雖善飯何至視今人數倍偶閱宋王勉夫楙野客叢書

云考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
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
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乃如釋
然

祿以養廉三代以下唐制祿最厚有宋淺薄今視宋又薄
唐俸祿外又有職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
似宜倣其意令郡縣節愼賦斂以漸買田大縣以五六千
畝爲限小縣則二三千畝按品給授上無損于公賦下無
傷于民業而百職私計充然或亦兩利之策也

此葉北圖配補

冬日散步山麓遇道者韮復陽年九十有八皓髮童顏上
下山徑如飛予敬問延年何術曰寡欲葆心已而又曰嘗
惜福因器示數事如左天一生水此五行之大用也毋褻
棄凡所登必擇潔地稍積蔬菜每沐浴盥漱畢則以剩水
沃盥之凡食菜必藏其核以暇日遊于驪林瘞而委致之
嘗誠諸君之功于文教也大矣雖弊壞必藏之賢著者杷
其香色毋遺其滓滓因藏之治炮烙如神蔬食飲水樂在
其中即不得已肉食亦必惻惻然收其羽毛骨殖坎而瘞
之

服藥者食其液汁往往棄其餘滓踐蹈之非恤予皆聚抹[illegible]
速服八珍湯數十劑收其滓和不蜜爲丸以飽鄰之窶人
病頗癒予者踰月遂有瘳推此則凡六味十全補中諸湯
劑俱可倣而行之矣若夫品性酷烈峻試底積者棄之深
淵大澤可也

山居有饋予鹽豉者食之而飽以其餘食吾僕僕所弗食
者以飼雞犬雞犬所弗食者以飼巫蟻須臾群蟻揹食又
或卸負之入于穴予因喟然曰吾聞民以食爲天貧催民
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吾雖食貧然亦足以爲億萬巫蟻

之天而惜也自今日以前習而不察也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令讀大學
西銘張南軒受學於五峰久而得見猶未與之言潸泣而
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往返數四而後與之魏鶴
山云前輩成就後學往往不肯易其言故得其說者啟發
于憤悱之餘如則眞知行則眞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
比誠哉是言也教者學者其尚三復于斯

先賢云射者或挽五石弓神色閒雅若無意于射中而未

嘗有虛鏃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捍腕其發不能以[illegible]
步者攻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因
有感于爲文之法謂必如無意于射者而後可也推之制
事無不皆然

司馬子長父名談史記無諱字王荊公父名益所著字說
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爲人作序或稱敘或稱引而諱字
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每上表必云此乃伏遇皇帝陛
下

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若士大夫則未之前聞故前輩詩

集惟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如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玉帛泉幣此魏鶴山之言也距今不過四百年負販臧獲壽序壽儀儼然當之無作矣按其僭侈之罪當與帝服后飾同科乃咸不以爲怪何也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爲山陰王佐而朱晦庵及五甲第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爲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二十七宋三

百年進士科最盛然惟二錄獨存以晦翁文山及陸謝諸公故也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古者比里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賙若吉凶賓射之器服凡不能自爲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爲之讀法爲之飲酒以維持護發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末世本支天屬氷泮雲散即有意決貫之其難如摶沙蓋古法之廢久矣宋先儒所爲譜諜丁收世族復小宗立譜法也

十一月望日偶一友人自嘆臨事易忘筆舌遲鈍不能直達已見如弓弩之應栝而發往往坐失事機奈何予謂慶曆中天子勵精開天章閣召諸宰執授筆札問治道所當先其時大臣爲范文正富鄭公韓忠獻非所云百代殊絕人物乎然皆震恐不敢面對踰月而始條奏以聞弘治中一日召閣學士商政事批答章奏其時大臣爲徐文靖劉文靖謝文正亦俱稱名輔悉惶懼請持下閣詳擬上諸公豈亦遲鈍不任謨議歟抑亦持重不苟發歟而宋先儒每肯論介甫誤國其所以深結主知牢不可動者其故有四

一曰強辨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嗚呼其效可睹已友人爽然因與予極論德仁言勇之旨至暮始散

魏鶴山跋康節詩云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蟲之吟朝菌之媚耳眞西山跋黃鼠詩卷曰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至寶也黃流至潔也夫必至寶之器而後受至潔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蚊蚋如積糞壤乾坤之英氣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養其心

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
虛也明也亦然又曰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襟湛然
奚慮奚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春肅
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斂而凝與元氣俱貞汗漫而休與和
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二公文言何其簡要精
微也世有作者其合書一通于座右

東皋紀夢

予山居沉寂遊托浩渺即夢境亦清泛殊絶柳子厚云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不其然耶然予惺世之君子謂予
好怪也諸幽異奇詭者槩置勿錄而擇其尤確者姑志
一二焉

五月晝臥北窗夢一女子髮始覆額綽約姣麗口吹洞簫
清悠哀囀自床之西南隅飛舞而至已而漸近簫音益高
予遽然覺徐審之迺一蚤鳴嚶于枕畔耳

十月夢與草菴叔登一孤峯絶頂四顧寂寥忽遇一老翁
自稱白樂天已忽不見須臾聞別岫歌聲廻視之即翁也
緩步徐行朗吟數十語都不復憶惟記其末二語云佳哉
此遊不與山仇

十月廿一日夢流泉瀠折成文如卦象又有紫花一枝沉
浮水中忽一人介冑執戈戟之屬從後大呼曰予樂此乎
此泉即古弱水子不去必戕汝身予悸而馳行十餘步偶
一回視則泉水布朔紫花亦萎悴矣予意殊惆悵趨入一
室中見芳草滿庭桃竹間之壁間有石刻云香枝兮翠意
若有人兮東山西山之際

五月十九日夢大鳥如鶴而翠色頸下懸一鈴從雲中飛鳴而下直入予室滸帳几案門檻剝啄殆盡予倉皇避至山頂遇一樵者問曰此間有大鳥何名樵者曰此名霜華之雀見則田多稗草木與戶平

十一月夢登車赴遠道迎望百里外有宇巍然高出雲漢驅車視之盡日始達但見飾宇連雲芳艷殊特然高不過尋常獨堦後一閣孤迥可數百仞下車聯望寂其無人久之遇一黃冠欣然道故予曾未識此人然亦佯應之黃冠曰吾識子子非識吾何得謬爲敖語予曰予固不識子子

何時識予予黃冠曰昨日耳子碌碌善忘昏不憶且吾稍清簡然亦止能記昨日事自此以前亦不復憶也予因問此閣構自何代黃冠曰此吾師之所營也吾師非人間人往時曾與大庾禪師友善立此以爲來學做工夫耳予問工夫何如黃冠曰惟日誦玉皇清淨二經數遍予笑曰道藏諸書或疑羽流僞爲之日誦何益黃冠厲色曰子以是爲僞將以四子六經之書爲真經耶予未暇對忽引予直於莽中昏翳幽閑鬼物呼嘯正惶悸間雲日開則黃冠從雲端呼予曰四子六經安在哉來吾與爾遊無俟俟人間

世也予不應黃冠大笑且有微言然不敢泄也

述悔紀畧序

蕺子既錄述悔紀畧喟然曰嗚呼予年未四十師友親故之間所凋零泯滅一瞑而萬世不覩者蓋已若此矣且又有別著于他文與雖友善非尊且親及夭風雨晦暝有燈窓之雅者槩勿錄焉噫何其速疾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間撰述其大器思其色宛然其聲音㬎㬎然也況于中有高蹈大業並雲漢嶽高聯同于萬歲者乎而其間或才之未茂或業之未美卒而茂美矣或卒然而萎折及其他隱約老死于載籍中與夫英豪凌厲聲未施于辭書不垂于

後忽焉與弱露輕塵飄風墜雨同歸于隕落者彌望而是也然如則天之生夫人既予之以嘉材不少稚挫之又壽考其年使德立于身可法傳于世者蓋古以來僅有也幸一日未死其可弗思夙興夜寐求古聖哲之道師之學之閔閔然農夫之望歲已乎予所為既痛逝者忽心瞿乎日邁月征職此故歟蓋昔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感學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言學欲及時也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學成而令聞不已也尚其乾乾不息矣哉己丑四月望日題

紀畧一

先師汪文烈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金陵人自幼氣義焯焯孝友無間言戊辰第進士授慈谿令以廉惠聞丁丑擢翰林院簡討屬流賊橫行江淮間上書陳方略侃侃不撓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公肅冠帶大書五十字于壁間公繼室耿夫人亦服其命服同時投繯以歿公時年五十二歿夫人年二十四歲公神儀明秀朗目疎眉平居意思灑然如在事外自為諸生貧苦逃其逼顯未嘗有憂戚凝滯之色其為政專以德化民令慈時屬有海警臺使者檄保甲團練甚急公曰是徒擾吾

民不為理使者不使詰責之公曰公謂慈令不奉法耶奉公法莫如慈令已綠其氣不潰散保其心固于山谿矣奚文具為使者云即如子言其法奚若公曰簡訟獄斥羨餘勸農功戚遊惰而已使者嘿然已而曰令言是其在史館憤當事者不忠將將撫膺太息思請纓自效其論將來事無一語不切中如符節史相國之在南樞也甲申正月西事迫廷議移史公西公昌言曰若并河南北數千里行見諸公拱手授賊所幾者江南片土庶幾復振徒以史公在耳諸公何好于賊必欲弃此輩護之耶且史公即西上

事勢有及否時部大臣以下皆股慄不敢發一語夫史公
得專一保障南都國脉中絕復續者公奮身昌言之力也
公文深滙于學閎古籍一覽輒甚刪正可數千卷尤好闡
杜詩謂近道好三蘇文謂近自然至濂雒家言則觀玩不
釋手下筆頃刻萬言必于君國世風有裨然往往隨手散
去不留稿憶慈湖待坐公語予曰大人必無僞也斯有德
必無滯也斯有用去僞在于寡欲化滯在于讀書又云我
讀曾論于孔曾一貫處耿耿不得于心一日讀戴記至涖
官不敬非孝也戰陳不勇非孝也豁然有省自此縱觀聖

人賢人之書洋洋乎六通四闢也嗚呼人知公大節正氣
皜皜乎嚴霜烈日矣抑知其實自弄月吟風淵泉時出若
此者歟後死者其將如之何紹然于光明也悲夫公癸未
較士南宮顧子滭若（諱咸正崑山人）孟子綱宣（諱章明北直人）溫子寶忠
（諸謨高拔人其卷有給諫駁公房已被黜公力救得售）俱在選孟子任行人同死甲
申之難顧子宰錢塘有善政屬武林失事死之溫子即予
妻族兄平時端亮尙風節刻苦于學問爲徽州司理堅守
五六月城陷與其妻芳孺人及其女從容自刎死
胡太史公（諱守恒號青崖戊辰進士舒城人）風度端和詩文卓犖有奇氣

初授吾湖司理衙悖大端務興起斯文士民戴之如冬日
之日予時試童子科弘獎踰涯有國士之感乙亥召拜翰
林院編修崇禎朝用外吏僅史館實自公始辛巳省覲歸
明年舒城陷賊素仰公名欲尊禮爲民望公嫚罵曰汝等
非朝廷百姓耶其敢無禮于貴官方是時公目如炬舌如
電竟死之（時年四十九歲）

紀畧二

叔祖存源公（諱錫曾祖瞻所部公次子庠生）醇厚有德少爲文精麗年二十餘得奇疾忽不能生起垂三十年勿瘳日卧一榻取詩書左史文選觀玩之教其子傳稍遊覽稍聞于時晩尤醉心釋典怡怡然不如疾痛之在其體也（庚辰七月廿九日生乙亥十一月十三日卒壽五十六歲）

叔祖惺菴公（諱鈿曾祖瞻所部公第三子）剛爽直喜立事人有過面數之必盡其剛方之氣至今人思而敬之公發時予尚少不能許其風矣（甲申七月廿四日生丁卯六月十九日卒壽四十四歲）

叔父伴玉公（諱瑋太學生）貞爽溫粹以孝謹稱爲文雍容有大雅之度在庠序有聲已入國學屢舉弗得之卒不售然公益孜孜發憤于業竟以勤瘁不起公恭儉好學與人交誠壹無閒人謂公必顯必壽而竟止于此天其可問耶公有至性其于予甚恩憶癸未冬予下第還見公于皇山下公視予顏色有若憂惻者執予手曰無驚驚語未已公淚下不已後數日予遂有采藥之遊瘴雨蠻烟幾瀕死亡明年八月始抵于金陵予爲病未能歸馳書復大父及大人幷寄書致公請相見且有日嗚呼豈意先一月公已遷化里山一哭聲容遂成窮耗也（乙巳二月十二日生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壽四十歲）

叔父草菴公（諱瑱邑諸生）少負英穎之質爲時文據對有氣比長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思以著撰傳世行追其古文詞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詩以聲情爲主淸壯頓挫不爲中晩蕭颯之音詩餘亦婉麗自賞登高臨水對月當花申悽感興灑翰如飛飄飄然有古才子之風乙亥春忽聞蒼下有大宗師巡往從之閱七晝夜大省悟撤翻雷硑雨激覺是脫枝落葉散所家財供雲水周衆飯菇挖霞霧山中幽居觸出罪塵蚰欺炎涼自樂也予前則予訪太白于後則無

垢大年其于學于道豈非變化日新者乎乃遽徂謝不盡如所期傷哉公臨歿愉平時情想未斷不能深造如古人遺命焚所著書有來問者必顧語曰各散而（祭上）儀抑亦坦然生死之際矣公初與予約爲古學慨焉志在千秋其事詳載他文故不盡述（丁未五月廿三日生己卯七月七日卒壽三十三歲）

紀畧三

仲津先生諱□淵叔文邑諸生予之從平易善自守爲文爽暢不事鈎棘予六歲時教予誦于家詩辨四聲及六書八體予時督甚殊不能省也癸酉卒壽四十三歲

葉先生諱蔚萬慈谿人嘗館于菁山予八歲時學于菁山范姑家先生教授論語孟子句讀和厚而節制去之日予與范家弟拉溺牽衣挽留之時已七十餘投十三年予過文烈公于慈湖過訪先生居處暨嗣人杳不可得

吳先生諱林焞林錢塘人繼葉師授予易經及非左秦漢古文整

密有序予少所授書至今頗記憶先生之賜也然特爽簡好聲樂課畢則飲酒吹簫簫自如人初以爲異已而知其長者且義教事乃咸重之辛未卒壽五十九歲

沈先生諱汝霖號涵白鳥叔諸生能文有行大人命海門時延爲記室予亦時從質問古文蒼宇先生悔予書尤熟時事嘗憶其燕坐水亭偉說嘉隆以來朝章建置人物盛衰及其他樂橫詰海之言纚纚不可竭也丙寅卒壽六十三歲

闢之父老日數募之鬮與不談同渢然枝汛迭迭不可考

自吟然先生諱御鳳字嵩臣與大人交最深姑定爲兄弟行繼此以爲序云先生才性寬深欽然捐取與動必師古不屑世俗繩尺于書無不讀自經史註疏至百家之說六官庶司之典守悉稽考有得爲制義若古文詞雄高自恣然一衷于左史其遇事疏通斷決如流水也崇禎中詔舉天下方良之士大人時爲嶺東巫疏公才德表舜者十餘事上之又爲當事者沮抑強投課陽丞先生坦坦爲之踰年積大著擢池州判復自池州遷福州丞歷汀漳二郡守已復備兵汀右以發歸所至惠聲藹蔚又嘗治賑翕然變公不露聲色隨事墊規畫之無不屹然底定其持守又極潔清

比歸蔬食敝衣如寒素發之日至不能殮嗚呼其可敬也已方先生蚤負盛名以興起後學爲事與學者言必先立乎其大雖以予之不類無自惟涉世以來似有毫髮不同于俗者實自十四歲親公講說論語左傳時稍稍見公弘淵之意雖未覩大全譬如吸勺水于長川于以洒濯滋溉未可云全無益也況挹其洪濤汪洋萬頃者乎戊子六月卒壽六十五歲

閔先生諱儀從暨厚弘予慈谿男爲程諸生蒞厚沉默守古法寡言笑嘗務記覽爲詞章居恆閉一室取經史子集遍讀之已又摘其

精粹者手錄至三手餘卷然止用以為時文資其時文窮工盡致務三年輒授其音節以糞一省雖六十猶有精悍之色如廉將軍躍馬顧盼示可用也然終抑鬱以歿平生文百千篇亦皆零落無存獨其數十年篤學嗜古之意耿耿如在也丁丑七月卒壽六十四歲

記略四

孫太翁諱鴻漸號祖溪予祖母為太翁長女性剛直其行事無不可告人者好集醫書有見即欣然手抄之已為人取去亦不顧問予所知無問戚疎貴賤閭有小疾痛即挾所手抄書走視之其治症多奇效或酬以金帛則大笑擲去晚家霧山之麓方春遊觀殊甚翁蒼顏白髮携杖逍遥于其中或偶視治疾服則大喜賦詩而歸比歸人或就問其所為詩則曰已忘之矣嘗問古今人如嬰兒翁其嬰兒乎庚午卒壽八十一歲配某孺人歿已久予不能詳其淑德矣

閔外祖翁諱世羆號龍淵世居烏程晟溪先妣為翁少女天懷慈厚遇人一以忠人皆樂之以貲監仕為上林丞非其好也歸而簾閣棐几不以事自累庭前雜植海棠芙蕖水一盆畜金魚數尾蕭蕭閒雅好觀傳記小說聽音樂為娛適自少至耄老若不知有軒爵者殆列禦寇莊周等所為近于道者歟辛未卒壽八十五歲配徐安人端靖儉素有德儀綜理家法甚整以嘏先翁十四年卒戊午卒壽六十三卒後家始稍替然翁陶陶然不為意也

孫翁諱懋楨號若冲孫太翁長子古樸不似今世人嘗得千歲桑于甚

欲從公口授著農經一卷會公卒不果翁拮据爲生不輟
使一錢與殘忽盡出所有散之名山古刹人咸以爲達丁亥
卒壽八十一 子恭先諱謙諸生亦倜儻思以文自立惜不竟卒
范翁諱廷臣號念祖居烏程菁山爲予姑之夫天分敏妙少習舉業斐然然樂
舒散不欲以文事自苦善翰奕棋翩翩閒適也其志行特
挺直重挺本教其子業成與當世聞人相上下予八九歲
時翁挈予過其家飲食誨教之一如其子記一日值公懸
弧之辰予出拜公見公疏衣麻鞋獨立一旁予竊問故公
憮然曰吾于是日生乎質之吾母遂謝世其痛惜如此予

在翁家先後四歲比大人第進士始歸歸之日翁呼予云
務自立丈公鄉子流落者多矣予既歸恒憶翁與予姑不
去于懷至于今時時夢至斑玠堂翁家堂名折紫竹立玉蘭樹
下翁家紫竹玉蘭特盛望曉山如翠也翁壬午三月卒壽五十一歲
閔上林翁生七子長舅即厚弘公別有紀二舅曰起仲公
諱偉德諸生己卯卒壽六十四果毅有機略詩文宗嶺門喜四舅曰
公諱　卒壽　十篤厚可親信五舅曰日斯公諱邁德諸生乙亥卒壽五
十四溫雅自誦萬言爲文波瀾浩瀚讀內典益深湛六舅
公諱　卒壽　十柔和不戾于俗自乙亥以來五六

年間五舅遂先後徂謝惟予小時予母攜予過外祖家諸
舅咸英然少壯見予來徵甚爭取餅菓啖予或手抱持之
予母則解誡予勿多食勿讙笑勿與表兄弟鬨爭嗚呼非
日耳
溫外翁諱予正號涵所國學生居烏程七里村予妻爲翁少女也少讀書工文連試不
售乃罷去爲人和厚而端無機事善自忍下好積古墳策
與至抽一卷則朗誦之遇忠孝節俠可慕樂之事則大聲
呼稱善出遊田夫負販高談告之或不省竟去翁弗厭也
己巳卒壽七十元配皋市氏蚤殁予妻亦不及見故不具著

施外翁諱標號澹寧烏邑之璉市予妻爲公次女萬曆庚戌進士卒順德知府
有德聲擢御史中立無倚凡所條奏務持大體不以搏擊
樹風聲予乙亥夏見翁于邑館氣象殊厚予稠人中獨請
謁與予言且云幾見子文有古風可嘉予時殊感之後三
年公歿庚辰卒壽六十八歲又數年予不意遂爲公壻予妻嘗爲予
言翁器量弘遠喜愠不形子而教子女必以古懿訓云配
謝安人丁亥七月卒壽七十一貞惠順有樛木之德子女六人俱非
安人出然惟安人忘之子女亦忘之家之人亦忘之予在
甥館數歲忽忽似予妻爲安人親生也

紀畧五

璞甫叔 諱戩已諸生丁卯戊辰同學 簡拙無適俗韻其爲文艮苦昔人評賺騷經謂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雲霧蒙蔽而不得出叔殊似之 壬午卒壽四十一 其考曰振吾公 諱鏡甲戌偕入都辛巳卒壽七十三 性剛勁所至人畏伏如嚴師

滂之叔 諱汞烏君諸生戊寅兼與予同游更乙已卯春同來谷山 靜深有本刻工舉子業華實彬彬試輒冠其曹庚午主司大嘉賞已登序矣以他故抑置副車人咸惜之中歲忽放浪山巔水湄搰禪悅

游情處率身如羿屠如是數年乃卒 辛巳卒壽三十七 其詩學韋柳書尤逸勁有絶似祝枝山者

鍛溪先生有弟曰和叔 諱已同學壬午卒諸生已 娟好靜秀任曰子霞 諱同學已巳卒 眇瞗有逹神于曰子靜 諱郇定諸生辛未同學乙酉卒 其逹于事理然不幸俱蚤夭間總集其遺文止三四篇耳也自楚楚足傳其風致一幹之蘭芳香出林登莽誰幽獨能限斷哉

閔自求 諱有輪原弘公長子吳江諸生己巳辛未同學 溶溶英英有騏蕩遊爽之思文與人皆然 與戊辰卒壽四十一 其同堂弟曰退之 諱廷甲丁丑同事辛巳卒壽三十八 亦工文寧素自好溫溫有義氣俱不壽何也

莊漢脁（名元辰鄞縣人）與予同出文烈之門有古風義為文㝡醇

雅丁丑成進士予拔棄過金陵君適為太常博士甚款款

且貽予以格言予賦三詩謝之君居官清端無倚附嘗集

儒生百十人于太常署中謙卑比講理性之學其大致可

見矣後歸鄞屬江東失守進四明山中居數月以病卒

俞浚天（諱洸發鄞人）亦文烈門人文烈于諸及門士㝡喜予與

浚天謂予似韓昌黎浚天似孔北海四方同人司選政者

亦𠑽稱予兩人有一門雙璧之譽而予兩人簡素自好頗

相類又年俱少故相知㝡深然浚天神行電進之才汪如

長江峽如巨嶽飄忽若駛風之蕩六合所謂賜也何敢望

回予其可以雁行進也業蘭早折（戊寅年二十六歲卒）悵悵何如

愼克修（名思永歸安人丁亥卒）沈襄武（名懋正德清人戊寅卒）胡健甫（名象乾烏程人丙戌卒）皆予同郡齊年友也克修瀟洒有逸興襄武端凝和

惠一望可儀健甫遒斂于才藝其文皆清贍適于用數年

間咸已凋謝又不及顯著克修雖成進士為尹令亦遽遭

讒訴其可悼也已

沈太姑（高祖贈刑部公少女）適同邑沈太翁（名輔字養心）翁歿時太姑甫

十七歲家甚寒苦雖饘粥不繼太姑安安中道育遺腹子

至于婚冠又天有一孫教之成立居恒升日而食端坐一

室中雖耄老子弟罕見其面或稱其苦節則面發赤不能

出一語再問之貽曰不如此汝將何為耶君子曰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斯之謂歟蓋霜風冰雪之詞至于此而

亦有所不敢加矣壽八十二歲卒（庚午歲）後三年大人奏記

學使者錄其孫戒為博士弟子云

鄭祖姑（曾祖贈刑部公少女）適同郡鄭翁（名天來諸生）翁悲而發自結

稍發遂有終風之感然愉愉無少怨恨意年二十餘翁歿

歷試諸艱育其子成人長齋繡佛比卒不懈穆如也秩如

也（乙酉卒壽五十餘歲）

先祖妣孫安人之妹曰吳太母安人蚤歿大人方幼太母

善視之後大人宦遊海陵廬陽迎太母以往太母溫厚善

淵靜人意在予家祿益為多予少時多病太母往往輟寢

食調治之初吳翁豪于貲稍從狹斜遊耗盡且無子晚始

自悔以家事屬太母太母為納一姬舉子已又經紀其業

教于金昇付焉乎不及見孫安人大人嘗言太妣舉止微似孫安人比卒大人率乎過歛所哭之慟（巳卯卒壽六十餘歲）谷風之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女德與才並懋也閔母吳孺人有焉（先安人同堂弟吉甫公元配）孺人晁淑慎與先安人至親妒治家內外嶄嶄于姻戚恩意曲至有急難百方拯擠如勿逮以先安人故視予如子諸所彌縫匡救甚委折噫其視詩所稱有間然否歟而孺人每見予値險厄則必曰吾視予猶之金方在爐吾甚悲雖然予亦冀金非純

金耳無若爐也嗚呼此豈閨閣中語哉孺人少寡子嗣側室有子曙愛之無何子死日號泣呼天呼祖宗悲感不自勝如是數月卒（丙戌十月卒壽五十一歲）悲夫天喪予母又喪覆露予猶母者痛可言耶

第三姑適茅公永叔（名觀問居邑之花林村諸生）靜慧溫簡嘗侍丘夫人言禪一夕遽逝其言既驗茅氏恒鬱鬱不樂病且卒（癸未二月僅三十歲）丘夫人先至其家予隨大人暨諸父往哭哭已丘夫人泣謂予曰頃見茅比諸內戚云居常問汝母于汝姑汝姑云此豈但賢者吾意其爲聖也予不覺失聲哭歸與先安人言之又哭嗚呼若姑者可謂明鑒卓識歟又聞姑臨終時顧永叔公曰免禍耳　餘無可言者後數年永叔公以豪俠故竟死于盜

紀略八

倓靖倓順皆予同母妹也倓靖端重外簡而中敏年十八丙寅四月生適姚子集生二十二歲卒丁亥六月無子倓順柔嘉處上下甚其宜年十七丁卯六月生適徐于素素二十歲卒丙戌四月隔卒神爽娓娓有一子踰月亦死其兄逸山子哀其德足稱道又夭折可惆故謚之然不敢純用古謚法語故參取其文曰倓靖倓順云或曰私謚禮歟嚴于法然曰非也予兩妹自幼閒靜婉娩守先安人訓傍孝經列女傳通大義又皆孝慎非濟約先安人時攻抑爵即悲慘不食及至

安人所又歎語如常自安人歿予兒予妹即安人聲響依然也嗚呼尚忍言耶蓋予同母弟妹八人至于今惟予與閔家妹在耳予憂患蚤衰閔家妹又柔悴善病亦豈耆耆松柏耶予每過閔家對吾妹述安人在日群兒逸膝時事欷歔泣下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也曰我寡兄弟而弗忍也夫踰服非禮也乃子不曰非禮也第云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蓋亦悲其意而陰許之矣然則予于予妹要于義而謚之節于禮不盡合固其志有足哀者且其文又未嘗純用古謚法語其謂曰不可也

悲夫前此有三妹一甲寅生三歲夭一乙卯生三歲夭一辛酉生一歲夭予時尚幼不盡記憶嘗見先安人說第二妹聰穎殊絕云又有弟觀嘉小名阿金慧妙甚四歲能誦唐詩百餘首五歲以痘殤丙子十一月使在于今英英磊磊矣惜哉

女曰申壬申九月生戊寅十月夭曰酉癸酉六月生乙亥七月夭曰卯己卯十月生庚辰七月夭皆予女先後殤折初酉兒死時予爲文以哭之曰予生二十有二年而有汝汝生三年而遽死若論夫彼之定禮固應予死而後及于汝何爲乎變次而奪汝于稚予哀汝之

云亡因嘆斯形之不可以久處其將一笠一瓢遺動乎著翠之峰葭霜之涯嗚呼汝則死矣乃能動汝父之遐心而箴之以知止哀哉吾女可稱孝子後兩兒不及爲文然同此悼傷故錄其詞云云申兒生母張氏亦蚤亡丁丑四月頗柔靜適禮度先安人及溫純悅十友之語皆感悼之

紀畧九當君生辛年嵗俱不能詳

王君虛谷名餘姚人癸酉彝孫安人時地師明于地理性迂廓自條景

純淳風高冠大袖峩峩而來望之輒可笑或與燕會則一

坐指目之伺其顏色舉口以資談謔君嶷然端坐執盃持

泉飲自若也時又有孫君西溪徽人戊午葬贈浙盛公時地師陳君三

霸餘姚人戊寅廷葬孫安人時地師及倪君寄生人烏程俱精堪輿家言倪

君有道氣然不能如王君渾渾純璞論矣

黍霞道人姓山名立字子一自桐南昌人丁丑識之崛峙不同俗壯年仕爲黍

佐能以氣道自處已去從方外遊予嘗訪之浙中時新雨

晚騎同立鐘關上眺望南北烟嵐如冰道人忽云予有事

遽起走入亂山中不知所往

崔誠之名自成烏程人庚午在南潯辛壬在盧寓詩姚約予序之韓景谷名夢鯉烏程人癸亥在海門署詩拙而野人亦方朴沉夾則名元號邑人乙丙在粤署詩北

多亦嘗求予作序其闢頗有沉雄之韻足採取者

徐完歸先生外祖母徐安人之侄名芳吳江人和倡爲行甲申七十二壽其子

曰野字熟齋丙戌辛年三十四從予遊致志于儒學美哉未可量也竟

夭死予甚悼之語具本傳中

草忠罪言

嗚呼父殁而有所托於其子此天下之重任也祖殁而有所命於其孫此天下之大訓也父殁而忘其所托之事祖殁而違其所命之辭此天下之大罪也不孝子孫巖書開于是泣血稽顙以告於先靈告於親長告於有衆曁于我親子弟曰嗚呼我祖父未及府君竟永棄我使我不復望慈容承咳吐忽忽四十有九日卯四十九日之開書開如夢如癡恍惚見我祖儼然臨之藹然昭示之也嗚呼我祖亡矣言念我祖有日書開於諸孫中受高厚恩非久乎時

至教微言盖有諸父昆弟所不及聞不及知而彌獨聞之彌知之者每自念罪重痛深早爲無父無母之子猶幸我祖父壽履康强十年以來見我祖如見我父我祖又時時呼我謂我父母承歡時事依其在目也盖庶幾我父母猶若未亡者豈意我祖父又遽棄我使我不可得見乎嗚呼我祖亡矣我祖亡而我父我母真亡矣痛哉痛哉伏惟我祖彌留之際因四房祀事業懷特諭老傑嚴立命書關親弟書成依倫房代襄處所立四房所纂子孫務亂群成後而令彌陳仍歸本宗書成者我父泰致府君稍背時所托

書開撫視如子者也竊念書開獲事我祖父于今四十八年自一話一言無大無小靡不肅然承順豈以呼天叩地拳號其遠之頃但有音聞旬同與訓雖至愚須罔敢悖負況在書開詎忍違越第其中情理事勢委折苦難在我祖固所鑒知無候剖陳而我祖則既已永逝矣其又何可弗闡述所聞於我祖至教之傳微言之準深信我祖於此事實有留餘未盡之苦心俟後之人損益變通以斟酌乎久遠者以告於家之人咸使灼知我祖父志事所存及今日繼述所急固有必出於是而後克安者哉請得而敬陳之

竊惟在昔爲寅六月初八日我泰致府君終於正寢前三日特呼幼小弟書成命向書開行四拜禮曰自今以後事長兄如父終身不敢敢開撫之教之有過則朴責之書開號哭拜命旁觀數十人無不哭泣失聲當是時天地爲之慘慘日月爲之晦暝嗚呼忽忽十年所矣十年以來保持之艱苦撫字之艱危觸事心驚顧影股栗風晨雨夕孤館寒燈繙卸動輒移時涕泗每盈襟袖今縱不能親之愛之加於兄爲弟者一等矣至推而遠之使不得比於親兄弟乎夫君臣朋友非係天合然且六兄之孤一任其事生死

以之死以人子承父北撫穉弟神人悲感天日鑒臨歷十
年如月悲忽焉中道而棄之使不復爲吾親之子郎異時
奚所報命于九京也至于長房次子應繼之條律固有之
然謹詳律意盖爲求繼者豕爭奪之源耳非爲辭繼者嚴
遜讓之罰也且使書成初舉我父現存告祠定分敗命雖
新抑情申禮詎敢固辭今我父之殁已十年矣書成距始
生時已十五歲矣其所衣者我父我母劉姑留遺之布帛
也其所食者我父我母劉姑留遺之菽粟也其所居者我
父我母劉姑留遺之宅第也一旦問其父爲誰則曰季王

公也問其母爲誰則曰吳孺人也問所爲撫劉姑留遺室
廬貲產之籍政公閔安人於孜爲何人則曰伯父伯母也
忍歟否歟郎口前强使爲之後必有災雖或久遠至于二
三十年好事者猶得執大義而持其後若之何其弗愼也
乃或者謂承祧虛名耳於天親乎何損則又不然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凡爲人後者爲之
子稱名一定奕世不移奪情遵制典禮有赫先朝嘉靖中
尊親議起以萬乘之威尊劉仁孝之盛執君相一德匯爲
本生舉朝爭之青史譏之辭爲非禮罔敢異詞况士庶乎

然則書成未名四叔曰考未名四嬸曰母則固我父我母
之子也旣名四叔曰考旣名四嬸曰母郎非我父我母之
子也又可謂承祧徒寄虛名天親實無貶損乎矧書成賦
性醇謹良善氣質稍頗輕浮雖復晨夕薰陶亦遽難臻美
粹兼之娶婦賢否未期况子事由嫡拂跡似年遺又能保
其敬率妻孥雝雝協順事叔母如母終其身無敗於子道
予夫訓弟之難視教子什伯必也自處以道而後其言信
其教導開牖自有實效于斯今又重貽之所必不忍所必
不安欲使怡怡然遜受而不慫雖曾閔猶難之則將督之

以學之不勤必且曰兄之絶我於所生至於斯極也何又
督我爲也則將責之以德之不修必且曰兄之絶我於所
生至於斯極也何又責我爲也則將教之以敬睦本支親
同堂兄弟如親兄弟必且曰兄之忍於親兄弟以納交於
同堂兄弟不難絶我於所生至於斯極也何又教我爲也
則又安知其不至於流蕩邪僻復犯撲奪僨家辱而羞祖
訓棄友睦而敗食殘也雖以我祖我父至德貽休斯斯然
弟至子遑然履霜堅冰大易炯戒萬一有不幸如開所慮
開難萬死何足謝無罪於我祖我父暨我同堂昆季也哉

伏惟祖父易簀前五日當衆議紛紜而語書閒暨僦取等
曰若立書成爲繼事體愈覺乖張盖已燭知情理事勢其
流極必底於是而早爲之躊躇四顧者矣然而復有彌留
之命者無他盖深信閒也竊嘗與聞于心學家傳必能於
其閒損益變通岀于心而稽于古因之宜于有衆以貽謀
久遠也云耳竊思我祖父盛德至善日進無疆書閒自童
丱以迄今茲晨昏侍從仰窺我祖父敦誠履道浩浩淵淵
無一事一言不可著爲楷模垂爲謨典往嘗竊意覗闞得
其旨要自七十以後遂殫懷聖學自學庸語孟易大傳以

逮濂洛關閩新會餘姚諸賢儒精言大義靡不探其源流
疏其條貫晏坐一室茂對行生遇有會心必呼小子閒示
以端倪閒或有所憶中祖父喟然嘉與往往喜動神色嗚
呼音徽如在詩教猶新祖父之意閒也知之閒之能知祖父之
意祖父知之祖父知閒也能知其意則必以爲閒也能逮
其事閒也知祖父以爲能逮其事則必將視於無形聽於
無聲以求善處乎其事猶憶庚寅之變書閒靡事不遵遵
命祖父易簀命亦何可盡拘但求理順心安而已嗚呼心
理二字非我祖至教之傳微言之準乎然則今日之事不

必求之于祖命也亦求之於書閒之心之理而已何則書
閒之心之理即祖父之心之理也祖父之心之理即舉家
內外大小以上達於先聖後賢之心之理也在昔子夏篤
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自俗儒論之子夏爲無遺曾子爲
悖叛矣然昔賢所取頗在此不在彼如使閒也反求之而
於心弗盡歉於理弗協歉雖恪遵成訓不踰尺寸家稱孝
而鄉稱悌猶之違祖也如使閒也反求之而心無弗盡歉
理無弗協歉雖因革從宜不主故常犯清議而受大惡猶
之率祖也且古之棄命者有之矣叔齊仁賢人也延陵季

子閎覽博物君子也斯二子者吾不知其于先命爲如何
也春秋時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將薦子木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朱熹氏爲之
申其說曰子木楚之賢卿也夫豈不知人子之道事死如
事生況于臨死丁寧之言忍棄而不用乎是必有大不忍
于此者而奪其情也嗚呼盡之矣如是而猶將拘執小信
曲避議嫌謂家之人則曰成也殊不樂此嫌而後可此予
之功也擬書成則月非我也祖命也數椽之宅數十畝之
田龜特與嫁丈夫外之亦可欲也論迹則超然于非剝原

惰則偷偷夫內戕天地鬼神我祖我父臨之在上質之在
旁開雖不肯寧忍出此然則書成承紹之事固不待詞之
畢說之長斷斷有所不忍爲不可爲不敢爲者矣何則求
之於書開之心之理而必不忍安而必不可安而必不敢
安也其所以不安者何也祖父之霊啟之牖之也若夫四
叔若叔之條則又有說痛惟祖父臨終顧念萬不獲已而
有書成之命原其故一則哀我四叔英年溺喪魂魄無依
思所以恩之此至仁也一則矜憐四嬸廿載孤貞生無以爲
養死無以爲䘏也思有以恤之此至恩也一則微察發也

鼇山集　卷　七

畢也各有所不忍於本生二嬸三嬸各有所不忍於其子
之奪情於本生也思所以慰之此勸慈教孝之微權也嗚
呼我祖所爲惓惓顧念者非職此三事之故歟如使書開
今日者不能經營之諸剏之使幽與明兩慽情與禮咸宜
乃唯是大聲疾呼祈免於親弟之爲人後也則亦猶之曰
不忍於本生云耳猶之曰不忍爲子者奪情於本生云耳
不又爲祖父增一事之慼乎然則今日之事又不必問之
書開也不必問之舉家內外大小也亦惟求之祖父之命
之遺而祀祖父之遺若曰夫三事之難調也甚明也書成
之不可使繼也亦甚明也然無書成之命則三事必不可
調以書成之命命書開而人皆以爲三事定矣三事定而
書成之事未定可無憂也以有書開在也書開在而書成
之事必定書成之事定而三事未定可無憂也以書開不
獨親其弟也不獨親其弟而三事亦必無不定嗚呼開獨
何修蒙祖父凝注之隆信任之篤一至於斯以道則若將
予之以見知以事則若將俟之以善繼其將如之何予將
幽明平情準禮事事諧和人人協應以慰我祖父臨終顧
念之深衷也哉伏惟祖父易簀前兩日召書開同諸弟至

鼇山集　卷　八

榻前口授四房分撥囑辭末云撥公堂田四十畝自給撥
石塚樓一進舍房三間居住管塋壽山傍其繼嗣則上世
靜庵公不爲雖石公立後但令各支享祀兄此日人情多
所未便特遵前制亦不立後亦令各分附祭嗚呼此非我
祖式古循今熟思審處之苦心善道乎請得而折衷之夫
雖石公之無以爲後也疑於非禮然於禮非悖也今日之
所宜因也雖石公之無以爲後而事祀於各支也疑於近
禮然於禮弗順也今日之所宜正也何以言之禮曰族有
無後無無主古之所重於立後者蓋爲諸侯卿大夫各有

封域采邑以世其祿爵必不可無以傳襲之下逮士庶人
亦各有宗子有百世不遷之宗祀事上達於始祖謂之大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自高曾以至祖禰各主其祀謂之小
宗其餘支子俱不爲宗大宗絕始祖之祀矣小宗絕高曾
祖禰之祀矣亦不可無以承紹之若支子則絕續僅於其
身禰以上無與焉喪有無後此之謂歟我族維石公爲高
祖贈公第五子正與禮文相合因叔爲我祖第四子正與
維石公事勢相合故曰維石公之無以爲後也於禮弗悖
也今日之所宜因也古之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凡主凡

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始死則拜賓假奠有所專既葬則蒸
嘗蘋蘩有所統喪無無主此之謂歟若令各支享祀則是
無主矣非所以安慰恐恫也維石公姑無論四叔殁逾二
紀虞祔之事已往亦姑無論四嬸尚當春秋生養因可自
給他時棺槨衣衾之具訃告謝賓之儀含斂奠襲之事誰
其任之而誰其問之則將責之於各支歟自來俗淺漓尚
有執親之喪彼此互委者況於無嗣之嬸乎幾何其弗至
於頹廢也故曰維石公之無以爲後而享祀於各支也於
禮弗順也今日之所宜正也正之如何曰此書開之孫也

禮云庶子不祭無後者庶子者支子也必推兄弟長者爲
主我祖四子我父其長父在則父主之父殁則書開主之
禮也又何議焉吾邢望族首稱董氏宗伯濤暘公一子曰
給諫龍山公給諫六子長儀部青芝公次中書中若公中
書無子儀部冢孫庠儒君奉其主祭于宗伯之廟此近事
可例也謹擇吉日告於高曾祖考奉迎四叔神主祔於世
德堂曾祖贈公祠龕歲時烝嘗忌辰恭率親子弟肅將祀
事用承弗替至於四嬸用宅聽同譯妹脈養歲時令節將
儀有修疾病則滌視之有如百歲考終書開恭率親子弟

主治其事諸凡凶禮量力承事無忽其費則取諸田宅之
租有餘則按舉式持歸暫無有所私期年之喪畢書開素
服縞裳以奉几筵不與娛樂不應公事欲畢辭祖遷祔之
典非有吉禮嘉慶祭弗敢從古如或於時爲在仕版則以
至情入告其節略曰臣祖前刑部主事某元配祖母贈安
人孫氏生臣父前江西參政某繼配祖母封安人丘氏生
臣叔前太學生某前東莞知縣某前生員某已殁臣叔生
員某繁故臣祖命臣叔太學生某次子胤學知縣某次子
胤發爲後庚寅臣父不幸嚴手足召六齡庶弟書底令臣

撫敎之毋忽已亥臣祖又不幸病且篤念曩所立臣叔某
嗣子非禮禮宜屬長房大予致命書成緖後臣念臣父垂
老舉鞠弟至愛臣撫之十年至苦一旦俾爲人後不友不
孝違祖命使臣叔某祀事殄絶嫡吳氏生死靡所依不恭
不仁按禮喪有無後無無主臣三世嫡長臣叔孀存殁之
禮臣主之今臣孀吳以壽終請假三年畢喪葬厥幾無憾
惆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先賢子路喪姊踰朞
弗除先儒稱愈逆制持嫂服辟施至於今臣情事實類是
至如臣孀早孀苦節氷雪凜凜然數十祀於茲乞下所司

彰其幽烈以表孤貞疏入倘荷愈吉幸甚萬一 國法嚴重
格於事例不敢上聞則命親子弟侍禮至於禫除書開謹
於公署爲位展哀敬終三年俾閔夫祖父所爲惓惓於四
支者享祀有關耳而既已有歸矣存無以養殁無以殯耳
卽不然斯喪之後無以舉辟祔之儀耳而既已足懲矣卽
因孀所耿耿於嗣子者亦職此故耳而既已如前所云無
後而仍如有後矣尙何所介介於舉等前事乎茲而三事
乎是大定三事定而書成之事愈定夫而後乃可告無罪
於我祖於我父矣所謂損益變通以貽謀於久遠者此也

務謂志事所存繼述所急必出於是而後克安者此也其
所以克安者何也祖父之心之理出王游衍於書闕之心
之理以通於家之人以達於賢聖之心之理也而我祖父
至教之傳微言之準書開平日所謂獨聞之獨知之者或
亦厭幾哉足以闡述其萬一矣乎抑闕因是而涕然以悲
戚然以憂怵惕然以懼且畏也吾宗自肯堂府君舉家
再傳御史府君歷仕四朝偉識直節到於今稱之又三傳
石溪府君振恢緖懿行翳開我高祖贈主政府君承之
以敦龐醇厚浚其浸若我曾祖贈主政府君紹厥軌襲之

以剛肅惠和發辭于我祖父主政府君粹德弘仁百行五
福集於厥躬洽於鄕黨篤生我父參政府君孝友敦睦茲
於有政功銘鼎鐘蔡被閭黨爰及我諸父國學公文林公
茂才公各以文行宦績著撰世其家二百五六十年之間
紛綸簪笏賢科繩武雖以嗣之不敏荷祖華父後早列賢
書今叨舉復捷南宮諸弟且斌斌繼起可謂日盛嗚呼亦
知我先世積累之艱風敎之美乎書開在同堂生晁早自
少特聞於我祖我父暨諸長老二三百年間流風遺韻大
約敎崇孝義尙順恭和朴厚婚姻事事親長篤姒惟謹遇

吉凶賓嘉雖疏屬協力襄贊如一身有災害則相恤鰥寡
孤獨癃疾者無失養卑者少者小有言長者曰止即肅靜
無敢持己意相質難雖貴仕見稍長於己者恪共如弗勝
居官尚廉惠鮮或嗜利干進遺點辱謀子弟則讀書明理
斥浮華戒倖實治生勤耕桑謹身而節用與人無競遜讓
柔謙以爲美己所惡勿施恥言鬪爭訴訐傲恣矜高傾險
虐侮貪昧苛察等事今世變稍數矣而我宗猶以醇謹特
聞則惟我祖父九十年至德休和含弘之培篤之我父我
諸父又光紹之宜耶之是維是賴今我祖捐逝矣我父我

諸父後先凋謝矣本支者德自叔祖儒士公而外晨星落
落矣先德日以遐邈典型日以淪亡習俗日以遷流人情
日以頹薄我祖宗數百年流風遺韻得無繼此稍稍殄夷
衰落矣乎開故悲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泰之交也甫
慶泰征甫美光大而已蔵兢於平陂陽氣之開張也五六
月之開矣赫昆烈然一陰已伏於巳中矣故日盛衰者必
至之數也開故憂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嘗考漢以
來測候迄近世名卿大夫其先固皆有明德豐功垂休奕
世後嗣不類往往不數傳聲光摧剝甚者或覆顛隕矣歟

夫寧祖德而加之以憂勤申之以寅長先祖之所興休也
恃祖德而或即於矜驕或習於貪戾先祖之所吐棄也開
故懼且也我宗福祿蓋亦似有限制矣自御史府君兩榜
起家嗣後紹休科目者三宗長史公父子以乙丑壬辰聯
大守公以丙戌聯登我祖而三闕之我祖云長史之先昆
有德義節長史公亦孫謂厚末流數數衰微遂迄於茲太
守公清修亮節卿國其嗣公亦無失德第微有所利於
外家竟釀覆簇奇禍雖其儉孫曾奕奕微乎文而悖乎行
然上林之變則儉菲極矣疑亦若有風氣云嗚呼儀鑒不

遠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如之何卿懼書開無愧癸酉
之秋俗文林公舉於鄉歌鹿鳴之日拜我祖於館舍我祖
愀然曰是可憂不可喜也福過災生汝小子何弗聞焉斯
言也青開奉以持循罔敢失墜二十有七年矣言念同堂
諸弟策名者應舉者靡弗溫恭有俗嫻於詞章篤於行誼
承家佑而啓後昆美哉未可量願惟書開年歲遲暮德業
急荒凜凜然如將墜於淵谷今又失所聽仰自無嚴憚之
原耳無諱鬪之警戒何其不至於隕越恭棄也夫月之耶
明也自哉生而上弦而幾望最爲光融迄於猜一夕下弦

轂夕凘矣百卉之暢遂也自枝葉而蘤而萼斯爲美茂然
少壯萎悴少焉凋落矣以開所際遇斯亦月之下弦華之
垂萎也卽登登怵惕猶懼不免况其可以肆越怠棄以貽
先祖羞不見登庸之夜芳藹之朝乎風雨驟至則杳䵷而
飄墜斯又不待其候之凘與凋落也今鬪旣不德成也又
懈惰好嬉遊不勤於學不畏於夏楚爽也柔而不立無產
志强力偸取晏安不震不興是何異於微明而當霜討萎
花而際狂飈也乎如之何弗懼天之生人也壯貴寵之以
右族則又貴論秀書升之則又貴稽於民數大率百十而

子孫千萬而科目凡與茲者必其德與才過之而又使之
或淑其敎或被其澤是故簡畀之於衆多之中而不德卽
其子弟亦必自異於衆多之爲子弟也者而後稱其家兒
今鬪也學不修而行不立不惟無能過於所賤已也且僃
負之戕虐之衣租食稅稼穡弗與知匹夫婦終歲動動後
然剝取其脊血享受之無怍甚或乘勢恣睢焉簸庭帷堂
之上筦箪之間燥濕寒暑弗侵僕御駿奔走其孰非人子
人女也耆役屬之如吏胥之奉厥長者拂意則叱叱箠辱
如牛馬而一無所焦勞經理於其心以感發與起利濟乎

斯人其文奚能使成也豎爽也有所法守以無忝所生夫
秩天於人無私覆集于百人之福萃於一身一家而茀經之
晏樂自如必不其然况詩書之澤亦最難保竊明聖述作
之精英以傳利祿而逞其私相沿不知止必有奇殃餘國
去番鄰未遠策士舞文取貴寵竟啟焚坑東漢尊經儒生
特隆矜踰閑遂釀鈎黨殺拷禁錮最慘唐宗右文士務華
璣實卒致鋼壓羅織尤酷戾至其他衣冠之禍無代蔑有
大約稍後依卽發洪武中重與肅下長吏遊呼選民開子
肄學宮寘適庠敢應否則相吊如送死我御史府君宦達

特去開創六七十年矣然我祖嘗誦府君遺誡猶云他日
吾子孫立朝操持必弗如吾吾慮其罹罔慝也繼自今毋
讀書惟務耕織府君之言非禁讀書也屬操持也然于時
祭烈可諸究弘正以降士習于靡靡爭榮利已久理無往
不復况今又岌岌見端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今
雨矣如之何弗惟且夫締造之難又烏可無念自開三四
歲時所㫁記我祖父家計廉儉我祖母躬紡績治卉布佐
襄稼甚勤苦我父故無數畝之儲少壯卽衣食於東浦我
母體氣柔脆恒食糲粥藤襟粘糜之以葬覓爲嘉珍開兒

時多病時時啼哭向母索食母無所得食則令小婢子名
采雲者抱吾至門左葬六家婦戲有時薄暮始歸我母雖
善病女紅不離手寒夜清宵坐我火箱中一燈熒熒手持
䌫綷鍼刀時時顧我說二十四孝及前賢故事然苦衣絮
薄我母坐久必納手袖中煖之乃出又苦油不繼盞中小
草一莖弟延光影有時燈滅采雲又早睡我母暗中抱我
至榻上又懼有盜警闔於我祖父母甚恐怖也開八歲時
我祖就教於潛我父館於王氏舅于次日送我母就食外
祖家先屬我於范宗姊附學於表弟之師裴公漸行我父

慨然曰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吾之謂矣開時雖小頗記斯
言至今念之惴惴也我父念窘貧不可期治生最急告於
我母悉典嫁時簪珥衣被及開兒時所受於我尊親冠帽
等事貿于于錢家得四十有九金謀於我男祖孫若冲公
糶粟百石次年慨踊貴石一金我父既糶於岸又貫館穀
刻苦節嗇數年幾致千金遇辛壬癸歲又一年釐仕我父
生平義不妄取我祖又時時寄書訓慎勤爲三箴我父銘
之會稽明等曰爲吏而遺賄不啻如平民作賊歷中外
廿四五年所至以廉正幹濟稱惠卿自俸入外於時贓鍰

無禁貸事兼邑監司每以所莊徵訟爲豐肥我父曰是率
訟也我不能使無訟何至率訟猶不念一訟之禍其極至
於破家蕩生顧所利者爵贓耳夫何忍故自海陵三遷至
嶺東每下車輒以息訟安民爲首務贓金取足上供而已
然性倘慎能忍所不堪非其道一介不與所得祿予無錢
黍亥福我諸生時所致千金自宦遊即耗其數屬我叔祖
儒士公經營懋理之儒士公溺心無求又盡之以作薪業
稍拓我父又嘗言士大夫關於治生其仕宦必失守太上
耳得其如俯仰何與其貪婪居彝貽子孫禍殃不如畧做

貨殖遠意猶不至獲戾于上下以故歸田後稍稍任用一
二幹僕營遷有無二三十年間漸次有室廬以蔽風雨有
田畝陂池市屋以給歲時伏臘顧又恢廓有大度遇大事
立破百十金無少顧惜平治祭祖父母既隆篤友于諸
父周恤族黨姻連傾財急難至厚自奉淡泊賑貸無筭
恩逮於骸骼以故廉所積貯至其自奉仍如寒素時我母
又嘗離我務惜福雖在官衣無純帛往往浣濯至穿結日
用有禁制我父母百錢問大婦五十錢猶慮踰涯間數日
輒令蔬食勿嘗肉食即食必兼以蘿蔔萊菔之屬勿純肉

食開又嗜肉頗不得饱食今我子弟見我衣服樸敝食恒
淡素謂爲吝嗇爲嬌倘不知我猶記創始有衣食之苦及
菲約節制之嚴又念我父母少艱衣食今有衣食又弗衣
弗食實耿耿弗去於心也然竊嘗內省自我二人承違後
肆已甚刻今又奪我祖愈益失所畏忌見神恐弗佑其又
寔能廸率於成也暨爽也念於艱難弗逸弗誕克孝克友
恭以能纂我前人家德以保有我家無逆于災害如之何
弗懼懼故思思則縱與食息如不容開故長爰告我先告
我親長有衆告我幼小孫子自今以往有如開也於前

所述述先世遐矣盛烈苟弗務繹思篤紹而或至于怠忘
之是眞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又有如開也於前所警切
爽末壞毀敗道苟弗務滌除者克而或至于襲蹈之是又
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又有如開也于前所法戒善敗之
端存亡興廢之故所弗務潛厥心詰教我成也暨爽也俾
世世如所率懋而因以服膺於同堂以淑愼於家風於
世是又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能念則敬敬
則心明理著而事必式于矩循必諧于物是故厥修罔覺

此又我祖父謹幾之教强拙之傳雖百世如昔見之矩四
十九日之間羨墻遂已遐渺也嗚呼其尙聿念于茲也哉
其尙聿念于茲也哉謹告

煮香齋善後八法

煮香齋者我先叔季王公生前所自名其居者也季王公下世已二十年其間存歿未竟之緒書開自今年九月十五日奉我先王父主政府君彌留末命經緯其事任讓間於兩難紹述幾於無策晝夜憂懷心血枯瘁歷四十餘日至十一月朔而規畫始定其詳具載草土罪言中幸蒙我祖母俯俞竊稍自慰柰素修不立學格雜糅集不臨淵險匪萬狀賴我長姑范母堂嬸黃孺人委宛調恊之於內叔祖儒士公堂叔明經公巽順蕭翔之於外至於二三戚友

如溫子其旋范弟匯生吳君元爽李生望之各以苦心仁術左右我於風波震蕩之中而堂弟修人亦信我所執持爲不妄如是者又三十餘日未與年伯賢嶧山年兄哀懇微恍採納末議我四嬸亦惻然矜憐之不忍有所求俞我二嬸三嬸暨同堂諸弟亦皆允協靡有間言至十二月初六日儒士公明經公偕諸戚執自吳宅歸來幸告成事咸謂大指悉如罪言所述無與詞書附遂率諸弟恭詣祖母榻前稟命曰四房事雖悉已停當千萬寬心時祖母病勢已篤聞之甚懽慰移時顧語書開等曰遍世間人亦當無有孝子順孫如汝等者願汝世世子孫業業富貴書開惶懼謝不敢當號慟而出已乃稍稍傳聞議約中有令次兒述皆未事執禮之說書開驚問所以與議諸公咸謂非是則事必僨調停無術矣可奈何而堂弟君敬修人又爲之固以請嗚呼此固尊親黨族志在曲成不得已而出允其合體與否與罪言大指同揆與否姑無暇論第惟是目前既有恩撫之名則他年必有授産之實書開此舉無乃以義始以利終乎關固非矜名者然齋帷先王父承逝以來所爲夙夜焦勞圖維於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幽明情理之

間亦云艱苦矣年之衆攘奪之跡以自污異時青之論業傳之後嗣將謂書開爲何人夫君子之制事也不惟自靖而已蓋亦藉以風世焉其可弗慎歟而開之密友徐子則道未子念時亦皆貽書規切至此之枉尋直尺嗚呼亦足以微心理之間有難曲恕者矣然事已至此又不敢翻嬸獨持己意于是準情審勢從俗從宜著爲善後條目八法以貽諸永久如後續所刻云

先叔季王公神主當謹擇吉日迎供祠堂至於葬事則祖命附於壽山旁其費則於公堂存銀數內取給如四嬸必

欲另擇佳城書開向年曾奉先叅政公遺命助葬二十四
金家祖父母昅存宜於公堂扣除此數又議增一十六金
送四嫡館斯卜選善地書開自當補助葬事
四房城中宅舍未定自當建置窩房一所於郡城西南之
閒其產價具詳後幅聞性疏率開支又多病且朴實不解
周旋恐不能同居來吞謝望匶歲時令節書開夫婦自當
恭率子弟若子弟婦侍候有怪疾病則詳視之加於事嫡
常禮一等永永不忍疏慢
城中買屋議價一百兩此項本宜取諸公堂然公堂存留

甚少書開家計稍裕項所受祖遺菱湖市租二十金本欲
仰體先叅政議產遺意稍少具價百金以完祖父生前一
二未竟之願今移此數以抵買屋之費不足則增加之當
於明叅奉迎四嫡入宅其特議費亦書開自任至入宅以
後勝資則取諸撥投祖息庶為兩便
向奉祖父命撥石淡房屋及田四十畝四偏百歲後變價
以備喪葬之需如有餘則盡撥驂丈如彝言所載
嶄奉祖母命撥屋租銀叁拾兩四錢及田十六畝九分公
屋四嫡百歲後若此產猶存仍當聽歸公堂書開必不敢

有所私
四房田地糧税仍命老僕嚴立經理書開自當不時稽[illegible]
勿敢疎慢
己亥九月十三日祖父原撥石冢樓房一進合屋三間於
竟之等圩田四十畝本年十二月初六日祖母增撥城窩
屋價一百兩（即第三條開所目具百金）張沈之等圩田十六畝九分八
屋烏程斜前樓房三進以上共租米五十九石五斗地蕩
租及屋租銀五十二兩四錢每年除僕額及完糧官銀截
頭等項淨存糙米四十石銀四十兩書開及時收取如數

奉供暫不敢存留并合宅屋以貽後議然四房食指頗繁
總計所入豐年僅支薪水若值荒歉書開自當量力（補助）
四嫡百歲後諸禮書開一一身任此古制非矯情也然年
已望五壽數不可知又慮數嗣未必能特古禮亦嘗為之
深思遠慮二三年開當必有道以處此罪言曰命親子弟
守禮至於祿除早已慮及於是矣如或以為慮懸無準則
書開生平雖不敢云顧言顧行然大節所關一言既定實
不敢有所遺忘使或有意持兩端誤為異月委卸之地明
神先祖赫赫皇皇其使書開是斜其惟書開是殛至若目

前却衆所議則其所以處置開者實未盡善伏惟君子愛
人以德凡我尊親黨族幸矜恕而曲全之

苦次責語

嗚呼我本支四房善後事宜皆關緊不自量受命于我王
父易簀之頃報命于我王母彌留之際首尾九旬事機百
變綱在罪言目在八法妄自謂心盡矣事備矣情諸矣而
我內外親長暨同學諸子又時時過苦次就事刻責焉其
措嚴其言庸以斷如法吏之傳王律凜凜然鍛鍊而周內
之至于辭窮而情竭猶弗止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亦關之霧九折劑也否則刺謬奚可勝道哉因詮次其
語以示我親子弟使之稍稍明子强恕之義庶幾臨事知
所肅慎云

初讀罪言大綱已定既讀八法條目已詳竊窺義理至
是而美善無餘矣不意又從思慮一事層層推勘自有
自修大學絜矩吉趣乃知八法尚屬求仁之事而責語
則幾於體仁之詣蓋其心學彌進故其克復彌精噫是
豈可爲驟獲而取之者道乎門生李世俊謹識

諸八法之踰月我叔祖儒士公暨我叔明經公閔至昆後一條正色詰予曰汝之不使遠也受撫於汝嫡將以逮嫌乎噫汝過矣獨不念汝嫡苦嫡二十餘年又無子傷矣無子而以所後者爲子所後之子又篤恩於本生而不能矜以爲子抑又傷矣汝以世嫡承事意良厚然汝亦漸老且所自盡者經禮耳奉養纖悉之儀躬親之則弗勝簡略之則弗盡誰爲代汝勞苦者不得已姑且擇一卑幼之稱小者稍慰藉之庶幾他年疾痛疴癢有所依賴彼其情藉之

慘悲爲何如也者而子獨悍然弗顧拘小嫌而拂衆志嗚呼其亦不仁矣哉萬一事勢衡決至於潰壞而不救則是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存殁之間情禮之際行且抱恨於無窮此其禍與殺侄之嫌孰烈且夫嫌固不可不遠若乃受侄與否宜一言決耳何嫌之與有無嫌而爲有嫌此孔子所爲致戒於三思而昔賢疏其意謂私意起而反惑此類是也汝又云二三年間有道以處此不知汝所謂有道者將俟汝之弟舉子又或汝更舉幼子而命之乎抑仍以遠也嘗之乎然則遠也有嫌何獨至於弟之子暨汝之幼子

則無嫌乎遠也在今日有嫌何獨至於二三年則無嫌乎汝之意不過謂事久而定庶期諧協可立於無過云耳獨不念汝嫡衰暮矣遲指二三年以後所不知者何人豫莫其成立以代汝之服勤而奉事是何異於凶年饑歲不務廣聚而弟投之耒田曰徐耕之可足食也乎予必速求諸已毋固執自陷於大惡會嚴子氣生來所論亦殊合於是書開釋謝曰噫是開之過也繼自今謹如公議以協於內外予於爾則以徹承我尊親族黨講諧厚意世世子孫永念於茲惟無斁

明經公自茜次歸以其說告黃孺人黃孺人大不悅有間
因以語徐母張孺人康母蔡令人暨闔家妹咸怫然謂非
人情乃使人問背關曰人有言汝將使遂也承歡乎汝嫡
信乎比誠盛德事然亦憐念汝婦固有依依耿耿于斯者
乎夫關䌫之間調協之緒其事比幽微而其苦亦最難逆
總非男子所及知故曰爲婦難爲婦無子則尤難無子而子
異母之子則又難子異母之子而或有所制使不得自將
其情愛與教誘則又難汝婦比淑愼然乎娣姒中年最長

顧獨未有子其所撫字爽也暨達也恩勤甚矣然爽生三
年而汝婦王其鞠而治之也以人不以天達固汝娣所侍
所自出疑若天屬者然乃其呼吸之所通微若髮細若絲
之所繫亦必藉于人以融于天而遂使之顧復于他所如
彝敍比而殊之如膠娣鞠而析之汝固謂異日者代汝服
勞云耳于親愛奚傷然婦人爲知識意其能使之弗介介
也且夫風習固不可不愼自汝諸母俱以弗違其子爲慈
而汝又呼祖呼父以弗違其弟爲友爲孝乃獨強汝勤俾
違其康摩于曰是夫義固然則將使之弗復以慈仁自處
也乎而爲遂也生母者爲爽也若爽也鞠者固素所論次
于汝婦之恩勤靡有間然然以汝婦屑許之性抑愼之思
甥甥遞計得毋慮其稍稍傷心于嫡庶異同之際乎況汝
子幼弟甫愛汝婦靡所弗從汝志今汝以弟之愛而致汝
婦有所弗保于其子之愛又得毋微有憾于汝之弗克善
推其所錫而因使汝弟若汝弟之生母亦或有所慊然弗
自安者乎大汝之求吳孺人而致其敬也非一朝之匪禮
而已蓋將永世焉其䀹婉娩之愛纖曲之儀經自今惟汝
婦周旋而聯洽之則亦必使其初藹藹怡順靡幾積久而

情文不替而且驟予之以經心之痛與夫抑鬱之嫌是又
曾汝所以消沴戾而召休和之善道乎嗚呼汝亦愼之哉
吾謂默然無以應也乃偏諸母以其言告于子妻子妻謝
泣以對曰諸母之言情實也然聞之訖母非是則事必不
調事不調則我太安人日不暇矣其敢以私愛而拂大經
乎是諸母欲相謂曰賢哉謝婦之能贊其君子使爲善克
終而因以追孝于王母篤思不忘也吾等其爲之禱于祖
廟鬮于祠祈佑命之俾早生主鬯之賢以慰其心篤其
慶而建曾之議始定

下小三貴

建嘗定議之異日門人李生請曰此其事與羿言所引庶子不祭無後者合歟否歟師其慎諸書闕因囑李生以其語告明邢公明經公曰固哉子之爲禮也禮固云庶子不祭無後者豈嘗謂庶子不祭無後者乎且夫今古殊事守禮之家貴得其意而推廣之詎可執一而論也古云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其人大率逾年夭折未必其爲成德尊行也至于遺孀之所依托禮無明文然考之風詩十五國之大千餘年之久以節著者一共姜而已而春秋傳亦惟

宋伯姬待姆逝至死不變則其時之孤貞自靖不棄去者蓋亦尠矣間有其人則書于太史表于宅里王國悲鮮之澤首隆篤焉亦未必就食于宗子之家也自先師著從一之貞宋賢嚴餓死之辨閨房之化美于往古風教既殊制宜亦別誠本祭義而推廣之則無後者之享祀宗子既已主之矣無後者之嫡室宗子猶不可以奉事之于此閨羿旨本若然亦義起云耳豈謂古者實有是禮哉且子之師說誠卑故其說易行有如宗子之勢同儕無後者抑或尊于無後者則其所謂事生之禮猶置而弗講歟抑降儀以

奉之歟此其情與勢固不得不使卑幼者將其慤愛致其倫紀以供爲于職而後克安而卑幼者之于所事者既有顧奉之義則所事者之于卑幼者亦必有篤愛之慈逮其殁並宗于主其祀稍之于廟而素所供爲于職者則爲之致其哀而又或爲位以承享之于私室嘗亦事之並行不悖者也秦漢而還世祿廢而宗法不修雖故家華胄鮮知奉宗子以定一尊其爲宗子者亦往往制于時位不能以惇倫率庶之道自處而今茲事例則又世不多有以故去聖千餘年之間未嘗有準經宜俗以變析疑講議周詳垂

爲法則如項所區畫者耳今子之師將彼古宗子法于代遠事殊禮文殘缺之後而徒膠滯古語罔思通變亦多見其惑也已且夫官各有當事以情遷斯禮也爲宗子而祀無後者言之也非所諦于繼絕之大經也抑爲無後而有遺孀者言之也非所諦于祀無後者之典常也李生于是述其語以復書闕而書闕之疑始決

辨說四貳

李生又曰明經公之言舉乎古今之變而式于情者也似
矣抑有疑焉師之于適也將有以命之矣其于奕也何獨
不然誠以命適也者命奕也俾代吾師服勞焉則是于宗
法兩得之也范子聞之曰不然長者嗣宗職而主其祀此
公義也幼者承慈育而盡其孝此私恩也抑此二者離之則
雙美合之則兩傷何以言之古之無後者各以其班祔所
謂從祖祔食是也祖祧而祔祀畢矣今季玉公之主于禮
宜祔潤春賻公祠俟玉于奕之子而賻公親盡人自中古

辭歸肩奕今年已三十假令奕也六七十之間遂老而
傳而與孺人壽考踰于大耋則是未祔而先祧也將遂廢
其祀歟于情奚忍抑將別祔一龕歟于宗法奚當吾恐議
禮之家聚訟之口至于此而理屈辭窮有所不敢制斷者
矣豈若及今謀令奕幼者受其慈撫之恩也年宗子之祀
畢則迎其主而祠之私室爲兩全可久之道乎李生曰然
則異時祧狀何稱始奭何服又禮羅世序越次有議亦奚
從處此范子曰于神位則稱叔祖考妣于祧狀則稱恩撫
繼孫孫男于服則齊衰杖禮凡養同宗之子者其于正

服齊衰三年此固疑禮可兼叙者也且夫慈撫之與立嗣
有辨嗣則論序有秩撫則疎戚無殊禮所稱同宗之子未
必皆子侄行也蓋亦或有越次而撫之者第以其恩同于
所生王制禮亦使之持服如母云耳否則禮又有養異姓
之子而其子亦爲之持服等于所生者是不惟越次也而
且越宗吾子又將何責焉至于承祧之與奉祀抑又有辨
祧則孫必不可以承祖祀則畢固可以奉尊古之時有越
數世而奉其祀者矣如承休侯之承周是也可謂之越次
乎又有越數十世而奉其祀者矣如紹嘉公之紹殷是也

可謂之越次乎李生曰是固然矣抑位列何次祧屆何時
范子曰自宗法廢墜支子咸各爲位祭及四代雖賢者亦
奪之無敢易亦姑令適也從俗焉異時修其歲事從宗子
祭將于廟禮成則退而祠于私室其位則班于參政公之
次遂也傳則遞之于祀之適之子傳則遞之孫祀之適之
孫傳則遞之曾孫敬于歸祔之時奉祧於政公則亦奉祧
季玉公或亦庶乎其可也李生曰夫無後者之秩于祀典
也存亦紛矣斯已矣而且爲嗣之其并中制與苟子曰不
然以公義則宗子可以祀季玉公與其孺人而因之可以

舉我吳孺人斯禮也自季于公而推之者也以私恩則撫于吳孺人者可以祀吳孺人而祀必統于所尊故亦可以祀季玉公斯禮也自吳孺人而推之者也李生喟然曰記云制從宜禮從俗子之言亦宜于俗矣記又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之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子之言亦協于義矣會友人亦有是其議者而其禮遂定

五貴

書開既從中外親長定為兩盡之禮門人朱生作而言曰肩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先生素所稱揆奪之跡使引嫌而婚衆議固不可今既已如議矣如竟衆其跡以自處亦終不慊於心無乃九仞一簣乎先生固曰某所田宅僻丧葬有餘則畀驟家某所田宅市租他日仍歸公室似矣然事變不可知萬一更他故其產不守又或後嗣不克承志畀論以僻俗則斯言為不信矣異時責備者得抑謂先生徒以虛祭餌無逝于吾黨實未嘗計深遠處於盡善乎

又得毋有事或類此籍口先生亦嘗為之藉仁孝之形似以濟其貪婪者乎願先生毋簡忽為可傳法幸甚書開曰善哉子之啟予也予固將有以審處之謹按揆單石冢樓房一進園舊宅什二也書開自庚寅以來敬慊先㒸攻推恩王意于今三讓誓弗受且王母丘太安人頃嘗有命可集論王所云屋值百金又開所自具亦無論若此外田畝市壓其值可三百八十餘金田五十五畝二分八厘內除七畝五分係本宗出產三年不完介稱議明經公示不日那擬回贖約從銀十五六兩●餘田四十七畝七分每畝時價銀四兩共該銀一百六十兩○又屋一所七分時值價銀十二兩○烏程金蒲樓房三進祖額雖云三十兩因發然其屋殘敗已甚又祖戶

殞被異常時值王多不遇化金令姑從重為濟錢以一百六十一百九十兩請如其值以納于公
室以代有終於我先王父意念中所欲為而未及為與夫
似不必為而實不可不為及三年以內公費之需所必當
為之籌畫以處者一一如其數以輸給之而吾子試參核
焉夫我曾祖殿公之蒸贈遂矣乃其墓田未具也我王父
常耿耿于斯而我王父新塋祠產亦宜及時區處請以私
產百金奉蒸嘗為舉端而以俟來者光大之嗚呼我王母
孫安人殁五十有九年矣而有王父之姬今其血屬惟范
家姑在矣我王父于姑至愛釁嘗撫翁于家無恩周卹之

未果嘗散具百金佐其奉養而我張家姑又多病具嘗茶
具二十金資其醫藥至我季叔暴露久我王父嘗云其葬
則公室主之今所給止四十金恐不足以襄事其更以私
財六十金備卜築若夫季叔遺息止一駱姊頃我太安人
病篤時因語及舊宅擬投事嘗有命俊之請以八十金推
恩焉而我王父生平于宗黨甚篤厚每傷同產惟三支貧
貧苦恒惻惻于懷又自念于中憲公為親叔侄今其家裔
困阨已甚時時爲之欷歔泣下備具資須儲送公置三
支贍田數畝而又少資中憲之裔在困者旦夕之養然我

王父故所隱痛者有二事其一則族祖蒲田公之內數嘗
有志樹立之而宗人莫之與致遺壞莫救其一則族祖鴻
臺公之配曰施貞母烈節貫于天日贊于縣之無祿者自刎死特旌表暑甚三則而氣也如生始欲雪其憤而族之異議者尼之既欲表其幽芳
而亦卒不克就也頃歲丁酉孟秋初旬六日王父體小不
安夢蒲田公夫婦暨施貞母伏地哭不休及旦召開告之
故且曰汝必識之開退而訪于蒲田之嗣孫得其近狀乎
不能奉蒸嘗而貞母亦絕世不祀請撥田數畝俾蒲田之
孫守其祭而于頃所撥小宗公室別置田一二畝每春秋

祀畢則為位享於貞母以慰芳魂節風烈嗚呼之數者豈
非我王父意念中所欲其而未及爲與夫似不必爲而實
亦有不爲者乎抑公事也開又請言私事竊惟開等罪重
大自喪我王父甫卒哭又喪我王母百費孱所給其自我
昆弟各所自盡而外嚴備百金襄其闕略庶無憾悔以逭
於譴除此又豈非三年以內經費之需所必不可不爲之
籌畫以處者乎然會計所費實四百八十金有奇裁產繼
之數而得其四之一俟申太安人之命而務議之則是項
所擬撥四房田畝市歷其值可三百八十金若無應皆開

所爲輸其直以請于公室以奉吳孺人菽水者也誠如是
則所謂田畝市廛其直可三百八十金者雖自今存可也
不克守可也如孝而不至于不守累時百歲後諸禮更求
善價而給之以其餘畀騶家可也歸公室可也即或于我
親子弟亦無可無不可也朱生曰有是哉子之審處此也
精矣詳矣美矣善矣某也中心說而誠服矣無能贊一詞
矣

四房產價實共輸銀五百零一兩內如祭產及喪事給
費均係要務無論矣其餘如范家張家騶家巷西諸所
推恩及四房葬資撥之皆理事勢必不可已亦必不可
減推南漪前所贈貞烈加恩三項外人不如府君遺意

書或見以爲近遠而謂干求將然翻前所費亦不過
三十金書闕於于假借之外稍存其數誠康之志

六貴

我伯長姊范母聞輸直之議則大驚亟簡書關曰誰爲汝
書此者夫汝婦清剛廉介女丈夫也不屑于哀矜奉之非
義必不受自頃所授租賦僅不贍則汝或補助之早夜諫
議汝母傷財今若此是使汝婦無故而享汝三百八十金
田畝市廛之入而歸之以素餐之名與實也汝婦殆必不
并有如憤悔悉排諸議不果從則是棄前功而啟後咎職
汝之辭汝雖百口何以自解免督關曰不然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我婦吳孺人也曾區區百十金貲產可云報稱歟

嗚呼以關所遭際頃者八九十日之間如在長風巨浪炭
爰然不可以爲子爲孫且不可以爲兄爲猶子夫孰從我
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布几筵對梓于先孫考之廟曰幸
矣成也釋于頃所憂畏矣關也敢告無罪也者又孰使我
十有二月六之日奉祝冊拜稽于先王考之廟曰幸矣我
府君仁聞矣恩錫矣孝慈勸矣關也敢告無罪也者又孰
使我十有二月六之夕卒我諸見季報命我太安人于韓
縣縣僕僕彭孺人之際我太安人從梲上哀歎輸之曰維
汝關爲子孝惟汝既爲孫賢惟汝關世世子孫榮貴弗艷

也者則惟我吳孺人襞于開之衰審于開之衰察于開之
艱難危苦而且矜憐之而且採聽之以故以開之不廢不
孝不友恭竟獲免于大惡之與顯罰而幽可以質先禰無
大疚明　告于太安人彖贊喜喻涯退而對家人子弟諦
泣道之不惱不怨嫉幾自怨自靖也向使我孺人弗襞于
其衰弗審于其議弗察于其艱難危苦則開也必不可以
爲孫爲子且爲兄爲猶子不可以爲孫爲子且爲兄爲猶
子則必不可以生則是孺人不惟成我已也抑亦生我其
爲賜也厚矣其爲德也大矣詎區區三百八十金田畝市

屋之奉足答殊恩于百一千一矣哉范母曰識如是則雖
日用三牲之養不以爲泰而曾是以爲泰汝嬸固介烈乎
抑襲在亦烏可弗受我過矣我過矣

范母又曰詩云無德不報汝之不惜以貲產奉吳孺人以
志報也善矣抑斯產也異日者汝固謂畀翳可歸公室可
予親子弟可然亦汝遺云耳有如汝衰老不事事諸宗黨
必謂是固汝所輸直以請之公室而奉吳孺人菽水者非
汝親屬莫可受又必謂汝故所命述也者代汝服勤焉郎
親屬非述也莫可受然則汝所自爲分田授諸子時將子
述也視其數如所輸直奉菽水之數而俟汝嬸補益之俾
抑準抑抑將均授之而又使汝嬸加隆之以所輸直奉菽

水之數耶抑將損其數而俟夫補益之以相準也則是以
汝嬸公田爲汝私田也千奉秩乎何有且亦非所以著汝
嬸之恩以勸述也篤愛之義也抑將均授之而又俟夫加
隆之也則又安知衆之人不以汝爲偏愛少子欲巧歸之
以所謂田畝市屋其直可三百八十金者姑藉子服勤之
名俾爲可私攬也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蓋言均也均則和和則爭訟消而福祉集襄蟬徽
有向而徽音萌芽其極于子不子不弟語云涓涓不息將
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損之哉慎之哉書開曰善哉

言乎開也竊聞之宜家者貴嫡而尙長爽也庶長子也生
寂早當舁之以產若干如墳所請于公室者而又豫爲嗣
產若干如所予爽也者而贏其什一以待嫡子之生而授
之後雖多于白墅以下不以爲例其餘則均分焉而又必
更稍隆于嫡者其次則又必更稍隆于庶長者而後均分
焉有如他年所請公產不得或仍界駱家暨公室又有如
給喪葬外靡所留餘遞也安之母或叔嫡是希望補不足
所有餘亦弗問庶幾稍嫡庶先後之秩于均平齊一之中
而因以著爲家儀垂之累葉俾永遵勿替焉倘亦我長姑
敎慈至意所宜先事而圖者乎開也請以是爲三關

八許

書開既三復鳴嗚之什有所指肆門人沈生請曰先生之
于財也疎矣然家漸衰落而先生又慮有叔氏之家得無
濫耗叔氏所積財以取仁而市惠且私利其嗣人乎書曰
無溺于有初願先生審愼之毋行所悔書開法[illegible]潸然泣
曰嗚呼予有言盟于心十年未敢失諾口請因予之開而
稍少吐露之痛惟在昔庚寅五月二十三日我先大夫析
所產授書開兄弟具所授成也產凡室宇田畝桑林陂池
之屬其直若干至夜半召書開示之分書且曰成也勿其

所授產以老成儀刑其事其所授貨帥俾謹貯愼毋動汝
開以時稍簡之糾察之其授先大夫病日益進至六月初
六日午刻而有托撫之命又諭時先大夫有感于他事特
召書開諭之曰成勿而毋徽何能禦侮所授業汝總其成
分幾毋分財分財局開生齒外人有所窺伺易因轢焉奸
利家不守矣汝自今勿避怨謗歲收其入完官粮給衣膳
其修補飾愼其餘以備聘娶等費更有餘則謹貯之毋兹
羅節無所剩勿以爲意弟弗使汝諜有所斷務善保持毋
忽大归復巾前命盖又一月而我先大夫竟示棄我兄弟

不復可得見矣痛哉痛哉而自初喪將興偩文作大有不
忍祀叙老耄及卒哭諸戚友受書開者咸謂撫孤幼弟而
綜理其家兄難因舉同郡數十年間事頗類是者如某也
不數年損其產十四五以已所受補之且不足如某也破
其產廡有餘而已亦貧耗無所取償彼其初固皆敎歷天
性如將以父道自處也者然往往至于背負貽訕笑若此
何哉蓋孝飭非意與之事而勢數有變異之虞卽賢智難
之兄子孫諱畏承服苦繁劇關于治生爲習已久恐難卒
變殆必弗勝戒之毋務庸名貽實累而是時中外祟擾其

所芳觀巧伺思乘變爲姦利者纖蜎毛而起如戈劒矛擧
風雨四至又以成所生母故柔弱如將探囊發匱而悉捲
之而自先人病篤留一二逆豎輒席捲故所托重貲蕩焉
社爲舉援鉤倂又棄械遑威力誅求者援避也而先人故
所置隴畝桑林之屬無慮皆饑饉歲所不擲金錢拯人于
急難者諸操短長者輒敎之以德爲悲要勸無已時稍稍
之御造播飛語機穽且不測其視悉兄弟如几上肉故所
析財產若外府然當是時譬如泛千百斛之舟于風捲濤
濺驚天動地之中桐舟霍衣莫必其命自非具篙師亦手

操之必覆敗而其所謂良篙師者必故示之以整暇曰吾
力能與波上下使凡在舟者一物無所失而後同舟之人
有所恃無動卽險忠可濟是其心惟以抵岸免覆溺爲幸
耳何暇計慫謗虞嫌疑爲委卸地哉開于是內斷于心號
泣而[illegible]于先大夫曰繼自今開也願努力遵末命撫有成
也之家督奉庶母無失養且使有令聞督敎養成也如子
契忠侮保寧之誓弗虧損所受業弗動所投貲失其故督
十年若十五年開也投成也以居弟若貲產其直如我府
君所授成也室宇田畝桑林陂池之㡿之數廖府君啟佑

我使我克從厥志俾從嗣知所取則嗚呼此庚寅年七月
二十七日事也然竊懼不克踐又諸弟戎難至咸亦弗使
與知云乃其後諸所爲艱難險阻甘嘗甚開也早夜以思
隨事勢利弊之往往料之于未兆弗底于潰爛厥費無算
其日用百需自賦稅衣服修脯婚定而外如編里定役以
遠故所被兵爇盜竊室宇及舊里宅第若庄舍場圃若市
廛日漸廢失傾圮敗壞者靡弗恢使經紀飛費無算乎居
喪葬婚也教共我祖父母若諸視長廡席遇誠而備物悉
如先大夫生存錢布諸如祠室祭產義田諸務亦皆漸次

修業無費無弊至其他久假不歸者侵漁折閱者剝削者
鄉亦無有而我成也以性稍近輕浮又童稚時頗不悅學
故所兢兢者爭論挪之謂他日學必荒行必墮終不簡家
必不保故為危言相與訓告播觸關也私心竊之若刀及
之剸于腹而我庶毋雖賢良亦頗類姑息又慮夏楚傷其
心所與我二三密友朝夕圍維誘掖勸教之者甚苦則又
深懼我兄弟福德菲薄恐不克承吳貴業為之號于神于
先莫實祈凡先人故所為婣睦宗黨賑貸卑向貧婚葬周
恤以逮廣仁福利等事靡所弗憲章而紹述之歷歲又

無弊當是時譬如中流而遇風波其所負載千百斛若穀
粟若筐篚有如故人習水者從水中呼叫曰丐我若干我
為若力即弗得弗予若干又有如沒人習水者相水中叫
呼曰負太重懼壓墜必速棄若干即弗得弗棄若干又貸
服於惜頗畏為抵岸後有無得失計哉蓋自庚辛迄于甲
乙如是者五六年而事始小定又三年益定至于今十年
矣成也以先大夫之篤賢衍傳之所薰陶涵育氣習亦稍
變成幾漸入于恭和其所學為文辭亦粗采成章不爾庶
初剛克或亦不至于荒且墮而家計則固已幾瀕邊乎矣

譬如百千斛之舟亦既濟險而抵于岸覈所齎裝載于往
夢前因弗可致詰人人咸得就篙師而問其所載負于百
斛若穀粟若筐篚于今安在則將應之曰某也為我力丐
以若干于又將曰負太重懼壓墜棄水中若干乎則安知
不有殿篙師異時所涉險未至于是而故度其所為穀粟
者筐篚者以號于人曰棄水中若干丐為力者若干籍良
篙師為口實乎則其所謂良篙師者必將自毀其家相之
以稱貸以償其所為丐若干棄水中若干悉如遇風濤震
喪時所慰同舟者一物靡所失而後可以稱為天下之良

篙師而無憾爾于是于今春正元日號泣而復于先大夫
曰嗚呼惟天于又在庚矣成也十六歲矣稍知戒是矣習
制義粗成句讀矣靡毋壽踰四十矣中外稱貞淑靡有間
然矣成所受產無損于舊最建仁院諸田四畝今以張氏
之田償其數矣所授貲權府之靡所毀于其故矣所受南
莊舊宅增建書樓若居室矣夾山庄花樹失護懼多萎傷
恆疚于心近亦稍少葺治舊垣及廳舍矣關也節儉以授
成也西關宅第一區小西常易店舍一區又命侯姪治叢
庫稍權子母其穀貲若屋價若他所修產及貲亦庶比于

故所受室宇田畝桑林陂池之直之數矣嗚呼愛之欲其
安且縣也古昔賢志之景同誓十年若十五年報命今適
十年欽若歲首是用昭告其諸規畫未盡者更五年恭報
　成事願府君始終啟佑我一一克成我志必使後嗣有
所取則悲夫悲夫開所謂予有言盟于心未敢失諸口者
固如此繼自今成也年漸長學未就而德未立且將有家
室責成人之禮焉可憂方大又安能終恃我先大大啟之
佑之使我必克成厥志以弗底于大戾耶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嗚呼終我身而已矣終我身而已矣

書開謹道

　書開此文成於庚子迨辛丑春爲我弟畢姻禮恭如篤
內大指徼界授焉幸獲遂初心詎意書開罪惡重大遭
遘奇殃家破身危幾陷不測吾弟篤于友愛傾財周急
竟致大耗其貲產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書以志愧

目識

詩

金山

江雲漠漠江水漫沒昔我來思月出有烟
月出有烟水天一觀繳彼飛鴻亦集于岸

潮望

洋流東會以緯以經盤礴其氣慈蒼杳冥

題旅壁示行路者

策馬下層陂寒雨淅淅悉窮然臨清谿深黑蔽白日洞庭
石參差怒流激飛雪失墜在須臾龍蛇亦悲咽悠哉高魏

人静卧空山月

過鄱陽集

瞻望平沙館宇飛華雉巢其層狐遊于術吁嗟黍漸漸矣
何有乎宋

渡黃河

飄風下來我行其涧濁流渾渾汩沒八垓

望太行山

西山嶢嶢白日欲覩道里雖高陟之匪遑

謁殷太師墓墓碑為先聖手書

太師死殷祚止萬春秋慕雲業予曰咨大書只下車來繹
其言

淇水二章一章思君子二章感衛風也

淇之圯芳草萋萋采之遺誰有美之子之子已悠流水則
遁
淇之渚白石齒齒菀彼柔桑爰在于涘桑葉落止女心傷
止

過羑里臺

天關道兮大聖囚神明德兮測其繇望西郊兮悲好遂雲

杳杳兮覆古丘

漳河

漳水去矣高臺圯矣我馬嘶矣我僕吁矣

過冉伯牛墓

予登曠荒蒼一望高燭風興于野之上

先武廟

萬國閔溺天篤降帝哀哉遲遲西七之際

渡滹沱河

過彼滹驛米雪霙其招招君子遑遑于斯

我驥我驥六轡如絲瞻望弗及佇立以思
君子至矣載驂載馳君子濟矣日出冰澌

過宜溝馬子貢故里

濵淇荒城山逕水清彼美人兮山水之英

過伏羲聖里

風壇折避莽蒼烟日神帝徂矣乾坤失秩

過堯母鄉第一泉

雁飛急兮日影黑泉幽幽兮萬古色瀰洄游兮陶唐國

十憶歌

予幼稚此靈巖兮噫彝鬼蟦蚖之蒼幽兮噫塔日月以爲正兮噫美人申申其閑邈兮噫擷秋蘭以誓予曰無萎折此芳草兮噫策予馬于大荒兮噫豹貙蛟螭格磔剖殖乎予之側兮噫雁飛忽其鳴號兮噫望閶闔之飄飄兮噫折若木以遊敖兮噫

其二

駒予目于淮泗兮噫天日霾沉兮噫景山幽以多雨兮噫滹沱凍而不流兮噫週予路于易水兮噫元英何辨乎大呂兮噫撥郭嵯峨兮噫華琳杳冥兮噫忽予夢登天兮噫冥嶵嶵起西北兮噫

其三

瞻西北之高山兮噫冰雪皆凌兮噫虎豹嗥奔兮噫何神龍之蟠此幽都兮噫偎予獨立于山之下兮噫青霄忽其丹霞兮噫霧剝剝其來御兮噫既貺予以桂華又申之以瑰玖兮噫極目扶桑兮噫千秋萬歲兮噫

過葛貞烈墓

安肅有諸生曰葛光祚祚母申氏苦節祚鼎孝有聞葛貞烈者光祚之女也年十九歲適同縣民李學泌五月

而歸寧歸數日學泌病貞烈弗知貞烈忽心動白父母往李所則病已篤貞烈號天願以身代數日學泌竟死貞烈誓不獨生欲畢簪纓于寢門內以姻救不得死已又繫縊窓楞下將死有諸婦嫗所覺不得死間一日懸頸于梁姑亟往復不得死貞烈曰繩可斷頭不可斷耶投水中又救出不得死遂絕水漿不入口者十五日貞烈于是乎得死矣事在萬曆辛丑年進士刑部員外郎周仲壬爲之記其祠墓在雹河橋北百餘步云

快矣之子貪死得死死之上昔昔者並

孔林

曲阜北關外百餘步即松林向北行一里渡文津橋一里過石坊左右有碑亭其左碑刻至聖先師孔子神道字又二里經一坊有額書至聖林三字坊內兩傍有墻行三百餘步進一高門如城樓其內稍東有華路碑又東有貞烈女顏氏墓氏復聖之裔許字孔氏子未嫁夫死遂自縊云自入高門北向二十步遂西行五十餘武過下爲碑北渡洙水橋橋下水湫然又二十步入殿門又百餘步至享殿殿五楹前列石人二石獸四殿後稍

東有子貢手植楷樹及碑自殿北二十步遇西即沂國述聖公墓自沂國墓轉至殿後故道又北三十餘步爲泗水侯墓墓東十餘步有駐蹕亭及碑墓西即至聖先師墓與泗水並三墓俱高阜阜前有碑有拜臺臺有石案石丙方廣數丈述聖墓當至聖前相距四五丈自至聖墓四十餘步有屋三間供子貢木主即築室于場處蓋予于丙戌二月三十之夕甞游聖林所觀記形勢路徑悉與今合云自松林至墓所樹木蓊鬱尤多楷皆梓根若猶無鳥巢荊棘然四圍墻垣多額坦自門俎殿俱有聯額文不經剝不具載其碑碣如林亦鮮有可觀者

拜稽首矣聿懷其始豈伊異人魯匹夫耳

嘉靖謁宗聖祠過一童子頗甚因有感于華皖之歌

洙泗之源何淺淺伊人宛宛臨其淵水遠山高不可極山則鄒嶧水沂泉泉光照濯鬟影黑夜深哀韻何娟娟蜿蜒旭赫海天曉縹緲一簇雲嵐巔千秋此道思狂狷何況若英正熒熒惜哉華顏空苦茯慧質荒煙名莫紀從來良王責良琢瓊奇往往傷殘剝君不見古人已往後未來魯鄒青山亦參邈

烏江懷古

豪客昔揮涕烏江風雨中霸圖君已就悲壯我能同雲氣鍾山寺荒濤出墓鐘未央前殿月寥落幾秋冬

感懷

靜中寓遐望瀟漠碧斜陽攬衣對明月今夕一何長白露變秋草所悲在河梁伊人自茲去遠道詎可忘

登高騁遐矚惻惻雖爲心涼露取宵影感物助悲吟黃鵠翔千仞斂翮冒清陰日暮繁雲合所見惟荒林

振衣巘岫間浩然聞木流流未無今古懷思亦悠悠異人

在何許香霧隔芳洲灼灼月中樹飄飄雲外秋相期素心
者綿邈曠九州

弁聞

宿昔飲江左於今訪弁園繁花雜蔓草古木叢棧榛綿構
文人業與衰山水綠偶然留韻事不必爲惓惓

秋日遊璧山

山包正矜秋遥高恣眺遊崎嶇百折上當徑一泉流
靜夜聲雷音山高木自深欲知格外意斜月照花陰
日落澄雲飛梵香聲達機上方鐘磬寂花石歸相依

擬行行重行行

出門涉險道渺渺匪嶺音離別在須臾淚下安可禁朔風
一何厲關河迥且深道無潛北渚飛鳧翔南岑壯夫成名
遲閨中衣帶緩幽夢迷所之彷彿在遐坂引領望歸雲忽
忽傷歲晚愁勤理冰絃遊子何日返

秋山夜坐

山包引初寒蕭蕭木葉飛夜深竹有露秋靜水無聲香梵
憑風度禁林聽月難幽思不可任浩浩起長嘆

擬古雜詩

曖曖日向夕蕭蕭風吹林佳人發遲嘆寒蛩聒夜吟臨坂
一以眺悵望秋雲深微月動帷幕悠悠照君心君心不可
聞幽怨在瑤琴冷然結悽澹萬籟遊秋陰

眞定道中

日落寒山瘦風木激其候蕭蕭者樵子歌過山之右

贈張僧持

予別僧持於靈谷口占二語以贈之曰一身雲氣滿
腹與心僧持曰無乃太簡乎因足成十餘語云

鍾山貌峙大江如襟有美張子弘攬高尋一身靈氣滿腹

眞心滌如無有波露勿侵豈不英毓古骨精粹豈不孤邁
事頡津泮片言幽叶予歌子吟當其不下雖同勿欽強哉
若士鋒銳痕深何以勗之崇矜暗鍼止高惟靜水湛惟奮
靜秋如懸奮取其沉

覘山

高臺謹所爲環山俯碧渚古之清高人止此應有以
攜侶淡無事靜坐雲山間草木一以茂鳥鳴正悠閑
飄風西北來白雲亦婉婉賞倚猶有餘相與下山返不遲

前鄉進士逸山嚴先生墓誌銘　朱心念盱

逸山先生姓嚴氏諱書開字三求湖州歸安人也湖無逸山而先生隱者也逸于山故號逸山可以觀其志矣先名徵昌以易經登崇禎癸酉賢書第六人因親病祈神有感故易今名嚴氏自洪武初年竹堂公由嘉定遷歸安之石塚三傳諱敬者登永樂辛丑進士亞中大夫歷官侍御史七傳為先生之高祖諱而泰貢生以子正邦貴贈奉政大夫曾祖諱正心庠生贈承德郎余從姑夫也祖諱錫登萬

曆戊子鄉薦承德郎刑部主政考諱爾珪登天啓壬戌進士大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妣閔氏贈恭人我湖家法嚴謹惟嚴氏與馬溪沈氏為最著子弟每蚤謁常自晨至午端立不跛倚不移跬步不問所事則不敢出一語不命之退雖足痺屧攣不敢退故先生胸次浩落而與人接畜蹜如不能言蓋其積漸敬畏使然也先生孝于親友于兄弟周旋于親知族黨而自反常歉含忍于詬侮橫逆而安若固然道足以藏身而猶恐其薄德文足以顯世而惟慮其近名太恭人之亡也以兵故避居鄉次因病卒焉先生

哀毀骨立廬于靈山三年抱主不離苦塊于時芝生滿山識者謂先生孝感所致大參公自粵歸得病諸藥勿能效先生疑中粵毒必得彼地靈草乃解時癸未仲冬二日先生告于祖廟衝寒冒雪犯洪濤履巉巖值寇盜充斥千里無烟先生飢行露宿九死一生乃度大庾慰五羊茫無所遇先生號呼痛泣似夢非夢若聞九華山三字即乘一小舫舉匡廬絕頂遂往九華盤旋于九十九峯間時已盛夏如登鏤赴閃直至巔嶺忽遇異人指示授以靈方欣然拜謝乃急歸是行也間關萬里舉族非之謂世豈有仙丹可

求者先生一至誠所感果奉其藥大參公病即愈先生常與友人書弟歷叙川堂登頓驚心履陷之苦而方藥勿傳也越七年庚寅大參公乃亡撫幼庶弟如子凡所分遺錙銖不爭或曰小人誣陷君費不貲亦當與弟共之先生曰誣陷之徒意在圖利彼知有嚴三求耳于幼弟何與焉至于比部公耆年碩德先生為冢孫所以奉事之者皆必誠必信而所應授若居第之類亦克讓不有可謂孝友之至也宗族親戚賴以舉著者數十家甚而誅求無厭先生曾不以怠其施辛丑壬寅間凡鄉衿逋賦數分以上悉奏銷

先生為龐産代輸三千餘金所全寔多因有利其財者以
他事誣搆遂傾家焉先生曾不以為悔曰貧我分耳蓋先
生所志甚大所憂甚切而不係于區區得喪之數自發解
後即以聖賢為己之學為重任六經而外程朱諸大儒之
書及于浮屠老子之教靡不研究無遺間嘗遊名山泰高
僧澄心默坐積有年歲一日語余曰先儒言釋氏之學明
心而不見性此言甚確然人若不能明心明心矣使不自
滿志以求通于天命流行之體萬物皆備之原朱子所謂
[illegible]于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真不誣也由是言之然則先生

之所見誠有超于釋氏之上而說者謂先生宗釋氏非也
蓋其發現真切明于忠孝之大而不遺于事物之細先生
癸酉房師[illegible]汪文烈公所首拔士文烈公以甲申殉難而
亡先生往哭其家歲必問遺其子弟先生自念累世皇贈
又見知于大賢蜂蟻蚷蚍尚全其性包心具體乃反不如
聞李闖之難單車獨僕走三千里往昌平訪先帝遺陵時
已暮夜隻雞瓠酒號哭空山司陵人聞之亦相對痛泣遂
留宿其廬次早復周覽諸陵瞻拜哭別西歸又嘗謁孔林
登泰山孔林地可萬畝喬木參天飛鳥不棲草無荊棘伯

魚以下昭穆列葬獨子思子墓如孩抱焉先生疑之余後
考之禮經聖人之後子孫能繼道統之傳者則穴于其前
亦足徵矣先生又言泰山危峻難登後節經折而上窮日
乃窮其巔宿于僧舍聞山下雞鳴急起時方仲春尚四鼓
候山下已微曉望東海日出黑色如墨忽露紅痕一線既
而先錯吞吐波濤湧躍欲上不上突然升出則光曬天矣
先生因問黑者何也予曰此殆日之體日為火體陰而用
陽體陰宜黑水體陽而用陰故濯于水者白焦于火者黑

[illegible]先生領之蓋先生
每事精察有疑必問問必審自余與交三十年談經論道
啓發心源往復印證有非他人所與聞者至于文章末藝
先生深得大家之傳亦謂惟余可與論此有一作必質之
先生先生或擊節嘆賞復細加修飾一句一字之未安嘗
沉吟達旦改易至當而後已凡事疑義皆必彼此商確辛
卯歲延舍其家五年以長子奕曾見委又令之從遊勿失
我予存兒先生謂其可教取古者易子之義留之飲食教
誨者五六餘年蓋先生樂引人材造進有成者不下數十

人而我子則不欲專以舉業課之嘗有志于義學義田之設已見于文而未遂所願營祠堂置祭產塟人之親恁人之難及于飢荒賑粥掩骼埋胔除行諸善不可殫述予塟先君在鮑山之麓先生弔焉地不及一畝其傍皆先生地蓋本大叅公所欲營兆而不果者後先生悉以見贈曰長見托以終身他日幼子穉孫亦必煩君教誨即以是爲束脩之奉可也嗚呼自吳于人伯既亡而後砥礪無人予年亦漸老志不克振惟先生不棄雖客授異地或數十里而遥或百里而遥間有叩門過訪者必先生也于寅癸卯予

館蓮庄離先生家二里許先生方代輸逋賦揭債經營百端蝟集而夕陽在樹徒步而過我者日嘗至也弟子輩蓮于講論畢即汲水烹茶以待先生之至未幾而叩門者果先生矣予誦先生代輸雖善然事近名恐非藏身之道先生謝之謂事起一語遂至張狽惜聞君言遲也譚及易經六七八九與卦變所自予云天然位數非可安排先生又起揖謝之以爲久疑頓釋蓋先生兢兢業業慮不自保樂于聞善又如此無何壬子之秋予患疽毒累月十月之二十一夕霜落風蕭殘燈未寐聞椓椓叩門聲予曰必嚴先生來也急起迎之則先生以奕曾至見予病愈欣然握手脫粟一飯薄酒微醺炙于促席篝火相對予出所作吳梅侯先生傳求政先生嘆賞不置且爲其子與吾子解說其義予曰我文不佳得君解真善因爲改易數筆濡毫久之猶云一二字尚未盡善姑俟再思雞三號遂別去越七日而先生病予往候至再不及一兩十二月二十五日而先生亡矣距生年壬子九月十一日得壽六十一歲卒之前二日語同志徐周逵云念時有易言之病所聞未定即傳之口人皆以宋先生言信之矣今不及見爲我致辭嗚呼

曾子之告孟敬子無踰此即欲作文一首焚向寢堂以謝之每捲管慟哀而止今奕曾與弟述曾稽顙泣血而請曰卜以甲寅三月初八日塟先君子杏溪澄字三圩之原前妣溫孺人已塟某阡矣先君欲改之而未及今卜此從先君志也非先生莫能銘予泣曰徹子請我固當銘先生繼配施孺人侍御灊寧公女二男子奕曾娶張氏述曾聘董氏五女子長適貢生閔玠溫孺人出諸子皆側室出孫伸

顧銘曰

於惟先生篤行有常甚善爲紀忠孝爲綱書升自少卷懷

則藏三年哀慕感生芝祥擧號陵木夜奠壺漿膀仰聖林
躬惟肅將澄心達性虛室生光宗韓祖史大文含章解衣
推食乃反求詳破産代輸乃啓無艮散財身泰于何不藏
賫拙持盈自天降康于門後大萬石源長伊洛傳心子慶
接芳二曾惟謹兄扶弟匡以約鮮失孰云弗强惟予口垢
易簀不忘附題予石銘我肺腸

嚴逸山先生傳

溫棐忱紫菴

先生姓嚴氏諱書開字三求號逸山湖州歸安人也祖
錫萬曆戊子舉人刑部主事考爾珪天啓壬戌進士歷任
布政司叅政妣閔安人先生幼穎敏八歲屬文作其說曰
天下有三大盜而竊物者不與焉識者奇之後從叅政宦
遊所交皆天下名士年二十二崇禎癸酉鄉試汪文烈公
偉得先生卷薦之主司為第一人後與某因經置第六題
卷端曰毋謂我不知已此咸英之奏也甲申李闖之變明
思宗死社稷文烈公殉節先生號慟欲死閔安人知之日

夜泣不敢死將走三千里哭之會丁安人憂而止戊子服
闋北行次良鄉過蘆溝橋哭經張義門外又哭至昌平州
泣告守陵校尉王鴻羽引至享殿下行禮詣陵前又行禮
次日奠汪文烈後詣陵辭行哭觀者嘆息泣下既歸閉門
不出向所與交溧陽陳公伯史方柄用數物色先生合淝
龔公芝麓叅政門下士又先生同年友也折柬招先生皆
峻拒弗與通定日課覲未發時氣象約二三素心為問進
社為文以告先聖其畧曰惟某等幸禀五行之秀氣獲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受心思耳目之靈共任天下

國家之事而不克自強厥德以敬承上帝篤生之初某等雖不欽豈罔知愧恥是用告始事于天地靈神其將晝孜夕省由一日二日一善萬善以至于悠久光大庶幾對越諸聖人罔有悖畔自今日以後其或不震不與無能改于其舊于人曰商德神惟某等是糾神惟某等是殛自是至易簀時不替誓詞先生之德日新也先叅政自粵歸即病瘵之百方弗效先生疑中粵毒急徃求靈草解之時當癸未冬寇盜充斥千里無人烟餞行露宿慶大庾嶺五羊無所遇先生號呼恍惚聞九華山三字遂往徘徊九十九峯

忽異人授靈方拜受歸奉藥進叅政病即愈昭安人之亡也先生廬于靈山三年不離苫塊芝生滿山人謂其孝感也如此辛丑壬寅之交鄉衿逋賦數分以上悉奏銷先生代輸三千金闔郡感激而覬覦者知先生杜門足不履公庭遂以事誣搆先生之家頃焉撫六齡庶弟如子授遺不虧錙銖或曰小人誣陷費當與弟共先生曰彼利嚴三木耳于吾幼弟何與叅政割產贍族先生益推廣之姻戚賴先生舉火者數十家或且誅求無厭先生施之弗怠也考范莊計戶給米絹助婚葬節貯餘糧本末勤爲誌畧至今

歸安石杏而溪之間宗族聚居義田世食其德言及先生無不感恩流涕者蓋去先生之世已三十餘年矣先生雖逝世而于世道人心常有隱憂往往見于文詞之間常以三吳大水謂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同此天時地利何今之荒歉叠見耶且在古自食其田而不匱今受天下千萬石轉輸猶不給者無他水利不講古法日廢故也爲作蘇松杭嘉湖五郡穀粟歉之說備詳治圩塘濬水道沿革利獘及義倉社倉常平廣惠預備諸倉一一講析詳核以

俟來者之考稽焉又言納粟拜官用以救荒則爲民恤災非利之也如慮其因官糶利有考功之法在今 廟堂勤恤民隱見之一一施行先生言若符券云三至曲阜謁孔陵慨然嘆曰周公之廟圮矣其後東野氏寂寥不振矣昔爲公故國先師在天靈爽得毋有戚戚然者有王者起擢其支屬次于今博士資以世爵給田授祿俾承廟祀其亦幽明協順之典乎

上尊崇先聖東野氏承廟祀矣而先生預言之如此壬子冬先生病貽書類先子棐忱往侍疾目瞑呼曰先生何言

先生張目曰勗哉求仁他無言遺稿十二卷
先子與先生四十年老友也常稱先生經濟出于居敬心源先生文章發于淵懷自得道足以藏身而惟恐其薄德文足以行遠而猶慮其近名非通乎天命流行之體萬物皆備之原者烏足以及此世謂先子之知先生異于人之知先生也裴沈幼為盜繫其魁斑麄麵筋者謂其儔侶曰善不可為也湖州有耆人嚴三求者賤旅伎義塟人枯骨施人敗帳為粥食獄囚予曾食其粥今以誣陷破家矣善不可為也嗚呼盜猶知先生善為先生惜而搆誣先生者乃在衣冠軒冕之徒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逸山集序

黃周星九烟

孝廉之科始於而漢文帝而武帝覽董仲舒策因詔郡國舉孝廉嗣後相沿不變然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肖年之責曹操亦嘗舉孝廉而其人則亂世之奸雄若桓靈之時乃有察孝廉而其父别居老至與濁泥怯黽不知書者同譏遂為兒童姍笑此下他其所謂孝者非真孝而所謂廉者非真廉也以余所聞當吾世而克稱真孝廉者有兩先生焉其一為秣陵之元倬王演一為苕溪之三求嚴書開元倬以崇禎丙子舉于南闈三求原名胤昌與余同登

癸酉賢書但有燕淛之分兩先生皆獨行君子積學有聲值改玉後即杜門埽跡謝公車發為詩文並堪不朽今兩君俱齎志歿矣余今年秋秣陵過王先生故居得讀其南陔詩遺卯觀壁間仍大署其生前一聯云范車管榻謝髮鄭心為之欷歔流涕徘徊之不能去仲冬抵霅溪又得讀先先生逸山遺集因先生次子述曾操舟過訪出此帙見示且屬余弁其首余受而卒業焉則見其為文齗齗嶽嶽韡韡森森或奧衊如周秦或典嚴如漢魏或雄奇如韓柳或閎肆如歐蘇豈非體備眾美不名一長者耶而余尤

賞其文心之秀異服其理學之精純至性深情纏綿婉轉蓋仁義之言忠孝之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觀者流連往復而不能已已以如是之人生如是之時處如是之境作如是之文誠所謂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言爲典章行爲坊表固可以不黻佩而榮孝不鳴鐘而壽考矣而況其高風勁節志潔行芳又足以抗跡風霜爭先日月耶猶憶丙午歲余薄遊苕中有老友張君南郵語余曰此中有嚴三水先生者隱逸高士也因備述先生生平孝友睦婣忠君信友及排難濟急諸善狀余聞而心嚮往之因詢南郵曰

先生可得見乎南郵曰先生故不見客也余曰先生雖不見客當必不拒我輩南郵曰唯唯當徐圖之已而雪鴻東西遂負斯約嗚呼今先生豈復可得見哉昔宋纖有遠操沈靜隱居不與世交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作頌曰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不見岌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乃人中之龍也先生其毋乃是耶今先生雖往而先生之節義文章不與俱往爲之子若孫者但寶護此集傳之後世正不必以高言孟行相夸詡也請以一言紀其寔曰有明

一代之真孝廉而已倘九原有知與王先生邂逅于山水之間其亦相視莫逆而欣然把臂也哉

祭嚴夫子　　朱　存子撰

嗚呼蒼昇鍾秀浮玉降神篤生夫子乾瑞坤珍神崖自高量海孰測一代龍門九天鵬衔文名早魁卷懐身隱家再分散代逝裴傾凡厥懿行自有傳詮盛德在人卿環異世夫子之隱人或罕聞以管窺天見小寔真文羅百氏而師呂黍學守一心而統釋儒三年枕塊孝感圖芝萬里號陵悲哉示厥仰止倚宗徘徊闕里曰余北遊我心傷止事關[illegible]之一行千慮[illegible]畏人知情惟獨附不用其才曰惟吾誰[illegible]自其辭門[illegible][illegible]恐[illegible]受傳尋毀厥家有貝而然人何

書餘堂家乘卷[illegible]編　一　十五

以評性非啓遊託情山水志亦樂朋匪逝儔侶執經而往恒不寃遐昏夜忽來高談達曙馳騁百家貫穿六經運才就法去廓存神學古遵制俱就繩削凡余小子求為木鐸上天不吊哲人罔懐乃降厥凶泰山其頹嗚呼昔傳玄亭春風[illegible]座今來總帳白雲在戶展爾遺文如璧如金想見顏色髣髴若臨自古先哲天生非偶來有所自去有所往於惟夫子今何所處爲黏之魁爲傳之尾未竟之志頼有後昆名山之業責在及門尊聞行知敢忘提耳絮酒杯羹聊修蘇匕神兮歸來一聽吾詞想見夢中以慰我思

嚴逸山先生誄詞　　韓　紳玉撰

憶昔我先君文章勵後學嚴子方少年毫端恣揮霍癸酉魁浙闈藏鋒歸渾噩先君嘆賞餘海內欽風格時予甫成童丱得問大畧及長漸相親逸時並潛確羨子多讀書去彼糟與粕羨子能立言兼欲逝與作羨子居羸時處之以澹泊羨子破産時順之以恬漠鄉里有還賦千金代傾橐姻黨有困窮軫恤靡厚薄周旋倫紀中百善無一惡低徊身世間百苦無一樂苦既不自憐善亦長人覺雖多名教功終為禮義縛嗟彼傷予尝豈復投予闕鑒彼陸士龍昔

書餘堂家乘卷[illegible]　一　十六

役入于洛不喜桐江絲不下成都幞捨宅為梵宮飄然獨行腳踪跡已遐時還受籠絡鴻鵠飛已冥時還避繒繳無事日栖栖無患常瞿瞿匿影恐不深逃空愁愈邈有時放羈懐策杖登泰嶽舉手叩天閽萬古心開拓有時詣杏壇入廟觀禮樂稽首問先師六經啓筒鑰有時共我遊亦復善戲謔議論每恢弘丰神偏綽約謂我壻與兒二子殊卓犖欲為瑚與璉還須事追琢欲為楝與樑還須就繩削乃運成風斤乃雕卞和璞屏山共盤桓谷齊共寂寞學者自忘疲誨者不厭數午夜獨遲眠蕭晨必先作一語未中

規鐘鏞糾斟酌一藝偶出奇驚奪互踴躍此意覲先君今昔宛如昨方且測天心將以爲木鐸自秋始徂冬沉痾頓蕭索皈命大醫王卽病是爲藥平生未解脫至此無住著預示覲化期逍遥辭五濁半偈露微吟三生保孤卓有子繼詩書力豈憂孱弱有弟念友于家豈愁中落惟我朋友情含悽重摧羽翠我習與兒哀歌向寥廓茗水自漣漪茗山自磅礴願子俊歸來有似遼東鶴

嚴逸山夫子輓詩　吳景韓南卿

我瞻四方匪先民是程維此哲人尚有典刑　昊天不惠人之云亡是用作歌我心憂傷　克岐克嶷矯其德音鶴鳴于九皐集于泮林（穎慧絶倫髫年入泮試輒冠軍）　彼君子兮示我顯德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嘗受教于蕉雪堂柴式殷布生諸先生得力最多）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令聞令望遍駿有聲（弱冠魁鄉薦出汪文端公之門文教艾霑文室第後讀書于南北邨草亭山）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駕言出遊上慎旃哉　我來自東亦又何求言采其杞憂心且如惔望父兮云胡不歸（爲大人泰公官粵東以病歸特走數千里採藥服之得愈）　亂

之初生莫敢遑息母氏劬勞瞻望弗及鼠思泣血昊天罔極（念閔恭人負聖德懷隱痛世無一人可托不朽自撰誌銘）　念彼周京悠悠我思已焉哉天寔爲之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采苓采苓在水一方于胥斯原有紀有堂爰居爰處何用不藏（先生隱居苓山扁其室日逸山草廬）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無母何恃無父何怙胡寧忍予涕零如雨（庚寅年大泰公謝世）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終鮮兄弟惟予二人恩斯勤斯無忝爾所生（撫六齡幼弟如子）　十畝之間兮緇衣之宜兮西方美人則其是依先君之恩日監在茲（大泰公易簀時遺命捨宅爲寺悟承先志梵宇巋然）　我送舅氏亦孔之哀胡不相

畏先祖于推以孝以享願言則懷外大父閔公基特置世田爲春秋祭享之費有
餘更推惠于中表 寢成孔安喈喈其正祀祭于祊莫怨且慶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必恭敬止秉心無競建祠堂置公田族咸賴之
叔兮伯兮逝者其亡以似以續我心則降問我諸姑在南
山之陽何斯違斯懷允不忘叔季玉公祀事苦心調劑末詳所著草土罪言中長姑
范太姆居靑山之陽每念不忘 我想古人歲取其陳哀此惸獨洽比其
鄰諸父兄弟終窶且貧飲之食之寔獲我心慕宋文公社倉法散而行
之因[illegible]族[illegible]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何
有何亡閭饑寒之凡叔有賑卹賙救之許貸男婚女嫁[illegible]尚事不可殫述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鞙鞙佩璲亦孔之邛哀我憚人憂
心忡忡經之營之以我御窮辛丑壬寅間傾家代輸逋賦所全寔多 泰
山巖巖極于天松栢丸丸旅楹有閑陟則在巘復降在
原維此聖人示矢弗諼登泰山謁孔陵詳闕里所著有東遊日記 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菫荼如飴念我無祿縞衣
綦巾寤寐思服補衣蔬食終身不厭 先民有作德音秩秩[illegible]從
事古訓是式夙興夜寐好爾無射出言有章有倫有脊好學
不倦文宗大家 教誨爾子無然畔援時亦弋獲無然歆羨夙夜
敬止繼猶泮奐不敢怠遑誕先登于岸課子惟讀書力善惓惓以絕倖實杜

弁說爲戒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人之無良受侮不少視彼驕
人愁焉如擣以遨以遊寤辟有標晚年携一童一僕往來五湖間 小子
有造示我周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高山仰止俾爾壽爾
臧伊何爲思以念穹蒼 允矣君子厥德不回溯洄從之
曷云能來載寢載興懷哉懷哉作爲此詩維以告哀

哲人二十六章六章章四句八章章六句十二章章
八句

嗚呼余之師事于巖先生也蓋奉先君子彌留之命故
自二十年以來所以提撕而教誨之者不啻若父之於

子也而今亡矣吳子亦一乎及門中年最長懼懿行之
弗彰也而爲集三百篇以惋悼之庶乎詩之言大抵皆
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作也吳子不敢贋爲表章而
取風雅頌之遺音以弔哲人先生當亦哀其意而聽之
乎夫余與諸及門也執經同爲姻婭之猶子同而若少
負終天之恨以辱先生啓廸之深恩則余獨與吳子罹
之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哲人之詩而藐焉孤又淫淫淚
下矣沈爾煜謹跋

余里水心亭邊山巖夫子嘗愛其幽敞時往遲憩息于

其中今歲余讀壽子亭之上而夫子死矣吳子亦一寄
示輓詩二十六章讀之欷歔流涕者數日旣又幸夫子
敦行積學世固無不知卽有不知者三復此詩亦無不
想見夫子生平也夫子不死矣然吳子之詩非吳子作
也集三百篇之遺也吳子不自爲詩而採三百篇中古
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之所以流連感賦者而表彰之其
意念深矣余處夫子所遊之地讀吳子所賦之詩其又
何以爲情也溫栗恍謹跋
古者聯芬怨悱賦詩詩亡然後離騷作獨宋玉之招魂

九辨所以悲其師者猶庶幾三百篇之遺焉然其體亦
本乎騷矣吳子之賦哲人也以騷之意倣詩之體且其
材悉取之風雅之林豈其憂悲鬱結思慕無聊有懷難
寫而一寓于詩乎抑以存古道也云爾獻與吳子皆遊
于哲人之門也蓋同在愴悽慄慄之中矣韓獻謹跋
余受知于逸山先生最後蓋余初識先生之年卽先生
棄余之年也憶去春恂孺希一偕余謁文容齋先生過
之余因介紹請見先生藹然有喜色歸而誌之簡曰佳
士也余遂執弟子禮焉曾幾何時而竟讀吳子哲人之
詩耶嗚呼如先生者殆有聞風與起者矣余猶得親几
杖焉亦幸也哉沈涵謹識
嗚呼伯氏逸山先生竟溘棄我使我不復接耶抑有不
與形俱化不與音俱泯者以流行于天壤間耶二三同
學思所以志其槪而相與難之吳子赤一節取三百篇
緯以精思窮日而哲人二十六章成而我伯氏六十年
來所爲不與形俱化不與音俱泯者已畢著于溫柔敦
厚之中矣蓋不第詳其事亦且傳其心矣嗚呼伯氏逸
矣吾其日取哲人之詩而展誦之紬繹之以庶幾音徽

之如覩也乎嚴允弘諄湯謹跋

輓嚴三求有小序　徐　行周道

三求盛德高節古學鴻文有念時之誌子遴赤一之詩已抒寫無遺美矣盍以僕爻之作徒資覆瓿然三子述其悲惘之懷余敘其高曠之致各有揚抱不敢雷同

生來本豪華何無生人樂一憂大道喪哲人久不作伊吾稚至老畢志在高爵孤柱砥狂瀾不敢自菲薄精衛銜一木塡海日躑躅近惘諸嚴黨或不飽藜藿餬餬渴解推不能救落魄更悲世疣殘枯魚轍久涸思挽西江水飽滿恣冉而桑梓有道從代喻父遂測昔天道負絫家家夜吏索

自非黃金成仙靈有大藥安能施霖雨優渥遍寥廓憂來長嚬眉不曾爲囊橐塵懷脫落盡風趣自磅礴當其任苓山數載躭一壑忽然歷千岩布帆徧漂泊湖烟濶枕箪江月伴栖勺春水散尋陽霜汀立孤鶴不寄仲宣樓不登楊雄閣行踪杳難定家人不能度登泰岫卷石歸來展戲謔指石笑謂余泰山可手攬此石孰云小泰山不更博吾闊齊物論河伯驚向若因悟悲惘懷情致原不惡一朝赴太虛賦詩何洒落先生一死生吾輩悲且愕吾非桑戶子何能情漠漠

過苓山懷故友嚴尉宗先生初字尉宗晉隱居于此　徐　行周道

新安一片石七里奔清瀨舊是椿葬區飛飄恣無賴自從羊裘翁一絲破烟靄江山千里秀遂讓斯風最高宗古賢達千仞脈覩覩埋照苓巘巖長嘯青霞外苓巖最爾峰頓覺凌浮埃升嶺失其深天已失其大至今五松亭孤鶴遺清籟

遯山嘗自傳云當世方俊言聲氣獨矜慎不妄與故人[illegible]爲稱之惟同郡[illegible]心識其大白門張惣如其深溧水[illegible]源得其[illegible]今讀[illegible]周道之詩一寫其悲天憫人之志一道其孤遐簡淡之性於先生不愧爲知已云屏山同學弟温濳跋

先生塟時有鶴數百廻翔墓上飛鳴者久之觀者無不歎異孤鶴清籟之句非虛語也朱存謹識

乾嚴三求先生　　　沈　起學庵

作經覘首驚秋葉一問西州倍惆然吾道未因時俗變高懷合在水雲邊揭來憂患稱遺老近寫風情答少年我有韓溫諸子韓携君傳稱類香茎

携君傳稱類香茎中有苓峰送客篇集中有送墨庵和尚序墨子游魂收不得逸山奇氣渺難傳尋思別後三秋夜恰喜心空一味禪莫厭世情耽寂寞續編撒綄倘虛懸

續編撒綄倘虛懸洞下宗風孰後先在昔維摩傳寄傲豈無居士得真詮舊游依舊歸拳石新挾神龍出大川何日吾餘堂家乘後編詠閣十

其

與君同命駕飛筇直上最高巔

飛筇直上最高巔橫跨蒼溟踏紫烟自有明珠聯日月不妨游屐合宮懸歸來絳帳群英集老去風塵崗慮涓茗𥨊至今依舊在乘苓同學竟茫然

墨庵守仲方嘉興諸生乙酉出家後嗣法丁弁山天水禪師有文集行世

送哀　　　弟允肇修人

有兄有兄名孝廉文章行誼追古賢逸山草堂祠高隱廼薄萬古空無前我昔從游受文業雞窓丙在相周旋經營陶鑄工背備變化入神心口傳傾家爲人卹困阨力舉社倉行義田爲善反遭時俗忌垂老不得休林泉昔年話別悲雲樹相兄無時遊朝露地下修文永不瘖一編零落千秋慕

先生嘗稽古逸民得百五十二人列以爲三品其上曰逸聖其次曰逸賢又其次曰逸士皆論次之以誌嘉遯之意集中載東張偁詩書有云苓山敝邑一荒阜耳然弟頗樂之昨歲更以嘉名曰逸山擬建一祠于山頂祠孤竹以來絕塵長往之賢下暨近代補鍋匠雪庵和尚輩約得百數十人花朝月夕擷芳草泛清波譜離騷九章絃歌西俎豆之蓋其雅尚若此其流風軼事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此石樵先生有逸山草堂祠高隱之句也若先生者非所謂遯世無悶者歟後學吳啓哀謹識

吾餘堂家乘後編詠閣十

其

或問曰子之稱家乘也自比部公以逮所後皆有述矣子先子獨無稱何歟小子述泫然曰難言也先子之所詣廣矣大矣淵淵浩浩矣篤行則曾閔也理學則濂洛也文則呂黎詩則建安也高潔則有道靖節超詣則浩翁無垢也貞宜公文正之康濟爲鹿門古逸之韜藏語焉不能盡其詳筆焉不能窮其奧旁引而曲喻焉不能測其畔岸與津涯數先生者或締交夙昔或執經門下知先子者素矣其所稱道皆不靡後之君子讀其文誦其詩庶幾彷彿其爲人小子述又何能贊一詞哉故既

博搜遺蹟手抄之藏于家復輯諸先生誌銘傳誄于後以俟論世者之表章焉述曾百拜謹識

嚴母施孺人五十初度壽序

朱心念府

古稱婦德二南尙矣然其所屢詠而不置者樛木螽斯小星江汜言后妃夫人能不妬忌以逮其下而南國夫人皆化之也其所再咏而不置者采蘩采蘋言南國夫人大夫妻能盡誠敬以奉祭祀以爲后妃夫人之化之速也竊嘗讀而疑之婦德大矣何獨于此二者重見而疊美也及觀于後世之爲人婦其他懿行或有而不妬忌無聞焉至于歲時享祀不失士大夫家有之而其室人有能躬親獻豆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者未之或聞也若我友嚴逸山先

生之尊闈施孺人足異焉孺人作繼室于先生亞先生十五年卽爲置媵以廣嗣育藹藹無間也先生享祀必遵古禮孺人佐之亞獻有莫莫之敬又與詩所稱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無愧也先生一日語予曰某良友不多內人其一也此其在閨閫之閒牀第之際必有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于動靜者有非外人所及知然卽二事推之凡人之所妬忌而孺人獨否則于無所妬忌者罔不慈愛可知也祭而能敬則養而能孝可知也而又有所大難者史稱龐公耕于壟上夫妻相敬如賓梁鴻隱身傭作

其妻侍之舉案齊眉孺人以誠恒貴女窈窕幽姿而先生觸世逸才假使待詔金門名通顯籍孺人翟冠翠翹揚帔曳裾其行于于晳而頎瑱而流珠誰不榮之而孺人弗願也若將甘冽麗公粱鴻之婦之後者然則先生所稱內有良朋之助安知此亦非其一端也于此又二南所不及也夫壽命于天非人可必然若孺人者福履永康其德固宜也今年八月廿有三日孺人五十誕辰先生門下士以予辱知于先生最深相乞余言以為頌因本二南之詩以序之如此云

小子曾既詮次先孺人事畧竊以不獲當世之有道能文章者一誌先孺人之懿行為恨猶憶念時朱先生有壽先孺人五袠初度序其言足徵也竟遍求不可得今臘月望日與兒子洪檢閱舊笥忽于亂帙中得之金箋爛然鐵畫森然正容莊讀先孺人肅肅然其見于前矣蓋先生有道者也能文章者也得其一言已足取信于來世況洋洋大篇于我子孫其世寶之丙申嘉平朔

曾百拜謹識

先本生妣施孺人紀略

先本生妣姓施氏生於璉溪系出啓惠公五世孫大夫施伯之後後漢永建中諱延者自曲阜遷吳興上強村是為吳興施氏始遷之祖官大尉以忠貞罹害魏晉間代有顯爵諡明侯諱斌者食邑安吉至南宋末鎮江府教授諱晉生子四長昆昆生貴始于歸安之璉溪生三子皆將仕郎分里而居明嘉靖間始以甲第顯在璉溪者曰太守璉用公篋在姚溪者曰大政公青明廉使公凌明同時平湖有大學士人來則璉溪之同祖派也外王父諱楨號滄瀛

府庠歲貢士孝順德寬厚矜德澤擢御史中丞無倚傍奏務持大體外王母潘安人最慈順有樛木之德歲外王母許孺人厚重寡言奉侍御公與潘安人溫而恪於天啓丁卯八月丙辰寅生吾母吾母性端靜自孩提時笑語率不苟又明敏為侍御公所鍾愛曰若男也必亢吾宗教以四子孝經毛詩通鑑列女傳諸書悉成誦能通其義年十八歸我本生先府君府君舉崇禎癸酉亞魁太史汪文烈公偉稱為會稽先生之後一人者也甲申李闖之難自念世受國恩隱居不出學者稱逃山先生吾母雖生長富貴為

女公子而有桓少君孟光之行然府君頻遭傳難曾不得一日優遊於泉石而吾母更歷艱難險阻又不徒以挽車操作爲高識者謂府君有靖節之風世無王弘檀道濟之徒故至此而吾母則自環堵褐繡中來茹荼如飴尤多精行其辛勤同志較諸翟夫人、偕難云歸時前妣溫孺人已生閔氏長姊欣母湯令人生我伯兄奕曾四歲矣吾母至少而鞠育長而婚嫁鮮違禮者事先王父母最孝謹歸一年乙酉先王母閔安人卒又五年庚寅先王父叅政公卒佐府君兩喪凡備物附身必誠必敬初閔安人之殯値兵燹府君抱主避山谷中匍匐亂離之際崎嶇者盡五六年母之始歸也其艱辛已若此及叅政公歿曾王父比部公年八十曾王母丘太安人年六十有四並白首在堂而遂曾所後仲父太學公方六齡孤且弱吾母周旋於上下之交其保持太學公心備歷諸艱蓋是時閑傳變作朝不保夕自初喪以至禪除日在危疑震撼中府君日夜彌縫補救往往弭之於未兆弗底於潰裂其詳具載拙著紀畧而吾母則維持調護于中曲盡鞠子之誼恐負先叅政託撫之意如是者十年及太學公娶于閔閔孺人甫來歸吾母一

謂之於義閫內無間言尤能忍人所不能忍如是者又二十有五年故太學公視吾母猶母閔孺人視吾母猶姑爲其事比部公與丘太安人也凡問衣佐饌一如所以事王父母者以老人畏寒每冬月雖廁牏亦親布納木棉花環其上食飮服用意所須無不畢致佐府君孝養無方者殆十年故曾王父母見我父母宛若先叅政之生存也每每事先意承志比部公與丘太安人嘗小不豫每得母一言輒怡然釋曰孫婦也豈我女耳蓋深喜之云歲己亥比部公與丘太安人相繼即世時四房祀事紛紜四房者比部公曁四子叔祖季王公也季王公早世無嗣叔祖母吳孺人尚在府君稽之典禮既身以宗子奉祀議者又欲迹曾假與撫之名以慰吳孺人意諸姻黨咸譁然曰施孺人最淑愼於娣姒中年最長顧獨未有子其撫字迹也恩勤至矣而一旦使之顧後於他房於情爲不順吾母聞之涕泣曰情固然也然非是則事不諧事不諧則我太安人目不瞑矣其敢以私愛而拂大經於是諸姻黨咸歎相諸曰賢哉孺人之能贊其君子使爲善克終以追孝於王母也而祀事遂定詳府君集當是時中外雲擾微吾母卒無以善全

也先時外祖家頗饒稱巨資甚腴甲申乙酉間萑苻充斥
含山特甚璉溪諸大姓被刼靡有遺者母時歸寧外氏橐
中物盡洗于盜母曰命也弗恤也乙酉以後隨府君隱於
苕山之紫竹崖索茬中尚得白金二十兩搆數椽居之府
君所稱遂山草廬是也有[illegible]黽飽風雨飄搖非一朝夕矣
母曰分也弗戚也順治辛丑紳衿逋賦者悉解部處分特
重府君揭債代輸殊拮据吾母傾箱倒庋以襄厥成不意
詎此友成禍本遂傾家焉[illegible]母曰獲免於難幸也弗
惕也是時府君畢志丘壑不問戶外事矣及門沈鳴皋等

素聞府君常言一一二倘善軼事舉之遂倡議醵輸以紓同
袍之難邑中富室皆坐視莫肯捐助且具白當事鳴皐等
煩皐坐府君憐其以尚義獲戾身任之酉規銀者謂是皆
代償逋賦此其家不貧一時貪殘傾險之夫匈匈然燎翻
毛而起不羅織之刼奪之不止幾陷囹圄中僅而得免於
斯時也無論山陬野婦市儈村童莫不椎胸頓足謂善之
不可爲如是人心世道至此尚可問哉康熙乙巳府君傳
家適遊家事悉委吾母吾母治家嶄嶄有法閨門之內肅
然然好事之徒竊計府君避跡山林生平不入公府如辛

壬往事可以他事要勒也時逃人之令方嚴捺短長者輒
假以誣陷人吾湖諸鉅族往往以此破家至歲庚戌遂罹
其害甿驟奉上檄索府君對簿日三四至吾母曰家可破
公庭必不可辱鼠輩冀塡谿壑耳剗屋賣田繼以稱貸迨
撫軍范忠貞公廉知誣搆其事得雪而家再破矣壬子冬
府君見背伯兄素謹恪再罹誣陷後務益閉戶官逋私負
日不暇給吾母獨撑拄於門衰祚薄之時一二以德爲怨
者覦其兄弟如几上肉終不敢恣其魂凌時述曾年十六
慮失學聞吳先生端人物也黎從溫先生溫猶八姪

府君門下士以文行稱吾母先後延致於家所以
諭述曾者倍至述曾不孝不肖不能有所顯樵顧自念者
事以來惴惴焉以忝所生是懼一試爲吏冰蘗自矢罔敢
隕厥家聲者固承先人遺訓兩先生之啓迪實母教然也
乙卯歲從兩先生讀書西苕之葵麥園歸省吾母輒問所
讀何書嘗指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其工夫在主靜又
書圖貼紙屏上令述曾出入玩之今老矣此中猶憧憧焉
自述曾十一二歲時每夜自書館出必曰無放心輒舉古
人嘉言懿行令熟記嘗述先王母閔安人之訓曰人生福

石松堂集八卷

〔清〕余爲霖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後把臂二十餘年中間升沉顯
晦遭逢出處之故俱不必論然
共君落悵惘不可一世則更數
十年如一日每教然有所陳說
無不痛快擊節輒令庸流氣懾
不知者但嚴業光昌雄[illegible]恣肆
遇入耳余每讀其詩則覺其奇
瀚無際真有吞雲夢撼衡陽之
概讀其文則又出入班馬揚韓
於昌黎眉山之間及更讀所著

易知簡能諸書則直根極理要
徹首徹尾不拾人牙後喙洶然
陽之功呂而西山之翔翼已余
以是益服惕翁之不可測也夫
番樂辨音荀勗著名于牛鐸刻
桐求鳴張華擅譽于石鼓古今
之聰明偶有見端遂以垂美無
窮矧夫隨筆所之無往不會通
能自成一家者乎異日者虎觀
石渠之間將有見起于象先理

通于事外得意可以忘言因言
可以盡義使枉下龍門不得壽
長于前者吾知非他人必吾暢
區余君也置之　國門行且不
朽豈獨余之私言也哉

康熙丙辰季春朔楚黃庚同學
弟詹大衢陜閬氏拜書于
燕山旅舍

序

發一言而不足續前乎萬古後
乎萬古之傳及言之所至而行
或不足以相副予昆弟實式恥
之予嘗游巴蜀歷滁陽惴惴於

政事詞章恒覺負罪影[illegible]
不遑未敢稍自怠荒以貽宗[illegible]
羞頃副皖城蕭然氷署鳴琴[illegible]
書刻自愧勵雖仕路驅馳十有
八年而家學之兢凛祗承無怠

也適三弟惕區者丙辰計偕南旋道阻歲之冬月自仙源步屐而來行李踽凉家千里之外蕭離轉徙餐風宿雪人之所不能堪者吾弟優游著書上窮圖書之微下探堪輿之要詩歌詞賦數千萬言窺其意之所存絕無境遇窶愁之累而陶然自樂學本知命庶幾其知命哉顧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今日窮居而行之匪艱他日得志而行之維艱吾弟勉乎哉爰携手登龍崖瞰江流月謁忠宣公祠墓浩然長歎曰古人往矣皖之官斯土多矣而余氏獨屹然松栢之陰廟貌崑峩血食弗替則知榮名富顯之為幻而壽古今以不朽者蓋有在也惟予昆弟盍望古孜孜矣

昔

康熙丁巳孟春穀旦愚兄國楷
拜譔於皖署之茹蘗堂

余國楷

簡能書序

今夫天日月星辰燦然著明而所以宰之者命也今夫地龍穴砂水森然羅列而所以宰之者脉也今夫人五官百骸犁然具備而所以宰之者心也命不可以知知知日月星辰之不息則知命矣脉不可以見見知龍穴砂水之不易則知脉矣心不可以明明知五官百骸之各正則

知心矣三才之理一而氣通故書首羲和而璿璣七政之制以興詩頌高山而陟相宅卜之規以詳易始乾惕而知至知終之學以備此其道本於聖人開天仰觀俯察至周孔而大著漢晋以下命學弗講紛紛言災祥言卜兆言存還於是天地人分而不一漸至學與術岐器與道異曲學爭鳴而羲農相傳之微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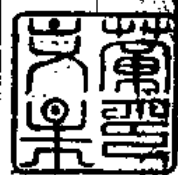
日晦可歎也予歸南州杜門三十年思夫聖人五十知天命積疑累歲月不能釋學不知天一切皆藝諸也爰反覆讀五經四子之書旁及諸子天官輿地百家之言茫然如臨大海而無得也十年來不及見惕匪余子今邂逅章門遡舟汝水聚首彌月朝夕手所著簡能書一篇反求諸身因心而識脉因脉而識命

因心與脉與命而知天地人之理一蓋天壤萬事萬物無一非人命之流行吾夫子行年五十與天合德盡性至命故炯炯默識如斯也他日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聖與天艮無間矣惕區向著有河洛解窮入天地之奧茲復大發坤能之旨通天地人曰儒惕區蓋講於內聖外王之學久矣其凡六爻捷解具載書中予不復贅謹述其素學淵源以明聖道之行本如此

旨

康熙癸丑仲春江楚同學友人

黃文星存庵拜譔

序

予年友余子惕區天姿敏玅負質瑰奇每一奏藐項刻立就下筆千言風發雲涌然讀其文如出夙搆雖老儒經生不能過也辛卯春出應童子試郎見賞於吳含貞先生已而秋闈榜發與予同受知于王春如夫子之門時惕區齒甚少氣甚銳視一第如拾芥顧數上公車而霜蹄屢蹶惕區畧無幾微不平之色見於顏面乃益肆志墳典放情丘壑不肯少貶其遲徊之氣比年以來殫精著述於制義之暇旁及天文地輿以迄象緯術數之學抉幽闡奥窮臻勝境每入長安輙捆載以隨時於尊酒論劇之頃談兵說劍以示其奇而世或未之識也丁巳夏遨游江村丁與惕區猝晤於歷陽旅舍因

盡發其秘縱觀之大者如雷霆
風雨之交作細者如笙簧琚瑀
之鏘鏘抑何光芒四射不可邇
覩一至此耶雖然惕區之才爲
不易得而惕區之學實有所本
今試讀其易知簡能二書有一
不淵源於理學而俎豆於先儒
者乎吾知余子之學由是益顯
而名益顯也杜陵有云虎氣必
騰上龍身寧久藏石松堂集出

而問世余子雖欲終秘其光寧
可得乎請以斯言爲左劵

丁巳初夏上浣門年眷同
學弟劉賡子山氏題

小言

天地有靈氣發為文章有正氣鍾為理學二者未或兼之若江右余年翁殆可謂兼之矣年翁為文不假思索日以十計旬以百計歲以千計衡尸而出拈筆而就脩極浩浩落落之韻此予於濟上同舟時所披复快讀拍案狂呼而輒拜下風者也光陰荏冉屈指籌之已閱十七霜矣困頓洗鬱固懷更刷之感詎意今日忽自皖郡來我和陽惶然道故茲可知也夫皖郡雲樵余公祖以當代人宗風雅冠世暫林棲棘行將入佐經綸展濟世匡時之略年翁與為厲行且周旋最久太史占文星之瑞其在皖乎石松堂集之前序可概見矣予翁之再由釋盎服年翁之闡究精微博綜載典又非僅帖括之能事而已也夫默年翁之著作敏而且富若此何獨艱一第乎是不可解也曰非然也是固

天之所以老其材而遲發之也設以年翁早掇科名置身仕宦方汲汲民耐經史之不服而服爲河圖星象作一大註脚乎夫惟齋之以遇豐之以學俾其胸中浩浩落落之奇抒寫盡致而後見其才乎臨民出治之間斯足快也然則年翁其勿恚且用是尉矣昔項水心先生評文有曰余最愛古文手獨不愛腐古余最服理家言但不服僞理吁腐與僞可喚也哉若年翁之爲古文手理家言則有識者之爲愛且服也斷無疑已

時

康熙十六年歲在丁巳清和月朔書於歷陽學舍

荆溪小弟羊世澤題

序

夫使堪輿之書可盡信也則堯湯之後代爲帝王伊呂之家入皆將相蓋其德足以致之智足以察之力足以求之而終不能強山水以相從者地有理而天有權也予家傳地理學於茲三世豈敢期其必獲哉亦言其理而已矣夫有是理卽有是氣一曰巒頭一曰天星天星之理微而有據巒頭之理顯而難憑嘗怪夫今之人襲楊廖之唾餘恣其凡庸術誣山水未葬者妄卜之既葬者妄改之徒飽螻蟻冤九泉也不亦哀乎是以龍穴砂水設形著象以迷人耳登涉之間非遇名師之而傳口授以啓其心目則雖誦青囊覽流峙終身皆夢也至若消納之說則有成法而易明諸家聚訟要以正

五行爲經是龍馬河圖之大本
也以三合雙山之五行爲緯是
乾坤配偶之大道也以元空之
五行爲輔是補偏救貧之大權
也予遨遊天下所過名山川凢
其已發福澤者持羅經以覆之
如執左券惜其書浩繁先大父
見賓公删而簡之乃傳諸家君
策溪氏又從而訂焉予拜命於
趨庭之暇綜核成書然後知洪

範宗廟之紛紛果何爲也獨是
所爲巒頭者可祟可卑可曠可
陰蟲結腰結奇奇正正變化而
莫之定此地之所以善藏而待
萬世之遇者天實司之未可强
也然不敢誣天以棄地而自晝
也於是著簡能書

康熙十六年歲在丁巳清和朔

暘匯氏自題於問心居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一　易知書

先天右圖

南

右

楊氏曰自夏至午之半一陰生於姤自此而六陰長

以至於坤則陰長極矣故陰內陽外是先天圖之右自

姤至坤所由立也則抑陰於右河圖自然之理也

天數廿五

南

東

北

楊氏曰一者天數之始也九者天數之終也

數終始之界也惟五爲天數之中數故由中央居合之五

以五乎其五而得二十有五蓋其位置奇奇因之而奇畫

以生是初畫之陽儀所由來也

地數三十

前

左

右

後

楊氏曰二者地數之始也十者地數之終也

數始終之界也惟六爲地數之中數故由中央虛合之五

以五乎其六而得三十蓋其位置耦耦因之而偶畫所生

是初畫之陰儀所由來也

陽儀

楊氏曰由天數之位置奇奇而歸於一故初畫其一以爲

純陽之天儀天天經一圖三則三爻成卦而各卦不遂著

天能包卦象之全也且從三爻以倍之而生三八二十四

爻又生三百八十四爻蓋陽主動動則生也

陰儀

楊氏曰由地數之位置耦耦而歸於二故橫畫其二以爲

純陰之地儀天地經二圖四則四象定位而各卦不遂著

地能載卦位之全也且從二以倍之二四而止於八卦八

八而止於六十四卦蓋陰主靜靜則止也

離三

楊氏曰離之居正東而數屬三者東方木盛而三生木木者火之母所離者爲日離爲日而出於扶桑實其得天三之木也故先天圓圖以卯爲日門而離之八卦居寅卯之限焉

震四

楊氏曰震之居東北隅而數屬四者蓋始于復乃先天圓圖冬至子半之卦一陽初生故初爻爲陽且以其陽於坤宜其亡之爲重陰所藏也有雷奮於地之義

巽五

楊氏曰巽之居西南隅而數屬五者蓋始於姤乃先天圓圖夏至午半之卦一陰初生故初爻爲陰且以其次於乾宜其亡之爲重陽所藏也有風巽自天之義

坎六

楊氏曰坎之居正西而數屬六者西方金盛而四生金金者水之母斯坎有焉且居庚之金而藏於酉而西方之酉乃月出之門則金藏月助宜其得地四生金之義也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

楊氏曰此圖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則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而山高峙在西北兌爲澤而海在東南離爲日而居正東坎爲月而居正西風發於天故巽繼乾卦而居西南雷奮于地故震繼坤卦而居東北若天乾父坤母正配于南北離坎之中男中女正配於兩傍巽兌長男長女艮兌少男少女各正其偶於四隅則又以人道言之而皆自然得其正矣以明乎先天也

艮七

楊氏曰艮之居西北隅而數屬七者以形於九故先天圓圖以艮爲陽之初而乃之極而斯孤陽絕於上且艮爲山山而艮者高峙於西北若人而天傾於北故以陽宿焉陰之極焉

坤八

楊氏曰坤之居正北而數屬八者八老陰也北陰方也且處于下以職載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以坤終八卦焉

八卦分天地四象圖
楊氏曰乾兌離震自陽儀而分列于左天之四象也巽
坎艮坤自陰儀而分列于右地之四象也此先天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楊匯曰先天六十四卦分爲方圓二圖乃千古遂傳也自周迄宋惟仙術人講於戊己刀圭坎離鉛汞以爲秘有至陳希夷遞相傳以迄康節邵子而後反之於易其書甚備學士家文害辭辭害意知之者鮮而易學因以日晦爰就其圖詳陳之夫天徑一圍三重三爲六積六而各卦皆得六爻地徑二圍四重四爲八積八而得八八六十四卦其所爲圓圖者陽始於復陰始於姤蓋復卦從坤陰之過盛而生一陽姤卦從乾陽之過盛而生一陰生生不窮如環無端故邵子謂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也尊陽於左凡左卦之初爻無非陽者自復卦爲冬至子之半一陽生臨二陽泰三陽大壯四陽夬五陽乾六陽總計左圖之陰爻八十而陽爻百有十二是陽過多也而陽窮矣窮則通於右右陰以示抑也故右卦初爻無非陰者自姤爲夏至午之半一陰生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坤六陰總計右圖之陽爻八十而陰爻百有十二是陰過多也而陰窮矣窮則通於左週而復始故先聖本此以制曆大抵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值一日其於歲也得三百六十爻其餘二十四爻或以震兌坎離四正之卦其爻應二十四氣或以乾之六爻還天坤之六爻還地離之六爻還日坎之六爻還月說雖不同而置閏之法則皆從姤復之陰陽乘除遲速之機審其消息盈虧以定三年五年之閏是有曆數必有曆理也乃若方圖則天傾西北斯乾居之故

西之上卦皆乾北之下卦皆乾也地拆東南斯坤移
之故東之上卦皆坤南之下卦皆坤也且以復卦列
東左由復起左旋至无妄止又起明夷左旋至同人
止又起[illegible]卦右旋至[illegible]升止又起[illegible]卦右旋至乾其
下總得陽爻是東左之始於復而畢於泰陰陽之和
也右則以姤起而以否終爲陰陽之滲矣況其闔横
列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陰爻在下乎要之圓圖象
天天包地外則卦氣運爲方圖象地地處天中則卦
位立爲方圓之以象天地而地數始於二地二者數
始於天一則所謂天一者無所在而不圖爲苟知乎
此而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乎不
信也邵子云自從識得无中意開氣胷中斗點無塵
之思之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

離 南
坤 西南
兌 西
乾 西北
坎 北
艮 東北
震 東
巽 東南

愚謹曰先天重乾以父立體於上也後天重震長男致用
於東也蓋坤上交於乾旣生長男是以用事則乾退居西
北無用之隅乾下交於坤旣生長女是以成事則坤退居
西南無用之隅故震東而巽相從於東南所以出而有爲
也坎水北離火南兌金西可謂各正其位矣惟艮以幼男
隨震而居東北從兌也凡此皆由乾坤交而變化以成者
故名爲後天之易

後天卦位五行相生

離 火
坤 土
兌 金
乾 金
坎 水
艮 土
震 木
巽 木

愚謹曰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
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
木故艮次之此五行環生之運也然乾爲天而天者五行
之宰乃尊屬矣金者蓋五行之生始於水而生水者金也
故以乾爲金列於北方天一生水之前爲坎水所以生之
本焉生水而其餘繼之以生斯乾之宰一數以宰衆數也

後天卦氣四時相成

愚臣曰均此五行也以初生之質論則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其說既詳於前矣以流行之氣論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惟土分寄於四季在夏火之時則土尤旺故坤土列其界從所生也若冬水過盛過土則止故艮列坤之後節所流也此四時相成之序也

後天八卦本於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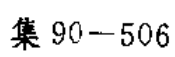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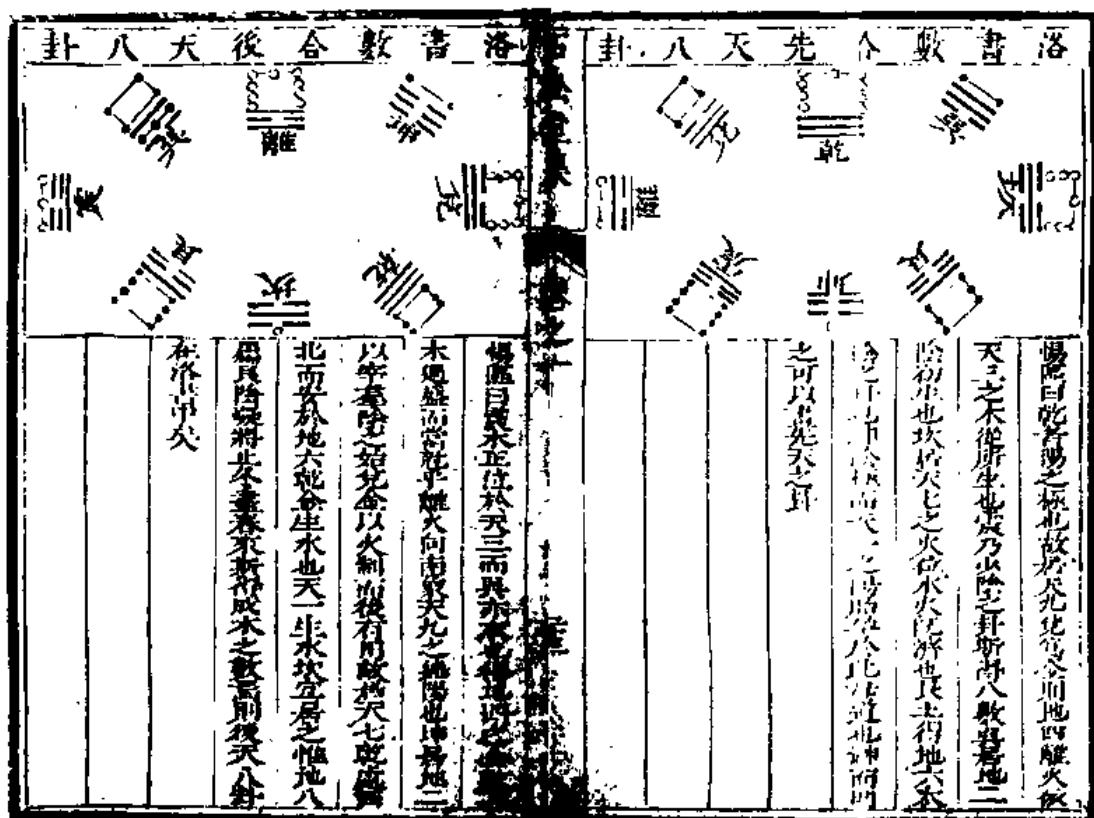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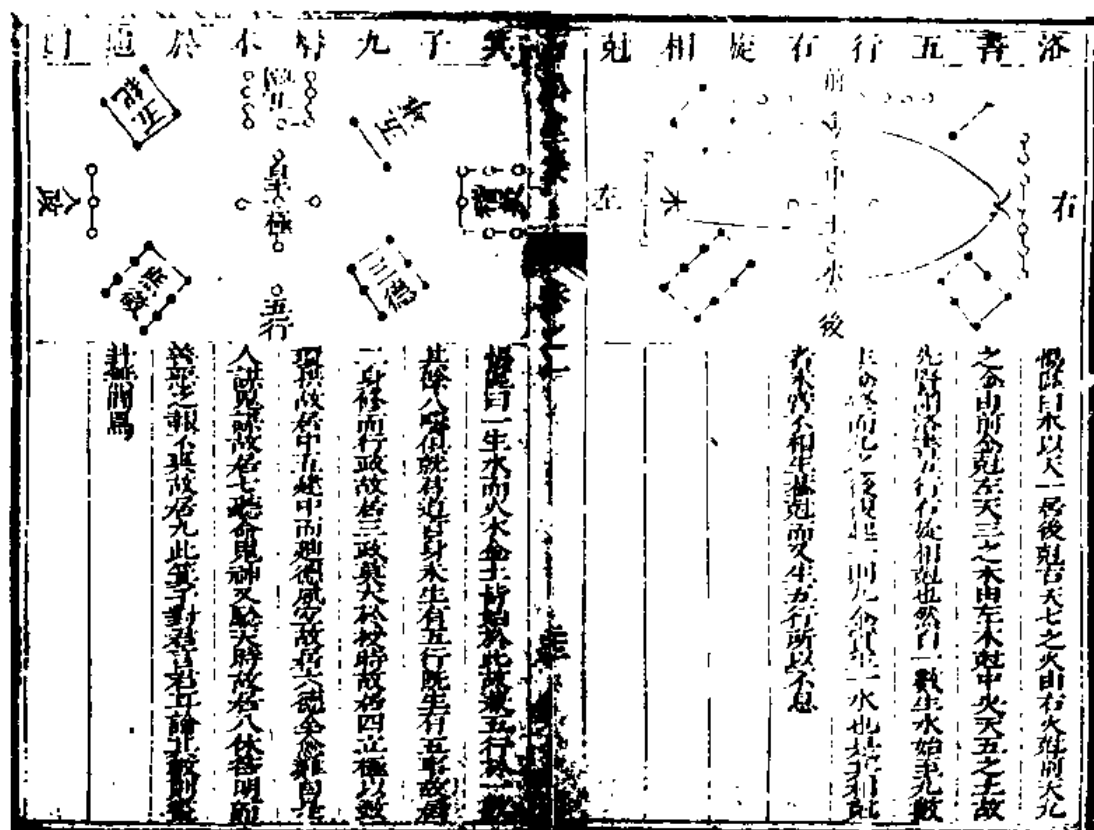
愚臣曰坎水就下故處後北之子位而全一六之數離火炎上故處前南之午位而全二七之數蓋水火各極其上下之勢而其數自無可分其餘六卦則不然震者春木初生天三也巽者春深木成地八也兌者秋金初生地四也乾者秋老金成天九也艮土生而爲天五也坤土成而厚地十也乃坤艮獨配中五與十者以土旺於四季無不在故得配天中央之數耳

河圖後序

至哉圖乎一圖也而兩儀具焉五行具焉億萬之人物山水風雷無弗具焉求其宇宙之事物有一端之或遺而不可得也自盤古迄羲皇凡歷百千萬手而造物者匠其心工其手以成此圖予之身處圖中渺如也烏足以知之雖然一圖者衆圖之原或圖卦或圖爻辭或圖十翼或圖無極太極或圖皇極經世書或圖易學啓蒙予竭數十年力衍圖三十有四而皆

位立焉方圖之圖象天地而地數始於二地二之數始於天一則所謂天一者無所往而不囿焉苟知乎此而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予不信也邵子云自從識得允中意閒氣胸中半點無思之思之

洛書眞解序

甚矣天之篤斯文也河圖未已洛書其又出哉洛處中之舊數而增新點於四隅易馬以龜圓者方之夏則爲商周誠可明武王箕子二代大聖人之情思而始見天心於萬一乃生其後而復致解焉續其心以傳此亦已難也然使洛書未出於夏九疇未衍於商周惟天以斯文之任竟責於夏商周以後之身遂將泰天而不發其理數之微乎况有宋諸君子言數若邵子言理若程朱言理數之原若濂溪餘音在耳可以闡而興也洛水洋洋天鑒不遠易敢弗著眞解

洛書後序

理無盡而數不可窮窮數以奇偶而數止數中之理理中之數亦於是乎止洛不必問諸河河不必問諸馬而理數明弗定也觀武王訪箕而後見禹傳箕子述禹而後九疇著則天之有待於人人之有待於人轉相局也為巳焉矣後世學洪範者非不知為列聖相受之辭至詰其一奚為而五行九奚為而福極莫不曰此數耳言理可也夫天下豈有數外之理哉知有數外之理則洛水誠多事而由此[illegible]誠多事[illegible]負此書不且箕禹之衍武王之訪尤多於多事乎予因不精數學者因書求理因理求數作圖者六皆以說繫之孰能誨予願學焉

河圖洛書總斷

百一生水而天下之理數基乎此矣河水源於天潢陽之精而龍馬出洛水流於地鍾陰之精而龜龍馬與龜體陰陽之純而負圖書者各具陰陽之妙而於八卦九疇卦與疇詳陰陽之理而天皇帝王之運運不變則理不變本由於數之不變也彼以生數統成數各兼陰陽以位於同者河圖是也以奇數統偶數間列陰陽以位於分者洛書是也圖左旋相生而北水尅南火西金尅東木則相生寓相尅之機書右旋相尅而南金生北水東木生西火則相尅存相生之兆生生尅尅遞為終始而五行賴之以永況一六合為七二七合為九三八合為十一四九合為十三圖之數以合而皆得奇焉是陽之搏覆而陰受其幬幪也所以并包儀象而成其大一合九為十二合八為十三合七為十四合六為十書之數以合而皆得偶焉是陰之厚載而陽歸其範圍也所以專直若道而

成其尊且九爲太陽陽主進而七則少八爲少陰陰主退而六則太數之在圖者視陰陽之進退以爲象一三七九陽也而不居於隅二四六八陰也而不居於正數之在書者辨陰陽之偶正以爲方惟十者數之紀也圖以實配而虛藏書以虛對而實備五十五者數之全也圖以內外之配而見其端書以縱横之對而悟其秘然皆本乎中央之五夫中何五哉本圖之中五以測天則後天之先有先天而先乎先天之先者不可名也本書之中五以建人則庶人之上有人主而上乎人主之上者不可名也不可名而强名之於是會歸皇建皆名曰有極極何所有乎孔子繫易因以太極名極之爲言盡也太則盡之無可盡也無一理而無非理無一數而無非數他日投諸賢曰一貫殆天下之理數一之於天焉斯無非貫也乎

周子太極圖

無極

陽動　陰靜

冬陰老　夏陽老

秋陰初　春陽初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傷偏曰中天地而不見天地之心以代之言周也代之言而不本其理誕也周則下於愚誕則智焉而非上其負天地不亦均乎夫河圖啓於天出於地闡於聖人數至此無可加理至此無可易乃濂溪周子神明其意而圖之又從而說之此甚非異也由中五之無五斯立無極之名由無五而參天兩地舍其中斯著太極之狀左陽而互陰奇之不離乎偶也右陰而互陽偶之不離乎奇也奇偶以數藏其理陰陽以理播其氣氣與理相乘於無窮陰與陽相互於不息動則極動靜則極靜靜之極而旋動動之極而旋靜靜動環其運而太極之用以著木火金水土各極其陰

陽之甚故五其行則五其太極而得五行之精以成形者萬彙萬太極也然萬彙之太極本諸五行五行之太極本諸二氣則二氣之內應有所以太極者靜言思之何如氣象乎不如此而生雖生死也知此而終雖終始也彼聖人之所以千古存者形去神存神存則神神者存益太極至今如昨也人不得為聖人幸勿至於小人夫善以陽蒙禍惡以陰蒙庇其類應不爽如此則為小人者亦已危矣然小人不自知為小人也不自知為小人而愛失於仁斷失於義偏陽偏柔以自是其情慾之所為則其發焉者日流於偏而無所砥其未發者何可問矣及沴氣應而憾天地之有私焉抑思天地誰私乎犂然人也各抱一天地以生惟脉其在我之天地以慾陰陽之正則非陰陽之能禍也自禍陰陽耳是以聖人者不微徧於寅宣而藏天以動茹地以靜乃與造物者曠然相見於時物行生之際可以往[illegible]以來可以合可以分而直叅

乎其原殆太極兩無偏也故曰修之吉悖之凶是扶陽以抑陰則夫太極圖者繼天地之龍馬而代為圖其附以說焉亦繼先後天而自成濂溪氏之易也

石松堂集目錄

南昌　存庵　黃文基　訂

金谿　惕庵　余爲霖　著

基德篇

德莫先於敦倫在朝克忠在家克孝勿婪於色勿闘於墻勿貪於[illegible]是謂立本本立則民不可虐尚廣吾仁物不可戕尚推吾愛欲不可茂理不可萎尚培吾心晝罔作影暮罔作夢動罔作行靜罔作息[illegible]吉叟罔作事術罔作地祇仰罔作天帝無德叟而祗疑夫是以山不愛靈貢錦穴焉水不愛秀獻廻瀾焉而砂如拱弗偏弗缺後脉如舞且伏且躍干以卜葬沒者魄寧以康而親存者身榮以熊而見難欲逃吉祈凶也庸可得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問水篇

問之登山尋水口入局辨明堂其吉之先見者乎夫水之爲物也動而趨下乃悠然而凝泓然而滙反其

趨坎之性而不恐遽去其情必有所繫也非有砂以交之非有真龍秀穴以主之鮮不見其傾瀉矣故湖渠溝深可以知外堂之聚道是面澗源其內更有所長者貴其階也不階則氣散貴其紆也不紆則情悲惟險與紆則穴其中者財因以旺水管財也然有平地之水焉有高谷之水焉深藕丈之與低一寸莫或殊也有逆受之水焉有順行之水焉逆宜曲來之與順宜曲去莫或殊也諦而審之欽哉勿忽爾雅曰君子見大川必比其德而肅觀焉

權砂篇

權之為言稱物平施也蓋長男則左之次男則中之幼男則右之男之多者準是以加布焉苟不得其平則吉凶舛判矣地無私載之謂何敢不求其均也有道焉惟取逆水之砂砂之逆水者讓其一方之氣而彼方之無砂者水斯注之矣水纏即山纏又何疑乎況於龍虎互峙者乎于是竟不可用也如手之抹玉直不可用也如月之初魄疎遠不可用也如影之隨形緩急之與猛烈俱不可用也如臣僕之侍主過高則亢過卑則辟非亢非辟與穴相安夫是之謂佳城合則成局而入也成者殺刀非然則剛而直也厥名訟箏非然則窮而遠去也厥名離鄉非然則折旋而外抱也厥名退田非然則順水者猛而逆水者弱也厥名反關皆砂之大忌也卜兆至此不可以不慎慎則得之藉子曰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訪龍篇

孤而峙者非龍也龍之所峙水瀠於斯砂交於斯美哉環拱而不恃乎其入首之初節謂之腦氣將以結穴也乎高與形而皆有太極之儀進是而求之起者必伏也伏則氣束伏者必起也起則氣旺左之左之若或馳之右之右之若或驅之倏小而卑言有峽也倏張而分言有帳也譬彼行舟桅棹備焉譬諸迷幫送迎集焉巍煥如殿閣者至尊之龍也方長如印劒

者有官之龍也豈奕如衾扉者素封之龍也可以中抽可以側出可以中側遞行而皆不可以無護從或名之以梧桐或名之以蒹葭杞梓楊柳變態萬殊要之成一个字而已又个字僅見其來必近所謂要結分結者是也中下之地也个字造見穿峽開帳於不窮則其由來者遠是之謂盡龍盡結矣發㦛之根又何疑乎御了曰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莫知其所窮

採穴篇

穴法之傳久矣無善於倒杖者然倒杖之法今昔傳之而不能得美穴何也謬佐之說未明故也堯舜坐而皐禹立孔子倨而顏曾侍明乎此則知有吉穴焉存其中未有捨耳捨心之砂不羅列於至近而親切有情者也前官後鬼左扛右護效命於尊貴之所臨若蹲若踞不亢不卑故衆山高則穴在高衆山低則穴在低不易之論也而尤貴於審龍其來緩者急受之急者緩受之一稿大者於其束聚受之剛猛者於其退側受之橫斜者於其正直受之羣水必於是聚砂必於是交[illegible]於其正而穴於其旁疑也其只天地人穴之勢備矣窩鉗乳突穴之形備矣蓋粘倚撞穴之葬法備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蟒子曰斬茅而佳氣列發石而清泉激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望朝篇

朝之說有二山與水是也凡朝之大者其地亦大朝之小者其地亦小語云坐下若無正脈前頭空對萬山則龍穴其受朝之主乎廻龍之穴以祖爲朝橫龍順龍之穴多取於外水外山要之山貴其正且秀也苟斜而惡則探頭墮胎可慮也水貴其曲且靜也苟激而瀉則衝腦揷胸可慮也形如文筆誥軸天馬之類山之美也形如捲簾金版九曲之類水之美也有特朝之山爲挾水以俱來有特朝之水爲入堂而繞

去層巒澄波交獻其奇於吉穴之前礪山而帶河猶與休哉其拱向之情昜可名狀焉歐陽子曰登高以望寬滁蔴溪西山爽氣如在襟袖

辨星篇

貪狼之體亦何窮哉而五星足以盡之貪狼之體直廉貞之體鋭巨門之體方武曲之體圓文曲之體則曲折而蕩洋其餘如左輔右弼破軍祿存則皆自金木水火土變幻而成者也必欲盡舉而揣合之亦鑿[illegible]矣故五星聚[illegible]聖賢以生推是以往土星之[illegible]敦而富木火之生人壽而顯金水之生人秀而文爲之古昔大地約略類此第高卑之星體易辨而平地難知惟高則相其巔平則審其概豎者倒視之倒者豎視之不越五星之狀而坐收於心目之顯則泰岱之與丘垤皆是物也雖然廉貞之星可以作祖作朝而不可以作穴外此則水土木金無之而不宜焉至於行龍結穴宜五星之遍生而不宜於遍尅是在其勢而詳辨之未敢或苟也周禮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觀妖祥

救弊篇

天有不全之風雨人有不全之面目地有不全之砂水此傾減之法所由立而濬築之功所由肇也大抵左山欺穴則穴右之右山欺穴則穴左之即水之或衝或射亦宜類此而不盡此也閩中林婆墓造城而後發洪都湖涨李氏墓添角於蜈蚣之形而亦發則煉石補天之技不容或缺也况夫脉真穴正而過長者裁其半以立穴而鑿井以洩其餘是在夫人之善權矣第天下之愚者增撮土以培來龍嵩小地以貌明堂闢田宅而鳩工以築逆砂而護無氣之穴非不儼詞救弊也地未得而家已傾不亦大可訕笑哉故於有弊而求地不若求無弊者以眉先人以福後嗣爲至孝至慈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剪僞篇

龍非一簣土也明堂非一勺水也砂非一山之麓也
穴之太極圖非一抔之丘也凡此者皆蝦鬚蟹眼之
說誤之也而且穿水穿田之峽拳石何當於崩洪寸
壤何足關[illegible]則呼慶鶴膝不過依其精微而名之
豈可捫燭而疑日乎然必望海瀆以為明堂指崑崙
以為來龍砂太行而穴嵩衡五里一里之外取其山
水而強以龍虎朝會目之則又不智之甚矣夫地理
之書其設[illegible]也困於尺幅則形不得不窄勢不得不
促蹙不肯者昧之其失也耿而盲賢智者驚之其失
也浩蕩而喪心彼術士以之惑人則亦已矣而下士
以之自惑竟令其高曾祖考葬螻蟻之腹為天地罪
罪人之魁也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

礪目篇

郭楊廖賴之書讀之足以明心也而理之無惑者范
之事則多遼[illegible]學琴學棋觀其譜則廣陵散可彈五
花八陣可戰及撫嶽而改音覽奕而勃色非心之不
明而手足實亂矣諺云千聞不如一見則尚礪其目
哉予嘗過洛阜謁古聖之林見洙水為内合襟而泗
水繞其外實孔之姑積見范文正公祖地之漸見出
商三元陰宅之楚見黃承[illegible]之闕見蔡西山葬法之
中州見劉文烈公先塋而予鄉之三陸其所鍾靈甯
青田孔道則歲常一登者若乃小賢小貴之地未易
更僕數然後浩乎其有得也嗟乎碧水名山皆吾師
遁而易敢昧耿哉故願世之有志堪輿者洗其心礪
其足力借先哲之塚墓以礪其目而後印之於郭璞
楊救貧廖金精賴布衣諸仙之所傳而庸儒俗上[illegible]
謬杜撰之說槩[illegible]不錄庶幾目明心敏而至於神往
聞太史公徧歷宇內奇山川而學問加進況小術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金谿 愓庵 余爲霖 著

正五行篇

羅經之理以地合天諸說紛興各以其意爲附會而皆不能以無弊惟五行之以正名者諸云老五行蓋循河圖之正位而分布之者也訣有之曰亥壬子癸北水宮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巳丙午丁南火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四開辰戌丑未土坤與艮今土亦同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西金庚辛申酉乾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寅甲卯乙巽木東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丁巳辛癸亦屬地陰而甲丙戊庚壬亦屬天陽則與龍馬負圖之說殆無間焉是以二十四山立向之法或以化合如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戊與癸合丁與壬合是也或以墓合如乙丙墓戌辛壬墓辰丁庚墓丑癸甲墓未是也或以三合如巳酉丑合金局寅午戌合火局亥卯未合木局申子辰合水局是也或以納氣如巽納辛震納庚乾納甲坤納乙兌納丁艮納丙離納壬坎納癸是也而尤有所忌者厥名八曜煞如坎忌辰坤忌卯震忌申巽忌酉乾忌午兌忌巳艮忌寅離忌亥是也抑有所必用者先看其來龍入首之一節二節以定左旋右旋之異蓋左旋爲陽右旋爲陰而所謂左旋者如從子丑入寅卯辰之類所謂右旋者如從子亥轉戌庚申之類是也請得而詳言之嘗謂辰戌丑未坤艮六土龍左旋而順來者陽也則從戊土論申上起長生順行至卯爲死右旋而逆來者陰也則從巳土論卯上起長生逆行至申爲死蓋與亥壬子與四水龍無以異焉艮由陽水陽土之長生皆居申而陰水陰土之長生皆居卯也餘如巳丙午丁四火龍順者寅上起長生逆者酉上起長生而寅甲卯乙與五木龍亥與午上起之申庚辛酉乾五金龍巳與子上起之可類推也凡此金木水火土五等之龍其消納之水法養生冠官旺方來吉去凶敗死墓絕方來凶去吉不容更置一喙矣有

以胎從養論者有以衰爲來去皆吉特須紆曲灣纏
者至於作向龍陰則陰之陽則陽之無或謬也孰爲
陰龍亥丑艮卯巽巳丙丁未庚酉辛十二山也孰爲
陽龍壬子癸寅甲乙辰午坤申戌乾十二山也故先
從天星之龍論之大約亥龍自左旋者向丁與巽宜
也右旋者向丙與卯宜也此從化合墓合取之者也
又法不論左右旋取丁爲上卯次之未又次之但向
未必兼丁二三分此從納氣三合取之者也後此[illegible]
左右旋異不分左右旋而總決者做此若夫丑左旋
者向巳宜也右旋者向丙宜也總之則向丁次吉至
於巽庚酉三向則不能無疵矣若夫艮左旋者巽庚
巳酉可向也右旋者丁與未可向也至於辛向吉丙
向尤吉則不拘其旋之左右矣若夫卯左旋者向庚
宜也丁亦可也右旋者向庚宜也辛亦可也然庚丁
巽亥用之爲卯龍之向固無不可者也又若巽左旋
者向亥宜也右旋者向艮宜也總之則向辛爲吉其

次向丑必兼艮二三分其次向庚不可少偏左右惟
正庚爲宜耳蓋避酉之煞申之絕氣也若夫巳左旋
者向辛可也不若向亥尤宜蓋巳爲天屏乃帝座之
明堂宜正不宜側非若他山以直受衝煞爲戒也右
旋者向庚宜也總之又可以向丑但須兼艮一二分
并可以向酉但葬之年月須多用酉字以補向全財
局也若夫丙右旋者向亥借也向庚正也總之則艮
辛皆可而辛於左旋者尤宜若夫丁左旋者向艮宜
也辛與庚[illegible]受恐其庚過傷[illegible]身橫受則就局[illegible]
之可也右旋者向亥與卯皆可借也總之亥卯與丙
不論左右旋皆可用之若夫未宜亥艮二向卯亦可
也左右旋同焉若夫庚左旋者卯向宜也右旋者艮
向宜也總之則巽向爲首巳亦次之若夫酉龍左右
旋而巽向同之乃借艮立向惟右旋者爲宜若夫辛
順來者向卯宜也逆來者向丙宜也總之則向巽與
艮尤吉而丙其次也此十二山淨陰之龍其立向之

所利庶幾盡之矣彼夫淨陽之龍則又有說焉壬龍
之向坤不如其向申也借午爲向於順來者尤吉借
乙爲向於逆來者尤宜然而逆來者或向甲焉則又
其次也若癸子龍不取午向者防衝腦之殺也其坤
申乙二向義與壬同但乙向宜避辰而兼卯一二分
耳若夫癸龍則坤申午乙四向義與壬同無可增損
也若夫寅龍順來者坤爲正配逆來者借申立向其或
向午者須爲內乾壬二方有水以制洩火氣乃吉否
則恐攙入巽也總之乾可借向必又兼亥一二分則
善矣若夫丁順來者坤向宜也逆來者午向借也總
之則[illegible]上合卦氣兼合雙山也若夫乙龍子壬
申三向並可用也不若坤向尤吉於左旋爲愈佳也
苟有向癸者以腰受氣其應每緩但龍之翻身作穴
者亦可用也其右旋者向申有甚不得已而用之必
局大勢聚有情乃可若夫辰龍坤向爲首申子壬次
之但向申者須兼庚一二分而其順來者向癸爲正

逆來者借乾立向可也若夫午左旋者宜壬向總之
向壬正也向癸借也而乃向寅者恐招火災但乾壬
二方有水以制之亦無傷也若夫坤龍壬子乙三向
並可用也惟順來者宜向癸逆來者宜避卯而就向
甲耳若夫申龍乙壬子辰四向皆可用也但乙向於
順來者尤宜而壬向於逆來者尤宜若向辰者須兼
巽一二分乃催官之法又取甲癸二向者淨陽相配
故也若夫乾順來者向乙宜也如向甲則雙山卦氣
俱合即逆來者亦宜矣若夫戌向寅午者恐[illegible]
必局內有乾壬水制洩之乃可用耳要之向寅者宜
兼艮一二分無專向寅也其或逆來者巳與甲合雖
土忌木剋而有所制化向甲何傷爲外催官尚乙向
於義無所取亦淨陽相配而已此二十四山立向以
消納之大槩也

附控制之法

山水不齊美惡遂判與其棄之未若制之所以補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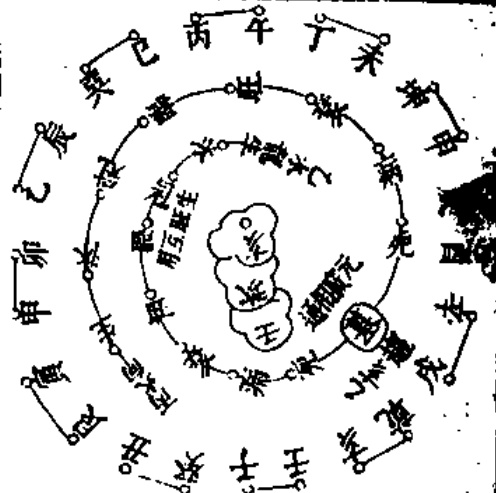
行之不逮也如辰戌屬土其方砂水凶惡則以邪氣行洼制之土死於卯卯木尅土也乾午巳山用亥氣制之亥爲金之病氣火之絶氣也若丙午丁洼水制庚丙丁火尅庚金金敗在午也兌山壓塚爲巽絫曜用亥艮制之病與墓也寅甲卯用午制之死與泄也然其所謂控制者何也譬之立穴於此丙午二方砂衝水射則寅午戌歲必有火災其初葬之時須於金井中用小石砌小溝洼兌金氣以生亥水則制伏無虞蓋以兌金生亥水尅丙丁之火也施之他山可以類推井陽宅之用亦然但溝宜長大耳

三合五行篇

夫正五行者極天地之正理宜爲堪輿所宗矣然陰龍止於陰向陽龍止於陽向否則有駁雜之議勢將天下有棄地而不能以兼收於是三合雙山之論興焉蓋陰陽並向以成配合是以人倫之道括乾男坤女之胎生旺互用元竅相通抑何神也其訣無屬土者故乾甲丁亥卯未屬木坤壬乙申子辰屬水艮丙辛寅午戌屬火巽庚癸巳酉丑屬金然而丙者陽火也乙者陰木也壬者陽水也辛者陰金也庚者陽金也丁者陰火也甲者陽木也癸者陰水也陽生陰死陰生陽死丙火也乙木也乙木也丙火也墓戌壬水也辛金也辛金也壬水也墓辰庚金也丁火也丁火也庚金也墓丑甲木也癸水也癸水也甲木也墓未四十八局皆從金龍以三合四經數之如丙不得乙水之墓不葬戌也而反得丁辛癸之墓辰丑未也名曰陰錯乙不得丙水之墓不墓戌也而反得甲庚壬之墓未丑辰也名曰陽差乙宜得丙水生木也而反得乙水名曰

二女同居丙宜得乙水也冠木而反得丙水名曰兩男並處乙丙亦宜出戌而至亥始出名曰陰陽過交乙丙水宜至戌而至酉即出名曰陰陽不及丙不生寅而生辰乙不生酉而生未名曰夫婦路邊甲得乙之墓丙得丁之墓名曰兄妹樂交玉尺經曰龍生兩片陰與陽水對三方生旺墓此之謂也後凡言經者皆出乎砂玉尺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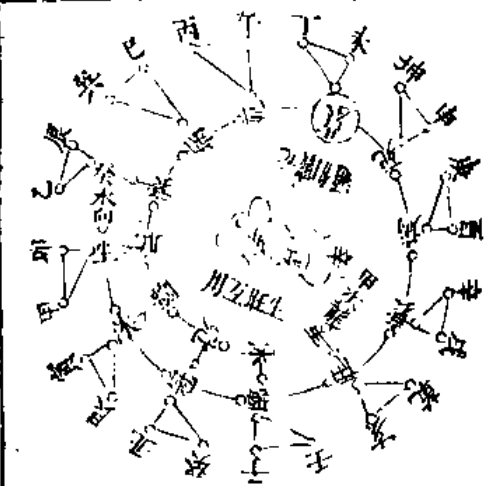
雙山五行篇

既云三合又云雙山者蓋三合以查水出雙山又查龍行也龍行入首其脉單來者陰陽易辨若陰陽二脉雙行到頭穴中混受其氣則陰陽駁雜矣務宜詳審以乘真氣勿使駁雜謂之收山收山者只收一山之氣如乾亥雙行乾陽亥陰穴中惟乘亥氣便是收得山不乘乾氣便是除得煞此謂葬乘生氣經曰從來龍行有雙單查雙亦查單收山只收一山氣方是龍乘氣收得山來穴不雜出煞亦無雜其說不益信

乎所謂雙山者乾與亥雙甲與卯雙丁與未雙得木之全局坤與申雙壬與子雙乙與辰雙得水之全局寅與艮雙丙與午雙辛與戌雙得火之全局巳與巽雙庚與酉雙癸與丑雙得金之全局故附圖於左

亥木龍布氣之式

此與下圖雖有陰陽之異總則本音布氣之旨倣而推之金水火氣陰陽之例皆可類見矣

經曰太極分而兩儀莫二氣布而順運行藝左陽右陰龍歸兩路陽順陰逆氣本一源也譬如亥龍從坎壬方入首者爲陰亥乙木龍乙木生於午從午上起長生逆布至戌爲墓乙木龍用丙火向配丙火從寅上起長生順數至戌爲墓所謂乙丙交而趨戌爲雌雄交媾也冲陽和陰鬼福及之矣然穴依龍乘生氣也向依水接堂氣也故氣行地中用土龍本音以布運水溢地外用水龍本音以布運審生旺靈聚之氣土龍以山運收山水龍以水運收水如午上有山則旺人丁寅上有山水則旺財祿此正所謂山管人丁水管財也并宜以寅午等火向合之此控制龍家之法在於向差去一指禍福千里貴活法消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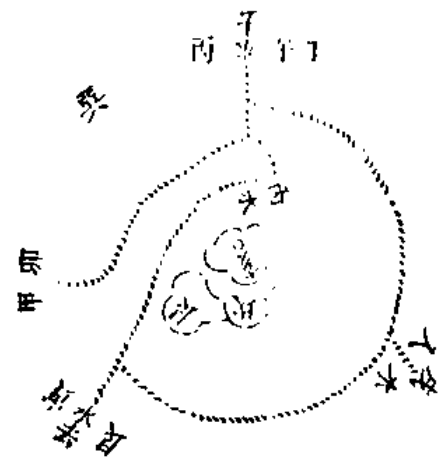
陽亥木龍布氣之式

前圖以陰木乙丙交而趨戌此專陽木金羊收癸甲爲式引而伸之辛壬聚辰斗牛納丁庚之氣義無不備矣

經曰生旺互用元竅相通陰陽配得生旺富貴雙全者何也如亥龍從辛戌方入首者爲陽亥龍本音以甲木生於亥順行至未爲墓甲用癸配癸水生於卯逆行至未爲墓所謂金羊收癸甲之靈是也認龍布氣之訣從氣化流行之機從子丑寅卯圓布於外陽左陰右以爲之式然其水神之來去不可執於丑寅卯順逆周旋轉來爲合法也只要水從生旺來向局前朝堂爲來吉趨至局前朝會衆水然後向墓

陰亥龍水出巽局從丙水裁向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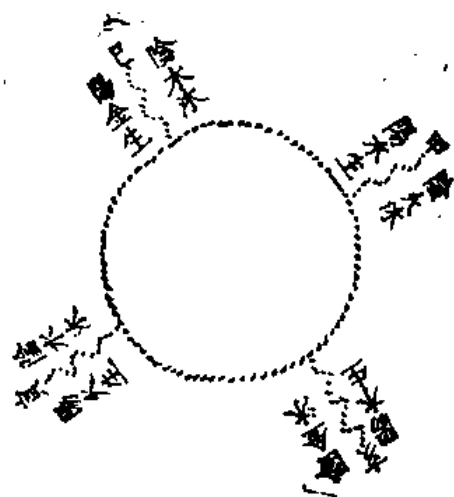
方出爲去吉若亥龍卯爲生亥爲旺方固宜從局後至寅丑子亥戌丙申右轉入未上流去但亥卯水偶懸試而不入堂矣亂水自長生方出自死方亦不可言吉也

經曰認水立朝有後吉此內之應而收山出煞有朔貧薄富之殊者何也如陰木龍借配壬水者雖交媾不真而夾流出巽亦有秀氣砂法合局亦可發富貴若得內堂隱水從甲卯乙轉丙午右倒出戌亥向午丙趨巽合流出巽是外水雖不合法喜內水得局壬巽向則兼外水順向卯故壬官美亦貴丁未向猶吉丙午向則人丁官祿亦盛地發長子向發中子但不過六七年福力貴不上四品富不上巨萬木步行至外堂敗矣作卯向亦能大發富貴丁向猶吉小房更盛丙卯二向三房均發不久

擊破生旺穿裁內水之式

經曰秀水特朝取貴當趨而趨也休囚反逆生災宜避而避也射破生方向少差而就絕衝傷旺地針一轉以從衰何謂也如陰亥龍戌上本為元竅水宜出而不宜入若有水從戌上逆入或分流從向後破午丙而去一枝分流從坐後倒寅艮而去則生旺二宮俱被衝擊分散如無丙水合鉅下後不出十年定主敗絕極凶如寅水去得急大先絕財祿午水去得急大先絕人丁若逢此等之地只看內堂水何如耳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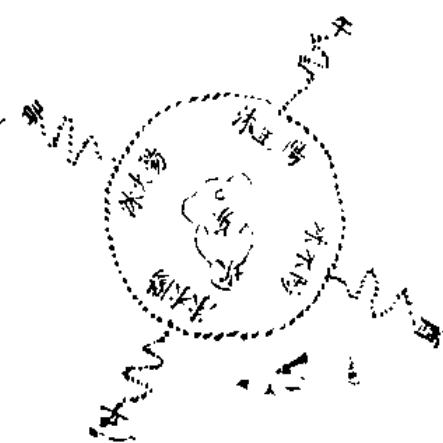
有甲卯丙水左倒出丙午則人丁可救立巽向亦初代發貴財丁兩宜只嫌於不久又若有丙丁內水右倒出寅艮財祿可興只發富貴不久此楊公救貧之妙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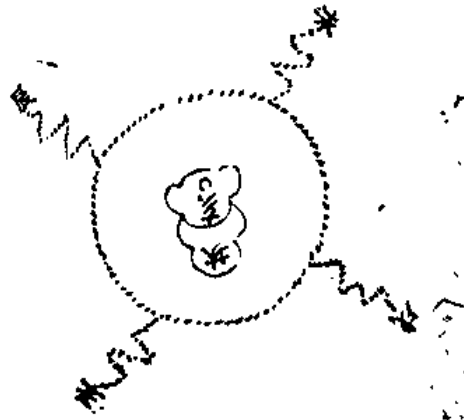
衝旺傷生借配立向之式

四生水局之式

陰亥龍戌上水來或分或合俱右轉左向堂一路出丙午（生方也）一路出寅艮（旺方也）生旺二方俱受衝散而亥氣不聚矣折之立見敗絕若戌水并流到堂分衝宵長者其斃尤烈如戌水來處便分流一枝過堂出艮一枝分流自外出離者只取艮水口出納丁庚之氣其丙水過堂與辰或巳丙（亦向也）可救此收山出煞之微權轉禍為福之真機也如作午丙寅艮向則立見害人矣

四垣入局之式

經曰寅申巳亥水朝并塩火則產難虛癆者何也寅申巳亥四長生之地交流入局朝堂者主發人丁然水陽也外氣從天地陰也龍氣從地故龍喜地支得受水隨天干行度故曰水從天上去龍來地下取又曰萬水盡從天上去來龍須向地中行四生雖無四正之禍然為地支不發福且寅申巳亥四生之地即四墓四沐之地從本龍向生則吉墓則凶耳不可槩以寅申巳亥為凶也

經曰元辰水到功名白首垣星入局立霸封侯又曰艮巽丙辛交應世出魁元之貴亥聯寅甲巽庚代膺將相之[illegible]首何也亥壬爲北極紫微之司尊帝之居由庚爲少微西垣之垣巳丙[illegible]之司寅甲爲大帝天帝可貨之處地得此水到堂朝會其福無比或三路四路水來亦吉或陰亥龍得艮寅甲水先到會巳丙倒右出戌主出神童狀元官者清要極品之貴巳丙會庚酉水而左倒則福力累輕酉水先到會寅甲水出戌先出小貴後出魁元陽亥龍壬亥[illegible]會寅甲出未少年科第文章奕世辛兌見之文壓天下但清貴耳巳丙水會庚申水出丑墓得震龍遇乾巽峯高主出豪傑

經曰赦文若帶桃花雖秉清白之風蓋四正之[illegible]子午卯酉也大忌來去皆內名浪滾桃花娥眉水又名軍賊水又名牢獄水天禁水主出女人淫賤男子流蕩破家主出軍賊若離見卯坎見酉兌龍見午木卯木龍見子水主出婦人殺夫陰邪之內如遇此水得甲庚壬丙赦文水救之方可否則男主盜女主姦敗絕孤寡若陰陽宜衛破局必有扶持之禍產難少亡犯一路二路來長其禍立見來短則禍稍輕若龍

氣清雖有六秀水朝亦主爲官取罪

經曰少亡惡死爲犯黃泉蓋辰戌丑未爲四墓黃泉忌水來八路黃泉忌水去是水宜聚不宜來去總忌出入泉水若朝堂主瘟疫痼疾孤敗絶後若聚而不長則亦能發官員若直衝破局小房受祸倘破甲氣中子生災倘塟生氣則長子當災故必須有龍氣之宜忌以論吉凶如四墓俱聚不來衝擊堂氣主大富取比斷朱若在本龍本向墓絶方或四墓俱到不可下也下之立見横災池河湖塘通泉水之來去不犯入其宫者不必忌之

懸空五行篇

訣曰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同坐甲癸亥艮是木神戊庚丑未土爲真子寅辰巽辛兼巳申與壬方是水神其消去之法以向之所生剋者爲凶而避之以水之生向剋向者爲吉而取之譬如丙丁乙酉四火向則宜甲癸亥艮木神之木也及子寅辰巽辛巳壬申水神之水也各方水路來去皆吉其餘上凶經曰生入剋入是進神生出剋出是退神又曰與之奪之彼我心而易濟生入剋入情既去而復留又曰情自我出洩龍氣也情自彼入益龍氣也此懸空五行之真法門也大約遇龍穴之善者或砂水不均求之以正五行而不相符則不得已而用三台雙山復求之以正合雙山而又不相符則不得已而用懸空爲術之神心之仁無棄地也所以濟世也

洪範五行篇

諸家五行各重立向而坐山無取焉惟洪範專重坐山其訣曰甲寅辰巽大江水戊坎申辛水亦同震艮巳山原屬木離壬丙乙火爲宗兌丁乾亥金生處丑癸坤庚未土中至其用法只於坐下論墓運水來宜生旺水去亦宜死絕峯巒宜生旺方高聳生穴則吉衰敗死方高聳剋穴凶譬如坐山丑土也坤申爲長生亥壬爲官旺子癸丙巳爲死絕故喜坤申亥壬之水潮拱揖爲貴巳丙出水爲吉也餘如此例屑寫俑者不論陰木陽木而皆生於亥不論陰火陽火而皆生於寅不論陰金陽金而皆生於巳不論陰水陽水陰土陽土而皆生於申是以無左右旋之分而皆順數生沐冠官旺墓絕之類混亂不經聞其說倡於頼乃德集通書發微并以之選擇今其子孫寥落非以禍人實自禍也戒之

金谿 楊匯 余爲霖 著

合美篇

山靜也求其動起伏回束是也水動也求其靜宕瀠縈停是也百其術以求山水之形存其形以見山水之情故營頭之說必擇情山情水而後取之即天星之說亦必酌水情山情而後用之有一之未合寧棄焉勿誤已而誤人是以不使羅經者外審其勢而必使羅經者內審其神神與勢合而山水各貢其精秀穴之中矣楊匯曰予嘗讀天機會元及地理大全諸書見先賢之工目而匠心何其摯也然猶未聞其苗裔世公侯人卿相況剽竊輿經漠無師授者安在其不自禍哉

葬法篇

仙經云葬乘生氣氣何以謂之生而生氣何以乘也請視其所結之穴務合穴之受氣與龍砂明堂乎其局而不致於相違蓋高山之龍非深葬則氣從下過平曠之龍非淺葬則氣從上逾況夫壓穴山多朝穴水大亦貴其淺也山勢平緩水堂低陷亦貴其深也或則高十尋或則掘井四五尺以至於丈餘焉相而度之期協其安不悖龍不悖砂不欺明堂穴之所以集福也則葬之功倍也楊匯曰人子事親至於葬爲已哀矣喪之三年其期有限而得錦穴焉乘氣以長生則罔極之報易遂焉試臨乎窀穸之間宜其依[illegible]悽惻而求葬法曲盡周昊也

鍼法篇

圖羅經者凡三十有六層而穿山虎則定坐山之用也透地龍則定向之用也要之正鍼縫鍼之說累之也夫鍼用其正可矣縫鍼者何居大約鍼體本諸金而金性忌火之尅不敢對天地之正南則戊午者南離之正位乃其所避也偏之於丙午而火愈旺故每斜對乎天地之庚午是在使羅經之人意而通之以

縫鍼補正鍼之不足而後南北之位由之以正正南
北之位而東與西庶幾其無紊徒從籍之是信則誤
矣愓匠曰測景之制易而爲指南可謂神靈焉然必
推之于天今之相殊而明其趨避以立正鍼二鍼則
天地定位葬造獲祥允乎於休焉有以也夫

行步篇

塊然之山水以塊然之死骸葬乎其中而能定其代
當某代貴某房賦某房否而且指爲某歲之生人貴
而壽某歲之生人夭而賤逆其候而毫弗差忒者豈
有畸術哉行步之理明故也以穴爲之主以葬之初
年爲其端而龍則週而上之砂則漸而遠之水則自
內而外之遍相尋以迄於無窮而吉凶悔吝莫逃於
其數凡天時人事率於地受其範圍矣其法以二步
半限爲一年五步爲二年積累以推求視行年之山
水決行年之休咎楊廖復起道在是矣愓匠曰議者
多稱趙師有異書識天機驍人世禍福殊可訕笑也

大流峙與人同目力足力與人同惟循其步占其歲
辨其美惡書其祥殃愚者瞎之智者洞焉

選擇篇

夫龍之來其峽帳迓迎也如此砂之交其官曜拱衛
也如此水之會其浩瀚淵凝也如此穴之天心十道
其正中也如此而五行之克協其合天星也又如此
而扦墳經年未見獲祉者何也諺云江南無大地只
求年月利則選擇何可緩也刻應之說本於青門而
應在一刻與地之用無涉焉惟諸家年月不一其術
而必以造命爲之準益從下葬之年月日時另造一
命庶亡人受地而地庇乎亡人將見龍穴效靈砂水
獻瑞天星之經緯廸其吉而葬者之後昆于是乎駢
集休嘉而莫之或爽愓匠曰陟巘涉泉景岡卜兆而
擇日未加慎不幾頓乎造一命而合親死之年更生
而配地無疆是晨昏定省之懿軼也孝之至仁之盡
福之基也

取形篇

地有形者也因其形而形之亦何當也靈龜頓子穴有蜈蚣頭蓮花穴在丹仙人大坐穴在臍與腎諸如日龍日虎日月日金星日風吹羅帶形不齊而命之以名者由是以不齊則亦顧其命名之人河如耳今之人選無用之山水恒以美名命之其來龍如兎鍬鰐也飾曰簸箕形砂如殺刀伏屍也飾曰倉庫形水如箭射以來而捲簾以去也飾曰走馬形竊形勝之陳言是識形之橫議而不知穴其中者泥其形反其骨飲水蟻之叢攻而魂莫之呼籲也是形可恃而不可恃也楊區曰背山面河虎峙龍衛亦何壯哉而美名立地形非傷及先靈殃貽末葉則某形某名之書不可盡信之以戒後世云

端衛篇

祖塚何恐傍哉傍祖而葬之是鼾睡臥榻者也不孝也否則謀人之穴而或截其脈矣或鑿而洩其餘氣矣或倚竊其左右矣忘他人之禍害而自媒其福利縱位極人臣世濟纓簪河其刻薄寡恩小人也夫岡巒泉原藏無窮之吉穴以待大人之自取登之不厭高洞之不厭深擇而求之而不厭其詳且慎何處非牛眠也況一穴之靈有限既發則無餘必欲戕祖塚而害他人之先塋以為有得焉則郭璞一盜跖而已矣術何以至今存傷偏曰大家聳而鄉後福非採秀異之地烏能遂乎然仁孝動天而地不能蘊乃徒因循賊祖誣奸虐衆反傷術之至異也亦獨何哉

預卜篇

詠匪風而見其謀衣食之預也為生者謀也以生我劬勞之父母嘗甘旨莫報之日而不能預卜佳城以厝之亦已慭矣獨不思顧復鞠育何其曲摯而周詳乎夫天地間惟誠可以相通有誠以安其親之思則天地亦誠貽之以安而不致於相誤故必恭堪輿之名師訪佳山水而不息而又研究於天官輿地之全

書以相為印證其於地有得焉如見親之權輸苟無所得焉如聞親之太息則事親之心歿存沒如一日也水流山峙其易敢合諸惕勵曰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徒將以奚為棺槨之美哉依依二人終於就土必如之何而預圖其安也行有兆人尚或璣之況於其親亦孔之棘

陽宅篇

陽宅者所以配陰地而成功者也其坐山立向法固無殊而建造之時日亦利於造命無可復詳矣為修方之說者術淺為鎮壓之說者謀迂則亦專其力惟陰地之是求耳故屋無千年之主而墳有萬世之宗古人謂陽地一片陰地一線則未有陰宅協吉而陽宅能逆者也況陰地不如心地苟修其心以寧親而山水獻靈則人因人都惟其所之何必鶩焉戀棧乎陽羅門土而懷居孔子非之是以擇其里卜其隣因其風俗四境之內隨地可家也剏陽宅以安生者猶其役焉而陰宅深遠矣

任天篇

生有居地有穴數之所得而主也而孰能主之曰人有志不能之故有所不作之理故行其日星埋儒者曰天理即之在天者就地之理而並行以無違是以分野之論九州之地上配天星則凡論穴之所結實本於象緯之間而昧者不之察耳竊竊人祖塚者必斬其役澤及枯骨者必昌其傳天理之報嗣不容髮彼孟宗哭而筍冬生不可謂天地無知也吾學子之葬其親而不得吉地者乎與其求諸地不若求諸天與其求諸天不若修諸己己修至而天地直呼吸間也龍穴砂水又何外焉惕區曰予閱名山川不下數千百境而皆為有德者居之夫覩言視聽思人之金木水火土也善其身者統天地以俱吉世宜葬昌不亦宜乎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三詩歌附

靜坐○臨流○上存庵黃夫子○滕王閣○贈楚中友人龍天木○旅思○春日謁閻夫子於林泉渡之文昌閣○哭仲吏二兄○哭楚孝昌執友程儒公○化絕交詩○種松○喜霽○夜興○望嶽谷山○游雲林三十六峯以上俱五言古○遠訪○春社○上黃存庵夫子○春暮○踏

○晝眠○初度飲於燕邸吳含貞夫子署中

鳴琴○游手角山○玩菊○無題○夏興○夜聞鶴以上俱七言古○吳含貞夫子卒任楓臺賞花過蔡氏桂易於燕邸不果遊○李石臺門翁以殯發玉衡賦及省耕詩中修史之選賦賀以上俱五言排○借吳在安世兄暨趙崇儀兄登留臺尖○讀綱目正史有感○借吳在安世兄寓房山縣○觀圖書有感以上俱七言排○懷古十樂○遊肝城塔下

○秋旅○冬夜懷友○春窓○夏日以上俱五言絕○翎毛圖詠五首○房山旅況○往平旅況○過青蛇寺○九日偕楊炳來門翁羈宮黃縣用韻○秋懷蔡公位五身○旅思二首○懷古十二奇貨○追輓雙節二首以上俱七言絕○元旦○讀陸象山夫子文集○寓齊雲寺○度文昌橋二首○望西徽花○臨淮遇雨○醉翁亭○懷四弟季龍久羈楚地○造曲阜○登岱嶽○過琉璃

既受故里○過鸞山○冬日之寓都餘經外蔡簡庵宅風雪阻行賦此○過章霞帥張夏○偕友遊山不果夜之最上庵見拒乃飯於寶巷覲歸○寓石邑道院○過管仲故里○避地難詠三首○夜泊臨清○旅夜○過德州○七夕旅況○謁孟廟○過曾子故里○過趙北口○過荊軻故里○過桃園○徐廬二兒分俸以給薪水時謁選都門○過張桓侯故里○水仙花

水○寓金陵撫庭德縣汪尹三書○春日遊敬亭山○詠雪○由蕪湖之徽州過新嶺有感○過前州杜子艮六其男與倩兒同年月日時生、秋日病起○上黃存庵夫子○寄外舅簡庵蔡先生九月朔日限添字○海山石內通印松頂○寄孝感縣黃孟傳世兄○石松齋詠○都門初度○端陽旅況○報國寺松○受選○除夕 以上俱五言律

五言古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區　余爲霖　著

靜坐

一榻空庭寂，悠然焚素香。將邀先哲語，載籍殊渺茫。何如瞑目坐，氣象靜中觀。方寸羅天地，別懸星日光。奄忽風霢霢，萬物盡勾芒。奄忽霜肅肅，萬物半凋傷。無言見太虛，淵澄不可量。自得何所得，存之又若忘。此中真飲食，間有幾人嘗。

臨流

散步來川上，弔古生喜嗔。業轉名旋換，層疊浪相循。田橫無海島，沂泗不朝秦。圯橋一片石，拜跽膝痕湮。咄咄嚴子陵，錯認釣臺真。愚池愚溪裏，宗元淚滿巾。嗟哉道旁子，應憐前後身。揃開風浪濁，尋源問水濱。

上存庵黃夫子

不向長安道，來何浪遠遊。愁懷天自曉，應待執經求。

雲擁同仁寺柳村㣲華浮中有高隱者遊地雪盈頭
素心齊俊鶴夢奇眠閑敲雷鼓動正氣化工投
忠氣流四宇想彩排雯睇瀜然來聯武忽復返南州
比水衣白慶雲留住千年悠悠掌有恩汪洋汝水流

勝上閣

帝子登臨處風流尚可尋嵐巒遮樹烟木點飛禽
漁歌聲咱漁飄飄奏茲翠一派潭光雞浴日上疎林
青柳西山眼赤楓南浦心多少來遊士眺望滌塵襟

贈楚中友人龍天木

㺃儼弱病軀負笈天邊至喉吻尚楚音吐詞多溫遂
說從太極中曾發無極秘一腔圓古今物外浮雲避
而我涼德人屋漏照顏愧閒與訂平生素心何所貿
彼兀坐靜觀我烟然內視相對閒無言月滿堦前地

旅思

破寺塞窮愁偏驚恒驟雨勞借石尤風入與離人遇
適憶老雙親觸景嗟行路恨不翕且悲反受聰明誤

飛向白髮前安衍生毛羽黃菽汲清泉釀稻酌春脯
而乃羈異鄉刺心無樂豁茂時好夢來關山催夜度

介日謁闕大子於林泉渡之文昌閣

草木半逞章陽和嬌欲寫行行隴上人牽芳林泉社
高閣生微寒水光際碧死雀覓帝之枯疎鐘和旭打
貸誠逆帝聰擊開千慮假帝口瞠爾修帝曰仇爾寡
竭士倘可留到今堯天下名教樂地多丁陰捷奔馬
猛省磐滿心兩大懸爐治踏月賦歸來紅紫岀春野

哭仲更二兄

死別久哀鳴新薦鴻鳫聲排空天序遠宿草蒼倫明
偏我兄先遠追遙感慨萌墓前松栢拱泉下氣却生
依稀來急難匪夢孔懷情漏短催兄去沾襟血淚盈

哭楚孝昌執友程儒公

分攜方廿載長江水瀰瀰精神常往來相見不盈咫
胡然癸丑春驚聞隕帝里嗣續竟無人書田孰耘耔
自古伯道悲今增雷陳恥憶我遊濱川流離勝別髓

非蒙一顧恩送迎誰倒屣歸家見君諸照臨永報矢
豈期玉樓成天教作賦美哀誄詩乾坤先生終不死

化遜交詩

尚世說幽谷當則芝草萌神交非有參香氣自達迎
別管鴻濛爵本支盡弟兄若蕩山川溯風聲億萬程
此道乘如土罪不在友生但存鮑叔厚何愁管仲輕

枝頭環好鳥引類向人鳴

種松

愁種東園側此日即千年欲婚星霜剪早栽雨露延
寧學梅花後莫爭桃李先微骨寒風發清韻半於仙
況攬陽春腳持送百芳鮮只摩老宇宙且吸小霞烟
護得靈根古枝幹自參天旋向蔭陰下屈指算桑田

喜霽

苦雨歎連旬薪桂而珠米我別有調饑非關餓膚體
何幸天道遐憂衷忽穿冀郁郁見雲收淮泚塵埃洗
曉風拂扶桑盡吹舊目昧霽色起懷中豁然洞肯綮

觀化古旋今兩儀一逆旅

夜興

天放旅人閒中宵忘臥寢凡集老雲孫花樣織新錦
幾年日尖生土黛冰雪深踢破混沌蒲與盤古豪
首出果何年誕育誰爲朕盤古謝不知我亦只笑欽

望嶽谷山

尚峯淘有靈關徧遊人過羲農去茫然漢唐如轉磨
只餘老兄烏飛馳幸兩筒竭力尚輪行一升一假臥
莫徵利莘莘機事爲停欽鏤情鑄飽溫萬錢食看催
査赤印天心紛華供吐唾誕登最上頭漱石優悠坐

遊雲林三十六峯

峯峯競吐奇參差天表卓衆體勝崑崙比肩分岱嶽
巍立檥清空不受浮塵濁白雲佩山腰紅日冠山角
風到不肯鳴嚶喈鬱鬱鬱關世幾興衰屹峙羲農朔
性靜氣常閒悠長無復剝靈秀豈虛生問賭何人樂
長嘯學蘇門頑石啓知覺

七言古

遠游

金谿 惕庵 余鶯霖 著

蕭然長劍板行舟激灩晴光波面浮影動蛟龍辟禹
穴夢驚鷗鷺起沙洲紅稀綠暗新崖露赤日青天壯
志悠悠吾足三三冬咫敵裏爭臨百尺進難休山連南北
潛高下水茫茫滔在湖游遥聽鳴嚶爭擇木何辭隱
豹霧中求料有同心酹湖望濟得源頭活水流

春社

社日思親倚棘垣客鄉恐見燕飛飛吟風松骨冷[illegible]
瘦破雨苔痕印跡肥青眼不堪頻悵望白雲幾處雙
鵑依偏是離家遊子夢又驚誰氏醉人歸鳴琴擊鼓
迎田祖酌罷呼樽弄瞍瞬應知風俗同鄉國父母國
前此日歸

上黃存庵夫子

萬年一炬熱燃薪茂草蓬茅閱野塵天鑒瑤湖供錫

偷人參牛斗補台辰同仁利大包奇偶總起三光作
戶牖牆到淵源往哲驚義文聽罷旋奔走問魚尋鳥
渠如如問坐柳陰只著書外書中何事樂笑而不
說仿佛雖言真又方宜底追今我仰生敢惠悔羅
隻根滿身非光風霽月無邊閒尚幸時當斯道南敢
從下北辨青藍淡苔汗流心欲刻影動花指助愧慚

春暮

無端杜宇把春催喚起海棠睡夢回九十日天輪欲
去百千年物疊將來土增芙蓉今何地[illegible]
暮臺歷代留春春不住豈如收拾入詩懷吟罷春光
難忍別荼蘼架畔蕨薇苦

踏月

夜來邀月織詩篇月意詩情天共憐采石江邊知李
白銀河源上會張騫琵琶蟋蟀欣有侶肯聽推敲不
廿年月明月晦詩皆就詩換詩成月未遷莫言詩月
猶相別臨風一曲入雲巔

晝暇

睉濃飛過幾河山無物無雲自往還昨夜羲皇語未了雞鳴曉出角闌悠然當午尋前約浮日何嫌納步月安逸外忘我事服體不捨勞不煩恨是嶋鄰聲唤醒起時人有幾多閑

初度依於燕邸哭合貞大子習中

誕日無端羈燕上遙遙昨日成千古文光果結滑鶯儀鬥裳花飄乳燕舞物換時移不乍停思親舊夢只趣庭雙眸鎖定雲端白幾夜瞻望漢影青可幸[illegible]環馬帳鋒音宣處摩天壯飛觴醉德既登高[illegible]歌濤水聽漸我高堂甘旨稀周旋函丈看斑衣何[illegible]恰際生辰會忽對晴明看紫薇

鳴琴

室靜焚枯理素絲高山鬱鬱水漸漸金徽按節徽無力玉指彈心指未知指外徽旁琴聲發桐床寂若聽音移我亦同琴閉自聽琴心我意豈差池游神月下

逢蘊軾洗耳風前聽子期今古聲聞原不隔梁間贏有燕喃呢

游子角山

子告山人右舍方洪荒門開闢時窺媧向人間託姓名那怪有城來使者冲旅忽忽遠傳書竟筆雲箋天自寫書中古意那如何賞而未寫笑相把說曾滄海爲詩興幾年播種成家野豈如石室臥高閒輪盡鳳姨和月姐

玩菊

淵明知己誰千古惟菊清芬今尚吐無權傲凌九月霜有情艷映三秋雨看室中微似肅商兩心期寫作工補飄飄解組樂歸園片片吹金逕返藝隱志惟堪新友語傑標只共故人言淵明自是添家愛殘菊應知戴恩菊在淵明如未往金風猶繞白衣錦

無題

寰中宙客偶行蒼去跡來蹤擾夕送屈指黃農方幾

時換來生齒非加衆流形自昔挽難留獨有何人屹
不動花發花殘春自秋月生月落醒無夢閒壺奚二
獻和風推開滕六解嚴凍縱教健順位高卑一氣循
行成伯仲庶幾悠悠得壽朋燕樂空濛最上洞

夏興

報夏雷聲原地翻轟然迎耳聽天言催苗雨過秧鍼
壯鳴樹風號百籟喧碧水青山渾不改白蘋綠蔓亦
無掀東皇已駕歸何處火帝來時物有痕因嘆杜宇
聲啼血風景依稀舉淸園

秋夜聞鶴

四壁寥寥書一卷挑燈不寐行空院碧梧墜葉月籠
堦丹桂分香風入硯漸瀝秋聲聲耳聞又驚寥唳雲
邊荐搗砧斷續響相隨走馬鐵錚音並戢玉露蒼穹
白羽飛銀河澄徹素商見戛然淸韻發長鳴惕若中
心戒繾綣九野九皋天聽卑三思三省人情辯徬徨
靜夜鶴來呼況復長鐘敲未倦

五十六排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余孫　惕廬　余爲霖　著

畏余貞夫子辛伯根堂賞花而予與蔡氏佳易
別五年矣偶逢於燕邸泣數行下相謀贖其
身且有願任其事者喜可知也雖不果遊乎
而芳藥牡丹何以加是爰拈韻誌之時維康
熙己未四月八日云

旭映青郊麗雲橫碧落奇觀融初暖送與二嬌處
真氣依靈聚催心帶鐸馳行行花有約簇簇景無私
紫綠紅黃競株柯藥葉宜牡丹繁富貴芳藥醉威儀
香倩鶯喉嘖燕連燕翩麈步趨方失後邂逅恰驚疑
誰料家千里偏逢舅一時生離傷舊夢驟見訝新思
泚若猿腸斷言歸雀躍遲庭榆檢英眼陌柳想絲眉
飭恕光相火詩愁劍杏枝血飄遊子淚舌在故人貲
遽控天聰發近憐古道迴郁城饒俠客緇谷獲存兒

惻隱非要與頽危不憚持澤寬易水險德猶北山卑
努力加餐侯旋車返轡務滉高卿寄語報向百芳知

李石臺門翁以脩殘卡衛賦及者耕詩中修史之並賦

上哲應師資君才不盜名斗南鎮劒氣冀北響鐘聲
賦就天心見詩成耳聽驚殘衛醒古窓珠玉壁新英
耕緊康衢化巡遊吟臨平導誤刪隻字規須慷雙行
豈慕青錢選惟抒赤膽誠吐詞翻彩鳳叶句轉黃鶯
筋骨羸顏柳淵源衍陸程織雲華衮補琢在瑤瓊
影動花磚曉輝騰翰苑晴董狐虛左待班馬肅前迎
太乙藜光赫石渠蜀餘清獲麟絲筆削展驥滴忠貞
史擅三長最弼調五位羹累卿揮斧鉞毛穎奏蕭笙
器潔奸宄辨鑑澄理亂明直存售素志峻望答蒼生
一代垂兩定千秋鐵案成星懸台輔象月照友朋情
無限彈冠慶嚶嚶借鳥鳴

七言排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庵 余爲霖 著

背尺在安山見仙姑崇儀見峯留峯尖

峥嵘突起插山巔峻極參天帶石容背負長屏懸腳
月頂横古樹擊竹壩偶來遊文成三盆間與穿嵐過
萬重漈澔鏡敲聲滿路飄搖幡動影連峯和風送曲
環城雉乘晝行歌寄壁蛩敢憚危岑難御李且隨覓
徑漫扶筇迎人善吠籬邊犬護客多陰檻外松倦餘
霞履茵草立餘肴霧吞復苔從叩門敖乃驚空谷入
座清虛印寶宗臥對青烟浮富貴靜觀綠野發中庸
窓開有洞心如見几淨無塵月自逢寓志春光開物
而忘機聲色闢純胸何嫌異姓皆昆弟早慶同人際
虎龍獨惜故園千里隔思親望處白雲封

讀綱目正史有感

玉宇遨遊一鑑收瑶章籠絡兩儀浮大開青眼鴻濛

近細欽丹心沌混留天地人皇方糾犧農顓帝恰
回頭唐虞隔日成三代姬室移時競七侯漢德斬蛇
堪逐鹿晉功司馬倏更牛剛前五姓王南國處後婁
家王北州治亂紛紛輪錢曆興亡忽忽換蜉蝣助行
開力能爭野首霸矜情妄作樓厄運無端生莽莽良
宵何處見伊周人間滿地波濤湧史學稱大抵枉悠
呑頗文章睥日月紫陽綱目纖春秋婦雉不死魂先
奪忠孝如生氣不柔萬里河山羅指掌百朝社稷朗
朗胖嚴持鐵筆囊箭舞開啓牙籤扇軟翻自古賢豪
蹤遠露只今江海水長流

偕吳在安世兄寓房山縣

揚鞭並馬度滹沱携袖聽鶯轉曲阿杏影將紅晴欲
醉柳痕方綠露爭羅風輕塵靖天懷發日煖尤濃旅
況和白玉淳形呈激灑大房山勢獻寬我無邊佳氣
環流峙徵裹怡情暢詠歌孔李交深敦世講雷陳誼
重歷時多君家芟舍宋遊地（任安尊人曾守此地）我發池塘草

泛波挨酒論文花代笑分韋敲韻樹迎哦知音碎語
梁間燕作字奇書沼上蝌生興橫湖舒翠柏化機直
動點蒼蕤扶開明眼收春色愛惜餘功競頃俄好景
長隨新氣得浮生暫借太虛過古源本分稱如存解
境相關意若何閉戶當年曾靜悅前寵清興繞行窩

觀圖書有感

悠然此道啓先天逆交難登最上巔兩片乾坤春未
滅一元太極性長全庖羲奇畫開儀象姬孔新思剩
衍羅派衍濂溪蓮穎覆窩留安樂草芊芊滄洲不[illegible]
程門字輕淡無淄庖洞桐銘著橫渠遺白壁書刊鋼
斗須青田歷來講學人多少寄去鑽心我後萬迷疆
風聲求友輔擬醒雲影含浙傳卦相入數數今昔義
剖千章刪繳川河洛避呈連孤馬天淵魚躍比肩蓋
動機鼓物根歸静方體凝形本運圓嗟彼知能違會
闢蹟誰健順與周旋分明道在身中外花發泉流月
滿弦

五言絕

倣古十槩　老萊衣

金谿　楊匯　余爲霖　著

七歲只尺老戲衣斑未肯承懽何盡日願至再期頤

范蠡舟

霸越孤忠遂潔身何所求清波迴皓月皆送大夫舟

張敞筆

雙濟眉樣新想像月中人僥倖張氏婦眉因敞得名

馬融帳

絳帳春風起聲飄何處香笙歌催誦讀吹發九天霞

孟光案

佳儐綠郊中慇懃獨好風任教耕處發只莫冀梁鴻

劉向大

藜閣天祿閣鐵筆夜光寒不曾燃藜者照書火欲殘

桃源花

榮落幾時休問花流不流誰來桃樹下爲指記春秋

畢卓甕

但得甕中春悠然吏外身醉餘還夢酒夢裏感芳鄰

于儀頷

名震傳天下公侯作子孫持心如皦日無那語言存

宋郊蟻

紅雲懸碧落影映杏花衢點畋勝蛇口層添渡蟻鬚

遊盱城塔下

峯界碧雲天參差點暮烟不知誰氏塔又見我流連

秋旅

桂飄鴻背月楓覷馬蹄秋隔斷回鄉夢客心繞麥丘

冬夜懷友

梅花瘋雪色松葉韻風聲夜漏寒偏永懷人百感生

春窗

琴聲鶯喉和書香蝶夢知剛逢庭草綠春日樂遲遲

夏日

兎絲芳屐葺思業麗薫風晝永風多助開心洞化工

七言絕

金谿 惕臣 余為霖 著

羽毛圖詠五首

收拾天淵間、心飛飛躍躍古而今等閒幻入圖中去靜對鳶魚悟處深鳶魚圖

春來望哺泣呱呱那管覩勞毛羽枯終養衰年能幾日樹陰漫怪反啼烏烏鵲圖

愈鬧人何遜鶺鴒脚蹐原上夢方惺一回相見一回老昆弟可能久聚萍鶺鴒圖

寮寮與出滿天秋比翅沙汀更好逑雁伴蘆花花伴雁星霜歷盡白盈頭鴻雁圖

卉木疏濃點翠烟扶疎枝幹任喬遷莫憎良友潛幽谷畢竟求聲嚶未闐鳴嚶圖

房山旅況

賈島門前敲樹月予房山外聽松風人生到處堪行樂未許離愁入夢中

茌平旅況

檢錢黃落柳花飛飄拂南薰作夏威豈是他鄉風不暖依然襲襖著冬衣

過青駝寺

馬上敲殘弔古情草苫麥殿移王城青駝記得當年事風雨瀟瀟不欲鳴

九日偕楊解來門翁觴宜黃縣用韻

嶺頭攜手藉嚐雲慚倚萸杯助醉醺七載風吹客鄉帽如何今日又同君

秋懷蔡公位五舅

桂蕚飄香上客襟分輝片月照雙心遥憐夜半書聲歇會向花前對影尋

旅思

驚心舊里覩雙白屈指今朝客半年桃杏紅芽新乳燕應教姤煞艷陽天其一

荼蘼花了杜鵑知花笑花飛競獻奇可憶賞花須酌

洒高堂此際倍思兒 其二

懷古十二竒賞

趙璧風馳返故侯抗秦待命羨相如空存十五城何
用曾似良臣國氣舒 相如

食祿難忘國士恩苦將炭共趙襄存九原智伯如相
問未報君仇膝不言 豫讓

贏秦殺後昔天嫖逐母坑儒不乍饒二十七人徒死
諫應思何故活茅焦 茅焦

[illegible]沙中偶一椎始皇氣魄暗教衰[illegible]
起卻問先聲已護誰 張良

斬蛇夜哭事多疑破釜明明六國知莫漫興亡評項
羽英風猶繞大江涯 項羽

重瞳豎子爲謀常鉤擊鴻門走漢王一怒兩君皆喪
膽豈隨三傑浪留芳 亞夫

抵掌長嘯筆自投胸中如覺已封侯若教傭字逢知
已安得千秋贊虎頭筆 班超

釣臺高臥故人逢誰肯皇家御榻孤太史雖傳侵帝
座先生早悔腳跟汗足 嚴光

豈料青銅照膽寒雄心詠卓入欄杆倘然獻劒身旋
死誰識奇奸得乞憐 曹操

信及鄰封任事多眺山風月夜如何徘徊羊叔醉人
意臨淚碑前湧藥波 羊祜

馬嘶旃舞祭江東未許桓温奪一功世上英雄襌裏
蝨浩然談笑付長風 王猛

一封書補百蠻兵聳動詔羨御手親可幸當年高力
士脫靴傳得至今名 李白

追輓雙節 予邑橫源張母吳氏借嬸扶姑遇寇爭死

峯連六六刺雲天淑氣雙鍾女謫仙罵賊英靈終未
死到今星日碧空懸 其一

致命姑嫜衆劒鋩直將正氣塞穹滄堪憐萬古綱常
事只剩裙釵姓氏香 其二

五言律

金谿 惕匯 余為霖 著

元旦

百菓笑尊承微花映恆紅千標方換北時已正懸東
風斥開新向鶴齡祝在躬雙親天並老繞膝舞斑童

讀陸象山夫子文集

覺洞千尋石鵝湖一句泉異同芟蔓引義利闢薪傳
白晝雷知發青田月尚圓不嫌君世遠靜看聚奎天

宿寶雲寺

東風不許寐送夢出僧房更鼓敲星動晨鐘帶露響
磬聲迎耳去歷歷引心長轉側懷明發梅梢月未央

渡文昌橋

漣漪逝今古慣閱宦遊人媚浪鳧新柳撐崖卓老筠
烟浪排崖麓風約送帆貧遙聽漁歌發推愁付水濱

其二

彩落水中天踏橋度汝川沂流旋躍鯉匝岸已啼鵑

春腳抛難任詩腸暱欲穿歸來荒寺晚邀月酌成篇

望馬纓花

誰家開不住佳樹出簷芳花醉雨添媚葉翻風過狂
橋柱繫馬夢倒影挽人腸往復時如織何曾憶故鄉

臨淮遇雨 兩山上有赤色馬蹄痕

淮陽嗟日雨駕劍度關山石老馬蹄古松高鶴嘆閒
風於秋半烈人到歲餘還將盡囊中物寧妨壯士顏

醉翁亭

不信廬陵士閒山亦此人殘樽猶帶笑古井越相親
天到瑯琊窄地因曲水貧荷錢買一醉醉後問前身

懷四弟季龍久羈楚地

鶴髮存堂上鴒飛滯楚中一天同戴日兩地各凄風
衡嶽山頭屐湘江水面篷遥知遊子意淚雨灑雲叢

造曲阜

驅馬來東魯悠然闕里思澤容滄海小望壓泰山低
草瑞衍三易檜年亘兩儀滿誠謁廟墓風起杏壇碑

登岱嶽

一柱壯山東滄溟指顧中步移天不遠掌發石背聳林鶴搖嵐影火龍燦碧空夜闌游日觀鼓浪太陽雄

過曲阜顏此父故里

保傅求雙爵游名昔一瓢沂波流論舉嶧嶺壯規模父子辭官意師生七帝圖見機誰可繪雲際鶴聲孤

過鰲山

夜宿蒙陰縣鰲山帶月過鐘聲來遠岫鞭影落深河桃杏爭紅實樗梨條綠柯東風原未老春去趁如飛

冬日之寧都路經外舅蔡簡庵宅風雪阻行賦此

天貪飄雪霰客夢阻風塵陶穀茶烟動袁安葉臥新辭家甘坦腹去國苦謀身道遍寧川道寒光繞望頻

過章貢即張夏 諸峯前立上有石洞日月透光

三旬曾兩度往復過章貢石洞懸天眼峯尖擺地牙蒸騎款段馬習聽鼓吹蛙阮籍添新恨哭同岐路賒

偕友遊山不果復之最上庵見拒乃假於寶岩

觀歸

散步東關外緣慳度板橋途窮空悵望典富任逍遙塔影煙寺清鐘聲度碧霄行貧尤能一飯不學木蘭驕

寓石邑道院

客心最易感況是聽晨鐘雨地當頭月半窗拂面風慈烏哺欲返蝴蝶夢難通遊子慚官轉逍遙愧道童

過管仲故里

天下才非乏曾逢鮑叔通檻車恐辱少囊沐受恩多貴極三歸赫功高九合和爲懷知己感翹首度齊河

避地雜詠

山中山命駕水外水行船數載波塵客九天活凝仙穩留青劍在力挽海田還乘醉看秋月故鄉依舊圓

其二

崎嶇棧道苦韜馬戀無休嘶霧鳴山僻蹄穿踏谷幽蹬車甘曲折立仗怕風流反笑驊騮步空從世外收

其三

鴟鴞得腐鼠漫嚇乘風騰何識南溟化敢從側路凌
垂頭隨豹隱脊跡附龍騰遙問青天上安排第幾層

夜泊臨淸

月色白逾晝波心碧接天流螢光爍爍浮鶩影仙仙
久過催衣薄秋來強飯添身家成兩境極目鎖層烟

旅夜

蹤林皜月松柏影悠悠造物懸青眼浮名鎖白頭
[illegible]
誰言羞作乞安步勝封侯不信莫邪[illegible]

過德州

下帷爭歲月銳志奪春天策獻魁廷士道明相國賢
文心開兩漢學力壓三年逐逐窺圖輩何顏過廣川

七夕旅況

離愁慣七夕亡命積三年鵲隊穿銀漢螢光貫玉天
拙從避地守巧欲乞家全牛女差相慰兵凶不斷緣

謁孟廟

慈母三遷教仁賢百世尊齊梁無隙地鄒魯有名村
雲鎖藏書閣天旋拾義門海翻泰岱倒俎豆秩然存

過曾子故里

鑒寂原多誤誰能辨自安積年唯一貫受日省三端
受杖承親順蒸梨出婦歡覺來賢聖事去習入愚難

過趙北口

長堤烟柳繞菖欝映晨暉策馬驅馳瘦觀魚游泳肥
波淸天氣接橋聳木光圍鳧彼浮鷗鳥睡恬夢亦稀
[illegible]

過荊軻故里

不剪嬴秦爵壯心死未休白虹貫皎日赤膽報幽州
借得於期首換將呂政頭吁嗟空幾枉易水淚同流

過桃園

名園尺寸壤炎鼎肇重新異姓奇昆弟同心正主臣
三分天太刻萬古氣常伸英義森然在桃花依舊春

全盧二兄分係以給薪水時謁選都門

樂饑高士志分係大賢心品立支天地倫敦範古今

連枝無菜色一本有嶶音嗟彼鬩墻子奚詞對鶺鴒

過張桓侯故里

義風稱國士勇畧領桓侯功朁巴陵土氣吞巫峽流
桃閬懟報王渊楚恨遺仇朱獻孫權濺滹沱血淚浮

水仙花開集飲用韻

草木爭春艷此花獨異哉淡黃如學柳纖潔不驕梅
性潔親沙石魂香傍几臺寄春春色近仔細問花來

其二

[illegible]人隹句發敢漫頻[illegible]前運君韻傳[illegible]
詩壇償賞勸酒政剔銀箏興盡辭歸去東風匝戶留

過淇木

縱鞚湯陰道宜溝驛路奪馬行子貢里鳩語衛侯家
淇漁花催雨太行石鎖霞游歌追往跡風景喜參差

游安樂窩

經世傳皇極知天發道心梧桐懷月照楊柳帶風吟
物外漁樵問丸中理數深豁然安且樂靜對一窩琴

過二程夫子故里

聲名馳海外星斗聚天中一道無雙士千秋只二公
嵩高山嶽吐河水秀衍通昆弟宗風迪文光燭昊穹

過莘野

荷犁莘野後推動帝王春殷夏癸時機唐虞舜道秦
若非三聘使寧老一耕民自古人中傑潛蹤類衆人

過梁惠王故宮

笑問梁園客惠王何處宮號風悲戰鼓悽霧沒殘鐘
綠鎖馬陵樹神依沼上鴻雨河流水急[illegible]

病後臨鏡

徹骨悲寒士偏驚發熱疴血枯留髮少肉燥退皮多
照影疑非我觀形竟似魔此心原未換面貌却如何

上聞

涙激妝灘勢風狂壯闘威筍勁驅舵入帆緩累舟遲
汗濕揮成雨嗜穿散作雕人生當得失對此悟幾微

重追錐馬湖

記得驚行處淼茫維馬湖天容風𣪠意雨助水糊塗
淵閃蛟龍遊岸登神鬼呼何今平地溺落落滞窮途

過周濂溪夫子故里

孕寄閉庭草青瀛滌滔迸行生仁滿地無極道先天
圖說陰陽互通書變蕃稱濂溪㴱似鏡照徹繫詞年

過伏羲母浴兒池

天開新易象人破舊洪荒龍馬來河上麒麟浴洛旁
六爻書宇宙一畫殷文章聖母流祥後滄波沛澤洋

重陽感況

術愁般七七詩詠節三三偶觸庭前菊旋驚野外萸
高登從下上遠望指東南梓里應何處浮雲障日識

過呂蒙正故里

呂家森柱石宋室破窰村玉燭調三世金既十一門
朝議參政于野薄困王孫何意木蘭寺鐘驚過客魂

過閔子集

行路經名里催詩馬足忙格親風雪駿辭宰石泉香

耀德輝星漢苦言藥廟堂古今處士貴辭汶興悠洋

過袁安故里

四世三公族跡基僵臥人黃堂迷幻夢素位鍊完身
偃息風威斂晏眠雪勢馴奇寒終自守知止豈憂貧

過項羽故里

呂后垂簾日虞姬刎劍時早疏家政肅那論國權移
叱咤興雷雨悲歌壯豹屍霸王如可起拈韻與連詩

花朝故況

和風來客館報是恰花朝淑氣文章大
鼓簧鶯舌巧抹粉蝶容嬌偏值芳華候邪心孟寂寥

過露筋女祠

世豈無男子偏教女得名綱常筋骨重泡影肉身輕
蚊蚋貽芳節鸞凰發秀聲須知城與國莫答婦人傾

吳江夜泊

螢光下虎丘卉木影中流刺耳笙歌發搖心槳櫓收
有懷悲夜鶴無夢託浮鷗為借萊衣得烟波動遠愁

坐杜鵑亭贈吳花安世兄

森森喬木宅蔚蔚杜鵑亭花意迎泥紫燕客入座青
韵書居在蜀學禮穩遊庭休讀更闌倦遺囊勉聚螢

家思

飛鴻催乳燕奄忽度春秋陶甕光陰惜劉鞍歲月流
西洋吼敵匪君淚扁孤舟願學庸庸福終生戒遠遊

登臨城縣關樓望海

兼天濤浪湧四望海門通潮發常疑雨颶來畏[illegible]
[illegible]飛熊鯉勇吞吐怒層雄浪洸扶桑上下[illegible]

楓橋游

懶向楓橋望畫船次第過曉風遏酒氣暮雨響笙歌
彩幔分街柳紅衫染潤荷可憐橋下水民困淚痕多

贈可詠上人

老禪安古寺律行冠湖東幡動風聲靜鐘敲月色空
偶言忘貝葉拈笑插花叢不管蒲團上狼烟劫氣蒙

遊九華山

得攬名山勝肩輿過九華峯連天起霧澗帶水流霞
夾道千年木延溪四季花賞心忘日暮林暗闌歸鴉

謝吉大了綦

去國趁洙泗尖程萬里過牛刀割錫土文學瀉銀河
傳鐸醒南夢鳴琴協北和只今增樹籟雖穆奏絃歌

登虞山

西土綿瓜盛南邦采藥深山高懸姓字泉沸觀容音
遜國纏親志辭家游弟心優游虞仲步躍躍在芳林

夜度杭西

更闌舟子發蘸杭趣夢分枕漱三吳木會浮兩浙[illegible]
蝶飛無厭倦鷄鶩不忘勤變熱陽和暨清明作暖[illegible]

借友遊雨花臺

朔風吹短褐寂寞雨花臺山暗愁雲結江空怒浪催
樽中非少酒名下豈無才為痛痕烟起歸期點共猜

贈太平縣孫長孩

黃山留處士怕使世知名筆下驚風雨胸中富甲兵

霜磨心自壯石漱齒長清同野古金斷千秋不朽倚

秋日偕趙友剡公遊龍山之釣臺

風浴亭中坐秋光刺客衷紅飄山色減碧漾水聲空
魚躍渺岸石烏鳴叶羽宮恐將遊子望開眼納雲蒙

登蕭譯閣

閣影蔽江天皖城百雉連波光排闥入烟景倚檻懸
幡色搖芳渚磬音過畫船登臨堪縱目不管客愁添

謁忠宣公祠

垂拜輸心赤成名戰血紅神依天柱月氣作[illegible]
功烈銘鐘鼎威容寄廟雄每來瞻榱桷灑淚弔孤忠

九日舟次龍門渡

灘急行舟緩皋迴得日遲白衣誰送酒黃菊自栽籬
空負登高志難捐望遠思家筵萸盞後愁煞倚闌時

皖江冬旅

海內難知已江邊易令人新橫磨劍手雪擁轉蓬身
把卷寒燈暖敲詩凍硯寘拓拓黃襖子色瞑避風塵

遊雲中若

放足步雲中門戍石自空松風迎徑道花月覰簾櫳
丹桂依人身紫薇對客躬九霄天不遠一嘯唾霓虹

其二

觀瀾入草亭麻木棟峯青跳浪魚龍健擇林鴉鶴靈
夜飛來後檻嵐抹翠前屏坐久忘塵俗悠然物外形

過赤壁

兵氣銷赤壁客步到黃州鵲匝曹公賦鶴驚蘇子遊
濤洗悲戰鼓浩瀚縱行舟石静山流永幾時逝者[illegible]

哭孝感縣舒子長先輩

水月庵前士詩成思淚吟忘年儕聚首映雪契知心
戴笠前盟在盍簪後論尋默歔傷死別擊碎伯牙琴

輓黃陂縣錢某

雞塞看夜月西寺聽疏鐘喔喔雞窗靜飛飛燕翮重
方儕游約卿旋愧後凋松賴有相逢夢江雲未忍封

避地黴淮

兵豗閧家山雞忙犬米朋青粦添舊鬼緣裴積新㡠

貴冑鶉衣結頑民隼旃環予懷甘瑣尾怯賦大刀鐶

寄贈孝感縣李子事

萍梗流澴水穠桃映黃湖三年成慢倨千里嘯鸞呼

鐵硯穿新蔣金鍼度有鄰青藍應與出莫令德星孤

過洞庭

半帆風月會飛渡洞庭流雲帶蒼梧動天連嶽麓浮

浪花飄禹穴烟樹匝層樓最愛湖光麗十鄉學泛鷗

登龍門嶺望黃山　山有前後海及三十六峯

龍門天表立攄舜看黃山六六峯遥接雙雙海夾環

泉容飛白練岫色點蒼班預與山靈約登臨作賦還

過陶潛故里

高作潯陽士卑看彭澤官風搖門五柳霜傲菊千叢

琴撫辭絃響酒來湊夢安羲皇人未遠臥看旭光融

過小姑山

最爾小姑廟得經王勃游一江分樹影半壁帶烟浮

潭古飛龍鱷林幽隱鶴鳩山靈應不老風亦媚輕舟

舟阻湖口

信宿鄱湖口遲延梓里行霞橫鐵柱艷浪激石鐘鳴

野鳥爭飛送江豚善拜迎文昌洲左右山水漫多情

夜度鄱湖

鶺磯纔放棹廬岫影湖中左里蛟能靜南山燕雀空

乘風譁順浪淡月護孤篷驚喜歸期近敲詩酢化工

舟行赴省

豈知今夜月又照構聲潯白鷺連波色蒼烟點岸痕

事隨汝水急興寄漸山開佩劍翛然去計時任往還

霜降旅况

橘柚烟籠貫梧桐月泛空水花將綴白霜葉預飄紅

俯地秋光老仰天客思濛吾親非帛煖何馭冷江楓

過徐稚故里

蕞錮前知禍終藏孺子名束芻敦實奠下榻避虛聲

鵠志凌霄去鴛班傍綱行蘘頭三木者何面見先生

輓蕭悅生門兄

燕邸三春淚鄱湖一葉舟相商卅附驥何意卿賦鷗郭隗黃金盡下和白璧休傷心君不見揮淚湧溪流

輓方鼎玉年兄

寶水發英久金門獻策多彈冠懽未已分袖去如何琴寂廣陵散曲成薤露歌屋梁應有月顏色照君過

遊憩園

戈戟嗟紛起何從得憩時源深仙有路園靜叟無爲竹石銘風古亭臺酌月遲太平佳氣聚痛我熟流離

過得勝關

萬嶺參天立一泓傍霧傾苔廻如作字樹古不知名雲襯馬蹄起風號鳥夢驚休愁無贈答欸乃谷聲通

閩中游

武夷峯九曲結有隱人廬覜視乾坤陰靜通草木虛招朋盟水石知已問魚鳥拜海歸來後閒窗自種蔬

皖江元夕

客心驚見月月近二人遥詩病梅花瘦曲閒折柳佻風船吹夢斷煞火照魂飄永夜難成寐江風鼓怒潮

端陽旅況

酒值天中節半生遊旅踪榴花容我醉蒲葉笑人通不少龍舟盛曾聞虎艾差寄縫衣線縫盡對五絲華

丙辰七夕避地于安慶府

天上無戎馬懽娛趁渡河放牛還解網罷織已停梭境隔塗非阻橋高水不波太平夫婦合一夕勝年多

冬初旅況

秋聲方在樹少鵲忽無權湖口雖鴻哭牀頭蟋蟀煎雲濃迷遠岫月冷暗江天驚際新寒候溫衾人未旋

避地入北源山雜詠

草木不爲兵深山舊太平嵐籠一架屋峯疊萬重城石跡經媧煉鹿游記舜名宵然流水去人世幾知程

其二

嶺頭環帳望四壁短青天俯視姿齊傷斜覜拍翰翁

遠聲泉落澗閒影倚浮烟熟學陳搏睡桑陰任海田

其三

行到雲深處茅簷叉幾家叟鋤不稅土婦績自生麻

也解迎賓客和將餐除殷拭盤凝兩岸芳菲盡桃花

其四

夜歷空山裏悠然理素琴牛毛蛇腹器落鴈渡龍吟

風過飄新調水來和古音伯牙應未在傾聽在深林

其五

入山無所事興到且敲棋局定縱橫易勢分起伏[illegible]

知幾先一着勝算耐千思爛盡柴柯否言旋易有期

其六

聞說名山藥荷鋤事遠求欲醫天下病願傍日遊遊

擷秀穿巉徑寒芳度險流胡麻炊飯者雲外數峯浮

其七

石茶今有種何待陟蒙山壁峭精華聚岑深與氣環

龍團應制色雀舌不舒顏願借盧仝碗塵心滌倍閒

其八

夜讀燒松汁依稀珫珥光匡衡思鑿若太乙悔藜傳

映斗豪芒現明窓火禁忘然膏誰繼晷博奕數人忙

其九

旭光入岫杳努力始方東傍曉鷄三唱逾晨日一紅

午將炎漸消蔌馭未怡匆陣結金烏倦沉沉晦養中

其十

寒積歷年冬瓊崖抹玉容層冰老碧澗舊雪古青峯

樹冷嘒蜩猿慣林幽巢鶴封炎涼桃李少只合[illegible]孤松

其十一

曾恠秦丁路新逢蜀道雙芒鞋踏欲下茅徑勢難降

雲暗山藏跡風鳴谷作腔行行招隱者隔嶂若聞尨

其十二

晴巒澄翠微亦見物生輝遷谷鶯喉轉銜泥燕翮飛

淡黃塗柳絮嫩綠上苔衣麗日山中寡陽春郿未歸

其十三

烝天酷暑烈只緣此山居清冷不頭枕温凉水面苔
迎薰眠竹簟送暖過荷渠活潑潑中地臨淵欲問魚

其十四

秋高風氣爽晴步覓山逢皓月懸新桂微風落舊梧
紅飄霜葉解蒼點露蒹孤嶺表冥鴻起翺翔弋慕無

其十五

緘發北風淒冰花滿徑迷雞寒催滿轉鴉冷匝枝啼
凍斷黄河水憂飛白髮絮何如薪積久萎火熄山谿

其十六

石隱豈吾儕攜家寄僻崖山光形影弔路斷姓名埋
依日爲精舍栽雲擣勉齋乾坤嘯傲穩可幸少風霾

其十七

雉圖亘代來逝者幾曾回禹稷皐夔去畢營周名來
輪指六合地爭逸九泉臺剩有羣峯在登高望古懷

其十八

水穿一片石世閱萬年人物換山能壽時窮月不貧
大醉呼後覺醒遐得閒身君處鴻濛近芳哉豕鹿鄰

其十九

外事寂無聞界然天地分遐儕人沐雨近喜我棲雲
但得漁樵意竟忘神戰紛故園難入望夢寐到榆枌

其二十

信口漫吹簫曲終風送遥于喁兆管發宮羽繞林飄
萬壑來魚聽千崖和鶴嘹知音天上有里耳竟寥寥

其廿一

收拾破山劒匣中息咆哮音萍鋒錫斂紫氣斗牛消
霜老十年刃天空三尺包幾時飛劒去掃盡不平均

其廿二

偶爾居停主樂天第一村老親甘菽水穉子戀柴門
栗里妻鋤熟菊籬我業存尤煞幽谷勝滿鼻撲蘭蓀

其廿三

昇堆東軒下性恬夢亦安羲皇來遠友混沌絶時官
蝴蝶棲園化熊羆渭水覓雍容忘臥起傲日掛欄杆

其廿四

誰家火一星燒斷衆峯青虎嘯呼庚癸烏啼戕丙丁

澄光開石面潔蕩見山靈嚴麓依然在霞霓列畫屏

其廿五

十都人个隱惜物世間豪蜂陣尋花謫燕群入幕勞

迎風翻仕窟傍月聽松濤勝蹟尋行路羽毛萬里高

其廿六

天不死吾道身心到處恬既知生有命那歎食無魚

之陽人難老梅觀衆望厭採來香滿袖拚映月盈

其廿七

石罅流泉峻尋源附葛登風波已寂寂雪浪自層層

飛鳥巢依水游魚穴近氷漁夫如有意問渡作良朋

其廿八

訪盡山川勝衆礎極北南陽岡穿風穴聖井汲龍潭

紅日當頭近青雲襯足覃問誰四皓宅影影見茅庵

其廿九

破石泉能勇撑天岫不凡漢唐留筮草盤古剩松杉

真迹尋顏巷蘇睛畏尹巖高山流水意許我納詩函

其三十

肥遯來空谷修衣作裂苛嘔肝驚鬼哭飼峽動神呵

踢去淵明柳推開茂叔荷緘唇瞑目坐樂處靜中多

山中問燕

王謝堂何棄含巢隱士家銜泥知傍石晨啟學依霞

遯網茅簷慎哺雛竹棟奢呢喃應自信免議主人差

山中聽泉

萬仞落洪泉響高半闊天白於銀漢水綠勝鏡潮淵

穿石魚堪算映波鳥欲仙偶來方洗耳幽景引流連

山行有感

家擇窮中住身如世外行放歌八洞應挙步九嶷迎

巔頂遥傳道嵐尤近厥兵逃天空有霧未壞舊苔生

山中周季美執友過訪

日邊遇故人天近性相親雪繞巖君鬢雲迴執友身

濟時長策短避地舊謀新桃洞紅飄處携衿快問津

山居近劉因之先輩

客中驚見客村外望連村岩破知人到籬開漏月存世情忘冷暖土氣自寒温方慶無孤德鄰鄰對蓽門

詠梅

菊殘丹桂老芳節仗梅持鐵石心腸勁瓊瑤手骨奇雪容爭素艷月魄濯清姿却惟林和靖累人萬古思

夜月撫琴

碧雲延皎月來聽撫瑤琴華錦琴生輝爾攜月徐吾月琴三我敬我月一琴心彈罷方歸寐凝光在影余

春日謁吳琳玉年翁於房山縣

去天方尺五春雨潤銅章一道萊衣煥三遷伉訓長褒封來鳳誥漚頌入鶯簧官業備功合澤流白玉堂

初度鄂楚

客途增一歲于道愧雙親酬結湖東夢饑驅漢上身蠶桑收繭熟鶯粟試花新限戶之行李遠遊赤帝嗔

懷君錫廷錫兩兄

青雲峯畔依把臂隱城南趨鯉庭前訓猶龍物外參聲光常近月形影不驚風我獨悲岐路偏貽棣萼慚

懷家山大姪

遥憶高人後優游在紫雲梅仙超世立杏影繞階濃有子雖題鳳無私可療龍竹林何日醉携袖聽鳴松

山中贈長羽姪

聖茂千年木峯紆六月寒羊腸悲艾久麟角慰心歡子志凌霄高我才愧謝安增前秋實樹吾勤遂登壇

遇劉子山門翁於和州賞牡丹

春殘遊異地星聚快同門酒濃薰風醉詩留永日喧窮愁萍梗濶富貴牡丹存好向園亭上遊花入夢魂

客太湖縣馬濟臣履臣兄弟招飲於怡園

絳帳源流遠白眉次第生聞風傾蓋篤泛月酌樽盈坐坐嗟峨石人連溫潤瓊醉吟新意氣絕勝故交情

集飲於盧正伯之新廬賞梅贈句

梅花不厭客愁傍逸人開鐵幹撑春立冰魂帶月來
暗香生老樹淡影鎖新苔應有調羹候渴心望幾回

其二

最是梅川上芳菲隔玉人飛腸花亦笑拂座影相親
和靖敲腸熟浩然印跡頻酩酊一醉後梅裏訪前身

已未除夕步温匡吳年兄韻

此夜猶殘劍梅花妬滿原不成遊子夢且撼故人魂
愁合雙心結家同兩地論何知春信近莫負歲寒恩

恭聞樓吳在安世兄自保定府郵書之作

百花嶼上字九棘署中開黃犬知書意素函將命來
夜分方氣逢春贈壠頭梅讀至關心處恍聞對面裁

寄示傳兒

最是兵燹後儒風醸息荒照窓螢耐老映几雪垂光
豚犬供人唾鳳麟勉自強攀慈槐樹影繞戶遏留芳

其二

髫年何足恃一瞬鬢霜華空蹉青雲跡只增白璧瑕

芝蘭尋盈室桑梓擇鄰家宗德嗟予積修培望汝奢

吳含貞夫子留寓於都門署中賦謝

庄荒憩執離門卓樂斧就洛洛金臺冷澄澄寶鑑落
解逆黃河宴門雜甲洪鐘桃李春光後獨培勁節松

鄧元阶夫子於江南助賓北上賦謝

經年磨鐵硯剝日度金陵且立裔門雪[illegible]
朔風添旅恨霽月感師承飽德悠然去霜[illegible]

驪龍洞

何慈泥蟠久棲遲耐洞中生靈乾欲兆早[illegible]
豈乏風雲會徒甦雨露功破山應一劍[illegible]

贈李石臺門翁

天壤君名重雲泥我隔遥實慙蠅附尾虛對鳳[illegible]
著筆凌班馬衣鉢補舜堯歐陽門下士曾幹獨當[illegible]

蘆溝橋遇雨溺水

猛雨骨崖洗驚濤木末來雲埋龍鯉壓雪拍馬騾哀
水府悲淪落泉臺勉去回幸非王勃伯倦切未沉灰

寓金陵接旌德縣汪尹二書

梅窗看月後梓岫浴風餘壯氣揮高論長情寄遠書
戚愁憑兎穎鄭恨付鴻魚回首憎西嶺匆匆别未徐

春日遊敬亭山

敬亭山色在孰是謫仙人紅點千家樹青糚幾陌塵
崢嶸石骨立激灔水波奔亦已淵洞久應聞磬歎頻

詠雪

滌性天生定精肌月伴懸雪甘寒透骨不受暑光侵
[illegible]梅花覆藻挺玉樹妍自居雖寂莫與世光豈等

由蕪湖之徽州過新嶺有感

最性徽川道山從馬首漆羣峯森揷地新嶺突參天
上陟屢疑斷下移足頻蹁利名何擾擾頹而愧飛鳶

週顈州杜子艮云其男與傳見同年月日時生

飄搖去國遠遊近入淮流名夠權君育犁牛耐我羞
雙星輝碧落一氣壯洪州他日叫雲侶聲聲誠共求

秋日病甦

斯文天不墜縱死世能留猕霧還勝日同素那怕秋
青盲走二豎血性亘三洲但惜身難護遺貽父母憂

上黃存庵夫子

瑤湖敷懿訓銀漢倬天章草木知名氏魚鳶悟躍翔
棲書包六合椽筆吐三光高臥東山穩長流水石香

壽外舅簡庵蔡先生九月朔日限韻字

南極瑩芒動東淋長愛兼菊風香入座桂月影穿簾
蕭蕭秋光老時豐春酒甜邊閑泰岱畔喚鶴與壽齡
[illegible]

海山石骨還印松痕

海山催氣聚片石茹松痕石倚松添骨松依石寓魂
色純天鍾禰節勁雪權分屹立乾坤內雙奇鞏一尊

寄孝感縣黃孟傳世兄

聖庭風月靜視戶歲時朋潄齒依湖水彈心過遠山
棲邊飛倦鶴野外宿清鷗岑鬢伊人在蒼茫一灣

石松齋詠

對松研易畫坐石讀春秋十二時難放參三意自收

蒼穹心爽見髮鬆颺前浮將謂予何樂忘言只點頭

都門初度

撫今方孟夏憶昔恰初生設帨思勤篤懸弧志願誠
金華欣製錦瑤島愧稱觥膝下頻年曠侮教月策名

端陽旅況

午日逢親宴凝風醉客筵加餐陳角黍銜酒伏池蓮
競渡鼓聲急思歸笛韻煎曲中歌折柳望繞故園天

報國寺松

桃李春光促此松萬古存後凋仇霜霰中立偉鱗[illegible]
不避風塵色彌堅氷玉魂豈惟雄佛寺勁節壯都門

受選

十度春闈士一朝天部官筆花辜客夢畧殺負親歡
棘性臨氷署酸心對廣寒自慚文學拙政事責難寬

除夕

醴酒催窮冬瓊盤紫氣攢元於今夜起春向詰朝看
竹爆寒度花生上燭重微醺尋好友猶祈[illegible]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四詩歌選

作引○雲樵大兄治滁其人士有再見醉翁詩
用韻○壽吳含貞夫子時爲瑞州太守○惠泉
遊○金山遊不果○遊吞雲庵○過時信故里
○過嚴陵釣臺○謁董永父子墓○過黃梁道
○渡漳水○汴城遊○中秋觴淮○孔廟孔墓
○子貢廬墓處○至聖手植檜○子貢手植楷
○過伍員親徵故里○登抱犢山爲壁上原韻
○汝上別傳兒○復遊北源○語爲避地淮上
時作○初度觴淮○歸舟○歸里○聽潮○若
傳兒○夏日初歸郎事二首○借游日生年會
遊翠雲寺限麻字○夏日允升叔淑人兒同酹
○食菜齋以上俱七言律○洞仙歌○瀟湘逢故人慢
○水龍吟○隔浦蓮○陽關引○謁金門○玉
蝴蝶○定風波○南浦○解蹀躞○如夢令○
拂霓裳○賀成功○大酺○夏雲峯○黃鐘樂
○東坡引○綿纏道○河傳○紗窓恨○柳含
煙○秋霽○傾盃樂○上西平○驀山溪○漁
父○好事近○玉燭新○御街行○小重山○瑞
柳梢青○少年遊○雨中花慢○金縷曲○瑞
龍吟○青門引○漁家傲○朝中措○清平樂
○玉漏遲○烏夜啼○西河以上俱詩餘選

七言律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區 余爲霖 著

齋居

松篁交影伴橫經何問堦前幾莢蓂戶閉深涵三日雨庭趨長戴五更星牙籤光動螢能吐鐵硯痕穿蠹欲蝕靜坐清齋尋樂處水波澄徹映山青

登白馬峯時七月八日

躋[illegible]蹬層峯指顧洪都一望遙色林[illegible]訴籟敲宮羽奏于喁天連鄱水三三曲岫接雲林六六重應許山靈通帝座悠然呼吸任從容

秋日避地僑居藕家坡八首

長堤橘柚散清芳隨地優游興倘徉坐對青山評古史微開白眼看人忙有緣南畝躬耕早何怨東籬鬓點霜厭聽時禽鳴得意倩風吹付水蒼茫

其二

踏徧征途月滿川晴光依舊映波圓碧桴萊動迴霜醉丹桂花含帶露妍不信金風能殺草只支木枕穩高眠起來欲征銀河掃無那浮雲復蔽天

其三

洋洋漱石藥衡茅飄拂商音匝樹梢雲裏飛鴻新翻試管間蛩語觧愁抛漁樵耕讀誠忘倦雪月風花意漫交多少名場矜勝算曾如抱膝淡推敲

其四

豈因酒債絕金巵醒閱人因半醉時五夜[illegible]劍四方夢鹿且觀棋峯高白馬供載賦水甸黃芽餌詠詩兩岸嵐烟封得任詰盧深境幾能知

其五

芙蓉馥郁應期開歡惜春歸桃李哀綫識荊山知待價遠吟衆甫慮非才莫轟繫肘參霄立簪笠科頭送暑回寄語悲涼風莫緊消涓滿地淚層堆

其六

躬負琴書事遠游渾光崖影共沉浮傳呼疾應忘牛
馬進退忘機狎鷺鷗玉壘麝花將作老金横芻蓋又
催秋損衣警谷寒砧急莫負鎮親倚望眸

其七

中原探救感芳華念我兒曹總角丫式穀心酸岐路
日義方夢苦故園霞刻成鴉鶩封書遠寄到麒麟努
力加凝是生來所隱德敢期奕葉茁蘭芽

其八

凉夜思家玉露侵楓飄江岑登愁襟燕歸梁上呢喃
息蕊謝枝頭卷舌深寂足以通因物變靜觀有得見
天心吁嗟畫棟背前葉所若焚香步月陰

北源十景天門坳

屹然柱立草鏈峯恍接層霄闢闔通灣折羊腸山徑
曲嶙嶸象魏石門縱一天星斗開眉目萬里風雲洞
腹胸何必夢生鬭僊翼扶搖直上勝登龍

凉傘簪

倚天懸嶺勢巍峩庇蔭生靈發育多綠幔無煩裁剪
費華簪已勝琢磨過荒峰兒番遮汗吏愛織青雲覆
太和仰看當頭花燦熳傍吹歌奏儼笙歌

芭蕉岍

不識何年只種蕉萬株蔥鬱到今朝綠分澗色波能
取青引山光葉欲招佳卉凝承甘露厚靈根耐定雪
霜凋誰來寄布濃陰下覺醒塵凡鹿夢通

花石峯

三五峯邊樣樣新從天亂墮倍嶙峋點頭頑石花叢
瑞解語奇花石吐神文筆局書雲外字錦屏遮障世
間塵低佪微笑拈花石插在乾坤日日春

臥虎巖

巖依天半掛斜暉臥虎悠悠日月依霧隱無愁文自
炳風從有候物生輝黔南踞冷驢鳴技道上奸消狐
假威峭壁千尋將一嘯遥知響發震邦畿

偕月墩

月樣墩形氣象春會巢兎殿競菁華幽惜謝朓謀居
近秉輿廣公佇望還撒土飛踪參碧落廣寒留跡寄
人家芳菲丹桂原存種親灸蟾蜍學折花

雞心石

千春拳石類家禽霞羽冠冠五德深欲報貞元回曉
晴漫隨長夜度光陰一心吐露觀天見七竅瓊瓏絶
霧侵且效雞棲全晦養驚人蟲蟮欽餘音

頭巾磧

豈亦陶潛漉酒餘山頭戴定任舒徐雨來折角中[illegible]
惹風過吹風帽不除頂插金花穿月窟縷裁玉片傍
雲居緣何一戴經千古笑問胸藏幾案書

土地岩

天孫鍚鑄織山青石砌棱棱列戸庭保障功勛昭化
川封疆好惡適從星馳藏技壘遷三舍鶴發聲聞啓
萬靈莫訕荒嚴無土地花籠香霧霞流螢

石罅泉

石竇汪洋瀉嶺頭噴珠瀑布引青岫翠風止盡人間
瀉浴日洗開天上愁消外餘瓊貽鶴髮灘邊新釣學
羊裘只嫌泡影驚兒夢會向波心掃濁流

十居北源 丙戌避逸居此今復然

卅九年前舊石泉又經塵霧漫遮天服勞最樂椿萱
茂繞膝無憂梨栗鮮築月架雲成草屋耕風樵雨理
書田幾多失所人馳驟曾似深山深處仙

雪雨

雪舞雨争氣勢張透條天際動鋒鋩米珠薪桂延村
巷鶴唳風聲逐日忙徑草蒙泥人跡亂隴梅鎖霧客
心傷贏誰築舍壽源畫侶結貞安學臥僵

山居四景養志堂

昊天翻育淨流多見志無私養若何宅近青山因指
授 家父夙志君此 堂開綠野尚琢磨析薪荷負辟鄉市築廠
經營隱洞阿信是嚴君見大意春地如約奏沂波

肯堂

危巔兀兀水潺潺觸境驚心寡遇艱風刈茅花罰徑
塞月偵芸草照窻開百千事積三思任十二時輪乍
報頹俯仰高卑臨肖室知非蓋見鬢毛班

石松軒

軒連翠岫放眸空不惟松喬滿望中骨立千秋堅素
性幹標一柱壯穹動生靜息形相與高節貞操體
自同悟得赤松黃石意山居何適不崆峒

蘭蕙臺

芳洲磊土擁芳臺蘭蕙同心次第開分結孫枝叢[illegible]
露合敦友誼偉節同老親酌畢迎風聽稺子拈書帶
月來幾陣香雲飛上下誰知遠谷藹名材

避地入山雜詠三十首

無端突起小崑崙萬疊狂岑儼浪奔只許飛仙窺路
影未經封禪破山痕碧雲擁樹生天頂白石磯泉透
霧魂縱使淵明携柳至洪荒此地禁關門

其二

微同華嶽漫留名兒累山經記載盈峭洞窺天一線
通長虹貫岫兩儀平苔鋪石面供眠坐鳥近人身解
送迎我挈鷄豚來寄跡世疑拔宅在蓬瀛

其三

祝氏何人尚剩翁泓然古井濯烟霞頹垣遺腳甘棲
草荒圃多情肯茁麻聚散千家新化蝶鼓吹一部舊
鳴蛙尋蹤直向難尋處約莫桃紅隔浦花

其四

山烈泉寒花事遲化工堆玉上梅枝雖[illegible]破臘[illegible]
力却喜魁春綻自奇踈影憩烟驅綵慕麝香穿浪冷
魚知羈棲尋後人來少誰惜孤芳過水湄

其五

短日寒宵任不勝夢回永夜倍兢兢踈籬剩竅閒生
月暗室敲心薄積冰讀破牙籤驅倦鬼悄遺圭竹阻
高朋青燈挑盡還眠坐門外兒深雪幾層

其六

蛩然空谷足音稀早闢蓬門進踱雁貨殖謀工羨倚
頓刑名術㨿笑韓非覆羮染指譏成俗滄勞盟心自
樂饑豈染新衫經柳汁岩前贏有舊斑衣

其七

遮莫東風過短牆行吟澤畔興飄揚水容綴翠橫攝
柳山意飛青偏種桑蚊蝶游鱗依藻躍乳鳩試羽貼
古翔滋將妹晴光補春色撩人樂未央

其八

倒看殘嵐起麓前薪蒸任採陟層巔漫勞萬谷荊
躋勤護周行棒梓研心痛恒愆投杆毋性明已厭
柯仙幾回荷斧歸來暮撿點樵功負月旋

其九

凄凄風雨浹山瓢十二欄杆擺寂寥彩筆江淹花結
實翠庭程顥草生苗偶敲黃卷霄鳴晝靜撫朱絲月
避宵衾影許多慳汗事敢云蕤見接唐堯

其十

沙石兼浮號瀉山澁虛行步葛藤攀穴藏斗大杆杆
鼠樹宿天高白玉鷳猿猜相逢如故識雉翔自集亦
投閒當年韓愈何無策仙掌峯頭淚雨潸

其十一

兀坐山龕作鄰鄰幾僧入氣得相親誰穿鳥道來天
險獨喜嚶群入殺漈時洪茂和過訪赴約不忘雞黍舊撫時
恰見燕巢衔春風不管相思苦偏向茅簷促別颺

其十二

子規叫徹萬峯高斷送殘春去路滔會觀櫻桃來
語蜂尋銀杏與難裹絲絲絮舞驕風力芙芙錢荊岸
兩遂不是謂梅實好青皇辜負放花勞

其十三

大地生靈望澤酣可堪山脊伏龍潭包藏霖雨謀身
便囮絕風雲令世懸旱魃翼張情不厭神蛟出沒性
何貪泥蟠凹見渾閒事鱗甲森嚴擁霧嵐

其十四

瀟載黃精渡澗途重逢九節石菖蒲蓬萊海外空傳藥鉛汞爐邊實用枯地産精英天作主人無凡骨物呈符採來豈數偷桃力方朔應羞厚自誣

其十五

牧笛無腔奸曉風牽青天半入林聰投林亂鳥爭巢急採木良禽飲羽豈霧擁蓑衣農事暗雲穿螢火客思工琴聲乍歇書聲動迎戶松搖月影東

其十六

炊爨烟濃發異香柴枯井水亦含芳葉承甘露通仙杖幹惹天花傍玉皇鐵性深藏幽谷靜現根直入艮山長薰豬草混知多少寧對焦柯不恐惶

其十七

清泉寺啟清泉流水激殘碑臥草蹲一笠如來貪浪捲五宗派寄波浮蘆根有壁誰穿膝貝葉無門枉動辟支鶴何天飛未逸空教化石立山頭

其十八

南薰不得入山來鬱鬱烟塵解息關竹影搖青隨日轉葵心輸赤倚雲栽鳴皐鶴鳥傳聲去點水蜻蜓適意回最喜流螢教況古照書猛向囲入催

其十九

掛榜山高百萬尋風聲遠絕修腸役鹿鳴天籟喧苹野燕醉春恩舞杏林洞口雲孫羅錦製藝頭巽二鼓笙琴石文層覆苔成篆好字遙通鑰在心

其二十

黃沙坑隸銅城河能藏鳥啼繞谷多茅劍着旛虽色慘爭單隸將水聲呵青旛見火狠烟起綠暗林幽鶴哭過崖藏山中無甲子應憐累歲亦兵戈

其廿一

出雲峯畔馬連雲作字排空勝舊聞蒼頡難懸天上筆青霄俦見斗間文揮毫一掃豈毛動走草千章健羽分鸞鳳浮言惹實學豈能燕鵲未堪羣

其廿二

山梧未倦萊先倦兒逐楓飄入蜑江鴨睡乍甘微丛
變蛩音已後得時膛林稀盡放風來屋茅薄偏容月
墜寒金菊芙蓉知有伴炎凉不惜和人雙

其廿二

敢歎山中少酒錢秋聲日夜把愁添烏鷲曲木能依
直雀落肥椹足養廉山水高深資翰墨乾坤浩蕩作
閭閻閉門推却西風去飽睡繩牀黑睡甜

其廿四

重修草舍自誅茅手綻操斤和血色堂外斜飛槐樹
影里中遙覩栗條梢傍籬吠犬同雞宿謗穴頁貓任
鼠嚙簡淡山居安且樂承平景象滿荒郊

其廿五

天光雲影樂游魚魫聽溪聲放步徐竿蹬巖陂無帝
餌紛投渭水不王譽藕花艷映波心發荇草清依石
面居但得漁翁漁外意與魚同樂老芳渠

其廿六

躬山苔满馬蹄埋驚喜誰人到草齋黄元齡頻大向翁者人到
雲中連信吠鴻從天外繫書排乍開𨳝鐵人雙樂早
放平安酒一樽請罷寸函心已醉月偷樹影過前街

其廿七

路曲峯回青夜寒禾苗九月帶花看菊香偏傑傲霜
易长色殘黎翠煙雜幾處青黄排指屈誰家紅朽不
升精脈施應責吾儕事念及蒼黔涕泗漫

其廿八

篠壑庇坐勝垂亭呵凍研硃點易經風湧松濤春樂
趣月横梅影象爻形物中静覺圖時近書外游觀卦
理靈先後天機隨處悅山文鑒翠水章青

其廿九

登涉從容竟日題長歌繫任夕陽西覩蹤萬物同憂
樂進退于衾決醒迷遠舉才慙藉軾鶴精思力逐處
宗雞夜來移榻柴扉外臥看天章奠壁奎

其三十

千葉層綃袖送峯鬯春餘次稱臘冬衔瓊陶謝才
謝代換翔鳴烏意濃皮骨餘灰飛欲盡芹堂新句詠
特重惟留公道天邊雪貴送寒光映讀途

上吳令貞夫子

高天雨露沛延陵淑氣縱橫繡谷蒸樸樕無花空筆
夔冬零何藥貫能承雍丘衔東剡縣烏燕郎闕中鐵
羽腳每惜頻年聲價減龍門十倍愧先登

上鄧元昭夫子

喬林鬱鬱滿秋南浦西山湛露流金馬嘶風蕙冠
遂玉蟾當年遜藪歐芳風桃李晴光霽勁節松筠履
景悠况復鳳毛池上滿天孫黼黻錦雲浮

過周二峯夫子舊宅

琉璃廠左太常家艷質穠芳醉德奢曾立游楊門外
雪忽移王謝鏡中花聚頭只見長安月問字何騁絳
帳霞太極圖傳原自得濂溪春暖舊蓮芽

上王春如夫子

灃灃淮右水清漣輝映千秋秉鐸天滕閣蒼詩稱梓
業果池製字譜薪傳堂前槐樹流風藹門下桃花被
雨鮮自愧東坡非學士歐公水鑑久高懸

于又宗又功兩世兄指欽限延字

春盡波肥蒱藻堅簇鱗鰯蛉剛芳鮮盤中海錯羅天
味檻外漁茶映水妍泛月香飄李白盞吟風色潤薛
濤箋南薰知助君情厚吹送歌聲衔綺筵

上黃存庵夫子

瑶湖淮滸氣烟波影映高蹤衆事多白髮傳游時雨
化蒼生佇望福星過飛鴻欲跡人難弋鳴鶴飄音子
易和海外聲名天上語徵輪旋動印苔蘿

過唐陵園庚翁於太平縣賦贈五表兼誌別懷

雙星相聚百年人回首髫齡未幾春君赴瀛洲催鶴
昇我潛澗轍效龍鱗仙源潤滿蓮萍舊客路烟浮紫
芬新此別何時重握手凌霄劍氣莫孤伸

懷季龍四弟久客楚省

頻年淸夢鎖棠華聲應鴒鳴室未遐句發湘江應得
月賦成雲擘京栽霞岐途阮籍空停轍歸國張騫早
泛槎秋杖歲慈猶善俠休教波水負天涯

懷李石臺門翁

仃驥駪騠感觸知命風颯我動遐思石芝圖畔懷吝
露靈谷峯頭望佇佇行結遊心艮使少二天藕戴故
人宜谿流不斷歸臨汝長迎芳蹤問水涯

懷執友宋際飛

渡蟻橋端沛澤長源深流遠歷年昌領袖婁儀堪羨
馬垂釣雍容直壓姜石性堅質桂辣金心溫潤桂
蘭芳何年編荻煩君力免致羣生墜水鄉

別蔡弘子於汝上時訓傳兒

扁舟話別意凄其此際何人送遠離彈劒臨流驚鯉
躍敲詩夾岸怕猿窺帷慼二十六年友堪誨一旬八
歲兒攜手無端旋剖袖春風引恨柳條絲

除夕寓旅舍聯館寺時蔚廬三弟冒雪過訪

六花飄瑞滿天番散瀟梅谿作故園堂上椒觴明日
飲客中竹爆此宵喧冰心兩地親憐予雲箇雙成弟
敬昆仲是行山人復起好留金帶鎮山門

由都門之獲鹿縣訪于循庵年兄

策蹇兼程赴鹿泉處汾千里往還天帷勝乍捧毛生
檄羞溢將分鮑子錢鞭影變長搖柳杏靴痕踏月印
苔蘇宦途勞夢曾多少屈指薰風又一年

賀徐廬二兄

花萼樓中諫草多蒼生齊雨歲如何輝星白晝矛盾
煥貫日丹心黍谷和梧映長光來鳳啖柳搖春色動
鶯歌此時納牖應相勗力補堯天挽禹河

外舅簡庵蔡先生花園中同愛軒并樂處二首

同愛軒前青赤蓮池光瀲灧見先天濂溪剩得前身
在繡谷餘將古意懸露葉凝珠圓艱月雪根映玉潔
儕仙汙泥莫浸穿芳藕洞竅無心美自然

其二

壽桑應從何處壽化工卯巳冷疎林魚銜花浪嫌文
字鳥啄芳風喙詠吟亭樹影橫影澤紅豹松聲叶廣
陵琴遙祈造物與佳卉休遺紫棠草徑深
賀侗子山門翁
蕨陵不罪狄公門子四東坡夾袋繁花發梓溪千古
艷竹紙花戶四時蕃風陽母影稱仙吏天顔棗光裘
錦孫歎載步趨蹤跡杳夢魂長傍吉人存
懐饒型蕩門翁
流水盈盈漾界江英人領處秀無雙文甚青鎮遊龍
斗藻聳丹墀實殿邦玉燭已調漢上節金蓮曾撤闕
前釘興來欲鼓山陰棹寧俾更闌吹野尨
接吳在安世兄書
盈讀來章友道深花箋燭發故人心天中磨硯同穿
鐵冀北橫經自斷金愧我菲才淹兒谷幸君茂等卓
儒林迴然避由青藍擬百尺竿頭好再添
懐貴維緯年翁

茫茫此道委荊蓁正學誰從識偽真耶水源清流淡
永雲林峯卓石蟒嶼苍黃滿變無雙理紅紫芳菲總
一春莫歎分飛離說面須教席除客芳鄰
丙辰春日避地遇李石臣於鹽城縣
塵迷波逐沒蹉跎曾燕相憐送響過花下揮絃琴意
冷風前閒匣劍愁多鄉心萬斛填海客夢三更共
渡河酷似湖東歸路穩朧難與醒奈如何
寄贈嵩山大兄
洞庭汪濊孝波深萬派濤流終養心背樹萱花茂
茂勝依桂粤已濃陰御爐香惹東山滿栢棬情陳北
極欽臣道由來先子道難筆今看賁龍吟
冬日賦贈汝致堂
霧花蔚蔚水淼淼中有高蹤耐歲寒走筆敲風驅杜
甫移床近雪伴袁安鯉庭敷訓聞非與鳳閣標名志
未覓鶯喜同心相見晚迴泗川上共盤桓
贈韋蘊可世翁

江漢朝波壯楚天淵源詩禮滿庭前花磚日暖簪紅
影梔戶風高漾翠炳文瓜金陵聲價重村變玉樹燕
啼綿黑頭早負公孤望倚聽談經入講筵

寄贈山西定襄縣吳能受年翁

逍遥山右傍雲浮漫折南梅寄隴頭白雪歌高難和
調蒼葭道阻易生愁君凫飛近天邊日我鴈鳴長月
下秋汾滸汾河流不住何年李郭一登舟

贈蕲州官慕庭世翁時爲太平邑宰

遶郭佳氣蔚黄山維繞琴聲入耳閒野外有人謌[illegible]
袴署中無事舞萊斑三遷懷杼遺祥遠百里桑麻蕃
澤環靜向仙源流處聽絃歌穆穆水潺潺

夏日喜雨賦贈貞吉三兄

郊原又習舊時青早甚重逢喜雨亭謝氏堂前飛乳
燕東生癸裏集新螢茫擁簾幰芭蕉葉聲徹窓檻竹
簡經聚首一家詩共易天倫樂事在趨庭

送毘陵邑人倚之李新縣時同客蕲州

當年燕邸夕陽斜九曲離腸歧路奢方喜蕲州逢倒
屣又驚錦水送浮槎楓辭舊渠催波冷桂動新香襯
月華流了他鄉何恐別夢魂百結到天涯

贈桐城縣姚彥昭年翁時寓石埭旅舍

龍眠深處好棲遲蓦地來何人鶴池天塹分開遊子
路客星合照丈夫肩酒闌紅色侵榴樹吟罷青垂倚
柳枝樂意相關俱亦語鳴嚶不斷兩心知

中秋旅况

騎驢奔走暑中秋良夜偏逢皓月羞影動孤枝[illegible]
步香飄蟾窟桂當頭金風響過蟬聲寂玉露青凝屬
背浮最是離人魂欲斷鄉思耐聽五更籌

贈太湖縣李景文先輩

龍山臺側看魚歸喜值先生對夕暉白髮年逾伏勝
遠青囊術化景陽非殺雞窮飲三春酒捫蝨閒搜百
歲衣拜訓通家敦古誼疑從異地侍親闈

黄河曉渡

鳴雞無韻促行裝月白嘶華艷水黃餘夢甘泥燈滋
暖馬船飛梁截流怯琴書有漏登堤早報會無情去
路長騎上問看腰下劍精芒焰焰掃星霜

寓安慶府署候胡應運妹丈

久客難尋夢裏家中宵臥起念君遐同天縱目觀牛
斗縮地潢心界晚霞白雪高懸驚世滿青眸遠屬慈
親加挑燈朗誦恭觀傳聲徹城樓漏鼓喬

濟水過宜興縣羊嵩鶴年翁同舟南歸用韻

壹催會甦重臨淵聯秋爲舟誼不岐山左新移
櫂斗南還屬各天恩收將古道囊中劍稀邦時人而
上階把酒臨風商後會翩翩情繞曲江涯

過陽邏上磨仲庸夫子

江漢雙流一水迷好風送客禹門登振逢倒屣迎王
粲喜欽通家見李膺蘭桂環堦香自染芹泮隨浪洞
先增乾韻早滋生平願盟償何疑倍幾村

寄黃陂縣代與家字先輩

高堂逆遊耐鹽堂乳臭何當馬帳光嫣拙無與甘苗
木燕明有約浸依梁鎮塘諸衍繆王盛雲夢經傳李
子長近訪爾開河上水寄流別派到家鄉

贈孝感縣李代之先輩

赫奕家聲函芥仙餘蔭覆及旅人天吹憑越大驚初
等蟜許用龍隱淡烟數被滾川依暖席何時銅斗泛
歸船董湖夜月光如許漏照窓頭鐵硯穿

過北涇嘴遇黃赤子丁殷一兩先輩

閒尋芳發過東籬萬萬和風處士吹緒[illegible]南朔勞[illegible]
為派分黃檢潔心涯從容臥起志雅俗雅淡行歌樂
為餞吾過自南涇自北無邊消息兩人知

秋日避地復宿馬口街

兩岸依然翠滿山西風吹老旅人顏悄憂蛩帶樹邊
聚離假鴻砦野外環蹤定黃輿雙郡穩援來白首半
毛須雅孝鶴立應拈忌悔不崩愚歲月閒

其二

漫投舊店主人非悶坐空樓看落暉大刼楓林千樹
血聚寒草澤萬花稀送窮熱腫邀佳夢觸緒紛紜攪
敝衣借別春光餘幾日又傷燕子倏歸飛

其三

萬條風雨勁蒹葭遥引愁心繫故家一子壯年新窆
僉雙親老歲舊餐加承懽木趂黃花笑種德猶懸丹
桂萼慈孝悠悠難盡逭蓼丘闇淡恐聞笳

其四

白露催殘橘柚香惱人秋色觸詩腸饑餘落葉飛[illegible]
鋏寂寞芙蓉對溢囊鴉鳥迎寒啞曉夜莎鷄應節度
炎凉幾饒舌在將何用坐老風雲枉自强

其五

衣單玉粟忽生肌慳得時逢東木皋溯泚漸驚新鬢
哭山猥早訝老猿啼倚門親恤王孫貧炊𡚶妻歌百
里奚借大乾坤容棠育蜀何堪恨在雲谿

其六

牧笛農歌斷續來聲寵隴陌客心哀豆花點點紫將遊
釜粟萊瓢黃已濡灰鼠輩搖翻松子落馬群蹄踏稻
孫妾蟹鳴得意蛩鳴怨蹙口呼天問幾回

月夜

泥足芒鞋踏月圓倉皇避地欲登天螃宮老樹垂陰
落鶯谷新柯愧夢懸呼酉摟公難盛德振肩憑婦易
多愆從今穩學猶龍術良賈深藏不問錢

丙辰仲夏敝兄

綠暗紅稀五月天言旋無路復之燕宦途羈靮辭遠
就客舍螢光缺又圓千載離家幾隔世一生勞夢累
今年蓬踪轉襆歸何處淚灑南飄寄杜腸

候劉子盛兄

俊角奢頭鶚嶺東玉堂當日錦雲叢差池王謝飛還
燕覘擢雷陳蛩舊虹醉後連吟蔭夜月疑來問字繞
光風偏今室邇人還遠屠痛相逢鎮夢中

追親嶼山大兄

回翔華表是耶非如見兄今着羽衣滙水屑波流化
雨曾為都昌邑宰雖山卌日點仁輝民歌尚藹三絃曲仙舄
何翻兩鳧飛賦就玉樓應已罷好收佳蕊蹋雲歸

悼吳門修撰兄

蔑來愁雲縈寂寞生離死別在楓橋金分齊土牙恩
重玉賦天樓賀夢遥四境蜉蝣徧壽考三吳麟鳳反
祟翻為僭逆物多私受淚湧長江勝汐潮

輓海節婦 徐州人今塑像常州

蓉風拂拂做黃昏淚捐棲鸞何處存百歲愁絲紅淺
霧一泓淚水碧雙痕燈前和影商名節月裏尋鄰伴
夢魂莫怨教緣因薄命悄將正氣繫乾坤

輓王節烈婦 有傳

捐生取義甫笄年冰玉貞魂不二天血灑寒林芳草
木氣凝織水滌荇蓮鳴龍馬迅柄廬捲破鏡鸞飛隻
影翩但蜀精神輝宇宙何辭倅魄委荒烟

梅雪

與隣梅友喜相遭戰罷寒威興並豪百卉潛蹤逃異
數六花獻瑞表孤操清廉性激參天廻馥郁魂芳亘
地高呵凍搜奇梅和雪春光臘景統揮毫

杏雨

香蕊十里燦奇葩滲濕塵氛入望賒荷插劉伶泥掮
杖歸鞭絮灑水伎銜淋漓花醉迎人笑霖霖風飄匣
樹華點點紅雲枝上濕過將緣等綠丹霞

桂月

嵌空皎魄吐華嵐遥送天香撲鼻吹萬丈輝騰銀漢
畔發枝影泛錦江涯夜光樹照梧桐落秋氣勤追楓
葉離催許森榮飛桂于雲橫疑是月催詩

松風

飄颯異二舞虹龍松借風聲風借松潮汐濤喧虛作
雨晨昏響徹閶闔撞千霄吞餘傳韻箭隙日晷柯韻
碎飆綵使枝搖枝愈古長茭蕨發秀隆冬

欽於王絲如年翁花國

妙境忘言興自遐知君意不在琴花琴詩活潑風生
樹筆墨淋漓露滴芽直藹香雲通帝座橫鋪春色羅
人家道然獨霖繁陰下坐看芝山起錦霞

偕友遊三十庵

山光掩映水溪潺梯點三十庵畔頻坐起徜徉忘客
邸推敲反覆洞禪關霜催楓葉紅偏急風曳蘆花白
不閑遥語天邊今夜月雙心相照潔芝蘭

、寓太平縣大悲閣

大悲高閣刺青天彷敢仙源萬井連嵐起黃峯[illegible]
下烟浮麻水鎖堦前琉璃經燦爛星象璣玉簫吹徹
月圓咫尺白雲家不遠鄉心踴躍效飛仙

烏江雨

江東不肯受人憐贏得春回雨澤鮮白帝徒勞吞六
國赤劉那耐業千年雨朝王氣三更夢萬古英風一
月天快讀遺歌真蓋世至今暖淚擁脣濺

趙公堤

紅桃綠柳妒荒郊無限徐妍寄芳茅十里堤開山外
島六條橋映水中歧歌聲已入新蟬噪舞態寧辭舊
燕啣湖灩波心如在市湖光莫漫厭推敲

南北峯

南北爭高峯不閑崔嵬相望漫同班草憐石瘦添蒼
色霞戀辭空點綠顏影落湖中雙欲合勢橫天表半
能攀登臨預訂今宵夢飛赴高堂作賦還

吳山晚眺

肩上吳山眄夕曛翠中景色兩杭分青迎幽門遠秀
柳翠染江心浪捲芹霧護人烟迷遠近星依漁火接
紛紜自知才遜相如賦通送歌聲入暮雲

偕楊解東門翁登湖心亭用壁間蘇軾句作引

山色空濛雨亦奇烟環閣外鎖前詩魚穿花影凌波
出鶯帶荇香繞檻馳湖自無心覓物摸水還如鏡向
人窺燕風應亦憐遊子吹引兒啼乳燕知

雲樵大兄治滁其人士有刊見醉翁詩用韻

天柏盧陵將劍名祐教伯氏濟蒼生雙懸芳姓青鑾
卓六出奇花君潛誠熊軾驅馳臨際乎危踪溧澈傍
滁行醉翁亭畔梅竹月又照當年賦別情

其二

峯擁皇山虎豹蹲遙聞仙吏舄飛飛鶩遶暖谷風鳴
樹鶴舞冰銜月入屏上帝高將方簡在南端赤子早
瞻依何時協奏塤篪鼓盪乾坤治化機

壽吳含貞夫子時為瑞州太守

棠陰遺露藹湖東梅鼎新調錦水風清況經年留布
袯丹心浴日補幬幬龍池瀲灔凝疏滬風嶺嶂嶸介
壽崇喜晉芳樽浮柏葉參差絳帳舞衣中

惠泉遊

夕陽相待掛山椅為引遊人縱步徐半壁崢嶸烟鎖
石一泓瀲灔水成渠松聲泉響相高下竹影亭陰自
密疏幾度呼僮升斗汲梳流有約倍踟躕

金山遊不果

遙望浮屠半入天勝遊敢約幾時緣風鳴兩岸晨鐘
度雪點千波峭不懸樹影橫分南北塹山光遙映去
來船同君偶話生平願不作人間第二泉

遊谷雲庵

穿石尋奇到谷雲泉音淅瀝自談經樹樁柏子迎霜
白竹瓦蘭孫襲座青老衲無心偷暇日遊人何事學
流星莽蒼世態難如許且趁風清倚茂林

過韓信故里

滔滔天下張西東釣定興亡最上功設餌能投赤帝
子垂綸旋養楚重瞳關中未踏追賢月淮上先嘘拜
將風却悔弓强鳥易盡如何當日不漁翁

過嚴陵釣臺

雲臺寂寂釣臺高二十八人枉自豪白石亭圍隱士
木赤劉官茂別家高足加能腹成天象名著羊裘壓
帝袍水響湯洗山欲語傳宣此地絕風濤

謁黃承父子墓

只今槐棘碧東風孝動仙娥事未空黑夜絹成舊俗
耳黃金身賣聳天東爰覩泉府抒懷廻送子雲端金
報豈試問依依皆膝下幾人無憾拜芳叢

過黃粱道

渺茫往事又何評道過邯鄲問此身十二時中皆幻
境百千蛙內幾醒人彼時卻悔黃粱熟此日偏驚白
髮新願就盧生同好夢眠來還枕枕頭頻

渡漳河

金風颯颯響三秋吹起當年銅雀羞古瓦早知徒作
硯高臺何事壘成樓沙埋鼓角雄圖盡草宿宮帷粉
黛休惟剩漳河流未住曾牖曾載畫船游

汴城遊

來時沂水濯清波歸聽中州發汴歌一載樓皇人事
積半生勞夢宦途多馬蹄踏遍長安道鴉喙啼催歲
月梭渡向淮流環顧影又驚寮壓厲聲過

中秋舟淮時家中憩書

浴浴月色浸淮流桂蘂騰芳報仲秋耳耐庾樓閑信
遠心愴滕閣搗砧稠蛩嗇客意鳴婁切雁促人歸息
枝求還羨籬邊霜下傑猛將鐵幹傲貔貅

孔廟孔墓

廟墓雙奇壯魯封泗流岱峙儼音容杏花春古貞元
露檜樹寒欺剝復冬幾帝唐圖銷甲馬惟天合撰慶
人龍遊遥何遂悲眾木影動芳林看嶺巔

子貢廬墓處

廬墓三年畫孔門寬誰六載踐晨昏兩楹林樹垂涕
淚月照珠蕎覲聖魂夢赴天堦聆謦欬情深泉府溯
淵源可憐詩禮趨庭者那得追隨子貢存

至聖手植檜

植杖旋成檜一株粹然玉幹卓堂隅紫文盤鬱連雲
繞龍竹祭光扶而扶闕産柯條通帝所見道剪伐伏
兵寧赤松貝葉徒灰燼聖澤綿綿根未枯

子貢手植楷

楢木栽培千澤深扶疏老幹亘晴陰務華刊落無浮
葉册黛銷歸獨茂林直逼蒼穹參緯象横移素影蹟
兼含性天不朽文章煥萬古根荄一寸心

過伍員魏微故里

伍員鄰接魏微門忠孝雙星聚一村覆楚鞭屍銷父
恨扶唐盡瘁竭臣魂賜鏤不惜忘身殉亡鑑方思逆
耳恩淑淑黄河流萬古溯洄中沚挹芳痕

登抱犢山用壁上原韻

巒齊峻極渾難攀南北天門倚霧闗黄粱泥田耕鑿
嶺青遐石徑掛眉山洪鐘敲應千峯響佳話平分半
日閑最是地靈相待好故與綢雨留人還

汝上別傅兒

扁舟話別意愴然世態人情只問天父子雖分南北
去祖宗原合義方傳惜陰莫負雞窗日磨礪無荒象
勺年多少芳型皆未徃石松堂內好鑽研

復遊北源

堂燬軒銷卒草萊隨風瑟勢荊荒臺山靈驚看人間
變土疑從天上來痛定魂遊鬪鶴哭亂餘淒積倩
猿哀深源更進源深處騁忌滄桑額蹙回

詣鴻避地淮上時作

寒北秋高起鴈鴻羽毛仔細向湖東張弓簇簇天星
黑設網層層地血紅兵氣光芒搖橘柚人烟
梧桐長蔭深處棲遲好莫浸孤擎映碧空

初度觸淮

淮海波無平燕塵怨依水郡渡邊遲桐花紅蓼思親
而萍葉青隨逆旅身何道知天酬百代有懸聞世老
三春不堪虛度初生日堂上稱觴悵遠人

歸舟

風自南來上客衣扁舟賈勇躡帆飛遲遲過水滋天地
闊浩蕩波行太子磯淮泗方離荊岸遠江湖旋向汝
川依舊疑綢繆床頭枕怯是身從夢裏歸

歸里

行行趨避又何求跡下天涯景物收風捲楊塵香夾
較少飄梅淚影橫舟斧馳水陸春迎夏盼望鄉關臘
盡秋深幸歸來天未老旭光波色活溪頭

翠園

荒茫七藏此園中石寨松癡臺榭空蟻圍螻攻爭大
小鶴巢棲據角雌雄花間無奈憐朝露草竊相矜抗
既風豈料蕩平原有王友勸不費錫神功

訓傳兒

鳳鶴聲催遠故園剗天累歲恐難言哀矜城郭人民
換僥倖間關骨肉存舊結敝廬鄰栗里新培佳卉友
槐門家傳清白遺編在無畏蕪鏤染血痕

夏日初歸即事

柳榆交蔭籠增陳偶出門前試步新犬吠如疑身是
客燕飛不避意相親兩行苔印能留足萬歷花茵肯
藉人何物聲來啼不住鵑傷血盡子規貧

其二

溪流竹弄舊波青崇嶺從先卓面屏逃熱魚情攻水
淘趁晴燕口塑泥羣親防暑封蚊帳蠢子當炎暑
蠢蠢三代一堂天性樂由蒸無忘草蘭馨

偕游月生午翁遊琴雲寺限麻字

景物撩人興愈遐相尋古路琴雲奢貌鮮噓沫爭溪
綠馬尾飛泉繡石脈羅漢洞青延岸竹浮丘嶺赤屑
流花同聲鵑和將爐壁厭界禪堂畢紫紗

夏日允升叔淑人見同酌

茶馨不厭舊覓臺尚傍茶豚寶玉開九族愁懸三毒
別一樽喜對百花催蕭灑梅雨使增濕烈烈莫風飼
戶推覽景春涼與浩嘆北源亂後幾人同

食深齋 當門大井水泉香甘合族飲之

食深齋前古井陰泓然澄徹沁文心泉通天一生何
極利濟人三潤自深膏澤將樵黎馱渴風雲塵迷壯
行襟悠洋物外存真樂疏水難容不義侔

詩餘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庵　余為霖　著

洞仙歌 岳蓮亭午翁約赴青泉寺

山靈有幸，洗塵埃他渚，湛湛泉融，鎖杳雨幌生予。雜畫絕粹，惟聲知何日，芳菲長流春照。○歷陽森古寺，聞噴奇波，激濁揚清渾如吐。試問觀瀾人，梳漱池中，定當得蓮溪菊墅，只幾個尋源溯來，恰便慶蘭湯潔心敦古。

瀟湘逢故人慢 慎觀松巖年翁

黃金臺聳，看鸚鶯弄舌，喃燕舒憶，杏桩陌柳，遶路叢枝花發千瓣新紅，何緣邂逅笑談，閑叱咤長虹，酌杯酒一腔熱血，等閒付與丁帽。○驚心處，故閒閑，漫傾雲天。蓮篤付箋筒寄札，到人能雖鱗羽難郵，萬里途窮知心，慷慨識英雄，不棄飄蓬，幾多世態炎凉，輩對先生，含愧吞融。

水龍吟 初度流寓守城

覽揆際會良辰，榴花掩映晨光，蒲盤帶新麥，碗煎初茗，檻開舊蕙，芍藥存華牡丹，綴予芳菲，盈世只流連，好景人天共樂，焉不為節光媚。○梁上喃喃燕語，向遊人嘲雜相討，仰慕揭集俯羞，米負一身萬蒂，昨滯臨城，今羈宣市，叢雲封溯，正消魂五袠，重增初度，子規聲符。

隔浦蓮 夏旅

薰風南來識面，影動芭蕉如扇，綠嫩新篁，饒奇峯，疊雲凝片，濃淡供牌，蜎蛙呼類，燕引群，共向藕花戀。○芹蒿味過，菜根初覓，善清脊短，榻偃仰繩床，起倦天氣，困人成夢，串鷲見紫薇牆外芳倚。

陽關引 送友北上謁選

寶劍輝星界，金勒嘶風道，從飄飈，豪浮塵洗，奔蹄要看，揚揚鞭策，絕少風雲，凝興勃然，花發上苑，紫紅袠。○荏苒別離，去逢可冉，兌愁分秩，年華壯，哉時尉，且

向長安道問月同圓待念弟昆如見莫遣蟾蜍蝕

謁金門 蟬吳將　王年翁

何難與莫漫作吟風山滿腹精神生毛羽夢魂長與語○天潤覺來幾式不少是相逢處繞徑芳草光陰溥引人離腸數觚影能更擇一談新塵樹上安排要語衛和平邂逅伍，神喪夜來光吐透徹霓虹不忤吳鎖烟蘢神鬼俯可甚交道古

玉蝴蝶 冬別

寒風慣送行人兩岸老猿鄰叫徹月落輪短娥沈暮雲○烽烟迷目曠風鶴過骨擊鼓戰別離辰斷腸滕六陳，

定風波 詠梅寄贈李石臺乃翁

立住寒風節不誣獨持清白雪相扶一點赤心天自鑒開淡尚餘貞素映氷壺○只伴年年松栢嚮無感不教殘歲德鄰除早報陽和音信後春遲漸止琴渴慰征途

南浦 春日餞文北上

波侵畫舫笑魚龍混雜在中洲片片輝騰鱗甲潜躍耐汚泥一派禹門桃浪鬬精神大鼓迅施爲趁風雲忙泥絲醉捫水作由濟幾黎，莫把悵分泉石到于今幽綠解舒行百轉聲聲繞樹笙慈寄黃鸝為問行旌何處也相逢好事在相離吞萬重山碧水青浩與酒杯隨

解踩踐 春旅

暮鼓晨鐘敲旅恨蘭知親我送香依鼻飄來讀書左白眼斜看荼蘼紅怨徹付薔薇影遍簾幕○甚煩瑣蜂蝶招羣相夥僧房縱幽靜奈離懷炎炎熾心火此情避避無門倩枝頭鷓鴣叫闋愁鎖

如夢令 春旅 拯州

江上翠搖千柳點點飛絮相糾客情不勝情遊到歷陽春醒擾首搔首羞見牡丹開久

拂霓裳 夏旅懷胡憲璉詠丈

看徛桃鄣花衙實覕前溪風月麗影橫長晝恣翕飛紙窓推暑出紈扇帶凉吹露臺西一點點螢火覘人悽○人生慌聚何日歲鮮同樓太平日餘閒覺袖練楊㮾芳樽邀皎月好何梢光奎薛忘懺邪曾慣風鶴避征塵

賀成功 夏夜懷長卿叔人季龍蕭兄弟

絳桃抹罷又剪綉毬百花粧點幾多稱東皇歸去驀阜方悠因特感物舊閒長留○只恨風雨滋息難殺覕邊墻外紫荊朶孫恭驚覺不忍回頭邊枝卉木翳鳥聲求

大酺 夏日懷人

綠墻陰獨青聲寂坐聽鳴蟬啊答奇峯雲意重綠長空如練飛遮鳥髮網結蛛絲鼓鳴蛙部蚓笛吹風颻颻荒寺無人跡看苔苔少印海棠酬睡奈好友逆還夢尋歸路愈憎孤棚○記當年效法待分韻連句才相甲怎奈向波塵勞瘁李杜分馳等閒閒雌乎後毁

阜錫杖牛同禪塔況蕭索投僧院晝永神倦門外會花相答問廣和誰足發

夏雲峯 端午

客腸驚大塊又見鞍香艾蒲騎交動鼓全喧競奪錦頭爭楊堤風暖荷花茂水日飛艭渾不覺淺斟低唱費新謳○盤中角黍蒸蒸好時節偏添弔古多愁想于田文同日賢苑賢生者來無定且盡醉擎觴舒舒庶可免鄉愁旅恨抹敎觴醒

黄鶯兒 寓城週大

敬亭烟樹匝城闉旅況蕭條笑浮鷗伴結萍身何幸故人同入夢黄梁道上共晨昏○搔手言懷夜夏詩酒論心花繁月麗恰相親况是江山原未老柳颻拂代屑伸

東坡引 秋兄

黄粧籬下菊翠繞户前藏森森對我芳菲簇秋來無俗骨秋來無俗骨○碧雲砌眼金風匝腹但笑傲居

蘭谷香飛不畏旁人忽菁華蘂心曲菁華蘂心曲

錦纏道 山中秋月

桂影搖丹月色獨裁新樣慶嬋娟入山無恙廣寒宮
道神奇匠倚丈精舍遍照河山朧率吾道夜遊仰
視千嶂碧澄澄不道銖鋪覺每日閒奏琴聲在蟾光
深處綠繞高山上

河傳 秋別

分袖烟寒柑柚氣作長虹幾番蛩語匝芙蓉牽[illegible]
颯蓮○去心煩共秋光硬菊爭勁葉飄雙紅[illegible]
千里舞蜻蜓可嘆雲籠送客亭

紗窓恨 秋旅

排空唳鳳喉偏放緊人思想鳴依漏鼓入庭除客寒
心○霜凝露向醉楓侵濃粧酒態舞春林色映紗窓
慵起恨深深

柳含烟 冬別

枯條柳扮粉冬繞徑寒烟掠樹朔風搖曳秋西東回

心腎○誰植郵亭凝積雪壓折増人更咽況聞笛曲
奏遊遙臨魂銷

秋霽 冬日

午雨逃陽雲腳歛寒崖依舊凝碧霜鳴排空淡烟閑
覩枯樹鴉横相得黯然望極暖人黃襖渾難織只好
作凝想凍金烏足斷堪惜○當此遠問故土親闈曾
幾多加衣重綿消息夜迢遥氷花冷落那堪環結映
情激月華頻覺寒光刺算此情繫除非介壽送福[illegible]
冬風醉底幾安吉

傾盃樂 贈季樵大兄

萬頃江波一泓綠幾脊深同氣昆弟稱觴連曉夜春
冬夏月祟來麴貫異洵滿苑群花遂碧桃枝綠梅英
綉毯茵翳翠芳知趣各樹皆含風味○莫言冷暑風
雲細須指日黄堂方可意只持螯斝側神仙畢公吏
部何辭況逢着家人同輩琴彈劍舞笙歌罷到他年
醒和醉白分浮消

上西平 冬飲雲樵大兄署中觀戲有感

寶炬紅金觴赤擁笙歌客心寸裂可能過遥思故里鼙鼓木𦮯簇干戈怎忍見劇戲場中擊刺還多○人間世事竹喝方一晌勝了倭只悲古引我今病酒杯泛淚蓋羊羹醋渾如醋児飄雨雪曉江流盡化愁波

鶯山溪 舟行

鷗鷺尋侶共把晴光伏濤湧拍灘頭儘翱翔何知𣶒翻翻夏夏直傍曉霞飛天作界江河崦毛羽豐姿𢿥○扁舟遊駕攬景嘗新蘆突見浪花飄鼠鴟魚儀江豚善拜心期自靜驗悟水無𣘘瀾三折流千派擊節歌行遲

漁父

影動陽暮綴水天絮風蘆月洽船邊蓑傲雨笠穿烟釣罷輪魚換醉僊

好事近 春初

梅何雪花飛斷送殘冬無脚鴉啄不辭寒樹𥘅東風微索○閑拈新句趂青皇詩瘦揮難擬依律叶吹宮羽與陽和綽約

玉燭新 元日

紅梅開過了聽爆竹争鳴臘踪行舍屠酥送暖霞樹暖漸洩光春嬌嫋去年昨夜覓趕着鴻濛飄渺駒蹄逝隙捷難追莫輕上元新早○手中握定椒花視堂上庇有壽姿天表喬松茂竹學不得𦅸鑠二人年杪川流嶽峙要比親齡還少只有此旭日無窮𡨀𡨀嘹

御街行 春日懐蔡公位五舅

青青柳葉飄搖巢百舌嬌喉諾牙鐵開動映水壺苔色移侵簾幕籠人千里好風吹恨曾到芳齋莫○闌愁寸結難辭落燕子巢無鑰歸飛甘放燕雙雙不受節華籠絡松柯無恙笋芽如昨何嘆春光弱

小重山 訪友

粉蝶穿墻報好春日遲花影砌𨓏天孫踏開苔印訪

前村迎風醉濃似倒乾坤○芳菲織裁㐲翻紫東皇
王趁時溫一捫作興帶雲奔爭皇至携手夕陽屯

柳梢青 春暮

花事全餘陽合雨依依收步旋曲鯛鯛移胎河豚卸美
飲溪嘉魚○遊蹤尚隔鄉黟歎裝衆花開自如蕉結
丁香那連枝宇青帝勞劬

少年遊 贈人

珊瑚鞭打馬蹄忙麝氣錦鞍旁遊徑香飛醉鄉深處
借問杏花場○杯銜琥珀共姿娛悄語對斜陽春
雲山不情烟水辜負好兒郎

雨中花慢 春日餞別

水點輕紅岸靚波嬌錦帆風送長天喜吾儕李郭書
鶴登仙子便囊中脫穎誰當坐上加毡看三冬彩筆
花壓江淹有殊先鞭○江山不老俠骨稍童琴劍偕
覺相寬渾似醉傾心一獻浩氣吞嶽血壯青萍射斗
肚皮白雪忘笭只今別緒婥婥遥戀月貺船邊

金縷曲 送友入山

底事長如夢但結廬東山那聽四方空閑手挽閑眉
踪離下幣酒生涯機動著力猛翠鋤功重秋到嫩香
軍心送醉黃花濃倒三杯獺殘天民俏還伴○新燕
度柳枝頭哄對戶前笙簧鼓奏今刪悲諷滿腹經綸
解藏穩何逆當年閉甕笑不盡古今梁棟汝亦笑人
人笑汝問天公羣鳥誰爲鳳凰可餐月可弄

瑞龍吟 山居

山間路半是匿覓奇花飲名芳樹翳翳陰映閒烟裡
林鳥雀飛棲窩處○歎峰擁因恤那人凝絕角鳴旁
午携家卜築天邊只鄰象緯徐志險阻○前度曾驚
風鶴誅茅爲宇青山頁主還喜舊時崖泉清高無侮
鳴禽應谷如贈和平語惟待誰京雲作衾裁嵐襯裘
事與浮雲去寫心不了長軒來情樂無寒暑招隱賦
盈盈推敲歌舞筆撝光落一天風雨

靑門引 山居

可臥遲可嘯猿鶴書來相名勢離呼吟傍星霞衣珠
噴穿出石頭跳○風吹古樹子喝叫曉夜柴門悄可
堪更邃明月隔山送過花陰妙

漁家傲 雲邁

徑折洞前千曡岫闢空一水滋花茂中生朋翁身聳
秀竿把湊乖綸銀淺鈎呆宿○扁指算來難數壽破
衣只補天孫紬忽憶故人難古幼呱泣採芒芒忘了
桑田又

朝中措 山君

松韓石影透欄杆山意悠人看那覺世途艱阻茅簷
不滅天班○親甘菽水子知問字一室千安真樂何
須衣錦堂前步步雲攀

清平樂 調傳兒

螢輝皎潔月伴梅花雪窓下曉雞聲欲歇都是讀書
時節○劍成不滅虹霓精光直逼天間世路坳平立
掃且吞熊羆無違

玉漏遲 夜調 傳兒

燈花生永夜芸香陣陣來尋芳侶滿架牙籤任語呼
人付與聲欸餘音究在只靜聽寸心溫語非聾聵恐
教源洛宗風頓阻○早是天畀聰明更讀古知今應
期克禹穿硯磨鐵多少雄才先否況幼歲藏大志敢
輕棄寸陰如許無厭苦漏鼓聲聲相努

烏夜啼 聽泉

飛泉瀉下峯旁响低昂光照碧潭月意聽笙簧○琴
筑歌歌已闋水洋洋萬壑爭鳴依舊叶宮商

西河 懷黃存庵夫子

森桃李東風富貴堪美雲圍樓閣麗瑱湖斯文沓起
鏗聲不往響天心鳴野鶴如唯鼓盪浪花散潤可
欣餘澤臺濟長懷往事霧浸浸撥開一洗歲深長喜
荷波來滿胸活潑流水○禪鋒仙訣兆將目非蕭灑
洛故里陽鶩獨知良友入高人涯涘傻容相待會見
入門芳菲錄

石松棠集目錄

卷之五文辭選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鑒訂
金谿　愓巖　余為霖　著

知命篇一

學之正者小其心心之小者涪其識斯研慮凝神直通乎帝則之微而不在區區人為之間也人為可見則見累之可聞則聞累之五官百骸各持其受累之資以赴乎多累之境而又動於不得不累之勢勢之所夾境之所奪資之所引欲居贏而理居詘宜乎日剸日剸以流於下愚將見聞所及之禍福尙憧憧焉不察況於潛伏無形者乎迨禍至而福除然後歎命之不猶也亦或甚矣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人陽鬼陰善陽惡陰夜孳孳爲不善者不人其身不人其心具不人之身心逞不人之好惡以自鳴其得意光天化日之下栩栩乎人於鬼魅而莫之知也奈何以呼吸帝則之躬委諸暗穽中乎抑知上帝之則日監在茲

孤矣不遠故古人曰疑命曰配命曰顧諟天命曰五十知天命曰天命之謂性曰知性則知天而終以立命可不謂詳盡焉愚而愚者狃於卜筮讖火之書智而尤愚者指人倫、死生以求乎超悟而不知其均非也夫無過不及之謂則合智愚以均賦孩提之知能同也平旦之夜氣同也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同也人將死而言善同也惟本乎性之大同而恭以慎獨之功必也主靜乎靜則明之必也思敬乎敬則存之必也立誠乎誠則通之帝不遠人心與心通苟一念不可以質帝即一念不可以為人雖生焉而死已久矣行以尸走以肉耳死明目死聰方將頹然無忌憚也悲夫

知命篇二

宇內有物焉竭其力以馳之而不可躋竭其力以殉之而不可就竭其力以攜之合之而不過得其彷彿則力至此而窮力之所窮將與為棄也無以副堯舜通傳之重與為取也漸流於多岐而未易指屈或則視化於蝶夢飢搏而失之蕩或則游神於無名無道之始而失之虛或則棄人倫空色相以殺不可思議之功而失之寂滅彼其中未必無所見也因世之儒者偷禮儀以文其奸溺妻子宮室以長其貪心者其而硜守之士又拘於道貌道言道服與夫講道之文字而不能悟其中之萬一是以有見於中者敢為大言以相訶指禮治倫教以矯其偏則亦已過也夫芸芸妨生同此帝降之衷即同此帝命之則亦烏容偏重哉高明者見之而不能守拘牽者守之而未必見於是堯舜以及歷代相傳之物遂虛懸天壤而未有所歸濂溪周子力起而任之上接孔孟下開二程

自是而講學者遽然起矣詁六經者明之六經皆我
註脚者紛之以迄於致良知之說未已而焚香默坐
者又從而繼之多其端以相求而皆有以自得未若
知命之說要而該也蔡論開章特揭而終以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楚學以人而申學以天則命之不可不
知也昭然矣知之則去形而與帝相臨不敢不敬知
之則去形而與帝相通不敢不誠知之則去形而與
帝相安不敢不靜詩曰翼翼昭事書曰欽若祗承易
曰乾乾惕若恭嚴夫一事知而康務不知一歲知而
百年不知一念知而千慮不知惟無之而昧其則莫
無之而踰其命而後謂之真知也否則知之不真其
弊甚於不知矣若是乎知命之學之正而豈易副也
哉

知命篇三

大聖人等言之以啓千古之惑大賢人首言之以啓
千古之蒙此中庸之作其繩小人也嚴期君子也重
期君子也亟則其督君子也親切指授而不予之以
須臾之寬戒慎恐懼揭謹獨之功正以釋畏天命之
心俾於不容或昧也蓋命不眞知之則不畏不眞畏
之則循之不知是以禍害之來小人之所不樂而又
不能要君子憂之而得其百年無窮之樂生於危生
於辱生於窮愁困苦而知之真畏之真莫或爽是故
堯警洚水而生舜弗迷於納麓而生禹惕羽淵湯厲
桑林文之羑里姬公之居東而皆由之以生其心而
不之死不死其心者帝則合焉帝命凝焉千古之學
術於是乎肇端而昧者徒自外也人之有失則非之
笑之已之有失則護之飾之迨護飾之而不可得則
悍然自以爲是而終其身於疾惡之中不畏物議不
畏清夜不畏風雨水旱奇變大難之相仍凡此者皆

不知天命而不之畏者也誠知之而畏之則不待發
險也而畏之於安常不待毀來也而畏之於眷至不
待譴作也而畏之於夜思不待對高明尊顯也而畏
之於庸衆愚賤先其幾以自察臨其境以自慎後其
事以自考隨生平念慮之微履蹈之著皆與上帝相
爲陟降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則不與誠期而僞不敢
生不與敬期而怠不敢作不與靜期而紛不敢入雖
帝心至賾也準諸已之心而畏其難幾已心易逝也
畢[illegible]帝之心而畏其未合譬之衡焉必其輕重之
劑而後爲無偏譬之射焉必其高下之咸宜而後爲
無倚昭昭慄慄持避不及之平以協其中是帝則之
順也是所以凝帝命也人不爲君子則已欲爲君子
而不知所畏則何也

太祖母文氏傳

嗚呼惟予太祖母文氏卒年九十有七予於童稚目
依膝前咳[illegible]粟微能詳繹其訓而歷年四旬始克立
傳以揚花萬一非敢緩也言衣予而希行遠君子議
吾猶記太祖母日痛節婦不敢矯名亦不屑留名今
之志郡邑者我知之矣爾曹其以此爲戒惟我後嗣
有賢者採鄉評入家乘以示後昆是則我志也嗚呼
董狐不生魏收不免予太祖母以巾幗中人籍甥其
[illegible]直而不要近譽以聯同列豈非三代之遺風乎
太祖諱應鳳年二旬而終田僅畝有牛破房一廛太
祖母經營喪祭悉罄以費及撫予祖兆文母子督教
形單影隻不能須臾活爰勤紡績十指之間存兩世
命常夜月治綿麻雪光繼之疾作醫者謂病難痊予
祖方十一歲矢天割股願以身代旋即愈使非母之
節且慈烏能令子孝格天如是哉前嘉靖時大毛山
賊出掠城野焚居室殺人百萬予家當賊衝要禍尤

烈太祖母攜幼子避山中遇賊予亦以翅太祖母自
披其面泣請曰寧殺我存子以延後庶得繼先夫地
下而予祖争赴焉延頸伸髮將一指立斃以示必死
無他意卒賊義之稱爲慈孝鄉麾其衆速遁逃則有
天殃于鄉之賴以全活者不啻此亂定予祖年稍壯
乃令勿事詩書肇牽車牛往服賈既富方穀夫自邑
爾後因貨書籍饒之浮梁邑族有某者久客於其地
見予祖至忌之僞爲交好狀置予祖貨於空室竊犇
祝融夜起心神若狂自焚其書而予祖書獨存[illegible]
利遂歸養母而忌者之怒愈熾也欺孤子禍害備至
太祖母恒相謂曰忍辱以長子孫此天所以厚爾也
非有福人不能受于是先祖終其身未嘗一鬭狠皆
太祖母之德教深且長也迺其新寡時方十九迄於
卒凡守其志者七十有八年未見有笑容歲時伏臘
必率諸孫茹素哭奠於太祖寢堂下一日忽語予祖
曰我將去矣鄉人士得勿有棄者乎代爾金迎爾衆

而迎焚券并邀我冥福也存以福爾父後嗣也予祖
聽進全簡各券付火盡然後坐正寢呼予輩及諸媳
共五十八人諭以慈孝世傳其勿倦乃整衣瞑目端
拱而逝予祖遵治命合葬於河溪山

饒節婦傳

節婦蓋少錦饒公女也少錦家邑城東其峯卓然其水泉芳且潔靈秀之所鍾代有淑媛相傳盛唐時有孝烈二女祠判今石跡斑黑英爽如在而饒氏非其流亞乎何卒然婦女不及持卒然男兒不克守者饒氏獨持而守之泰如也年及笄適十五都北岸村行坦十一者當其爲余門婦雖不逮事姑嫜而事舅石兀公甚謹生子大成甫週歲舅與夫攜貲客楚未三年相踵遘亡訃聞饒氏哭踊絕食其潰於死者數四賴戚屬勸慰得甦時遺孤在襁褓撫之情如其母性饒氏知其舅與夫之必將有後也第兩世之骨暴露三千餘里外必俟其子之壯而後奔焉尚在何年懼不及見也乃思爲奔柩計里婦相率沮其行饒氏嚙指滴血誓不歸葬不敢生返爰鬻奩儀挾孤子偕其父少錦買舟自鄂溯沂湘江越數月抵楚之永定衛得其舅夫骸返棹洞庭颶風倉至蘆葦篁茅澎湃然作聲吼聲鄰舟飄沒者不可勝計饒氏舟幾溺仰天哀呼曰妾舅死于是妾夫死於是妾死何尤然親且老子尚稚倘以波濤終是上不孝於父下不慈於子妾罪也與彼蒼蒼有神鑒此不遠其謂妾何乃告其父願以身赴水貸活一舟命未幾風息飛波驚濤舟中之人皆謂其誠格天也饒氏寂然無德容爲舅夫奉香火不倦迄九江龍開河有蚊官其人者以貪墨著商諭兩柩皆奸商私藏議欲開棺彼明知其非而故威之期以重賄也饒氏泣懇求情官吏呵索不休乃以首觸柩血流數斗衆稱盡赤夾岸觀者如堵駭嘆涕泗哀賚助鈔須臾百金大成立母側淚滂雙血官民驚訝始攜免驗嗚呼尚之可以靜風伯男之可以驅貪吏是天與爲動人與爲感也及扶柩歸里十兆甫即甘旨絕口自矢終身來勸者日隻鬼既享遺孤襲立願遂矣何不茹葷饜抑知饒氏之心有獨痒者乎蓋有味而舅不能養有味而夫不能嘗私其口

腹其奚以堪故稀說以息鄰事之勸也曰妾將禮佛
僧是僥氏而佞佛乎哉予鄉諸君子當其卒也或爲
作贊或爲作記序賦碑銘殆於塞棟牖[illegible]不得僥氏
之心而且以重誅者之不察也不得已而爲之傳况
予所刃族翁有僥氏之子如大成大成之子如庚如
癸前後六世同居無間是皆仰體其志而克於家者
也異日以之編入家乘採爲　國史請建僥氏祠置
唐孝烈祠側並峙千古道傍觀者稱爲某氏女某氏
[illegible]孝節如此而祠以立庶乎鬪風教與婦女聖之[illegible]
貞以良郎男兒過之而且汗且涕焉此固予心雖旨
未酬然而未晚也

王氏節烈傳

節烈婦王氏者名富英予邑庠生晞甫女也其母蕭
氏夢吞牡丹而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因以命名方
五歲通古列女傳隨母歸寧過鐵石墩見唐孝烈二
女祠入拜慟哭母詢之曰吾哭二女子之不入古傳
也過其祠自覺神愴語聞晞甫遂相與奇之擇壻將
及笄而終不妄許時有蔡文恪公之姪孫名槐者爲
冠善屬文晞甫不計金而悉謀以文章聘曰俠取科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及康熙甲寅夏土寇蜂起
尉其家多妨釋寇勢猖獗懼其身之不免於難且以
累二人憂也乃冰浴整衣端拜於父母前曰女願有
家則嫁何必諱今寇亂如此願早歸蔡門庶得見舅
姑而養盡一日夫婦禮虎亦甘心爰擇六月十一日
以禮于歸越次年四月兵寇交掠凡男女之生者虎
者不下萬餘而王氏適在掠中其渠帥年方壯未覺
室所掠他婦悉俾妾視之見王氏少且艷百計求合

日我必妻汝也汝勿怖我功高必膺節鉞汝旋作夫
人死年命甚相埒也王氏不之顧突投於厠糞面垢
鬼穢惡莫可近其衆婦競相勸慰謂兵威猝臨數屠
人狂獰獰軍前以苟性命我輩何恩自速死亡也
王氏厲聲曰吾何知人吾誓不爲狗彘耳師知其志
不可奪下令衆婦絕其食加之以挺繼之以刃詬呵
檉楚日甚一日體無完膚殊無喘息王氏腹中忽血
下不止乃慽然悲怡然喜曰今而後吾可以死矣蓋
[illegible]
之所以忍死至今者倉卒分離[illegible]吾夫之未[illegible]
吾方有娠此蔡門一點血也或蒼天有知使吾父母
願以歸庶不斬吾夫後今且不保矣不死何待計其
被掠以迄於墮胎凡一百二十有九日而後伺更闌
刀斗靜從容取水浴濯其身而自縊於堂梁上以卒
歸晨起視之貌如生笑怒容相半於是悸怵惶汗赤
慓屠悔恨曰我從此不知死所矣以如此節烈婦而
我逼之以死則夫以死逼我者必旋踵至也天道神
明尊報不遠承諭其麾下厚殮焉手執爐香送至葬
所俯首謝罪訖遽解鐵衣棄弓刀靴帽一切厮役驅
從妖冶玩好之具悉皆捐絕茫茫然口誦佛號遁入
山僻中竟不知其所之

唐孝烈二女祠碑

祠於鐵不墩之東水泉清漣岡巒秀合宜若有大丈夫廟食其中爰攜孤履探故碣瞻拜遺像乃見其爲小女子者二焉可哀也其父吏於唐時豁水棄金掌蠕治事偶鈌歲獻罪當誅二女甫八九歲竊曰父在猶有子是以延嗣我二人贅也請代父死遂相與躍入冶命立絶事上聞得減父罪爲今上恭顧自今以始免金貢建祀世享勑曰孝烈祠嗚呼孝烈何等事[illegible]君[illegible]蜀娥非有好爵之縻非有青史之慕非有著書啓迪師友勸誡之功而乃傑焉驚鬼神撼山嶽貫星日君彝常名教大其身而不恤得謂非正氣之所鍾哉夫五行之精在水爲金在人爲傑不産金而産傑不可謂非地之靈也然由唐以來迄於宋止生陸氏象山昆弟三君子講道明心祀於鄉國其餘則寥乎未之聞焉具耳目誦古人書欲報罔極而未能養少壯登朝而未能忠安若無事而未能講聖賢之學任綱常發德性以齊於天壤徒祿膏粱而飫體膚僵以供螻蟻之一飽生爲人傑沒爲聖神之謂何試與過二女之祠觀其事實清夜撫心可勝痛哭哉因爲之銘曰崔彼山隅厥石如鐵寂女精魂梁黑以血碧歲捐生慰誰毫耄我來悵望弔古懷切忠孝道徽兹難筆舌噫嘻二英今古子子

青蛙神廟碑

予邑之水門廟有神焉託青蛙以自表見多寡鉅細出没去留隨其神之所之以曲盡其形雖刀鋸鼎鑊百計以死之而皆必不能使之死此亦何所得而能然乎夫萬物莫靈於人而學仙者蟬蛻其尸學佛者空色相乃蛙獨流形適性以長生久視而無所輪迴是其超生滅具形骸而非啻於佛老二氏之學也斷矣蒼翠之體常處於人間背負金星腹飾氷玉前禍[illegible]翮而如吾[illegible]於市鎮鄉曲感之以至誠即以其身報人而人之禍福不爽此豈無所得而能然哉戊申夏抵予家晝伏寢堂夜將闢則立於墻壁之西舒其手足運動如環之無端而莫之墜形可得而見神不可得而聞意必有終始乎物而形著動變以幾於化者青蛙惟自知之矣乃砰而銘之銘曰不識何代産此靈蛙飡霞吐霧以老歲華在水之涯日光光光變幻行藏縹緲思想

挽友周仲愛狀

公諱仁卑麻山面仲愛其表也與家君幼同學壯同遊凡出自家君諱炯弗遊焉家君嘗爲予言公方七八歲戲登屏虛步丈餘笑謂家君曰吾將踏天移蟠桃樹栽人間歲歲得其喫也家君呵止之乃下及長事其尊人倏難先生以孝聞廬墓之年鹿與鶴守其廬不去後遂棄舉子業好爲山水遊層崖絶澗窮極幽邃聞有佳境不避不休邑之東有峯三十六石磴[illegible]奇險人跡罕到公輒陟其上每一峯必信宿而後還偶居出雲峯間石中呼其名開門迎入授以酒見洞壁有篆書丹色爛然歸以語家君家君不之信歲在辛卯冬沐浴更衣肅然叩門作別家君問何所適告曰吾友江滸郡者曾遇寇欲戮其母願以身代寇免其母而殺之天帝憫其孝命爲採訪使錄集天下賢人今薦君司文衙遊夢寐相見然知其必不吾誑也故來爲後事家君默然不荅壬辰春家君以疾

復謁造其庭又告曰吾行矣昨游下三竣社令幸其
愚備儀仗迎吾登程爰奈筆批限擇於二月初二日
抵任吾與汝交最深當思然弱送也家君笑不已然
而又周出往今乘其家之堂上見家君王作色言曰
汝不至鶴不來今鶴來矣跨白鶴上巍樓凡高呼六
聲遂逝停柩於其宗祠之北牆崩壓柩微裂其子痛
視衣履盡空屍無有焉後數月其子璉玉來言家君
命誌之傳疑也

月墩賦

夕坐省室鳴琴方訖月爲前導墩如速客予擕傳兒
行歌及之響震林木是不可無賦也賦曰肇鴻荒之
未判渾墩與月其同形賢巧而鑿厥界紛獨有此
月區月遂騰乎霄漢之表墩惟帶乎坤極之隅觀下
者形勢尉而渟凝觀上者氣澄湛而崇虛或輪碧落
以懸照做長夜之漫靡或聳黃輿以奠麓效地德之
生資咸裹乎化工之偉績位高卑而共獻其無私譬
日月中有兔不懸于墩上有壽木含樸被蒼其吞
之緒而作合無疵何如斯之稱名不忒襟墩帶月而
兼其品趣寂處於北源深山之左隱姓字而厭受雖
俗之知滅沒倒影者不敢望其耀趨趨市逐者不敢
稱其甚爱娇菁華而堅磐石傑然標神皐於無人之
壤待譙氏子其對此衆儀高山流水天外步趨方继
灼乎遊人間之兎穀旋磅礴乎陟桂窟之骨栴耿中
心以相見洞開其嚮而不芥蒂騎敲亭賦物攬勝志

檢月連人潔人倚墩馳彩淡形化心定境奇悼世情
之闇沒傾及霾曀積而阻擠未若斯墩之天設盤旋
乎百載而月不晉離歷晦蝕而墩不削色遇震驚而
月自揚仔各足乎陰貞之攸秉雖屢試諸艱而皆守
其正氣之㢡照臨不爽發育無違月何逝而墩何磨
羌昭昭其未央又重之以堅凝通踴乎復通呼予見
升彼墩矣皭月相覿靜悟厥理動察厥幾無謂中實
之嚴豫時乎時乎尚不昧月墩之精微

白馬峯賦

逸興發人山深獻白馬壯雲林恍行空之驤足豈廣
野懿之塵蹤撫巍岑其異態狀物類以彰靈秉姿雅靜
下潤木谷間無絳韁挺若避曳故彩姻氛之冒潤圝
豹霧華之潔洽蕩彻迴起入駿作朋而天下莫敢與
爭能是故黑霧迷漫其銜鑣也紅霞焜燿其鞍膺也
雨澍濡其遙播涎之垂也風淵湃其長號聲之嘶也
辰宿森列救上之珠光也霹靂迅動項下之和鸞
河漢流焉不[illegible]生水草之涼[illegible]
背負青霄體凝素石立則嵐隨臥則雲覆騰騰焉森
森焉與天無極攷古初之騑王底不能畜趙僖公之
騊牡野不能容安息閒藏行所無事君所無鄰天子
不得馭諸侯不得騑是造物中之神物也皎皎乎靈
駒彩於空谷避驛路之趨蹌惟彼蒼蠅莫附其尾媢
伊鞭策寧及其腹吸輕清之元和厭肥甘之芻牧厥
性貞厥行恭厥德靜沌而泐復彼嘶者病者乏駑駑

騷者咸覩型而皆化於淑縱元運之變遷庸常而斯
馬斯藏趑紛華之界而苞無所飾前乎古人之古後
乎今人之今鮮不見其庾莊健行之不息夫何不負
圖于羲皇不顯技於伯樂而伏走於金川之麓我觀
祥其來游且登臨而偏目間清白之誰傳峯得我而
非獨惟馬其形而不馬其心安敢辭乎物色雅之以
文秩之以墨勝入雲霧浩然自得

自然亭賦

天生誰氏予兮財雖奇而性豈搆齋築圖書兮髮晳
水回憧傍齋之右亭兮危不蔽而雨不封雲叚叚羅
其上兮風之空漾蕩其中且忘日而夜窓月兮颯戶
循工奇紹光之窮翠兮以其窮爲屏風溪橫漫其播
翠兮咸金其而木脊依洪乃差香不關於寞煥兮桂
蘭荷其外以成叢蕉柳濺翠兮桃杏移紅斯樹影交
懸於池塘兮狀棟宇之穹隆鳥不敢巢其楣兮鼠不
敢穿其墻勢巍兮聯晉兮陰隱蠻而勝空將索居遣
志兮抑孔坐謀局棋譏世局兮多算秋出金石兮寬
聰邀花月以對酌兮舞酒態而西東爰偶队友義黃
兮寄笑傲於群公兆斯入樓冷欲兮離其宇而峻其
籬土庶民之宅華兮貴富者之閤重重干戈並而毀
裂兮火烈過而付祝融交強兼併兮盜跖攻築怨愁
之何在兮富潤屋而偏窮孰若斯亭之設兮無亭累
而有亭功不畏兵不畏寇不畏盜甚不畏亂能予孫

得以師其儉兮父老得以享其終燕雀芨芨其來賀
兮鳩鵲無爭而斂其蹤鶯百囀祝喬遷兮跳舞讙忭
以集斯螽堂不四而蚩少歎息兮心惟一而鳶魚之
飛躍雍容快睇境之克永兮前接亘古之宇宙後通
繼起之鴻濛荷天錫兮亭與天崇宜協宮商以寫心
兮酬彼晰嘹

澧源族譜後序

讀史而知歷代之國紀讀譜而知歷代之家常譜也
者固彼叙本支抑以胎勸戒也夫自開闢來人與人
相生以及於吾身而身與身遞生以及於後世苟啓
佑之弗昌則生機於是乎息而罪通天地矣是以作
永世德惟有德者而後克永世也嘗竊惟季路之爲
人宿丈人之家與其二子者自暮達旦雞黍款心而
卒不究其姓字即孔子亦惟以隱者稱之嗟乎隱之
爲德不幾大乎我之族支分繁多有澧源者其始祖
曰大公隱其名復隱其事實而儼然開槐村新塘北
岸栗局諸數十族之基以作萬代祖豈非遯世之高
士而裕潛德之幽光者乎及詳閱火源大宗故牒有
諱文通其人者號大公講性命之學實我之嫡祖也
則澧屬火而其子若孫遷居不忘所本焉斷無疑也
乃前乎此而已隱後乎此而弗彰是誰之過乎今叔
氏德宜率衆鳩工修其一支之家乘寐不敢不表而

出之以貽水水本源且以與後人之積德其實也

南游草序

詩豈易言哉彼夫哦松嘯月詠山吟水好爲推敲以成名自謂極一代之詩家而不知其貽風景羞者亦孔多矣昔自三百篇後惟唐以詩取士可不謂工焉而猶有盛中晚之分況其後焉者乎虞典曰詩言志朱考亭曰詩以導性情之和蓄其心之所感樂不盡言哀不盡意不相期而發之於詩而志與性情存乎其中昔人嘔出心肝亦以此也予大兄雲樵未嘗有意以詩名者而齋居之風雨廸之及其之燕臺宦西蜀太行之高黃河之永且深巫峯三峽之險變而多奇相遇於耳目之見聞以發其慷慨風諷之氣而抒爲蔽金戛玉之鴻章斯固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以齊鄉之崇高也釀泉之芳潔也醉翁梅之森鬱而盤紆而豐樂亭之熙以穰也古若子官是土鮮不悅而歌之則夫志之忠孝性情之粹淑如大兄者退食之餘應必有以自得而不能忘諸人然後拈韻以誌焉

予公車過滁聆其音學其變趣而不能彷彿於萬一
是予之不類亦或詩之未易以言傳也於拜別時申
以問之

列女傳彙編序

統陰陽之嗣道合奇偶之罰數則有天不可無地有
男不可無女此坤教之相乘而莫違也是以詩首關
雎易載咸恆昏以順成而內則春秋嚴婚姻五經
大聖人之旨其言及於女子者甚備自諸家小說與
而潛伏之風蛾類得人情不爲莊況其他乎予竊憂
之嘗著四貞傳篇忠孝廉外別有貞節記詠其似表
其貞將以斧一婦而羣婦懼襃一婦而羣婦勸也歲
在己亥舟泛下邳之雎馬湖眾爲水神攫去惟心靈
尚存擬題成樂府以授永世迄辛丑冬之盱南晤吳
二來先生論以其季之列女傳相屬爲序不果遂行
役四年獲接公之季子宜臣乃見其所爲傳者盥讀
之凡述古今名女子不下數十百人大率一歸於正
非然者擯弗錄此豈其得已哉夫太公望斬妲己越
大夫范蠡戮西施喪邦之婦厥罪均也好事者訛傳
共泛五湖遂使大節堇奉爲口實予每爲千古惜得

宜臣之槀編而情少減則予之眞箭記已覈括其中而無容贅作矣况予書失於己亥而宜臣以足歲適成其書此其際有數焉道同故也

贈王又諾又功兩世兄序

鹽城斥鹵地也濱於海其波濤之奔騰風烟之起滅魚龍鯨鰲之出沒眞然時發其奇以與天地之文章是以其士僑人代有於其閒卓世傑樹人文編其渾於無窮則予世兄王子又諾又功其比有而出也固宜丙辰四月予以公車南歸故鄉寇亂在道避地拜謁春如夫子而値其公出失所適從進無三窟之可營退無一貉之可典僕夫痡痒偪罷遑與而呼呼之舟子君停之主人查祭之門吏又從而稽呵之亢君肆中解之以詩而推敲既不就索之以睡而夢又不成旋步而出旋步而入戶外荒草爲足跡一空或者天其不記有予而途之窮一至於此乎竊笑當日子路之喜夫子之乘桴何爲而結此想也適兩少年翩翩過之出其稿詩文相牛雄俊婉麗賞歎未久沽酒相洽脖新獲咲嶶芰煎餅餘之餠者蛤蟳之美醉後推怡攜往西關而登樓環眺海潮淵湃歎蜃市之易

謝變旭光之長存扶桑虇然如在咫尺其僕傴僂迎入堂上坐定其長者拱手而樂曰洪都兵燹家君念子久矣雖攜幼弟他出不日歸此吾與母弟又功也吾弟又嘗爲乃以通家自伸而見之晚遇之遲今日之邂逅又何奇也夫魚相噓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則不但江漢矣鼓鬣張鱗吞雲噴浪於東海之濱又安有涸轍之悲乎

吳在安世兄時藝序

受業于門者十有二人其九人如王治章籍在三楚雲夢江漢之雄風逸其文以出惟岡樵岡樞旗旄范殺韓爲可喜而其人長文辭英才也乃若趙予文而求之率乎文而行之以淵樸端恭之貌而皆本於韻敏光駿之心不見文而人標其異既見文而文著其齊內之爲載道之質外之爲載道之章非吳子熟立予道不幾孤乎昔聞象山陸氏曰東西南北海之人此心此理相同同此心理則同此文章靈燕楚蘭陵生不同地而道固自無殊也況吳子生於其尊人含貞夫子宰金谿之日夫非鍾雲林之秀者乎予由是爲吳子慶而愈爲予邑悲也昔眉山三蘇枯盡草木今敝里喪亂爲已甚矣吳子文加富人加慎予公車之暇盡讀其五六千篇鮮非載道而光昭天地者則大行其志以出而有爲豆麴足待也雖曰脊雨天下然勿忘予鄉之頹運者皆受累於文人哉

贈楊循子序

故人楊君解來之長子曰實秀年少善屬文不遠數百里來自霅水抵於檇川覲吾如王夫子拜大壽也見予於旅舍執子姪禮甚恭敘述家常如其母之飭而弟能讀心竊喜之慰勞之暇詢及詩文古法嗟乎吾將老矣從事性學數十年不能博一第而猶可與言文乎雖然吾知之詩必鍊情文必鍊氣氣與情相深於其性而詩文由之發焉彼今之為詩文者可摩

數哉非不言情也而率皆賦體其所為與此者遠乎不問至於文之行也則虎起收脉轉承叙一事而騁致一事纍纍千萬言耐苦于纂集補綴而後成譬盲人之適於路寸杖寸移終日不逾十里蓋其識不能遠也是以氣餒而行難況於文哉斯其弊皆本於詩文之為累而明性之功未之或講夫性者情之根而氣之祖也閉戶焚香瞑目靜坐息其情斂其氣湛然中存覺三百篇以迄於左賈韓蘇諸作皆吾故物也雖屏絕詩文而所以詩文者自在夫然後率筆行之而山之高水之流古今人物之繁爭集於毫端以遺吾之所役不與情期不與氣期而詩文加於人一等矣子誠有志古學乎起故人於九原而問焉道不越是而況乎王夫子在可以執經而求也乃勉之以詩云云

奕秋捷徑序

大塊中何爲而有徑徑何爲而且捷哉惟吾儒絕之弗少休而曲學之士必爭趨焉亦足以神其技而名於人間世是故伯牙之於琴僚之於丸張旭之於草書王摩詰顧虎頭之於畫造父王良之於御養由基之於射莫不研之於其心而從心發意從意生象無端而得一徑焉率然以往假利直達何咎乎奕之爲技蔑而見秋之於奕哉由秋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觀之寧都有某者以善奕著其縱橫布勢起伏[illegible]奇勝算無遺具載於其書而且逾奕秋以爲之鼻祖不亦異乎予背造其邑曠然遠望翠微金精聳入雲外疑與終南不相上下則其於奕譜中求捷徑也固宜然無令潛臺夫子輩見之見則吐棄之不暇在某當必有以處此

送李不因道人入廬山序

匡氏九昆弟避地於彭蠡之濱穿淵尋源惟恐不密乃入深山結隱士之廬以與猿鶴竹石相侶斯亦不得志於時者與命之所偶集久而安焉無足推者後世遂艶之以爲緇流羽客之與區不亦過乎今不因道人者燕趙間士也悲歌慷慨之氣常發於眉宇而棄家游江淮嵩岱之鄉殆數十年矣施藥餌丸散瘉人利之善祈禱雨驅馳魑魅虎蛟諸祟畢斂凡有求者罔弗應雖不辭跋而危坐終日未見其[illegible]也攬華池鳴天鼓摩腎臍嚥存想運氣其伸縮吐吞日夕之所行無甚異於人惟抱樸抱真二子問答一篇龍虎嬰姹制鉛鍊汞內外丹秘諦聪然予嘗讀數過怒其不經裂而燒之不因嘩然曰吾固知必至於是也吾師初授時預爲言之矣又何惜焉頃其年約八九旬齒完顏稗過予九華孔道上談說雍丘當年聚首事飲以酒果拱手告別云有廬山之行何其高蹈

也在閩溥陽令呂公見黃龍祠僧於廬峯授以劍術後遂荷劍飛昇去不囘殆有志者耶則自此泛洋子江溯而上之合舟登陸入東陵度虎溪躡雙劍諸峯訪竹影寺倘遇其人得異訣必擇夫有濟於世者小試其術以靖洪都之亂而救其瘵殘困弊之士民庶從自便其身凥點金掃帷之方逍遙雲漢翔游方丈作天地間至無益之物以貽山靈羞而爲匡氏昆弟竊笑也

金剛經解說序

予從事性學久矣靜而思動而行凡三十有餘年而不能若一解予周齊不聰亦性之難言也曩者朱子以學擇之陸氏象山謂以易簡工夫求諸心王陽明講致良知之學彼世之論者專尊朱訓而詆陸與王爲解則解之不可暨如此也況外此如金剛經者而猶可解說乎夫自漢以前無佛及楚王英最先信之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而皆不得免甚矣菩薩之難爲而佛之成其類而曾不加恤也至其所爲書於義亦易明矣與其言如來易若言降衷與其言空色相易若言喜怒哀樂前未發前氣象且其言降伏也是有克之遺意也言信心清淨也是主誠主靜之易名也言大地恒河沙皆佛也是人皆堯舜之微詞也竊吾道之緒餘而飾其句讀剏爲高談異論以相奇於是愚者惇於輪迴而智者矜爲寂照以自命爲最上不亦過乎乃吾儒者端其義不流其訛闢其妄不

信其趨勢將交攻而不可以止惟薦紳先生有心齋
學者往往混跡其中據彼說而引佛之以明此性之
從同庶天下後世知佛之說決者無甚異於尼山子
以融聚而貫紓紛者[illegible]也今求者世儒家于力不言
易詩書禮春秋而註波羅般若經豈其迷惑於佛氏
而不知返者耶昔定遠侯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家偉之取威立德從古類是意者剖其義類詳其
訓詁以示西方淨土所說所求不過若此俾智愚之
受陷溺者曉然悟佛典之無足異而歸於朱陸陽明
之正則其翕縱浮屠功不在班氏下子游是邦集聞
其有是心而於性學得解人也恩之行之于是乎言

送龍休上人居寶雲寺序

道之聚於天壤也大而能容徒謂儒者得之則誤矣
儒其服儒其言而不能儒其心以繩往昔聖哲而直
通乎上帝通予之心則雖說非正學同其歸虛絕虛無
寂滅之說而未窺其中之所藏非惟無以服其心亦
且無以見斯道之大也予過寓寶雲寺于井湛然實
寧在空水不流而深山不高而蘆詠歌諷讀其中退
然若失有龍休者衣緇而來坐與之言其指卓然宗
於[illegible]究其器名象數行叢迷其生平遊[illegible]所[illegible]
十有餘年曾歷天目陟吳山發塘所湖西湖所在焉
龍波濤之出沒與夫鳥翔樹巔皆其遊神而豁悟者
也乃復循彭蠡之濱仰眺廬峯渡章江而溯汝水爲
能道業辯利業括山川而忘其身之楚產家之尚存
以力造乎道者大哉道乎道未必在是而君不必不
在是也見道何地姑與之定君

贈巨超上人序

天下聞巨超之風而不怛汗泣下者其人之本心可知矣巨超砅陽儒家子有所感悟託禪以自逃當其棄家而之佛涼也彼彼有述前跳足務學於黃山之巓見夫世之稱善知識者率皆自了漢槁木死灰與世何益遂豁然大革其佛法寂滅之非而本慈悲之心期于人間世爲有濟適過縣之東關午里許洪水滃漫旋洄旋盜以天之晴雨爲消長行道之人苦之巨超側然曰此微寧孔道也涉之者病不可無橋數十丈以濟舟楫之所窮然而爲巨超者極難耳未嘗有土地人民之責未嘗有追呼拾集之權未嘗有吏胥擁護諸娼迓迎之便而以其至仁之心衡量於義利之間必欲爲慈航普渡之事不幾徒善罔績哉爰鳩工匠立層關羣釘交横小視死生饑寒暑濕日夕侍立其中凡歷年餘然後得邑人士之裒金以助于是乎橋功成嗟乎心固人人同特無至仁者倡之天下遂受陷溺之害而莫能救向使巨超作縣官應兆姓必能身先愛育率九州之士農工賈孤獨鰥寡以胥登彼岸何其僅以老衲終也叢林中古稱有隱君子豈非其人耶願予聞之蓋吳山中無乜僧朝中無宰相如巨超者百歲後再來人間慎無膏粱醉夢漠然不以民生休戚繫其慮勉之誌之庶不昧今世普濟之心哉

寄贈可融上人序

寺以上乘名由唐而來代有異僧若可融者何僧也可融精浮屠學而脈絶佛氏見袈有自命善知識從遊方衣者持缽杖伎戒衣採掇榆鉢其侍者數十人昔日參宿問于見本來面目徐然叩其門問誦經聲遂同誦經者是誰可融曰賊也又問何賊可融曰語言文字賊也閻王入翁何在可融曰入定久矣是時來者所欲付以法可融曰我無法汝無付請辭一齋而別及康熙甲寅五月十四日土寇大作富寇擾害人金貲寇因貧入利倚錢帶劍者儼然皆貴而無賤矣有餓寇百餘入寺責可融贍迎索酒肉假忤其欲寇首命斬之可融伸頸以俟衆寇代求免遂縶其手足值雪不止推仆雪上五晝夜可融不一語忽號訴聲盡捲僧衆以遁後數月寇復至衆益盛衣甲新矣擁僧尾跨高鞍直登寺堂上衆寇扶下鞍鼓吹升幔呼可融聽令謂汝能隨我富貴可立待也可融辭以公等天堂上人立地成佛弟子無修行且福薄不敢受衣鉢寇首怒喝其黨責二十棒腦上一棒目睛血出寂不致辯寇問汝知痛否可融曰棒喝得是寇首笑釋之而可融已得鴨哭喃喃作佛言寇首問故答曰弟子聲東適從地獄來望見公等皆如來大士化身也羣寇爭問狀可融曰均是蓮花瓣裏高座者寇大悅爰取其磬碎其鐘鼓及經卷幢幡茶鐺溺器悉應鄉民之有力者代為擔挈去然後爆竹三聲擁公應衆寇宴升鞍寇首昂履揚鞭坐鞍上傳令僧人送出山門外可融合什跌拜高誦以送曰阿彌陀佛寇首大言曰免苑擁衆去予聞而深訝之夫可融何僧也賊善知識之來而佛衆士寇之去應必有獨得於心者上乘多異僧其斯以為異乎

白楊河神異錄

神不必語而微亦傳微古道也辛丑夏艤舟白楊河夜當定錢河在天津于世澤同舟信人也梢子岸宿謂河異於江於其汛溢時怒吸陸舟從勝江神遠甚予不允然未轉瞬憑空水躍舟飛岸表雷雹風雨相擊舟子叩首哀呼求大王爺赦予予恐予堅坐弗動環三野焉俯處舟下數刻星月皎然予舟獨雨然亦不穢也五更舟如故予嘗聞道家藏經有風生獸消麵虫者其獸育於高山久風之所結而虫則海神之司聚寶盆者非有異人不出也意河源發崑崙起星宿海珍奇畢集豈二物之來游耶何敢當其為此態也昔歐陽修作瀧岡阡表碑成載其邑以字學著聞其俱以奇溺置河上予不善書而文則遠遜廬陵氏乃掠予舟而不許其靜又不敢動之以及於溺倏焉而雷電倏焉而風雨倏焉而欒樹焉杌焉跡雲表不令予與沿岸之居人同睹星月或亦有其故與

蛙神災異錄

莫異於蛙而為神莫異於神而為蛙莫異於蛙神而又有為之災者此天地之用心良苦而蛙神之用身亦良苦矣有予邑人士予無已也康熙甲寅五月相傳蛙神座上得綠蛇焉其舌隱然腹暢然鱗甲首尾之光赤且燦然蟠旋於座之左右而有岸然不可一世之狀凡歷月有十一日其青蛙之神杳不知所之惟廟僧從楚側得蛙屋者二取紙焚之火經兩晝夜而其足始化臭聞廟外髣髴如人見嗚呼蛙既神矣而又安有此哉越次年寇大亂邑以南俘殺良民子女二十餘萬邑以東掠劫近萬屋毀殆盡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邑之西北則兵寇之都會而受荼毒者不可紀極也嗚呼天注地備之年天不能示地不能豫人之君天地間者茫昧不能知而蛙何以前知之直以其身焉不惜吞噬焚烈之慘而委曲致誠先為予邑之人啓之則蛙其天地之大行人乎兄夫蛇之肆

虐者方閱月而逝惟蛙獨至今存允矣妄之不能勝正也雖異焉而不失其常也宜其神也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六文辭選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黄文星 訂
金谿 惕庵 余為霖 著

萬理統宗集跋

生天地中永者百年次則不及百年而歘然以去惟天地之所以生人與天人之立天地而不朽者不克盡致其理而討究之以彰大其訓於萬世此家著之溪氏之所大恐也故其自成童以來輒著有論語節[illegible]孟六經解三十九卷讀書挹袁銘一篇餘力之所旁及老莊鶡冠鬻熊列禦寇荀況以至秦漢唐代家之詩文語錄靡不字櫛句沐疏其義之所已及而以意通其所未及聚古今人以相見於河溪之暖浞叠几數十餘年悠然自得無斁也而猶惻惻焉念天地之大生其中者各持所長以章其身而名其世則其發諸言而登於紀載者皆竭其生平之智而中必有以自信苟泯昧而不之察非惟負古人抑亦盡後

入也是以移歲月之暇覓君平焦氏之奧探果老琴
堂天官之藏删歧黃偏庭柳庄麻衣之術删其蕪增
其缺摭其微應特爲裁定約其二十八卷惟堪輿八
十餘卷則先大父手錄遺澤也然夜見倒出浩瀚難
稽不得不精思愼核歸諸簡易計其卷之十五而止
家君少時復著談兵邇自孫吳黃石而上陣法有傳
六壬太乙有考遂著兵機哲鑿二十卷今耄矣避寇
亂入北源山擔負與載以行乃謂霖曰利人之兇亡
以爲功者莫如武書其他如說彝離騷內篆不辭剿
泰美新品證何在離舊集成編集寘不入外此則纂
歸全集題以萬理窺宗凡一百五十卷而天地人之
理以備燈月寒燠家君猶孜孜較訂手自繕寫不忍
須臾怠而援古證今神寧氣銳有問字者與之累日
談各發其積疑而洞然以去且遇佳山水遊歌登賦
一瞬千言健夫才士恒歎爲不可及而顛瀟商圖皆
不識其年之七旬有八也夫趙括能讀父書猶爲世

所議別不敏如霖者行不足以光前而文不足以垂
諸後徒從高天厚地中竊窺其萬有一見之斑而且
惜燈膭瞶沒無所得於心是天地之棄人而貽笑於
世服作[illegible]有成不[illegible]集[illegible]於集後以表家君之[illegible]
勸人有功於天地而時加觀省聊用自愧焉

南州會語跋

自秦坑儒生洙泗語越宋道學有訂則朱距不道秦為其道然濂閩關洛諸君子講學見心不少暇息率其說昭其友各為論定言天道之精微則皇極經世之書出而地道厚載則蔡牧堂之書詳焉通天地人於太極之中而增以無極者周子濂其源二程諸子闡其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至西山氏有道州之行而猶不自悔遷者豈有他哉人生於下辰宿應於上五星聚奎之祥實預發其章光而莫能蔽勝人之與天天之與人其相通也而又烏容默焉予幼從家大人學無他師傳恒懼斯道之大未必獨灼其原也游學湘楚三年接赤子黃先生拜別於濮川之北遲暗云文字外別有策處吾弟存庵者隱南州足以師也歸而求之便遂於庚寅冬覲家大人述其語負笈造門得見夫子於淮闢庵索予舊稿三千餘篇悉焚之閉坐一室月有餘日始聞格物致知之解知行合一之訓而知天命則其宗也昔瑞溪之濱有楊子人龍者謂吾鄉蕭通大賢而不能宗從竟令金谿余子先之以是愧恨乃聚其成為諸册百有餘士歲夕恭[illegible]集成書八卷若[illegible]子之丁[illegible]而錯之梨棗則少子左泉章也方今文教昌隆遠過前代無秦宋之禁而吾黨得以優游坐論內省厥躬而上應天心寧有誣哉前庚戌五星咸聚於午夫午者離明之宮諸曜聚焉必有繼周程邵陸而起者以光景運子小子何知望紹絕而得聞存庵夫子語以無負家大人命則南州茲會其亦非偶致也夫

夢覺錄跋

黄赤子先生將卒諄諄數千言不及於私其子姪錄付梓天下傳之予伏讀而歎曰先生之際難矣哉人生百年而恆懷千歲之憂生既不知其所以死而死則戀戀焉不割於其生顧妻子僮僕叮嚀酸楚道吟長者而其黠者料身力之枯耗必不復起將爲得息之圖或倚說於託生高貴或誑稱乎蓬海逍遙以誑庸夫之耳目而盜身後之名自非寡欲治心之功操之者熟未見其不流於斯也先生讀書見性外物不膠於其慮而理道之陳答不障於其神可以存可以沒而寧順之氣浩然於覆載之間斯一語一默無之不繫綱常名教之大雖百世猶生焉况在未死之候乎宋司馬溫公臨殁如夢如覺所說皆當世要務呂弘簡日已瞑聞溫公至呼曰天下事尚可爲君貫勉之古大賢人視其身之死者原輕而視天下之生而亦故者甚重仕則衍治道於朝不仕則彰要道於野汲汲孜孜一息匪懈則如先生者蔣此已有素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三君子得之

黄存庵夫子文集跋

顯者無出世之志其人必不廉隱者無經世之情其人必不哲故堯舜之爲君伊尹之爲相孔孟之爲師周程朱陸之爲士皆措其心於世道之中而淡其身於世累之外貴富窮賤莫之或累黄存庵夫子少壯登第年五十歸隱瑤湖著書樂道豈其挾異智構奇談自矜擢詡後禩者哉予嘗綜其全集讀之而思思之又讀知夫子無一息忘世而神游象先理研人紀茹古今渾健順育民物其學之所蘊至無窮也詩之五七言古風以淳龐爲宗其律句以典雅爲體命解鬯解格物致知解以正大精明爲斷讀書一卷推天人之微清議諸篇備治安之要義倉有法詳補助之方會語所錄極誘掖之功而知天命之學致其精於耳目心思之表靜其幾於喜怒哀樂之初炯其虛於於穆蒼旻之上惟天有命惟命必知惟知則天之命在出王游衍闇言動之細坐臥之隙皆有上帝焉臨之戲渝怠荒不敢乘戢兢怵惕不敢違本是以致君則祁姚本是以爲相則伊姬本是以爲師爲士則鄒魯濂洛存之無多發之甚鉅仰之則中天不遠俯之則百世可[illegible]求而措之則四海[illegible][illegible]而終之則廡上景附夫子之自得宜浩然不少閒也夫鹿千年而白二千年而青非大賢出不見焉予昔從事瀧閒庵其里之父老云青鹿嘗乘雲宿其側羅五晝夜然後去僞非有夫子者著述其地協顯隱之正經綸世道扶推人心則鹿奚自而青青鹿亦奚自而乘雲以顯乎

藥性配製解跋

家君著藥性配製解書既成命霖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而藥也者醫之急也不知藥之性則藥不可用也知其性而不知其配則藥不可用也知其配而不知其製則藥亦不可用也夫草木之皮根而相天之道發地之靈甦人之命渺然一物而三才之氣通則其性有甚全焉者也蓋五行運於天五方列於地五臟繫於人而鹹苦酸辛甘實以五味之敘脉藏天地人而作其合惟辨於其味之所成而察於其性之定則藥之性昭然而不紊斯藥之用隨所投而皆可以有效然懼其孤行無輔也過鹹則泥過苦則寒過酸則斂過辛則燥過甘則滯凡性之有所餘者必有所不足酌有餘不足之數以協於中而增減資助之法以著此君臣佐使配合成劑不可已也第藥之爲物無不含生人之理而人之用藥無不矜其配合之良乃均是配合之藥而效不效殊者則製之未得其宜也蒸炮毗切明其喜忌調其和平從事於外焉者易爲功而順天時因地利採擇之間井然制炙之權是在神明其意者常審而思得焉昔神農氏嘗百草之味而知其性已製之經營用其原藥世生人甚以無夭札凶危之憂則濟天下而全其生者醫道也而王道寓焉將以治天下不外是矣霖於是拜手遵命而謹錄之

陸象山夫子文集叙

閫静求之路以直造乎希聖希賢之室者非象山陸夫子莫為功森泰友之餘濮購遺書命諸儒講異同在宋虎視彬彬樹[illegible]疏[illegible]非不有功洙泗而超然自得於言筌之外者鮮矣其人雖朱紫陽之賢而彼此異同莫能畫一忘易簡之原以鬬智畢力於支離之末斯亦漢儒故習使之然耳及其晚年歎曰不意際子靜先我十年得道則是悟後之言灼有所見而亦悔從事章句者之買櫝無益也然而太極無極之辨往復數十札豈如夫子者猶昧於無極之說哉而必指無極為贅者即無即太其極昭然必假此議論紛紜推見至隱啓迪朱子以頓入高明之域而不救以訓詁之說終其身古君子成人之美何渥也況夫鳴[illegible]書之雷感孳聽之泣致甦苗之雨躍永利之泉天應於上地應於下人應於其中三才之應通而相孚之原不踰乎靜存之功而行於其所無事

今其遺集三十餘卷不事離岐要歸自然誠先聖之津梁而後學入德之門也因擬於貞燹後行刊定昔代名華前序繁多而揚子政之子剛無知識何敢掛名字於大賢人之書以殘篇[illegible]帙也復持[illegible]予夫子剛暴而搜其家乘親近其子孫予嘗自其術以求見夫子之為人而邈不可得今則涵泳於集中朝誦夕維而心得之渺渺乎生深慶夫子之聲欬未遥也安敢不附之以言

北斗經跋

客有持北斗素者刊行其經一卷求予序其事予固知北斗無經者也如有經何敢序其首惟後敘之而北言則日煌煌北斗居列宿之一惟南有箕載翕其舌則詞敏鋒長好談快論若累牘連篇聳人觀聽何其默無一言鮮所著作而天樞之曜寂然性靜王字辰極以致環拱而且言之不厭其詳詳之不厭其盡二十八宿億萬百千之衆星勢將以向口議之予竊爲北斗憂也客曰北斗註死者死者[illegible]焉是以有經予愈愕然曰死不關於北斗則已如北斗知人之死也請以死問堯舜究與三皇同歲桀紂宜與彭殤同時顏子之夭喪必有其因盜跖之壽康必有其理曾驕司馬善終於正寢龍逢比干剖戮而屍分東海之孝婦霜飛巳脫張湯之旨役殺身亦輕夺張睢陽之身承李林甫之年寇萊公未闔廷杞王欽若偏享遐齡況夫善者惡惡髮不勝擢將謂善而不死迄今盤古安在將謂不善而死上天株連恐多筆禿乎穿難詩誅勦從何處死起如北斗者嘻嘻勞矣客曰北斗非能死之也註焉已耳予曰北斗如私則此註何用北斗如公則所註何爲不行是北斗職其職而天豈職其職耶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北斗亦何說以辭客不能應予是以跋

史籌跋

讀廿一史而能則古率先以律其身以施於政無毫髮之或爽爲其籌諸史者亦熟而流斯遠且長也惟我仁山吳夫子無襯爲大子家世延陵於順治丁亥高第初筮勞山次金谿以迄於杞而爲令尹者三所至民歌之士敬之夫子游如也越歲辛丑以卓異陞京秩使星芒動之豫之杭之中州遐佳山水輒流連作記以彰其盛爲文章有法度一準先型忠愛之思溢於言表及其爲部郎也司計司刑人參獄之兩夫子歷仕二十有四年家無斗升自奉之潔侶於衆素今則儼然師帥矣來吾瑞州橐無長物惟携書一軸名曰史籌寐不敢暫弛之暇盥讀數過見其取材於史删繁採琺非有關於君國宗社之重省躬濟物之全者弗錄而後知大賢人之尚友其所資不在輓近也異者二千石政績奏最入爲三公今夫子之自籌者純粹以精而史不出其範圍竊慮瑞人之歎其來暮而羽儀京國去何速也異日籌天下有如是史矣爰拜手敘之以預爲慶云

花月吟跋

羣芳華驕皓魄稱才思之所長以獨雄於藝苑是人情之所共期而不可以必得則快意之事天之所甚忌也哉月明而花不媚或花放而月不華或花月爭妍而真高俗其腸變窮爲其處則推敲不協於大雅是以吟花月者鮮聞作什於人間歲在戊戌予以公車南歸道過雍丘訪仲兄徑廬於司李之署得所爲花月吟三十首則吾弟蔚廬之作也句斟字鍊古奇瀾逸兼花神月姐之勝而自壁其奇且發攄抒詞畢不經意每成於俄頃之間予與蔚廬居最久嘗試以韻字問之皆應口答無訛沈約之書竟可廢而不用何其君齡敏慧博學強記如此也義者唐伯虎吟花月十章庸才驚爲絕調而吾弟談笑千百言携花邀月香艷逼人予讀數過覺無處非花無處非月欲廢歌以紀盛事而貂尾續不可續也勉爲跋以誌之而已

候鄭元𦓐夫子啓

伏惟玉柱擎天香惹丹爐春煖金魚映日光浮紫陌晨輝佇上舟楫調梅旋看鼎鼐輸謀雷動朝野風浹宮牆恭惟閣下鳳翮重臣將門吉士登朝應期五百昔弼經綸訓家生子十三績承執藝麒麟閣內誕麟種以無依鳳凰池邊毓鳳毛而愈赫黃槐原經手植蘋郁金陵綠野會見心傳鬱茵珂里萬竹萬柳清風籟奏笙琴千桂千蘭昌時業紹弓冶鯉訶頻聞他日麟筆待沛當筆望答蒼生光廻紫闥扶桑待浴山巖袞職摇修茹芧賡連歌陽帛刷未滅文字謂工軋發實賴羽儀事業咸繫匡襄尤懸手挽東山不出北面何依豚斑窺豹文尾附蠅質離虫寡技昌膚國士無雙緒虎難幾報對建官惟百尚之牛馬之走聊將鴻鯉之書恭布寸椷肅申五內伏願氣福光叙色燭台垣簡在帝心敢貴昇而側席用孚民志尉赤子之扶笻恩沛補天媧石碧江芳流道高化雨孔門紫山望

阜孫綸世掌重權北斗輝煌几杖躬承永作南極

鎮借奉三多之祝謀呈百結之私

候周二峯夫子啓

伏以藕苗濂溪化日蓮荷弄影杏壇洙泗高天桃李

沾榮渦下燭之和平風羽方階遐金音之矝渉駒足

推進紫府肹蠁蒙承孫龍隊執紼却在何候穀春遊

初秋恭惟閣下三恭偉人一代元老望隆仙掌韓愈

文章邦行澤沛神河衆冀功業推側南閣曾笑諫草

向日傾心薦廟幾助將茅撥雲在手鋤奸禦暴楓班

做重爪牙賛采納言櫓掖咸欽喉舌當道豺狼斂跡

登廷鳳凰知名正色立朝游情謀野雖然鶴髮九霄

已賦東山而乃鶴髮千年不忘北闕著書太極紹大

道於人區作菁梓材續嘉謨於祖烈堦下芳飄蘭桂

好不在多堂上蔭聳橋椿老而益壯華山伊邇騎驢

共賀太平汾水匪遥觀魚且效怡樂風雲轉淡近午

開勝伊川雨露浩蕩當天留相司馬金篋之書旋啓

玉音之命隨來翠慰人民惟貽弟子森黃雀未銜青

牛幸覩函谷關外遥算天上台星長安邸中恒慕門

前化雨側比阜而芹獻藉手何恐祝殿陛以厤宣期
心不忝補輪卽逐竹備先中伏願福祉遐臻躋列仙
億萬千歲而未艾勛名永赫歷中書二十四考以彌
昌長旂旭日東開三公論道遙開春風西席一德傳
心雪立悠悠水蜿惕惕

謝王春如夫子啓

伏以化高風偕澄清颶浪興文德歷波臣瀚漫汐潮
布潤龍門接天萬丈魚躍難登鯉庭聞聖雙趨蠅附
幸及[illegible][illegible]杜若思彭澤之服闈植三槐已拭太原
之目蒼生翹望旣久青萍貫擢何多慶洽門墻恩覃
厦屋恭惟閣下墨池世濟翰苑家貽望阜瑯琊珂里
瑚璉玉佩風流淮水畫堂嘖嘖金聲素志固守青氈
琴鳴鶴舞赤心懽承綠野芴滿麟生桂蕚飄芳杏壁
籌飛三鳳芸香簇秀芹宮早見二難昌後不亞寧馨
季先愈臻純嘏佇登朝闕權懸田泥濱海而君唐錄
扶桑浴日陟山以眺推敲翰藻變齊揮錦字於璣經
祖遺手澤聚牙籤於螢寨子得心傳笑傲滄田何知
終南捷徑慎思社稷敢就泌水棲遲況乃際會風雲
而[illegible]流連歲月井車馳騁慰竹馬之兒童攬轡澄清
谷憂豺之父老旋看銅章拂柳應知纍綬抒葵卓異
膺遷循良兼竟峰嵘四境育萬姓而方孚變極三台

設一座以相待豈負平生所學力竭回天不欺九位所知誠傾湛露輝聯北斗聲決西江霖倚馬何才呼牛即應流離項尾痛兵燹之逼人肥遯羣賢賴函丈之有王蘷蘭鄒途遊地雀躍大道登天國士恩深輿人誦切伏願製錦雲端遍億兆族以膏雨振衣口表亘千百載而長春接踵橋梓登朝花生滄筆銘心李桃錢戸葉夾仁籠素簡遙呈青華斯有

青賀吳舍貞夫子壽啓

伏惟斗府光騰花甲慶週六袠瑤池瑞靄松齡喜際三冬錦堂映冰雪之姿弧懸初度龍門增風雲之價報逢深夜折腕頂桃欲海屋恭惟閣下秀毓蘭陵芳飄杏路琴彈鶴舞戴星出入甚聲聲溥蘢豺澄膏雨通甦沛澤三仕而爲令尹喜愠不形一飛而陟皇華諸諏咸咨世傳清白延陵季子遺風德邵穹蒼南極老人煥彩剛値樽開栢葉祿蟻霞聯肅將須附椒花青編雲繞蓋輪千里悠悠洗馬橋邊芹獻一縷騎牛野外首稽厥角恍適千佾霖拆襪無長夾袋有愧樓運筆夢漫生葑菲之花眺望門栽難側李桃之樹剡逢飄來滕六玉粟生肌爰念祝進封三金莖展志詞慚峽倒個結嵩呼伏願壽月無疆律動暖紅寒谷景星有耀祥開氣紫函關福國以致福民四顯永眞壽身而弘壽世三台長貽香山三十六之詩彥博居然年少崆峒千二百之歲軒轅尚爾顏童眷前錦

燦萊衣島上現吹仙曲恭賀燕喜敬進魚函

候黃存庵夫子啓

伏以菊徑霜橫休官陶潛有侶柳川雲淡倫閒明道無私發三才之精微代天宣化通萬古之典與啓世斂文下振金聲木鐸並運泗水瑤章寶訓仍管遙淵銀河光風宏被西江霽月欣逢北面恭惟閣下群鍾三楚氣塞兩間序賦碑銘推倒唐朝韓柳論解詞議步趨宋室程朱流清波於瑤淵魚知藻翰卓偉望於衆星鳥識書香詩禮趨庭有是父有是子辭章華國難爲弟難爲兄接理學於勉齋家繩烈祖超詩歌於山谷天織錦絲鶴儀模前雖弋者而何慕滄間庵側惟漁父以同游夜月不厭敲篇歌出金石晨露猶賓點易識洞帘編作集千端鶯閒聲韓蹤蹟詳言萬理賢同夢夢寅寅誠意先乎正心知天斯可立命賢聖囊括士子笈從霖汗決四體感鏤一誠釋歲登龍羞聲價之偏減雖齡隸虎愧毛髯之徒存遇事而未十恩如之何者逆月而無二有亦已矣乎顧影顧衾自

禱雨文

聞之人神不越俎而代幽明惟側席以過殄茲亢沴橫興愆陽肆虐塵封道路涸枯溝澮魚蝦告饑獸鳥遊陵草木且焦成焦槁潤物且無聊人將何恃上要星漢民望雲霓滿天率首罔弗容憖謀亦神之所惻者昔也潔豆登學鼓瑟羅拜壇廟春祈未已秋報旋慶非有他也豈不稼穡士民則神之功滌山川滅黍苗亦神之咎祭賽以時馨香以進則神之榮嘉種不登粢盛不備亦神之辱雖功咎榮辱未必動神之心或亦神心所素知也惟神以聰明正直而在此位其有聲聞不靈險僻自用違神獨行何難謗瘞雨乃旱魃張怒累及無辜義則著矣於仁何有夫仁可過義不可過是以三日不雨則無禾五日不雨則無麥今固數月不雨竊恐其無人而無物也神其忍之哉且天以仁格上帝以仁格首則神必以仁為體天之心發春之德以永此位也炎炎烈烈萬衆如焚得謂之

對雷霆難問卜妻卜子相視朝暮嘻斯豈遂閨壁塗泥恒望升登雲漢實期克已愈感作人伏廟萬壽稱兄春花秋月不老兩儀配鶴乾亨坤利俱貞際徵畢之滿草歷創四時近猶聿於楓陛映帶三台堯舜君民犁鋤事捐綠野孔顏子弟翰墨芳透蒼穹化雨靡雍就雲有慶

仁乎神不恭危乎神不自危而猶赫燄不熄予實爲
神憂之自今以始予與神約遲雨之罪神不敢辭致
旱之原予任其責寧戕不德之躬勿禍望澤之衆

再禱雨文

惠小而行恩半而止人之情也神豈爲是哉人聽命
於神神聽命於天天德浩蕩應不其然向者闔父老
子弟虔輸寸忱蒙飭霖澍久旱之後倏霏細潤野
延雲碧郊洽烟青魚怡新沐草舞餘滴物優薄滋翠
浹筱濡琴絲不燥硯石不枯侖卉農士均荷仁錫敢
不銘功然非鉅德蓋龍潛在洞呼之難起雷隱在地
奮之難通雲藏在岫招之難出風懸在澤應之難振
非神小試其權未易肆應今旣踈雨環被猶膏[illegible]
以碧落爲形聲以黃輿爲影響賄僉覬勤曷有不感
顧救災務其盡樹德務其廣惟善其始必圖其終良
苗望幸甚無已也豈神之不澤抑予之未誠爰敢瀝
告復布條恭予心其懇予身其戒予學息荒予修哀
京邀天鑒呵累及羣生一旱爲甚至再奚堪惟神惻
隱悲茲稼穡迄今不蘊芯芬易致匪伊人疑將貽神
側行矣哉控于高旻其雨其雨尚勿吝

壽外舅蔡簡庵文

動足以應天下之紛而未必持久惟性之靜者氣凝天地之初而力貞運會之後得焉不加愉失焉不加感淡淡漠漠渾一時之得失以堅其古茂之操此松柏之所以後凋也而壽者得之予外舅閒閒名家少游庠序與陳大主艾千子先生輩爲忘年交遺世淪象隱居林泉恒誦蘇子瞻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甚矣仁者必壽壽者必靜則靜固不易言也向使外舅步文倍今之勞作高官膺重爵寵辱欣慨不相期而交戰於其中則齒牙搖落鬢眉麗皓亦已久矣能如此之遐齡而童姿由舊乎况其芟蕪地築適志之園蓮其池爲扁曰同愛軒侶茂叔也花其亭爲扁曰尋樂處追孔顏也時呼其六子諸孫侍側講學優游賦詩間之以琴繼之以酒百舟之芳襲其座金魚之混實其文好鳥之鳴和其韻風雨徐飄星霜不易視夫奔驪名場所爭在桃李之榮而剝心於荊棘之烈者求如外舅乎剋之靜而未必可得也蒼松翠栢遍作良朋壽祉之綠曷可量哉時維冬孟穫稻酒新介眉在茲書以誌慶

壽雙山大兄文

天以萬古不息者傳其世人以百年不息者傳其家則家之所以世傳而弗替必其人之與天相乎而無間也予家自粤浦由余優遷而及於豫章於火源千有餘年矣本支昌熾安從靡恒是以天下之有余姓者必曰火源氏之苗裔焉楚最接壤簪纓尤多譜系秩然派衍不紊則予兄之居淚川而不忘所自也蓋人以知天而克世其家者也予兄提聯翩科來宰都昌木歸源而木歸本雖曰人事豈非天意哉夫都昌濱鄱湖石祟之故宅址基未移其浮田之蕩漾珊瑚樹之炳灼金谷園之芳華以遠步帳之繁珠賓之麗豐履綦屐之積僮僕姬嬪之美柴桑郡太守之儀從亦安在而不得一見乎迄今問諸父老徧邑中無一人姓石者則知天之以富貴寵人不如其以賢肖寵寵人也邑城南推予族二磯公曾以代巡持節三楚今予兄楚產又以銅章來蒞茲邑行將卓異特膺晉而天下則二磯之後有二磯天之於余氏子孫蓋遇而未有艾也予盍以世德之格天者深卜予兄之必永其年以光大其德焉有德者必得壽請以是為無疆頌

槐樹族德宣叔令母壽文

家道之興也雖乾綱克理而內助爲居多焉是以關雎麟趾皆婦人女子之所作而大聖人採之以冠聖經豈非姬室八百年之運實由齋莊之徽音有以肇其基乎況於士大夫之家有淑媛在厥後之克昌可預卜也森不敏幼承太祖母文氏含飴啖栗灼有家訓而其享年者九十有七撫今追昔流連愾慕以爲德壽兼優鮮矣其續也槐樹之族幸際伯祖母某氏者名門淑女于歸余門事舅姑以孝與相夫子以[illegible]聞而課其三子則彬彬序序名材也及其爲孫者十二爲重孫者四爲孫婦孫女者二十有餘人則皆翹翹千里駒而藹藹林下風也發祥之長何其尚未有艾乎森以拜謁祖廟之暇得瞻慈顏骨麗髮皓而精力之勁敏雖髫齡少婦迺爲不逮今其年八十有二矣瑤池龜算安有終窮適際誕辰序以誌慶

壽秦太夫人文

翊國運而赫家聲雖曰大丈夫事也豈非壽母之功哉夫國家之興天必篤生偉人以爲之佐理而綿其澤於不匱於是披[illegible]而生者蔚蔚蒸蒸愈厚其栽培之力而宣猷布惠外著其功名人咸頌世德悠長畢歸諸嚴父之教不肅而成抑知仰輔其良人俯裕其後昆以交贊焉而降名顯播嘉惠殷流未有不本諸內助之賢者此姬室之天妹謝家之閨秀千古爲[illegible]述於今氣辭無疆天殆以坤順之運[illegible]景運而集其瑞於一氏也茲秦太夫人者以名門女爲名門婦裙布衣麤菲食惡飲操井臼勤紡績有艱子所不能堪者怡然居之不少介意當某先生之未遇也脫奢儀[illegible]嘖其以勉其誦習之勞至名成而濟儉如終窶沒不相易於其壽夫以驟富貴人驕其寵榮以恣其喜忌置民間疾苦於一不恤而惟金珠雜佩之是問此亦女子之常自非有古淑媛風亦烏能相

其夫之德於貴顯而弗衰哉則府卑異而職清要迦
亦內德之相濟至此極也且共先生起宦州邑太夫
人以訓子爲己任雖詩書之事由就外傅而忠王庭
氏之道晨夕論說是以其伯仲作吏所至有聲稱其
砥節礪行得力於平時者慈悼之範入之已深而後
當官之操修無斁也然則永之以年既以妻厥夫者
式穀其子矣旋將子而又子含飴之教澤愈引愈芳
天之報施淑懿者又安有艾乎共春比兒拜手稽顙
聯族春祀秩合應獻驚鳴三多庸以是虔瑾進之祝

世德祠祭文

石松之左構祠翼然背陵面溪垣築棟嵥瓈樹翠栢
間以槐杏外列石閣中安寢室祠禰在上昭穆秩秩
顯者東隅外姓西偏晨夕瞻拜朔望薦食世德斯昭
事獻其文曰邈自盤古人以生人生生不息以
迄予身統而論之萬古曠邈元會運世一脈攸承高
曾雲孫一體攸分相彼彝倫孰非懿戚矧在本支吁
及咸貫或遷他域或守舊聚或賤以恩或亨以榮或
繁其育或行其獨或綿宗祊或止嗣續哀哀同原豈
忍路人嗟誰作愿不親其親恃智侮愚挾強凌懦勢
則相趨寒則共唾謀利戕業忌名戕學只圖暫安不
思遠始身體髮膚何氏之胎派衍浩繁皆手皆足東
宜同裳儀宜同果福也胥親禍也咸罹樂疊喜怒必
通其意坐臥行從斯局其慮庶幾敦睦勿傷祖心祖
日汝儕咸我毛裏我無偏私奸慵弱起德者傑崇否
者殄滅惟嚴惟慈素性天設倘弗詩遵莫符先靈爰

祉斯楷敬孫斯詞丕祠彝從數宜芳烈以長以幼咸
恭祀事牲醴殽核粢盛芳潔丕誠式飲孝孫胥悅尚
饗

祭外大父黃玉瑜公墓文

顧治癸巳春清明後一日步自竹溪抵蔡坊源之麓
祭掃外大父玉瑜黃公外大母周氏墓前言曰嗚呼
天乎何善人之無後也以德則市隱風高以才則文
章起衰而弱運何以才德不如外大父之徒而瓜綿
偏繁天道其尚可問乎哉姻舅氏三人伯曰長庚死
於兵次曰疑幼曰喬死於疫與虎摸所死之何辜咸
類隕於非命豈彼蒼之禍善何一家之遺孽抑善類
之不容於人世受祓宅而丕於帝廷痛荒塚之纍纍
狐兎縱橫春夏泣風而泣雨燐火飛騰兜荼蕪之斃
剪行道心愴雖三女之有家彼人陌路而鮮悽傷惟
家大人惜古道之遐棄既立祔祀於家廟復虔拜掃
於墓旁俾外戚無子而有子庶逝者魂妥而鬼康愧
霖之有負宅相仰問天而兢禀暗幽靈之未遑哀大
小五穴之非錦懸潔詞以抒誠尚鑒旃其來歆

祭仲夏二兄墓文

嗚呼吾兄舍我而逝幾何年矣而友愛之誠如未之往也昔予夢寐之恍惚抑兄靈爽之不昧耶憶予流離三楚踽踽獨行燈輝月夕兄實慫恿恒訓予以修能且護予於顛厄雖形跡而神親儼耳提以面囑迨赴試於鄉闈見吾兄於風簷之屋廼助予畧廼秉予燭呼予睡起以靡遑諄諄乎吾兄之音容肅穆屢討備於長安及避寇於水湄山麓咸受吾兄之扶掖何入世之生者胥賤惟兄先而友于加篤慰我生之不恭名不大成學不大進德不大懋何以報吾兄之嘉告撫孤塚之恰凉胥蕪詞而踴哭彼不先而兄不生地有恫而天無目兄其聞此而寫心臺歲歲之菲奠而承矢乎禁務尚享

祭蔡用予母舅文

嗚呼舅氏去渭陽思朔伊既沒悵悵何之高蹤云杳塵埃遠辭春風憔悴春雨淒悲杜鵑血灑柳絮素儀百再異狀嘗予數歲能予舅氏受逸親甥先母雖逝秉心無偏學於家君河溪之齋螢窗雪案有得與同登山之岑必牽其裾泛水之湄必扶其顛疑字既悉問經即旨予文不逮改削懲勸依依數載予倏遊楚兵火鄉園嚴慈遠別幼稚弟妹寂寞誰控實賴匡襄餅金胥濟三年學成予返故里目睹舅名家聲搖落非舅難榮舅思儀范羅源之濱舅氏所家楊公之峯舅氏所窟以訓爾子以將爾修方將奮翮俄舍泮宮棄乃桂蘭寘予玉樓予聞訃音驚踊汗渺天耶何毒不少愍遺人耶何辜不獲與型夢耶何覺不見形聲疑耶何質不殊虛真意舅厭世諸態不淑愍予帝廷君其右左作賦修文職厥天爵允致甥抑免受詬詆學可以行不負所志人莫之惜物莫之忌舅氏誠樂

浩然得意天帝亦怡聿得賢臣屛虛應間小人式柝
雨露無私君子咸升昔舅之功佐補袞最公道陞遷
必躋美任吁嗟舅氏蝶化栩栩何日歸飛翩集華表
城郭猶在人民不少見舅如娘予心獨喜然予雙親
話離話聚以告諸昆壺觴笑語而乃弗遑遐棉溪限
想像英靈音容匪遠詞寫哀些舅聽朗朗肅晉餘樽
式鑒斯饗

祭如海三叔父文

嗚呼叔父何爲而遊予憶自大父誕育五人倘非叔
父噂其與家君其老乎人之懿親莫如昆弟有家君
在何忍舍之而遠夫予將扶杖以行歎而彤彤其相
求乎抑醮酒以湛獨而步履其蹤亦予此家君之心
憂而耄耋之年天又奪其一弟也而且月旦之評嗟
許邵之不再而且商山之皓悼角里之靡常而且荆
詞是甘之小人遠矣君寔而且溫言難化之强禦[illegible]
矣彥方而且宗黨之耆老無從散其以永日而且難
里之子弟奚由問業而登堂而且大典賓興呦鹿野
以誰屬而且舊論條約講孝友以誰商何不爲辟穀
之術從赤松子以游衍何不爲劍仙之技依黃龍祖
以翱翔何其厭異端之黌哉守正而沒何其扶儒道
之亭順勝彼穹蒼何乃棄雙桂之森森而捐蘭芽之
茁茁何乃勝玉樹於堦宇而別桃李於宮墻何乃高
蹈謝安之髮齒而厭絶王湛之牙牀追芳躅之乍杳

搴轂轂其何怍愧方昪之惡誰將授歟易學之有繇
推詳家君痛稿鳥之飛鳴天表不肯望鶺鴒之繇涉
雲鄉淚灑桃紅之蔦蔦詞陳絮白之千行叔父有靈
在上恍恍跽進觴斝憑棺嚮想既竭既悲非由勉強
九原依稀來格家饗

祭馮公文

嗚呼太行其頹兮汾水其傾哲人其逝兮把淚其盈
絳帳冷而琴音寂兮負茲蒼生何天之不憖遺兮玉
樓斯登前芳躅之未攬跂兮素旗斯騰非公之幼志
允敦也內則誰修非公之篤念考心也天顯誰求非
公之將齡而冠軍也孔異其誰不貽羞非公之魁多
士於桂闈也文章其誰克力游非公之陰杏苑而香
飛也聯翩其誰蜚龍頭非公之剛毅而剔暴涖雄令
素子之實刀買牛非公之廉能而猶卓也誰致北闕
之側席相售非公之進盡忠退補過也誰贊徽猷非
公之朝夕力對君側也誰勇急流非公之義方彰訓
而垂蔭彌光也誰謀貽謀非公之幽敵廟謨而規繩
國華也誰仕學之兼優非公之書卜妻子而夜省夢
寐也誰影衾之無尤非公撫其昆弟之子逾於己出
也玉樹其誰實與稠非公親其鄰黨之人埒於己族
也睦婣其誰實與由非公聯氏之絕而稠物天胎也

胞與其謙實與周瑩彼蒼之不憖兮促我公之數奇
鶩箐爰嘰嘰矢音兮嚩厥愴悲百卉亦灑淚飄色兮
紅淚淚泥血灑鵑啼之滴滴兮夢隨蝴蝶之飛飛維
公其修文帝右兮英魂有耶何年學仙成而賦歸來
兮慰我所思踞敷詞而獻斝兮寫我歉歉兮髣髴以
來格兮尚其饗之

祭蕭太孺人文

於戲徂矣實命之尤婺星隕落仉杼其休貽厥杯棬
手澤悠悠爲象慘惻矧在緫秋暑徂既退少皡聿代
金風淒其商音提態鴻㕭哀鳴燕語慨慨成悲孺人
倪天之旂憶自幼時弄瓦無乖夜績東壁晝習娥脾
搢衛嫻訓肅學坤儀誰謂荼斂勝其蛾眉越子桃蓁
臣襄內職鍼管佩焉事舅姑力堂上承顏出不踰閾
亦舜亦堯女中之特相厥夫主督闢蟲蚩嚴佩贈報
廝機諷行鳴雞有誡伏雌可烹況伊訓子迄用名成
丹崇未亡孤嫠彌顯月作貞心金石不轉從子從夫
古訓是衍于以求之式穀佽幟栢舟矢詠提示遺孩
勿違先志誦謂庸宴和熊之丸畫荻之灰賢聲滿世
有耳皆箇幸矣艮尉耆翩其早本原慈規仰格蒼昊
奇錫天朝猋雲聖道以昌後昆舍飭將老子吞世誼
素沐道家登堂百拜如覩萱花猶子愛篤酢飽仁霞
焉今遽逝涕泗咨嗟仙鶴飄舉龍止弗許作賓瑤池

王母之所愛琢子章愛陳子俎絮莫蕉詞九原匪阻
音容想像髣髴聽依巾帨猶是閫範條希聊將踊哭
幻作霜飛芳靈如在式饗庶幾

驅瘧魔文

時維秋月脩禊北源山嵐矢其暴威水瘴騁其猛烈瘧魔爭雄戕予眾口乃焚樹香煮野蔬酌泉三觴齋肅以遣之其文曰惟爾瘧其或有魔飲哉敬聽深山邃澤窟處之所藏固士之所遯天地之所憐而安之者也獲憐於天苟安於地亦足惻矣爾敢逆高天侵厚地乎嗟爾無知竊氣恣行匿形寂處不冰而寒不暑而熱寒熱違時冰暑權失尅人之皮伐人之骨耳豈不聰目光其瞭齒冷足促萬技背厲小信硜硜三日一施小廉潔潔三餐半棄腸懸似忠罷烈似義靜臥似仁動呵似智填忽刲衣裘忽擁被顛倒英豪不能自主簸弄庸衆荼毒太苦耄老長吁幼稚喘息雖彼壯夫雄談如虎人盡趦趄爾愈得意哀爾不矜逐爾不避俾晝作夜靡明靡晦爾勢斯張愛予遠人予其翼翼告爾以言爾貪饕發予方怒餞爾就宴聞予方流離爾利錢帛予方終窶爾索佛偈予方拒辭爾

畏桃蓉予方厭仙凡予所有咸爾所嫌何故相覩佩
予弟邁覩爾能來知爾能去因爾忽隨請爾忽棄勿
戀水窮勿鍋山偏擇地其遷體天以育爾其行夫天
下莫生噫嘻笄甚爾尚惻心行匠閃泉于是謂文既
竣奉清泉薦蔬陳香三揖三趨鞠躬餞別厭魔笑攀
呼顆攀試凡餘瘞之在北源者俱踴躍疾走不知所
逝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七文辭選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黄文星　訂
金谿　惕區　余爲霖　著

名子說

積粟者傳粟以賫畜積金者傳金以濟滿積書者傳書以佴䓁予何積而何傳哉生於世三十八年矣尚未有子也子之生自今歲始命其名曰性傳曾是傳也而性云乎哉性之初受也天傳之及其後也幾不能傳丹朱舜末能傳商均則傳至於性亦難言矣予聞諸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則道之純駁身之臧否行之錫全自觀觀人者非妻若子錫由察也甲辰春正月十七日就試長安而長班張國魁者止予宿越次日盡發橐金盡識者罪長班將問當事予憫其年老無子女也而寬宥[illegible]予勿斬張氏後遂舍之後十日辛卯夜將半關夫子來夢曰汝恤人天恤汝四十年前有子及六月望歸而問諸婦是夕子果誕

夫以既去之百金即追而求求而得長斑危於刑予亦未必尋其利則釋而勿取也在聞道者之所當行而行之爲尤易乃天且聽焉神且偪焉况其重乎此者愈不可以不慎矣故道其道予責也而性其性吾子勗之

與求地者說

術祭於地古道也然登層巒拔巨浸執羅盤獵堪輿之故輿竭有限之足力遂不可避之數求之於不可問之水土希福澤而邀榮名未若靜以需之而天休自至之爲美也在昔聖王陵岡覯京大賢人三扞其母於世甚輿家每奉爲口實而不知陰陽之宅其所以安厝者未生人先定夫人之生先生先定而生處之君亦因之以大定烏在其可試强哉惟觀其必[illegible]轉萬耳故太王遷岐仁民也朱子之遷葬其母者也本仁孝之心勞於行仁孝之事仁孝之事勞而仁孝之心遂格天而大其報則地不愛寶何擬焉非猶則龍宜其起且伏也水宜其紆且曲也砂宜其交且拱也穴宜其中且正也朝宜其秀而有情也葬宜其乘生氣也消納宜其生旺也時日宜其造命而兼諸家也郭廖復起道不外是而古今言地之士謀人則工而謀己則拙施諸此則效而施諸彼則不效盖

其有人已彼此之分哉仁者之心雖同則其事日繁而周功是俯察之不如仰觀而又非觀於蒼蒼者冥冥之天也聲臭之先有相觀無形者一念或起天鑒式臨善惡之報捷於桴鼓今人欲求吉地乎亦仁孝而已矣

文昌武曲合祀銘

古今人不相及而相親者人其人斯無間也考梓潼帝生蜀協天帝生蒲州時與地不同而生同生同而所以生者愈同則生乎二帝之前生乎二帝之後者無弗同也予距二帝生綦晚矣乃見文昌帝於汴水之陽見關夫子於長安自是而見二帝者十常八九雖夢境獲見議者幻之然去形以相接則夢境實神境也人與人不隔今古也歲辛丑冬季子遊汴南之帝懸焉爰揭並塑像合祀於予齋衽見其神哉是其形故發一言動一意行一事必以告二帝帝之鑒棄諾否心自知之其可無以昚二帝哉乃為之銘銘曰文兮武兮在天則星眷下土兮爰卜其都翩翩來歸兮降庭爐靄兮帝之氣炬煌兮帝之精式敬式穀兮將呼予名

問心居銘

石松堂之北有居焉高不盈丈廣不數尺獨處悠然萬有俱寂古稱方寸地其庶幾乎夫不形而馳不境而泼不人物而接衍乎微乎游見聞之表而能周六合之中莫有捷於心者心之為物渺難問也寘吾心而不問則心非其心執吾心以問之則問之之心取心或遠其惟問諸天乎天虛而至通雲烟變幻莫可端倪而得一以精者天之體也是心之體也然不乎其體而研究愈詳則思慮愈深思慮愈深則習微愈熾習欲愈熾則反覆愈多是畏進躁進之患未必非問心之太過而流失焉者也善問者以帝心為之準我心為之符而合古今聖庸之心以各見其最初然後戰慄寡慎無一念不問無一事不問無一時不問則其在身地即其居心地也雖欲不問焉此心何居乎是以銘曰天畀吾形何者吾心騎空灼灼浮雲不陰一息千問默其心音無居易過上帝式臨

三琴銘

琴之為技非技也技乎琴者絲絲而調之微微而節之豈復有琴乎況思賢普庵咒淵妃怨諸操因字循法因法至巧學琴如是足矣若雨花若滚龍吟若平沙落鴈非耳外聽而則花從何生非目外見龍則滚從何起非沙外逢鴈則落從何集往惟藝子騎覓音琴外公之於琴也精斯其詩之也切至而明通師襄逸響不絕如縷予性嗜琴愈不能救先見嶼山李都昌予從觀焉都護恩得其僧撲然者以琴調尺十卷日即知琴數操僧疑予素習音否則神授也評知予與琴期琴與予會綢繆乎審通於意中而適相值適相值則音之敏緩高平琴自調予耳於僧乎何與及返遊許鎮有族姪者以萊嶼一琴舊懸壁閒予理焉聞者謂手高於琴也吳子某適在旋抱一琴以獻其琴紋蛇腹凝三五百年物彈之果然乃得兩琴歸過里人馮某因兵寇以其兄之遺琴藏土窖曾授自[illegible]

之題者兄亡遺命寶之間予知琴也求予銘予見其琴君失一板覓有嘉祐三年春數字皆古篆文塵積莫之辨也乃綴以朱絲俟月始撫音輝交馳長歌繼作日月琴三我數我月一琴心周某謂予意在得琴也遂贈受取諸琴合處燕室臥立與俱每花香風動琴必自音何其相暱如此也敢不銘因銘曰海濱湯湯巫峽蒼蒼帷裏及軾遺韻悠揚其道復出載音以物予知琴情琴知予不

宋君志登墓銘

君諱之琦字志登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嗚呼歷年三十有八方期敏學問砥修能以顯揚其親而蔭其後昆乃鬱鬱賚志以沒是可哀也夫自汝水而上頌世德之相承綿與匹宋氏者而不克永其年以大行其志之所欲為得謂天道之有知乎哉况君之親諱雲龍者耄矣君之子諱善者稚矣親既獨有君而君且獨有子三世一身形單影隻乃浩然而逝念母氏丁孺氏芊妻氏王相與哭踴於堂稱之曰而君之顧省則何也予嘗討僧赴京師得以猶子誼從君之親遊而歸里復視其賢嗣之文歲在壬子遭家難而重荷君之扶掖匡濟竟不獲以孝慈之道與君共勗於平生深悼德之孤而鮮鄰也今某月日送君葬於某山憑棺而慟勉為銘之銘曰綿萩之裔發祥汝旁持躬斷斷與物洋洋庭趨匪懈家訓靡遑方陵壁水旋陟冥蒼位不滿德天必補償子孫千億果萊榮昌

視楊解來年兄辭

哀哉異端之害人也人之惑於輪廻者心受其害而正人何辜且若身受其害也予友楊子解來者蒔進升貿水正人也康熙甲辰夏偕予公車南歸途其生平無他學問惟自敦倫外神佛事遠之爲謹乃相從水陸數千里登泰岱之巔下天妃之閘渡金山游虎丘遇有佛像處即參雲疾趨去之惟恐不及一日忽謂予曰聞西湖中有淨寺者塑羅漢五百尊何其誕也據彼說大地恆河沙皆具佛性則百千萬億佛不止也又云即心即佛則火其書毀其骨不爲也今乃限其數廣其像以誑世吾將入其寺踢之不盡倒不休遂買舟造師安上湖心之亭蘇堤六橋烟柳在望其對峙而壯觀者則南北二峯也三竺飛來掩映於波光水色之間而岳武穆墓芳草萋然瞻拜既畢延放生之池鼓棹採蓮詠歌未歇舟過淨寺楊子攘臂登岸拍予以入路由龍井之東金碧輝煌羅漢森侍楊子顧之撫髯一笑予詢其故不答于是從錢塘溯嚴陵訪釣臺於峭壁之上適衢州謁周孝子宣靈王廟游覽之暇繼以詩酒間嘗諧謔終不言其淨寺所笑何事雖由常玉山赴河口鄱陽抵予家談文論道則津津不少怠至敘及西湖景物則瞪目默然當其告歸也握予手曰良朋雖達彝遊不再吾從此別相見何期遂歔欷泣下予謂年方盛當砥礪神忠扶培正道以入鄒魯之室何子言之不祥也長揖而罷後予以事赴羊城見其僕春童者詢知其歸甫十日竟卒在未卒也日夕作羅漢狀若長夜嘻笑跳舞備極神態其妻若子哭籲之則曰淨寺請書多而已夫楊子正人也哀哉何異端之敢害也爰哀之以辭曰羅漢不道謀我楊君儒彥其績友失其奉溯洞冥即究在湖瞪如見芳躅波上停雲

輓吳誦修世兄辭

在昔秦丁聽陶舊篋見文與可畫竹哭之以辭以訂生先交傳爲盛事予學遠不逮古人而情自中來莫能斷絕况君才十倍與可而畫尤過之者乎憶自丁未二月遇君於燕邸嘗訓予以畫曰畫蘭必畫其香畫竹必畫其影影搖竹中香蕃蘭外而畫者之神直與蘭之香竹之影相飄動焉而後其畫爲可傳遂走筆作蘭竹爭妍闘麗其要曰筆膂竹蘭中神游天地[illegible]外叔予作蘭蕙之越夏五月承君之尊人命同游於蘇適有老翁釣魚坐楓橋上君謂持此老相贈裁綃一幅揮毫立就留題其畫之端云雲山影影水潺潺萬頃烟波尺幅間橋上鹿多騎馬客曾如圖上捕魚閒嗚呼君非閒人也而思閒何哉君之親在則孝養未遑君之子穉則敎育未遑君之妻方少則偕老未遑而思閒何哉嗚呼君今竟閒矣予則淚側於車塵馬足日夕僕僕不少休并其所贈之竹蘭以及釣魚之老翁悉爲兵燹失去夫旣不得見君而又不能見君之所貽豈君情不如與可之乖斯其所有存亡之相殊耶爰予之哭勝東坡之獨其也辭曰江派兮流兮瀾迴毘陵秀毓英人兮作我良朋魁多士於弊雖兮汲淚千層游藝以[illegible]青兮蘭竹芳騰敲詩情於世外兮山碧[illegible]水濕偕子[illegible]復岱嶽兮揮神飛登繫楓橋之上下兮爲舟風遇恙蕊好其末央兮剔盡青燈易慰遣之不永兮吳闕其升爰撫今而思昔兮涕泗漏木壑[illegible]瀟上之素在兮縣華表之翩翩君何日歸庭來兮[illegible]

予孝以服膺

黃石公辨

黃石公者必無其人張子房託之以自保其身者也昔讀三畧諸篇未見有陰謀秘計為人世所不解者蘇洵之權書等篇東坡之孫子諸論用正用奇用闔用火譎詭詭十倍於圯上老人之書則生而納其履死而殉以石者皆英雄欺世之言而防閑其主也為獨甚葢自秦之失鹿也沛公天授非人力子房一見輒了其為人老嫗哭夜斬之蛇呂后辨芒碭之氣[illegible]者一后盡知其生平之証以籠絡一代之人傑[illegible]黥布彭越之徒勇冠三軍侯王俟誅皆不能逃其權謀之範圍況於狀貌如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之子房得免為鼎中之醢抑亦倖矣子房以為韓仇必報也非沛公鮮可謀者然以正遇之必以正失之故責著其書飾說於得自拔皆莫辨之候冥冥中有鬼物焉憑之以呵護其進退在沛公亦謂此人知我之深藏身寄而用術奇是以君之所託者帝子之或赤或白后之所託者五色雲之或青或紫而相之所託者或為黃石或為赤松各假其事於創闢惟覩之顏以眯天下之目則其相得而愈篤焉在形跡之外也不然如子房者豈不知伊尹復政之正道乎而在太甲則可在沛公則不可籌之熟矣嗚呼其所以保身者抑何危而智哉雖然新垣平李少君相蹈而誆其主迄於張角古風卒覆炎鼎未必非託言黃石公者有以啟之則甚矣人臣之匡其君不可不以正也

鄧伯道辨

不仁哉鄧伯道也天殆知而使之無後者乎當干戈急遽之時而又爲童稚無知之蒙累人而投使族人之子至則必呼其名拊之鄰人之子至則必辨其族備之他人之子至則必志其怨收之天下人之子至不識其名不問其族不必渾其怨則亦憐而撫之雖昆虫鳥獸之子至尚且相安於氏族恩怨之外尚忻而利尊生全之復惻然念曰其或有目不及見者乎抑有身不及前者乎其操戈而追者夫非人之子乎抑推刃而救者夫非人之子乎奈何相尋於鋒鏑也悅不能廣而愛之扶而拔之以無傷天心之好生哉而伯道反是相傳其避亂流離也弟既沒而姪存遂舍其子獨救之子奔赴則繫之他適子不忍行又隨之乃用術羈留於旅次而率姪疾遁其子尾之於百里之外追及又縶焉嗟乎夫能尾之於百里之外則其子固有力而善走者矣乃夫婦相約縶其手足於大樹其子哀號慟哭伯道忽然不顧而逝嗟乎吾之子也雖在顛沛其忍爲是哉倘族人之子鄰人之子他人之子天下人之子昆虫鳥獸之子與夫覩聞所未及而操戈推刃人之子猝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求其相援而託以性命不知伯道之心又將何以待之也夫天心至仁者而伯道拂之則不仁哉伯道也宜無後者也然輿撫子而棄其姪者亦似微有間焉則在求仁者慘然辨矣

醫解

識五運六氣之遺稿而知久之六脉與天之五行互
爲呼吸而精必求其固氣必求其和神必求其當不
可須臾之或忽也然而爲修煉之言者則誤矣收視
斂息上不溢於泥丸下不洩於尾閭而中守其丹田
精歸氣氣歸神神歸虛而噭然於無何有之天以爲
長生術不知天之所以不息也以其動耳苟屏行生
絕時物則天亦息焉不亦久乎且其甚者流而爲[illegible]
[illegible]
戰衰於坎離交媾之名而昧水火既濟之實胥[illegible]
養姹女貧亂不經雖天不先之其如後之自速何矣
外此則藥餌之功起汗吐下之三法驟寒熱於有形
之後而補之爲法也治之於其原故枸杞以補腎中
之水而精加固芎附以補命門之火而氣加和參朮
歸稍以補水火既濟於其心而神加寄淺之爲望聞
問之頗深之則及於切脉之際抑知切脉之爲道也
必以起歇之度介於五十餘數而後乎和以無病者

本諸先天之數乎不本諸先天而求其理徒以浮沉
遲速之訣限天下人之脉而且紛紛焉設爲某脉則
某病某病則某藥某藥則某方君臣佐使喜忌炮煨
多其端以待人之入於病服之而生則醫者有功服
之而不生則醫者無罪夫殺人而無罪則人亦何辭
而不爲庸醫乎兇醫之不庸者幾人乎其道莫善於
自醫慎搖邪以固其精慎語默以和其氣慎思慮以
寄其神則六脉不期調而調五行不期孚而孚人[illegible]
天直相見於其心則生焉可以不病病焉可以不
藥焉可以不問諸醫甚其醫之於先天者久矣其自
有無間也君子曰自醫之道無他正其心而已

命相解

得乎命之精者惟果老得乎相之精者惟達摩予嘗搜其書探其意訪諸專家而通於其術然後知其累牘連篇聒人耳而多所效者終無以易乎性學之術微也果老之法五星四餘五起而有功而安身則以月為之華安命則以日為之基故其語李晝曰尊莫尊乎日月如是已矣達摩則言相者五端鼻與眉[illegible]聲各居其一而目倍之其言曰聞貴在目[illegible]在瞳蓋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其尊日月者又然[illegible][illegible]其術於天襲以指示人於已然之故使貧富貴賤各安其分之所當然而不為望外之求其於世道人心未必無小補也然中人之資無以入上達之路曰我命如是相如是又何他求焉惜哉其晝人者何限哉夫天人之相通祇此光昌之氣則天之日月貫具於人身而未有所阻吾昧之而天亦昧吾啓之而天亦啓故造其命者有以造之易其相者有以易之奚疑

守心宋公發仁人之言三而退舍滕蛇纈口宋郊渡蟻而添魁彼以語言之間而上足以移不利之星此以雙蟻之渡而下足以改必死之相所出者微而所感者甚鉅蓋日月之照臨在天不爽在人不爽則其矣吾心之昭昭者宜自迪於高明有融之域而不可一息晦焉是以造化在手而胖子瞭然命與相惟其心之所之而受其轉移以乎於休則果老達摩之說當進而如所重焉夫亦愈如性之不可惑[illegible]矣

洞和且樂臥石而歌聲徹山谷乃有續予歌而赴者貌蒼衣古矍哉老翁嫉予歌之不韻也遂攜予更上一峯峭壁苔封其端曰乾坤正氣或名飛鸞或名激翠蒼勢參差亭影參亂泉鳴潺湲徑路灣折橋形虬起殿像虎蹲目凝神會應接不暇翁曰子知山水之爲山水而不知非山水之皆山水也一勺一壁崩海濱渤一趨一遊仙掌岱嶽神而明之乾坤囊括子典黃尚駕學以至於道子聳而聽慷灰汗下大夢驚覺不識身之病痊後三日命記詞爰作

使雷記

順治丁酉仲夏廿九日予背歌曰雷偏君子躬中動天且小人頭上高予們謂聊者慎人也聞予歌令亟改之謂雷不可過予因知今世皆懦雷也不反何慮不改然後立懦雷有族某者春遊買木識其行年四十買婦原爲他人妾而適於此居數年矣夫婦最相能無姑婦其舅八旬餘耳目力猶壯族中人莫詳其所以事舅者派遠支稱士農塗判弗邊細詢也五月初一日夫耘於田大起田間手足俱裂鄰田耕者俱無患其夫自惟趨歸見婦挑子女堅愕在室蘗之始甦問其故則曰頃聞霹靂火衣服皆紙灰迄今子女灰具在也語畢夫婦期不洩隣屋植某鄰聽焉明日遂傳越初七日予族上下相距數尺內分雨晴其人之家晝暝及夕屋後磚鳴復廚樓霹黑霧炎蒸稍黃氣散燈遂滅婦腹連孕斃於廚女十二歲掾重門外亦斃子方三歲其舅獨行孫愛之加焉戲膝前嬉

甚旋失去初不知其俱熄也乘炬覓之始惕其夭什
地上髯焦面炭運動如蒴久乃活時予族有耳者魂
戰膽慓臥床榻而慘嘆者比比也老年之男聰未衰
不特無恐也且善哭予欲問諸宙而天傾儲雨地躍
新波有聲轟來聲在瘖間雷已告逝矣征揚盱江雷
殲兵徐仲光先生義之爰作記其畧曰唐妃願爲貓
唐臣願爲厲鬼吾願爲雷讀者傳笑後四年庚子予
晤先生於姑蘇觀其言訥其貌溫縱得志而雷之蓋
其懦於儒雷也先生慨然曰予何願因願爲使雷者
夫以一歌而死雷噫使之矣惜乎其不及多使也蓋
亦懦也

馬家墻記

百其里於淮陽之東舟行三日過馬家墻風與帆違
舟子叫嘂僕夫悶然叜號紛闐捉呼蒲嘆如嘶如嘂
作聲不已浪飄蹴衣檣橋天際聽其所如岸不可得
自日至昏始得住岸而想焉岸寄湖心变形麗古墻
予跳足泥皆滕半迎予稱賀訶汝韮天人耶今日風
拒人行豈其逆送耶呼舟子詢之而臥不能動喉瘖
無息予亦餒甚買錢嘲米叟蹙然曰汝敢思天味予
我不問米氣數年矣湖波泛濫漸與海連魚蝦所窟
蛟黿所宅蜃市之都會颶魃之行臺濕燥聽其喜怒
存沒稟其指麾居鄰十數久別塵埃寄於龍宮案而
不回我其剩也行期莫定汝思天味去此其謀諸于
給側久之告曰予豫章之屬邑人也家于里寇掠予
地荒可適歸鄉井之人耄幼生離烽烟時起掠奪隨
之予且因此大其睡矣叟聞而喜手足狂舞曰我命
大於汝也骨肉相見縱死猶聚況在今日生或可期

請與入盧鋪捉鮮蝦子劉蘺爭煮備菱烹茄芡盈於
小瓮中衆手掇喫而舟中之人皆一飽越次日則康
熙丙辰之四月初八也風息禮謝之不受遂行

再入北源山記

天下之名山負人恒多而山之無名者其濟於世也
廣大而不可以窮此九峰峽𠇗香山五泉皆為儒者
不得而託處也而培塿僻壤其卉木泉石得以勸吾
儕之為相為依歸如予邑之北源山山之無名者也
雲林諸峯羅其右虎若花石森其左而南則萬壘危
岑不俯欺字於人間惟天門塢雙峯在天非其北之
保障乎泉冷石惟稻粱學生雖賜谷之叢聚亦遠避
而不能舉至至則去之是以學仙佛者罔覺叢擲之
而不顧間有跡印苔上既趾相錯老農數人而已顧
冶丙戌寇亂家大人挈家避此琴書之外蕭如也予
與先兄仲更晨晝闢圃種蔬編芒作鞋過夕課文詠
詩殆將終其身於高山流水力耕以事二人其峯廻
澗曲之下時有老稚輩挈酒爲脉善言桑麻相與持
汁碗酌泉於春花秋月間叙述甲子談烟詩霞皆不
解世俗事其倦而返也唱無字之長歌擊石以節之

可不謂憺洽焉亂定予歸里恒游神於茂林豐草古
井眉巖以爲夢中佳境不復覩覩而卜居矣越康熙
癸丑土寇又作予以流離之不足憂而得復會山靈
之可喜奉嚴慈攜幼子女偕家人長驅以入流峙依
然廬易人非有老嫗能談故事者率其孫以迎問之
則曰此某人之弟此某人之子此某人之孫與姪覩
獻山茗憮若平生而感慨繫之矣方二十年而老者
幾少者壯壯者老歲月之相催雖深山不能避而予
二人幸無恙且增子女以至天之於予家其厚顧而
厚者耶非予二人德未必天眷如此其篤也爰登高
以望見有雙石林立松陰環衛呼傳兒曰此地距烟
火愈遠宅可築也其監予斬木誅茅勿以年釋荒於
塒廡不爲山靈所厭棄焉不十日而堂厨告成此固
兵寇之所不欲侵而異端之所不敢奪者天益以北
源無名之山私予以爲隱身地不可無以記其惠也

石松堂記

冒寒暑亘元運壽天地而稟天札者予入北源山雙
二友相從焉曰石曰松予是而重有感也古稱猶龍
老子其微言滯論發於道德經而大指要歸於用柔
從之學者遂柔其骨柔其氣柔其神極柔之所至勢
將委弛巽懦迄於頹放潰敗而不可收拾無巳請益
之悠悠然立身命於深山大澤之旁骨立崢嶸作陰
寂布不與泥塗糞壤爭桃李之榮莫柔於石而奮厲
稟所耀其柔於松而春光稟所矜任時歡之遍催羣
倩之倏變而堅凝靜定之操惟閒淡以自樂而不予
人以易窺是石與松之柔剛而柔者也嘗試庀材木
搆庭廡揉簀採石荷鋤種松俯瞰雀鬼仰聽禽讐援
琴敲筆歲月坐臥游衍於其側歎流峙之沸騰悼卉
木之摧落猶與二友屹屹獨存孰使予忘故土而不
重遐者其惟斯堂歟

省室記

石松之堂後半里流泉潔漣老樹盤蟉虬枝如蓋雙石屹於其側頂摩青雲足濕碧淵予與傅見訪勝及此中有深穴嵌光掩映纖塵不入謂可室也鑿之以象名曰省室夫室而後者不甚辨乎然詩云帝省其山書云干戈省躬則上天之盼睞恒親切於高峯層澗而鋒鏑之澤起天故遊而遇之於萬死一生之候聳動其神智則危懼之情直發於湊裹而總并驚飭之具然後退念生平之所爲有難以對天對親對妻子者而爾日幾巖皆師資而友黨焉彼山木影動也表正也山嵐光浮也文麗也山谷山岩之虛也謙以收也山鳥山獸之寂也慎以默也月遇山而小風隔山而微防所侈也寒由山而烈熱逢山而稀嚴所趨也徑之在山者險而危節其行止也神之在山者靈而威呵其退讓也人之在山者樸而古端其習尚也然而其外焉也予曰內省曾子曰省吾則室之左室之右室之上下有告予以遇廸予以善者人不及見而予見之見之而不省之將何面目入此室虛乎

游土地巖記

乙二月朔予方坐石杉堂讀古史聞有風自東來音者雀忌領之則嵐鎖山洞呼僮詢諸村人則曰土地巖也老親幼子踴躍促予以偕游箬竹黃柏蒼藤蔓棘閉路不前命僮操利斧誅之皆應手斷有斗大鼠結隊宿樹旁見不識予輩之當避也安其窺處不少驚仰視高楠鵂鶹巢啼盼予而鳴約行四五十里峻石突起莫能躋僮獨攀藤以上須臾小石如拳次第擊下及賈勇勝焉毛人白猿皆呼作語僮不解其何爰坐石半閒然傳兒方十二歲身輕足捷險僮先登其擊石者跌行散去逐而覓之不見及予至則杳然矣然後予援家大人肱其巔坦曠高厰石榧具在甘泉洶湧花不可名紫白綠碧界類人間方竹刺松叢陰障目其採首雲外窺予而不驚者遠則匡廬近則三十六峯也烟波萬頃倏白倏黃疑爲彭蠡江流其殆是乎遥思故鄉人士畏寇弃保軀命而雖全孰知天地中之別有裹藏哉兄鴻濛以來老者壯者少者輪居于邑亦幾人曾過此也問之山靈山靈不應而僮告饑矣石加峭徑加險體與足加怯相與尋他路穿雲霧夜靜而歸因索筆記之以俟後游

寫山樵者記

秋月僮有疾缺薪予董傳兒之寫山採焉過石澗蕉花爛縵億萬株有餘也得徑步入水聲湍激小魚從半空飛墮而下曲折登之潭波泓然聞雞犬爭鳴桂陰颯蒙芳非迎人傳兒笑嬉撥花俄而老翁攜其子循其茅簷以出顧謂傳兒曰汝亦人之子耶汝何代人也傳兒語以家父在遂揖入問汝輩何得至此予告以故怒曰讀書人來此山大不幸將受人知矣吾居此者有年吾父居此者有年吾祖居此者亦有年吾祖之祖其居此者不知幾何年矣衣吾衣也食吾食也野蔬供菌潭魚供殺木石供火山葛山杏供吾果山雞山豕供吾廚山泉香甘供吾醴山大乳共供吾君富焉不必求諸人貴焉不致屈諸人樂焉呼猿鵰以笑憂焉借猿鶴以啼行焉則烟雲繞其足臥焉則花卉厚其茵醉而夢焉漏鼓不得驚吾神生而死焉追呼弗唁不得縈吾慮何故而汝輩來也請亟懷勿語世語則吾將逝也日將中具酒食款其其子並傳兒侍側老翁與予俱上坐予告以寇亂則舉手實掩其耳論古事又蹙然惟與之談樵務則喋喋不休食既乃取其素所採者以贈令其子負送出山鞠躬作別予詰其姓名答曰父命勿洩遽馳去及傳兒荷歸視之皆香樹也後數日攜鹽以謝之則君潭影搖人廬無跡意者其山之移乎抑路之迷乎其拔宅而入雲乎抑羽飛而他適乎其魍魎之作祟乎抑夢寐之邂逅乎無端而遇再見何期雖欲不記予不忍也

石圃記

自開闢至今歷億萬有餘年生息長養不可以指屈
而此石獨坦然守其初能廣而不能高斯其負土也
能薄而不能厚夾兩澗以居焉凡根深榦茂之卉木
不敢託跡於其間而莨草柔蒲遂據而有之以標勝
於不息予謂傳兒曰此天設而地留之以待予圃也
昔孔明淡漠以明心寧靜以志遠而師旅之行令各
營種菜以給軍食兒其根尤為吾饍所當不厭者乎
試步其方圖量其寬隘具方略籌度算其始也利厥
大攻其繼也利用水灌及其終也利用金與木而大
有功大攻則草盤而土加沃水灌則鹵融而土加肥
木以擊之金以耨之則肥饒均而土加熟然非推之
美者偃其以鹵莽決裂報也本淡漠寧靜之衷不得
不種諸葛之菜力勤未幾萌蘖萋然浹旬爲期以烹
以調上之可以濟衰木之窮下之可以助糞粥之用
廣之可以肩三五荒鄉之急推之可以贍山牛山羊
之餒田吾親以及吾身由吾身以及吾鄉由吾鄉以
及吾物一石圃也恢恢乎綽綽乎樂有餘裕矣

祝家畲記

九月既望予獨行石圖之南五六里蓬茅交塞榆蔚搡刀以入得其境焉其爲井者十四類可千餘畝畦畇畇有界麻苧繁茂予以女方七歲性勤紉績是可刈也況桃柿垂地纍然多實荔栗斑焉掇而取之蔗餘無禁歸語傳見遂偕往復行十餘里石穴上有叟危坐謂此祝家畲也虎守路汝數宜至此今後愼矣吾不汝護也林中丹桂障天颯颯風起號寥如雷仙鶴吞厲叟[illegible]遂傳見奮曰虎從來不敢[illegible]若有[illegible]行我當斷後必取麻果從容歸庶不致家儀笑予禁岡之恚曰是好尋奇奇將何所用而尋之無乃變幡如此請愼之然予深幸聞其畲之名也意南方之稱曰祝誠登其神之居耶抑其爲火正時實長子孫於茲土也則汲井而築室者必有其人謀居食於山窮水盡之區苟披叟以尋之造其門詳其氏族觀其風俗敎行藏商道誼以通往來於不絕而虎乃忌之羆

游未終嘉會何日如在隔世如見傳夢予於是徹有憤也山以外寇不仁山以內虎不仁寇與虎交逞其不仁之威以相戕於山之內外而予之出入茫無所適夫里仁爲美予又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傳見請曰叟無憂虎有心者武反敬正人也我高聲講書誦文詠詩以鎭之久當自懾予以其言之合於道也喜而姑不遷去焉

亂定遵命記

康熙戊午春霖從江南避地歸拜覲家君蓮茫遂會
霖曰別爾將三年矣其間奔駭憂虞變態不一而最
異者莫若乙卯仲冬之亂自爾於初六冬至之吉濟
裝北上越八日而寇首王瀚子華統衆數萬赤地百
餘里席捲來北灘被山擄掠免於其害者十不一二
為吾挈爾母暨妻子登天門塢避之嶺未半而寇已
踞其巔矣不得已斜行頭巾嶺從此升臥虎巖遙
[illegible]
覩其某處而從衡折嶮處之左右巖入見[illegible]乃從
瀉山其土石沙塵著退人步此爾之素知者而吾家
人履之如平地約行十里許遇一石如房僅容四人
吾與爾母及子女居之爾妻若妾各尋石下以處豈
意舊山鄰如振所昆弟久已擇避于此乎因同之作
鄰焉而寇匝山下累日不去且天降滛雨絶根咸樵
必死或哭或詈而傳孫叔不長也爾稍霽長虹掛狀
山色霞光髻齡目敏仰觀高遙紅英灼然乃香男先
登手足俱藉龍攢草蛇行以上竟躋其巔見石蹬泰
列棋盤星羅池水清漣遊魚蕩漾犁虎穴聚猴猴鴛
鹿躍嘯自如而所為紅且黄者則山荔枝正熟也乃
喫其英而採之以下獻吾及爾母與妻皆得一飽山
之鄰人覩而慕之其壯者不敢登僅竭力藏也亦呼
其童稚隨傳孫赴之盡捋其實幾近乙石而衆皆賴
以濟夫然後疑吾家之有神助而感且服也相率奉
謝曰我儕君此累世矣未聞此山之有此景而并食
[illegible]
佳果也苟非尤墨前導命俱休矣敢爲高橋乃建
歸擇知寇退去遂奉吾家同尋舊處是得以活至會
日而合室無恙者皆爾子遐山荔枝功也爾才竟然
事尚其記之霖拜手應曰唯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八文辭選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金谿 惕區 余爲霖 著

尚書時藝引

大道之傳備於五經而因其言以觀其政因其政以觀其心優游肆習曠然自得於道統之所存則典謨誓誥爲最者是故易淡象數詩兼名物春秋皆紀事之詞禮記多漢儒之雜未若壁經舉自肅揆其心法[illegible]道法[illegible]相[illegible]如也後之作者潛調諸工[illegible]觀爲帖栝之資其於道心亦幾晦矣惟在安吳子以學書世其家年方童稚受業吾門與之論文輒靈通曉豁其意嘗若不欲傳以文顯者靜坐觀心諸然則見唐虞三代欽安祇慎之神以吳子置其中直同堂語也今歲方廿餘架上副本累尺悉手自籍錄其尚書時藝不下數千篇率皆絕華務根發其心聲要歸諸道吾甚樂斯道之有傳人也微吳子其誰望乎

偶然草引

予流寓於睢陽護國寺之藏經閣與睢陽張公之扇鄰惟神默佑身與心兩無爭也走筆草文以樂之拈題敷言不期自發豈偶然哉題名之以偶然迨集成而不禁谷埜涕泗也夫予之性皆爲時文曾有余子萬篇迺亂携入深山而兵寇悉燬之又証我堂千二百章寄黃有庵夫子鑒定闖寇掠焉溯亦不知其在與否也丙辰試借南菴所著臨場百藝而諸門下士相與分去今皆不可復問矣夫文有正有奇有奇中之正正中之奇數十年來風會之相推心思之遞易故者日新新者又故新故之積豈侯多藏予不知有故而富於文也文之富且不可恃况其他乎予幸神之相予於斯文而不覺其又將富矣雖偶然爲之則亦偶然序之

劉子山門翁詩文集引

身以晦而愈顯道以沉而愈升吾於劉子子山不能無疑焉弱冠時附子山之門藉名天府悠悠時藝百千章相知如夢越數十年子山林令鳳陽予碌碌公車地阻千里形聲不及非求往昔之而談時藝而不可得况其進於是者乎而子山當政事暇以迄於罷組研極詩古文詞各臻佳境刻成予得讀於歷陽旅次其詩則鍾譚之神而中盛唐剔其羽毛也文則[illegible][illegible]洋大家而[illegible]觀厥集[illegible]令尹[illegible]已之淡然自得而後乃今知吾子山之身愈顯道愈升故其言藹如也夫有道者之持其身不令人易測焉類如此哉

鎮淮樓聯詩引

聚散何常之有哉憶自辛丑春晤岳子迺亭於秣陵迄夏艤舟南歸而羊子蔚鶴與焉到今十有七年西山濟水流峙如故而吾黨離合之際仕隱攸分或宦居江淮之濱或項尾奔走於彭蠡風鶴之壤憂樂窮達邈相懸絕驀然得見二子於歷陽如在隔世於是痛飲言懽謂古人有夢會者今當醉會蓋夢中醉中[illegible]泊泊相遇於無所爲而爲之境以[illegible]醉岳子得醉之樂予聽[illegible]矣乃與登鎮淮之樓北眺恒室西望臨闕劉夢得極予胥其夢瓢未往乎而東南則六朝之宮闕變爲荒甲野田王氣安在也夫天運之盛衰地輿之興廢人事之得喪數有遞移理則不易與其推遷於數之無可如何不如本諸理者一言一動具足千古則此會不可無句以聚之庶幾傳諸天壤而永矢無散也岳子迺賦陽字韻予題成羊子屬焉

再見歐公詩引

後歐陽永叔而生七百有餘歲而豐山釀水間謳頌洋溢來暮夫思之章滁人士作之天下之人士相與和之予甚悲歐陽子侯僕爾鄉而數後之積薪來居上也予大兄雲標以性學詞章名震三楚年二旬膺任民社篆作於蜀之德陽其地產丹砂鉛汞相傳爲晉許遜旌治道風漸染好談飛昇黃白之術兒偃獻賤爲鑿生民窮窮與學乘桑蠶起苟非秉道鉅儒莫[illegible]教詞華其積習蓋以屢柔亦烏能救弊蓋俗以[illegible]最喬遷乎越十年陞秩滁州宜蜀人之涕泗攀轅飲餞歌送者累萬華馳千里不少息也迺涖滁則又七年予嘗公車過之從豐樂亭左望瑯琊諸峯取道直入見夫醉翁與水遺跡宦空風靜梅蓮皆絲詢其居人咸謂守不嗜酒亭遂荒凉云夫酒之爲累也埒於異端而兄之治滁也如其治蜀大約化其習之所癖而導以性之所安性之各得則情生其感情之至者

在任則官民恒覺其相忘而去之日則咨嗟太息聚千百族之惓思謳謠以形於喉吻筆札而不能巳是以滁人之倚通乎蜀人之情而指冇借寇不可得之恨抑何皖人之多幸也今則佐郵有日矣天柱屹屹江流洋洋高深德澤播篇章而又曷有艾乎

送融若大姪歸楚引

楚千鄰竊也融若何幸而有家可歸哉丙辰歲臘月翩翩裘馬從僕多人度太湖截長江風雪載塗栢松挺秀徘徊籠崖石樓諸峯之下嶶詩作賦寫忠孝之家傳抒豪邁奇偉之志他日所以敷治寧民者罔弗託興而矢音焉錄成佳集郵寄皖城署中以副尊人雲樵大兄望千亦從流離避地之際庶得竊覩而慶千家之有千里駒也⿱家曰震亨請以爲贈

送張直生游藝引

應舉之才三年而遂願詩古文詞之士十年而後成惟理學純儒非鍾五百年之閒氣不出也是以辨激愚定褒刺以筆舌之微進退一代之流品無溢美過譏之弊而亦不傷於太刻薄其待人也恕而責己也嚴古大儒類然矣慎無以操筆易金錢致吾之爲文誣其人以失實之名而自甘與穢史同譏也子其勉之

家會詩集引

宋曾子固不能詩人以爲恨夫道隆德厚躬行修即不文何傷況如詩者無益之歌謠摛章鍊句風雲會卉湊合成詞雖云會心獨遠而正心修身蟠天際地之道未必其作者之皆有得也予姪長羽鸞鳴輩家會爲文並有能詩聲新集付梓多甚予固不知詩文者竊慨其專精浮文而遂息所行以不進於古道畫此砥之

樂山堂詩餘引

將以被簫管播琴瑟諧鐘鼓羽籥則必莊直其詞爲
大其義取材於雅頌二南關雎凡花香鳥語風行雲
斂星輝日暖山峙水流惟感之於正氣之鼓盪而宜
之以音韻推敲應斂仰副天地之中和俯循人情之
發順丨丨孩前後之精微下啓風雅之悠久而後其樂
府之作可傳之無紀極也世之作者流爲溫褻汗漫
而風華月露失正始之遺數使頑靡能鼓往來闘[illegible]
[illegible]
淋筆舉之[illegible]宮商[illegible]以戰亂不繼可歎也而
其莊脉者儼然才人自任進乎友之空則曰拘講乖
吹彈之節則曰奇類意爲高下長短率口漫與而成
之以增木妖於天下殊足惟也惟予二姪厭斁者道
心古貌淵模端恭不干世事年十九喜爲協律和聲
之學屏跡深山鳴琴吹簫飄然自樂中有所得即寫
爲詩餘而以其嶽兹一鼓再闕雍容而嬰之後流神
竹管按字循音吹氣以依永焉稍有未倖輒削其稾

改正校定經時明不少暇予避地來此取其篇盡讀
數過見夫義正詞溫皆有道者之言疑爲無韻之作
及聽其簫琴同弗協應然後歎寧斧者何以近在予
家而未之知也今欲正樂非姪而誰

以下原缺

如得芸香草引

康熙丁巳冬予假道熙城馬子夏臣濟臣掖予遊怡園登森石之山入雪洞坐漁亭有草漠然芳逾蘭蕙訪之則芸香也問其產於高榛故地諸葛武侯得之以廷啞泉越鄭康成栽諸書舍側美其名曰書帶草厥性森瞭辟蠹予嘗按諸經籍慕芸草之為物不與牡丹蓮菊爭時月之寵榮而樂從文人居代文人袪其害且以起一世之喑啞矇昧而相秉儒術因之以大光直至補天地而贊聖賢亦安得人盡如草之[illegible]偉而草盡如芸之豈庸以答予懐乎趙忽從遐地得之予與芸兩相幸也爰滌瓦缶調泥沙飲之以白木而置徃不於其右如遇故人如親嘉客庶幾芸香日茂而馬子昆弟之惠不衰云

同里南濱上人詩集引

予鄉理學淵藪也而南濱猶入禪耶顧其受濟宗嚴厥名趙鵬作大善知識而性不忘詩無乃有悔心乎故其詩有曰要使魚龍知性命豈容飯甕混波濤則剃方嚴毅之氣猶見於椎敲間自非鍾秀雲林未易得此也夫孟浩然以詩而會禪賈島以禪而能詩古人活潑無涯各適於性之同然以發揮其心之所得禪不禪固不必問也南濱當貧此構矣生平不事[illegible]而猶學儒人詩光目發傳庶無負乎家世業儒之[illegible]而源湛泥澄以漸幾於道否則文字語言汝教中之所戒也盍取諸篇悉焚之

募茶亭引

亭以茶名彰德澗也當秋夏之際雨師不得伸其權而風伯亦若有所退焉以遂其炎赫之威惟酷日乘出茶蝇附熱雖游閒之子督勤之士庶倚佳樹生茂林假息於木閒搖齊紈以迎凉蕭然濃陰庇體清風徐來尚且安茶竈煮芳泉擣雀舌龍團瀹武彝之英而審蒙山之味況於悠悠行路者乎負者背疲輿者脊枯虛往虛來者手足俱汗摘而不可以已渴心生[illegible]塵因其時也古者司道路有官掌委積以集行旅知有以濟其飢者必有以濟其渴今既不可復問矣近武鄉之賢君子鑿井道旁以濟之而暑攻其外寒泉攻其內飲之以勞弊無聊之人渴則止於一時矣且流於不測未見其有得也僧人巢者從寺後孔道辟新亭募十方賢有德者為之以施秋夏之茶予慨力不能獨成其美必待其廣為致焉則其求諸人者勢將舌弊口燥以庶乎獲濟也於其行酹之以君

書元祐黨籍碑後

嗚呼小人之伺君子也伺其倦而忍哉小忠小信中君子之意指而逢迎其所為於不及覺察之際而君子亦延任之而不疑道任之既專則呼引其類以布列要害而君子之身必退退一君子猶不足以快其私凡其近乎君子者必盡取而排之而猶不已也構其位攻其政而猶肆其奸慝之志逞雄於文字之間大書深刻揭其名氏於豐碑隆碣而小人之欲得[illegible]雖然君子之名愈自此彰矣當司馬溫公之黨籍也蔡京奉令獨先在溫公且嘗稱美之未及數年溫公卒蔡京秉國新法復大行夫行弊政以亂人之朝而忠臣義士曾不得異同於其間亦已戾矣彼其心豈不知貞邪之殊哉而靦然面目竟持其喪心之文假之君父之制詔更引株連諭令郡縣勒為黨籍之碑以張大其權而倒其奸竊之寵赫赫炎炎誇耀天下而不知其所垂者徒以表君子之音徽為萬世感

興也夫漢之黨錮皇甫規獨耻不與今觀元祐碑則
搜求靡遺寸賢片德有忤蔡京者悉登其名是知君
子之流芳不必擇其芳於目前者流之惟慎簡其類
子以同患難無傷也

守望議

一鄉之人如一家一家之人如一身一身之中如其
終始之一心而後守望庶可以相濟蓋守在寇將集
之時而望則嚴於寇未至之際是守與戰為表裏望
與燧為表裏而於戰燧之兩端則一心之延迴必多
而身息矣身有或生或覺之慮則無以率先而家息
矣家於衆人之中而進退遲疑莫所適從則一鄉息
矣夫息而作其氣莫若師井田遺意而行之古者井
田之設不分士農而入口之家皆受田百畝習於耕
其即田畯烝乾亦其生而賢耕而讀者是以無貧富
之相耀無秀樸之相凌無貴賤紳貴之相形惟勞之
為習而善心斯生生其善心教化之原也今既不得
復井田而譚於其原則天下可治况一鄉乎然鄉之
人至不可齊矣愚者狃於因循黠者樂於馳騁貧者
以竊發為不足憂富者又安常守故而不為持久
化俗之務何皆其小偷不已勢必大偷大偷不已勢

且肆亂雖有保甲連坐未可懲也則責飭修沐食前方丈不過一飽輕裘麗服不過一暖士大夫慎其微則鄉之父老子弟率望焉争爲古樸之不暇未聞鴻濛之野嚚告紛紛也則盡詐游惰今日雖有餘積明日僮僕皆棄務爲逸欲以相尚而效之從風漸廢皆發見煽業空荒無恒弛四境胥然所謂盗跖成羣者是也可不察哉夫天下之小人原無生而小人之理者者半逸者半積漸而遷習使之也誠有君子爲教行於鄉里布素君躬勸農致力則其鄉之人敦必歆而慕曰某長者吾鄉之望也且忘其龍祿鼓舞而循恒日夜勵焉如此况吾徒敢怠棄乎敬敏克修其麻交耻既無可啓可惜之物以致寇之來又無可擒可縱之事以致寇之去則我鄉閭儉寇無所侵我鄉閭勤寇亦愧懼守之望之之道心滿已久矣行將使背指指頭曰不難進乎守望而大驅除也雖有萬寇莫門與一決

救荒議

荒不於荒之日而荒於未荒之先則非天時之過而人事之失也人之命繫於天天之命實視乎其人人天之應不遑銖錙自貴人之狗彘享富人之饔飧富人之雞豚饜貧人之羹粥而且麴糵酒醴之費役於非徭之役珍異目前之奉斷小民十年之所資不足當富貴者之一飯此舉情之怨咨咸集空天心之震怒不測也况洪範庶徵其咸名具在人有好大之心則淫雨洪水應之人有好勝之心則恒暘亢旱應之聚數千百人皆好大而好勝又不免於賤穀而輕農各恣其無厭之欲以相逞於日用之間聲發上天而惟恐其不怒旱魃未去水潦旋興凶荒頻仍舉甚於此則雖議乎羅叢社倉籍籍謀賑小補修救何能及矣夫人氣無五年不測之候而人欲有一年必縱之情欲縱在人氣干於天則安得不端其本乎嘗總歲年而通計之大有之歲大無歲不恒遇而薄收廣種

外舅蔡簡庵花圃記

生人者布二而花不與焉衣祖予桑食始於稻桑與稻以芸然之物而代天以育人人遂相忘於其天未有英蕉蔓潔池圃奉二物以君尊花者宜天心之不平而早滌時見也夫玉者不可烹繡毯不可被紅黑綠萼均梅也不可以已渴絳黑丹碧均桃也不可療果楞桂蘭之子孫何功牡丹之富貴芍藥薔薇海棠棘荊棘之餘紫荊杜鵑爲淚血之光而况周愛蓮[illegible]稱其子辯也周愛菊者[illegible]闘其朔芽也花至此而無盡而猶或花其臺花其葉花其土石晨闘露夕覩水事花之孝孝建事親寛亦大哉矣予外舅蔡公簡庵乘城郭之華堂卜居林泉鄉乃別其圃而花之種以千百計豈猶世俗之癖花者哉夫以相國爲伯以蟬聯仕籍者爲弟治天下如治圃治人如治花愛養生息之道操之者精而用之無地不得已託花以自遣耳古所謂游於花之外而不游於花之內者殆其人與然則花當識予外舅之心未可恃恩而驕遂欺桑與稻爲無特恭也予將入其園見花而徧語之故先爲之記

鶴儉樓記

有樓巍然立於瑶湖之濱水天一色蒼茫無際遥歌爲翔日迎神會而有庵黄夫子著書其中教知命之訓攬羣材以辨諸聖賢之域經寒暑風雨弗少息維時諸門下士入而歸隱出而拜獻皆各守夫子之訓以自得其心之所存而發爲文章見諸施行雖數千百里如一心也予宗嵊從家嚴學八九歲時輒能誦壽爲文字應郡邑試而於性命解弗違焉寶賓系

[illegible]

南州有黄氏學貢笈遠從拜謁夫子於樓下乃冥[illegible]所爲扁者曰鶴儉夫清遠閒適莫如鶴而翏遥聽高是以有格天之誠則其性與賢人君子爲甚近况夏年穀之豊歉而衡其飲啄節其嗜欲儉哉鶴乎由[illegible]以見性由性以達天由天而愈得其清遲閒適鶴之爲物致足樂也客有從江淮至者遂持二鶴以獻庶幾爲斯樓貫之夫子曰必鶴而後謂之鶴非鶴也彼翩翩爲仞之上健翮連雲負數日而摩天其聲劃然覺羣蒙聳者昊聯終古以鳴其无妄者夫非鶴也耶鶴罔日翔翔於斯樓而未嘗斯須去也此予所賜諸夫子者曷敢不記

食深齋記

齋於族大門之右行者踵接汲者肩摩宜若與詩書不相入也而孫文子坤業於其中靜翕之謂何得無譁矣予然吾尸也桃李環焉吾池也荷芰茂焉吾亭臯也石惟松脊焉吾流時也廻文縈秀焉迤延波緣通混吾碧者是吾淵吾天也鼓趨飛翔張鬐物躍者是吾蒼吾魚也而况一井泓然水泉芳甘合族耄穉飲濁無患古所謂王明受福其殆是與是故出而仕宦則生理可以安兆民入而歸隱則克儉可以誨子孫近而事親則擊鮮烹葵可供甘旨遠而延師財稅塘租爾可資束修將世其業以相肄于其中詩敦夜月書應曉鐘咸習于其靜而不少譁也豈區區今日云爾哉

單山廟神記

出寧邑之大東門度木橋左行數武有廟焉其神美顏君袍服儒者貌其容藹如也詢諸故老核其里居姓字咸以爲竹南豐子固先生云方先生之將卒也語人曰上帝命我血食於甑南之單山其家人疾焉數百里往視之廟貌成塑厥像惟肖是以信而祀之至於今不衰予於是不能無感也子不語神學者以事神問則西折之柳子厚辟神於誕識者韙其歸神之無而不有也明矣曾是文章行誼如先生猶有亂命乎哉夫日星在天無微不燭河嶽在地無遠不通以星嶽降靈之英則明之不忝於人者尚之不得不爲神理固然也先生起布衣受知於歐陽文忠公而冠乎眉山昆弟之首彼老泉者可謂善論矣讀辨奸一篇類如安石猶或非之獨於先生不異有眨詞焉則必有以大服其心而詞氣雍容平歸大雅既無三蘇縱橫之風而又不襲理學訓詁之跡由文

以思其政由政以觀其六光日星而亘河嶽矣旣張
行將廟於天下神而明之豈惟軍山乎哉庶幾庚寅
二月還日記

謁象山復齋梭山陸氏三夫子祠記

訪白鹿洞覆琵湖景物代易流峙長存詢故老讀碑
碣蒐求其遺跡以想見其爲人予之於先賢不憚勞
也夠一日之力以覲止於山高水永之間而彷彿與
之話言與之步趨而受其引掖之益古之人立雪於
生廬墓於死私淑於世遠地阻之候大率類是豈予
而敢怠乎哉邑堂西錦繡墩之下古木森蔭棟宇炳
煌塑像儼然額其扁曰三陸祠是予之幸而三夫子
之不幸也讀書明性六經尚爲註脚而奇識之具體
所滯於土木之間與異端之所爲菩薩者等是像固
非夫子之所樂居而眷戀焉者也第乎秉姿闓啓闢
帝謂而無聲見帝則而無形以無形聲之理求之見
闓之窅渺中心茫然日以滋甚於是游陟登眺遇物
以生其悟而不敢少休況於廟貌崇嚴音容如在起
敬立誠惕若弗息也乎則乎得瞻三夫子像大有益
也今之距宋雖數百年矣然近夫子之里與夫子之

之子孫遊者以入祠觀德瞻像省躬聞其風而履其廬則不敢或懈之心庶幾從夫子惕之

歲以爲常地之所產原足贍人之所供惟戒浮費而
借腐餘每食不忘天鑒則未荒之時懷咸荒之懼勞
耕稼以開食之源敬五穀以節食之流雖有天災水
旱之行未聞傷克勤克儉之衆蓋天之至信不誣者
是在人之信天而自爲力矣

鄉約議

鄉人以農隙會於公所講孝慈友睦禁悖逆非爲孝
升咸集禮讓攸行甚盛典也然而君子慮之 鄉之
中不下數千百人其升堂講說者八九人而端坐於
堂闥衣冠偉麗聳人觀聽者一二人苟其人而賢者
[illegible][illegible]人望而畏之如王彥方陳君寔輩不聞有所訓
誡也躬行以相先而已不能躬行以相先而諄諄訓
諸人曰汝孝親汝敬長汝訓子汝和鄰汝安生理汝
[illegible]
尊長解以悅衆聽是何異衆塊然之木偶而又[illegible]
知識焉況其人而未必愉色婉容也則孝而順焉難
也未必徐行捧手也則敬而尊焉難也未必教詩書
禮也則訓而敎焉難也未必恤災施惠也則和而睦
焉難也未必潘邪不萌貨賄不覬傲虐胥敎不形奢
忌疑忿不作也則生理之各安而無所非爲焉難也
對人不可以其言對屋漏不可以自觀對天地不可
以相見而徒習爲汗漫之浮詞以發其語言之敬妙

婁師德論

閲史至唾面自乾之說未嘗不歎唐宗之多異人也登人之朝位兼將相一言之發繫天下臣民之景從發之而剛足以剛天下之氣發之而柔遂以柔天下之風天下之剛柔視進退於一人一時之言則其言不可以不愼也况以朝臣介弟出守大藩强禦羣倚之以為消長非有嚴氣正性焉以禁鋤其不平乃徒循循苟且以相偷於高官大祿而務為無過以終其身不亦鄙乎然亦觀其時之何如耳女主當陽[illegible]運之至奇則雖以至正之品必操其至奇之行而後可以濟大事而不致於覆古之大臣視天下甚重則視其身者不敢或輕倘氣矜以相雄則忿忌攸集而小人乘間以蜂起幸焉而乞休歸里不幸焉而危其身身危而社稷因之以不可問此婁師德之所熟計而深慮者也是以昆弟之際飲儆嚀岐而發其至誠之訓取天下之必不可忍者而為人所唾而猶恐拭之以逆人之怒則其悄悄之憂心蓋亦苦矣故著狄鼻之禪忘尊榮而從事於春鋤以與士卒同其勞猶其小焉者也屢薦狄公於則天后而口不言惠卒之仁傑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包容久矣則反周為唐之先幾皆婁公啓之而史氏之所為推見至隱者何失之畧也夫薦大賢以定傾反正千古之殊勳而婁公獨以忍存其心者成之則忍之於人大矣哉

張詠論

欲莫大於男女之際而遏其欲以不及於亂者非有道之士不能爲也之爲之者或由於勉强自然所操不同要之治心之功特之必於其素未可苟焉已也考宋史張詠知益州不以家累自隨及抵任需一婢只供京師浣濯越十年任滿他遷諭其父歸女以處人猶然未字之身此豈矯制旦夕者之所能[illegible]哉夫欲見舞妓嫌淫冶之具以伐性而殘其肌人皆知而拒之至於君人上而人民皆逞其室家之私[illegible]獨莫莫無所告語且多歷年所與少艾同其晨昏旦夕使令於其前未有不動其心者矧益州美地也無益州美官也任之專且久美遇也志得意滿之會也云豈食皆不足以相耀而境適於外則欲起於中自非有女如荼無以隳其無悟之望在愚者方歌賦以懷之智力者必騁求以致之乃惟張公者勇足以敵百人之亂仁足以承萬人之思而執禮守正不忘爲

暮夜燕私之候與女子之相處作息相聚十年之久而淡焉無所芥蒂於其心齊之以來遣之以去恬然不異雲之浮於目前而去來聽其自如也古之坐懷不亂者以他氏之女遇溺而相護於一時之患難則尤已易矣乃以房中之需用其力切其服近瞻於晨朝伊夕之間呼吸依通而天理湛然不以人欲喪其守則張公之所行較諸柳下惠不愈難矣乎

由余考

予嘗稽路史載由余氏與陶臣氏烏陀氏同爲堯臣佐禹治水以功封界其卒也葬於海東漸山即後世寶德中之報恩寺禪宅側也有發文坜者爲元帥府通官人言其妻死尚兆而得故穴焉啓之石版數重梓廬灰燼惟一骨盈石間長丈餘歷且三尺光采而金西壁有劍器敗毀惟環在靶住玉所成坜欲取之忽黑蜂從劍下螫坜右石立死覩明坜之子知元亦冥然覺瞬見一丈夫身長被魚鱗甲足如金[illegible]跣執劍言元曰我堯臣由余也賜葬於此有年矣汝父發石奪玉罪孰甚焉然方隸吾籍吾冥罰大有至治勿害也知元始甦時錢氏希白爲之記而廬陵羅泌本此已附之史矣然予觀廿一史紀秦穆公得士於西城曰由余豈古今人之名適相類耶抑堯臣之後裔僻處荒遐不忘所自而遠紹其名耶然佐禹者以功佐秦者以才均賢也不必盡信史而多疑議耳

黃卑頌

生理學大儒之彝而能以忠節光大其傳實著於行事慷慨從容卓然自信以之死而不忒其惟黃先生乎先生與危素居相鄰且同官於朝當元順帝之出亡也素招先生逃先生絕不與語素泣别曰公親老子稱官不過黃門小職去之何傷先生張目竪拳毆矢靡他厥後竟從井其家人張午拔之出者三先生詒之曰代我報名納降張午赴軍前詒先生正襟整冠北面再拜然後乘[illegible]躍井中迨張午[illegible]而先生[illegible]嗚呼卓犖峯高迭氣英人在唐則葛氏二女奇烈援芳宋則陸氏三君子百世宗儒惟先生居元運之替官卑而不得行其道是以發庸未顯宏詞未彰直以義節挺著發爲日星河嶽之文章扶乾坤之正氣於絕續之界彼亂臣賊子如危素者誠俯仰於先生之爲人而已難自問又何待君余闕廟香火而始知懼懼哉頌曰雲林烈烈金川湯湯先生如在忠節並高

無梁閣言

閣於太平興國禪林中跨皖江而俯瞰其城極百代土木之盛宏偉壯麗屹然獨成其爲閣金頂輝煌巍巍上矗與天柱龍崖相爲峻極而閣之上下不假寸木砌磚斲石積億萬生靈之脊血融液以取材何其雄也夫寇賊多壘迸亂之地屋廬灰燼婦子離析無弗哀天號地求旦夕之苟安而不可得夫獨非人也哉而諸佛菩薩安坐高閣耳聞目見萬里瞬息曾不發慈悲以遠爲普度豈當日有司欽崇佛教者有未誠而閣之尊陰尚不足當佛意耶予不禁對佛氏痛哭也故鄉之庵院半作賊巢而爲良民庶善士往往在般若諸寺間致使鄉人之望佛堂甚於見閻序發而觀音大士竟受賊之供任賊之居處殺戮而恝不救無辜之若難則何也夫遠佛之與近佛諒可傳言適予寓八卦門外遊無梁閣漫求諸佛爲我謝故鄉佛曰吾民慘甚可以起而救矣

賀佺廬二兄入諫垣書

讀邸報知吾兄榮擢諫垣天下之福也生平所學得以言之生民休戚得以言之言必不欺其所行而行必不負其所學德濟一時名芳萬禩大丈夫得志當如是知吾兄必能任此無愧矣某子孑萍蹤靡所歸宿天實爲之夫復何怨惟與吾兄珍重寒暄爲天下愛身則蒼生幸甚不宣

寄可疏上人書

自卯冬別後于今三載方接家報知寇掠貲剝磬每所有尋僧遁去惟上人受桎梏被極刑百折不屈衆家親老子稱賴以死全恩至渥也以某庸才落第歸里無路萍寄天涯力者不相援財者不相濟遂素所號為深相知之人每見如不相識因自典衣糴食悵倖江淮間與書傭為伍在在為鄉親之來買者醒侮辱焉竊恨誤登賢書姓字為人所記是以蹇頓[illegible]自欲鄙一音以達我上人既無紙筆且無人育[illegible]茲勿天幸羽便附候兼誌謝悃青鼎為踐

寄劉因之先輩書

避地深山思篤猶子公車期迫臨別涕零近家報來始知先生之德壓倒北源諸峯也何幸于天遭寇過刼自非大力周旋老親幼子皆作嶺下之鬼矣聞其時賊吏弱妾懸首樹間相誓必死而先生捐身含哀叩賊咎[illegible]討千方苟活寒家曲全名節且與何親翁號義甫者共為哀救此不特今人中無之即自盤古來載諸經傳其救人於生死之界而終獲必濟者亦不數數見而先生從是顯矣獨愧天涯遊子[illegible]然奔走宦途半生若夢不識何以為圖報地也然大丈夫一日不死則一日不忘聊呈寸箋以誌永好雖先生祿天和積衆集為古道愛身則幸甚

寄山中諸友書

天之於我輩多遺以可憂而必憂以自尋是天累也夫風來崖樹月到泉滿在避地時無限慷歌曾與商討項則涙跡江淮限天柱之巔採浮石之穴散其塵葉賞文浩洒有飲必醉有醉必吟雖播越窘窮陶如也天其如予何哉聞公等尾墟產蘇寇且黯然不敢復反正當以詩酒遣之秋拔歸來面爲校定不宣

回示傳兒書

憂札鄭歸未嘗相及以汝尸尚乳臭未必知予所云也今正月初九日京僮自家來接汝一字長篇大幅理義斑斑不勝驚悅予衛德山積何幸有此髫穉能文之子耶斯然文也者浮物也習作古文而不以古道自勵賢者恥之惟與吾兒想佛佛一般文焉已耶何以謂之孝出師二表文焉已耶何以謂之忠惟發之於孔明李密之人忠孝本諸性生而又日夕致以[illegible]恐其不及而後矣之於文也不期忠孝而至於爛然蓋其誠身之道奚盡於言行之間純一而不僞斯上可以格君親下可以感後世以傳之於無窮[illegible]也近聞汝從遊於胡應運姑丈之門可謂得師矣但師能以規矩相授而乃加在乎其人苟不匠心獨得以求見至道之精微雖日親炙於洙泗濂洛無益也況當兵寇焚掠之餘資產蕩然即滿腹珠璣何足果其枵腹而不致饑寒以藝先儒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

御論惟知所以治己之生則知所以治人之生人與己之生治則政事文章用之終身罔弗令道究至若養神嶽慈奉母愛林我人遠遊咸汝之責此躬行也第一義字只在堂上下也存古道稟師說不踰乎是庶看質純誠而必盡之爲感外律詩五言體遺寄二弟汝宜佩服無斁焉

再示儁兒書

窮不解則見心也不真是以兵寇相仍焚吾廬刼吾囊致吾遯而無所歸吾甚爲汝幸也苟戚戚於所遇而不自省是汝其殆乎夫富有四體萬解之才能神智一生用之而不竭則汝心之豐亨豫大擴然尚存喜可知也惟勿荒於嬉勿怠於進守其固有而增益其所無則參天機以至於必不窮汝其懋之

復吳繡谷世兄書

天下之楞材而好高無逾其者是以廿載賢書九是計偕自幼至今數十年負笈於外可不謂勉焉而只博一揀選縣令殊可羞也亦可哭也適蒙致賀惶汗浹背伏冀世兄希蹤最上趨庭篤學立德立言以爲吾道光則分榮多多矣

上黃存庵夫子書

時際殘春寒熱靡恒調養珍護翹首拜禱伏念廿八年來沐浴夫子之教實無一之可以自信也曩者鄉在時藝積槧甚有餘帋情情似醉及荷誨知命而命何如乎閉嘗閉戶瞑目危坐獨旬若見若隱中無所得後佃敝鄉寇警奉親率子避入深山窅無人跡乃採木千仞之岑過石洞土嗓刈茅索綯結成小屋稍暇則壘圓種蔬登岫拾果或垂綸清溪倦則偃臥定[illegible]

[illegible]

𡺸𡺸傫傫親曰何逃子日晝去某則日命由天也於之而已夫修至而未必蒙福不修而未必致禍此在天之命問之誠難而君子之身天能生之必不能妄令之死蓋此心之所存者定則天心不敢違也是以水碧山青呵護無恙雖公車迫赴遠睽故鄉闔子女被俘者不下千百萬家而某叨天眷合宅仮然區區貲斧盥舍焚掠罄空何足惜也夫天之初賦以迄於

永終原不得挾一物以為去來士大夫不祭而心繫其所有得之則愉失之則戚尤人怨天亦已愚矣某不知其精神何晉也今某萍跡江淮傭書自給每值氷雪風雨饑凍疲羸誓不求人而人之可求者原寡獨幸天之於某不使有餘亦不忍終使不足寒從得衣饑隨得食不亦可以大慰其心乎某[illegible]秦鳳集將付梨棗俟刻成郵致庶以徵某之瑣尾窘困未嘗一刻忘善誘之恩而自棄於困衰不祥之中也不宣[illegible]

定天

今之言天者曰積氣也是以有飛昇之術或曰氣是氣也色相皆空或曰有主之者造為是天以化生萬物之三者相爭於虛實之間各自為書以張大其說異之說至其所謂天堂者不謀而合不知天既以氣運而虛矣其堂安在使其實有所主也千古來去間其堂中降天人以詳言天上之事即鼎湖之駕野史載其去而不載其復來蓋去者無形而可證來者無[illegible]然而莫之聞故不敢以誕相誑也且其早夜持齋[illegible]有咒課夫使必待咒課之持誦而後勝天以處其堂將置孔孟於何所乎孔孟之道原本天命乎謂蒼蒼之天諄諄之命也仁義禮智信之五德實與天之四時相為徵應故天不違人而人之順天者順吾心之當然而不踰其則是以忠敬孝友之朝家皆天堂也即不幸而夏臺羑里以及顏子之陋巷公冶長之縲絏蔡西山之道州隨其所適皆有天堂之樂而絕無

人境以累其心惟不累於人境而後轉徙流離纍之非堂也天也詩曰及爾游衍書曰請命於天朱紫陽曰天者理而已矣知所以爲理則知所以爲人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天夫是以居天下之廣居者曰在天堂中而世莫之察也彼夫羽化宗虛無而又紛紛致倖於天之所主以爲有超性之要不求吾心之天而自遠賢聖可哂也

定日星

野史載天有十日輪運以照臨或又謂太陽絶生旋滅則十二時以往故而復新今之晝見者非起古昔舊物也不已大惑哉孟子曰天無二日蓋陽氣之所聚非有定質而有定象其象之精華不昧者陽氣之積爲之積則一而不散不散則古今永懸而不致有起滅之患若夫日之遠近見於童子之問或謂日中遠以其望之高也或謂日昃遠以其光之微也今[illegible]有格物者謂晨昏地氣盛日中地氣衰地[illegible]盛衰斯太陽之光或高或卑而日固無遠近[illegible]然也況夫日運之道往復於地之上下而晝夜分[illegible]宋儒謂天形如卵則地之四維皆氣之虛者爲之日從其虛境以爲游而好異者謂輕清之氣絶乎上而爲天重濁之氣純乎下而爲地地之下更無虛而皆實焉是故日以太陽之精貫徹於堅凝之中以爲往來此其說似矣而非也夫合陰陽純粹之氣相凝而

以是傳之之本及其涉紛糾歷險難任天下之至重理天下之至賾環應不窮而適如其最初之所見雖生人之原昭然於其心則知之既眞斯行之無咎惟行之無咎而後信其知之獨眞將以播爲詞章敷爲事績不致有浮文詐力之累者此性存也性存而道全矣韓昌黎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也者行吾性之路也人皆有可由之路而由不由視乎其人彼鼓其氣之盈而恣其習之偏則剛而惡者固足以爲性[illegible]戕[illegible]而且善非溺於便佞之惡則失之[illegible]息而不可收拾律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厥罪惟均嗚呼天地以其性賦諸人而適昧其性以滯徒爲道之棄人也不已過矣夫

石松堂文集跋

天下文章之患莫大乎皓首窮年矻矻於帖括經義之學以苟可以幾倖於功名而止至天地人物三皇五帝三王之所以然則不惟不究其閫奧亦且未涉其藩籬數百年以來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父傳於子師勉其弟時時作俗下文字而羲文周孔之眞傳濂洛關閩之嫡派綿綿延延不絕如綫此而不有一人焉起而光大之歸清之其奚以續千聖之遺開[illegible]者[illegible]當此者其惟我　惕巖余先生乎　先生產於陸象山理學之邦傳于黃存庵理學之人而且　令尊人爲天下名宿淵源有自授受不同凡習年即登賢書天老其材遲久未發　先生足跡遍天下探奇而索幽旁搜而遠紹著述不下千餘卷而近以旋旆取道於湖得接見　先生於旅舍光明磊落之概如坐人於春風和氣中而開口議論往往出人意表因請其所藏示以石松堂文集披而讀之得